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3.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一八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太函集一百二十卷目錄六

卷（二）

〔明〕汪道昆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函集一百二十卷》提要

太函集卷之五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三首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孟諸戚公墓志銘

余自職方貳邦政簡記諸名將而綜核之慓者不堅誕者不副律之軍志不僨則靡要以爲丈人爲司命爲社稷之衛爲不二心之臣則戚少保其人當世無兩少保文武具足顧折節而右吾文越在行間得片言如右券居常纂乃考服孳孳以孝爲忠有開必先余則有孝廉將軍傳會倭掠吳入浙辛酉冦台州少保將所部兵九捷而平余則有台州平夷傳壬戌余自閩監少保軍殲橫嶼遂截馬鼻搗牛田兵不留行一月三捷既飲至余則有平遠臺勒功銘于時同欵而盟務戮力以紓閩難余請師再至島夷蕩平遂復諸郡縣城堡癸亥新冦累萬厚集仙遊則出奇夜襲之冦無噍類乃若焚山冦百壘覆海冦千艘功什冠軍域中底定封鯨鯢相望余則有京觀碑余去閩少保應召之　闕下期余吳會決策而行余祖之三山則有言贈壬申薊門大閱少保從譚襄敏在事余則

有燕山銘報命程功余則有特疏丙子少保始艾祝
以申呂余則有薦履篇驃騎罷鬼方歸而丘首余則
有志有銘少保罷南粵從間道入新都胥命弇山余
則有滄洲三會記同事二十五載先後累數萬言則
言言核矣胄子祚國布狀新都明公推轂先人賢于
兩大司馬無祿先人即世藐諸孤請　卹無從大司
馬輿櫬先後歸莫爲適主乃今疆場多事　上方求
舊念功儻藉寵靈幸得死所惟是墓門之石惟明公
特書竊惟疇昔之言雖而不越今茲之志庶乎信而
有徵余將概其顛末而損益之幸得藉手戚之先起

定遠其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應運　師入坐神機營
閻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寧歸老孝廉乞終養
詔從之嘗遇異人叩息于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
閏朔胄子生斯爲三朝虎臣[illegible]而弟之矣從五
年舉介子足當[illegible]行[illegible]後十[illegible]利及期王太夫
人夢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于躍抱內是日日華
五色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諸則余所
易也幼而好弄押闔多權音孝廉從方士受大還錮
鼎烹汞偶退火出於室命少保主扃少保進武火大
烹扃戶自若既排戶入乃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攖九
龍敗矣頃之覆鼎而出汞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
爽孝廉歎曰鼎有實非孺子良惟予先世無罪實亡
非先世咎惟余無良孝廉以木罌貯硝樓中戒勿上
少保私舉火爲戲氣燄熏天孝廉厲聲詰之弗應跡
之則既然且爐圜而熸入版者寸之三孝廉灑然異
之孺子得天侈矣始舞勺隆準方頤觳而鷹揚英氣
勃勃其中類晏平仲居然爲萬夫雄既舞象折節爲
儒以經術著既冠奉孝廉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
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門左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
專征不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問家

少保既孤家故不造內子出王萬戶累封一品夫人
少保襲歸日服事分部內子主中饋相與食貧常市
一魚三斬待餁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虛口而行問有
餘曰亡矣則以臑在腹而陰自奉心嘸之暮以魚腹
羞少保色沮子拊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內子
謝曰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乃心德內子方諸孟
光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
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
六郡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任中軍從使者使者起
文學侍從嘆唶諸偏裨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所

部急推轂進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殘矣少保上練兵議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千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遞陳兵入疆邑人奮鈐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弟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掎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

是名鴛鴦陣悪用鸛鵝爲哉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賭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時新兵若發硎至如破竹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夫巳氏故睨督府逝將擠而代之陰揣東南憤客戍苦軍興則扇甘言爲簧鼓未及入閩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糧求糧無庸徵調内應者讙然爲口實夫夫無負神武師及使者彈事不行各守官如故夫巳氏既失策無敢食言寇虐益張兵食無措徒資長技擐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刃迫之斷馬尾而免寇分壘爲三窟一據横嶼一據牛田其酋長辟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山寇陸梁海寇盤踞廣叛兵乘亂出入眺若無人言者謂督府兼制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少保部兵八千往余爲監自横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絶跡將振旅余操壺漿逆之福清西樓余謂倭陷利如蠅旋撲旋集非一大創疇能息肩公歸未及秣卒閩烽舉矣少保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援以開府故亦將以謝羣言耳借一爲券寧慮什

全天意必欲究閩事明公在八閩之事明公以獨身肩之督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詣督府悉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眇然一夫願從公殉國矣余三酹而三拜少保出百金劍二分佩之誓而指天渝成言者不祀既入省會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余上書所部願奉　詔旨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閩方急無寧出護軍境外乎余爭之彊今且必往傳遽三宿聞寇入莆城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師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既而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

精兵萬人闖望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寇畏飛將軍如虎枕藉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獨脇從視首功居多語具京觀碑中不具載　先帝即位虜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　召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賂軍費恭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鵰勦掩老羸為功級既贖而賞有差刲馘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借日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

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毎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迫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閣者發言盈庭司馬私語總戎吾舌敝矣如不入何弟捫勿談舍惟命總戎自言世受豢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為萆無問舌矣既襄斂出就督府　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焚者謂

太阿之柄不假武人弟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矢言薊當肩膂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圮遞脩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畨休弟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彊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

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莊總干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為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為植少含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皆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　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靷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蕀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

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亟卜不祥遂謝東胡欵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脩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閫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　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

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闤闠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　主幼何既而遞脩薊功遞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少保若加諸膝而進之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

蠻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鷙而張先後有子皆不祿少保陰納陳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沈姬舉昌國楊姬舉輔國御人露諸姬多子狀曰操白刃願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衷甲入寢門號咷而愬祖禰乃大慟一品亦弃刃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之安國既受室而殤一品餅體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少保歲散千金狥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耆蜡日雞三號將星隕矣祚國守增廣生曲阜公趣之入襲少保先以閫功受上賞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騎胄子壽國薊功論最　上命任

子執金吾通計部功即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御史核冊授故記室上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之核冊亡矣乃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不遑以賞格聞本兵以少保功高將請　邺典既曲周公就木蒲姑有待而後發喪少保在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虆虆見諸行事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曰止止堂藏其所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邢造卿纂薊門志將納諸職方既去薊留千金造卿梱載歸閩志仍闕少保故知人善任使卒失之此兩人少保非智者與盖千慮而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天

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胡華陽有言古今以少保當
阨者三人矣其一武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
夫岳于不辜華陽非　世祖聖明且無辜少保四三
公而一體卒以牖下終焉豈直天定乎哉不妄殺故
也老氏以佳兵爲不祥斯其爲大祥矣故余志少保
墓率略軍功獨揭其天授之符徇國之志人不及知
者爲不一書銘率用此銘曰昔表東海大風泱泱國
士代興居然鷹行則其濟美世篤忠良則其威儀虎
視豹韋則其節制孫武宮嬙則其宣力爲召爲方則
其下士爲陵爲嘗則其從事是爲汾陽則其勇退是

爲子房三千組練其陳堂堂東南厎績海波不揚遼
之左輔疾視跳梁亟須滅此朝食未遑消人磬控勿
縱飛黃輪曳其踵駕彼羊腸爰徵銳師六翮以張時
而出塞戎車彭彭臺垣高跱永保金湯匈奴冊向納
欵來王無平不陂無滿不覆如狼跋胡如鼎折足南
粤樓船齒之楊僕茷我彤弓釋我戎服垂橐而旋有
如白屋始杖于鄉競推爾轂內難方殷大歸則歿天
高九重　卹典有屬圻父胥勳工父司築葬于祁連
斂于良木生榮死哀庶瞑爾目

明封徵仕郎莆田陳長者墓志銘

長者以伯子上程書得封徵仕郎矣邦人高長者義
寧詎以其秩詘之故亟稱陳長者云長者莊
莆田中年避寇建業居二十年所歸老建安少治博
士家言試郡縣遁高等巳督學使者至適居父喪既
祥棄故業親不逮矣藉徼一命何爲既冠章甫待命
天官竟棄繻家食莆田甲第相望比年露積慢藏睍
者乃生戎心兵端啓矣長者度城且不保遂舉室而
遷金陵即以貿劑代耕顧錙銖不辨自言倍親而仕
爲名高則巳浮飽食無所用心爲厚利則巳汰居常
屈首抱凡自六經以及百氏無所不窺凡金石古文

名家法帖手萃指畫務得其真無所不習繪事則自
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則自宗罍以迄玩物無論百金
之價什襲之珍無所不購暇則撰杖屨或命巾車若
石城若天塹若　寢廟若園陵若六代遺宮若四百
八十寺凡諸形勝無所不窮凡鄉若金在衡盛仲交
交游善朱子价劉長欽黎惟敬歐楨伯客至輒出供
具盡客驩酒數行輒胠篋出諸珍藏諸神品諸重器
相與鑒賞奚翅鴻寶天球嘗請孟嘗之客俠而不文
梁園之客文而未雅吾非貴介公子非同姓諸侯王
第願與大雅不羣者俱即減家人產勿恤矣吾弟仲

嘉故貧好古之癖遇諸希有如蟻慕羶即枵腹可當
持梁赤立可當披褐遍就南都試一見若平生驩引
爲通家授食授館長者四息子伯子本授叅軍仲子
表授瓊山簿丁時見其二子則叔子貫守縣諸生季
子善負儁才南京兆舉孝廉即季迪也季言家大人
具長者行余小子無能樹不朽之聞當世嚴事者三
先生皆天下士也善幸猶執鞭江左拜墓濟南司馬
公大有造于父母之邦獨未見君子耳仲嘉語季伯
兄惟誦義爲諄諄他日歸願從仲兄仲淹抵伯兄爲
長者傳余敬諾辛卯歲杪季迪與計偕仲嘉過之滁

申嚮者諾仲嘉謝曰吾過也終不食吾言遂紹介太
函願一洗諾責季迪屬所善者李和之將命布狀徵
志徵銘季迪才足代興重以二仲之言在耳即儼然
哀戚其何敢辭且狀長者愈詳要之惇大倫持大體
先人之產伯爲政彼吐而此則茹之諸子鉉若鉞並
廩學宮召之金陵命叔季各受業歲時以其羨助不
給諸近屬莫不屬饜季以博學傾其曹喜客尤甚不
速而至長者暨孺人柯躬視客羞客坐談長者附耳
堂背聞正言高論客退而喜可知季雖結纇者驩受
長者戒毋以緩頰生得失孫七紫若勳並廩鄉校士
修籍成均受長者戒毋從夸毗子游擇地而履先是
孺人善病病甚伯子刲股進之乃平既又甚季子刲
股進之乃平曹處其或迫崦嵫顧卒無恙長者豐頤
廣顙其顏渥丹且臞下無媵人其神愈王皆足百歲
戊子秋末疾作居數月不庭明年春二月二十日始
薦常珍季乞言於大司寇王長公爲壽長者矍然起
舉而釂者三迄秋七月十日以天年終盖登大耋矣
諸子則仲先即世諸子婦則長林次林次魏次何諸
子壻則長許繼祖典禮宗藩次林洪訓授新安尉孫
男十有一孫壻四長則按察司僉事方萬策是爲督

學方子及諸子亦余通家餘狀備矣銘曰千古無疆
爾司筦庫不饒而富客屨盈門爾授壺飧不爵而尊
靖端無冶惟爾爾雅既秀而野之子不羣爾其嚴君
剡剡青雲南溟駘蕩浮沉萬象爾尸龍藏 高帝舊
邦王氣煌煌爾扃尚方建安膴膴千里沃土爾後昌
阜務爾烈所德音靡瑕 譽命孔嘉丘園高蹈詩史
名家礱之貞石是爲國華

明故吳毋謝氏墓志銘

甲寅吳毋以天年終其息子自師自儒與余胥將樹
墓持狀謁余銘余所善者殷諫議毋夘孫也往余閭

諫議誦毋狀心竊奇之諫議之言曰外王舅謝妻子西遊不問家者十歲會鄉先生宦滇南者家大人載少弟受室滇南遭外王舅遊說之乃趣還當此時外王毋獨支戶非力所出不衣食卒之長兒女保生業完里父老謂謝媪能而丈人得壻與俱來適有天幸嗟乎季子辯有口出游而困其妻倨見之終不能化必位高金多乃始折節丈人留滯滇南毋持家秉攻苦萬端無少望勞而不施賢矣賢矣而二子者又言毋三十不宜子請父置妾舉孽子自俑毋幸俑覗師儒等耳嗟乎古之誦義者太詳即丈夫抱咫尺之義

學士猶志之不倦況女德乎按吳毋狀其質行貞好慈順恭儉往往可書茲二行較異故摭其大抵俟載筆者采之銘曰爾儀則良爾兆則臧有閟斯藏奕世其昌

明故處士洪橋鄭次公墓誌銘

次公生新都居歙巖鎮都人之治生賈爲政上之塩塩布帛下之羸蛤鰕䱹率用智以測萬貨之情不避水陸險夷雨暘寒暑乃若不出戶庭幸得免于陰陽人道之患則惟貿劑爲良近歲多子錢家巖鎮則其藪也當豐頵二水之交爲洪橋鄭氏而鄭次公尤爲擅場次公父幼孤出爲叔父後已叔父有子謝次公無所歸次公受室於王則相與僦一廛於水滸王既舉長公某已復有身歲庚辰洚水夜至王瀕危僅得脫乃舉次公幼與方中丞同師已從鮑司徒受春秋于次公毋兄王文學而中丞父贈公司徒父封公並具知人鑒大奇次公贈公語次公父君家固自有奇君能傾橐得三十金以居其息百倍父謝曰與即傭窮身且懼無以糊余口安所得三十金鮑封公數目次公曰嘻若翁毋患貧矣屬長公病羸父屬次公賈則從宗人賈吳下其黨居陶目攝徑竇百端願與更始

其黨激而羣譟乃謝罷次公次公父誶語不休惡用此敗羣者爲也次公蒲伏受罪大人幸自寬蕁故椎耻與姦利伍兒聞廉賈歸富異日者兒必不負羣豪既聚賈而漁于湖次公覆舟則易舟而出諸舟後諸舟徑進者魚多敗獨次公良已復以販絮覆舟次公溺矣既得免而曝絮如故羸得倍三載橐而歸始考居室坐而筴曰都人轉轂四方率外羸而内詘第操吾羸以乘其詘即計然之策何加焉其宗人故用子錢起家則以減息得衆乙巳歲惡將徙業以備非常次公請父命而代之笑曰此天授也日事事夜讀以

當干掫居十年卒無盜患而業大起及長公當室割生業而中分長公居肆而享其成次公徙之委巷益滅歲息且自什一輕之於是質者闐門即境外子錢家爭來集於是次公傾郡力足以役僕其曹人言公昔近市而今巷居昔薄息而今滋薄卒之贏得過當何術哉次公笑曰夫人見利必趨蕞寧詎能與衆爭利蕞昔為中賈非近市無以杓之人乃今藉吾父寵靈賈道浸廣非殺歲息有衆胡來息浸殺則衆必歸毋委巷以也次公受室吳氏繼室皆吳舉子五人長弘次正次本次原皆出正室繼室舉德年始髫次公

舉資斧而予之鈞五人猶能食舊日以次受質有若踐更次公坐督肆中有若駔會人或以稱貸至輒閉戶勿與通吾欲全吾交愼毋以此生郤或以緩急至次公畢賙之不欲有聞其置若忘不責其報至其所自奉則與廝養者同至觳矣次公故善推步晚歲乃治堪輿姊氏歸於方適在同里次公寢疾逆姊氏而語之曰吾兄弟幸有餘力而親喪猶在水濱頃得卜高禖之原願從伯兄畢窀穸事不則吾何面目見二親地下姊其就伯兄圖之姊以其言告長公葬期乃定是日爲孟秋之望夜坐而終蓋自庚辰而距甲申春秋六十有四次公婚諸子婦皆閭右名家長閔次吳次汪次吳幼者字吳女二人一適方一適趙孫男八人孫女二人歲之秋五子與次公喪葬中唐季子原則謁余銘其墓原少任放故以不羈而憂次公既而折節逡逡願抵一言以託次公不朽余多其以能子終也旣爲之志且爲之銘銘曰吾聞日者耿生言次公法當鉅萬都人欲爲本富則儉於田本富安可爲也欲爲末富則陷於法末富安可爲也次公操術如用兵其於攻守堅瑕若抵諸掌即不牟近利所謂廉賈歸富非邪要之有命存焉殆難以權力得也中

唐一丘若堂若斧休焉息焉是日歸所

太函集卷之五十九

太函集卷之六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二首

明故長原程母孫氏墓志銘

不佞學禮起家禮始於夫婦婦人從人者也有生則從父母與兄弟分鴈行及有家則從夫子事舅姑若王舅姑偕後姒及有後則翼子若子婦若而人貽孫若孫婦若而人曾孫若曾孫婦若而人由室而家俯仰具在天人之際贏詘易齊得全者𣅜婦順章矣長原當歙西略咫尺海陽程母自孫來歸出海陽北郭

于時家丈人主醮母主衿鞶則具父母矣高堂授祚太室逆特豚之餘則具舅姑且逮王姑矣王姑而下諸姒二十有二人退無間言進無衡命宜諸姒矣母從季公偕老舉三子十孫六曾孫宜夫子宜子孫矣自其待字得親驩心德言工容無庸姆教則其女德則淑女也舅姑既以子貴　覃命及之梱内若奉嚴君莫不廩廩姑操下肅母敬共無違季年喪明躬爲姑相于時寵人用事諸姒有後言舅安寵人且蠱先入母獨愉愉無攺其舊舅益多季婦良則其婦職則順婦也季公出賈母居門内課婦功命門外督場功歲入麻枲布帛有常稻黍菽麥有常蔬葵瓜果有常酒漿醢醯醬醋有常以詘爲贏不遺餘力則其妻道則梁氏妻也三子異業命賈則賈儒則儒賈則示以躬行儒則成以專業命季子懋易召負笈及門懋易質有其文余字之曰無過母食母教無慮二十年即數奇母曰有命里媪風母孺人六女遍殤所不足者豈百輛乎哉何損損也母否否吾所夙夜寤詎爲兒女子虜耶顧家造率由婦人而婦德莫如攻苦浸假良人賈數千里外務博錙銖入中饋如奉漏卮即涸海竭矣顧語諸婦若孫婦曾孫婦尔曹識之則其母道

則文伯母也先是孫丈人舉母而孩之也惜非息子將必亢吾宗異日者自外而興則吾家之自出且多賴矣其後丈人即世家步日非有弟一人遣之從季公賈弟亡則繼以其子子亡則繼以其孫與諸彊近通有無必及緩急歲時必祀其先世置祭田若干畝授孫氏世世奉祠興廢存亡其爲亢宗也者不虛矣則其子道非直葛覃也泉水也要以内治外治上治下治旁治之道備舉無遺夫是之謂全昌矣概諸希有庶幾乎千萬之一邪且也洪範九疇嚮用五福夫婦並登大耋以上相與琴瑟如初壽矣季公席故饒

而滋大母夾輔而拓之富矣季年始見二毛其神愈
王凡諸筐筥錡釜篋笥倉廂積貯流行出納盈縮心
計有如司會率從堂下受成亦既康寧矣往毋及耆
則大學士許公授辭揚觶及老則徵言于大司成余
公及耋則徵言于開府羅公曲禮有之內言不出于
梱即三公務章德必察邇言無過雅從德禮長者遊
言足徵也諸德禮長者至則毋尸饔攸好德矣毋春
秋八十四二月巳酉無疾而終考終命矣概諸希有
庶幾乎百億之一邪無過又言毋氏以纖嗇興得當
則重退讓輕施與家大人出貫諸毋歲稍有經毋獨

以力佐之辭什之二家大人有良田當祖墓域舉
宗將築拜墓臺請田附域中奉價白毋毋謝曰良人
出婦無專成顧田則為生人依墓則生人本欲報之
本良人夙心毋用價末年奉佛唯謹遵禮九華淨土
置香火田時而淨居持齋戒者歲之半諸苾芻以循
乞過閭右手經手像手鉢手衣鄉人以循乞及閭中
或除道或梁津或殯埋或泉布莫不辦給既而四方
誦義費浸不貲毋氏自撤月奉繼之諸子婦無所預
里中甃井以待汲當暑烹茗以待飲於傾蓋亭雨則
置茛屨以待路人歲饑則日出舂就杵臼杯升斗以
待餓者春社則市生螺什數斛沉之九淵易則易于
則于曲而中矣毋年既耄不勌于勤及以壽終庶無
遺憾顧五宗六屬門內外親遠則諸子交游下則臧
獲傷者弔者莫不人人痛哭莫不人人盡哀故僕挈
婦而亡聞訃遠奔蒲伏階下且請死至是而毋德益
徵矣哀哉季公習形家言得二吉壤北為郝村南為
結林命諸子虛郝村先以結林葬毋申命曰合葬非
古也其兆胥吉殆亦各得其所哉無過奉父命徵志
銘自為之狀越在苫塊斐然有章青出于藍而青于
藍此之謂也既志之且銘之銘曰余受三禮于結林

乎託居粤自石耳巃嵸逆流而上逶迤升降為奔馬
為神魚漸江將合五谿岑山當其綰轂周旋流峙此
其隩區海陽上游高門有子歸我開府之裔是為良
夫膴膴長原駸駸昌阜早服重積毋氏之劬是宜躋
九齡嚮五福用答其拮据之人也之卜也既應分星
乃得真宅悉中堪輿堂如坊如阜如罫如毋歸淨土
是則真如神游八極不墮一隅廻翔下視九地精廬
自在無在是則如如

江妣貞孫墓志銘

司馬氏曰在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江妣孫以奇節特

閨非直守死而已是歳考終命踰大耋者六年余私謚曰貞孫猶之乎共姜敬姜也孫孟奇獨當戸將樹墓祁山之陽謁余爲志爲銘則方伯季子均爲狀余既酌公言而謚之矣則載筆以告墓大夫志曰余居鄉故善江方伯民璞始游鄉校習孫貢士道徵其後四十年余始得方伯諸曾孫孟奇而知貢士女兄爲孟奇祖妣貢士父襲明故爲掾正德丁卯長女生父則以丈夫子子之異日有家毋遠父毋兄弟二姓以比鄰世婚媾方伯從兄爲冢子杲請婚杲始從方伯受詩及期受室既又從父受賈賈浙江暴病載歸及

里門絶矣貞孫抱尸大慟自沉漸江羣媼及出之諧内外親諭以大義若爲良人死善矣尸在里門之外無寧屏廣柳而殉黄泉貞孫乃始飲血治喪壹如喪禮喪事畢得間且自裁其黨覺之申以大義孤不弔藐焉呱呱孤存則祀存孤蔑則祀蔑亦令必死獨不聞死易立孤難邪貞孫始稱未亡人撫孤子汛自梱内操家秉言不外聞啓戸則餇舅姑闔戸則課章句汛甫六尺舅旅死訃聞受命貞孫千里輿櫬歸葬姑故卞急操下不廢敎刑顧獨安貞孫爲之釋憾無何姑沒貞孫任大事而汛受成里中交譽母子善喪終

不以易貶戚汛故納程氏婦繼室以汪汪乳孟奇從汛並夭貞孫撫膺痛哭江之先世何辜或有罪罪在未亡人胡降割如此其酷也伉儷絶矣舅姑終矣二婦亡矣獨子殞矣即百吾身而可贖也惡用奄奄爲哉吾不能爲祖母劉乳臭孫寧敢望令伯茀酇侯梁國之血食危若綴旒唯茲三尺之孤唯天所授居有頃則爲孟奇卜婚於吳既結成女待年而瞽貞孫歎曰二姓始願不及此吾寧廢視毋寧廢盟卒逆之吳婉婉請命王姑且老越在中饋則婦代主之婦不幸而喪明又惡能婦假盲以視無如娣一淑女而婦下

之貞孫以爲良乃庚納孫氏孫乳東彦貞孫禰曾孫而喜可知往貞孫及耆博士諸生上其狀州史載之郡志守令表閭于時有子而未有孫修秩節而已貞孫年八十孫始勝冠比命爲儒不效棄而爲郡掾博士諸生之狀具矣守令加禮如初亦越六年貞孫即世人言貞孫大造江氏猶之一髮而引千鈞儗諸栢舟均之自靖康而家造視彼猶賢儗諸下宮夫人則趙客也一之足爲奇節矧至再乎哉貞孫日討孟奇而訓之愼毋以刀筆故妄自菲薄鼻祖自豐沛起其勳名何讓平津乾之即文無害而後當大而門矣乃

若爲孟奇娶聓則伊洛猶以爲難特謚之貞取節千
其大者耳銘曰竊聞之春秋聖達節次守節在易則
有安節有甘節有苦節苦節則窮甘而安庶幾乎守
而無鈌達則惟聖者能不將澤劒首而一吷貞孫珞
珞二十而嫠哺孤㲉食茹荼如飴爰及指使孤不愸
遺栝棬疇授俎豆疇依孫徒唯唯疇翼而飛飾禽篚
采乃得吳姬雖盲不爽二耦咸宜受玆介福世世賴
之五喪既封或原或麓二孤既成以似以續匹婦之
諒何居溘然乃在溝瀆天將以烝畀而荅劬勞不啻
胼手而胝足是宜歸九原而偕老歷千祀而貽穀誰

其志之司馬卿誰其銘之汪伯玉

塔記銘三首

羊山僧塔記銘

僧故名東陽姓姚氏籍淮南宿遷縣嘗爲其縣諸生
居常好脩歷二十年所不問家人生業雅從善知識
遊隆慶改元棄家而北則爲居士身寓清苑募建闍
壯繆祠越三年抵銀山法華寺乃從方僧大光祝髮
法名明龍尋徙居羊山秀峰菴名德日起即　諸陵
中貴人多檀施僧藍縷自如一衲不啻懸鶉不襪不
襦不屨顧就羊山安七十二衆爲千日期場僧親爲
大衆說經闡三教宗指　上初即位余奉　詔行邊
道出　諸陵期督府公法華寺余問羊山僧狀相距
四十里而遥乃趣一沙彌逆僧僧徒跣至敝袖曾不
掩骭祁寒無所侵余兩人者避席禮之僧稽首是日
爲彌陀法臈諸沙門方畢午齋兩人携僧入洞中列
坐石牀與語僧舉西來義督府公心然之一比丘常
住洞中鮮衣綺語目攝僧不爲禮語侵僧乃謝比丘
下說法臺宰夫業已供具余命僧坐僧唯唯則長跽
當兩席間余謂僧今日佛降汝胡不禮西方僧唯唯
則西鄉趺坐坐側余曰佛言不二義一切寧有擇耶

僧曰無擇余曰若果無擇能與吾黨同飲乎曰能余
命材官舉杯酒奠僧曰佛不誑語僧唯唯則奉酒膝
席奠余前余舉而釂之僧曰同飲竟余問曰千日期
畢羊山能作常住乎僧曰無常無住既夕督府公乃
僧與語意獨多之明日僧歸羊山兩人者亦就後行
越旬有五日太史當謁立春其日羊山放光其光五
色又越七日歲將除僧集大衆語曰元年元日吾當
行公等居此識字者用心念經不識字者用心念佛
務智慧務晉心臥此是佛公等勉之耳歲除夜既半
命弟子視中星曰夜午乎曰午矣僧曰未也日午乃

行元日日幾中羊山放光如嚮者頃之坐化葢日中云越七日舉焚日中復放光如嚮者　諸陵中貴人咸在率大衆羅拜之望光祝曰佛邪佛邪願以此光普照下土余幸與僧一接未覩其深大衆請命督府公將治浮屠瘞舍利督府公許諸屬毗師曼室記之銘曰不知者謂尒逃儒其知者謂尒同塗尒胝足而生車尒敝緼而藏珠尒行尒居吾將問之文殊

廬山大安和尚塔記銘

余中歲事佛師二三兄弟狎主沙門再入郢都緇衣屏跡公暇過洪山寺大安在焉主僧謂比丘可然避

風雨於此其人禪棲廬岳越三十年楚人嚴事之願介紹而見之謁者余授之館就而質諸所疑安曰公腹果然可賈餘飽第縛諸聞見解脫之謂何吾法如赤立承刀不容一瞬即思議所不及聞見何為如能真見本來譬則单刀斬將即陳六師先十乘無所用之吾法亦復如是余敬諾則去聞見而求之空曰未悟也法無相空即相也余敬諾則去思惟而求之寂曰未悟也法無住寂即住也然則求之者安所施功對曰明公安居可然願有復也有功則有相無相無功有功則有住無住無功無聞見無思惟得無礙智四者既具然後可以言功此以無功為功無施而不可功既不立法何有哉無法無功無智無得此自性天真佛也余聞其言如風偃草顧余猶有蓬心乃與大安盟歸就道花峯為我築毘師閣他日臣子事畢願依東林因憶疇昔所聞百不當一比歸覲省聚苾芻于犨林問猶故也及入京師聚苾芻于國土聞猶故也吾宗長老子曰宗浩善以耳觀余為之聚三月糧詣大安所安問余狀喜曰善哉仁者益矣天門開矣既余得請歸省則遣徒悟道使犨林畢使西歸安問余狀則又喜曰善哉仁者益矣天眼開矣丁丑夏

四月乃扶老而客青門余虛墻東小閣居之署曰大安閣吾弟貫長跽請益得所未聞將發則正色語余斯道日用不離刹塵具足藉第令有間其何以等虛空誠知其不可離須臾無間久之則瓜與蒂俱落牛與牧俱亡不離而離離無所離此之謂真常此之謂圓覺此之謂無上道也可然童習而老不倦曾未入乎其藩明公畔岐路而嚮康莊翩翩一舉千里今且艾矣胡為乎趦趄吾所以來特歸華嚴戶鑰耳閉閣久矣明公亟啓之嗟乎夫人以精進而窮天年猶未知所息跰吾黨越在子舍末路阻脩與廢半塗無寧

稅駕明年痁作倀倀乎其無如自惟不畬而𤈦菑何
以待歲不幸先慈即世則遺法孫持偈剖涅槃心又
明年春法孫來告無恙余介善男子以車徒往將乘
秋逆之大安業已大歸盖五月朏先是吉月豫示諸
弟子以行期若等毋以衰麻哭泣為喪毋倍吾家法
諸弟子問故則以一偈示之既及期沐浴端坐諸弟
子請遺令則以一偈示之其手澤具在門徒茲不載
距生丁卯行年七十有三大安之師曰古巖古巖之
師曰天奇皆善知識大安出襄陽郝氏幼禮古宗祝
髮梅林古宗夙奇之遣之就古巖學兩人同事天奇

門下故知古巖時古巖居終南大安至輒授天奇衣
鉢即其器非利頓由淬勵而入圓通不假言傳直見
實際其持論引而不發將令能者得之或落言詮即
有一得非永得也諸法王子若大臣若宰官若居士
往往浮慕大安率由文字言語求之猶以莛撞鐘耳
其友諸薦紳得都護萬表友諸同類得開士月心間
嘗謂兩人雖未混入剎塵庶幾直見本體當間王郎
講業東越退有後言般若即良知知其良即識也豈
歸無擇夫復何良有良則有無良有擇則有無擇良
與無良為二參之以擇為三推之則王蘊充盈于空
何有聞者莫不大笑而三耳者獨領之余嘗私與貫
言吾儒匕鬯喪矣化人入主與阼吾儒乃就西階即
攘臂相仍猶之窮子嫚罵無為也我聞大安所謂見
性冥合乎孔子所謂體仁非惟世儒未之或知雖大
安亦不自知也乃今諸弟子就故廬傍築浮屠以藏
舍利冬十月乙未將以若堂封焉吁嗟大安非余銘
之而誰也銘曰知尒者謂尒抗達磨之一葦受曹溪
之指南不知者謂尒乘終南之捷徑獵少林之游談
余則以尒襲蟬緌於尼父御牛車於瞿曇嗟乎衆雖
無雄誰為鵠卵知者何加不知何損莊生有言可乎

可然乎然無可不可無然不然庸詎知知者之非不
知耶庸詎知不知者之非知耶

少林寺總持空門幻休潤禪師塔記銘

自佛降中劫是為西極聖人歷二十八傳東土乃始
有祖後之學者率祖少林宗曹溪其後嶽立為五宗
而曹洞特著猶之嵩高峻極四岳承之歷世代興且
為少林當室潤公則少林之自出北遊上京余時以
公事夕龍華習聞緒論居有頃少林大衆迎公赴主
席為宗師大宗伯華亭陸公授牒以往其時内則掖
庭近侍外則臺省諸大臣諸宰官在廛市則諸長者

居士善男子善女人在叢林則諸比丘諸沙門諸法衆莫不舉手加額謂宗門得人既至而四衆歸依有如龍象居六年復召入都人士嚴事有加又六年歲星始周公已示寂盖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也既藏舍利祔之乳峰其徒謁大宗伯爲之碑乃復抵余爲塔記余故奉儒非佛既則始非非佛也者而歸之乃今以凡夫而譽聖人之徒譽亦非也第折衷於大宗伯無用溢言公世家進賢籍黃氏幼倍二親而從從父賈出而周遊晉目攝群優灑然若有所創諸幻皆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山禮平公祝髮法名常潤字

大千自號幻休吾當從此休矣居三歲初攝心如按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措質疑未決南詢萬松于徑山萬松詰之曰疑是何人措者何物公亦未決退而業白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就客而質其狀客以爲理障第由教而入之乃入都市聽松秀二師講楞嚴經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之句倏然有悟廓然如鏡中像不落幻空乃知前境虛空直塵勞一息耳復叅大方蓮公座下問現鏡中像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曰打破後如何曰亦未離心境公未決指往叅少林宗師小山書公始至舉嚮者言書曰何必打破公曰

其叅鏡像何書曰鏡像安在公悟留侍祖庭一日師問公言疇昔之疑決不公舉掌師曰無將以罔兩罔景邪公曰此外更無何有師曰試披衣搶之力行二年愈益精進師嘗舉洞山法語我今不是渠因語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公頓悟以偈荅曰若要識此人有個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没踪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上清風生兎角杖頭明月出師曰子毋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公對曰尚不借緣從何門入師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公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師曰就不借緣一語于意云何公曰彩鳳

翺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師喜曰善哉善自保任公將辭去昔夢一巨人立乳峯宣言曰祖庭在汝旦日就師謁行師丁寧以宗門相屬授之偈曰當作天人主常思少室秋公謝未遑師娓娓而別時同學了公攝登封縣僧會公過之了公夢洒掃迎新宗師公適至了公告昔夢異日當符師曰子毋以夢幻爲真尋別去其後小山歸寂大衆迎公京師公三辭了公親往和尚縱不然吾疇昔之夢寧詎忘先師偈言公聞而垂涕洟乃就道公魁然修碩容止莊嚴其嚮應如洪鍾其普度如廣筏其砥波流如山立其隨機

而顯化如珠走盤至其禀獨覺覺群迷日孳孳然以道自任及門之士七百入室者幾三百人公法語凡數千言辭世凡三倡具載語錄不具陳諸弟子又言公嘗就五臺壽明寺講法華寺中現白毫光周匝如纍大衆稱異公止之本來原自光明勿作異見頃者應召入過獲嘉止一精舍衆沙門羅拜稱祖師公退然詰之闍黎安得此語則云昔夢伽藍掃門且日祖師過此非上人而何公笑曰不然祖師業巳過矣此其有而不居善而不伐大都由定性中來昔酬了公皆此意也余去國且久屏居肇林竊謂末法多門經

禪角立博者務張吾敎約者務守吾宗或遡或沿即源委猶胥壞矣盖自白馬以來大藏具在望洋求濟孰爲指南達磨西來悉屏言語文字廓然無聖獨得其宗爰及曹谿且標見性一花五葉殊塗同歸夫是之謂最上乘夫是之謂不二法無餘蘊矣久之任口耳涉支離其說猶燕郢也齊則失矣楚寧獨得乎哉甚者同室勃谿人我爲敵猥自以爲主器蔑視諸宗槩諸普門何示人以不廣也余觀潤公法語志在集成禮樂干戈文武並用如之何其以干羽衰禹搏拊窮夔堂堂祖庭胄子代起第指說鈴而希自得屏戶說而歸大同斯則佛祖之所爲涅槃公之所謂滅度者也余既爲之記又系之銘銘曰度流沙來初祖絕思議去能所躐玄同班尼父吾道南曹溪滸得心齋建鳴鼓拓五宗方鄉膺首曹洞倬當戶緊大千起環堵蟄如龍耽如虎墮形骸浣肺腑祛法塵敝靈府臯宗門繩祖武星紀周歸淨土噫嘻休哉是爲曹洞之正宗歷二十有五

墓碣二首

張丞墓碣

鄖諸生張寅貢大學受浦江丞丞廉歸而殣死盖自

丙寅迄于庚午不能喪余故習丞浦江乃今役在行部屬有司視地南郊外舉丞喪葬之嗟乎士而不饜糟糠則終身阨也丞登澤宫貳巖邑非阨矣彼刀筆吏或以簿尉卒史起家率梱載歸猶然厭梁肉即丞非膴浦江非饒奚不簿尉卒史若也且也上農九人上賈千指其下猶能自食百工亦然乃丞閔焉以溝壑終余嘗傷之矣往丞居邑爲名高余獨多丞濁世奚宜得此顧群吏遍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没故何論清濁哉丞一旦罷纍纍然從諸梱載者歸如之何其不瘠且死也彼其梱載而還鄉里豈不揚揚有道者

視之猶禦耳將不得與農賈百工齒況士乎即丞閔焉以溝壑終卒不失爲廉士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此不在彼矣嗟乎鄧通梁武猶不免爲餓人故道有汗隆命有嬴詘君子亦惟脩身俟之耳如命何余故封丞墓而碣之將以愧薄尉卒史之務自封者

玉笥仙家三世墓碣

聶氏故神明之冑著清江之玉笥山徙歙再世而真人生得無上道祖禰考妣並受封誥賜葬蜀源迄今葬地免徵與故宇等真人諸孫紹元嗣其業亦奉考

妣祔之中爲唐贈光祿大夫鴻臚卿時泰贈夫人黃則真人祖若妣也左爲唐封光祿大夫鴻臚卿體乾封夫人汪則真人考若妣也右爲宋處士景先配程氏則錬師考若妣也其後自歙起家者凡八人歸清江代起者凡七人歙故有處守蜀源[illegible]驗微矣世遠地懸莫爲適主外或爨食內或狐埋丘木斬焉鞠爲茂草萬曆戊子裔孫中書舍人天衢以省墓來相與攷夫家稽郡志問諸故老鳩集諸宗爨食者則予之價而復之豪舉者棄弗治狐埋者則予之地而遷之且給之費業有成言矣又明年再至埋者未搰如初則以告縣大夫彭公第申戒以刑書勿盡法其曹大憝于長者悉舉而一洗之中書君乃濬諸淤土培以高封納碣坎中立碑壟上庚寅秋八月望乃訖工屬左司馬汪道昆紀之郡諸生劉一然書之碣

太函集卷之六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表八首

明故文林郎知南漳縣事項君墓表

嗟乎此吾友南漳令項君墓也始樹墓則諸子鍾瑞葷謁方定之爲志爲銘余釋事歸墓木拱矣諸子復爲之請表余表之項君名維楨字徵周休寧溪陽人也其先由嚴陵徙休寧世居閭右曾大父以下舉室合爨有義聲父溥毋張氏舉丈夫子三徵周最長幼從父游吳下受詩吳諸生業成始還補縣博士弟子

督學使者行縣莫不多徵周才顧數奇遂卒業太學丙午故禮部尚書孫公今相國郭公主南畿試事徵周定之與余皆在舉中其後徵周五上太常卒不遇巳未郭公居吏部私語門人公等業巳中年待河之清猗力窮矣徵周敬諾乃領南漳當是時余爲襄陽守習知南漳僻遠其謡俗不馴會余議有司歲費便宜下令諸縣爲畫一法毋輕用民財諸縣令率有他腸或議不便徵周歎曰二千石爲吾民去泰甚法最良吾曹稍有境内心奉行恐後何呫嚅也於是法行自南漳始鄉民無不便徵周市猾操故智不得行相與議法非便徵周上其狀余索首事者罪之於是羣無賴欲中徵周陰以郵書投部使者擿縣官得失部使者下郡議余驗得首事者復罪之余謂徵周此鄭人欲殺子產時也徵周對曰使子產不失爲惠人何憚見殺會監司分部至其供具當取辦南漳適縣有水災僅取充數或以供具易辦柰何以是忤監司徵周蹙然曰供具足矣必朘民以稱上意謂維楨何會景王就封徵周冒暑供億且病余去郡監司卒不合徵周壬戌徵周從上計罷歸始去南漳鄉民遮道號泣如失怙恃既歸病愈甚是歲五月以天年終距生

正德壬申春秋五十有一耳癸亥諸子奉喪槖葬溪陽之濱負巽抱乾待吉乃改葬嗟乎徵周彊直任職卒拓落一官彼徒以俯仰結人心往往得巧宦無感乎吏治之忞忞也徵周受室蘇氏有子男六人女二人孫五人其名及婚姻氏族具在志中故不載

林次公墓表

余在行部閩人林次公以儒行聞次公墓在莆蔽之陽墓木拱矣余未及表次公墓業巳去閩及今君居吾邑中乃悉次公高義余修闕事撮其大者表之次公名廷憲字德言瀛洲人也閩人事次公謹稱瀛洲

先生林氏由光州遷閩枕山則自唐左朝奉大夫秘
始由枕山徙居永慶塔林則自宋尚幹子奏差始由
塔林徙居瀛洲則自閩賔州判弟汝儀始汝儀曾孫
曰允大舉明經正德中不樂干仕允大娶室高氏歲
癸丑正月十九次公生始在外傅輒能讀父書始勝
冠輒受詩郡博士次公即力博士業顧獨孳孳務躬
行雅游陳貞素先生之門道益進遂婚孝子黄文會
女是爲孺人次公少孤忌日哀慕如禮繼母陳始有
家而寡次公獨養陳盡其驩伯季請立膳田次公不
欲也即獨子猶然膳毋惡用田居常怡怡卒有急則

以身蔽伯季伯既就業次公拊季與俱日營營代季
治生長則歸季從弟廷諫蚤喪父姪宗應蚤喪毋次
公視之與弟子等兩人者不啻父兄戴之寡嫂李撫
二孤困甚次公歲時給衣食折節而禮之庭即遇父
黨諸富人無加禮嘗倡議繕宗廟捐貲爲大役先宗
人貧乏者赴次公次公無愛財力皆得濟于是人人
謂次公長者出入不倍于人倫嘉靖初部使者虞公
守愚督學使者潘公潢邵公銳毎入學舍則交譽次
公非直林生有文質行具矣即鄉曲之譽日益起然
竟以諸生終焉舍旁治小樓居令君使受業次公善

顏魯公書法手書訓辭授令君乃令令君布邑中益
家傳人誦之矣陳太史謹以童子見次公大奇之遂
宿太史于家使與令君同學次公據上坐南鄉坐太
史西鄉令君東鄉業必同授朝夕必同起居畜僮僕
二人其一給事令君其一給事太史太史被髮短孺
人時時手櫛之其後太史舉進士第一人悉服次公
蚤見隣豪蠶食次公産次公扼腕不平乃挾策手籍
之誓必恢復疾革舉籍目令君曰嗟乎即吾志未得
孺子安能既而曰孺子才庶幾不負吾志歲戊戌秋
八月朔次公易衾簀正冠而終年四十六孺人終身

縞素唯立孤爲兢兢事次公寡毋陳不遺餘力陳死
會歲饑孺人破産治喪一切從厚家人謂凶荒殺禮
請損之孺人泣曰凶可待豐送死何待未亡人受命
夫子終不以歲薄親歲累饑市人往往持穀貸孺人
獨平價大量出之隣嫗老而貧卒待孺人舉火故豪
詐次公手劑齮齕令君令君力抗豪無所屈孺人泣
數行下戒之曰以是藐諸孤爾獨當室顧輕六尺以
嘗不逞謂先君子何異日患爾非夫毋患不逞乙卯
令君舉鄉試越辛酉孺人以天年終蓋春秋老矣今
君奉父毋喪合葬陳太史志而銘之居四年令君舉

進士次公凡三子三女長元立即令君次元章次元
育俱籍名博士長女適陳參政全之次適陳舉人逢
景次適高體意夫閫亦禮樂之國故多儒當世直以
佔俾爲儒惡賭儒行即次公白首臑下所謂逡逡爲
行者非邪刑于梱內引于後人道行于妻子章章矣
次公未畢之業以俟令君不于其身于其子孫次公
之謂也往次公訓令君獨多韋氏嗟乎豈惟韋氏足
多哉

王毋汪氏墓表

海陽王用卿余通家子也家大夫客東海蓋與承事

君俱余上太常遇太學君都市兩人驩若兄弟汪則
余嫂云用卿持毋喪請余表其毋墓故稱王毋汪系
出宣仁里承事君故以貲雄里中乃爲太學君請昏
是爲嫡長子婦太學君毋喜自任不近事情汪婉嫕
奉姑驩無所失承事君舉孽二姑違俗獨視孽子親
汪安之亦以身下二姒於是梱以內率相得無違言
太學君受業大司成出居外且久汪居子舍獨當戶
如太學君在焉既而與更三年喪不遺餘力居喪而
火不災冠不害語在承事君志中太學君居家多車
馬客汪親執刀匕視客蚤日從客颯太學君毋效季
氏爲也縣中士女務奢溢服御擬於后宮汪獨無所
芬華董董耳時商山吳氏以鉅萬傾縣用卿受室中
書君汪壹以莊憚吳不假貸卒之吳稱能婦未嘗爲
富貴容用卿讀父書事毋孝毋病肺用卿釋業自吳
會歸歸侍臥起者踰年毋病革呼用卿語曰吾舉子
三人爾獨長自爾有生以至今日終不以片言逆毋
心即毋死目瞑矣用卿哀毀甚尋病怔忡大學君召
良醫治之病乃已汪春秋四十有八蓋自嘉靖元年
迄隆慶二年仲季用中用情孫來聘來召咸在髫齔
明年庚午用卿受太學君命始發喪從俗槀葬某山

將以待吉他日幸而畢大事則余爲之銘

明處士休寧程長公墓表

家司馬善程長公余父執也嘉靖癸亥長公居
毋喪以毀終余自閩海歸業已爲之表以待封樹其
後十年而始就吉余出故草損益之長公家世休寧
則歙黃墩裔也徙居率東信安里今爲由溪弘治巳
未長公生名鎖字時啓長公始結髮從鄉先達受詩
無何父客死淮海長公哭踊且嘔血則飲泣以安毋
心乃趣奔喪父故貲悉貸他人所故賢竊貲亡匿秋
毫無以爲資客請捕亡而後發喪長公不可仁者不

忘丘首孤不能以一朝居如使急亡命而緩親喪無
寧匍匐往矣于是日徒跣走百里不避祁寒胼胝皆
龜衣無枲著楞腹則約腰帶加急甚則斧冰以代斧
糜既歸葬桃林毋復命之出乃偵山東得亡豎故槖
皆亡至淮適當無年焚貸者券無所問僅驢一乘老
櫪下貨錢千長公懷歸則以奉毋鄉人收責者僂相
及於門客爲長公畫策若翁故非饒柰何一旦而取
辦若且彼皆饒者姑徐徐長公謝曰誠如客言是奴
吾父也孤不肖終不使吾父負他人金異日者孤幸
而贏人將以爲匿人之有不幸而詘則天奪之耳固

當是贏詘皆辱也乃鬻田宅脫簪珥悉還之既終喪
病骨立屏居一室三歲不出戶庭少間則挾筴讀書
不輟業毋謂孺子病且無以爲家第糊口四方毋繫
一經爲也長公乃結舉宗賢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
百緡爲合從賈吳興新市時諸程鼎盛諸俠少奢溢
相高長公與十人者盟務負俗攻苦出而即次即隆
冬不鑪截竹爲筒曳踵車輪以當炙熱久之業駸駸
起十人者皆致不貲長公中年客溧水其俗春出毋
錢貸下戶秋倍收子錢長公居息市中終歲不過什
一細民稱便爭赴長公癸卯穀賤傷農諸賈人持穀

價不予長公獨予平價囷積之明年饑穀踊貴長公
出穀市諸下戶價如往年平境內德長公誦義至今
不絕長公乃部署門下客分地而居息吳越間時吳
越奉倭旁及吾郡郡中故無備警至率襁負入山長
公宣言曰吾以巖郡阻上游寇未必至至則境內皆
倭也何避焉乃勒里中少年召三老豪傑分據形勝
列五營長公軍中軍營立一强幹者爲之長乃分部
伍聚餱糧諏日爲期長公執牛耳盟忠壯祠下所不
赴義者有如先公既歃法不用命者一人乃歸伍明
日再至法失伍者一人乃歸伍又明日三至法譁者

一人乃歸伍由是悉遵約束人人幸自堅頃之寇略
郡東尋遁出境縣大夫召長公爲植城休寧長公匿
別諸巨室受工莫不唯唯宗人某子甲有難色縣大
夫顧問長公長公跽曰其貧宜不勝任鎖幸有餘力
毋以一夫煩君侯請代之費五百緡而告成事會城
溧水長公亦費五百緡既則舉宗梁漸江費亦稱是
先是祖寢有世業隣豪睨之長公父中立爲衞力守
勿失豪先巳獲伯氏則申驅叔氏爲前禽當是時長
公董董耳既及叔氏長公憤而唾豪豪不避孤先人
孤終不避饕餮食者卒贖故業乃罷豪會祖寢災就其

地考祖室爲正寢長公以身起富中分産獨肥弟銓
遇銓怡怡無德色居常夢溺占者莫測其繇形家言
父墓不祥薀水徵也驗之果得水卜地遷之銓胥形
家乃主卜客附長公耳語長公俛而對曰但吾父安
且利吾弟吾之安利大矣比改葬悉聽銓毋哭九十
而終長公年六十四矣居喪必以禮如喪父之初家
人言古者五十不成喪長公且耆老矣不聽明年病
甚卒不勝喪病革屏内人毋前則以遺言命三子吾
故業中廢錄錄無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潛爲人今
已矣爾問仁問學業已受經即問策幼冲他日必使

之就學凡吾所汲汲者第欲爾曹明經脩行庶幾古
人吾倍爾曹爾曹當事自此始毋從俗毋用浮屠毋
廢父命吾瞑矣墓在審坑之陽負巳抱亥余別有志
余准鄉俗不儒則賈卑議率左賈而右儒與其爲賈
儒寧爲儒賈賈儒則狸德也以儒飾賈不亦蟬蛻乎
哉長公是已弱而當室唾手而致素封則良賈也乃
若焚券以高父義償故負以完父名時而抗節則伐
謀于其隣時而折節則受命于其弟授之兵則如宿
將召之役則輦千金此非節俠之所優爲薀庶幾乎
倣儻士也季年釋賈歸隱拓近地爲菟裘上奉毋驩
下授諸子業暇日乃召賓客稱詩書其人則陳達甫
江民瑩王仲房其書則楚辭史記戰國策孫武子迄
今遺風具在不亦翩翩乎儒哉長公嘗奉詔助工授
魯藩引禮卒不拜乃今伯仲受國子業而冢孫亦學
爲儒

明故旌表節婦封太安人凌母張氏墓表

往太守以歸養謝建昌不孝見客太守謁不孝爲太
安人傳敬諾未遑戊寅冬十月不孝居廬太守冢君
孝廉皇皇然以衰絰來弔既即次歃泣而請曰孤不
天衰一歲三斬矣往歲八月喪吾毋朱安人歲十二

月喪吾大毋張太安人是歲八月喪吾考先大毋踰
耋七年矣力尚彊其喪也以吾毋慟也先考踰耆三
年矣力故彊其喪也以吾大毋毀也初考氏將樹太
安人墓則以明公疇昔之諾行且匍匐待命請易傳
爲表表之及彌留遺言在耳孤不幸當室大事且迫
期用是並告筵几越境而尋先考之盟屬仲弟帥諸
孤居守苫塊至則明公方在深墨孤何敢囁嚅誠願
藉先大毋徽福于公毋淑人之靈敢昧死請嗟乎不
孝負諾責十年矣且也太安人有奇節太守有成言
重以孝廉釋喪事而儼然辱之敢不輟哀從事既受

策則諸君子之述太安人者具在信而有徵其言曰太安人自張歸凌出錢塘芝松里父榮賈南海縣人嬖留不歸太安人生十年毋陝媼死太安人以一女雛獨持戶梱內不肅而嚴筭五年承德公始來逆公父曰景德出後伯父曰景懷舅家故輕里中太安人以內治取重越明年生太守五月而孤太安人強忍死以立孤命之曰立近屬睨家人產藐舅姑易與獨目攝太安人乃蠱太安人姑乳下孫始呱呱毋寡而婦太安人聞姑語輒引刀斷髮務面持之彊舅沒而豪益張則又蠱太安人父乳下甥呱呱耳何至寡公

女爲太安人謝父不與通語卒不入遂質女豎覘往索固要之太安人持之彊卒不往父大沮盛氣赴太安人懟父之謂何人盡夫也太安人掩耳走匿曰醮一而已夫可再乎縱輕息女勿恤敗名父獨不爲公宮地也父慙自憤奮挺追擊太安人幾折肱太安人負痛大呼義可殺不可嫁則免遺孤納姑手其不茂穉褓以奉烝嘗輒奔帷堂舉首觸案血流殷地幾絕而殊賴同黨救之乃免近屬更主豪奴齧故業侵侮百端姑季年不任歲惡日怨且詈無寧委姑溝壑以博婦名脫婦名完姑何罪太安人舉手曲跽曰婦具

十指第力作猶能食姑姑善自寬婦何敢罪歲于是紉緘操杼并日夜不少休姑卒安太安人庭無誶語及太守自外傅歸就舍太安人身親程督之相對焚膏以績課讀一夕聞誦令女斷鼻事痛哭失聲曰古列女亦蒙此難耶太守既籍郡諸生近屬伺之愈急太安人辟咡語曰豪利吾居室將不利吾兒先世所遺惟是縣磬耳毋以此賈害避舍予之豪復無厭則以危言恐太守即豎儒善避我我袖中石如意不避豎儒太安人陰戒太守毋歸亦而毋以身扞孺子耳其年丁酉太守舉澤宮里父老竊竊喜曰天乎凌氏

毋子蘇矣其後十二年　詔諸司采民行部使者上凌桂妻張氏貞節狀表其閭癸丑太守舉公車授刑部主事歷三年考贈父承德郎如其官封毋太安人如令甲比出守則奉太安人之建昌歸錢塘越三年而太安人耄矣上壽踰月孫登名登瀛同籍鄉書仲舉第一人越丁丑成進士授合肥令叔登第季登嘉並以經術代興隱隱有聲博士嗟乎太安人所可從頌無死者藐焉獨孤始孩即未能必其成寧詎能必其以二千石養也即二千石能子矣寧詎能必諸孫翩翩以鳳行起乎至若諸孫婦諸孫女婚嫁皆名家

狀詳矣長婦爲陸處士女次王長史女次顧方伯女次張中丞孫女女長歸金少卿孫次陳方伯子曾孫五長嗣德聘朱寧州孫次嗣功聘馬通政孫次嗣業嗣忠嗣廉幼未聘孫女四長歸許副使子餘皆待年人謂太安人得天一時門戶奕奕矣太安人念之深也日討諸孫諸婦而訓之吾家非世涉諸艱爾曹何有今日藉第令張楚而忘蚡冐無乃不祥爾曹寧屏復陶無屏藍縷諸孫諸婦唯唯即太安人由恤緯起取予必矜釐坐窮乏終身不貸一錢用既饒終不令窮乏者以一錢得我居常藏器待之敝則葺之甚或

不堪藏循故也及其簽事成敗部署臧獲去留即始見終中若射覆此非貞亮勁正善持大體又惡能康不造而締有家乎金氏孫女徙吳門蚤歲而寡太安人口授一章章二句僅十四言作咫尺書遺之則以萬金倫于壹節語約而盡且狀中太安人躬化先之有味乎其言也先是朱安人執婦事雅善奉太安人驩即食上太安人必待朱安人而後舉箸盖周歷甘苦俯仰與俱者四十年一旦悼亡不啻喪我太安人既盲而視中夜代朱安人營營毋舉箸念朱安人泫然廢食奄忽疾作信宿而終嗟乎太安人故有父而孤始有子而寡阨矣內之不得于姑外之不得于父近之不得于近屬下之不得于豪奴甚者毀容髮血濺堂皇胼胝不能承驩舍業避居不能遠咎阨之阨者也卒之轉禍爲福不旋踵而昌阜于今天定亦能勝人固非虛語歲十一月甲戌諸孫將奉太安人就斧封竊惟太安人高義業已上聞表在棹楔今返真宅不孝惡乎表之第擔大都表諸墓門之隧且介孝廉告太守其斯爲乆要之言

明故處士篠塘李季公墓表

李令君奉檄入歙輒習吏事得民和邑人謂令君起

名家其政壹禀于世德盖豐城惟李氏最著不啻龐西始自臨川徙湖茫祖別子伯順既自湖茫而析篠塘也祖侍郎琮奕世相望代興其出蟠根一也篠塘歷二十一世曰世碩二十二世曰公良公良字與同是爲世碩季子父夙奇季第自恨將不逮旨甘始冠而治父毋喪輒傾橐爲具遺產多歸伯仲置勿爭頃之伯仲見倍季公獨善事叔兄縣大夫目偉季公辟永新掾居七日棄而違永新幡然曰無寧爲是沾沾將浼先世清白歸無一耜或勸之力田季公謝不能畊請握算以當什一遂用居息起富馴致阡陌相連

顧不自居其僥舉宗待之爲緩急疏屬有亡子曰泰富倍毋出亡則逆其毋何媪養于家求諸境外歸其亡子卒授之業養毋終身疏屬有無告子曰萬員閔焉無以糊其口季公嘆曰夫夫亦人子也胡爲乎瘠於溝中引而予畝之食教婚娶如嫡及中道殀哭之哀視其二孤亦猶乎子之子也歲大水里中沉竈多餓人乃操舟載糒就而食之率賴全活里有喪不能殯輒給之衣棺里中從而貸毋錢薄其息度不能入輒折券焚之季年喜賓客每出供具必充庖舍旁爲園樹脩竹客至則相與席美蔭以奕行觴嘗曰吾即

不能以千畒比封君直以吾竹當歲之仂吾園當夫之餘耳季公少從范受室推轂就業居多范舉丈夫子萬清納葉氏婦不宜子置側室何氏舉子三長珍籍縣博士次琯即令君次珙及女一人繼室以夏氏舉珍殊幼季公老而喜讀史每至治亂成敗輒掩卷太息顧語諸孫有國且然何論編戶比病革而遷正寢子帥諸孫受遺言季公正色曰而翁雅言而習聞之矣惟世守忠信庶毋墜家聲命諸孫曰古之命儒賢聖可跂而及也爾曹從儒生後顧力學何如即賢聖不可睎第恂恂毋負逢掖而翁瞑矣彼儻然而來者力不逮也爾曹聽之季公生成化戊申十二月二十六日歿嘉靖戊午六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一云其葬得某山之陽吉土也今茲墓木拱矣令君屬不佞表之竊惟季公不階尺土而埒素封卑程卓猶役僕耳至其張弛闔闢疏戚誦義無窮則陶朱公鴈行矣藉第令有土不亦恢恢乎哉當世之起白屋避素餐者其心罔不在民父之便宜不講膏澤不流則其所由來者濊濊也令君食舊德以新吾邑要自季公波及之邑人幸有事于其故丘曾無異於岷山積石即若堂若斧無庸子來不佞方困采薪願操一簣爲

令君役

明故舒毋章孺人墓表

餘干舒氏章氏並著城西南世婚媾故廣西按察使章公書舉正德甲戌進士孺人父也而孺人中子司理亦以今甲戌起家先是舒興寧女於章按察則其外孫也而舒長公從按察受室司理亦其外孫云不佞居子舍中廢者述父矣司理幸而語不佞其倍毋者十有七年口澤具存無能萬一報毋地下惟歷岡之墓在願抵司馬表之不佞聞之長公孺人之孝友慈順蓋天性也初按察守順慶孺人從會大雩按察

累月屏肉食孺人亦爲之舍肉即父命不敢嘗嘗甚時孺人生十年所耳郡大疫毋江淑人病且深按察戒孺人毋前已屬二三媵女代汝矣孺人泣曰毋在與在毋亡與亡與其倍毋而生寧死毋所毋口禁躬進勺飲執熱甚躬汲井水沃之四挾日而毋平孺人力也寵人趙姬幸按察孺人謹事之淑人則以其齒與若相當何自下孺人謝曰父愛則愛犬馬且然如之何其藉毋貲而事如毋者不謹按察三丈夫子孺人怡怡然弟之從弟蚤孤視諸弟有加愛比諸弟在外傅孺人奉毋命日程功其後並有聲諸生中伯季

遞顯矣淑人病未已則以家秉授孺人按察居郡七年孺人主倅入殆千計及既受饍悉歸二親比有家竊自比桓孟長公毋樊孺人早世而毋黃毋萬皆繼也孺人遞奉之廩廩卒未嘗失姑驩舅右次公割生業多腴者長公亦既安之矣佯以後言餂孺人孺人諷曰妾嘗以父故下趙姬人或以爲近禮乃公以父故厚叔固當長公曰善甲辰乙巳歲惡穀價高孺人力贊長公發倉勿因歲以爲利故所畜二三媵女且長漁色者將以重幣卜之孺人悉爲之擇良家終不以其故而納漁者幣邑俗尚鬼小兒患痘疹者率用

牲孺人息子五人愛之甚毋痘疹作弟求醫藥終不問機祥即有他虞卒無恙長公程督五子分授五經執贄受餐悉出孺人部署日夜戒諸子爾曹弟毋負章甥辛酉春孺人病迄冬十月而革則以下旬之一月正考終距生正德丁卯秋九月哉生明享年僅五十五五子長邦仕次邦傅次邦儒即司理次邦儀次邦傅補縣諸生諸子婦長陳繼韓次湯繼陳次周即配司理次湯次張皆閶右族長公樹孺人墓歷岡山南之田歲月日時皆癸亥山形如夫容出水其兆則房中負癸抱丁於法古司馬氏曰女德不聞於梱外

即彤史不得其詳古昔在公宮則視其所生在中饋則視其所主在庭內則視其所舉三者皆其所從者也孺人之父則按察夫則長公子則司理故其於女爲孝於婦爲順於毋爲賢重以長公之言有徵表可已表可已新安故多訟而司理方以無害得民異日者表孺人而章之則有　天子之譽命不佞之言無庸也

明贈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滎河張公暨贈孺人伍氏繼孺人王氏合葬墓表

御史君按部江南則廷尉元美不佞道昆咸冒宇下

不佞方病毀御史君紹介而命之孤一鯤無良無能
蚤貴以逮父毋比襄大事無能微不朽于九原蓋毋
氏棄孤孤困家食無祿先公即世孤困公車奄未及
祥孤喪後毋奉先公遺命而亟從事合葬翼龍山陽
迄今十年墓木且拱顧未志未表德善之謂何孤藉
先靈越在南國幸二大夫在願抵廷尉志之司馬表
之顛之元美志成不佞敢不力疾應命在志張氏世
家定遠處士福生贈御史公引永平里中公幼受博
士經習近代名家書法無何病視非含業幾喪明公
篋書嘆曰昔人不忍廢一手以攖國君吾目安可廢

也遂舍業務孝弟力田處士固饒中道而火家人産
公喪毋弟耀業以獨子承家處士季年舉庶子二將
割公故腴為鼎足囁嚅嘗公公欣然曰微大人言引
固且請割遂三分之而受其瘠心安之公父毋春秋
高並病胏不寐公宵衣侍臥起蓋不寢者垂二年居
父毋喪哀毀如禮公既當室庶弟愷僅九齡恒三齡
人且卯二庶而卹之賴公卒保無失公故不任桮酌
中歲雅從酒人游游輒飲飲輒醉醉輒擊節歌古詩
嘉陵江自天漢來饒關果而盤邑里公舍江上取王
子方語署曰滎河邑人不復字公子升亟稱滎河公

矣公受室于伍系定遠繼室于王系南充三氏著罟
中若屈昭景伍太學臣故多息善閱人目六女而右
贈孺人目二男而右博士賜嘗私語曰非直二息良
也其後必昌孺人歸公公所就業且廢孺人壹以孝
慈順正當梱內舅姑夫子宜之息子三息女一伯子
為散官一鶚仲即御史君季以待恩貢澤宮為一鶴
子壻為縣文學童尚志皆冕衣裳諸孫肇淳肇隆肇
熙諸孫壻王寬王憲明李敦敘皆童甫逢掖而賜子
騰舉鄉試騰子大年始復姓田氏侍掖垣二姓勃興
徵諸太學之言信矣孺人年五十五以甲辰終居二

年公不欲繼媒氏以為請公難之必得門第如贈孺
人而後可王有兄繼宗官都給事有弟續宗官尚書
郎有姪用楨官御史鋭官縣大夫門第匹矣既逆婦
公復難之必得質行如贈孺人而後可王視諸子如
子視諸婦若宋若席若周如婦長諸孫如孫質行匹
矣王年七十四以丙寅終甲子則公考終年六十八
蓋後贈孺人者二十年先繼孺人者二年公彌留執
御史君手訣曰吾且大歸庶無遺憾于人世第不及
爾成進士不及爾營首丘吾嘸嘸耳歲庚午合葬禮
成越明年御史君始第歷八年己卯　上覃　兩宮

恩贈父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毋孺人矣嗟乎使公不輟故業宜必于其身成名夫何竢于後使御史君及時起家宜必于其親受 命夫何竢于今顧早暮不相諆淹速不相待命也乃今公無憾矣御史君猶將釋憾而藉手兩生假令爲琬增美爲衮增華不佞安能爲役要以上之抗直言爲邦司直下之奉三尺爲民司命其惟御史君斯其貽父毋令名即譽命不啻也惡用表惡用不佞爲哉

太函集卷之六十一 二二

太函集卷之六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表七首

明故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梅臺曾公封太夫人羅氏合葬墓表

始不佞與計偕既畢計而曾方伯請老在事者故多方伯是爲 當宁骨鯁臣其年未耆胡老也固留不可高其義而遂之其後不佞入朝而冢君同亨尹京兆其後不佞在告而次君乾亨舉進士令休寧不佞居鄰邑習次君良而次君獨莊事不佞則以先考妣

之墓木拱矣盍合葬石谿少師華亭徐公志之未表也伯兄介無似待命明公不佞竊附通家敢不敬諾方伯起家吉水雅以博學篤行有聞 世宗首詔公車得方伯會選進士充臺諫謝不行既授祠部郎部尚書日屬草疏疏奏亡不人人傳誦之 上方尊睿宗立 世廟光祿丞何淵上議請由 太廟廟道東出而達 世廟通一爲衢 上心然之諸大臣舉言不便部尚書蠕望持輿論不堅祠臣曾存仁上言臣聞達孝尊親務以孝達諸天下周王是也如淵議必鑿 太廟垣毀宰牲亭翦伐 成祖手樹松柏藉

令　衣冠出游東道　先皇其如　列聖何臣懼
聖孝業已不能達諸　先皇何論天下　上怒謫出
居外降級者三卒納言官言復故秩寢淵議　詔脩
明倫大典祠部與焉疏辭不許坐與主者議格引疾
歸遞終考妣喪起膳部更主客武定侯郭勛用事主
客執禮法抗勛尋以參議分守浙東中官崔成出監
採繢成戲境內方伯沮成百端勛嗾成誣奏之逮
詔獄踰月事白改福建參議詰姦慝如浙江部使者
候代延平僅遣吏持一牘迯之境坐薦書遺方伯出
部使者知黎平時安南初罷兵廣西鈌歲餉三之一

蕪以輸廣東者歲萬計力益不支既擢參政督軍興
請緩外輸以紓內急已復歷左右江墾屯田萬餘畝
覈賀縣餘田二千畝歲計乃供富川貴賀脩荔諸縣
猺蠻干旄不入境方伯徧行縣始見漢官威儀乃召
父老若丁夫教之耕作畜牧聚生徒立學校教之禮
義詩書頃之士自巖邑頎賓與民用豫附諸蠻兢兢
奉要束亡敢恣睢居四年遷貴州按察使尋遷雲南
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凡四遷秩具在要荒黔國世
守滇擅威福藩臬有司陪祀二王廟其禮視　太廟
爲差吾鄉潘簡肅公故居藩去泰甚沐朝弼以爲望

劾藩臬撓鎮守權申明舊章請得專制於是益貴倨
覲復廟禮如初方伯宣言曰有詔在亡敢方其非詔
者亡敢徇朝輔不得逞必得當而要之陰使人伺短
長卒無所得滇藩下雲南大理二郡歲市金貢尚方
賈不讐率就二郡取足方伯謂卒責之則已甚乃分
二運與之期迄方伯歸休滇人德之不絕口方伯既
家食跬步不入公庭靳少宰學顏故守吉安嚴鄉飲
酒禮躬帥僚屬賓方伯方伯固辭暇日則就鄒文莊
公羅文恭公相與明先聖之道闡微言必析衷于孔
子而歸本于躬行即正考終猶與文恭公論學不輟

方伯字懋遷學士稱梅臺先生蓋其先世本郡之梅
谿徙邑之竹山里而羅氏著橙溪里世爲婚姻方伯
受室于羅即太夫人也太夫人父工醫有陰德所全
活無慮數十百人毋官乳太夫人呫呫自喜浸假女
而男也能子哉比有家方伯一逢掖耳家故不給太
夫人攻苦佐之贈主客公不治家而姑喜施太夫人
務積聚以應姑施且爲二叔婚隣豪有遺言螫方伯
姑色忿太夫人從旁解之始奉姑就祠部舍中攻苦
如疇昔會祠部具草言事家豎告太夫人太夫人自
如無所問及以罪謫太夫人自如無所尤方伯年及

彊未子也太夫人力請罡芸姊姒視之既而衆張氏
子復亨愛如二適舟由曲江觸石且敗太夫人躍而
起急持復亨方伯居滇太夫人任梱內即覘者目相
屬也終不能求一疵笥中一屈狄四十年餘必再三
澣乃敝及京兆尹歷圭爵而後太夫人之喜可知則
謂冢君而父居常耽耽急賢者第非其任憾無繇推
轂之而毋替厥考心賢者進矣太夫人故從方伯封
宜人已從選部封太夫人方伯長太夫人者五年年
六十四太夫人後方伯十有二年而後即世蓋踰七
十者一年其一以癸丑終其一以乙丑終乃若子姓

婚姻狀具矣世之命儒者寧不負直而抱方卒然臨
之不脂韋則奇衺直方何有方伯抑貉璫縄帶礪苴
不巖巖　世宗威若雷霆不測若風雨至其弼君違
持國是則所謂浩然之氣非邪其斯以為真儒無庸
口耳太夫人內德茂矣宜儷太中二三子濟濟象賢
伊洛之屬也假令萬石君在惡得賢

誥贈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方公暨贈夫人

姚氏合葬墓表

京地尹方子賓舉進士之明年毋姚即世蓋春秋七
十有七矣巳未子賓奉毋喪葬瑞林明年子賓最工
部營繕司員外郎封父稱慶如其秩贈毋安人明年
封公以大耋考終　穆考即位覃恩贈父刑部浙江
司郎中加贈毋宜人又明年子賓葬贈公篁墩上埠
則自瑞林遷毋喪祔焉　今上四年子賓最方伯贈
大父富清若父皆雲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大父朱若
毋皆夫人先是毋夫人之葬瑞林也則江陵故相志
之其後上埠合葬禮成則作者李于鱗志之具矣余
佐邦政京兆則以墓表屬余及余遷更三年喪病七
年所往往謝不敏子賓程督日至諄諄然命之即良
曙亡能顯親顧二親幸而謏聞於丘里有如異日者

求閭史以微太史則司馬氏何無言良曙既老而衰
耤令一旦先朝露死且不瞑嗟乎余於贈方伯則子
行也其何以釋諾責於子賓方氏著邑中自歙今惠
誠公始別子曰十七則自環山徙忠堂忠堂至御史
公貴父始以儒術著公曾大父曰貴質大父曰永寧
公故喜儒時手一卷閱諸故實天性樸遬純至無所
芬華出舍車衣舍采食舍肉至其惇倫扶義無讓齊
魯諸儒父當送戍入邊公以弱冠請代不許泐泣固
請曰有子而不能服父事生子何為卒代之行事竣
報命毋夫人歸子舍善事舅姑而逮祖姑祖姑年九

十餘安之甚毋上食輒仰天祝曰願而齒若余而子孫若余而子孫婦若若事余方氏有後矣里有役則仲季當隸邑中公懼弱弟或扞有司固當任長卒遣仲季居息公往役餘二十年里人輸賦或後期公如期而代之入及取償無奇羨甚者或貧公公爲弗問也者而更代之里人慙自責于是率爭先輸入邑中課催科者乃獨多公其後仲季騷騷起家公不自知其臧家人產毋夫人亦以身下二姒梱以內無違言宗人子陰鬻祖兆歸市豪事覺公歎曰鬻則失矣即不贖亦未爲得也槩諸世守其爲非夫則同則以獨

力贖之聚族而瓜分其隙地以絕覬者結林方氏作揖辛公居間公謝曰昔吾大父事朱令君率以片言解兩家之難吾何敢望大父寧詎能持平彊而後行構者立解公遣子賓受春秋於王直指暨其季弟德忠公語子賓孺子幸而得師師心爲上勉矣子賓暨通籍公命之庭非　主上寵靈及先世遺澤[illegible]不及此國有春秋鄉有月旦家有宗祏稱良恒于斯無良恒于斯孺子擇於斯二者先是子賓與計偕冉冉闕下則以毋夫人病固請留毋夫人語子賓與尔依依繫一日之養孰如決筴以[illegible]未盡之年[illegible]公壯一

職務操清白貽父毋令名即不逮猶賢矣夫人師[illegible]公儉十餘年一浣衣遇諸紈綺子弟輒目攝以戒諸子諸孫此其冠猴衣狙何爲者也公年八十乃得再封子賓奉　璽書還與初度會累矣于時猶憾毋氏之不逮將耳及其任滇左轄三世皆承　貤恩[illegible]京兆歸而季孫一敬舉內史部褎然春秋舉首矣毋夫人舉二子長良明娶吾宗次則子賓娶於龔孫六人一夔一鸞一鵬一麟一鷃伯子出一貫一樂一歆仲子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其一字余諸孫孝廉[illegible]余惟贈公抱長者之義以終身生聞于鄉歿祀于社

世濟其美匪直于其躬而于其子孫重以錫命　三朝　覃恩四世帝賚之厚其惟善人京兆七十之年嚮慕無已則所謂終身慕也余不敏無能一當子賓第述齊楚之言掇其大者如此

明故貴陽太守進階中議大夫泰渠龍公暨贈安人傅氏合葬墓表

楚龍氏著武陵至太守公而益熾若屈昭景有開必先先是贈公受室於田娠公者十有四月矣貽公夢擢叢桂田寤而聞其鄉遂舉公盖弘治丙辰夏四月二十六日也贈公負貴徵而珍叔子命名飛霄乃[illegible]

傅氏之長女良其父郡諸生曰德女長公三歲其生
時月日一如公公幼受業楊太史之門孳孳問道會
王文成公謫鬼方楊紹介而見公於遽廬既知名命
以翔易飛公唯唯既冠字潛之既昏搁以內如賓禮
非有故不入其宮督學使甬川張公舉公茂才己卯
大司馬毛公以部使者主賓興舉公高等會大司成
湛公講業函丈公負墻而聽之湛獨多公試輒舉首
卒業家食絕跡公門守居郡終三年曾未得公一覩
比遷去率先加金幣而造其廬乙未公奉父命受官
得閒中令時郡大夫務寬政公則以有制持其平公

嘗言郡千民尊矣尊則民情易格利用寬惟令近民
近則玩玩則法削而令不行家人以父毋爲嚴君貴
有制也千時境內大治邑人歌之誰謂郡膴邪有紀
毋誰謂邑阜邑有龍父居十月奔贈公喪服除補太
和令公以滇僻遠文罔故疏務在紓民棼之則擾故
事歲入倉粟陳陳相因不腐則秕輒坐守者公盡使
計悉爲之出陳易新料量既平罪無所坐邑中吏事
少時以餘力除道梁津甃石鳩工於民無所預會麗
江阿彌上變各以脩怨搆兵所部檄公亭治之議平
而解包直指特上令最宜在臺垣尋奉徵書阻地遠

不及選乃授南京車駕司主事主稽道負督舟收委
從便宜尋以　太廟覃恩贈父珣如子秩毋田安人
傳受封秩如毋居有頃進員外郎無何大墨用事公
徙南京戶部雲南司郎中先後居郎署者八年出爲
程番太守程番古牂牁郡今更名貴陽郡治犬羊八
番諸夷故習剽掠公入境繕闕梁議出王完障塞嚴
守望備非常有告警者則坐諸夷併力取償夷計窮
亡敢犯郡有故文學卒史陰構夷巢公發其狀收之
遂絕兵端夷方帖服郡接粤西泗城境羣不逞越境
而囮子女市彼中其酋王豹憚公威名戒囮者勿出

入版跡至輒奉囮者以歸嘗移讞安順因平反顧氏
一門冤獄獄具出論死者七人徒流者數十人王直
指稱平即旁郡且無冤民矣會金石司事起開府劉
公悉徵漢示必加兵長官石顯華懼誅請公涖治公
躬臨境上繫諸首事者從吏議勿問其餘尋罷兵事
遂寢郡絜爲令開場市而不征置堠增押拓學宮布
功令嘗代督學使錄六郡諸生多得人居九年歷三
考矣大墨張甚諸守吏起家三物者非千金不徙官
公聞而嘆曰守也良即千金無所用無良直敝帚耳
惡用千金享之乃自焚程書請老田里公垂橐入居

無競至其振乏絕適有亡赴義如將不及同居表鎮遠死常邸其孤幼不能喪公賻以棺視其殮歸其櫬思南吏目高守仁以考滿出境留不行既竊息女爲資非其耦也公給資斧以往且贖其女歸焉于時監司長吏率嚴事公鄉射則賓鄉約則主傳安人持家秉躬力作以佐公鼎食非賓祭不陳象服非嘉禮不攝自帷簿以及房皇無失色自舅姑以及孥隸無失言要以偕老本之同生天作合矣丁卯　穆宗即位詔故守進階中議大夫戊辰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安人無疾即世明年己巳冬十月十日公以天年終合

葬郡東北牛谿之原其兆大吉安人息子四長竹溪文學德中次德化舉孝廉判吾郡次青陽文學德懋次德孚舉孝廉授衛輝府司法息女一適郡諸生張九臯諸孫章卞亮立並廩於庠次言季襄並舉於楚膺起家進士出理新都宁學幼儀始在外傅人言武陵有龍種比之渥洼往不佞守襄陽公自貴陽入計幸得一奉顏色美鬚頎度僊僊天人戊午預群有司亦嘗推轂司法及次君相吾郡善先大夫乃今得以守下結理驩蓋三世通家矣公故北面東越東粤二先正師太史而友道林比爲郎善何吉陽楊忠愍故

其抱方負直與古爲徒諸子孫率以清白承家出入不倍其家教公居建業雅從震澤豫章諸名家游六藝六書登唐逼晉諸子孫率以詩書入室不啻代興按部者檄賢陽遠諸吏民不法公力持其無驗卒罷之季子聽衛輝格上指如公嚮者法他倅以從臾諷季季正色絕之公以世講戚吾見顧善爲吾兒地吾郡理君破成案而減大辟無慮數十百人人人謂龍門浸高自公無害始公劉啓周蚡胄造郢叔教張楚公寔無之其斯爲群龍首也不佞故監楚法得表墓式閭茲去楚有年躬不閱矣惟茲太守暨安人之墓

在庶幾猶及表之且從而銘之銘曰其慶伊何視其積其器伊何視其質其用伊何視其適其刑伊何視其匹其翼伊何視其息五者具備龍德彰誰其尸之專城良歲在龍蛇歸帝鄉有堂有斧牛谿陽千秋萬世阜且昌

明故處士新塘吳君墓表

郡中諸吳最著而海陽尤著吳田處士始生具法相負者見而奇之曰是佛氏天童也父曰善咳而命之曰佛童既冠字景芳長而斤斤工九章習三正新都皆嚴邑以谷量人盡土之毛不足以供什一于是合

本富而趨末富農爲輕處士曰不然自昔王者重農有土皆有籍乃今不稼不穡鹽錐刀之末利而走四方縱自輕其失得猶輻輳耳藉令人人賈也民其無天乎處士孳孳務力田省耕歛比歲入則時貴賤以爲化居因而積著佐之不買而給會歲惡處士以露積傾里中人言任氏窖粟以待不貲此其故智也處士笑曰使吾因歲以爲利如之何遏糴以壑鄰是謂幸災天人不與乃盡發倉廩平賈出之居數十年富倍上賈顧折節爲儉嗇用不及中人脫有緊于中則赴義如饑渴宗人以不及告婚予采喪予具貸不必

償里人以不便告繕道梁津務盡力而遺之利或以不平告則居其閒立解之縣分區徵田租區有長長處士故事輸公府必置美區三百金歲爲常于是長有加徵皆取辦編戶處士否否有司簡力羸者爲長不足則長任之編戶正且不供何美也處士三署長三代輸無慮千金勿恤矣郡俗溺形家言務綏葬形家挾短長爲市卜者率以選蠕愆期處士治形家言必入其室乃始主卜祖禰考妣皆吉封其一墢坑其一新塘迄今世享其澤矣則又曰墓祭非古也乃今日　天子達其孰能廢之遂以其良田爲墓田以供

祈祖子姓申申侍側處士陰察其多材雅言　高皇帝播告萬方徇以木鐸首之以孝敬和睦申之以教訓子孫吾耤先世之靈所不易者非百畝也子姓具在其以經術爲菑畬乃築舍新塘羣子姓以修經術遺孫大紹受業成均大經大紀待命博士諸少益斌斌矣邑人稱處士善聚如然善散如蠡急公家如御史大夫式操子姓如萬石君故宋公以良今聞則以鄉射賓處士其後亟請力謝不行何物田舍翁寧詎敢辱　帝憲之再時處士春秋七十以天年終五丈夫子奉處士喪葬于天井嶺宋祖墓左中形家法負

甲抱庚先是處士姊家由谿是爲諸程三太學王毋也處士兄視姊姊依依以室爲家自施擊以迄飾巾卒于吳取給異粻加豆諸錡釜月自吳來姊餘三十稱未亡人終其身亟餽不倦余聞處士高義幸同時而不相知名三太學言諸吳自處士以下莫不嚮往司馬即處士墓木拱矣願司馬表之余以先公故德處士之子若孫奄忽及祥敢不敬諾因爲表如右銘如左系如下方銘曰俗以轉轂取羸胡爲乎稼穡與其爲車也煩吾寧爲耜也佚俗不葬不泚胡爲乎堪輿與其爲生者宇吾寧爲化者居化人之居矣如夏

屋天牖爾後人以似以續松蘿而降龍首一丘翳以華表揨門距其東流先庚後甲其斯爲吳處士之蒐裘

明處士吳邦珍墓表

萬曆癸酉處士以天年終顧謂當室子尭臣他日葬我題其石曰明處士吳邦珍之墓其後七年尭臣舉南國又三年將與計偕謂不佞曰先君子之得通名于司馬也則以陳山人達甫其所嚴事則方中丞定之所善則程太守汝揚先君子死太守狀之山人傳之中丞銘諸幽矣惟是墓門之石敢以請之司馬惟司馬表之余始稱詩則鄣人士爲社南山之下處上及山人中丞在焉會余有四方之事不遑交處士雖然有意其爲人也處士名瓊邦珍字也世居商山始學爲儒既就業會邑中歲輸太倉粟父以次當行處士請釋業代父輸事竣遂賈松泖雖即次孳孳佔畢不休他賈率用纖趨利若渴處士好行其義不恃利權賈數年貲益起居常力孝弟務躬行父寢疾處士宵衣侍卧起及歿爲孺子慕終其身弟瑶生友愛獨至迄于白首無間言即家步小康緩急不侵然諾寠人子得處士者日益衆處士終不自功鄉鄰有違言

處士居間輒解或有不愜毋令處士知其見嚴憚如此諸吳故以貲傾縣宮室輿馬膏粱紈綺務相高處士壹以勤儉先之去徙美其子甲故伉乙而處士地與甲連衡乙奉百金請得尺寸地扼甲處士弗與也曰寧樹德無寧樹讐卒謝乙而兩家之難解宋故祖文肅公墓在績溪沒於閭右處士聲義倡衆卒偕中書君復之嘗裒先世遺書爲寶澤集又考樓居五達奉列祖衣冠藏焉會松泖盜起處士還老於家築室舍旁聚書萬卷乃悉家人產授尭臣書夙夜以身程督之門外事無所預居庭有所不醳嘸嘸二十年無奪心尭臣寬處士百端卒信尭臣乃始醳居三歲處士考終嗟乎賈人穰穰皆以利往處士由良賈誦義卒逃賈而歸儒人亦有言文人無行處士浸淫風雅不可謂不文至其擇地而履不失跬步何斤斤也或者又曰空談者無事實處士故從徐少師鄒祭酒論道不遺餘力而務張皇及其論事當成敗筴便宜抵掌如示諸斯即輷用蔑不濟矣顧行脩而不顯才具而不施言立而不彰有子而未覩其成以爲恨于時邑中多豪舉得勢愈張孝廉君不然奉身有如集木藉令僂指經明行脩之士必首孝廉語曰不于其身

于其子孫異日者足以顯公地下矣余故表其大者
其諸子姓婚嫁具狀誌中

明宗室唐府輔國將軍東一公墓表

唐定王爲　高皇帝少子迄今諸國首唐東一公唐
裔也高王父則定王曾王父則新野悼懷王王父則
恭簡王考則鎮國將軍應鍾妣則夫人趙也唐十稱
具在西第新野始開東第輔國居新野東孫大司徒
稱輔國為東一公亦曰東門氏先是太邢受封冊爲
恭簡繼妃長子宣懿王出元妃李宣懿病脊不任執
圭鎮國始勝衣藉藉多譽唐憲王請以彌鉼嗣嫡鈞

莫如尚賢太邢爭之強議乃寢及宣懿嗣國太邢傾
府庫扃鐍書契悉歸之鎮國徙舍而東不持斗粟尺
帛弘治庚戌歲杪舉東一公月始朞毋夫人見倍呱
呱不乳太邢躬自毋之乳而幼清心目俱敏生五年
而廢視然猶以耳代目日記數千言生八年賜名宇
浹于時未冠命字宗周尊名也鎮國即世公年十三
越二年受封食祿八百石夫人趙氏早世繼室以王
夫人初太邢授息子義方支子無敢耦嫡故常祿之
外無所入采地無所遺收責者趾相錯於門無所辦
仰無以奉脩瀡俯無以給饔飧東一公由由然安之
拮据不遺餘力壹以太邢主畫公受成項之以次釁
嬴諸逋無宿矣東一公既習九經蒐七略旁綜二氏
出入百家學士大夫過而問奇車轂相擊或私家手
錄未及懸書則左右列二女史胠篋讐之口耳皆乘
較若左券暇就庭中設帳令晉誦詩既以詩三百授
冢孫此吾家庭訓也自言越在茅胙有遺憾者三一
憾未及見金匱石室之藏二憾不得從金馬石渠之
後三憾不得盡讀天下之書視大方猶河伯也嘉靖
庚子上禮制諸便宜大宗伯持之不報自惟報太邢
之日短無以奉晨夕驩及太邢以壽終毀瘠幾滅諸

王親近屬待之舉火者數十家門下食客數百人無
倦容無德色故善崔都尉孫尚書傾慕王文成託神
交矣所著有辨疑砰名獻紀略詠頌文賦樂府四時
歌翩翩乎佳王孫也季年博古第以手辨之片言而
折羣疑天眼具矣居常屏麴蘖茹餌芝朮駐凝丹綸
巾羽服日與黃冠白足俱時而琴時而奕出王游衍
栖栖南陽白水之鄉時爲梁父吟自適其適戊午四
月二日以天年終加之一年乃老　世宗聞訃下有
司諭祭營葬城西七里岡之原胄子宙松字以夏封
奉國將軍配淑人張家孫碩爋字孔炎封鎮國中尉

配恭人馬女孝儀縣君孫女大奘鄉君曾孫宗正[illegible]
封字子厚封如令甲余聞古有盲史斯文在茲貞一
公裒明其心哲則煌煌矣上窺八極下燭九淵宜無
不可及孔炎繩武子厚象賢方諸劉向劉歆皆出天
屬昔之所闕今乃宣之掖垣推轂諸宗首舉孔炎子
厚斯其爲王父尸也往不佞受覊事東巡未及南陽
新野世德特聞敬脩疏節表王孫墓

明故處士黃飛卿墓表

余嘗浮震澤登洞庭其東有長圻山則黃給事訓故
里給事早世兄子翀修故業而思振之翀字飛卿獨

子也家世闊右故產不饒碩縣簿之門齎用百出焉
之父母有疾不任家中外悉倚辦飛卿飛卿輟業當
戶既授室與徐碩人俱外逆良醫購方藥內備庋閣
奉起居母朱病肺垂二十年徐宵衣未嘗解帶王母
在殯父讓病眩將不勝喪悉自予舍任之鼎鼎從事
執親喪如王母卒以詘舉羸寧恔于心即傾橐毋爲
偷然皆飛卿撫拾取給徐操作佐之流汗裂膚不辭
腁胝吳人謂生事死葬庶幾乎自盡也與哉既祥將
卒業自惟時過而學如日昃何里俗半轉轂于四方
殆亦桑蓬之餘事也雖釋經藝旁綜百家其稱詩壹
禀于性情不斷斷猶自負俶儻浮沉于儒俠之間雅
游諸名公卿相視莫逆大司馬蘇公祐時爲淮揚監
司下邳倍征商將罷市飛卿言其狀削其半而商始
通少司馬詹公榮引爲上客時官奉常主祭品胥史
因而爲利亦倍征商飛卿以聞悉夫煩苛而從簿正
諸父曰訪客死宿遷貸者將歸子母錢胥命下邳旦
日至或言約毋我爽卒爲勿問也者而赴之殮爲之
具櫬爲之歸孤嫠爲之恤故友王元熙喪邸舍豪執
僞券訟士師遂逮其妻繫之獄飛卿以身殉其難力
出不幸懼豪將釋憾于未亡人陰予什數金而滅其

券由是鄉曲誦義操違言者願質成浸假居間片言
立解蓋飛卿辨有口習典故恊時宜將令內熱者若
飲冰渙然釋矣徐息子五余所知者於潛令兆熊幼
從伯兄兆麟皆在外傅既授佔俾夙夜程督之父失
故吾則以狥大父母之急先給事之業其絕於斯乎
而曹得天父母幸無恙所不一洗而父之恥非夫也
凡諸古昔決言景行揭之座右以佐司箴及兆熊爲
諸生列高等既而廩食則以其私語碩人東吳以文
學甲萬方不啻鄒魯孺子廩於學幸哉得與於斯文
兆熊與今執政遊當膺行顧數不利歲壬戌執政舉

公車第一人飛卿竟以處士之義終蓋先廷對一日也吳人卜兆熊且暮代起獨不逮飛卿其後兆熊舉澤宮任高淳文學掌故由論著顯所部以為多主爵擢之令於潛益以文學飾吏治監大夫部使者若藩臬若分部若牧長無不推轂於潛吳人聞之曰使次公得專城頳川其復起矣處士生弘治壬戌始杖于鄉碩人之生先處士者一年其殁後處士者四年丁卯季春兆熊從兄帥弟兆科兆元兆魁奉考妣喪合喪圻嶺會執政起家太史謁之為志為銘於潛距欲百里而遥蓋東略也嘗質所就業紹介通名窺諸孤

無良二親之澤鬼矣梟木且拱歸然成馬鬣封顧之名言表之敢徵出于司馬推太史職稱載信而有徵業已徵處士丁鄉林宗黄叔度之倫一言重于九鼎夫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淆之不濁澄之不清兩君子由此其選藉令視炙孔氏斯其得尚于中行處士倫然近之則亦獨行君子之事也

太函集卷之六十二

太函集卷之六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七首

勑建憫忠祠碑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耳侯嬴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署率有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為江西按察司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箸起也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

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捍圉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狗軍中且日陳如前公從中軍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亾鬬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鬬諜者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亾能以一矢相加何謂虜張我寔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於將死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illegible]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又一人死公

脰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冑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計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王死長郎君宜未即知脫自太學來奔宜未即至毋第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爲然乃彊食公喪至歛淑人絕口不内水漿所親率以太宜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嘻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毋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追死而父死國而毋死家何可後也卒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遽上其事 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蔭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作秋[illegible]祀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與丈夫事淑人[illegible]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皭然與首陽爭烈即女丈夫亾論已乃令列在祀典廟食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翼然而趨俛然而式即田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悵悵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爲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徇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

也顧余不佞亾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繇勒諸麗牲之石且爲樂章三闋授升歌者肄之其辭曰

服兩驂兮采蚪陟帝所兮周遊倚閶闔兮矚九州盍歸來兮棲故丘要巫咸兮歌且儛把瓊芳兮懷椒糈荃何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兮秋霜列籍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靈翩翩兮來下陳上尊兮榼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鍾來連理兮木末羞比目兮水中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慅慅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褵濟河漢兮吹參差乘迴風兮駕脩阻願終老兮河之滸採蘩藻兮陰陽參太乙兮平章延佇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襄陽重建須彌寺碑

萬山峙襄上游大堤引襄城而控楚往余守郡淡水齧堤而瑕余亟治堤既訖工而余出境後十年余蒞開府堤益瑕不治則堤亾不堤則城壞不城不郡楚何賴焉余檄庶司相與經始既首事余以巡工登萬山故老十餘曹以杖者見山故有寺寺曰幽蘭經言

道安鐵佛夜遊因而布埒其後圭峰以講經棲宿四
衆歸焉形家者言襄城若筏大堤若維萬山砥柱江
流則其橛也冠山爲寺旦暮鐘鼓相聞猶之固橛嚴
維形勢合矣以故人文代起張楚居多覡者以爲奇
因毀寺爲墓郡中文物堇堇而其後世亦衰是在明
公寺之便余閱藏經𣪠舊志其言有徵藉其地公家
置封樹勿問乃疏其狀授比丘悟才首謁　襄王若
諸侯王次分部若庶司次卿士大夫若三老豪傑各
以其力佐工費脩復之王曰善哉自孤以下皆如約
余爲之更定方嚮易其名爲須彌百衆子來不旬月

而市衆余後遺令楚命比丘伐石碑焉既以有司[illegible]
入朝不遑且業及余得請歸于舍比丘三至乎休余
遜服三年喪病毀久矣其後至則致諸侯王卿大夫
之命及博士諸生三老豪傑之言明公去襄餘十年
郢闕之戊併而入楚須彌芥子耳吐者將復茹之幸
而良有司持之堅則明公之籍在焉以永賴猶與如
碑襄人日幾幾望之敢自死請雖余日食不能盡二
溢米安敢食嚼昔之言世儒排擊西方未及舉門而
深詆中冓余自丁年業白始繙諸經其言曰心生則
法生法界惟心造是心也深入無間磅礴無方大地

爲纖微塵爲鉅由是而幹天造協地靈天且不違地
於何有彼其上乘諸法無罪福無禨祥令茲率作以
奉莊嚴揹揹然將爲境內致祥而徼福抑末也顧心
無所住住則不生故法生于心心滅于法何以故心
在無法法在無心故也自余在事歲星始周二三大
夫接衽而躋九列薦紳學士遞對公車上之則　國
步愈康下之則民生畢遂孰主張是其惟堪輿吾亦
一無心佛亦一無心天地亦一無心也此之謂不斷
祥而祥不蘄福而福即佛力非所及也羣力何與焉
歸休乎比丘吾無庸吾碑矣比丘唯唯奉足其何以

復諸侯王昔匿王觀水恒河行年過化色有童耄水
無異觀此無生法也漢水或淫而北或溢而南借曰
有常猶然難必其信而況堤于是城于是寺于是直
與汨同出與沒同入耳寧詎能必其勿壞哉萬山之
陽梁帝子分經所也諸侯王悉出　天屬何論胎明
第回面西方即十地住矣是諸法王子也何讓焉比
丘唯唯帥初其何以報都人士我聞曰但願空諸所
有不願實諸所無妙有本空無庸執有狗生爲實何
異鑿空實則空華空則實際此出世間法也二者奚
擇焉使龐居士而凡夫亾論已使居士而非凡夫也

率有味乎其言襄陽當南雍州盛冠蓋里乃今則莽蒼耳即堂斧安在哉居士寺鹿門巋然迄今不廢嶹空不有嶹有不空我思至人正言若反須彌妙矣高矣首三界紐十方其斯爲化人之居其斯爲游方之外彼直將以一抔而蒙佛土焉能以不實實之故齊失得則人我忘忘人我則純白備六度故多檀施則郁人士其人乎比丘投五體而白余言悟才河沙衆耳幸得爲須彌役願一聞獅子吼而振之噫此不二法也襄人直以沙門保寺寺保堤堤保城城保楚不且爲沼故危諸佛有言生死事大譬則懸四大于一

枯蔓之上蹄幾及于九淵二鼠噬其上而四蛇從之必無幸矣危之危者也宣房瓠子終不以沉璧故而殺其災襄人受命于上方遁相保者得矣日遷月化爾所自保者何居夫無内則法身無外則法界身不立界界不離身于時保之萬刼常住敝不槓也毋復問珠于是比丘遶坐者三頂禮者三一振錫而去

徐汀州政績碑

徐使君故爲汀州守以禦冦得民使君既去汀汀數被冦汀人士德使君愈甚屬萬光禄廷言碑之蓋使君去三年光禄移郡司理相後爲近固宜得郡政爲詳其後十有五年潘太守民模在郡使君歷閩藩臬且進監司諸父老以使君積勞在閩其功用自汀州起會碑亭圮相與葺而新之謂不佞習太守而善使君因介太守以碑請益以不佞從事境内最久宜若于其身親見之乃今歷年滋多論益定矣不佞始歸子舍力謝不遑明年太守既遷使君亦以上計出境諸父老固以爲請乃庚爲之碑嘉靖中歷下李于鱗江東王元美並以論著顯使君及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畢起庚戌相參而稱五子云朝士既負五子奇嘯之甚五子亦各以奇自負不取苟容即使君温

温曾不免於睚眦于時歷下江東既出使君亦補汀州廣陵由執秩忝議閩中武昌左矣朝士笑曰此曹徒以雕蟲末伎爭自奇乃今以有土行懼不足以當五百里何奇也歲丁巳使君始入汀州州故無郛附郭而居者什五六會廣冦蕭五擁萬衆猝至男女無少長爭入城守者亟闔門咸擁門不得入甚或相枕籍死使君下令門勿闔守請以身當之乃分遣材官偵冦方嚮遠近使君安坐門外令守者引絙别塗男黨由左女黨由右各循絙入陰戒屬邑爲備則皆登陴冦薄寧化不得逞走建昌尋由羊角嶺越會昌奪

舟下使君發簡士一旅壁古城山冠方圍指揮董珧
係累男女數百計兵至圍解獲係累者釋之使君度
冠必趨間道歸此可襲也遂授策武平令徐甫宰伏
兵高吴出冠不虞大破之藍屋斬酋長釋脅從使君
卒以爲徐令功獨最徐令時島夷大入薄海紛紛羣
盜穴上杭武平永安界中無所問使君請城三圖據
要害就其中立撫民館則以捕盜通判涖治之無何
汀州悉定會使君入計尋奔父喪郡中浸失本謀復
大亂及不佞受事脩使君遺策迄今乃安諸父老又
言使君起法家故文無害即片言折郡獄亾不當人

人心其爲政厚于人倫而壹禀於經術指揮王月以
戰死使君爲之請卹立祠孝子丘文岐以天年終則
以公帑糈其孤子四時課博士弟子殿最有差殿者
必扑之庭不假貸至爲之解紛賙急不啻父師嘗創
冦患亟欲城右郭又以汀水東西來一反張一直射
皆倍形勝亟欲鑿河紆曲中堪輿使君瀕行謁分巡
王僉事涕泣語曰兩者未遑守之責未塞也願明公
竢後來者舉之其後築城則楊太守世芳鑿河則金
太守立愛一如使君指夫有文事者其稱述豈不足
多猝而以吏事責之懼將不效比疆事急其有武備

者幾希使君叅五子而被羣猜則其文以也顧授之
吏事吏事治授之疆事疆事平文武備而民依焉即
古良二千石無讓矣竢子相方在分部相與夾輔著
保障功其後邵武得明卿與汀州埒屬不佞在事則
以明卿最聞且梓子相遺事抵元美爲之序乃今省
會祠事子相使君則又屬元美碑之然則爲使君碑
眞不佞事嗟乎于鱗子相巳矣顧其所以爲不朽者
存使君駸駸周行方與元美明卿相先後藉使其奇
畢見曾何負當世哉昔次翁名損於治郡時則偏長
耳惡用經術爲也不佞有弟道貫嘗師于鱗既聞不

佞言意呫呫喜且曰昔使君起汝南李先生亦嘗以
是盟使君矣乃今諸君子具在庶無負先生乎使君
名中行字子與吳興人潘太守出襄陽則不佞故郡
中士

許氏家廟碑

郡東門爲高陽里許氏舉宗爲祠祠則　太子詹事
國所授成其兄子和舉嬴者三之一和曾大父曰弘
達故以力田起家在邑則舍故里之南距東門五百
步而近在田則舍東畬之曲相距五十里而遥自言
吾家夾谷陳區是可以善吾生善吾死乃召偃師爲

夫婦像置之寢以待尸居久之寢災二像僅免諸子
姓瓜分故址䀥者或以壁假之和乃徙二像而奉東
菑曰吾曾大父所樂遊也顧宿舂糧乃可適惡能日
月至哉則又徙而奉之東門之東視昔為近然猶孳
孳不怠故址諸以壁假者卒歸和于是仍舊貫而廟
之上夲樓而下路寢上之奥主二像四子祔焉季曰
尚賔為和大父下之主和考妣考曰昌妣曰楊其經
制載詹事紀中奕奕乎新矣工既考都人士率多和
昔在桓僖備如拾瀋乃今二像歸然存也其得天乎
高帝留沛魂魄亦將依焉乃今不失舊遊是為得地

昔魯不能得周公之祀卒亾許田乃今人得人亾全
歸楚獨得人矣諸議禮者或格衆議而求多舉宗業
巳有祠尚安事廟廟自七而一自天子而官師禮不
下庶人故不廟即本中富而好行其德如禮何不佞
故起禮家退然毋敢輕議夫七世之廟惟天子尊次
五而三次二而一要皆以位為差不仕不田不田不
廟禮有順而討者是也文公之制家禮也位不必同
而廟同我　世祖因之合九為一無慮諸侯王大夫
士廟一而巳吾郡故刑禮俗遵　世祖而法文公凡
諸貴族世家一祠足矣禮有經而等者是也既祠而

廟君子何謂巳瀆乎宗則有祠祠繼別而為大宗也
家則有廟廟繼禰而為小宗也自義率祖言有尊也
尊則百世而祠自仁率親言有親也親則五世而廟
尊尊親親並行不倍禮有推而進者是也語曰人道
親親也親其所自生則由禰而之祖尊其所自始則
由祖而之曾矧地則故棲祝則故主故自曾大父下
達尊祖親禰而仁義該焉禮有順而摭者是也夫禮
時為大順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順而討者禮也非時
也經而等則順矣推而進則宜矣順而摭則稱矣亾
于禮而禮也是壹稟于禮經不仕不田不田不廟古

道則然于是諸侯不以地頒大夫不以采食彼其夷
丘乘而遽阡陌何可勝原如必仕而后田田而後廟
生今反古將焉用之此所謂時也且也今之廟昔之
寢也寢以居人寢善則人安之矣事存之道也廟以
居鬼廟善則鬼饗之矣事亾之道也然則今之廟祭
何以異于寢哉事亾如事存孝子慈孫之心恔矣恔
于心而后順協于義而后宜立文以飾情而后稱本
中以好禮著其知禮意矣乎不佞道昆既勒麗牲之
碑因輿誦而為之頌頌曰亹亹長公逡逡繩武收族
敬宗本之尊祖聚食千指豈無枵中田盧刀布悉振

其窮近屬周親亦既累百代爾拮据既優且給有嚴有翼祠廟並興遠則大岳近則先靈相彼融風云胡不戒先靈是憑災而無害依依環堵里之上腴不茹而吐先靈所趨而勢允臧輪奐具美曾孫饗之爰及祖禰良田負郭五畝六之爲牲爲幣爲醴爲粢乃禘乃嘗勿踈勿數仲春季秋吉月惟朔昭兹祀事世以爲常隆禮由禮是謂有方長公曰嘻無忝先世幸兹令言詒我來裔公季曰穉國學受詩聞而三歎竊比奚斯

重脩采石太白祠碑

夫稱詩莫盛于唐唐詩莫盛于太白采石故有特祠祠太白則太白以采石終焉　高皇帝都金陵去采石不百里于時釐正祀典黜諸不經而采石祠事獨存則以其人存也唐制以詩論士自天子以至衆庶莫不稱詩其以詩鳴者無慮百家自朝廷宮掖以至州里丘閭莫不亟稱太白其後躋子美于埒坫互爲桓文則以太白翩翩負凌雲之氣謂之仙才子美深造而默成命方員而中規矩謂之詩聖分部而出率爲三駕先鳴九合之師勿恤左次顧子美雅以無敵負太白太白猶然媚笑之美言中窾放言中權宜必有以也當時自賀監而下與國同盟若在葵丘則齊爲政昌黎以與文命世必避李杜先登雖有宋急經術而緩聲歌終不以其故而貶太白　明設科沿宋制緩急與同弘正之間其詩唐矣嘉靖初載論道者務根于心即辭之工不離蟲則刻鵠耳彼巳師門相望尸祝相乘直將役屈宋而僕鄒枚于李杜何有今天子務求二帝三王大經大法壹禀于中庸暇日課文學侍從之臣同歸雅頌貌言雖華必覈其實恥論雖詭不吊而亟屏之凡諸弦誦之室俎豆之庭責在有司非令甲者必毀由内及外則首善先焉直指

使者定遠張公按部南國由當塗歷采石攬轡而登太白祠則以使者務觀民風必自聲詩始益風爲詩首而太白以古風擅場乃今祠不治則荒風不流則閼觀風者事也乃屬郡守相林君某主計羅君某陳君某張君某相與協謀當塗令楊君某受其成某某董其役徒取諸授稍貲取諸贖金工不踰年乃告成事直指公介二千石屬余爲太白祠碑余惟太白以任放終身語載稗史其人故髠不死之術其斯爲委蛻也與哉而書傳墓碑皆云病卒語其常也藉令自託于酒人馮河無悔直指公必有慨于中矣然用覆

其地新其祠爲顧余孤陋寡聞亦嘗得其軼事夫人主之尊如天也其威如雷霆其不測如風如電臣下鞠跽擊拳雖敏者無所措手足囁嚅屏息雖辨有口無能出一辭乃若寵人御士據要害于喉舌心膂之間恣己愛憎權傾威福雖有法家拂士鮮不折節下之兩端云何其分絕則其體尊其迹親則其勢重故也白以布衣應名玄宗降輦步迎甚者授七寶牀饋方丈食以論巳乃若承宣被酒扶掖登舟草嚇蠻書則貴妃力士爲之供役賦清平調則千載而下爲之伏膺夫非巍巍者邪夫非赫赫者邪一何藐也尋以

將從連坐出九死而逝殊方蓬累自如視夜郎猶米地耳予矣同于過王恒自足于榆枋及其避地三川依人轉徙卑栖待哺不異鶬鴰猥云憂國憂民許身稷契浸假而當一官授一事即啁啾奚益焉其一嘐嘐其一戚戚相與絜量廣狹豈曰能賢老氏之言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吾嘗聞儒行於仲尼則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驚則寵辱至矣自是而兩忘太白生平不讀非聖之書庶幾乎寘合于先聖彼直以玄同爲口實抑或寓言太白故蜀人于直指公爲鄉先正直指公方以文學飾吏治所部斐然嚮風當世惟祠事爲犷犷而直指公獨與二千石吏始此其慷慨激發益亦太白之遺風乎天寶中授白翰林供奉代宗即位拜左拾遺翰林學士時白巳亾題祠以字而不以官則其字顯矣

督府劉公平蠻碑

上方以文治治天下猶仡仡然脩武功于時北虜稱臣東胡伏質凡諸揚波伏莽之屬莫不殄夷自有區夏以來此其極治者也顧惟粵西八寨糾合古田自昔播亂抗威同惡相濟王文成田州之役順道加兵會請告歸疆理未逮殷司徒古田之役許以便宜首

傳剽厲次及厝崗其黨陽爲悔禍志在逋誅歸我敗圖依我戍守遊我要束就我羈縻時以東粵連兵不遑窮治其後乘間竊發益生戎心久之則寨循業寨撫安增八爲十蹦我障塞撓我師徒侵我土田禦我道路係累我士女虔劉我人民其罪浮于古田貫盈久矣　上命劉司馬堯誨居督府張中丞任撫粵西顧御史鈴則以直指按部會武緣上林告急相與集議以聞　皇上端拱而蒞萬方萬方莫不臣妾蠢茲八寨猶復怙終冠虐且張亟須滅此而後安枕本兵覆請　詔許出師務在破賊安民毋或騷動既得請

直指不及代而行督府移駐蒼梧則與中丞合謀而后決筴在法什則圍之彼其聚黨萬餘人據地五百里潰而鼠竄難與周防外氏有言雖虎捕鼠必舉全力赴之一不勝則鼠化虎矣粵西發各部土兵六萬號十萬簡操募兵二萬分布中堅益以東粵浙兵三營兵足矣粵西發鹽利五萬益以東粵軍費萬緡食足矣粵西各除戎器以待用有不足則自東粵助給之器足矣全力既具社鼠惡用黠為中丞自宇下坐制之全勝之道也中丞謂善遂相與部署諸將兵乃屬總兵王尚文併將諸部自閫以外悉聽將軍 尚

方授節在焉不用命者殺無赦乃檄左參政彭文質主軍與蕭相國以餽餉尸首功則參知事有司不辦者坐之法毋絕後車乃分道進兵蓋信地為四部東南則副使陳俊監參將李應祥軍三里直北則參議姜忻監參將倪中化軍圻城正西則副使侯國治監參將于嵩軍夷江西南則參議李一迪監參將張榜軍上林乃為師期鐲鐸並進則以徂冬十二月二十日首事迄春三月三日班師乃聚軍吏而申誓之所不奉 詔令而闌及良民者有如此誓既料賊黨聞風先遁必奔思恩潯州豫檄當路諸屬邑厚集丁夫

以待漏網賊尋至會督府所遣故參將梁守愚部援兵邀擊殲之既則以北五諸聚落習與賊通畢事而移兵平之便各部如期而進賊猶設險以距我師我師奪險先登賊披靡而退收保我師馘鼓深入直搗諸巢巢覆而奔亾匿罙阻乃復申令搜剿噍類無遺北五諸聚落悉平壹如成算以俘馘計益萬四千五百八十有奇其餘焚巢墮塹薙于不毛殊三千衆盡矣會胡直指代按部下車而蒞行間軍正論功有差令諸材官咸獻其狀直指輾然而喜作而歎曰是役也師武臣力功販販足多要以壯猷壹禀于督府勝

算卒出于中丞其功上上在令甲御史不得言境內功有幸覩成敢無辭以徵後世粵西名山甲寓內願鑱十仞之石以當豐碑宥不文將假手于東里征余與聞邦政不敢謂不知兵督府著不世功非金石何述遂不避追琢大為之銘銘曰 世祖初載張皇九伐首及蠻方桓桓新建佳兵不刃藉寇勍王蠕蠕八寨血牙從目伺我苞桑我師既旋薄茲負固駢首斧戕舊勳云亾相沿草昧既薙滋長搆亂一方為虺為豕為虎為狼賊我藩臣掠我藩帑倍畔天常厥有古田切近都會其罪彌彰 穆考明威聲罪致討發

整戎行乃　詔司徒諛以天綱用命者械狼子野心
翻然革面相帥歸降其往勿追其來勿距恢若包荒
譬則吞舟脫于罪罟鼓鬣洋洋下民怨咨普天樂土
胡獨逢殃　帝曰汝誨賜履南服百粵脊旺　申命
汝任周行問俗其惟爾良二臣一心遏茲亂略夙夜
皇皇彼醜不馴毒痡有衆擢髮莫詳　帝命徂征典
師十萬三月聚糧元戎帥師諸將分部其陳堂堂或
典護軍或司餉士寔爲紀綱自冬迄春七旬在事不
愆于褎繫頸陳尸百千萬計京觀相望叫獻捷于
庭告于　郊廟神貺無疆元老專征宜從異數以沓

非常督府不居伊惟　聖武三事肅將赳赳腹心以
身殉國鷙發鷹揚肉食鄙人錄錄成事寸無所長直
指曰嘻上臣讓善歸諸　天王柱後司直惠文簪筆
無善不章誰其銘之圻父之亞以先太常

績谿縣許令君棠陰亭碑

二九年詔計臣疆理寓內而更其籍令有司履畝經
野計日告成最能事殿愆期慶讓自所部始先是都
人士謂新都守在經界故籍具存亾假紛更弟仍其
舊于時申令不啻二二五所部廪廪將順之明知其勢
治之盍急有司直將以時爲月以日爲年甸服騷然
無所措手新都之縣六其一則割歙東畧而縣績谿
枕山帶河非眔阻則磽确爲都者十有五曾不足以
當百里之羸許令君下車與疆事會所部程督日至
列邑皇皇令君獨以身任之曰是在法非法何經乃
絜爲令二十四章布告都鄙鄉遂既而曰法立矣是
在人有治人斯有治法乃里舉公正一人爲植習事
者六人職弓職書職筭佐之于是出舍潼山之陽誓
百執事令茲之事君事也民事也與我共此者其惟
百執事之良　詔令有闢土無增糧斯其加惠元元
德意乃任土作賦務去其浮公私得矣毋枉橈毋遝

巡毋作姦毋傳食不用命者罪無赦有違言則就此
聽之百執事日有程日暮則奏草以代獻狀畝有表
履畝則樹表以代質成吾其爲百執事先亾敢後遂
以印綬屬江文學躬策馬以狥邑中至則視馬首所
嚮方命射者發矢隨矢所鵠執度者從之譬者籍勿
更不者創勿籍既則以分土之宜曰首廬令丘墓次
土田次水庸山賦下下績故巖邑山當伍之參甚者
不毛宜非人力所及矣僅取足蒭蕘其下火耕而畬
其賦或視田或視地其以蒭蕘者從舊畬者從新
不盡利以遺民有司事也既又籍諸遺塚盍之以禁

步三舞與產俱聞者妍得因而爲利懼上有不察
則置匭以開告密擿遺姦懼下有不及知則揭草以
名聚觀糾則糾繩則繩即面質而折其衷矣令君門
祁寒歷險阻露宿三月乃始告終所部獨多令君首
課最籍既上則徙令君金壇令君既出疆都人士帥
諸父老亭潼山曰棠陰以比召伯境內居者耕者灌
者封樹者樵蘇者步過亭下莫不舉首加額而呼令
君令君舉績谿之步步金壇不旋踵而底績會有言
新籍不便者某子甲亦以山不及丈爲辭代者輕用
其言舉小入矣籍少更率自及所部悉屏北籍復令

君籍如初故父老行自執事毋過亭下百稽首而呼
有天籍存則令君存望是亭如望令君賢于尸祝遠
矣往余爲邑無狀顧得當烏傷令君起家東陽相去
二舍而近余去邑令君未及生及令君始入新都咸
稱余陳事甚具大都兩造親聽惠懒幾徧域中諸父
老謂余雅受令君之知屬余勒碑亭上要以召南之
什余則安能其賦甘棠著遺愛也君奭左右天子都
二伯而總諸侯居尊而民易親聽卑而民易達以故
分陝之治卒與周南同聲民到于今誦之矣當世監
大夫部使者受命而出務在親民其率也高而不親
堂七仞而門千里重以殿屎含斂千撅爐若神明前
望而不可就下此則爲分部爲草城猥云遍殺北尊
其黎近亦若是耳縣于民最近宜室家至而日見之
徒以要束受于上官全力分于辦應什七簿書什三
期會什五徵科雖有甘棠曾不及茇藉令不下堂而
聽民治豈不孳孳病在追呼懍急論報濡遲雖得其
平民未稱便循是不變民其得我者幾希令君始入
官適逢建事之會無論胼胝二邑百世之利歸焉即
民之隱地之宜興革損益明若觀火百聞不若一見
固非虛言與治同道罔不興斯可觸類而通矣脫使

監大夫部使者破攤格從便宜其在行部貶高時而
通下情其程有司屏獨文而急周視風聲所被何讓
騶虞異日者令君率由此興予日幾幾望之矣令君
名弘綱字張之舉庚辰進士

太函集卷之六十三終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七首

徽州府儒學重脩先師廟碑

古之立學者列祀先聖先師時敘遞主先師各以正業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尊聖欲疏親師欲數禮也自孔子出總聖明兼作述爲百世師 國家特祀先師則惟與主孔子 世宗定號易主千古一新上之 天子臨雍皮弁祭菜外自監大夫部使者而下行部必謁過闕必趨上丁釋奠內則三孤九列

具在廟庭外則藩臬大吏暨羣有司莫不齋宿將事時序朔望內則大司成帥國子民俊外則郡邑牧長帥博士諸生濟濟蹌蹌羣然拜下概諸典制視古昔先王有加慨自夔與兩楹聖人不作久矣堂皇俎豆禮不虛行無亦綠尸祝而示儀刑爲作人地故敎射者示之鵠敎戰者示之旌乃若西極化人厥有象敎使其心之所存目之所注毋或二三有待而興皆是物也諸生誦法孔子奉身以爲己歸由是望宮牆歷階序升堂入室僾然如將見之猶之射侯鞠旅布三乏之而建七星猶之貢禮經行贊莊嚴而奉殊勝雖有

[illegible]跪不越步趨迄今宿學閎儒胥此塗出凡[illegible]敎著者也第承平久率襲恬愉章甫逢掖之倫什倍疇昔往往曠學舍若唐肆錮掌故若尸居甚則廟貌僅存風雨不蔽耤今有司脩葺不憚征繕以更新受事者媮受直者怠程功稱事曾不能以什三比告成功僅取塗墍而已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固非虛語新都爲文獻舊國獨當畿輔之南其域文明其風清越洛川閩海斯其積石延津朱五大儒其三由此選矣世稱東南鄒魯不然乎哉郡學抱紫陽負飛布左瞰七曜右撫五辰要以天章地靈居然人文之藪也昔

之用民者不及敝而亟新之類皆粉飾講堂以愉寓目脫非目力所急亦謝未遑久之廟日就圮學經閣日就頹率置勿問郡守濟南高公時至惟造士爲孳孳始以力詘舉嬴惡能卒辦居三年爲歲乙酉士當賓興公乃就郡相井陘于公瀚餘姚胡公邦彥武陵龍公膺相與協謀茲吾黨事也時不可失屬欽陳令君九官王計檄下郡從事于三畏巡工費以緡計者六百有奇取諸公羨自春正月經始至于三月訖工由與作以及廡門莫不壯麗由枝撐以及平墄莫不堅完材無雜良工無淫食給無闕出民無作勞大役

舉矣　詔以王文成而下三君子從祀廟中與告成
會于時郡守相帥邑令長及博士諸生奉主入廟乃
落新成亦希覯也先是太守公謂士知敬道而後可
與明經於是乎治廟以章有敬士知尊經而後可與
適用於是乎治閣以示有尊昔歲之春五星聚于奎
壁乃用形卜治文昌祠以當下流是歲郡中舉士若
而人林林盛矣博士帥諸生踵門而抵不佞頊者考
尊經閣則殷尚書養實碑之考文昌祠則李太史本
寧碑之惟茲廟成則重典也司馬碑矣不佞昔嘗發
身郡學即不任將何辭夫子之得邦家綏和響應要

必庶而富富而教三年有成郡中生齒滋蕃生業滋
殖道以弓旌相望絃誦相聞亦既富庶而教之三者
備矣自太守公入境熙熙休息齊民比及三年居舍
不治脫有公事輙不登庚釜役不及丘乘清靜以寧
三年如一日也乃令發堯庫聚百工定章程與[illegible][illegible]
翼翼新廟三月告成寧詎改廟而爲觀美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思無窮夫各有所當也今之棫樸具在儒林泮[illegible]既
堂不可勝用乃若輔[illegible]蕃襲流風蔚有條枚殆難僂
指第　明興十世歷二百年三歲則賓興累千計偕
則入對三百何斌斌也顧先正之在祀典者先後四
人熙諸上第上卿百不當一要以西晉東越南粵中
吳大都數千里而得一人久而後定昔在有宋郡中
得五之三當世無讓成周所得董董南國猶之乎豊
鎬也間其無聞大舜何人有爲若是太守公起家齊
魯近聖人之居出守奧區當先儒故郡無論經術高
等功令風行直將揭聖道於中天獎多士以楨王國
三君子亾暇論已後死者之得爲孔子徒也寧無有
獨觀昭曠如文成其人乎即得一人足與有宋三君
子齒夫夫褫諸家而祖孔子亦猶隆準之祖神堯進
之則瞠乎其後可以希顏又進之則絕塵而奔庶幾

乎速肖是之謂立其三不朽云乎哉此則我　國家
造士之本謀抑亦當事諸大夫之上願也諸博士爲
倪章爲陳簡爲張鳳起爲楊參爲濮漸凡五人自胡
沛然汪士友而下凡五百人法得備載

宣城詹令君去思碑

夫令近民者也近民莫若廉廉則得巳廉者務與才
合廉而才則得民善用才者務以循才而循則得衆
三者皆得宜必由衷衷則得全故廉可能也才爲難
廉而詘於才直蜀之操耳小廉惡足用也才可能也
循爲難不循直虎而冠耳小有才惡足用也循理難

矣尤莫難于由衷不衷直煦沫耳小惠惡足用也故
廉吏什一進之則什廉而一才又進之則什才而一
循吏以由衷曾不能以百一何以故工拙異也寬猛
異也華實異也宣城故善邑幸而得詹令君令君起
樂安世家舉宣城沈太史榜進士居常席父兄故業
服聖賢遺言從事務求諸心而檢身若不及比得一
當百里庶幾日可見之行始至爵然不緇斤斤乎其
矜一介觀者曰貞士也吾見其不忮吾見其不求政
有本矣既而定章程申要束塲功起田賦均民用紓
文事備鷸冠稅肺石平觀者曰吾見其發硎吾見其

迎刃其斯以爲通才政有章矣久之釋不辜捐不急
去泰甚法自然受令　縣官履畝經野所部望風程
督列邑騷然令君謂　高皇帝取給軍興率倚三輔
詔凡七下薄賦減租斯民則其遺民臣事講亾敢闕
二百年之澤於是籍山籍地籍磽确籍沮洳悉如故
第步田而從其新他若城市廬舍道路丘墳悉罷勿
步先期畢事境内若罔聞觀者躍然曰長者哉上不
盡法下不盡情孳孳務得民和政有心矣　上方申
久任之令令君守宣城者六年政再告成乃首　召
宣城令于時諸父老恍然自失夫安復得令君良吾

儕其尸祝之以當社稷宛有隱君子雅有儒行賓于
鄉服儒服冠儒冠聚族而謀諸野令君子民如父母
固宜齊民饗令君如神明記有之饗者鄉也鄉令君
廉也鄉其廉而才才而循也顧諸父老知嚮往矣直
未得令君之心寧爲莫莫毋爲皎皎寧爲鸞刀毋爲
割刀寧爲𩋠𩋠毋爲雕虡寧爲輪囷毋爲刻畫時而
勿勿時而皇皇政必由衷率是心也令君家世受儒
稟儒術以飾吏治則其廉則端儒也則其才則閎儒
也則其循則醇儒也乃若精白一心歷六載而無勌
其斯爲君子儒乎祭其中斯民由我而無如由我而

無告由我而不堪命由我而内溝中無所解於其心
即益之九載猶是也不得則恫瘝得而不居則芻狗
茲其求道之心與夫求道者莫如師文王稱文王者
曰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視民如傷望道未
見文王之心也比年以來俎豆之事黨爲政非此族
而在祀典者林然相望於民間　上方一切廢之以
殄不經之祀吾儕之爲是舉也爲有功烈於民者祀
也謂之禮經有如異日者令君閟之不可自我而格
禁令翼翼昭事謂令君何用不及聞非其心矣無已
請以七尺之石當七仞之堂國士紀之國工勒之國

人誦而思之名南之詠甘棠襄陽之碑峴首皆是物
也惡用畏壘爲哉於是都人士善其謀越境而屬不
佞道昆受事道昆故善太史太史故多今君藉今天
未喪太史而文在茲職載筆爲無忝乃今已矣宛多
作者琬琰在焉區區直以隣國子弟而仰今君何敢
越俎隱君子更進曰古有之矣子不譽父臣不譽君
親者尊者在則然無譽而近於譽也司馬屛在比隣
無預守下故所聞者近而切所持論者遠而公即宛
有裏言不易此矣昔言偃學道而武城治乃得澹臺
今也宣城之絃歌猶武城隱君子則其人也道昆不

佞請述其言爲徵都人士敬諾

司理龍公遺愛碑

龍公起武陵世家則以材美傾公車籍年始弱冠出
理新都未及下車庭中屛息以待至則法家長者無
煩苛無枉撓無留行於是境內稱平訟者爭赴公聽
所部善其無害移聽五陵六郡爰及三吳恢恢乎游
刃自如平如一旁郡逋賦當戍者壹以新法比上刑
公閔焉旁諭而曲貸之得減額追死者若干衆巡行
科察務持大體屛煩言擿必神姦披必左驗否必去
甚臧必表微自部吏材官以至丘乘卒伍莫不奉公
若鑒鑑若鸞刀饗公若冷風若冬日居常嚮文學急
儒生程藝勸功靡然顧化都人士謂公食舊德蒙故
貲不斷廉而廉不斷法而法固其所也至其受若沃
焦容若懸寓即閎儒宿學猶難殆天授耳所部課諸
聽直者列郡無如新都良于是薦者積十有六章署
上考者累數十百牘期當考績司功多其才節而最
之太宰見之　廷考上上丙戌大計太守高公入對
部堂名及推官膺部議當殿守愕然歷詰曰理以治
行列高第殿者云何將謂其守疵耶才詘耶官常墮
耶理不其然守所明也抑或年少而力持三尺有所

中邪歷應曰三事固長非此之以計簿具在美無異
辭何中也守正色曰三事不渝流言不及殿者何居
如必殿理膺請先罷守時以謝境內部議且格卒貶
一級而從量移報至新都舉國不知所出遠近相告
莫不擗地而呼天境內何辜自今而失司理刑名則
司理職也無論已迺若攝郡者一視縣者三或倚重
而兼攝之居然豈弟君子也什全之績毀于片言九
仞之功隳於一旦既往勿恤其何以勸方來吾儕誓
將詣所部詰所繇相率叩閽願乞吾理還郡卿大夫
不可謂　詔令何則又以人主奉天治民爲民置吏令

凡諸視聽率自吾民益天道也監大夫部使者爲天子耳目是代天工迺其耳目罔不在民天高而視聽卑矣今也輿論不稽薦書不用咈吾民而奪之庇民何賴耶吾儕第相與陳情將因所部專達幸而得比河內願借一而終庇之借曰未遑雖加一日愈於已鄉大夫不可令不可反成不可干雖梲德車無能推轂惜也則又以古之遺愛者居則有甘棠行則有尸祝公積勞六載澤在萬民厲禁方新其何敢議血食耤令得時而駕由是而大行即斯民無得而稱業已籍民譽起矣公不遇合而左徙不亦逢累乎哉邦人

嗸嗸久當浚熄有如瞠乎其後者遹至其何以爲後事之師無寧戒往懒而改轍民無如矣吾儕第述功德紀之七尺之碑樹之國門碑在與在是則可爲也鄉大夫當其議則以碑屬不佞道昆竊惟輿疑公旦嬰阻仲尼人不易知吾于在事者何憾太守公力抗部議惟賢知賢一郡二良守相交相重矣即境內無能重司理而司理不以境內貶賢古人有言禮失則求之野道路之口可當春秋玆而石代之言永以爲訓是役也庶幾乎三代之遺直也與哉

水部吳使君権政碑

大司空制國用歲遣其屬之良者三告總征入水衡以待邦之大事使者職吏所入歲會登耗以爲差役至者務登其贏狃自以爲潔其身而有利於國要以歲征有度惡能囊括而取盈如將迭相勝而遍相加非厲商不可以逞夫商殉利者也其駘駘也以利來也其攘攘也以不利往也往則鳥舉來則麕至其情則然商以爲厲已也者而望望去之淹者或終年待久者或累歲必俟平者至或不召而自來彼其利在速化而息之淹且久非其情也平則不流不平則逝故曰民猶水也水部吳使君之権浙也歲在甲申于

時關伍始寧告稱者集庭下使君宣言曰自昔先王重本抑末而後山澤始有征乃今農什七而商什三莫非齊民也比年有事將作率仰給水衡藉第令惟正之供將不堪命申之以踰額重之以貫名是則使者之來商之蟊也王人將導利而布之下無寧激而壅之上流且也天地自然之利　太上固當與有衆共之歲贏則贏歲詘則詘今日之事歲爲政吾王其平而已聞者舉手加額安得此長者之言於是近者集遠者歸林林乎總總乎猶之菀積而川決也既又誓於衆曰吾家世受詩彼黍此穧不盡利以遺民古

之道也公等第以簿正上之吾第以簿正聽之世所
誣毋苛細毋競尺寸毋盡錙銖顧相忘於江湖惡用
眴沫爲也聞者愈益說退而喁喁使君推赤心如日
中天所不用命者有如此日由是屏騶儈息偵夫寢
竿㩻塞徑竇五方稱平者如出一口而歲額有常寧
爲叢毋爲鸇寧爲淵毋爲獺固宜歸之者若魚鳥也
水部故攝城河歲久淤甚方舟或不能並濟而出入
互持即一舟留無行諸舟率銜尾擁塞豪者角力爭
道爭起而愈益不前甚者露宿浹旬鼠竊乘之矣使
君得其狀絜爲令爲之期甲日南乙日北亂次者抶

豪者付有司榜人斤斤奉行朝發夕達諸商民恨得
使君晚相與爲之謳歌使君得代入朝大司空以爲
皺五方商旅具在亹亹誦德無窮其長老吳鉉江圻
葷數十餘曹以余備在世講願勒美政于貞石爲後
事之師竊惟經國莫善于周公載在周禮可攷也關
市之政一何恢恢桑孔利析秋毫棼然何補于國使
君於是乎識大體矣豈惟工父賴之夫楩梓豫章之
材其比十乘干雲而上高百尺而無枝此明堂之器
也次則扶踈條達大可蔽牛高名之欐以之材足賴
矣拱把可桷可榱其枝下生蔚然容矣薪櫍芃芃容
而無間斯可以爨不可以材是則踈數大小之辨也
使君操此以爲隆棟不亦卿材乎哉君考氏國子先
生故嘗以博士家言傾海內賓興與余同籍且同朝
最驩伯子理括蒼以文無害徵入高等是亦有父兄
之敎豈直延陵季子之賢使君名之龍字汝陽舉庚
辰進士

督課黃明府政績碑

自古富國之利則鹽筴居多齊伯吳殭皆是物也我
國家設專司司鹽筴者凡六淮爲最饒舊額歲輸七
十萬緡則常股存積並發矣比及嘉靖大農不共言

利紛紛大臣遍出始而增額十萬幸一逞而蹈不經
迄今相因有加無已則豫章之爲也既而加引價三
錢勒市新引乃發見引故事鹽皆發運始納餘鹽今
則刻期畢登方許發運操之如薪束斂之如箕張隨
彼中自利之計而不自明則南海之爲也夫鹽官之
文呂日益數而私鹽之害政日奢即部使者治無城
而城內外皆食私鹽矣東隣浙即入自浙南隣粵則
入自粵而江西南略諸郡　詔許割淮額而食其征
西隣蜀則入自蜀楚人請得如江西例　詔止之顧
其闌入者如故也北隣河東則入自河東即按部以

爲言卒莫之禁何者有司各有分土幸得及于寬政而紓吾民雖禁之猶弗禁也由是數者愈數奢者愈奢其勢背馳莫之究詰即鹽官笠而招之矣寧詎能保其不負塗而突哉且也鹽之急不急于粟粟價不在官而在民鹽之急不急於錢錢法不在上而在下何以故從其便故也從民之便則樂其食而安其居從商之便則願出其塗而藏其市此不易之道也眞州當關市之吭淮南羣賈聚焉在鹽法歲發鹽八单单各五萬五千爲準已復增爲七萬三千矣旋復增爲八萬五千矣愈增愈壅下流不宣所司歲遣二從

事吏番程督之逗遛罪無赦於是操切之如吏訊掠治之如刑人藉令淫刑以逞而歲發僅僅六单即箠楚可加勢不行矣抑或傳其罪於季首繩之百端即日斃一人亾益也丙戌春夏則黄明府督課眞州始至宣言曰商以利來吾所以來務在通商而已又因而爲厲商何罪耶于是哀章程審經制綜物曲協時宜平利權屏文罔毋傷國體毋攖人心羣賈驩然歸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自春正月迄于夏六月已盈六单所謂不疾而速不怒而威庶幾近之矣明府既畢事當報命御史臺會不佞屏居浮玉山于時鴻臚叔一誠叅軍弟道貺及邑中親戚黄浩等無慮數十百人咸推不佞願碑明府政績以師來者則以不佞筮爲令明府方以總角爲諸生是宜知明府深言有徵矣竊惟明府越君子之儁也其令武進也不亦絕塵而艮哉相者直以牝牡驪黄求之目爲泛駕茲役也亦猶騏驥之服鹽車耳鹹鹺細務曾何足以當追風要以陳孺子之相漢安劉則自宰社占之矣明府之居眞州猶里社也其督課也亦猶之乎机上肉也寧足多乎顧吾郡之賈不啻粤之鎛秦之廬葢農者不足于耕不儒則賈其勢然也賈之趨利也不啻水之

下獸之壙穰穰皆爲利往視彼幾幾望歲者殆有甚焉其情之必至者也昔人有言饗其利者爲有德又曰前事之不忘後事者之師也是舉也固斯民之歸于有德相與志明府不忘舜歌南風民則時阜政謂此也夫鹽臨利藪故吏治患不廉即皎皎乎其廉直以夷自視而以眡視人其發也患不平而民無所措手足不平之弊與不廉鈞也明府廉矣平矣宰天下當如此矣然則斯言也夫豈一隅之言不佞請以是而勒之都亭之石

谿南吳氏敦本祠碑

余故受三禮則祭禮重於五經禮有大宗有小宗有
太廟有寢廟必嚴宗廟而後尊親協仁義行禮之[illegible]
物也在令甲仕者則合四代而祭之凡諸齊民皆得
一等益禮時爲大則變易以趨時是亦一道也[illegible][illegible]
故文獻國多秉禮之宗不廟而祠比屋相望尊王[illegible]
古酌兩可而並行要之有采地而後有皇尸有皇尸
而後有祭主有族有祖繫於一人今則否矣且也聚
食無慮千指著代無慮九宗由後而祧五世則難爲
前由前而祀五世則難爲後斯王制有所不攟古道
有所不行以故世祖不遷而祠用士禮益孝子慈孫

之心也郡中則諸吳甲族尤著谿南或統祠或特祠
各有當矣處士具長者行不言而躬行益以忠信而
服禮經庶幾乎有方之士昔在癸丑嘗帥近屬爲支
祠其言曰榮讓幼孤未之學惡知禮意顧履霜沐雨
夫非人後乎哉藉令宗祏有靈其何辭於九地吾宗
肇基自唐宣議公始歷世支分自宋承務公始　國
初移戍雲貴伯仲從之其季慶善公屢存舉四丈夫
子其後滋大是爲一祖四宗率祖禰而上下之凡十
有九世宣議公則別祖也承務公則世祖也慶善公
則高祖也顯盛公則禰也夫以榮讓之不類幸得而

祠事之堂爲區者二區爲度者五其中尸主別祖自
世祖而下達昭穆遍分祭之日諸祖在堂諸妣在寢
妣則啓櫝而不出主第炳蕭而延之同堂祖妣以異
而同章有別也有衆日善既告成事禮相襲以爲常
處士以天年終奉行唯謹伯子少府病其已隘議將
拓之仲子鴻臚曰然材木則考氏樹之壤地則伯氏
度之宜無不可顧遺構在獪以無改爲兢兢頃之喪
少府不遑改作辛巳正月上日祠角崩鴻臚灑然異
之兆當更始蠱以有子而幹革以巳日而孚畢父兄
之志與之維新則成巳事也於是中祠爲堂堂後爲

寢皆五達旁爲左右翼亦如之攺承務祠爲敦本祠
署其堂曰敦本左偏爲居室二區居舉宗之無居者
其後爲塾最後爲處士祠益舉宗以尸祝答有功亦
庾業之屬也右偏爲書室二區居舉宗之嚮學者其
後爲廩以廩粢盛最後爲廚以共鼎俎自宣議公而
下凡十六世主堂之中冬至祭之以羣主祔外四區
則四宗爲主本支各以其屬從時祭祭之異日者鴻
臚若其曹亦以班祔則二十一世也既告成事以丙
戌冬十二月壬午奉主入祠謂余發跡禮家請爲之
議禮余惟閭右莫非祠也率託先世以爲名高處士

負俗而一洗之即泰伯少微不王善矣別子爲祖是謂大宗禮也顧今猶祖別子何居祭以備爲賢無所不順之謂備周公既追王矣上祀先公其禮同無亦善推幽岐之心即七世之廟何可限也猶未也五世而祧歲終而袷先王制禮斯其義之盡仁之至也與哉乃今概於中庸不祧不袷滛湮而不斬世遠而勿忩烝畀有常心各自盡協於義講於仁亾於禮而禮也禮不忩其本此其大經至如禴禘嘗烝堂皇昭穆禮之末節焉爾夫禮失則求之野孔子之從先進且然何所貴之貴其質而已矣廟主饗祠王文其致一

也饗者嚮也嚮之而後能饗也洞洞屬屬勿勿乎其欲饗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文所由生也如其文而成饗猶之南嚮而北轅藉使習如專門議如聚訟以文滅質文而不慙芻狗迭陳吾不欲觀之矣將焉用饗又焉用文處士以質勝特聞鴻臚居然長者子也是舉也余故爲之撰詔載諸麗牲之碑

古瓦官寺碑

晉都金陵則秦淮水南故有瓦官地興寧中詔徙瓦官水北就故地建寺爲慧力居寺集千僧衆然江左首剎寺故有三法寶皆奇絕其一師子國所貢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質瑩白形製微至經十載始至金陵其一戴安道繪佛像盖居寺者餘十歲一云畫壁在焉其一顧長康維摩圖杜拾遺嘗乞之江寧詩稱虎頭金粟是也其以開講至者則竺法汰支道林遁諸般若經天台智者大師說止觀其以游觀至者則王長史王茍子劉丹陽桓護軍何次道阮思曠具世說中唐仍舊名就中築瓦官閣李供奉登而有賦至今誦之後唐昪元中改瓦官閣爲昪元閣無何毀矣宋乃更始元更名崇勝戒壇　高皇帝定鼎金陵并包無外寺方就圮有待而興其後魏國爲園鳳凰臺西

地入魏國西園畢事隙地猶存正德中有神僧杖錫至指故地而稱佛土投五體而禮十方且語居人異日者此地大興佛事頃之居人見火光隱隱出地上始異其言山西比丘覺恒善持戒律脩頭陀行就彼中净土寺投成亮爲師亮日持一齋夜誦法華經逹旦年九十色若嬰兒將大歸命恒往伏牛山叅印空法師而受記恒如命隨衆二十年得印空衣法輒由少林歷南海次金陵時島夷薄留都魏國居守聞恒自少林至則以牛車迎恒爲技擊師恒徐徐曰明公必欲攘倭患報　國恩非佛力不可其依佛以貸十

力技擊何爲魏國然其言且就西園隙地治恒精舍居人於是告疇昔狀從之諸長老言此故尼官寺也井至今留掘地跡之得片石貌菩薩天王刻畫精良相好畢具其上鐫昇元閣三字厥有明徵乃就故寺址而新之魏國自署曰古尼官寺以殿宇則衡三達縱三重前殿主瞿曇左右華嚴鈔十四部中主無量壽佛爲九品蓮臺後主毘盧左右華嚴經二十四櫝手書者經二櫝前重門後方丈左止觀堂次齋堂右淨業堂次庖湢客寮園林莞庫莫不莊嚴有如化人之居完矣美矣壯以麗矣恒度金陵柳氏子法名悟

迎其後羣弟子自四方來武林殊宏爲上首恒歸伏牛山立化則以衣法授迎迎脩念佛法門投豆而聲佛號盡四十八石魏國多迎精進遂命迎嗣恒迎主祝釐爲之代終而反始居未期月丹堊維新日孳孳衆糧延十方耆宿率期三年一解代起若踐更或講經或諷經或脩淨業或脩妙觀於是大比丘明安悟勤圓愛自上都至可然自廬山至法慧自攝山至常杲慧宗自峨嵋山至印空帥滿起自伏牛山至方內如期而集無慮數千百人佛事中興殆非虛語迎度二弟子皆出金陵眞權嘗赴叢林主無遮大會眞與余

專脩白業嘗枯坐寫經是歲余習靜太函迎並遣二弟子以寺碑請余惟吾儒閑關以距釋氏不啻華戎藉今設天網該之一何數也金陵鉅麗六代之所更都其時總總林林居然佛國卒之泰屋遁社一切與之俱頹比及千年無往不復　高皇帝南面而立當王氣而建名都文武聖神非輓近世諸儒所及乃若通西極以化中國未嘗以爲不經也者而黜之于時苾蒭相摩蘭若相望概諸六代有如戴甸之視要荒爰及尼官蕭然再造猶夜始旦猶魄始明國隆則從而隆其斯爲日之卯月之庚與治同道罔不興矣要

而言之有興寧則有慧力有慧力則有尼官由是而竺法汰道林智者從之彼一時也有　太祖則有中山有中山則有魏國有魏國則有留後有留後則有恒有迎由是而燕代荊楚梁豫諸賢從之此一時也借曰消息虛盈時乃天道準諸古語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如將詰其所由來即世儒無容口世主無容心世尊無容力矣尚安事碑二弟子奉足而三請曰固然吾師望此久矣此在世法願徼惠仁者一言余嘗從文殊方丈室中聞不二法是故無世法無出世法無法法亦法謂不二何不二之云默然而已長

者子盍歸乎諸賢聖之聲蹟具在有之其問諸杜拾
遺李供奉無則問諸維摩

太函集卷之六十四

太函集卷之六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七首

少司馬徐公平羌碑

自漢通氐羌中國率用羈縻以弭邊釁我　太祖定
天下遣御史大夫丁玉佩平羌將軍印撫平之除道
繕關列戍以守經略松潘威茂四鎮特置副將監司
歲發度支一再行賞彼中四十八砦夾道而居時生
戎心出没行刧戍者私增歲賞彼益無饜一不得則
横行兵端起矣昔在嘉靖宿將何卿討罪河東　今
上建元九縣奏績時方與境內休息乃罷師七年三
寨操兵分部以鵰剿告捷比者國師喇麻頁黠悍爲
渠率糾合灣仲占柯等數十餘曹刳牛心埋詛石爲
誓爲盟斷木籍名爲從約巢集黄沙壩掩殺材官二
牛羊用人千故副將出行邊掠車蓋去西竺沸于諸
望氣偏頭結賽嚴事之乙酉春西來與之語歲任鵠
犬羌運衰而曹倍漢德不祥毋自及偏頭力請解從
約諸羌不從彼獨信佛子言乃以匿其夏楊柳寨酋
唊牛而斃倡言毒毋由太平堡市牛家諸羌羣起而嚚
攻諸堡索購寇入百戶陳克勤死之故開府以狀聞

用他事免　上內廷臣議則以京兆尹進御史中丞代之中丞奉節鉞趣行以良月至至則宣　上威德馳文告者三諸羌益張不報則聚攻平夷堡抉鹵人腸縶牛角驅牛奔而寸斷之會陳直指按部中中丞相與畫便計請臧採木三之一歲賦什之三紓此以佐軍興即力詘庶幾可舉既則以留部將代監軍議賞格諸便宜請　上悉納之乃趣發諸蕃兵刻期而會丙戌正月諸羌環擊蒲江關參將朱文達突圍殊死戰郤之始通東南道諸蕃兵畢至中丞移鎮永康屬總帥李應祥進次鎮平統諸軍事布政使朱孟震

督餉副使王鳳竹參議謝詔監軍紀功先驅則故總兵郭成將敘馬兵七千壁黃沙壩扼虜吭中驅則參將朱文達將平茶兵五千軍夾溝擊虜東右翼則遊擊周于德將播州兵七千軍百勝營當前茅左翼則遊擊邊之垣將酉陽兵五千軍蒼壩腦握後殿中丞授成諸將急下河東而後及河西壁虜而閼穴中速者勇者勝軍中立一白幟諸羌內附者諸軍毋入碉房不用命者徇立一赤幟邊人被虜者徒手伏幟下悉縱之還已復檄副使周嘉謨駐綿州宣諭近羌毋王通毋濟惡仍分兵駐小河以防奔佚務得筭完二月庚寅誓師分道而進渠率聚黨犯歸化嘗我兵前茅伏擊之獲喇麻灣仲中軍佐艦綽兒柘斬占柯諸將乘勝長驅分擊者得八砦夾擊者得六砦合擊者得四砦逋寇再北合而尾擊之夾厓河東平獨粟谷恃險不下河西則偏頭帥小姓九寨膜拜乞降諸狂寇自如猶阻河為勍敵中丞策以潛師出其不意可必有功歸師乘粟谷之懈而擣其虛可底績軍中陰治桴筏濟猶碫卵而覆其巢中軍先登諸將分兵破七砦粟谷懈無備先驅夜勒簡士三千襲其三砦破之虜其酋追餘黨至白草乃罷連兵擊牛尾柵斬父

子二首餘寇西奔扶死三戰皆北寇窮赴黑水河死兩河悉平諸殘寇竄伏而跡偏頭乞居間請款願仍羌俗獻埋奴為誓革浮賞比邊萌監軍乃告中丞中丞聞狀而肅立臣奉　詔剿撫何敢貪天功必其納款由中待以不死于是諸砦面縛捻寇二十三人請命總帥監軍大會諸部開和門受降人人嚙指呼天渝盟者如此誓軍正引諸埋奴埋各砦羌衆阬之湟土周身露其首諸妻子爭飼埋者哭聲相聞疆吏受命中丞業已城黃沙壩六月丁亥下令班師諸降虜奉壺漿犒師師入秋毫無犯於是諸軍獻捷計擒戎

首三十有奇俘馘壯虜千七十有奇破碉房千六百
有奇諸鹵獲無筭既歛至部使者東鄉百執事宣言
中丞居首功中丞避席曰嘻頃者軍政拾遺應祥即
主成隸尺籍文達課殿去官在法臨敵易將者危將
能而不御者勝于是釋成留應祥文達乃悉從長大
計罷故二監軍就近擇可者遷秩以代　詔屢下士
氣作民力紓此皆　天子之靈明見萬里外按部在
事率廟略而紀綱之決勝由上將軍戮力血戰由諸
部曲其較著者則監軍之力羣大夫之勞也非是則
臣席藳且不測寧敢言功既而部使者課績以聞

上進中丞右司馬督撫如故總帥而下論功陞賞有
差蜀父老多中丞百世功請立石以張殊伐道昆嘗
佐邦政從鄉大夫後幸侍中丞同朝二三將率從事
行間嘗為推轂乃今戰績具中丞封事監軍紀事其
程焱其辭嚴因得以揚扢而銘之以備勳府銘曰
聖武斯皇威加寓內無遠弗賓東胡伏辜南夷削迹
北虜稱臣蠢茲冉駹格我　皇祖咸與維新勞來歲
時周澤既渥綏柔以仁族類滋蕃乘間作慝狷羢不
均哀此寘頑孰為瘝瘝勿問狺狺天厭羣氏髡奴首
難搆結比隣被甲荷戈負嵎猛噬喋血城闉翔羽九

關　帝赫斯怒乃詰戎兵簡在卿材　帝曰元太命
爾專征將帥偏裨弃瑕使過要以孟明迺擇監司莅
軍行濩殿最是程迺濟遠輸迺懸上賞閭伍驩聲迺
定訏謨文武並用以戢以平桓桓中丞對揚休命律
以師貞硼發河東勢如破竹兵不留行其西怒流猶
然負固抗我靑旌中夜銜枚杭葦可渡駴鼓彭彭一
舉燎原回風東指無殖不傾昊天明威假手天吏殲
此貫盈日次實沉猶然雨雪獲獸待烹亦既濟師商
羊出舞桴駛如萍暑雨蘊隆因之道暍師旅亾嬰
帝德統天嵩尤闢路鐲鐸餘鳴偉哉煌煌乎漢通西

南祇勞遠略力殫殊方我神武師其徒三萬亦既張
皇夙戒程期自春徂夏三月齎糧列砦士崩兩河毻
下京觀相望我未前聞埋奴自矢怵彼跳梁白泥獻
逋白草受賦不刃俱降國士喪元有孫敵愾丘首堂
坊平羌賜金內之掌計用比牙璋荒服敉寧力臣攸
賴為憲萬邦既奏膚公薄言三錫荅此非常蜀山有
銘揭之千仞皦日同光

海陽荒政碑

新都據四塞生聚滋蕃計口而供歲入不支什一灌
輸率自境外至闕則嗸嗸海陽當郡之中民殷俗靡

方以内或以為陸海也者而争趨之故事夫里職供
需亟奔命上戸職部運等而下者佚有征訟者相乗
而闘多財堅守勝縣大夫丁元父至孳孳務休息之
其言曰民勞吾為之節乃放公役華羨征民健訟吾
為之平乃屛赫甝舍釣矢無已則薄罰擔石廩以待
年則又曰幸哉屢豐穀極賤矣極則必反吾為之備
故守令法常平令赴義者籍名輸粟既出境宰逗遛
不輸願卒成言有備無患先是江以北不雨殍以澤
量　縣官蒿目憂之無能救死於其吻比者江南旱
澇並至數千里無年不者賈集價翔分部遏糴久則

彼中浸踊厲禁有加　詔旨不行糧道幾絶雖有刀
布將安仰給乎疇昔始饑編戸告急元父申誓境内
已逋責息遠言饑浸甚則遞發官民倉平糶兼賑甚
而有殍則區分而鋪餓人為麦二百十有七區分鋪
四萬八千餘口単騎周視莫不人人饜疫大行徧給
醫藥療者三百二十曹莫不人人起櫓道殣無慮數
十百分遣槥椢莫不人人周隣邑或糴粟糧或攘窖
粟饑太甚懼將效尤宣言周禮保息養民重以安富
必其善自保而後遺之以安保者何畏天命悲人窮
也其在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天災流行明威有
赫鄉隣之肥瘠豈秦越乎哉而可坐視邪惜不畏明
殆將不保何以安富慎勿攖人心得食則得其心得
心則得其保保則安矣自今都置一簿都正職之都
内閭右若而人品有幾閭左若而人品有幾右之右
者差毋錢為等錢百萬者輸二緡推轂多蓄善賈者
一人為之宰鳩而聚宰齋而貿四方不憚高價脩塗
務在濟急歸里社最下者舖如初下者賑之無所問
中下則貸之粟秋成則宰征之出陳易新以為歲備
其出入則都為政官不預聞此不世之利也有衆唯
唯君侯奬之良信而行之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第

歲終當上計獻歲且下徵書居頃之君侯非吾有也
藉令覲望如嚮者石田何賴焉萬衆相率而叩監大
夫部使者為令留行并疏以聞胥後令銘曰賚此邦
兮良有令恫不歲兮亟荒政側繁苛兮載清静矜無
告兮延殆盡千百億兮易司命貸資斧兮來轉運鼓
義聲兮徯響應贏詘通兮膏澤濬凶為豐兮民底定
當朝車兮遮入覲願獨留兮為民正終康功兮永無
競砥巉巖兮崇十仞勒上膚兮式如鏡命來茲兮儆
承聽

李令君遺愛碑

姚令君應召去歙歙尸而祝之父老曰嘻令君去難爲後矣　縣官重歙巖邑則授李令君鄉大夫迎之都亭父老私問新令狀不佞盱衡而語斤斤乎令哉良民其有依乎文武備矣令君由豐城起故嘗佐太公爲政於其鄉凡諸邑之便宜民之疾苦明若觀火始入境率武陵之舊而潤澤之鄉大夫以賓射至者稱其恭都人士以程藝至者稱其鑒庶民在官者稱其察征者輸者稱其平對簿者稱其神明受成者稱其練居三歲政乃成仁賢益親文教益洽舞文干紀者益遠持衡者益從輕訟益不煩臨事益斷於是監

大夫部使者上治最自太公以下皆受封　上九年命有司覆畝以正經界太公故爲黨正疆理豐城令君以身代之視土均如指掌乃條爲要束誓都鄙鄉遂丘閭里分區區分畛表區有樹表畛有築表地有版表形有圖要在用人屈羣力以從事里擇殷厚馴謹者一人爲正載筆者握筭者持弓者參相從日有程旬有計期有會用命者禮之加一等不用命者有常刑既絜令而布之有衆喁喁待命未及首事令君奔後母喪聚族而謀上書願留良令以終大役將發而代者出乃復踟蹰請留令君王域中迎代者王庭內不佞唯唯二令令將不行且執政故得君直以不奔喪議其後令君孝寧詎效尤行矣于時諸父老祖之境將建祠事如武陵會有　明禁有司毋得輒立祠議亦格則皆造不佞請屋豐碑以代特祠竊惟官守不啻遽廬日暮而登俎豆非淫則諂所否者惟武陵乃今奏　詔止之善矣要以甘棠勿翦宜莫善於碑諸父老繫令君所饗者五稔之利耳加之旬月其利弘多佹得之而佹失之此天無意於歙也亦越五稔其効乃彰不佞將爲父老碑矣既而江陵務督責饜程期而殿最之代者甫下車環走四境率取辦倉

卒幸毋稽程舉國有如棼絲愈益不治自　國初則壤成賦遞經野者三相沿餘二百年舊籍亾而新籍舛矣雖有巧歷孰爲章亥乎哉藉令令君幸留則不世之利也人存政舉固非虛言及令君起補武成徵入爲御史諸父老復以碑請不佞頷之則以歙德令君非德御史會逢其適朝拜御史而夕碑之人將謂我祗爲御史碑非令君以也成言在耳姑徐徐及按部遼東彊有力者擠之閩臬會太公即世乃奔豐城不佞納諸父老言吾今則可碑矣昔史遷傳循吏首公孫僑古之遺愛歸焉仲尼命之曰惠夷考其寢尺

籍鑄刑書豈不懍懍一則曰能食而不能教一則曰
惠而不知為政孔孟猶然少之何以故愛克罔功故
也夫政者正也豈以彊教之弟以悅安之是之謂正
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是之謂正僑猶衆人之母耳父
道謂何蒼鷹乳虎牛羊用人酷矣抑或驩虞著愛浮
慕循良嫗煦之涸沫之日不暇給比周相昵猥自以
為得民和民和非和羨直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耳昔
云夏日之日孰若冬日之日可親顧夏則用事南方
職在長養冬勞而息萬物不生夫人之就日如彼而
日之功用如此將何居乎且也蕭規曹隨日飲醇酒

而寬獄市似矣太尉之代汾陽旌旗改色豈必郭之
右而李之左邪令君窮獄市擿神姦或以為鷙假令
相國在寧能廢士師乎　太上能以寬治民聖者無
為之化也不得則思其次仲尼先得我心嗟乎此亦
令君之心也如此而後可為民父母百姓可使與知
茲以石代言則道路之口在是矣

監司袁使君平寇碑

頃者衛士譟皖城特設監司分部五陵六郡治秋浦
控上游比年屢豐兵革不試迄于　戊子荆舒吳越徧
凶郢都袁使君則自掖垣出分部　始入境輒檄有司
境內嗸嗸毋令易動第儆郊關集保甲以備非常是
在發計歲之杪守令以上計行使君蒿目憂之由令
惟謹先是皖亾命匿楚東略其渠魁為劉汝國虞夢
星伏莽聚徒乘間竊發時而入寇横行太湖宿松間
焚民居累子女虔劉摽掠惡貫幾盈尉史發卒捕之
往往遇害由是遮朝車禦都使流刼四出捕者悉殲
前茅甚則突入宿松市中蹂躪諸閭右捆載而出莫
敢誰何郡以狀聞檄萬戶陳鉞千戶司邦典勒兵討
罪羣寇自擇便利堅壁二郎河樹黃旗納丁壯閱士
馬張軍聲發窖粟以餔餓人嘯聚日衆逝將負固遂

扳營而據陳漢山二酋幞頭緋衣登山睥睨結陣直
衝而下無堅不瑕前軍既崩後軍以徑亙不得進皆
敗績陳鉞死之司邦典被創而獲賊巢僅以身免于
時寇虐滋甚聚不逞數十百人汝國僭號濟貧王佩
大將軍印乃拜陳養初為軍師李淸等三人為前部
為文禡祭語涉無將留都臺省以狀聞　上命諸開
府監司亟須滅此以安境內先是袁使君發秋浦直
趨太湖率守備萬鹿年材官郎子機部兵七百先至
開府周公自吳趨皖檄中軍陳懋功材官黃希賢等
勒兵八百至如期操江中丞王公率中軍王艮勒水

軍四百泝流而扼之江壖至如期會楚中丞邵公撫
江防道武昌道各提兵以距其西先後畢至寇惶急
移營柴家山山壁立萬仞有奇斬然僅通鳥道乘危
四顧夜襲蘄營損戍士百二十曹杖州倅二十乃免
頃之襲黃官聲營中軍先覺内外夾擊寇敗而遁故
巢開府悉以兵屬使君且授方略賊巢徑隧五出第
分五營距之攻則合攻守則堅守完策也使君敬諾
虜在吾目誠如開府前籌遂誓師部署諸部伍則以
皖城魏郡丞樸如爲督姑孰楊郡丞際明爲監攝郡
事張司理程給餉諸大夫唯唯二月癸巳使君躬率

魏丞深入近壘覘寇嚮方偵者言寇避銳師將潰圍
奔師工山胥後舉使君心獨喜幸哉虜入彀中脫據
險以老我師仰而先登殆難爲力乃令倍險趨易吾
其以主以逸以飽待之浸假寇持兩端事未必濟佯
遣間者陳恩執旗入壘諭寇來降得寇屬一人曰虞
十五繫其妻子縱之入巢十五乃説二酋若降則一
宰夫事耳不如乘師未集斬關而奪師工山制人而
不制於人猶爲得策二酋曰善使吾儕得志師工山
荆舒虛矣撫劍東顧下吳越如建瓴大猶可王小不
失霸比還報使君乃復誓師寇逸必出南陽陳懋功
伏所部遮擊之必潰而散各營分布各路至則受命
諸軍勉矣開府有令二酋爲魁諸徒黨罪無赦詿者
從者從末減諸鹵掠者生還與其馘也寧俘毋妄殺
諸軍唯唯丙申始旦蓐食陳師二酋率衆突南陽遇
陳懋功而敗汝國被創中矢殊死走東冲山陳養初
伏誅俘馘三十餘級潰而散走劉河兵迎擊之斬獲
稱是金山兵邀擊之斬獲稱是萬鹿年分兵大索斬
獲過之庚子獲虞夢星辛丑獲劉汝國餘黨皆就縛
不啻九十餘曹通計禽斬二百五十有二人釋脅從
者無筭蓋移兵僅千八百餉僅三旬自丙至辛僅六

日畢事自風沙以降不捷于茲諸守令畢計而還稽
事登場功起矣諸父老郊迎守令誦使君功使君謝
曰是役也開府壯猷諸將士戮力國臣何有焉既則
歸功軍府軍府謝曰是役也制勝在　廟筭宣力在
監司於繼何有于時新都郡守相帥六縣大夫述全
勝以命道昆勒功在司馬道昆不佞爲之碑而銘之
銘曰東南不歲殍以澤量救死于吻從目胥戕蠢爾
二遒荆舒遺孽烏合鳴張弄兵騶屑胡然樹羽胡然
稱孤干我甸服撓我師徒事聞　太上命監大夫飭
爾師部嚴期奏膚桓桓使君文武具足批亢擣虛矢

不遺鏃乃命左廣率西太湖深入罙阻即庘而虞窮
冠狂奔南陽取徑一旅當關林林響應師不及月戰
不及旬執訊獲醜其捷如神來牟畢登都邑如堵悉
秔鷸冠歸爾蓬戶藉兵未熄二麥不秋不殭則冠其
從如流荆舒既懲以一戒百三輔無虞　九重載色
歸而飲至康爵攸同具曰保障專臬之功專臬不居
歸功開府稽首萬年歸　天子所昔貳邦政與聞于
鄕豐碑七尺以象太常

涇縣新建義勇武安王廟碑

先主封漢壽亭侯爲前將軍假節鉞督荆州事卒之

殉漢謚壯繆侯及追封始王重王也荆州爲漢根本
北距魏東距吳武侯扃天府而委之王無庸置輔此
其倚王者重任王者專本一援漢事去矣人言謚者
喙王自大瑜不掩瑕要非以王喙王以漢喙王耳王
從先主起草澤僅門立而顚非有風后力牧之神崇
伯子千羽之化牧宮牧野之伐蕭何鄧禹佐命之勳
浸假帝如勳華聖如尼父卒然而叩鄙夫諏里婦率
不知其誰何一舉王號而問之無不人人知者蓋天
統五氣地闕五方人效五官帝分五時故玄武以之
填北極大士以之宰西方此亦夫人能名之夫人能

嚴事之矣王秉火德熒惑應之顏如渥丹騎如赤兎
蓋其徵也陽明用事如日中天先天則維南當乾後
天則重明麗正正大光明之氣塞于兩間以故肸蠁
萬方尸祝千古無論都門當闤蒲坂晉宗楚蜀神游
西南血食普天率土靡不社而稷之視玄聖素王之
宮龍象莊嚴之域爲滋廣矣無亦正氣磅礴傳諸神
明生不王而死王殆將以萬世爲土涇爲宛上邑未
及廟王廟之自縣大夫張仲始歲丁卯伯仲與計偕
將渡淮仲病溲小愈中流舟陷伯襆仲躍他舟仲大
悖而殊伯望桃源禱王廟下即堯文濫死克文寧獨

生藉令兄弟以喪歸父毋將不保七月晦仲乃大歸
舟人詫之將就木羣聞神降而語仲操心良幸爾兄
弟同心終不客死遞禱遞應旬有八日乃生蓋古未
前聞視號趙尤異後戊辰癸未伯仲遞起家如神言
仲令涇涇人稱神君矣卜地爲廟得熈陽觀之西南
經始則令度之經費則祿之羨不日成事民不與聞
勞而不施殆將以荅神貺竊惟民教有三重祭居一
爲在祭法以死勤事則祭之以勞定國則祭之能禦
大菑能捍大患則祭之王具矣生爲社稷之衛沒爲
神人之依揆之禮經宜在祀典且人倫有五君臣兄

弟朋友參焉王以為人臣則盡忠為人弟則盡弟以
朋友交則盡信三善皆得吾無間然淫為文獻舊邦
令以神道設教將令父母師帥儼然對越於俎豆之
間諸父老將事子弟駿奔庶乎神明之及交默成而
信則王之神益王靈益爽其惠有衆益無方縣大夫
殆出此與非直為報永以為教焉耳更生事非怪非
神語具二三國老大都肉骨而生死者伯之精也王
之靈也司命之提衡也張仲孝友之徵也茍求其故
吾將以不語語之

虞部陳使君榷政碑

竊聞先王重本抑末故薄農稅而重征商余則以為
不然直壹視而平施之耳日中為市肇自神農蓋與
耒耜並興交相重矣耕者什一文王不以農故而畢
蠲乃若譏而不征曾不失為單厚及夫壟斷作俑則
以其賤丈夫也者而征之然而關市之征不踰什一
要之各得其所商何負於農我　國家成賦萬邦於
農重矣縣簿則田畯郡倅則司農守令拊循分部程
督總之方伯蒞之中丞時其豐凶省其登耗為之勸
相為之調停時贏則張時詘則弛其官則備其澤則
周無亦天民之天王業之本也關市之政王人董之

舟車則佐度支水衡則佐將作所部遣尚書郎至以
歲踐更授以專成即監大夫部使者無所預歲之所
入所部受賀攷成課最以聞乃更授事一何重也重
農則重重商則重重農則密重商則專蓋厲商則厲
農商利而農亦利矣水衡之入溢于舟車淅當萬貨
之區南關則江海襟喉之市大司空擇可而使蓋褎
然首舉之比歲洊饑野無青草即糠秕無及于菜色
奚暇問材木哉族賈散而之他不且守株坐稿耳虞
部陳使君至進有衆而誓之庭天災遄行農商交困
太上議蠲議賑甚則議捐內帑議遣近臣有司孳孳

奉行務宣德意議平糴議停徵議灌輸議稱貸議移
粟議設糜不啻家至人饜之蓋不遺餘力矣所學奉
天子命來主告緡凡茲五方之民皆　帝赤子歲之
不易亦既三年傴僂若負恫瘝寧忍攘臂而仍末利
即　縣官有額請寬之自今籍正關者有常第毋闌
入籍小關者損額之什二歲計幾及則遞減之乃若
斧斤不踰境負載不中程悉罷勿禁誓諸駔儈則曰
爾曹行貨猶之行媒務結二姓之驩其利未始不相
及彼或因而為利率務自封外食為饕內食為蟊此
之謂蟊賊害良必多凡諸化居爾曹為政酬六貸四

主於相沿豪則併吞奸則輾轉弊也久矣吾業已進羣不逞毋復近關弃爾瑕疵與之更始自後第齎金入市面質其平彼此互交秋毫無所貸仍絜爲令相與共守之往者族賈有辭爾曹居其什九付之司市即析骸安足釁哉吾惟贏則取盈詘則小殺甚則大殺亾則宥之咸與維新及今不用命者罪無赦於是族賈欣欣然交相慶也使君父毋乎吾儕於是乎厚怙恃矣諸駔儈虢虢然交相儆也使君神君乎戒之戒之毋自及也于時大疫屢作使君患之則以河隍屬城而東專達如脰壅不治亦足釀災當暑者而疏决之躬自爲植既告成事民以不災就河而分六區乃立六柵東册西筏魚貫相承出入有期毋相溷毋相越櫛比鱗次恢恢乎無留行近悅遠來頌功如睹河洛秋復不雨境內外若焦深惟農則有禾商則有材木竹箭薪槱之利乃令豬山竭澤與龜折同無禾則無農無材木無竹箭無薪槱則無賈矣徧走羣望暴露而雩乃集黃冠籲天而告上帝罪則歸巳毋播雹於齊民八月生明壇墠畢事詰朝大雨乘桴若建瓴乃若窮而無告則賑之儒生有急則賙之疾者命醫療之暍者烹菽飲之其有不居其惠不費平平蕩蕩

其王道也與哉朞月政成使君既得代良賈汪坪吳鎡輩命嗃矢者六人則帥其黨數十百曹絜使君如明河如析木願伐石南岷以頌功德第難爲辭疇昔西晉東吳則司馬碑之矣使君起楚二千石方思善推轂之其子伯雨蔚有父風嚴事司馬六人者第紹介伯雨徼惠太函善言必三其斯善之善者也竊惟晉弭脫巾之變壯矣哉其解難也如迹之尤其相代也如尸祝之工刀匕奇矣吳當歲穰慕平政如蟻慕羶以彼其材於權何有雲中君之出也阨於無年孤立而當羣有司爲之肉骨生死癘則爲苦心旱則爲甘霖蠹則爲芟萎則爲樹其事則官守也其勞則官常也上之不失故物下之不負嗷嗷蒿目薰心非直手足烈也故司理龍君御同對公車頃言使君爲楚之良蓋左史左徒之後乘也此其經國大業惡能以使事爲有亾吾聞晉有垂棘吳有璵現楚有白珩皆國寶也白珩則産于荆山攻於和氏即珪璋瑚璉莫之或先不佞三仕楚庶幾其得楚乎請以是張楚

婺源縣萬令君生祠碑

婺源爲新都巖邑其民儒什五而農什三山盤據居多農受田少其疆四塞不利灌輸穰可無饑儉則艱

食令子民如父毋非教之難食爲難萬令君恕[illegible]
章癸未授婺源令始卜宜子賸二姬歸並遣之[illegible]
無用果矣比入境一童僕從出治程書退則據梧端
坐甲乙歲並入務休息以宜民從政者毋在官胥命
來會催徵者毋代納令民自輸止追呼弛操切暇則
進學官弟子程經藝勵躬行蓋將與境內相忘無庸
眴沫丙之歲爲儉丁戊巳皆無年乃停催科罷對簿
釋連坐息違言出舍省災降服而走羣望條上便事
請發倉而三分之閔玆啓磐毋煩期會而驅之路分
屬鄉大夫都人士若諸父老有質行者籍饑民而等

之三最者賑之次則貸次則平糶既發穀募舂爲米
以省轉輸平賈視豐年石穀當兩四之一斗米當銖
五之一令既布民寖有瘳令君曰嘻此旦夕計也其
何以待方來乃盡發完庫金佐以歲俸分遣彊幹吏
出糴境外令富民赴義者與俱自贛入于饒有遏糴
者先移書郡縣懸法厲禁之道既通舟銜尾抵城下
禁市賈毋閉駔儈毋操利權出糶者毋外寄爲姦負
戴通隣邑者毋擁格糶者毋摻毋浥糶者毋烏合毋
鴟張諭貸子錢者毋取盈操券者毋取責當殺禮者
毋已用有田者各貸佃戶畝一斗毋坐視流亡奉檄

設糜以餔餓人如所布法既則以地有遠近至者[illegible]
徐無如計日給米使自炊視就食便于時菜色稍起
民用不恇令君曰嘻此旬日計也其何以待太甚必
也鄉自爲政則一鄉完族自爲政則一族保矣乃播
文告諭禍福示勸懲天災流行何邑蔑有有周荒政
散利居先蘊利者不祥是天道也義在隣里鄉黨有
亾相通奄忽背馳恝若秦越無不仁甚焉吾居邑五
年不啻家至而日見之矣其族各爲族鄉各爲鄉閭
右若而人宜任賑或以粟或以金閭左若而戶宜賑
于人賑無徵貸無息用命則榜其門曰尚義不用命

則榜其門曰不仁尚義則有旌吾得請于當路矣𢦏
高者予章服次則州史紀之次則閭史紀之不仁者
不齒于鄉有辟無赦浸假憣然改慮知以義終與之
維新更署尚義令既下分遣馴謹者程督之敏捷者
譏察之婞直者尾其後而覘之務核實毋爽歲復旱
雩祀山川羣龍挾風雲而升雨大至歲大疫甚者滅
門躬禱土神令國欽任其咎有衆無罪願丁不肖之
躬徧召良醫開局施藥都鄙就邑鄉遂分區暴骨積
屍悉施棺歛遇老稚病殊死僵臥路隅命給食食之
寄養濟院質明四至收而養之四門民間老稚無依

悉令有力者收養猶慮民隱未悉設匭以求直言拊循未周躬歷四境即深山窮谷跬步不遺胼胝焦勞躬不遑恤則又曰此歲月計也其何以施于無窮昔張守公置廉惠倉善矣久之廢圮乾没無稽其後徐守公議社倉善矣無何而遷亾其籍者半竊惟立倉儲穀莫如置田豐則市穀以增田凶則蓄穀以待賑什歲五稔則五增之田歲益增穀歲益廣田税多則立戸少則附里中有租無庸取諸租而給縣倉各立一籍倉授里胥出入必關白而後登其曹具在歲終覈實乃始踐更此經久計也由縣而達之郡國其諸

百世之利與條上所部從之未及行而　召至竟以单車應召垂橐而行鄉大夫都人士若諸父老夾轂送之履相錯于境徽車既北聚族謀立生祠得地廉惠倉之隣從事程環胄子程子元耆民張元爲植既告成事儒生游大爲帥諸父老謁不佞碑習聞令君政無不良救荒爲鉅策無不舉倉田爲奇夫夫先得我心敬聞命令君既拜御史坐言事移劍州客言海陽將祠曾令君乞碑司馬及御史以言謫遂寢不聞二邑之役偶同婺源得矣門人汪良楨洪輔聖黄日升具曰否否自先生稅駕奉　詔徵婺源令者三若漳浦若蘭谿皆民譽也皆在臺垣矣祠未之逮何居兩君在屢豐年絜其勞不能以半海陽亦猶是也在禮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今茲是已斯民也猶之乎三代直道之民乃今待命先生吾黨幸得卒業二子並出令君門下以尚書與計偕率其言有得于疏通知遠之教矣不佞敬諾是爲碑

太函集卷之六十五終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五首

彭令君紀政碑

彭令君治歙朞月政行乃筴便宜條上二事將與境內更始爲後事師一議均輸一議制用其略曰歙廣輪二百七十一里舊制分十五區區立糧長一人歲王徵解其後紛更者起僉殷實而立收頭久之則彊者侵漁弱者偏累弊滋甚矣姚令學閔至始革收頭區定三人正戶一朋戶二上之不倍令甲下之不咈

民情境內便之部使者絜爲令而勒之石顧茲二百七十一里悉倚辦于四十六人以勞佚則不均或因空役而爲利以區里則不相統攝故多扞格而殿催科瑜不掩瑕非善之善者也好古始至將仍其舊曰討其所未周歲當踐更必虔其始籍各里輪甲者務舉其羸博訪之面聚之里擇一人各徵其里其時徵解之法未及周詳自是輪甲踐更訪聚壹如嚮者于之期日按籍呼名參之輿論之公署定三等九則其戶上上某戶上中某戶上下若中若下率以是爲差諸上戶則職轉輸中下則職主守通計是歲轉輸之

費其項若干應用上上若干戶其項若干應用上中若干戶以序揭書左个通計各上戶應供轉輸之費其戶若干某戶若干以序揭書右个各項以序而解各戶以序而承佚不偷勞不遜疏不後屣不先蓋壹禀諸天謀而人謀非所預矣外是或以津貼爲口實闌及小民悉付士師毋所貸是則公平畫一經久可行蓋一筴也故事里甲值月供應浸致濫觴甚則無饜民不堪命　太上痌瘝民隱罷里甲而徵之官大較陽爲向從陰不用命歙遵行自房令褱始躬節省爲列邑先歲計千緡有奇猶懼不給費之不貲大者

兩端備用則以備上司支應則以應賓客其後議如聚訟務損減以博虛聲公用益煩公費益省捉衿露肘其勢則然乃今定備用爲五百緡支應爲三百緡亦僅僅耳額不加益而時可推移有不給則預支預支不給則取辦於來歲又不給不能不再越歲而先貸及今不爲之坊是未卯而求晨未及泉而求灌雖有敏者無所藉手乃今五百三百各有司存歲會其凡月要其度懸書左右以便責成備用之需惟上所用無庸議矣支應則司戶司禮從而中分一職授餐一職治具使柔孔而在惡能以詘爲羸嚴邑不衝傳

有稍食畢登其仂一吏尸之支應之則於是乎取盈又乏則取諸鈞矢月畢月補時畢時補補之必足秋毫毋取預支庶出納有常無愆期無失事矣此又一筴也二筴直取補偏救敝待命而行所部悉嘉納之勒石於堂以示成事歙諸父老操敦史而抵太函則以上酌民宜與邑人更善治者縣大夫事也下循法守與邦人懷永圖者鄉大夫事也幸哉君侯爲令務在宜民特書以詔方來則不朽之事公爲政矣夫利不百不變法何論什全要以窮則變變則通浸假不善變以趨時殆將舉一而廢百故天時有生矣變通

莫大乎四時且里甲相維今之制也等則從夏要會從周稱物而施之平以美補不足亦猶行古之道也尊王師古寧詎自用乎哉君侯未及下車民間或譸產以待役及均輸令下告贖者塞門何以故衆輕易舉故也預支未止嘖有煩言及制用議行翕然從令恐後何以故制節謹度厥有章程故也二者皆政術也而心術繫焉昔之用民也輕越歲而預支者再猶懸宿責將以遺後之人君侯自居其寒居人于燠過自取以彌縫其闕絕口不言其私此其心庶幾乎無我之心也有純白之心而後有純白之政此其由本也與哉昔人有言有治人無治法二筴則其法也君侯則其人也苟非其人法于何有第恐增多役則多事求多補則多門安得如君侯也者終惠元元以建百世之利人存政舉故曰在人徒法不能以自行顧心術如何耳

馬湖府安邊城碑

自漢通西南夷而氐羌邛僰莫不臣妾其後伺我張弛叛服無常　今上始平九絲誓將寢兵息蜀及諸夷竊發疆吏遞聞乃授鉞徐中丞假以便宜從事至則謀之按部謀之藩臬大夫屬王將將諸將兵以次

討罪于時松潘爲急建越次之馬湖又次之丙戌平松潘丁亥平建越中丞進右司馬王將而下論功有差歲杪有事馬湖羣策羣力畢舉乃勒兵五萬爲三軍則以李監司士達監叅將郭成朱文達兵出馬湖以武監司尚耕監游擊周于德兵出中鎮仍以周監司光鎬監遊擊邊之垣兵出建昌統以王將李應祥殿馬湖營居中調度檄通判汪京等贊畫軍中司馬爲師期期至賊酋仍搆黃郎雪坡諸黨盤據出沒以抗王師三師並興討無不克自陳師以迄奏凱期月有奇俘斬夷酋二十八人夷黨四千七百四級討歸

侵地六百七十餘里納降五千二百三十八人捷聞
三蜀底定乃策諸監司為善後計疏奏之則以王者
之治夷羈縻而巳夫治夷猶治草也兵舉則薙兵罷
則滋彼其錯我域中視戎狄異藉令芟之若置滋蔓
難圖將為永圖其自今更始請就馬湖府專設安邊
同知一人守備一人皆給印綬扼其要害築二城二
堡列兵三營戍之布恩信務脩和寬則因俗解紛急
則相機決勝責在同知察堅瑕偵向背寬則訓練急
則張皇責在守備及今天討之所讋服威德旁流既
畏且懷不啻革面示之以順則撫逆則誅文武並行

長久策也察部中諸郡倅無如通判汪京良是嘗轉
木尚方其勞未泯軍中宣力從事庶幾不二心之臣
及今擇而使之得人矣　上悉當司馬議京方徙寧
羌守尋授安邊同知乃就新鄉鎮築安邊城城九百
雉中城為同知公署進五十里築城四百雉中城為
守備司又五十里為施家寨築一堡屯兵一營又進
北為水池築一堡屯兵一營邊隘相望築亭障者八
庚寅始告成事則遣使抵新都京藉寵靈幸得一當
邊境茲伐也　明德之所照臨也司馬之所決筴也
諸分部之所戮力也使京得以褒衣博帶而當一隅

京不知所出夫子故在邦政將將善而善善長夫子
碑矣使至此中得驛書　上脩京轉木功進秩視二
千石往不佞為襄陽守京故以受業及門其人負倜
儻急動庸將有樹于雲中渤海之間雄視當世筮仕
得蜀別駕不佞惜之何哉固當授一令以佐百姓既
得一州牧不佞惜之何哉固當授一郡丞以治四封
乃今以安邊而丞馬湖則文武材也語曰文武不備
良民懼彼其無良也者將奚賴邪子欲居夷直以君
子居之耳必也躬化為上非忠信篤敬不行乃若定
章程明約束播文告息紛爭詰戎兵拓土地抑末也

頃聞羌萌逆節將尋斧柯借以不治治之蔑無日矣
是舉也深入重地躬自守之非常之原則人人懼矣
誠能左提右挈兼用文武而與時宜先民有言禁于
未發之謂豫是則在師為長子在夷為君子久之胥
夷為夏方諸漢德愈益昭明則所謂非常之人非常
之事非常之功也斯言也非不佞之私言也上之
當宁下之開府若分部諸監司望此久矣不佞其矢
之於七尺之碑

彭令君遺愛碑

余三仕楚習聞楚材昪居歙之市南習聞民譽歙得

令君二皆楚之良武陵君出有虞之姚其名學閔歷歲五稔以凱弟得民和既就徵諸父老屬余碑之祠下後十年所得陽城君蓋出有商之彭其名好古歲五不稔躬胼胝切恫瘝其勞倍昔者什之庶幾乎民之司命徵書至諸父老皇皇然屬余碑之邑中二君猶之荆師則左右廣武陵過都猶歷塊壹出于康莊陽城馳九折出羊腸超忽方駕此難易之辨也諸父老所爲皇皇者意在斯乎余不遑更僕數之請得而僂指其概故俗不患暴客則苦暴征縣故分十五區區有長壬部運官司苐程督區長急則傾槖代輸以

越瘠秦秦無肥矣今令君議罷區長分里分甲就其中舉肥各帥其屬造應門籍而納諸外府部運則戶上上者領事中上朋從法行乃始宜民請絜爲令故事征繇有額費出有經往者闌出無章不足則貸來年之額又不足貸及三年防決而橫流不竭不止令君損供億自身始損廚傳自行部始損几筵筐篚自賓旅始損之又損百詘一羸歲再更乃可無貸往者猶以公事負諸賈悉代給之滅其文勿暴其短故事檄行保甲率取應文新令未申伏莽者或竊發令君長太息毋令星星者燎原由是周行境內聯什伍儆

于振盜有左驗者必誅不則與之更始于是鶡冠皆解淵藪悉夷丁亥無年戊巳滋甚民間不殍則疫甚者闔戶僵尸比及庚寅災者半疫者半始饑則四方過糴令君告急諸司既貸莞庫數千金遣庶人在官者搜粟而買灌輸入境平價糴之浸甚則討官穀若干庾官錢若干緡社倉若干鍾侵者若干鬴循行邑里省視夫家即溽暑祁寒不避深阻里中待盡者待哺者待醫者若而人富菽粟者富刀布者若而人畢出受令與饑民約移粟賢于移民人授一繻差有等吾令掌計者給錢若穀而歸吾繻諭諸富民公私毋

罪歲自昔策救荒者其下設糜要以力易辦惠易究澤易周則今之上策也吾民可以義動夫非而隣里鄉黨乎哉有亾相通古今大義顧從義何如耳會遣禁掖使者出賑江南令君會計中外公私參之民數一月一賑不數不疏首官倉次社倉次公羨次富民錢終以內帑畫地爲饘粥月給春糧終則赴義者設之及秋乃已疫者給藥物死給之棺先後行縣者四周家至人益公無蠹私無饕雖枵腹人人望矣迄于辛卯乃大有年先是邑人聚族而謀部檄至戶籍且更造燭照數計宜莫如令令君願借一以定版圖

百年之利也開府以爲斂檄監司如邑人言令君[illegible]
庯三辭無寧見卯而求時夜疇昔經野之籍至今嘵
嘵此殷鑒也既則翻然曰往吾蒿目域中凡諸衆寡
彊弱存亾肥磽羸詘私籍之篋一眡可得大都浸假
避難徒用心于無所用吾不由也遂出次虛舍爲程
期期至聑待命臯門日核九甲來無壅歸無留按舊
籍丁以千計者七以萬計者三槪而分一丁巳當五
斗故所疆理邑西牧爲腴北次之東南穀矣此其大
氏也乃今西北不耐無腴準故額無所加爲臬益西
北丁當七斗餘遞減有差或有加者不以糧則末富

也乃若列成百工之族其丁滋多多則不任率損其
什一一夫亦立地無立錐猶然錮以一丁憯矣彼巳
無預圭撮率損其什二三籍目既張會徵高第遂具
草上之監大夫部使者監司二千石其以是爲綿蕞
也者以俟後之君子戮力成之嗟乎昔言與民慮始
爲難樂成難矣先是言令不便者則曰昔在令甲大
司農授節十五區脫有所難惟是什伍人委之耳乃
令里里區也甲甲長也利不百不變法其謂是與顧
力分則輕輕則易舉以故冨無偏累貧無苛求法固
善也其後言令不便者則曰古者計口任土惟正之

供先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交相重矣誠使糧有
餘則丁加糧不足則丁減是糧爲政丁徒受命于糧
吾惑矣且令君不法其故因糧生丁有如一旦糧亾
丁則誰豁是二缶惑也乃其紓不析之籍斶不毛之
丁則小惠耳聞者曰固也戶籍惟王者及其孥必躬
秉耒而易之非百其身不給彼其耕者耘者穮者蔉
者町畦者防匽者桔槹者穡者場者何莫非丁不籍
則亾亾于何有民治莫善于周禮一曰安富一曰恤
窮安富固將以恤窮恤窮亦所以安富一道也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張弛自如務中其節今之視昔後之

視今心有同然者矣此後事之師也狠顧何爲諸父
老曰善哉吾儕所爲皇皇者此也竊惟諸相國由漢
而下蕭曹爲魁一規一隨坐致寧壹令君內聖外王
之業守博士舍者二十八年即不以刀筆少蕭曹不
同道矣始至吾見其廣大吾見其高明意悚然下之
天下才也及其議催科議經費議弭盜議賑饑議版
圖議戶口精者離牝牡微者察鶬鶊槪諸中庸無容
吊詭操是道以往言足以興以此爲隨隨有獲矣他
若部署同官分曹受事右儒行輿人文聽五辭絕五
閭平市價剔神姦碑所不周悉在道路之口畏壘之

尸祝寧足張楚乎哉

攝司事裴公德政碑

自伯王以內政疆齊即王者起率治鹽筴以紓國用今制大司農歲入四百萬取給鹽筴者什二三淮海當轉轂之樞輸五之一諸賈外餉邊內充國戮力以應度支顧歲計率三五以爲期贏得滋薄第時至則市原大而饒其徒坐享素封齎用奢溢即有瑕璺目攝者務毛舉之及其不支瓦解勿恤抑或姦萌滋起扞文罔以干利權斯其爲賤丈夫將不容于阜民之世遷怒者或擊一鴞而掩羣雉不已甚乎頃年遣紀

綱之臣脩畫一之法顧豐城怙寵南海恃才不决裂則紛更商益困而國無補夫利不百不變法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彼其反裘負薪誖矣在憲令歲遣執法使者爲監大較治鹽如治絲急則棼矣及其按舊章采輿論歲盡如馳始得其町畦業已及瓜而代無及也夫以鹽監瑣屑細若秋毫即桑孔執籌驟難得其全體而况議法者猶逆旅執法者猶寓公可趣辨哉寓內六司淮海尤重司有使秩視亞中貳以同知視二千石不貳事不踐更既久且專宜辨此矣辛卯歲之杪使入計當行所部故右裴公則以亞攝長公

習典故審便宜議上部使君其應如響諸賈舉欣欣以爲天幸庶幾乎有瘳宇下諸者贊若而人相與誦公德政大者莫如罷新科仍舊貫其概有三故事場鹽灌輸而壘揚州既復運眞州聽掣有羨則割課額之仂徵價類解太倉其後揚州自河出灣委官驗引引符輒放無留行近始立法抽掣之以議閘出當事者建議抽掣踰額則併鹽引入官非法也公受事請罷抽掣第驗引如初故事部出引場出鹽引則守支鹽則買補顧有場必有引而有引不皆有鹽有無相通即以此引而支彼鹽引易銷鹽易辦於筴便當事

者建議毋相假借必分場坐引支鹽于時坐場無鹽引悉擁格鹽多引少鹽亦停留非法也公受事請通融如嚮者偏癉始蘇故事先驗引而後掣鹽自南海始引利廣布必稽掣以縻之是謂朝三取具數而已于時甲操乙引乙津甲錢第從輕科是爲兩利當事者建議引必自名罔上應文不讐而不可爲也夫力有贏詘時有變通察見淵魚不祥殊甚故力詘者不振蔵者不孳非法也公受事聽私貼無所問從者如流乃若定程期趣捆載將欲居奇待價毋敢稽程重以禁海販杜無良賑竈丁先無告凡可以通商足國

義不避難當路推轂居先無慮十數牘金部納歲課三十萬不爽錙銖本之以羔羊素絲純白備矣比及三載公當質成諸賈叩所部固留幸而得請不佞聞是語于鄉黨心竊竊以為難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則承家難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則習事難匠不代斲祝不代庖非其任也則攝任難公高曾遞舉明經祖禰遞舉甲第公以景冑五世其昌有如自負高陽惡取世濟公食舊德率履無愆承之以謙任之以直其言誾誾侃侃其政蕩蕩平平因革弛張莫不中節一難也清豐以廉得民高大父也吳橋以孝得民曾大父

也大宗伯以文治十萬戶以武功則祖禰也要以循良代起文武兼資殆可觸類而通儒者之能事也公績大宗伯之緒歷後軍大夫子庶士若子庶民壹禀禮樂詩書以佐軍政朱轂而出乃在鴈行子而翼者五方之民子而哺者九邊之士由是而纂舊服不亦弓治乎哉顧爰海用織輸邊用鉅雖有目力寧詎能察鷦鷯而絜鯤鵬彼其為煨燼彼其為士苴言殊器也大道不器是謂通材二難也有虞攝君東魯攝相唯聖者能今之攝者不然或跋胡或疐尾善則身為之後不善則身為之先寧為尸居毋為夸父寧為伏櫪毋為追風無瑕無玷幸而無瑕足矣公志氣專壹去驕去矜平易近人去泰去甚其握算若巧歷其中命若中黃其導利若決江河其議是非若辨懸寓同之則同無駭異異之則異無雷同此三難也語曰部婁無松柏斯徂徠新甫之產與諸耆舊謂古有冊銘銘其先世令之碑猶冊也誦功德猶銘也七尺之石亦足以師後事而志不忘司馬既得公三難兼得公五世故嘗游大宗伯公則聞孫司馬碑矣公名迹祖起澤州世家始以當戶命之名名稱情矣

重脩度門寺碑

震旦五宗始分南北皆自黃梅入室一用裸一執牆要之覺有後先成功則一南宗之師曰大鑒北宗之師曰大通自衣法指南壇經首倡有學率左祖而主北無學輒右祖而主南其徒遇若交綏守若分壘顧教有頓漸性無成虧鏡懸則景全頓也非漸也日至則果熟漸也非頓也大鑑得之般若不涉階梯大通得之楞伽不容毫髮當其時居為首座出為帝師顧獨推轂南宗退然而避上舍年踰久視終世忘言其無際若須彌無量若阿耨深若龍藏閎若蟄雷大鑑先登大通瞠乎其後北徑南而始極南規北而始圓

南即冢君北亦不失為貴介高談者率任耳而靡別蓋嘗覩大方而未盡邪徃牽林作無遮會誨公與大比丘四十八人俱余故以多聞多公未竟也其後函中作華嚴會誨公與四衆俱余故以神解多公未竟也歷七年所其年壬辰公杖錫西來發自荆楚自述其閉關衡岳深求般若楞伽默識真參證不二法既度度門遺址為唐敕建大通道場蓋舍利于是乎藏歸然張燕國之碑在沙門不守沒於民間善男子胡如松恢復之是為毋氏外弟迄今鞠為茂草乃在父毋之邦自我而失宗祧非法嗣也遂循乞法王子長

者子大臣身宰官身居士身施五百緡拮据經始即未能光復舊物庶幾堂構一新方外之政在君侯顧勒豐碑紀成事余聞有德司契世方尚右而公左之大道無方寧以一隅作所右無不有左無不宜由方廣而得圓通則上德也公操左契而務自下殆亦剏方為圓雖然猶有激也五祖授般若言言佛言能者得之得之心得之佛耳大通登座書偈要亦有概於師心鑪錘之間含光承景具在吾道南矣其徒擁赤幟以行猥云教外別傳無用言語文字唖諸佛言如糟粕味諸語錄若醍醐箪輅柴車虛張聲躍匹夫何

罪罪在無將五祖業已前知衣止法止自是而後從者如流或搶榆枋或出蒼莽自以為飛之至也惡能涉九萬而南邪大通不言躬行漸脩頓悟方諸普賢行首迦葉默存日計詘而歲計贏徐行可跂捷足退無郤步進無前途無生而生無住而住楞伽即般若般若即楞伽斯其不二法也徃從幼學誦法仲尼其曰無思無為無意必無固我無可無不可即西極至人何加焉自志學而迄從心歷階而進下學上達固非虛言顏氏庶幾則良冶鑄之矣曰非曰勿其滓未融迄于坐忘駸駸乎未見其止忠恕違道不遠曾氏

得一而守吾宗浸假與道合真彼亦一真也此亦一真也非道非非道道在茲乎儗于其倫顏則南曾則北矣宋儒務以佔俾求道主聞見而隷心知東越起而一洗之獨秉良知為皦日其徒憚煩而趨省操說鈐為玄珠正行則蹟旁行則流齒以元公伯子鴈行或未之逮大通則鑾和也斯足以驂一乘否則南北分岐亾羊均耳是舉也斯道其中興乎猥以曲儒惡聞至道道無名數非一非三彼之則異端我之則全體無端何異彼自不生無體何全我亦不立誨公得我心之同然矣度門畀專胥命東林惟公總持法門

龍象從公至矣

神道碑二首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工部右侍郎新城

方公神道碑

上紀元壬午秋九月甲戌故南京工部右侍郎方廉考終新城有司以聞　䘏如典任子城奉　論舉葬事得兆天柱山之陽則以吳人周天球所爲狀抵刑部右侍郎王世貞爲志爲銘奉淑人羅以祔甲申春正月　上遣藩大夫祭之於是城述　制辭若狀若志若銘抵不佞道昆勒碑墓道方之先世著嚴陵臼

雲原避炎中則以世醫著都會其後率守世業不儒則儒至公高曾徙新城遂以醫師著先後以儒著者在唐則處士于在　國初則徵士質以文學起新城訓邵武諭建寧者則貢士源源季父詮母弟溥皆造士源爲公大父是生公父模模故受醫錢淑人首舉公而公善病即在外傅臚不程功公無煩父師孳孳受業既則以居邑草昧無繇得師遂入省從明師遊愈益攻苦比還邑省覲率徒行或病其勞則曰吾虛往實歸徐行二舍得腹藁一篇吾固𣣋此不爲罷耳形家言新城學宮不利請還城北多福寺更之寺僧持之彊縣官不能絀沙門洪聰夢神人語有祉從臣當出是士第勿爭既竣工公以庚子與計偕入　闕下明年辛丑　召對公車除江西南康府推官主無害折郡獄如迎刃砉然而中桑林所部以爲良移旁郡獄皆就公治部使者行縣必公俱公操法平無枉撓既迎父養郡舍父以天年終貧無以喪賴上官賻至始舉歸葬王爵舉公卓異下徵書服闋始入朝例得臺諫公謝王爵廉何敢擇官如必及廉言責非所任也乃受祠祭司主事歷主客司員外郎精膳司郎中　太上有事齋宮罷朝餘十年所公時時帥諸同

舍討朝儀同舍或風公即堯舜無所用垂衣安用綿蕞及庚戌虜入　世宗猝臨朝公面太宗伯上朝儀循行無所失時雲間徐文貞公爲大宗伯心獨多公會島夷數寇吳雲間首及於難大宗伯言之太宰則以公出守雲間公至增陴深塹以壯憑陵列亭障宿甲士以張犄角寇數萬薄城下公率以般應之城內外恃公以爲安而甲士間出奇俘伏奔寇無所逞乃奔公以上海故無城再被寇議亟城上海徇里市而戶曉之無城無民室廬囊橐何有有衆悉輸公府公躬巡工城成朝登陴而夕禦寇寇無所逞乃奔公左

顧而伐寇謀右顧而詢民瘼亟請停征發寬田租郡
事故繁多弊藪會兵事起羣小乘而叢奸公畢餘力
一振之其去如落遂以最二千石　賜金綺尋遷江
西按察司副使備九江傾郡遮道留公卒不可郡邑
相率置祠事迄今俎豆之九江當楚蜀下流會　縣
官有殿材之役公雖荏苒毋號澤飭六傳毋稽程無
何進廣東布政司左參政會嶺北有三巢之役率倚
辦公當是時大宗伯業已入政府適江南撫臣當更
置首推轂故雲間守補之　上以為然尋進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治軍督儲如故公以兵荒代至民將不

堪抗疏數千言直陳民間疾苦於時得減賦百餘萬
不啻出民溝中乃汰冗兵併治兵使者請專設大臣
治水利為國家善外府謀實其言則皆石畫尋進右
副都御史入楚都人士依依如實間為名高者或以
摘發借公名公行矣　穆考即位起南京大理卿未
及下車尋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督理淮揚諸郡
故事中貴人守　皇陵者闌受民詞公按　制令禁
止之罷勿受及公以便計得請漕如期故事徐州單
出丁夫任二洪役公憫其偏累則省漕司米易價募
之請留徐州商稅以佐河工罷如皇屯兵以覊坐食
歲計減損踰萬絜今為常會　覃恩贈大父父並左
副都御史大母母若妻並淑人尋轉南京工部右侍
郎羅淑人卽世三引疾請老許之疾既平公始治家
政仲弟少府炬季弟典儀秋左右杖屨怡怡然與之
偕日討諸子姓而訓之先禮讓而次文藝乃治家廟
葺先塋拓墓田脩宗譜於是五宗雍睦門內外無間
言既而曰若國士則吾不能吾其為一鄉之士邑中
田賦多飛匿上書檄均人經之歲大侵請縣出倉粟
以賑慮其不任而中道殍則又出私粟作糜餔之松
蔦二谿當巨湧之淫嚙堤梁悉圮公倡衆厚築堤以

備水溢甃石梁數十丈為青雲橋新鄉先正許公達
祠脩縣志斤斤務持大體庶幾振既往而詔方來丘
里州閭靡然顧化公年七十乃置高會召諸近屬周
親比各盡驩卒爵而語之曰今而後吾將不與賓客
事矣先期舉曆卜日志之心及期則命子城擇衆婦
以傳百體既而就枕屏家人勿多訊以擾吾神卒無
遺言瞑矣公息子二長即城納婦凌次應耆字鍾氏
女四長適太學生鍾應星次適南京右府都事俞希
范又次適諸生徐正蒙周吉士孫男女各一人不佚
夙嚮往公已復寓公宇下嘗公家食神人業以社稷

臣命之顧位不過侍郎澤未及天下不讐何居要以
特立端行功見言信古所謂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
實不處其華公其人也謂之社稷之器誰曰不然藉
令異日者書名太常野史氏請以是碑爲左契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贈通議大夫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中巖李公神
道碑

世宗骨鯁之臣則李御史封事特著時羣臣以議禮
議獄忤 上旨非謫戍則編氓御史請寬之疏上不
下人言御史持大體至是始有言其將爲鳴鳳邪令

殺矣御史名鳳字鳴叔故云疏奏留中置御史勿問
君仁臣直御史幸獨完其後仲子歷水部尚書郎董
重城三殿之役公老家食獨與冢孫俱辟咡而詔冢
孫龍門家世受史爾高王父起家良史拜南秩宗自
仕子以及曾孫皆服官守非故業矣爾以玄孫當戶
其無讓焉其後冢孫亦由太史起家貳大宗伯既入
南省紹介而命不佞道昆昔在金馬門習兩司馬乃
今幸典禮樂以奉 高廟得交右司馬雎高王父堂
坊之碑業已得請維先王父墓姻氏熊祠部志之銘
之長春備在通家謹布狀左司馬爲王父表在 令
甲爵三品以上貤恩與祖禰同少宗伯行且上從
譽命上延祖禰異日者不佞將爲神道碑矣何表爲
頃之少宗伯獻質 當宁最之擢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于是 誥贈祖通議大夫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由孺人而贈淑人贈父
如祖母朱由宜人母王由太安人皆贈淑人無何少
宗伯進大宗伯復紹介而命不佞願脩成言不佞敬
諸按狀若志李氏出楚公安別祖溥德舉室西遷得
蜀富順再世爲贈侍郎志聰三世爲贈侍郎繼宗則
公高曾也四世爲大宗伯本五世爲贈御史文昌則

公祖禰也弘治己酉贈孺人胡始生公贈公從事中
都公在外傅幼彊記日誦數千言孟太守俊大奇之
爲公延師授業公受詩敎務心得屏舊聞諸四方說
詩者響應之即匡衡可作矣正德庚午與計偕己丑
始對公車由行人擢湖廣道御史巡視都會輦下多
中貴人居公持之彊無所撓巡視倉曹河運遍晝便
宜尋奔贈公喪起河南道御史上書不報予告歸既
以福建道御史入臺中出按畿内始行部斥墨令大
甚者四人東巡永平旱甚乃出深文者十數辟破械
爲之平反境内手額呼神君是夕雨連數百里諸權

力遍以棹楔窀穸請公念時詘悉格不行　上數詰山陵治行宮以待駐驆既告成事巡工者例得畀等遷公辭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分治漢中部部畛楚蜀伏莽易與公勑疆吏嚴干掫募力士袪虎患豪右分據沿江沃壤食而不征公下令賦百一於官一備歲荒一裨士餉居常務寛文法釋不辜部使者左之則以爲過縱公太息曰臣受　帝命帝受命于天天帝好生吾安敢衡命吾從此去足矣歸而化俗務崇禮修睦以亢宗四禮則重婚姻四仲則脩廟祭祭之日必宣家戒令子弟聽之仕者無論崇卑以墨敗者勿入門內外親以貧乏告餓予粟喪予棺婚予禽仲父國昌季父孝廉世昌諸子孫浸微賴公以給公性卞急季年益不可干要以易直慈良無改于其舊構中巖別業治樓居召故人厚善者與之游于于然樂也庚申季冬公即世期而祔大宗伯莽蕉谿之原公受室於嚴舉子方升納婦曹殀而不嗣僅一息女方至納婦淑人朱滕陳三舉子方正婦劉方廵婦熊即祠部女也方捷婦甘滕史舉方苞婦郭韓舉方懋婦吳方至以積勞不賞量移趙州今贈矣息子即大宗伯娶於甘余同籍比部君茹女也息女三其婚媾皆

仕族公門五世軒冕不啻隴西且得故大宗伯爲祖今大宗伯爲孫或輓之或推之則岐山之業也重以危言震主即古之遺直何加焉繩武貽謀由此其選不佞既勒之石且系之銘銘曰職司言責與其隨也寧激翹君而彰與其忠也寧良有道如矢批逆鱗而無死世篤忠貞宜後昆之代興蕉谿之墟厥有尚書阜如罼如斯其宗伯之幽居

太函集卷之六十六終

太函集卷之六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碑六首

明故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信陽何先生

墓碑

當世以作者名家必首何李何則學士所稱大復先生何仲默云往聞先生將終屬諸弟子必李獻吉銘吾墓諸弟子不果聚族而私爲狀爲志爲銘其後數十年門人喬景叔始爲何先生傳概舉其質行著者載傳中又數十年先生有孫洛文守　太子中允將

脩闕事屬余爲先生碑余從諸後死者尸祝先生顧得逮事爲幸即無能爲中允役其何敢辭先生家信陽世有秩堇堇母李夢赤日而娠及舉而命之曰景明始能言輒彊記六年能聲偶八年能文里師謂何氏子童而神遍避席去年十二從父會寧丞信官臨洮臨洮守名授春秋奇之甚居二年而父謝去貧不能歸守帳具祖先生於郊車馬畢具既就舍受伯兄景陽尚書尋以尚書籍鄉試第三人年十五耳先生翩翩然非也業已善詩善書出入則王公大人爭迎致之幸一見越三歲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獨憂國秉下移力請告寺人瑾甚諸在告者矯詔例免舍人於家瑾誅用大學士李文正公薦起則仍舊秩直內閣侍經筵久之進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守中書餘十載始以副使督學陝西無何病歸歸六日卒時年三十九先生幼清蚤貴人人且旦暮卿相之卒之年不及彊官不過二千石惜也初獻吉崛起北地倡江東歷下二三君子講業京師先生至大悅之相與道古遂駢肩而進先二三君子鳴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初開元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膾炙者宜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

亾於韓詩弱於陶亾於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游世儒卒溺舊聞弗入也及得兩家所論著者胠篋而擬議之於周秦漢魏黃初開元之間始相顧曰誰謂何李不馴古之人也於是聞者響應莫不傾耳聽之兩家遍爲相文孰旗鼓號天下矣獻吉兢兢尺寸非規矩不由先生志在運斤斲輪務底於化于時主典則者張獻吉主神解者附先生要諸至言各有所當顧其相直若繩墨而相濟若和羹即言逆耳而莫逆于心耳視者弗察也今兩家並懸書海內不啻尸說之浸假得終其天年先生化矣即

先生以文學顯顧其義甚高初入中書輒上書許褒毅所極言嬖人用事公等務操正義撓其權乾清宮災嘗應詔上封事則又極言義子邊軍番僧諸不便狀疏留中不行聞盜起河南會文正公請老先生謂非大臣義書讓之瑾故憚獻吉名高嗛獻吉先生書抵文正爲獻吉地且介康德涵居其間瑾意平乃觧及獻吉對江西獄且成先生獨上楊文襄書直獻吉幸臣錢寧冐賜姓目擿諸公卿獨以古畫求先生詩待命終歲卒不予中官廖鵬柄事嘗賄師御史椊先生醵諸客購他材力郤鵬所賻者鵬弟鑾席鵬寵

填陝以西諸奈隨騎遇藩臬大夫無所問先生塗遇騎者輒就馬上縛之乃若使滇不納餽遺居喪不禫不飲歷仕十餘年不問家人產死之日囊中僅三十緡即其孝廉足多益天性也景叔又言先生博物旁通天文地理陰陽律曆諸家末年將輟脩辭務經世爲用先生已矣戊辰夏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及先生卒其日大風雷雨作晝晦冥嗟乎歲在龍蛇泰山梁木阤矣先生言行載名臣錄鄉譽載中州人物志其學政在陝西逕志其家世則已詳墓志中碑不及詳碑其大者如此汪道昆曰儒者言皇帝王伯相推若四時秦終歸餘漢優端矣由唐宋而迄元季迭相竭而歲終焉　大明開天乃復更始漢文以清靜致刑措熙熙然春乎洛陽少年爲漢作始未駕而稅其如通達國體何孝武表章六經兩司馬並起郎盛矣美矣伊誰始邪明在　孝宗春之府也漢承挾書而得賈董明承十世之敝而得李何先生與賈爲徒而中道並夭其有不同者幾希顧漢沿周而去道近漢之後無文矣唐之中無詩矣兩家興廢繼絕其爲力難即末流誰能不波疇敢登諸十載之上要其功則李何茂矣嘉靖以往何論建元元封稀而祖之其爲

司馬者非兩也而中允起當尸其斯爲奉冢祀者邪中允有當于不佞之言遂屬吳人周天球勒之石

明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江公暨安人鄭氏合葬墓碑

今天子紀元癸酉日在玄枵貴州左布政使江珍奉其父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毋安人之殯合葬瑶田新阡明年春珍遺書不佞則以里俗溺堪輿龜筴避忌紛紛卽間右高門率累世不葬考終嘉靖已酉妣先考三十三年妣舉兄琇瑚璀若珍四人繼妣張舉二弟瑄璐凡六子乃今爲孫

者十有七爲曾孫者十有九玄孫三中外食指百矣珍數更卜其後乃得瑤田會伯兄力贊之舉室議合遂諏日樹墓徵志不遑幸大事終願吾子碑而銘之矣不佞唯唯江爲齊梁苗裔故姓蕭唐廣明中故丞相遘子禎渡江避地始易江氏家篁墩禎葬溪南中子鄭任居守凡諸江署鄣邑者率祖溪南及處士浩娶于吳舉駕部公爲仲子公字大用名才生三年處士卒而鄭氏姑女駕部是爲安人初駕部迎安人歸獨毋在駕部從兄仁習里中賈安人婉婉奉姑雖退而辟纑終夜不輟姑戒安人勿亟安人謹謝姑自是

篝燈績如常姑弗覺也近屬爭立後訟二十年及太守彭公當駕部後駕部弗欲歸而謀諸安人安人請捐之衆以息爭因後人而爲利非夫也太守善駕部衆乃平駕部從兄客錢塘服下賈復不利仰天嘆曰丈夫賈則賈耳固當擇地逐時固不在大寧能規規然析薪而爨數米而炊乎遂辭其兄北賈青齊梁宋業日起歸而治鹽筴錢塘駕部既饒安人纖儉如故獨置產輒溢價毋憊貸者心歲儉輒減田租毋乘歲爲厲門內親有急必抵安人人言非直駕部外賈良即安人內助良矣中官畢眞出鎮浙牛羊用人駕部

陰屬二子徙業廣陵毋及於難及駕部歸歙同時諸賈往往坐株連駕部察叔季才程督二子就學吾先世夷編戶久矣非儒術無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賈豎子爲也比在外傳供具悉出安人安人暴終不瞑叔年十四拊棺擗踊而號誓必以叔季當毋心安人瞑矣其年丙子春秋僅四十三頃之二子並受博士詩士譽籍甚癯卒以病廢去而脩古爲名家歲甲辰珍舉進士受高安令稱最　召入南宮爲郎駕部猶及親見之卒年七十五喪畢珍乞補南京戊午上程書始得贈父母如令甲往聞鄉大夫狀駕部而不

佞亦嘗狀安人其質行往往可書狀具矣夫以駕部安人爲父母得叔季而子之得全全昌猶之耕耨菑畬耳所不足者豈顯榮福澤乎哉顧安人不假年駕部不逮命叔脩而不試季試而不終稼什而穡二三則瑤田在取盈于後可也不佞既勒之石復系之銘銘曰相門帝胄棲南土繫姓于江都鼻祖丘木林林江之滸支分郡邑滋蕃廡　高皇首善恢三輔聲敎洋洋百年所藐諸襁褓宮環堵夫梁婦孟同攻苦千金賸胝歸良賈翻然引身違罪罟授經二子傾章甫毋氏栝棬中道阻矢心不瞑如銜楚所不服膺夷厮

豎稱詩叔氏媢齊曾季子蜚聲齊天府百里高安式
且儷三禮典司相屬武天遺耆老終難怙九原祓合
延誉組方伯駸駸西南部有懷不寐封堂斧瑶田一
抔如覆釜背壬向丙剛以膴神謀允協人無迕居然
偕老成千古子孫緝緝陳雎俎於萬斯年享純嘏

明故詹處士配吳孺人合葬墓碑

詹處士之喪舉有日矣仲子將奉大事乃徧謁諸名
家于是弇州王公志之銘之次公誄之台州王公表
之具矣仲子則以先慈倍孤且久並葉葬者二十有
五年茲舉而祔先府君無所稱載敢以合葬之碑抵

司馬願借一以四三王不佞於仲子爲通家敢不敬
諾往余嘗爲處士傳詹之先世具傳中其高祖故以
魁岸亢宗并舍後弘治庚申五月四日子之半墓上
有氣亘天如五色虹是日處士生葢其應也孺人吳
之自出長處士者二年其生也細而睇吳丈人以爲
寢筮之遇蒙之九二占曰吉宜有家處士父曰里士
公長不滿五尺處士魁然傾類高祖聲如洪鍾始從
少年遊盡得少年諸伎即騎射技擊博奕蹴踘投壺
不習而工嘗從諸少年角觝其獲不私角飲其終不
亂既而耻與亂者伍去而爲壯遊乃從邑人汪生受
醫從楚人揭生受葬法既得其術終不售其巧而輕
嘗之年十八則又去而賈漳州會竊金者伏辜仇者
搆里士公執之縣悍令坐里士公抵死舉室無少長
悉收之處士自漳赴縣中白父冤狀令持之益力語
侵之令大恚挺之五十孺人危處士間行而謁吳丈
人于家泣曰有如翁死令壻死翁女無死所矣女聞
父善青陽令青陽令善令君誠能得之青陽則生否
且俱死令業已壯處士比青陽令移書至乃罷里士
公處士既以能子聞益折節爲孝養毋吳疾親爲之
嘗糞疾乃平及處士之湖陰毋捐堂背孺人躬執喪

事外盡禮而內盡哀處士匍匐來奔喪具悉具無遺
憾于時伯兄耄矣獨處士主卜求馬鬣封形家附耳
言利居右處士叱曰右吾利也無寧不利左乎乃更
質堪輿必兩利而後從事既葬雪浹旬處士露宿纂
裡間歷三月而成乃就舍夫既以躬行取重閭里咸
就之質平處士絕口不言功或將爲壽終不忍獻歲
穰務囷積歲惡平賈出之其所緩急者靡不周由疆
近始殯外父母復其故地葬焉二子壻故餽既乔而
富室睨者視爲口實饕食之賴處士持之疆卒不失
其舊三從子助齊身傭作處士贖歸衣食之程督之

壹如巳子助既有樹時能爲處士任勞處士脩五世
功將特祠高祖歲籍祭之仂息三十年所得百金出
而爲高祖祠助爲植處士勤而不倦既畢事而喜可
知孺人息子二人伯景舜仲景鳳處士歎曰吾故以
賈奪儒父命也舜何事其力賈以承家鳳何事其服
儒以繼吾志二子唯唯仲故以不羈自負恥開博士
家言陰購古圖書篋之旁舍處士至佯入闔舍如老
生退則胠篋而出所藏左三墳九丘右經傳子史牖
下衡一几臨古六書輿至則張赫虒槃礴而作繪事
處士微得仲狀數之庭下而杖之大詬曰而翁不令

若賈者何日幾幾以儒術顯耳縣官非明經不論士
即孔孟復起將必由之而懟而翁無寧懟人主仲始
屈首治經藝守功令者近二十年小試則儁大試則
否處士拊之曰無謂罪不在巳孺子圖之孺人復獻
欷致丁寧勉之異日者吾不逮矣多仲子者則以其
獨秉全能夫夫也才繫于世類處士之少也以技巧
傾百工工人製鸄山機具不發乃赴處士終夜得之
質明機滑而神行羣工自靡孺人婉婉耳眯于目而
辨于心凡身之所歷耳之所聞無不記憶里中舉子
女者率以時日告孺人其後議男女婚姻卬之如閭

史仲子奇才彊識夫有所受之丁卯仲舉內史部中
四輿計偕竟不利其後用處士命亟發軔猶得及於
崦嵫王爵故矜仲才則授之南豐文學以胥後舉仲
故負時名且嫺吏事部使者出行部必載後車歷二
年車轍幾徧境內處士聞之喜非處囊安能出穎乎
無何末疾作長孫侍處士居庭一方士自外來舉案
而置盂水探囊出藥一七置水中水立沸旋爲二黍
珠請曰吾聞長者義甚高乃今大期且至敬薦刀圭
二黍願益長者七齡第扃之輿主之前七日乃服長
孫如期而啓有奇徵處士拊身退曰非常之原老夫

懼矣與其未達寧道其常壬午春王正月五日處士
終天年八十有三憑几語長孫萬善次萬英吾大耋
以令終吾瞑矣二孫逮牀而哭復張目曰若毋聲吾
將還大化先是正德中大疫處士闔門梳藉者二十
七人疫既甚稍近則漸處士周視之手供湯藥卒皆
起年四十八病中滿而溺不收仲宵衣侍榻前夢謁
王者王者簿處士年八十二且然且疑比即世越二
日乃始立春徵之夢而信得正而斃毋蹈不經則其
天定也處士疾革豢犬自流塘赴城北伏牀下而涕
淫淫越七日反流塘伏几下而涕淫淫卒不食而死

夫以聰明正直故通神明食犬如食人故及禽獸之人也之德也其庶幾哉詹之後人非直仲子能也長孫及吾門才美滋甚亦足爲王父尸舉宗將爲處士祠奉處士血食墓去祠若千里得兆其山之陽門内外覲槩見志表不及碑碑其足術者如此

明賜級卓長公配朱氏合葬墓碑

余以乞碑適元美道出虎林光祿卓明卿挾筴而逆之郊力有請也疇昔王先生志先妣墓爲之銘頃奉考氏喪則又爲表乃今合壍有日矣碑在明公余發筴而手讀之則元美所稱載者甚具竊以卓長公概

先司馬生歿之年舉同歿以仲秋亦同長公僅先一日耳在禮近于親則敬余惡乎辭卓氏故籍瑞安三徙而贅唐棲宋氏蓋自靖難師入戶部侍郎敬死之于時族諸死難者家敬從弟敦去其族遂從婦姓籍仁和五世而長公生父曰賢母盛氏唐棲故通萬貨卓氏世受化居及父中衰長公舉矣一胡僧遭長公於市是宜尸蜀王孫邵康僖公數目長公斯其千乘器也同里朱氏系出徽國文公蓋自德清遷唐棲二姓世婚媾朱翁恒謂張母吾女非良士不家里中周媪攝耄偷卓郎魁然良矣翁既聞胡僧語遂妻長公

時長公父服賈周游留滯濟上長公以孺子當戶力詘而能舉贏孺人自梱内力作佐之不遺餘力長公母老且痿子婦躬侍臥起手薦旨甘即不支孺人脫簪珥勿恤毋病革執朱手呼天祝曰願而子而婦皆若而人吾瞑地下長公故殭記則以賈廢儒夫婦相與拮据業大起歲祀高禖弗驗孺人以爲憂陰媵邵氏姬寘牖下卜日薦長公所謹擇宜子者御君長公謝曰自若有家壹以糟糠康不造今壯矣吾寧有他彊而一再御之遠弗邇孺人申請曰不宜胡子不邇胡宜長公領之邵始當夕居有頃舉庶子文卿明年

舉適子明卿人言孺人後其身而身先是天道也即長公以纖儉儕素封惟赴義爲汲汲嘗樹墓阜亭之麓奉王父毋父毋封焉諸田宅膏腴悉推而辨給諸母弟時張氏女弟破家人產長公授室居之張依孺人待而舉火歲再惡則平糶減市價什之三其不能糴者則設糜粥飼之殍則櫬而掩之多全活客風長公公窖粟何爲者也既不能乘人之急顧獨急所不知者何人詩美長公避席曰某有天幸歲賜我贏即損歲之贏與鄰里共非詘也又因以爲利其若溝中之瘠何他若築隄甃陂梁津除道獨力治大善禪寺

華佑聖院永清庵皆累千百緡更僕可數凡諸義舉率孺人力贊長公會隣人入舍胠篋竊貲舍人跡而獲左驗孺人獨念與人同里如之何被人以盜名是而佯驚此吾所遺齋而未發者耳二子始入家塾長公諄諄申命之而父罷儒則代王父任家秉爾曹夙夜外傳百慮不入于心所不力儒術以大吾門非丈夫子比昏而入定則毋氏焚膏課之迨夜分手啖啜之無及饑渴諸閭左子弟或不能教長公爲之築學舍延塾師無慮贄脩即帷帳庖湢必備其後文卿領鄉薦而明卿由太學授大官丞孺人弗逮矣孺人之

歿也悉出橐中裝授子舍中分之無私予殆若不知明卿之爲已出也文卿之毋孺人也無私恩殆若不知其非孺人出也及文卿殀長公哭之哀明卿之喪伯兄哀愈甚長公懼以伯故毀仲拊而寬之明卿則以長子爾康後文卿事嫂如毋拊孤女如已女長公安矣中年內寵人二舉男子四曰彥卿達卿顯卿順卿念諸孽子席故貲或輕用之如委土吾耄矣何以保終明卿日討諸幼而訓之于父毋締造之不易也長公益喜申誓之庭使諸少也才是爲仲也弟不則將不爲仲也弟吾何子焉及明卿待次大官其游知交多國士自昔用稱詩著諸作者益親明卿　七五年詔舉民間高行賜爵一級郡縣大夫學官子弟三老豪傑咸推轂長公尋得請部中授章服如令申長公一再御輒笥之郡縣遍以鄉射賓長公長公一至不再往鄉隣有構辛長公居其間既解紛長公去而弗有也居常衣大布飯脫粟出入不具牛車痺垣屋去紛華徒以儉師後世而光祿交游滋廣高車結轍於門長公踧踖而伺大賓往往避匿年近大耋明卿慨什七而喜什三歲時聚賓客奉長公出游或導之前或擁之後僊僊乎適矣龍蛇之歲長公語明卿而

翁以八月大歸及期而信宣言我化殊樂手命諸子婦毋號咷生平慕方外交宜若有得而朱孺人即世蓋先長公者二十三年年華四十五耳其生歿歲時及子女婚嫁具志中夫年不必童而德童長公上壽孺人未艾而躋是也德不必童而功童長公操下急孺人濟之以寬是也功不必童而澤童長公六男而四毋則孺人爲之鳲鳩是也乃今合葬而碑之也於法得銘銘曰山飽躋鴟海飽烏粒君子日間若一鹿卓翩翩鹿門戔戔胡取乎三百廛樓谿之濱結嘉耦梁爲賓孟爲友十年而阜又十年昌五十年至稱擅

埸乾坤定位六子良澤宮伯氏仲尚方誰其曰首艮
王章斤斤然諾厭秋霜繩繩子姓奉烝嘗在時之九
福履康逢矢中命良弓藏楊山一杯有封馬鬣偕老
無彊于斯同穴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瑯琊王次公

墓碑

自平原著東吳季埒伯氏嘉隆之際三季代興雲間
從大宗伯則陸與成瑯琊從大司寇則王敬美太原
從少保相公則王家馭即三公鼎立三季竝在鴈行
乃若席昌阜韞章相瑯琊尚美頊家馭即世次者與

成天不憖遺奄及敬美訃至長公屬不佞碑踰年而
狀始成累萬言皆實錄也即不佞無能爲役其何敢
辭王氏之居大倉自別祖崑山學正夢聲始至大父
倬歷南京兵部右侍郎父忬歷都察院右都御史近
奉　詔命贈兵部尚書母太恭人郁之自出嘉靖丙
戌長公元美生越十年丙申再乳敬美生而秀異中
膝下驩越十年以善病㾓佔俾少間私治博士家言
大司馬見之大驚此吾家右廣也由諸生籍胄子受
經藝于庭戊午舉內史部中已未成進士比庭對奏
牘擅場睨者擠之列中下隸事邦政時省覲薊門會

虜入邊督府厲兵逐之北憾者從中坐逗遛錢二階
仍嗾白簡逮京師以失守論季將從伯叩閽請代格
勿聞兩人日奉橐饘痛哭而顙當路議稍寢計坐圜
土以待平反庚申公竟不免兩人匍匐歸櫬且奉太
恭人還吳依橐葬而居廬毀瘠過當敬美故孱弱幾
不勝喪太恭人手飼肉羹泣弗內喪畢乃始茹葷越
三年袁州敗徐文貞相　穆宗與海內更始兩人始
赴闕白父冤既而新鄭左文貞不宜暴　先帝過舉
入閱月新鄭免歸邊臣勘功狀聞冤始白會留都臺
垣薦疏入元美起家敬美未入部補南儀曹盖異數

也居越歲北遷儀曹員外郎既奔太恭人喪若喪大
司馬服闋入補祠曹尋遷尚寶丞人人以卿材目敬
美劉御史即主嘗國遺緹騎逮之遼陽石廷尉上相
府書爲之解敬美從之相客李尚書所尚書億書出
王生既傳御史建言觸相怒下獄得戍敬美又從廷
尉爲治裝尋奉使使秦從江西叅議抵藩入賀過諸
甚者若兩㤪既從趙直指按饒州　上遣中使逆江
陵太夫人乘六至江陵介弟通世講期一會於水濱
則以分部不得倍直指行致庖廩而巳直指故伉直
多敬美有加尋以副使遷按察司主驛傳秋入監試

攝監司以上計行畢計臥病邸中疏乞骸骨江陵故
才敬美中奪壬人至是而釋然寢其奏太宰遣鄉人
風敬美且移學使山東敬美謝曰吾將以梟使休如
之何以學使起行矣朝車過故里幸得師事曇陽曇
陽遺之書訓以恬澹乃治澹圃奉其教行曇陽既出
世間敬美移陝西學使至元美方爲曇陽立傳屬敬
美手書授梓人望者揣江陵故摘兩公吊詭波及敬
美遂投劾乞歸人言南箕虛張罷弗竟敬美則以學
使者既煩頰舌其何以南面爲人師遂以單車行待
命境上會冢取亦謝河南學政翩翩並歸太宰故高

此兩人第學使俱上上敬美再辭浙江學使名益高
甲申冬復起福建元美扶義勸駕歲杪入閩試事竣
進左參政分守福興道丙戌入賀敬美當行既還南
京太常寺少卿循奉表終藩臣禮禮成拜命 闕下
乃入官會所部上故督府功宜請 卹所部當其議
得 賜祭塋贈官敬美以不得從兄治兆域奉祼將
怏怏病矣尋予告痊則有司具奏起家敬美故饒吏
材不習而利魏公舉二庶長邦瑞幼邦寧公孽鄭姬
而目繼封意屬邦寧嫡矣誠意伯偵其狀語脇公公
寢不行伯乃詘反言故事公子當封者必入成均劉

端簡持正議笑公公以邦瑞應伯大失望謬結邦寧
而爲之謀吾故善大司成能爲若間六館有附伯者
並倡游言邦瑞年巳及疆何以不稱胄子即邦寧毋
非嫡何以拜 天子詔稱國夫人大司成改慮而反
之復以二子俱請敬美攝儀曹事乃移文中府參軍
鄭未封而邦寧生非嫡也無嫡立長何持兩端林少
宰乃大快王郎一言定國卒以邦瑞嗣公削伯祿屏
居及分道南康張直指行部至屬敬美旁治諸道諸
爰書率受成既副監司驛傳方苦供億減損泰甚猶
道將不行乃下諸郡析其束上所部絜爲令既攝司

事兼署分巡即煩簿書辦應之如老吏據案卓上下
牘分曹遞錄不遑聚訟盈庭片言立決嘗署案獨一
字不讐呼原案較之吏語塞此出後胥手耳悉付
士師南昌李令虎而冠故用苛細稱上意敬美署之
考借夏日剌之所部得其情乃劾罷令謝曰非公在
事吾黨竟漏呑舟畢計入覲郵弊或仍其舊列款爲
諸郡此乘我與諸君離事則然得盡政者若而人爲
之一洗嘗鞫父子訟者父辟子柬乃杖其子譙讓之
巳乃命杖其父子以身請代尋感悟無間言及持功
令入閩秋期迫矣五月而畢諸以遺材求試者悉納

之令名署名卷角而自封悉罷編記試畢則授卷所
史諸席家世挾私書著私名者棄不收諸鄉大夫爲
其子弟關說或介同鄉守令或抵開府中丞敬美畢
辭不少假於其年李光縉首舉是嘗困諸生而始擢
之越三年所試第一人皆入彀敬美故善易兩主經
術益洽諸經先是元美攻古文辭傾當世士比在難
敬美與俱燕市悲歌間奏大司馬始爲泣下已復解
顏仲能爲伯氏箎吾家幸甚既而待命　闕下刻意
稱詩南省游陟愈益肆力都市則宰詩社主齊盟蒞
奉常都人士迎謁恐後率目爲希有幸一覯之徵書

乞言日不暇給先是李于鱗爲作者冠目攝百家獨
與元美齊鳴相爲鼓儛敬美始就草私質于鱗于鱗
擊節賞之呼爲小美則謂小美真才子也伯仁不虞
燎爇邪元美報曰是夫沾沾醉鄉否幾及矣諸郎故
從元美游者爲吳明卿宗子相徐子與張助甫張肖
甫余德甫爭下敬美敬美與之抗衡居吳善俞仲蔚
黃淳父周公瑕居朝善李本寧沈純甫黎惟敬歐禎
伯居闕善陳玉叔其於不佞兄弟出入餘二十年尤
急弱弟仲淹不啻左右手性故曠達習游觀近涉陽
羨汎洞庭陟京口三山探金陵諸寺遠登泰岱憩靈
巖謁孔林比入關登華嶽絕頂西北臨大漠南眺雲
山東俯中原僊僊乎大觀矣徑中南升大嶽帝時在
焉走龍門歷嵩少窮匡廬表裏之勝探九鯉湖諸山
之奇陶陶天游陶斯咏矣誦詩自周南以下迄于盛
唐不徑不庭務求神造凡諸近體七言尤工爲文奧
主兩都昌黎廬陵亦在初繹旁搜世說自以爲得三
昧而手批之少耽六書工行草小隸深譚二氏不墮
言筌末著澹思子望崖編庶幾得西來意元美爲之
集遺葉五十卷渢渢乎成一家言所著有經子臆解
閩部疏三郡圖說學圃雜疏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其

緒餘也積勞蓄火中輸而上騰久之噎矣餌不穀而
神王載筆無慮萬言會歲洊饑倡發粟以糜饑者大
作佛事度溝壑登菩提宣言自今待期無罣礙矣病
間復作信宿而殊彊起屬書與長公訣比從師門得
定力不任生死心世慭將反故吾不復知有兄在病
革諸子問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嗒焉而終春秋
五十有三其日則閏月幾望狀言敬美居庭孝友善
承歡嚴伯兄近于嚴君率先意曲中姻以內莊安人
章日課諸子程督之沒身不倦長太學生士騆次州
學生士駿斐然競爽次士駪次士駼並以幼清見奇

次公故號麟洲居然趾振振矣其婣氏則袁學使沈光祿史司隸韓宗伯婚氏則楊觀察凌圻父楊司馬趙秩宗二姓之驪率以禮義相胏腑居常重名教出入必軌于人倫古之不朽者三什得五六德不必曾史徵之躬行功不必公孫僑徵之吏治言不必漢司馬徵之雅馴假以天年殆未知其所息研即長公難為弟不亦季方乎哉墓在州城東鄉兆尚書公右南鄉三世九列若堂若坊斯可九原觀矣

有唐黃孝子廬墓墓域碑

於乎此有唐處士光之墓孝子芮之所廬者也處士

家黃潭遷自祁門而本江夏孝子生有至性母程殁繼以洪洪病殊刲股以羹獻嘗而勿藥病遂平比居父喪哀毀過當北渡潭陰卜兆奉父母喪合葬後林倚廬而居以永終慕芝出墓下者十四本墓木連理者四枝貞元十九年刺史盧肇上其事德宗下詔旌表復故居地勿徵歷朝迄今因之具新唐書一統志及郡志督學御史陳選檄祀鄉賢祠子孫相依周廬世守歷年八百聚食千人顯者代興邑人稱潭渡曰孝行里萬曆庚寅冬三月郡守董石縣令彭好古循行里中四望徘徊合語鄉社衆之本敎曰孝先王至德要道在焉屬左司馬汪道昆勒之碑以風境內銘曰

城烏屋烏孰如顏也烏芝有房木有祥譽命有章孝烏其有光

太函集卷之六十七終

太函集卷之六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記七首

達尊坊碑記

今上立　皇太子故臣由六十以上皆進階其在六卿由八十以上遣有司存問如禮凡諸耆舊莫不喁喁工部尚書胡松居績溪奉　詔進階一品明年巳巳則尚書八十春秋云於是縉紳諸生三老豪傑謁縣大夫請表尚書閭明　天子德意縣大夫敬諾則相與鳩工庀事不日告成署其閭曰達尊以待存問

立石閭右屬鄉人汪道昆記之　明興以來鄉先達都六卿者無慮什數乃若名實純粹終譽享高年者宜莫如尚書初以御史事　武宗言朱寧蕭敬陸完諸不法事會變臣矯詔臨淸爲市力請罷之及事世宗言桂萼引用王瓊比周爲黨量移信州司理遍轉諸藩臬大夫尋以中執法治河治漕左右計相庚戌進大司空其年秋匈奴大入司空械器辦辦給內外諸軍　先帝法當事大臣獨大司空無預袁州相國方用事詐爲旨恫喝尚書尚書坐部中自如　詔下卒無所督過仇鸞請移內庫軍器得以便宜給軍中尚書引令甲格其議不行毋藉兵輦轂下伊庶人請拓府第先袛袁州袁州業已許之尚書獨持不可民力詘矣何能舉嬴且非王章毋長奢溢及鸞敗伊庶人敗卒如尚書言天官闕白袁州其以尚書進大司寇袁州怏怏乃含尚書尚書則以家大人春秋高固請老時年六十耳既得請歸從家大人爲田間游鄉人具以二疏望之海內無兩其後袁州用事久公卿大夫莫不借資及罷袁州言者紛紛毛舉由前則士無全節由後則士無全名尚書翩翩若在千仞之上名節全矣乃今以黃髮而蒙譽命不亦善始善終

哉諸父老謂周太公畢公率以大耋從事尚書彊甚顧就大鄣老焉何不用也古之選舉必始于鄉至若耋老乞言則鄉人禮當世之矜名者鮮不兢兢于天子之庭退而與鄉人居惟其所欲一何誖也尚書家食二十年所無間于鄉人之言故在朝則信史書之在野則俘史書之即聞其風莫不立名砥行視在事爲循賢矣乃今急尚書靳用世抑詎知不用之爲用邪夫山有泰山鳥有鳳鳥凡有趾者所欲嚮有目者所欲闚然泰山不輟嶮以近人鳳鳥不卑棲以徇俗尚書是巳鄉人之力是役也亦猶魯人之侘封禪周

人之快羽儀地近故也吾觀于鄉而知王道固非虛語孫大夫姓羅氏名繻藻縣中人下車而首尊長關識政體矣

大嶽文昌祠碑記

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祠家則以其降神于蜀率象神而祠之尊北極者主玄君尸祝之義鈞也大嶽專祠北極百神附焉顧文昌迄今不祠不佞嘗言之柳使君所使君謝曰昔在司禮先帝幸以文昌像賜朝朝至于今與事之毋敢失隊

先帝崇事大岳不啻介丘　今上幸而使朝奉璽書主祠事方懼無以稱　上任使倍　先帝恩乃今依北極祠文昌且尊　君賜禮也於是相與經始得隙地于三公峯之陽東距天門可當斗口甃石高若干尺爲堂廣若干筵堂外爲軒待乞靈者夫北斗定四時繫八極而文昌用事則文武爵祿之司其命曰文右文事也我　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當時若劉文成以下諸臣庶幾名世　孝宗守文繼治王文成乃在公車關中洛下並爲文始興矣　世宗操禮樂爲治天下文明在事之臣各用其職諸尚書郎奮起若駕八駿而馳崑崙何翩翩也　今天子聖明無改　先帝之舊閎儒秉國莊士盈庭海內名家罔有遺佚以故文德四洽遠人來歸得全全昌此其時也禮時爲大祠不亦宜乎使君故嘗主藏書以知禮顯是役也則天象協地宜與人文尊　主德於禮合矣故使君決筴從之其經費悉取諸舍中帑庫之士無所預會藩大夫李君以部署至計日而祠成楚人祠故有歌祖迎皆用此大岳在楚請爲神楚歌歌曰列幽宗兮天閽踊文石兮華堂蹦瑤光兮當戶帥三公兮鷹行靈之來兮雍雍乘軑玉兮雲中臣聖哲兮爲

役黜口耳兮鴻濛履遠遊兮璆鏘升天衢兮張皇導羣賢兮先路熾明德兮無疆釋余驂兮閬風緩余佩兮離宮覲昌暉兮當世歷千祀兮升中

兵部武庫清吏司題名碑記

司故有題名碑則舒太史紀之矣其言務矜名實不啻狥於衆而徧告之往不佞居舍中石列名且盡諸同舍郎請更始會不佞以郡行其後十五年不佞入佐司馬則尚書郎林文甫趙敬思在事帥諸同舍遍請不佞脩成言竊惟除戎器以戒不虞蓋取諸易自昔五兵之利武庫職之至我　國家則繕之司空鮒

之大內有發必先以聞無亦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慮萬全夷乃今所司大者天下尺籍次者諸司輿隷征庸司仍武庫名不忘古也顧勾稽在尺籍則專設主事分舍主之故事員外郎五年一閱諸軍今罷勿籍獨歲給諸軍布絮無他端內舍主事歸一人則督武學且攝部廪郎獨主征庸出入及省中官吏質成毎退朝入舍中時至輒升堂長揖下堂公事立辦視他舍獨優游且輿隷以力役征不辦責在所部四方失伍必文至而檄詰之令分遣使者按部中此無所預武學材官子弟籍膏粱往往恣睢不受功令諸郎

以數端故率因故常藉第令更張無所用其力又出入如乘傳不旬月輒徙官即計日考成將不待此其大氐也古之仕者或以其世或以其身終或長子孫或歲至而後代卒以持久而收効衆夫然後名實歸焉乃今事少而攡格多又遞遷去即夷夔稷契將何賴以成名必如太史之言則不佞請廣之矣王者載櫜鞬而歸武庫固將藏器待時即無所用之示有積也故積金者饒積粟者飽乃今備在司馬惡能去兵其在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莊生有言兵莫憯於志而鏌鎁爲下夫以中林之士而當干城則其操志者殊也不佞嘗謂當世怠於養士而躁於用人士程筮而受程書任者曾不能什五六夫何故養與用異也當世文武並用而持文墨用事者居多閫外將罹輕受成而已一旦而受戎事任者曾不能什二三六何故文與武異也故國不積則緩急無材士不積則緩急無用早服重積其斯爲治國之善經矣乎然而善積粟者勿奪其時善積金者必與時息時違則事去時過而後事事則無功故曰時難得而易失志士將有樹也必有積也資適逢世惡可失時仕莫善於郎潛所謂時也由郎而下則官薄而事煩等而上之

則任專而事重故惟諸郎事省而武庫尤省良時不在茲乎乘閒暇則明政刑避晏安如懐酖毒昔之從政亦莫不然于時枹鼓不聞兵革不試自公多暇豈無所用其心哉按章程攷令甲則積多聞察地形辨人物酌時宜則積多見博古以資聞見則積多識議堅瑕明奇正部署兵勢分合偵虜情向背則積多謀日而積事月而積功歲而積成積久則相悅以解由是而嚮用惡往而不利哉昔之聞人嘗以布衣任天下事卒之名震西夏目爲數萬甲兵其積可知已故百金之士部伍之役也假令得萬人敵將帥之役也

彼以一夫而當數萬夫非社稷之役乎哉有志亦若是耳夫燕無函秦無盧燕秦非無函也盧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盧也今之君子則皆用世之良上之奉
天子威靈下之服司馬法得時而篤相與宣力四方固當鞨烏號之弓房肅愼氏之矢函昆吾之劒鏃休屠之金鞳而歸之尚方以尊 天子而威四極寧詎謂武庫無兵乎進而揖讓六卿出都四岳次之分部滞泉南面而視諸古諸侯則其緒餘固無難者鎮鄧可斷犀革於齒腐何有哉今大司馬譚公由武庫起自是攘夷距虜儼然爲國金城此其志在古人早服

重積之道得矣其名具在觀者其有興乎此太史引而未發之言敬告來者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薊門故未有督府其置督府也自嘉靖庚戌始諸督府故未有功其著保障功自少師楊公始密雲故未有祠既去而生有祠也自楊公得代始故未有行邊使者乃今遣大臣至自不佞道昆始壬申大閱不佞奉使薊門首事密雲則督府治也憑軾而經北郭少師楊公祠事在焉不佞釋轡下車徘徊祠下進諸材官諸父老問公故督府狀纚纚數千萬言不佞俯而思仰而嘆也嗟乎吾故知督府之難乃今而後知薊門之尤難也薊門難矣乃今而後知楊公之獨當其難也頃自 先帝即位虜寇澳東則自東南召文武大臣入受薊事在事者委身戮力日請便利行之於是嚴責成分部伍矜保界繕亭障明間諜察虜情程功能作士氣乃今戍守相望輜重相從車戰有營火攻有器以此而視疇昔何論徑庭彼其内乘積廢外刼積威一旦輿之更張庶幾敵愾是難能也要以
穆考端拱於上從善如流三事贊密勿於中策邊事如指諸掌言入則無不利令出則無不行卒釋羣疑

壹歸國是此今日事也庚戌不戒法當事者徇市中虜既飽歸將歲一䧟以望其腹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莫敢誰何 太上撫劒而視邊臣一不效輒傳嚮者法柄臣子方用事非入部輿即出屬鏤重以發言盈庭掣之肘而代之割者何紛紛也夫以不律之師禦方張之虜蒙不測之罰抗無厭之求狃不詢之謀執輿尸之咎跋胡疐尾雖狼顧且不遑此疇昔事也今日之事將能而君不御故易爲功何以故廟算勝也疇昔之事孤立而患多門故難爲力何以故廟算非也今日之事自中主之此非直督府能也非直將士

力也　聖君賢相之訏謨也疇昔之事自中制之即
智者不暇爲謀勇者無所效力矣吾故曰少師公之
烈也諸將吏然疑者半藉藉有後言以昔視今虜不
改謀地不改備其難鈞也乃今視昔有間矣無寧右
昔而左今嗟乎不佞嘗從公等獵塞外矣虜衆猶犬
羊也其猛噬猶豺虎也跳梁猶禽鹿也犬羊衆矣吾
其鞭撻而驅之牧人事也豺虎猛矣吾其格之搏之
有力人事也鳥舉而層至難制矣吾其繒弋之網罟
之佃人事也君猶天也其明日月也其威雷霆也雷
雨時作雖日月不能不晦冥閃忽交加不及掩耳當

其晦日月安足恃哉柄臣挾上行私猶之乎旱而魃
也猶之乎稼而蝨也潰中而擁下奚翅豺虎禽鹿犬
羊由前而罷者若而人由後而誅者若而人豈其力
詘而智单無亦機格勢禁故終不免楊公中立壹以
身狥國家避徑竇不由絕苞苴不入即文武具足業
已結　太上之知彼其自君側而虎視公不忘逐逐
危可知矣于時虜大舉薄大水峪直將襲故智乘之
虜塵蔽天連數百里金吾緹騎日數十至接踵以窃
闞大墨方睢眦公幸不保以自快公登陴冒矢石覩
將諸將兵扼虜衝一虜先登斷臂而墮虜大沮尋反

尾爲首擊其東公業已遣王將先出間道備之嚴虜
不得逞夜募死士以火攻虜虜乃咋指遁歸明年寇
馬蘭峪乃復創去由是　太上傾心嚮用四方有敗
率倚辦之揭日月而收雷霆彼其爲魃爲蝨終不得
間大都天佑明德賚以不二心之臣人力宜不及此
故今之所易昔之所難今之所優爲昔之所不暇則
其所遇者殊也諸將吏唯唯則以使者得專紀述願
旌公伐而勒之碑公在端揆不佞爲公故吏其知者
謂不佞爲考信其不知者謂不佞爲市交藉第令碑
之碑故以公重抑將以不佞輕矣及公得謝諸將吏

請如初不佞謂公以老成而繫四海之安安車旦暮
且下居有頃則以襄毅易公名邊人申請者三義無
所避惟公以功實冠勳府直將饗太廟書太常薊門
特舉其一隅無廟不佞在法以勞定國則祭之能禦
大菑能捍大患則祭之乃今生有祠死有述上之不
愧尸祝下之不愧鼎銘矣遂勒之麗牲之石系以樂
章
建玄鉞兮受彤弓遏寇虐兮二輔東都元老兮繹虜
公遲周澤兮九州同肇上國兮綏華戎釋東顧兮紓
重瞳最圻父兮尸元功留賜履兮表故宮英勃勃兮

氣如虹駿奔走兮萬夫雄儐俎豆兮伐鼓鐘靈之來兮驅長風辟蚩尤兮御豐隆森象衛兮雲鳥從紛來下兮集高墉

右迎神

掇北斗兮挹上尊鼓吹雜兮鐃歌煩陳部曲兮昔所敎緬折衝兮儼若存間合終兮寂不喧躡文履兮歸華軒懷舊服兮湛新恩捐遺袂兮冀後昆日云暮兮羣靈奔經太行兮宿昆崙陟帝所兮開天門宣沆瀣兮協絪緼粒下土兮藩中原韃虜卧兮京觀騫貢駿裒兮效琛琨來萬國兮叩九閽歷千禩兮奉至尊

右送神

歙縣題名碑記

不佞道昆起家職方氏頃年佐邦政辨輿圖抵掌而論古今猶覆奕也儒者誦法三五直以戎翟擯秦秦倍古昔蔑先王擯之誠是也及秦郡縣天下而後世迄今因之藉令三五代興卒莫能反古無亦世以污隆異道道以升降異宜時而宜之道一而已先王之制備于成周九州州二十五子百男其地夷於列邑總之千一百二十五國周官可攷而知　高皇帝疆理域中凡千一百五縣由秦而下大較相同建其長者令乎立其兩陳其殷即丞簿尉之屬也或以封或更置莫非時宜且也述職考成今猶古也黜陟變讓今猶古也如必五等而後可爲治猶之必鑿刀而後可以解大軱誖矣夫世及爲禮不必皆良一或世濟無良民安得息肩所也乃令吏之更置代如四時無因不夷無僭不肅運而不積成功不居利在民矣時而封時而置利害有差其利也封則無敗世守置則可極人臣其不利也封則逆節累著于春秋置則脫身而逝利在官矣由今視昔郡縣何可廢哉歙故名州今以巖邑當南輔其地方三百里而美視子男過

之其民出糊口者徧四方即食土之毛無慮萬萬指其業詩書禮樂脩正業者什二三大半以賈代耕習心計其俗多武健自負難下人甚則行縣者率目爲上腴操羣吏廩廩非用民治自顯獲上爲難無以展部嘗帶東藩諸權有力者釁其寵靈可旦莫及也數者殆難爲縣故王爵往往爲縣擇人縣故未有題名有之自嘉靖始無何而石殆盡戊申而後至今詘然先帝六年姚大夫奉檄至會　今上與海內更始周視列邑議久任以需政成羣吏烝烝務精白稱　上意大夫居歙五稔百廢具興四年冬當再入計先期

勒后左个將備題名則抵不俠予舍中請紀其事不佞聞之莊子名爲實賓而仁者汲汲爲人必先名實三代而下疢病當世而名不稱[illegible]其員不令以敗名非夫也然五等尚矣春秋無名諸侯中都單父之名至于今益顯蓋順風而呼則易肩松栢而殖則難令之名刺史守相必以次遷由令而名輒奉徵召故名易立士易附惟令爲然顧高第最課不絕書亦旣赫赫名矣概諸情實或謬不然此之爲名高終亦的然亡耳是故假名者伯達道以千名者媮名勝者恥過情亟人知而名者薄爲霸爲媮爲恥爲薄尚安事名視

彼名敗而人皆見之爲愈下矣抑紀司勳登天府高第最課何可勝原即有不讐焉得人人而核之也無若四境一令佐令者丞簿尉各一人其名氏若揭白日而陳于庭固有目者所共見有手者所共指也夫上之視下也蒼蒼耳曾未得其險夷下之視上也不越乎蒼蒼然而七政可齊千歲之日至可得苟爲不度惡能矐其目梏其手哉先王之畏民碞皆是物也嗟乎戊申而後更九大夫若劉之循吏之果熊之察房之平即賛其名于庭中敢不蒲伏他有善者始亦有聞或虔而不終或久而浸替三代之直道具在民間民心合則不譽而榮民心離則不毀而辱其在循者可僂指也要以名實純粹無閒始終則自不佞有知惟姚大夫一人耳二三少府民譽往往歸焉能得師矣秦始置鄣郡歙故隸三天子鄣安得後至也者壹如六夫其人則豐碑在庭且與大鄣竝峙何負五等哉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者之師也若大夫者信可師矣幸勿忘

蕪湖縣城碑記

高皇帝都金陵列都邑以百數乃若據上游張左輔宜莫如蕪湖即古所稱百二之區其地利不啻也時

方墮城罷戍與海內休息之故邑非附郡者不城蓋有待耳蕪湖扼舟車關市之吭化居者之所必趨司空歲遣使主告緡獨以榷賦最天下承平旣久露積日殷嘉靖中島夷大入列邑盡城守所部將有事蕪湖會不果城逋冦五十出蕪湖薄都會議者猶以用力鉅損地多告罷復不果城歲巳未盜刼縣庫七千緡吏民持議如前又復不果甲戌盜復刼縣庫五千八百有奇事聞　上詰在事者狀讓提督操江都御史整飭兵備副使罷之建言者請城蕪湖下所部議會中丞宋公以巡撫至何公以操江至直指鮑公以

巡按至孳孳務紓　上南顧憂既而馮使君奉　簡
命飭兵至自朝會遂行縣召三老豪傑晝便宜宋公
出就行部決筴之上其議大略以故守吏丈城趾千
九百有奇費七萬毋論力詘如之何其奪商業廢民
居近議環縣署爲城俾縣得嬰城守藏足矣蓋僅僅
丈三百費七千夫城以衛民如之何其棄民居而自
衛非筴也乃今臣寬臣儀望臣希顏謹帥兵備副使
臣叔吉暨守臣錢立相地則南留瀕豬而屋居者三
達栽小橫街西留居室完美者百家栽古小永安巷
東北則栽公家閒地不涉民居得地七百三十九丈

爲城市肆不易經費則城市商民任版築者七之四
鄉遂七之三畫地分工公家不糈獨樓城門者四闢
便門者三城上爲周廬者十有五取給府庫百金城
舉矣大司馬當督撫議　上可之乃檄郡守奉行屬
郡倅陳所敏韓相遞爲植縣丞張與邦主簿趙峨典
史陳時善分督之耆民程繼經歷金汝賢敦工事則
以乙亥二月朔首事迄五月終告成負山爲郛面江
爲塹樹屛輸攤金湯不勞而功多不費而惠廣勿亟
而事速成殆亦百城之冠也往不佞待罪司馬幸得
操末議贊尚書比得請歸則城成者三月矣馮使君

紹介子舍屬不佞碑之不佞久行間習彊事頃歲海
北多警往往乘寇虐下堅城使城而瑕是以城予敵
也況不城乎顧非常之原難與慮始即一言而未及
征發境內莫不睊睊有司幸無及於其身又何所利
而任之也藉有不測安所登陴輕則噬臍重者暴骨
蓋上下胥失之矣豈直有司過哉抑或喜事暴施勞
而功半即其材下視避事者爲猶賢進之則任事程
功較若畫一此其於事多濟非中材以上者不能乃
若說使忘勞事半功倍則又其上也昔漢奉陵邑不
憚三選七遷蓋將彊幹以隆上都慮至遠矣蕪湖轂

五方而府萬貨惡用選遷以彼其饒何論郭杜諸邑
乃今完繕爲固由此而弭不逞銷未萌百世之利也
是役也承之君命協之民情稽之天時爲不愆度之
地利爲無害出之公帑爲有度均之羣力爲不煩語
曰哲夫成城當事者是已載攷春秋之城列邑國不
絕書楚叔敖城沂君子以爲敏子囊城郢君子以爲
忠顧叔敖三月而成子囊猶有待於後嗣功用殊矣
乃若決疑謀興曠事不再計而定不旬月而成則忠
且敏者之爲其功上上不佞職方氏之籍具在法得
書至如郡倅龍宗武劉垓縣令倪湯劉汝桂皆先後

與有勞併勤之石

重脩祁門縣治碑記

祁門列吾郡上游嚴邑也故多良令乃其民亦視列邑良邑故治東北隅洪武初始中徙而負坎蓋表裏川谷協于堪輿于時草昧不遑僅僅苟合相仍舊貫迄今餘二百年久之則堅者瑕隆者撓翼者折廡者刓甲者爲窪隙者爲隧欹者仆圮者崩時而夙夜不下堂而戴招搖雨集而盈不褰裳不涉也　上二年姚令君自公車至諸父老相率而請也治且壞令君其新之令君謝曰嘻吾政未行吾不暇也于是詢疾

苦晝便宜張弛調停務佐百姓之急踰年而政有章矣諸父老相率而申請也壞且甚令君其亟新之令君曰嘻民勞未康民不暇也於是減繇役罷追呼以節民力省供需輕論贖以節民財又踰年而民有息肩所矣諸父老相率而三請也壞極矣令君終無意乎令君盱衡而應曰其然吾與公等圖之矣於是財用取諸歲羨傭作餉諸廩羸秸摒悉出令君公私一無所預爰及經始有衆受成工必中程材必中度其增高必中土物其延袤必中地宜其塼埴必中準繩其塗塈必中物采首堂序次庭軒前則房皇後則煢庫森森井井繚以周垣苦庚而艮老庚而壯湫隘庚而爽塏陂陁庚而廉隅蓋自丁丑以迄戊寅六挾日而事舉令君仍守故舍置而勿新諸父老以爲言令君謂否　聖天子務以持久而脩吏治凡以安民維茲起敝而新之則以聽民治也幸而畢事懼將不稱其居藉令民岌岌而吾即安敢矣安不可懷矧可求也諸父老退而相語曰西伯孳孳懷保岐周終不以其故而後子來夫以子弟而康父母之居且以奉大父母則吾儕事相與程力趨事畫地受工則以封大夫自北而南宜樓居以避卑濕爲樓三達其下爲池

亭以備游觀不出戶庭直將臥羲皇而俯濠濮即一區儉於容膝庶幾足以奉膝下歡令君出而視事入而承驩忠孝備矣工既落縣博士率諸生以狀謁不佞青門蓋以興作職之令君而紀述職之鄉校某等無能爲令君役願抵司馬之言嗟乎諸君子率取節而多令君茲特其末節耳令君嘗以片言而安境内即遠者陰饗其利而不知其爲治也直以精白爲基敦朴爲畚閑廓爲宇高明爲堂疏達爲應門周慎爲環堵勵精爲鼛鼓樽節愛養爲餱糧廉直勁正爲城爲平文物聲名爲丹雘是役也耳目之所易及者

也其於令君寧足多邪博士諸生對曰善乎司馬之知令君觀其深矣吾黨闕觀者也亦嘗觀于其隣彼其得百里而南面治之無小大一也小而視之瘠也一以其治爲遼廬大而視之腴也一以其治爲市肆遼廬則偷偷則無治市肆則擾擾則無民吾邑幸而得令君在宥而理矣即吾黨淺之乎觀令君也寧詎能無述乎哉竊聞易之有事者三一曰屯二曰蠱三曰革屯則難之始也利在經綸蠱則弊之因也利在幹濟革則弊之終也利在變更　國初其屯之時乎建而不寧難與始矣今則蠱也蠱而裕將不知其所

終終焉不臧則革爲政其創鉅其舉羸有道者能敝不新成與其革也寧蠱蠱之時何時也胡然而元亨胡然而利涉其斯爲有事者之資乎假令喜事而暴施新與故俱敝矣故必慎慮其終始而後可以濟時艱蠱之道也令君之爲是役也急之不爲事先寬之不爲事後先甲後甲其在斯乎且也夏后殷周之興中葉乃革我　國家承平久矣治道愈益綦隆本之功德巍巍即歷萬世無弊矣顧今恬熈相襲玩愒相沿概于舊章不能不蠱資適逢世非男子之所有事者哉用事者庶無及于其身將以不知其所終者遺于其後滔滔皆是也令君之筮仕也顧獨汲汲而乘時在蠱之初居然有子矣得時而駕用譽以之咸與維新皆是物也鄉校之誦令君者具矣不佞何言令君起家永年名三讓往年最課得封其父爲縣大夫

太函集卷之六十八終

太函集卷之六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記七首

姚令君生祠碑記

姚令君令歙者六年上計者再比還縣　召令君待次天官令君未及稅車行矣都人士冕衣裳者逢掖者跗注者縞帶者諸父老杖者櫜者扶掖者提携者衣大布者服短後者屨剡剡者馳者走者奉車者當轍者藝蕭者饋漿者曲跽者曲踊者啼者泣者自西郭屬之境外無慮數千萬人相與擁塞郊關車不得

進令君亦爲之停車慰勞涕淫淫霑衣自有邑以來未之前聞也令君既去都人士若諸父老就西郭置令君祠祠成屬不佞道昆勒其狀麗牲之石不佞家食者六之二宜未睹令君之全令君楚人不佞業巳自楚得令君矣令君美爲政者五其所不可及者三將終其凡即更僕未悉也歙故巖邑其山川以峭激多奇俗儇而輕其人率負氣而守勝故必勝者輕用閒不勝者輕用誹閒則汙行誹則敗名兩者皆害也令君入境皦皦然若揭日月而行即善閒者寢其謀善誹者捫其舌矣由是未施令而民信之一美也太史公之多吏治以循不以廉其所不然以酷不以墨令君廉矣顧孳孳境內而務拊循明足以見淵魚而不欲察利足以剸犀革而不欲傷威足以辟神姦而不欲逞循理無害由由然得民和二美也邑賦之害者兩端其一收頭其一糧長無論因而爲利掠編戶而盜公家其害衆矣抑或代編戶輸公家之急在事者徒以越瘠委之夫夫何辜乃獨受其害也令君令編戶皆得自輸縣罷收頭糧長則以戶上上者承之其餘併力以爲朋中五之一下什之一民迄今大以爲便上所部絜令行之　國初檄郡以丁賦緡而有

司獨倚辦歙歷二百年所歙代他縣累百二十萬有奇令君力持議以聞歲減邑賦三千三百所部議省里戶他縣率踵故常獨歙私役不興市價不二則令君以也脩此數者而民力紓三美也歙故多訟利在勿留留則彊有力者竊其權近習竊其柄矣令君不受先入即居其閒者無寵靈日夕親爰書即抱牘者屏而待久之訟者罕至肺石虛無人四美也歙俗喜自輕而傾人之產獄訟滋煩令君懸書邑中諸自殺者勿問歙俗故以家世相役僕而逆節漸萌令君謂閭右藉是以庇其家長民者藉是以保其土分定故

也漸不可長卒誅跋扈以正名歙俗多鷸冠守望或
不保令君不得其狀卒未嘗入之人以爲言令君曰
彼無狀將不可勝誅脅後舉卒縛渠魁若干人傳之
法境内乃安歙俗多囮辟子女而外市令君夷其淵
藪皆伏辜由是民重爲邪四境之内無故五美也往
令君舉進士奉檄而入新都年少耳其始至也目所
及者再見輒名之手所及者再舉輒誦之一何敏也
藉令喜事而暴施焉用割矣令君沉幾重發操法恕
施兢兢乎慮下而圖難即古所稱老成人未壯得之
矣其不可及一也疏良令者先後數十上必首令君

藉令政怠于成其何以永終譽令君慎終如始不以
其故而忘兢兢其不可及二也故事令三歲率徙官
而久任則自令始事倍功半寧無少望矣乎令君從
頌不改其初兢兢猶故也其不可及三也夫美錦學
製古昔爲難五美而一有焉足以令矣令君兼此悉
備豈不卓卓乎哉而況持之以重出之以平有而不
居久而勿替此民人社稷之依也昔庚桑楚居三年
而穰畏壘其民尸祝之令君居邑中不啻五稔而其
澤流百世即既出而屢豐年乃今奉衣冠陳俎豆祭
典於是乎在世之血食者紛紛也必如其人而後宜
聞者曰固然都人士若諸父老之報令君庶幾乎萬
分一矣吾聞令君有慈父日討德禮而訓之令君佩
之不忘自命曰順比就養即庭内不聞其聲及其程
督政經事事必軌于正義然則令君之政之美父教
之也且也三年有成聖人能事下聖人一等宜必倍
之故久任自令始而歙幸得及于令君時倍而功與
之俱非直降才殊也然則令君之政之美君命之也
祭者先河而後海其何以報乎都人士若諸父老謝
曰善德令君而必本之君親厚道也吾儕亦相忘於
江河者耳烏知其本哉即知之寧詎爲報令君行矣

上之以骨鯁酬　明主下之以百順荅所生庶幾乎
爲千萬人報之矣吾儕日趨祠下第稱萬壽贊無疆
則所以爲報也

白嶽文昌祠碑記

玄君比帝也我　國家建都北極奧主玄君盛德始
于北而濟于南二時具在于楚則時玄岳　文皇帝
治之于越則時白岳、肅皇帝治之一以鉅麗一以
神奇絜其廣狹不同亦晉之于魯也所出同矣夫天
象懸衡于北斗戴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二時故未
有特祠殆非類於上帝之義也往余有事玄岳乃始

建文昌祠祠成業已勒石紀其事及余既釋邦政退
就父母之邦則以望祀同科胡爲乎獨詘於此會馮
使君行縣至余輒以祠議抵使君使君慨然應曰司
馬有意乎斯文叔吉幸得爲役顧岳形皆北鄉諸祠
事因之地利則然其於方位無當也其西麓出而爲
阜故以形勝面南冠阜爲亭亭廢不治要以南覲五
老左提三孤控二水爲隍負天都若扆蓋正位而立
獨當一奇建祠便於是檄縣長吏發贖金三十斤則
以丞劉守復董其成邑人叅軍金汝賢爲植其制悉
出使君部署不五月而告成使君則以碑屬焉請得

如玄岳故事適余在疚使君尋以遷秩行及余以卜
葬謁玄君齋宿祠下既完且美庶幾乎瑶光之庭即
輿區神皐避三舍矣竊惟　明興以文治治天下定
惟諸臣光輔　列聖而左右之括蒼於越具曰文成
褎然並舉往余爲之揚扢則元美以爲不然作者將
自託爲名高惡用兩君子爲質余悚然意下不佞於
是乎失言夫仲尼以身繫斯文本之自文王始純德
不顯則文王之所以爲文即三代之英宜不及此今
之名世兩君子豈不偉哉其一爲帝者師其一聖人
之徒也要諸文德以爲德則爲緝熈文治以爲功則

爲怙冒文言以爲言則爲易教之絜淨精微以是曰
文文之至也借曰未喪兩君子然乎哉近世愈益卑
卑務自引而高一世文學侍從之臣猥自以爲黼黻
詞章之士猥自以爲桓文即有所長其何以希不朽
以是而槩諸兩君子其猶朝菌之視大椿與嵩高之
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自昔籍籍稱楚材其爲嶽
降不虛矣惟茲產上都而被首善蔚爲國楨非有所
待而興此其選也乃今連茹而進翩翩而拔前茅亦
既如林矣上之爲周召之治爲訓誥之文經緯天地
以成章煌煌乎明德也下之則知天命如括蒼知性

與天道如於越即德非其至星隆則從而隆抑或急
近功持卑議曾雕蟲之不若侈然自以得與于斯文
此之謂晷德晷星天垂象而岳效靈何爲也時馮使
君以方伯居楚都人士述不佞之言告徐君侯君侯
楚人時以方祀而飭祠事乃進都人士申不佞之言
夫象而列星形而名岳天文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人文也若殷良弼若漢宗臣遜志典學以
佐中興鞠躬盡瘁以輔少主天人徵應之符不爽矣
三命二表則其緒餘都人士第師文王學孔子時而
鹽梅時而魚水無施而不宜司馬非直爲南國謀且

以張楚非直張楚且以廣厲四方成位無良願以是而廣使君之德意乃抵二史氏屬曾令君乾亨勸之廡東

重修涇縣儒學碑記

今天子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責在有司務程功能繕居息以興文治涇爲宛鉅邑輔首善而藪人文比者將作不共學舍日圮李令君至惟教育爲孳孳其言曰邑無小小者不廢牛刀邑無大大者不發幅尺庶而富富而教則所以幅之尺之也境內倫于百里民聚如市積如京士旅如林取高第如頫拾亦既

庶矣富矣教矣滋大矣有司之所夙夜者其惟造士以率民于是程督博士諸生時有正業日有省月有試非直家喻而人益之士斐然鄉風不旬月而烝烝起矣則又以藏脩游息教所由興乃令有其廢之莫之或舉即祭菜者趨庭者駿奔走者其將安仰倚席者及門者鼓篋者呻者訊者其將疇依乃命工師大爲之飭則自戊寅經始迄己卯告成左之由殿而廡而戟門右之由堂而舍而黌門咸與維新不啻更始問其工則令君稍也民無與也問其費則令君緡也民無與也二三博士介兩生而三謁不佞請碑之夫

惟令爲近民其親則父毋也其尊則師帥也里父有子教之惟懼不刑教而不刑賊其子者也軍帥之行三軍也訓之惟懼不習訓而不習是謂糜軍教子者業已爲之隆師爲之親友猶必爲之授室而後乃有寧居訓士者業已爲之分部伍合攻同猶必爲之拮据室家綢繆牖戶而後乃有固志蓋工必居肆農必居田居肆則百志成居田則百畝易以小喻大何獨不然謂教爲無益而不與謂士爲無益而不養是不愛而爲僨犢不仁而爲痿痺者也下也與矣養矣學宮鞠爲茂草而不除環堵不蔽風雨而不治是徒陽

浮愛之仁之卒之噓吸不與通甘苦不與共者也猶之下也令君是役也其慈父之善用其愛良將之善用其仁者與猶未也莫非子也諸生則當戶耳莫非士也諸生則選鋒耳假令瘠支庶以肥當戶僕卒乘以主選鋒患不均矣是役也令君躬任其財力秋毫不及於齊民其斯以爲鳲鳩之子率然之師無愛而同仁者也或曰昔在令甲博士諸生咸在舍中乃今日月至焉籍名而已夷考其實無亦告朔存羊乎哉不佞曰其然吾黨所謂實者異于是彼其禮廢而餼存非實也概諸其實豈惟一餼非邪羣居而燕朋非

實也居業而中廢非實也藉令樂羣敬業接祉而成名則亦實之賓耳惡在其爲實哉諸生幸得爲仲尼之徒率由是路出入是門甚則冐然升堂而入其室矣居常之所誦法寧詎爲名高我思古人寔獲我心反而求之自得師矣居此者爲安居學此者爲實學夫既處其實矣高名將焉避之鼓鐘於宮聲聞於外由此其選也且也令者令人者也士之從令也宜莫如從心令君惟教育爲孳孳務程功能繕居息於是乎有實心矣跡其從政亦莫不然邑有期會於郡城則捐公羨而治公舍邑有轉輸於隣邑則捐公羨而

庾公漕凡其所以砥礪廉隅與擇便利莫非實也牖民孔易夫非躬行也與哉令君名日文撫之金谿人舉沈懋學榜進士

古城石梁碑記

上紀萬曆之十年齊民寧一申命司徒經野制賦凡諸可以佐百姓者務與良守令共之其年曾令君最休寧郡大夫高公出守吾土相帥而脩封疆正經界籍而上之司徒歲乃大穰四封露積既及閒暇乃進諸父老若博士諸生蒐百廢而畢興之而後與境內休息諸父老咸造令君所上便宜令君曰父老善爲境內謀則郡大夫在則之郡白郡大夫州自漢及隋故治黝爲歙越國公扶義而起城萬歲山其後歿爲明神世爵世祀勿絕海陽附古城十里而近川流會縣南湍者五是曰漸江襟縣而東萬歲山捍下流如碣石形家謂縣得玆山而壯在地戶如拂振藉令截流而梁則加之梟矣且也縣故未有城有之自嘉靖始由是環邑殷殷盛矣視曩昔不啻倍蓰乃今藉君侯之靈埤所不足于民便博士諸生又言海陽之學宮葺矣豈不煌煌乎哉昔爲文獻輿區率踵武相及耳頃自古城考浮屠七級乃始結祉同升盖學宮抱

鄰而古城居巽崇高而厚下庶有補于文明願及今圖之於學士便其居民則又以古城當四衝八達之地水潦降則徒杠可乘是歲水溢者二行者病涉非輿梁不利非石不梁願及今圖之於行者便郡大夫報可從民之便將不待三是在令君唯唯則奉德意而宣言於諸父老若鄉先生　縣官百歲更經十歲更籍諸父老一時並舉無已太勞日幾幾望其息肩矧可甚也要以庶而富富而教民治胥此而成今也語庶則都鄙鄉遂將不容語富則踰溢僭差將不制語教則絃歌俎豆將不厲而斌斌郡大夫惟是舉

爲孳孳則保富貞教者之所爲務也乃其心罔不在民矣顧兹費以萬計徒以千計役以歲計如之何其敢輕用吾民不費而惠不擾而成則郡大夫意也父老黃廷佩既受面命退以其私語其儕長民者善爲吾謀至周矣愛不弛勞勞不克愛即祖禰之筴子姓何加焉廷佩聞之一裘千腋集而成也獨任或懼不周一國三公渙而敗也輿尸或懼不急廷佩賈暨顧以不肖之身任之上之毋煩郡大夫若令君下之毋恩鄉先生若諸父老得請幸矣鄉先生若諸父老灑然避席而起問者三令君有言萬計費長者能乎曰

吾能萬千計徒長者能乎曰吾能千歲計役長者能乎曰吾能終歲而終事則皆再拜述其言入告令君令君上其狀郡大夫愉愉然快也其言曰昔人以溱洧而病執政直以小惠而卑之佩故由纖儉起家一旦捐不貲以濟衆真長者事此非郡大夫以義勸惡能徵發及此哉郡大夫曰固然令之訓也鄉先生之倡也諸父老相觀而摩者也郡何有焉乃按　簡書例得賜爵一級則具章服遣文學卒史表其閭適不佞有事海陽令君屬不佞紀其事竊惟東南諸郡新都爲饒新都裂千乘而六之無若海陽爲殖大都以

重積起富齎用則持兩端或自多其素封率以其羡而詫鄙縣諭之以義褎如弗聞或身臣虜以益子孫執鞭勿恤即郡中多豪舉惡敢盡謂無其人長者故由纖儉起家一旦而捐不貲以濟衆無論域中希有振古猶或難之彼陶朱氏三散千金徒賈餘勇卜式多助直將鈞奇律以誠心直道而概于中不可同日語矣古烕故有石門宋縣令鄒補之大書兊之卦辭而勒之石觀者不知所出至今猶然疑之其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有開必先此爲之兆使而說則政善矣勞而忘則俗善矣政與俗交相善也夫夫豈小補

哉梁工經始于壬午季秋迄某年月而告成事盖脩八百武廣四軌崇九仞其勞費則令君業已僂指之不具載

淳安縣治陂渠碑記

淳安故始新縣也漢建安中吳遣中郎將賀齊以徇地至乃割歙東境而縣始新列邑既平則析丹陽置新都郡齊拜新都太守治始新吾宗江南始祖龍驤將軍文和自會稽遷始新令竝以經始得境內守迄今廟食令兩世封樹在焉守習形家言引郭西水渠而東流遶郭若鞶帶廣尋有二深濬而瀆語具守碑

中蓋其隍也唐仍其舊吳侍郎融嘗歌之迄宋元豐
崐壑之間故令何友直陳曄遞濬如故頃罹寇虐城
壞隍淤及城拓而南辟渠而縣志稱人文代起率以
治渠徵焉　明興則商文毅公起淳安三都上第而
秉國即寓內列邑千計宜無如淳安曠日陵夷置渠
勿詰睍者不饜饕食割攄紛紛廬者廬圃者圃或夏
或蔀或樹華或樹果或樹蔬於是湮者什三沒者什
七　天子紀元癸未蕭令君始下車令君嘗再令東
粵樹保障功　上賜金進秩既至則恢恢游刃無郤
不批百廢具興較若畫一諸父老舉手加額籍籍多

令君良建安以來千古一遇也遂介諸孝廉諸文學
上渠便宜令君曰嘻因地利以利民則有司事元岡
不敏願肩任之乃操簡記按輿圖遺迹宛然在目於
是召諸嚙渠者坐之廷宣言都人士賴渠久矣爾曹
廬于斯圃于斯是皆在辟獨念孽非自作職而祖而
父之由第伐而廬豬而圃歸而利與有衆共之吾不
而坐聞者幸得及于寬政業已革心會比廬焚咸謂
天贊令君威德較著民大悅服爭自舍業以奉公家
令君復酌時宜與之更始渠廣僅當疇昔之半堤廣
當渠之半堤窮則梁之則又以西郭諸山谷水東注

如建瓴其盈涸可立待也藉令渠復而水不繼將焉
用渠乃闢雉潭爲西陂諸山谷水皆來會即龍山之
麓闢東陂約下流而捍之蓄洩如水庸轉輸如乘六
就西陂築堤一東陂二脩廣皆倍西乃籍浮橋田若
干畝壇場地若干畝易民田爲陂少不足則捐祿入
而予之賈鳩工伐石則市閑田以供渠脩三百尋有
奇爲石防者三梁者五冬十月農隙首事明年春正
月告成要以勿亟而捷有神則說使之效也于時諸
孝廉則方世德方學龍布狀諸文學則汪士慧周宗
文入新都紹介歙處士籍淳安者鮑子良抵余碑之

以紀成績余先世幸而在事在昔夏后氏以溝洫而
底平成漢六史以河渠而埒禮樂語其功用要以導
水利脩田功令君之渠邑中視稻人之利遠矣都人
士應若桴鼓則何以故哉古者度地居民建都立邑
審局面勢必協地宜自三五以及于今皆是物也其
言演於管郭布於大江以西令君起家太和旁綜俯
察心思耳目嫺矣乃令有土孳孳以地得民恢復以
循其故潤澤以舉其全雖有國工無能爲役至若不
費而惠不勞而成不令而共不疾而速則諸孝廉諸
文學述之爲詳非令君宜不及此雖然此其緒餘也

是役也非直襲水土而濬嘉祚在地成形莫非至教
記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職在匠人通于
政矣在禮上有大澤則夫人待于下流何所取之取
諸漱也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何所取
之取諸淫也漱之則川淫之則澤漱之則渠爲政淫
之則陂爲政流行坎止因厥有常政之象也奉此而
南面吏治其有興乎且也漱之則從善如流淫之則
成章後達漱之則爲之者疾淫之則用之者舒士興
文民興業胥此塗出令君是之取爾寧規規然徒爲
一澮絜長短邪彼或操拘說而詘堪輿一曲之士也

溺堪輿而闇大體一隅之觀也令君知大體矣賢乎
哉處士謂令君具文武才資深矣願司馬亟從事吾
黨猶及令君親見之兩生又言天幸淳而賚令君期
月而可如將終惠百里雖加一日爲猶賢余輾然笑
曰處士渠令君惟其遠兩生陂令君惟其留夫陂不
耐不渠渠不耐不陂由是而達新安江由是而放東
海上善若水則惟令君余將以是爲宜僚併勒之石

潘氏宗祠碑記

余以三禮起家禮時爲大夫禮莫重于祭重祭故宗
廟嚴古者大夫之廟三士一乃今輿主別祖迭進五
宗盖舉宗爲祠率用士禮新都禮義之國諸大宗各
有祠郡大夫澤施于民其後或作寓公于吾土若程
公元譚若任公昉迄今血食民間本支奉之爲百世
不遷之宗以昭穆祔要皆本于仁起于義禮所生也
潘氏自刺史守歙名名刺史以善政得民使者柳玭
上卓異狀上課之最旌以璽書子孫留歙黃墩自唐
乾符始至宣議郎承穆徙婺復徙歙杏潭潘之枌榆
自潘村始宋武節大夫珏長子節度使有容次子迪
功郎有餘並遷巖鎮太學生洋發秘書監源發並有
文名爰及　明興其族滋大處士逵三舉子長陽江

令英次百歲翁部季曰黃鼎足而立顧自元祐迄于
嘉靖祠事未遑令曾語翁始祖澤在守土尸祝之事
九天幾幾望之乃今所不足者非財是在仲季季曰
敬諾亟奉二千金以備經營翁年及期則夫婦偕也
詔賜爵一級表其閭潘受氏自畢公世多黃耇翁考
居室余署曰百二堂比考終顧命冢子尔伯叔父有
志未逮則啻其天年而翁幸保餘年卒落成事近之
無以面兄若弟進之無以面曾祖禰遠之無以面始
祖刺史公勉之此當室事冢子屛息受命三踊而號
延年所不終事以瞑吾親有如日先是形家指吉土

在巖谿之陽廣十二丈有奇脩三十丈潘汀州爲余肺腑然其言比度地則舉而授成卜且習吉于是聚族經始召工師程工北面爲永思堂凡七達中奉顯祖左右分曹而庋五等奉五宗或百世不遷或五世則遷悉如禮制東西爲夾室其上爲閣以待祧東西廡衡二十二楹北上由中堂歷階而下累百步爲方池中池甃石爲臺爲亭南北梁之以通出入應門九達左右分聚食待餕之庭門外爲露臺可集數十百衆歷階而下爲皐門五達額爲潘氏宗祠西祠節烈賢良東祠后土又下延百堵者三之一繚以周垣垣

以外則巖谿也蓋自丁亥首事迄辛卯告成主者既受遺金佐之再倍有半舉宗率多主者不五年而奏功主者謝曰此祖宗百世之靈先君子之遺命諸父兄子弟之戮力百工之效勞不孝庶無傷厥考心足矣其年芝一莖產祠之極拱若盤盂四鯉各盈尺躍于池皆赤金色時汀州冢孫之惺舉内史應如期有開必先茲其芝之房龍之窟也脩禮而達順故龍可沼芝之可畦余發禮家言謂是舉爲得禮意

故太學惠景公祔祠碑記

吾宗聚族而祠先越國者無慮數十百區而潛川最著潛川聚食於祠者無慮數百千指而惠景公特闢先越國爲百世之宗是宜與主凡諸後世以德善功伐文章顯者則子孫爲之立主而祔之祠然必舉宗無間言乃始得祔抑或自經始而迄成事祠費不貲凡諸孝子慈孫思崇祀其祖禰藉令質行無缺皆得輸祠金而祔之祠然必舉宗無間言乃始得祔盖其慎也至若舉宗莫不歸德共爲之立主而祔之祠者未之前聞有之則自惠景公季禮始公名大節爲余大父行季禮字也席故饒者七世至父光祿公而益昌光祿公息子三伯先亡仲待次闕下季獨居子舍

善得父毋驩心少喜談兵攻騎射習技擊光祿不悅日討儒術而訓之與爾爲絳侯無寧爲賈太傅與爾爲霍驃騎無寧爲司馬長卿季唯唯遂折節而入橋門則治春秋傾四方之士其後光祿即世毋氏巋然獨存季盡禮盡哀既奉大事歸養庭内毋氏恃以爲安者三十年先是以貲受秩者畢集分宜賈豎子皆得巧宦客諷惠景季公寧薄張廷尉邪惠景謝曰如將藉一命以利民則老毋在無能勤民於遠如將徼一命以自利是貪賈之以姦富者也余何有哉居常重購二代鼎彝及百家圖籍目之所擊手之所披若

裴商鹿臺陳周宗罍蘭亭脩禊輞川上居上下數千年宛若在吾目自言此吾湯沐也毋問吾宮光祿故有良圃洿池三惠景拓之而通爲一種魚百石蔬百畦樹花木千章竹千个常見之客脩然而來由由然與之俱與盡而去自言此吾苑囿也吾其終老於斯毋問吾富然夫以盡倫則烝烝厚矣以通物則斤斤明矣要皆生人之所有事其何以得舉宗而尸祝之宗長老有言季禮負意氣廣交游視劇孟季心若在驂乘顧逡逡禮讓退然如不勝衣人或無禮於躬閉戶勿問乃若先世丘墓有郄宗人子對簿有不平季

禮傾身當之即出千金無所恡卒之侵墓者坐法釋憾者平季禮未嘗自功歉然而已或以緩急告周視而辦應之饑予食寒予衣婚予奩喪予賻以賈困者予資斧以儒困者予膏脩墓者不能樹代其封貧者不能償焚其券祊以外大書棹楔冠以表閭其南當季畝鍾之田賈視上腴什倍宗老倚閭而歎內壯麗而外湫隘可若何季禮挈而歸之祠闢爲廣路直方閎衍廓然大觀既又甃石梁縉水府不惜厚費均於祠事有稗嗟乎邑人重土而輕財甚于重財而輕義跬步之內非勃谿則鬩墻季不受直而自獻于先公

則義舉也鄙人有言饗其利者爲有德富而好行其德仁義附古者有德于其鄉得祀于社今之社非禮也與其祀之社孰若祔之祠以祝嘏則從皇尸以俎豆則齒昭穆以駿奔走則盡同姓以登餕受胙則及子孫要以協輿論固宗盟禮之善物也古者謚以尊名無爵無謚顧州閭鄉黨有私謚雖私亦公自昔以來皆所不廢按謚法愛民好與曰惠由義而濟曰景之人也尊祖人也敬宗人也壹惠而取節於法固當司馬以禮起家境內於是乎觀禮兩者並以義起在禮何如余小子謂是舉也勤而不償報而不贏私不

奪公名不浮實不嶄祔而舉宗祔之不嶄謚而舉宗謚之亡於禮而禮也何以故澤施於民則在祀典求之野質有其文此非作者之裔述者之林惡知禮意吾宗蓋周公之後魯秉周禮而胙潁川新都以文獻與潜川滋大固宜其嫺於禮矣夫惟其嫺於禮也則載之宗祏宗祝職之

太函集卷之六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記四首

陳令君霖雨碑記

歙巖邑也夫不足畝耜家不足畝鍾故無廣澤洿池墳則窪衍則澮不雨則饑即力田者難爲力壬午入暑而雨大治水庸而糞其田既水溢而氾無羸事倍功半明年癸未創往者而更張始稼雨浹旬决下流無所豬鶵首出雨絕踰旬猶恃桔槔陳令君閔焉憂之業已攝章華屏于旄禁屠酤廢笞杖則告郡守相

有事郊廟而雩乃詔博士諸生耆諸父老日從郡大夫高公而下祈于上下神祇越五日無窪又五日無澮令君薰心如炙愈益皇皇深念無雨無苗無苗無歲無歲無民罪令之繇毋相及也躬帥官師士庶爲壇城北水濱奉風雲雷雨城邑山川社稷之神以爲與主徇于有衆相與僉謀夫禦民大菑職在祀典詩之雲漢靡神不宗乃令秩祀百神業在尸祝凡諸境内方祀望祀祠祀墠祀血食之祀土木之祀故有靈者悉舉以聞遠者郊迎近則躬逆洋洋具在肹蠁乃通有衆曰善於是薦珪璧爇蕭薌具車徒列輿衛境内神人四集令君日登壇百拜者三仰面載陽犖犖鞠跽婁不御盖不張四顧踟躕抆或雲油油出遠岫徒跣而從方嚮帥官師士庶望拜之羣小兒奉土龍先驅周行若干里徐拜十步而一疾拜五步而一即面黧黑汗沾衣不自知其胼胝也既反則餐餅餌餉羣兒時而授餐雖脫粟不飽又旬日而陽益亢赤地若焦羣兒憚暑無來有衆皆解諸父老謂令君心力殫矣宜莫如觽龍乃遣壯夫懸鐵徑尺墜龍淵龍弗痦也令君蹐地若無所措踢天若無所容俯而思仰而嘆曰夫神民之主也神寧詎棄吾民長民者無良

神不恤而嫁之禍耳遂庚設壇齋瀹而告諸上帝令有罪作神羞神降罪于不令之躬吾民無扞藉令令免于罪民當阨無所逃願減令未艾之年紓吾民無辜之罪比中夜凡三上民不及知盖自五月丙申迄于六月壬申不雨者三旬有八日矣癸酉日高春雲始作有衆幾幾以爲雨徵令君長跽籲天稽首累百日中始昃雷雨滿盈令君蒲伏愈恭水潦幾沒下體有衆驩然呼令君雨不倿沐雨而爲之歌則咸踵門而歸德令君喁喁如出一口令君爲民引咎直將損年數以濟歲功乃今民獲更生萬衆各歸其餘爲令

君壽令君避席曰　上之澤也行部之所宣也百神之靈郡大夫之格也巫祝之所有事諸父老之勤也其何有哉先是列邑以旱聞歙先需足墳者有獲衍者畢登易儉爲豐民饒粒食既所部上郡中旱狀詔蠲田租什之三有衆熈熈幸得及于寬政頃五方之穰者輳至穀價大平諸父老三及余門頌令君不容口令君不有願司馬勤石紀之不佞嘗歷有司亦數憂旱有祈如響猥云天道邇哉代謝相乘元極則反會逢其適惡用貪天之功令君抗志回天曠日持久即羣心解體神益王禮益虔卒之與稿沃磽嘉生

蕃殖高而卑遠而邇于是乎有天令君在官凡諸美政無以口實爲訣是舉也法得特書乃内父老之言以備司會令君舉丁丑進士鄞人諸里巷喜雨歌謡則在野史

寧國縣重建東津橋碑記

寧國爲宛巖邑西略新都蓋祖三天子都昭叢山而移天目中折而北走縣不啻百里而遥東引天目西沿叢山山水集河瀝谿繞郛而入於宛輿徒相望郛東西各甃石梁津東津尤當其衝其工益鉅獨力而梁東津者則故老胡珂萬曆二年水大至梁壞當事者遞舉遞寢越十年而格不行晉安周公由都給事中蒞淅叅知政事適量移至境内不啻神君奉之公顧孳孳拊循務和境内入境而問疾苦察民隱罔不周遇旱而雩走羣望罔不肅邑人親戴之若父毋莫不喁喁吾儕小人始以君侯出禁闥據藩垣貴倨矣顧近人而能自下其斯爲龍德乎哉藉茀令泥蟠潤百里乎何有於是踵門旅進請復東津之梁公避席曰嘻經始難矣其利不百與其華也寧因是役也因無所因宜必更始事倍功半孰任其勞借曰任之民力方詘諸父老能勞乎對曰君侯擇可而勞死且不

避且勞力庶人義也何敢讓勞公曰嘻信而後勞不且爲厲吾茲從政朞月耳諸父老信乎對曰君侯以境内爲心境内亦以君侯爲心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矣公曰嘻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之以其道也故以益下說者易以損下說者難是役也其勞不貲於民不無損矣諸父老說乎對曰君侯以佚道使民一勞永逸胥此也即百世饗其利一舉足而不敢忘夫焉有不說公曰嘻父老言是昔溱洧失政小惠無庸不佞良寅何敢望子產要以乘梁利涉責在有司顧公帑不可縻大衆不可興與我共此者則唯二三父

老是賴令甫下聞風響應者三百人公從土著得胡讓等若干曹從羈旅得汪徵壽等若干曹舉十有六人分職而爲之倡乃從鄉大夫禮梅郡丞賓饒鴻臚邦佐爲之望以率子來屬胡少府春正廵工而爲之敦公以時督人官程土物稽出入辨堅瑕爲之植始癸未春迄甲申夏工乃告成其脩百六十武有竒故爲洞八而增其一其廣四軌高倍之鼛鼓而桐聲出徵角於是乎信且說矣公多諸父老之扶義而應命爲之伐石紀事勒其姓名諸從事相語曰君侯大有造於國人此其一端耳是役也首鼠十年片言而決

非君侯之任而誰任哉爲而不宰有而不居吾儕小人烏敢掩君侯之伐乃介三老及余一言以荅君侯夫士蹻屩起家未一試而寄之百里朝釋褐而夕製錦不已重乎然而勞則以爲獨賢甲則以爲不肖是怏怏者惡能平其心而得民和至若司諫職在盡言業已憚天子而排執政甚者厲廉隅矜意氣即三旌九列爭自下之何有于百執事比遷秩内則卿寺外則中大夫躐七等而先登猶自以爲折節一旦而出居縣猶隊淵也何有於丘民藉令去其矜氣斥其褊心直以傳客居官又何有於民事此其卒也昔在近侍公與不佞同朝正色直言居常以謇諤取重顧猷然自視退然若不勝衣吾見其由由耳既出居藩其由由猶故也則曰　上之寵祿過矣如其鮮官卒無以佐百姓報主之謂何及釋憾者移其官僅得一邑其由由猶故也則又曰臣無狀當罷幸然以使過優容之所不孳孳夙夜保我黎民非人臣也今茲之役智者避事巧者避時敏者避言雖強有力亦將避怨公嘿智慧巧力猥云自用其愚卒之乘時集事歸德頌功此其愚不可及也且也涉世猶之乎涉川其緩急較異當其清淺則揭厲可乘雖小有才難與爭捷

時而水溢其流湯湯雖或善泅非舟檝不濟此唯中才以上可以與能及其滔天舟師辟易咫尺可度將必由梁所謂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事則周公其人乎小罷易盈奄忽易縮滔滔皆是也大哉洋洋乎與時變易寵辱不驚吾茲有所試矣是碑也悉藉行人之口毋謂乞諸其隣

秋浦與濟橋青雲堤碑記

高皇帝疆理畿内略池州而控上游連衡皖城西綰潯陽彭蠡之口是爲襟領之郡不啻股肱故以秋浦名則城南一藪澤也長堤自齊山傳諸堞亘中流爲

平政橋登睥睨之射高墉若流矢廬陵劉公以二千
石至習形家言則以建置不昉於土圭自三五更都
始岐豐鎬洛從吉屢遷浸假以爲堪輿也者而畢視
之則曲士之耳見守臣有土置之安則舉安郡蒞輿
區千雉南面第中當肅愼而左海莫爲尾閭歙天門
張地戶其形倒置右不有而左不宜迄今人文或未
盡興民財或未盡阜胥此也其徙下流完繕有加于
嚮者地形得矣于時問之郡相郡相嚮應之問之六
邑長吏若都人士若庶民則皆唯唯遂決筴從左畢
力經營會歲事順成猶易爲力易平政曰興濟名其

堤曰青雲蓋造士阜民固其所爲汲汲者也劉公以
遷秩出境工役告成居無何水大至堤圮而橋亦圮
有如宣房本之操畚爲堤故水易齧即賁小省其敗
愈奢劉公去而澤不留境內適以爲天厄即得代寧
詎能必由前而善其後哉既聞代者爲廣信姚公則
呫呫喜公嘗按部淮甸　陵園粮道在焉南決高寶
則開支河北淤茶城則闢新河易沮洳爲膏腴且利
漕政壽州水溢以澤量人大爲之隄以固　祖陵且
弭水患乃今專城而治境內幸哉公既下車廣咨諏
擇便利宣言郡縣綱紀相屬休戚相關猶冠冕之有

衣裳本實之有枝葉也利郡則利六縣利六縣則利
萬民不亦如之寧詎因噎而廢食爲也是役也士觀
任之與我共此者其唯諸相君若諸令長若搢紳大
夫若賢良方正博士諸生若三老豪傑皆曰惟命公
又曰歲惡惡能羸茲大役興或以爲厲巳疇昔之役
公爲政無及私家今茲之役亦在公夫家無有所預
且救荒之策盡矣倉廩府庫畢空豈惟老羸即壯者
且溝壑無寧使之自食其力殆亦嗸嗸之資是之謂
不費之惠是之謂不怨之勞士觀請以身先之矣其
費悉取諸鈞矢域中赴義者聞亦稰之丁夫於是甃

石爲堤輿梁翼然中峙崇脩倍昔無改古名堤疏五
道匽而梁之以象武林六橋仍建平政閣文昌閣凌
雲閣出沒蔽虧以象瀛洲三島乘城南望則左大江
右九子秋浦若天漢橋堤若虹屬天路車乘黃干旄
冠蓋若輿若輦若梱載若負擔若跣若徒若端若弁
繹繹乎秭楊灌木青蘋白芷之郊熙熙乎如登春臺
如鏡太液如跨河鼓如涉析津莫不自適其適矣蓋
自戊子春王正月首事朞而告成此非悅以使民宜
不及此於是郡之薦紳大夫以及三老豪傑聚族而
抵諸令長願碑成事於堤上之橋諸令長以告諸相

君相君曰善新都太守齊安董公嘗丞吾郡協謀居
多司馬氏乃在新都願因太守公抵司馬氏不佞幸
得奉教故得聞諸部署爲詳當世之求吏治者日苛
有司之避吏議者日黠愬然於所當務若罔見聞凜
凜然於其身懼相及也語以興作殆有甚焉司牧職
在牧民求牧與芻不異秦越藉令課上最首諸侯於
郡奚益姚公獨持大體先公家之急而後身圖難矣
經始既蹟公踵其後無奪心草昧不寧卒以底績此
其尤難者也是役也五美具焉以回天造以闡地靈
以與人文以阜民財申之以裨歲政其斯以爲非常

之事非常之功要以非常之原則公灼見之矣凡諸
同心戮力者郡丞則申大夫自天倅則歐別駕鳴鑾
趙司理世顯縣令則吳貴池榕常靑陽道立熊銅陵
蓋臣高石埭儀陳東流承芳錢建德穀樂觀厥成者
郡丞則丘大夫一奇王司理洽駱貴池彥元張銅陵
喬一應石埭存尊他若爲植巡工者若而人其共者
民其其法得備書

臨淄鄉賢蒲大夫韓公入祠碑記

在　令甲鄉先生儒行脩民功著者祀之瞽宗　今
天子命禮官申明祀典非其人毋闌入責在有司臨
淄博士諸生上言邑故海岱一都會也郡人士推轂
先達必首蒲大夫韓公公父忍翁以有忍名無違言
無失色公務承志恢恢乎無所不容翁惟緩急爲孳
孳蒿目無告病施之藥饑餔之糜公奉周旋終身不
倦每當食非侍匕箸不餐居考氏喪越三日水漿不
入既廩鄉校貢及期楊襄毅視學山東具知人鑒既
得公雋殿張奇遂以卷授公籍上大宗伯公言超然
次出奇下疇敢越次先奇且奇故貧超然願居奇後
襄毅義公讓事聞按部中按部遞優禮之爲都人士
法胥後舉乃入澤宮則以逢掖徑　不謁主爵吾貲

薄寧詎求爲可知借貲則不能不吾知亦已矣幸有
餘力吾其自三族先秋餼穀有常春貸父黨毋黨妻
黨歲更入得當毋取贏無年則發三百金市穀千石
及穀貴散而徵平價如初舉宗負歲賦七十緡無所
出吏持之急公出而代輸齊人言孟嘗君故以公子
豪公一側注不啻加一等矣及襄毅都太宰獨急公
且召之公家食二十年憣然改慮吾聞士伸于知已
厥幾乎一當吾師既及門太宰色喜蒲吾父母邑也
蓋有虞世之故都夌夷以迄于今浸失其所今茲之
民歲爲政不亦殘乎君其爲我治蒲民有瘳矣　命

下拜蒲大夫公下車質司盟以矢貞白審便利定章程緩征而務拊循緩刑而務休息暇則羣師儒考德業務以身先此中故揖讓之庭十六相於是乎出公等勉矣不則未免爲鄉人周行四封導利而布之下與民更始務力作以趨時出則墾田居則樹木引北關水穴墉入郭以灌園蔬引山泉匯而爲池以灌田稼居三歲政有成具言公弄造蒲公以末疾請老所部不可邑人皇皇懇留公力謝曰令無所讓勞即胝足且不給乃令蹴蹙從事如不任何于是境內戮力爲公立祠報以血食車既發遮道號泣者數千人歸

而脩德里中如嚮者既即世以純德終公之儒行在齊民功在晉其高義在縣志其遺愛在祠碑稽　令甲則不徭奉　申命則不倍且乎輿論協鄉評請下有司脩祠事如秩節于是督學使者下郡縣議具報僉同遂檄令奉公主入祠有成禮夫齊魯嫺於文學本之乎躬行故其俗之于家則全授之政則無不達世儒奉經術如奉芻狗既陳乃踐之其痛也爲首其夢也爲昧藉茀令取給本之則無公故以經術起家其後稱詩可籍也逡逡君子出入不倍所聞則其順親孝道達矣禮有之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讓公之質行不可僂指此其大都發硎于蒲如入無間不耍而得民譽不比而得民和豈其有積德也者而嬈附之此有由本也昔之穰畏壘者猶且杓之俎豆之間彼其老氏之徒其下則鞅掌之役惡知禮意乃公終始誦義純德特聞直道具存登之齊魯諸儒之上越在尸祝庶無愧辭禮之善經也公有子直指君按部吳越聞禮告成北面颺言　主恩高矣厚矣既賜臣介秩贈先臣文林郎乃今先臣得與鄉賢則　明詔先之矣先臣死且不朽施及無疆即臣臣子之職不共敢不拜賜東面宣言議禮則求之野其言質直信

而有徵惟茲博士諸生之言徵諸野史郡縣之大夫議則閭史州史在焉督學使者折衷而定之載在惇史是則公是然則同然俾先民得及于春秋禮也嘉言合禮敢不拜嘉

碑陰五首

始祖龍驤將軍墓域碑陰

吾宗得姓自魯頻川侯汪始漢建安二年龍驤將軍諱文和爲會稽令始渡江南于時郡新都而治始新公遷始新因而占籍其後始新入歙州公卒與夫人孫合葬邵石山冑子弭冠將軍諱軫卒與夫人李合

葬都督山後世附葬邵石山者墓二十五附都督山者六而公實江南汪氏始祖也後復剖歙東界隷淳安世遠支分歲時失省經界或淆　明萬曆九年奉
詔經野聚族展墓乃謁蕭令君定經界給公文以堅世守十三年復謁嚴令君立堂坊表兆域以繫永思屬兵部左侍郎裔孫道昆紀之碑陰以詔來裔

宋遷祖司馬公登源墓碑陰

漢置新都郡治始新江南汪氏始祖龍驤將軍居始新始十世孫諱叔舉則司馬公由始新遷登源卒葬于此公生于晉仕于宋歿于齊其墓承亥就壬中形

家法本支百世世受王侯公卿其一居守不遷副使溥御史瀅其後也墓入先朝祀典税歸王祖廟祠戶奉之古碑不存太守董公乃更立裔孫兵部左侍郎道昆考之宗祏志之碑陰

曾祖母曾叔祖母合葬墓域碑陰

兩曾祖妣之喪歷三世始克舉葢少仙劉守一得訣異人旁綜形家一顧神解客曾孫道昆所諸曾玄以下郊迎之登舍後山投杖命鍤得兆負酉抱卯辛乙參焉上若蓮下若釜背若盎面遥拱若圭穴中脉自酉來深入則土騂剛左右重抱當穴得真土若瓜蔓自酉蜿蜒左行薌若丹砂膩若胡粉則以萬曆戊子春王二月辛酉奉二喪合葬爲斧封事既襄五宗七穆具在齊心發慮誓墓同盟先世卜舍凡四百年兆在舍旁而今始得具曰天授莫非先靈顧世世守之毋落成事山自脊及趾左右各三丈有奇是爲汪塢之陰故塡垙二公中分之産爪分既久化居蠃詘不齊自今合併爲公悉歸禁步禁内毋盜葬毋鬻他人毋妄言吉凶毋擅伐薪木有犯則告之祖廟行罰有差盜葬者衆發之他鬻者盡其産而責之贖妄言者斥勿入擅伐者倍償一或敗羣有司無赦屬道昆矢

言勒石載之碑陰

歙唐模遷祖思立公碑陰

汪由古歙避地旌德府君諱思立行十二生唐貞元五年父命受室于歙之程遂居唐模爲歙始遷祖享年八十二合葬歙北靈山之麓負乾抱巽後裔承滿公承可公祔是年有司奉　詔例復畝割税舉宗請以税入本支世墓祠戶遂重勒碑

宋祖瀚公碑陰

宋祖瀚公葬[illegible]世系數易四穆惟長若季滋盛歲時聚族展墓三月[illegible]爲期萬曆[illegible]春僉謀重立本

支具在屬公十九世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道昆
勒之碑陰

太函集卷之七十

太函集卷之七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九首

明奉訓大夫知隨州事孫公生祠記

程使君入楚聞隨父老言孫大夫治隨狀灑然異之孫大夫者使君同舍郎也大夫去隨者三年隨父老業已祠事之矣會使君自工部來則皆造使君問大夫安否幸聞無恙則皆泣下語纚纚不休使君問曰大夫得父老者何對曰隨未得我公則國人皆痳耳公一旦至大呼痳者遽然覺之民未知作公爲之脩

封疆省耕歛而民始力田民未知學公爲之徧置社學聚民間子弟之秀者擇其師教之爲期日召學官子弟皆來會以身教之而民始脩文事民故患盗盗往往自四方來隨無完郛國門之外且不保公爲之窮治淵藪論棄市數十百人且今有罪者受版築城其郛而民始無盗患民故惰事僄人不共公爲之除道梁津而遠人始至凡此皆其著者耳故公在則民怙公去則民懷隨之民何可一日忘公也使君唯唯既而語襄陽守曰今之以吏治顯者往往務便民與民無所更始大夫治隨不無事矣隨父老誦之不倦

何故哉守曰嗟乎此難以聲音笑貌爲也里父之愛
其子惡能終身襁負之乃其心則無日而不在子矣
子稍長必使之負薪不幸而有疾藥必瞑眩即負薪
嘗藥里父不以其故失慈察其心彼固誠愛之也藉
第令務姑息而知所裁是納之邪而益其疾矣周公
抗法伯禽不假貸伯禽卒輔周室蒙故業而昌阜之
周公於是乎善用愛矣然則古之人子民如父母者
豈直以呫囁著愛乎哉强教而悅安之斯父母之道
得也負薪嘗藥則强教者之所有事將固遺之以安
耳大夫拊循其境內豈不孳孳顧獨興民治而紀綱

之必引之於正義詎之豈弟誰曰不然庶幾乎隨之
父母也已昔庾桑楚之處畏壘畏壘之民且尸祝之
矧父母也吳今君曰往大夫在歙亦以休息得民耳
尚安事嚴守曰否否歙當南國之陬區行部者接軫
於道民苦苛細幸得及於寬政而休焉大夫之治歙
是也楚地廣莫其民窳雕或若猶然務因循有司之
法削矣民慢而法削其如擁閼何哉夫民張則弛之
弛則張之此文武之道也父老相謂曰鄙人何知嚮
其利爲有德二三君子皆歙人則知德者之言也於
是述其言以告新大夫新大夫拜而起曰賀沂聞之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二三君子之稱載往事者詳矣
願勒其言祠下且爲後事之師父老曰幸甚

歙縣重脩紫陽書院記

郡中特建紫陽書院祠事徽國文公其地屢遷遞有
興廢其一在歙儒學之右文公裳衣在焉建自　國
初西向成化庚子郡丞張公改而南向面紫陽山正
德壬申郡守熊公遷廢寺以都形勝增置堂廡齋舍
凡若干楹爲臺爲池莫不備具乃簡七校之士講業
其中一時人文愈益斌斌矣歲久一切就圮迄今垂
五十年嘉靖丙寅縣大夫林公由進士領縣事始謁

祠下周視而歎曰元立閩人也閩之俎豆文公者視
闕里有差至盛矣此中蓋文公父母之國而祠事不
治謂有司何乃鳩工程材葺其舊者咸若更始復度
臺前餘地增置講堂堂外爲垣樹桃李若竹箭垣之
南爲亭奉　世宗皇帝敬一箴堂之東爲門揭宋理
宗皇帝賜額其興事自十一月至于正月其財用出
公帑若干緡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都人士莫不欣欣
然喜也縣文學徐君來告成事屬道昆勒石紀之在
今甲有司立學率廟祀先師博士諸生咸在學舍法
久寢廢學舍曠而不居當事者則又崇事其鄉先生

爲之尸祝而誘之進豫人之陟岱嶽必先東山吳人之涉滄溟必先震澤其觀法也近則其用力也專是亦一道也且也國之養賢猶農之樹稼一夫而受千畝歲入幾何第令程力而相土之宜其獲過當乃今養士日廣視疇昔且什倍之使必程督而後刑日不暇給及既釋業而仕緩急將有賴焉卒然試之所養或非所用何以故失養故也教之必因其材居之必擇其地善養者愼諸此乃亦有秋是又一道也文公以經術明聖人之道若揭日月而行世儒斤斤猶或求多於訓詁要以篤行君子較然與古爲徒故其遺

書至今誦之勿絕當世以經術論士舍文公奚適哉使徒挾經術爲取世之資直優孟之抵掌耳尚安事養必也躬行爲本出入不倍所聞是則文公之徒也由此嚮用則其所養可知都人士後文公而興觀法不遠即有事於海岱夫非東山震澤之類與　今天子改元士烝烝嚮用視文公陁于有宋何論徑庭都人士資適逢時顧自於何如耳語曰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此縣大夫意也迺邑不佞敬爲都人士申之

孫次公徵會記

海陽多大家孫次公用鹽筴起家大人客吳越則次公與俱當是時吳越晏然耳賈人挾素封之重因地利而息之高堂而居擊鍾而食連騎而出何揚揚也次公爲賈人祭酒顧獨折節以然諾重公卿間久之禮官知名得　賜爵如詔令及余奉檄入吳越家大人乃還既而吳越被兵次公亦棄賈去巳未秋九月次公遺家大人書曰昔在東海不啻昆弟之驩乃今家食有年未嘗一日而忘東海也其後蘇卿辟爲天官椽王處士亦以貲爲郎一時知交名器備矣然兩君者堂斧相望其如求舊何哉僕幸而得保其天年

儼然與鄉國之杖者齒乃今惟伯仲在耳諸子有不腆之酒願伯仲臨之於是家大人以杖屨來遂爲上客主人既獻酌者請行酬家大人脩爵而酌曰桃李之下成蹊然不能不先霜露草木黃落桂樹乃榮其得之天者異矣彼千金而垂堂者桃李耳公其後凋者也公飲斯再酌曰鄉人之服賈不啻鎡基藉令兵難未紓尚安事賈乃今司馬受　上方略停不軌者以聞兵端弭矣公子因其故業齋用益饒則　君賜也公飲斯三酌曰公之婚嫁畢矣僕有少子以良月婚焉公病視僕病聽願及今無恙相從爲方外之遊

登天都求軒轅氏之跡幸而聞道留不死之舊鄉無問年矣公欽斯次公再拜曰公惠顧舊好申錫我黃耇昌阜我後人君之惠也敢不卒爵於是舉酹者三乃謝客汪道昆曰余見父之執宜莫如次公長者云家大人嚴事次公其所稱願者非貌言也將命者自家大人所能悉數賓主之辭籍之可以示後嗣遂操牘載焉

池上草堂記

新都多萬家之市其鉅者曰巖鎮其西有九龍池云市中諸吳最蕃聚族而居池上有篁池先生者世受

軒轅氏書務振人之疾苦其術多奇中全活者數千百人先生不問家獨善賓客以故齋用踰溢無蓄藏及伯子孤先生之産殆盡其後伯子以傳業愈顯始樹居室就池上為堂堂成伯子聚糧而西入楚守大夫郊勞語伯子曰聞伯子居郢中後車數十乘虛左以從伯子乃今輕千里而見客何故哉伯子曰橋聞越人遇長桑君飲上池水遂以技高天下自吾先子浮東海既歸而業始精橋倍先子者十五年乃今始有烝嘗之室聞楚有名山大澤異人在焉儻然遇之庶幾幸而聞道惡用守一隅為也守大夫謂善既踰月伯子謁行大夫所曰余汎洞庭求軒轅氏之小臣不得余登大岳列仙翩翩然下獨無所謂長桑君以余之不敏惡能為采真之游橋將自此歸耳守大夫曰吾聞斲輪之言父不得而授其子如使必因至人而後聞道伯子亦將有異聞於先子乎伯子曰否往吾先子立池上辟咡而語橋曰孺子知水之道乎竭則注之滿則酌之損益盈虛不過其則水有常矣吾觀池水而得養生焉橋方奉以周旋而未能何異聞也守大夫曰有味哉先生之言是天道也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故能生生善治生者亦然有餘者損之

不足者補之故能終其天年而無夭札即使今之有土者操是道以往生人遂而境內平矣故曰池水可以觀政何論養生昔人鬻不龜手之藥或者以封實先生之言其為不龜手也大矣第令伯子歸休乎堂上考先世之遺言而服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虛語也豈必駕太山之騄駬然後行遠哉伯子曰唯唯

溪南吳氏祠堂記

諸吳聚族溪南無慮千室乃別本支繫近屬分門而居凡春禴秋嘗吉凶慶弔之事一切自門內始故處士珮字子鳴倜儻好義人也系出四門受室潛川汪

氏處士有大志以服賈起家居常語汪吾家仲季守明經他日必大我宗事顧我方事錐刀之末何以亢宗誠願操奇贏爲吾門内治祠事所不卒事者非夫也汪敬諾有頃處士客死大梁汪立處士後逆喪歸擗地痛哭曰君死未亾人不難以死從君顧君有志不終而君未有子未亾人死其謂君何乃舉處士遺金授能者任轉轂居數歲累百金遂度土程材乃議祠事前堂後寢繚以周垣籩豆裳衣各得其所盡百金不足則脫簪珥傾篋笥以繼之又不足則稱貸繼之辟纑織紝以償之蓋終始若干年然後告成事汪

乃奉處士主先入告曰未亾人所不負君冥冥者將以畢君事也不自意藉君之靈幸而畢事君其來饗乎哉於是徧告舉宗門以内皆得立主立主以兩浙運幹公爲祖其下各以昭穆祔焉舉宗長老歎曰吾宗以饒冨傾郡即千金之子何可勝道哉乃若諸宗各有祠亦必合羣力而後舉處士遺金堇堇汪以一嫠婦任之非直處士功臣抑亦吾宗之狐趙也賢乎哉余聞之曰固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要其極則禮樂備焉此惟王公有土者能殆非婦人女子事矣昔寡婦清擅蜀之富天子不臣以汪視清則騶虞之視負塗豕耳汪於余爲宗人女諸吳於余世爲婚姻余既多其成功遂勒石爲之記

游洞庭山記

洞庭山峙震澤中其形勝甲吳會劉生言山猶橘柚巨藪浮之其隔閡各爲一區猶一瓣耳登縹緲峰乃覩全體蓋其蔕云余將有事洞庭期諸君子不至顧季狂張幼于力贊余往也遂與之俱幼于言蔡丈人義甚高字師古年九十矣登高不杖往往先諸少年處士徐紹卿年七十七並矍鑠能詩其兄子太素以好客聞皆山中人也四月三日發吳閶旦日登姑蘇

臺遇雨止日中發胥口風雨從之舟濟涵村雨不絕踰頭走資慶主綰卿資慶當東湖西湖之間蓋一區也旦日過陸希生陸伯相兩生請從會太素出崦下來爲客治十日具乃就近登東湖寺寺在山椒方沼瀦佛宮前遂以名寺寺後列石以什數當嘉樹陰由列石出松林林平衍可藉草余從頌質故道望穹窿迤北諸山近若舳艫遠若烟霧細者若芥稍巨則置栝耳東湖去西湖五里高倍東湖故市豪齮齕之寺遂靡其西有水盈坎湖風作輒揚波坎中故名出寺而南亾馳道攝衣由徑以上得玉椒泉泉可當惠山

再歃而去又南則循崖蹜蹢不盡五百步而得平岡
望縹緲峰猶將五里而遥其高曽不能半縁岡東折
舉趾浸高又折而南凡三息趾乃抵峰下諸豎子扶
掖上坐其巔巔故有羽人居今廢倚杖西顧白日薄
陽羨間湖光亘天不啻百里泱泱乎大觀也東涉東
山二十里而近山若拖紳其上有柳毅井通三湘語
出稗官氏水東沃野數十里號小雲南又東則吴江
矣南涉四十五里抵吴興稍西為弁山發自天目西
北有山曰馬蹟亦浮震澤近毗陵又北則梁溪諸山
視馬蹟差小土人為堤捍水堤自澤畔屬於山東北

則穹窿姑蘇相去七十里此其大較也近而俯視七
十二山大半可名誦劉生言信矣旦日復出東湖嶺
折而東南所過田廬近似吾土又南則丘木相望多
馬鬣封轉入叢林得天皇寺寺故有葛洪井在廡東
寺後別院益幽顧獨蕪穢寺去湖稍遠羣山轃至亦
為一區東出馬城吴王廐也今祠事東嶽黄冠主之
由馬城而東乃造崦下盎文敏公舊業太素則其季
子云其居第倍紫山面東山近則黿山鼉山龜山相
屬三山產奇石採石者至今賴之湖上良田一區無
慮千頃客猝至輒不知其為水鄉東北寺曰法華乘

蹬道出湖上又東為東園公隱地仍名東園旦日西
南行入靈祐觀廢久矣其左得林屋洞是為第九洞
天天順中武功伯徐有貞東炬溪入抵石竇署曰隔
凡窺其口狹斜如建瓴亾敢進後浸湮塞洞口廣五十
步其高與頂踵齊内視則皆坌泥余躡踔不得入幼于
伯相從跣往命秉燭先食頃燭光隱隱出洞中皆負坌
出矣余問狀其中開闔無常深入石愈奇或若綴旒或
若追琢或若粉繪旁多奇字皆古篆隸書燭光微不
能讀燭既跋乃還余出洞而西探暘谷洞遂攀躋出
山上過曲巖巖石相錯如磨牙非側身不得入然淤

者過半矣又南有隱者遺跡黄楊斑竹在焉下曲巖
石行懸巖數十丈石黝黑下有石戶或云與林屋通
假令役千夫浚表裏出淤泥則鏤石為山耳靈祐西
為東嶽廟西北有馳道抵仙壇壇負一山形如鐘釜
兩山如左右手夾持之羣山拱衛如列爪牙距湖乃
止湖水當席如奉盤匜自毛公上仙聚學道者千計
其後皆坐不法籍除壇右為鍊丹臺臺上咎井是為
丹井臺下復有方井井亦泥壇既夷其遺趾高下咸
在古稱福地居然一隩區也由故道而南其西為包
山寺寺故有神僧衣鉢精舍往往可居山中十八招

提無如包山者余以旦日當禮佛命僧具齋頃之明
月出西方太素請行酒明公至如來放大光明願承
甘露入醍醐爲明公壽於是共持茶露坐酒數十行
坐久薄寒侵人乃罷蚤起禮佛畢由羅漢寺過消夏
灣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峰如扆立羣山列障障之
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瀦水九里
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菱水中井井如博道菱外
故有亭址亭今亾亭外水浸溗其廣當三之二千家
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之麗民物之饒益一奇也
余過上方寺當道有老松偃石梁上如臥龍既登上

方得環中之半寺故以註誤廢沙門受故吳令宋望
之指將復之其遺構悉亾獨新者巋然存耳由上方
過西蔡蔡丈人以杖屨迎遂存丈人於家因過勞孝
廉蔣太學丈人執余手過烏沙泉泉在小龍山當水
裔水中石嶼如羣鼠曳尾竄其稍大者如猫遵水東
行水齧石阯如斷朽木其形參差如臥韃橐其鋒刃
斷斷反射湖水衆竅相通如雕幾嶙峋倒置如觸不
周山崩行數百步石阯窮西過小洞庭亦石阯也一
石雄峙水上高二仞有奇視洞庭具體而微七十二
山可概見獨嶮絕不容足余足出諸監子肩背上乃

登石有大竅虛中諸監子自下膶余如坐天上既又
過龍頭石石阯視東益奇巨石如房蹲四足如鼎時
一石驤首出臨水者五尺如虬龍余躡其上乘之會
大風恐或飛去乃下又西則皆石洞谽谺闔闢若房
闥相通深入或有竅通天如中霤變幻萬狀不可勝
窮疑水伯役鬼工爲之何詭異也其西故有石佛寺
今唯小像坐洞中余雅聞明月石公慕之甚會舟人
貨桑急不得舟余屬里人譚生僦舟譚生敬諾旦日
鬱蒸如溽暑余亦知爲雨徵會譚生操舟來余固請
往晦明遍作舟行自如東過明月灣視環中異山橫

九里如月始弦林木蔽虧當其隙乃見居室亦異境
也雨至諸客避樓船中余必欲東從者獨季狂及譚
生耳石公亦皆石阯其上堀起如方城折而東言言
不事十仞渡口二石離立土人乃名石公又折而東
石三面如堵墻皆十餘丈矻若天造宮室或名石宮
疑誤耳余冐雨出其上雨甚還舟既而幼于希生以
小舟來亦出其上歸則風雨大至舟不得前譚生請
泊石公灣先問館舍於是躡沮洳宿王氏易衣屨臥
東閣中旦日舟過上眞宮丈人帥諸客至余以昔病
客畢謝之丈人引余過法喜菴庭下三松梁天監中

樹也去菴過綺里指綺里季故居既又過觀音菴丈人辭去余西入里巷問黄公泉出里則長松千章相對夾道蓋花山道也林中古松峻茂視法喜同寺下茂林則僧以七緡歸市猾矣花山殿閣皆燬僧舍廑存余問三泉得其一耳旦日西行登嶺望甪里一山高數百仞負水而擁民居丘閭草木相錯如刺繡文亦一奇也鄭山人就見長慶匠過山人里南有松視花山益古其下有石如砥高下坐數百人又東南凡什數松皆亭亭千尺余箕踞松下如不欲行山人言里中桃李始華爛然霞起客乘春至宛在冊丘山陽

樹梨數十千華甚盛馮高一眄夫非白雲鄉邪惜相過晚耳西出三里有冉菴菴居山之陰人境絶矣俯臨澤國如在沃焦真避秦地也是日袁履善濟崦下宿包山且日自閶道來遇余資慶相與復發縹緲指足跡所至一一名之諸客不能從而余視昔愈捷歸飲芍藥花下計行期旦日大風不可渡履善趣余就道吾黨其待之水濱至則反風從舟日昃濟胥口旬日遇雨者二未嘗害游既泊吴閶旬日雨跬步不能出嚮昔幸矣嗟乎都人士好奇宜莫如吴會名山大澤宜莫如洞庭唯舟楫有戒心百不一至余輕身而往乃得周游亦坦坦耳昔言蓬萊瀛洲諸勝率以為誇張彼在瀛海中去人世不知幾千萬里藉第令具在寧詎能至哉鵬徙南溟鷽鳩自適各從其志而已

貴于堂記

王大夫在内史部中仲子以楚士第一人舉進士高等大夫聞之喜北面稽首而告曰臣故傺游今臣子入官臣請老於是大夫解印綬去稅車于郢仲子授尚書郎入司寇署使者十往以安車迎大夫不得請頃之入司馬署遣使者往如初又不得請及仲子繫宗伯籍侍從　郎中大夫語家人曰吾固知孺子無

害且有奇治獄治兵則孺子能矣顧今所任職乃在四輔之間吾將覘孺子往也計日而就舍大夫乃安則又趣治行吾將還楚會仲子最大官考　詔賜大夫爵視仲子官大夫冕衣裳拜　命闕下歸鄉里守從諸大夫賓客往謁之大夫陳璽書於堂冕衣裳而肅客於是坐客有偶語者守庭詰之客曰始吾以為大夫翩翩然者也方其以郡請老直將屣百乘而輕之乃今受一命以歸一何重也守曰嗟乎客言過矣昔由光甘不事之節史氏亟稱其義至高後之人遂求多於顯者夫鳳鳥翔于千仞之上覽德輝而下之

必隱之是而顯之非鳳之德衰矣昔黃綺不詘高帝終不以其出而見非龐公白首鹿門終不以其子之仕而貶節可以出可以無出可以仕可以無仕亦各以其時行耳當今之時使者不出國門弓旌不下田野士纍纍然至惟恐不得一當有司安事隱也大夫去郡豈直爲名高者哉古之人視國猶家視人猶我家丈人有事家人治之可矣豈必治之自我而後乃愉快乎管仲相齊以國士顯孔子稱齊國之士乃登鮑叔而上之九合一匡非鮑叔宜不及此然則管仲之力鮑叔居焉大夫以仲子事國家則弛其負擔以

任仲子仲子而任則其休也不任則其咎也乃今仲子以才遇合而自致乎青雲任矣由是而席善資蒙故業論思獻納保主德而左右之卒使德成教尊宦正國治即仲子所樹莫非大夫仲子重而大夫重矣鮑叔以人取重大夫以子取重取重鈞耳顧子與人孰親以人事君孰若以子事君之爲愈也大夫之重不亦宜乎客有後言其將非黃綺而疵龐公矣客曰睢睢盤之高尚者云何守曰嗟乎蠱而不事則接輿沮溺其人故足高也以今視昔豈蠱也哉賁之丘園往有尚矣聖人繫易直以戔戔少之豈不以當賁之時惡用丘園往也仲子資適逢世且爲國華乃今譽命自其所生則仲子程功始也大夫之所爲賁不出戶庭視丘園廣矣蠱何與焉大夫進曰君侯之論易深哉僕有環堵之室壐書在焉願君侯名吾堂且草君賜守曰敬諾則以其言得當於長者命侍史記之

般若堂記

齊徵君明僧紹供法度禪師居攝山太始中徵君以其舍爲棲霞寺由唐而下累朝遞崇事之歙沙門慧光故受聖僧衣鉢諸學士大夫入歙主慧光既而閱藏金陵築舍棲霞寺歙處士王寅博雅人也善慧光

處士嘗登錢塘浮屠見宋人手摹四十二章經勒浮屠上則以有宋叔世諸顯者不皆聞人猶知從事遺經垂于不朽吾黨獨當明盛未遑之謂何棲霞寺故有般若堂蓋智曠禪師所建廢久矣處士爲慧光畫策復般若堂堂中築說經臺廣若干尋高若干尺求遺經善本謁諸名士書各一章勒石四面以封如宋人法堂左右分饗首事者明徵君法度禪師在焉歲甲子慧光周游長者問鳩工程材諏日興事事既集紹介處士謁道昆記之道昆以儒發家何知內典彼言般若者何慧光進曰道一而已矣儒者往往絀釋

氏豈不相謀徃慧光居歙時聞諸學士大夫講東越之學率有味乎其言夫高下散殊莫良於日感通天下莫良於知何以故以明故也天地向晦一何冥冥出暘谷而升扶桑色斯辨矣及其中天也明照四表察見九淵旣薄崦嵫而西冥冥如故耳芸芸萬物消息有常暘谷不生崦嵫不没明暗通塞則日之由夫人之知亦若此矣吾致吾知先登于岸則般若之云也遺經四十二章爲西來第一義善言般若其在斷乎嗟乎東越以良知鳴則象山爲之嚆矢象山持論得東越而始張皇要其初般若先得之矣自釋氏入

中國學道者率仇視之彼以薰蕕不同器而藏亦其甚也王者宅中而居奄有四海必也外夷窮荒服至而後中國始尊假令閉關絕之何示人以不廣如此道昆始聞般若之義有概於心遂次其言將以解瑕疵者之口處士聞而笑曰夸父逐日日不以其故而趣行魯陽揮戈日反三舍人力不可以常勝紬釋氏者非也觧釋氏者亦非也佛日固自若耳道昆謂善因並載之乃若經費顛末及輸金者姓名則有司存不具載

徐于室記

室高廣方丈深加半焉負墻設一木榻以居坐具臥具咸在榻之左樹佩劍一益大將軍所鑄余爲之銘又左一几縱置之北上石琴在北石磬在南端主人不能琴特不去耳榻右設一几如左其北爲庋者三一貯佛子書一貯經史一貯詞賦其南當參之一置博山爐含几而南不盡一武設小几二廣尺有咫高視廣有加一置筆牀一置茶竈中布席衡一几戶牖間去閾尺五几之右置一篋貯圖書其左設蒲團西鄉燕居則當戶抱几日繙書或著一家言非有故不輟業坐久則蒼頭供茶具薦沉水香怠則擊磬什數

聲倚木箕踞澤劍首甚則齁齁睡矣意不自得則趺坐蒲團學無生忍居數月率以爲常主人故倦游旣歸而倦愈甚乃今跬步不出將以一室老焉其曰徐于則有味乎莊生言之也

太函集卷之七十一 終

太函集卷之七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八首

濟溪游氏坤維山記

余不習堪輿家言宗大夫往往面命之未愉也鄉先生中丞游公善易又善堪輿家言先生謂余堪輿具而易行乎其中矣坤成乾始地承天施著不息故大來著不動故重積故曰一動一靜天地之間吾將持此以爲教父余高其議心竊志之隆慶改元先生猶家食其諸弟諸子謁余曰吾宗世家濟溪不啻千室

之聚藉先世之澤亦既蕃滋往吾居之西南定爲地戶故有培塿當其下材木殖焉堪輿家以爲宜其庇吾宗久矣其後或夷丘刊木于隣有吉鄉大夫居其間卒不觧先生自閩歸語諸子弟吾隣不啻秦晉親也終不以此茂親於是違言遂平不待其詞之畢也先生則又以善隣善矣乃今徒釋憾於旦暮而或流禍於無窮非善之善者也夫唯培塿故可夷唯薪木故可毀爲今之計第爲山以當坤維老夫雖衰請以一簣爲諸子弟率異日諸子弟接踵而起拓地而遁增之於事便乃計工力立程期先生出三百緡有奇授巡工者乃爲山廣若干尋高若千尺不旬月而告成功伯子雅善先生願伯子稱載其事余不敏顧數聞敎於先生即先生有事堪輿易敎章章著矣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彼至靜而德方厚之本也含弘光大萬物載焉故罌栝以滓勺水則膠引江河以奉漏巵則盡不厚不載不含不弘地之道也諸君子不觀易之繇乎二曰含章四曰括囊此内外之介也由是而内則直方外則黃裳積中盛矣然猶必虔其始故曰履霜必厚其終故曰玄黃懲戒備矣西南坤位也厚載坤德也先生其以此爲訓凡爾後世務

長厚以保阜昌效法之謂坤諸君子盍辨此矣先生既受命入官聞余言也囅然笑曰昔愚公伐山以堙東海達者猶然多之今之愚公震得是巳乃今反愚公所爲而伯子獨多我頎二三子畢吾志毋令姍笑於愚公

竦塘黃氏義規記

高皇帝郡縣天下授民業有常至其周視窮民罔恩尤渥甚則爲之衣食爲之廬居歲凶則爲之積貯以備之死則爲之棺爲之歛爲之塋域以封之此宜無不足者顧承平二百餘歲生聚不可勝原彼其無告

一切倚辦公家力不贍矣吾郡列故都三輔間有司奉德意唯謹民俗纖儉務蓄藏中人之産饒者什三大饒者什一藉第令裒益豈不人人足哉顧聚族如林千室相望此徒以一手一足之利其能徧及者幾何夫周澤渥矣天下不無菜色之民有司良居民殷矣部中不無向隅之泣何故哉山居或以陸沉水産或以蘽死其不齊則然也善乎黃公之言曰某藉帝力因先世寵靈幸致不貲至足矣吾宗自晉太守公留居郡唐祈閤尉公徙居祁門左田及宋二祖遷竦塘迄今數百年矣寒宗無慮千指不能無困窮彼詘

此贏其何以敬宗收族第爲之經費歲以爲常此吾事也不幸公即世則以治命命中書君中書君方入侍　禁中不遑暇　今上即位遣中書使滁陽中書君奉毋太孺人歸待期報命乃畢會宗人問生事盡得其戸口計之凡在宦學優游以論已次則待賈而足者居五又次則待耕而足者居五之三其餘則否中書君竊歎曰　上新聽政賜民粟帛有差海内喁喁知大澤將至矣闕　上之澤不流棄父之命不亟非臣子禮乃就舍左鄉五山治垣屋衡達七十有七緡達十有三治塾舍兩楹舍旁爲庖以供師饔置田二十畝歲收田租出俸錢百四十緡歲收息擇掌計者俾籍而出納之卜三婆墓山地二區別良賤爲域以待葬者諸以不足來告居者得廬葬者得地凍餒者得衣食婚得采敎受業得師將世世延之世世賴之無不足矣余聞太史公作者猶然艷貨殖爲美談其言直以財力相高何畢畢也顧今之顯者率無能攺於其言結客市交千里畢至出門遇窶人子卒未嘗動容甚者恣饕餮務幷兼即朘越瘠以益秦肥不遺餘力而讓利千則役萬則僕固非空言尊主庇宗則於何有昔陶朱再散踈屬子孫脩業而息之文正

宗盟至今誦之勿絶語曰富而好行其德陶朱有焉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文正是已黃氏以世德顯庶幾乎兩人者哉中書君謝曰使余小子自效咫尺兢兢無得罪於吾宗　君之賜也先君子之遺也余小子惡足與道古

溪南吳氏重脩仁義院記

曹谿入豐樂水薄金竺而東夾流爲栢提二其一在千秋里曰江祈建自五季其一在禮敎里曰仁義宋大中祥符元年建之當是時吳氏徙居溪南六世矣吳文用稱長者多建置功栢提相望而居有故則迭

相繼也而吳氏累世饒溢故仁義爲雄初面西南數不利嘉定九年僧宇真稍更東南向地乃宜咸淳六年僧正遠首事脩葺會兵起無成功至元初僧壽能乃始卒事　明天順中更置門廡成化末更置忠烈祠正德六年佛殿觀音殿災僧法環首事募建嘉靖三年千佛閣災僧正曜首事募建其後廢圮不治諸僧能事者無聞焉吳氏聚族而謀諸長者皆來會先世務在善俗揭仁義以示當來乃今倍本謀闕遺澤奉先謂何耳於是計工受事蠡詘有差撤内外門悉與更始若殿閣若鐘樓若祠若廡一切飭舊而新之

頹者興闕者備黷者刪堊陵夷者繚以周垣表裏莊嚴居然佛土經始于嘉靖乙丑告成于隆慶戊辰其費千緡其益無量蓋吾鄉希有事也夫新都文獻之國象教擁格不行即僅有存率以瑜伽從事諸沙門曾不得與編戶齒無問化人之居有其廢之則莫敢舉非朝夕之故矣諸吳方以不貲傾郡視千緡何有哉要以趨義如流真長者事乃若不怠舊物儼然若將見之于堂搆之間則仁義之屬也江祈廢圮日甚頃從吾宗諸長老始興復之蠶績范冠則仁義爲之地耳諸吳既畢事紹介而言江祈故有羅鄂州詩鄉曲誦之不廢昔在淳祐吾諸祖良甫德甫淵甫部署仁義乃從左史呂公游公賦詩廡門手澤猶在至元之役則公子太守沆記之其後遞廢遞興率湮沒不載非附青雲之士其將無徵明公有意乎西方願乞一言以徵後余吳甥也五世受室于吳且余方有事肇林聞此而喜可知已遂述其事勒石備載諸長者布金姓名他若仁義同異之辨則我不敢知唯左史之言在

金雞閣記

余過海陽市其西有金雞閣云太學生汪元蠡家海

陽任俠自喜居常焚香烹茗弦誦自如舍中食客十餘曹各舉其事出傾千金結客雅遊廣陵朱子价吳會皇甫子循文壽承許元復黃士雅諸名家客至輒帳具浮大白必盡驩即持苞笥問客於家必濟所欲於是諸客交譽元蠡遂得郡縣長吏驩折節與之遊自以爲得元蠡晚鄉人或元蠡所急即當謫輒爲元蠡地陰脫之其遇諸賢豪則否諸賢豪爭短元蠡奈何以布衣而傾鄉大夫語稍稍聞元蠡遂隸尺籍元蠡過吳會子循士雅執手語曰彼逐臭而子好芳固知不免元蠡謝曰此吾罪也太原三晉都會誠不憚

千里游吾幸有毋不能事又復遠徙以爲毋憂自今將不得爲吾毋子矣悲歌慷慨泣淫淫下明年 上即位大赦改元元蠡自太原赦歸色揚揚意得家人請曰君抵不辜冢大困君歸矣謂先人之産何元蠡笑曰天不獨吾毋猶然以不肖之子歸之 君之賜也即一日養不啻三公無問産矣乃署閣曰金雞閣奉 詔書置閣中客曰明公舍爰書而覩元蠡即晏平仲何加焉由此遠害而保有令名其何以振元蠡余應曰諸客亦嘗有以鬬雞聞於元蠡者乎虛憍恃氣其能無失者幾何藉以木雞臨之夫復何失元蠡

勉矣元蠡唯唯則又謁余銘之銘曰有堂有皇大澤泱泱厥有 王章有堂有背毋氏斯在無蔔無害皇人恢恢壯士纍纍奉檄來歸來歸嗣服敬爾宗祝思皇壽穀

豐干社記

古者釆詩民間則太師事近世以詩論士甘業有常自經術興學士鮮稱詩者夫國風出自閭巷即婦子猶或能之學士誦說百家莫不囊括程材絜智豈不閭巷婦子若哉與之言詩輒退然避席士固有正業惡用詩藉第令囊括百家其才智悉出閭巷婦子下非夫也往余家食竊稱詩拱中二仲雅從余游獨嚮往當世作者則以吾兄嚼然甄矣固當拱中吾黨猶奉功令守諸生必得近地爲幸遂盟七君子爲會豐干七君子則孝廉陳仲魚文學方獻成方羽仲方君在方元素謝少廉程子虔會吳虎臣將游江淮願以布衣來會盟既合虎臣行適余起家拱中虛無人矣諸君子講業豐干之上脩故約如初既余以歸省入拱中諸君子介二仲以詩爲贄余受而卒業蓋洋洋樂之令博士以經術繫諸生不啻三木童而屈首既白紛如即佔畢不遑何知六義諸君子孳孳本業徒

以其餘力稱詩才人人殊要皆不涸於法他日擇業九歌二雅亦其優爲無論閭巷婦子不佞鄉人也不亦愉快乎哉鄉人有言業竽工竽業瑟工瑟諸生求齊者竽也假能得志於齊舍竽而從瑟不後乃今左右狼顧吾懼其將以瑟善竽嗟乎此曲士之規規耳鄉大夫方叔子故嘗以諸生稱詩詩名既高卒之取高第猶掇之也山人陳叔子亦嘗以諸生稱詩中道而謝諸生其高義踰於儋爵迄今多大夫之業而山人之稱名不衰何不可者不佞故不能詩僅以經術進五十將至猶然無所成名此好竽之屬也吾二人

者具在於諸君子則皆諸父諸兄擇可而從諸君子勉矣吳仲足數往來豐干聞余言以為無當諸君子之於狂簡天性則然居常求多於先正先生即文公不免司馬獨舉今之高顯者恐不能無後言余默然揖諸君子而退

叅軍祠記

新都四塞之國自昔鮮兵事多故家聚千室以為宗盖里相望也其俗飾禮教重烝嘗舉宗各有祠畢祀先世由別子而下世世不遷即有田祿以及齊民無差等此雖尊祖敬宗者之所有事無亦溢於禮而禮

者與程氏聚族居托山舉宗業有祠矣叅軍既以子貴顯地下諸叅軍子則又祠叅軍任宗海與余同朝余家食乃從余議禮宗海之言曰沔事　先帝碌碌行間不自意席先世之靈幸得　賜爵父母沔父有緣贈徵仕郎彭城衛經歷母鄭氏贈孺人沔無能貽父母令名顧　上有譽命而皆不逮且父母舉沔兄弟長沖次瀚次淳皆王官沔以下材猶得倅州牧凡此皆父母遺也謂終天何乃就祠右置專祠以時舉事具祭田祭器以為常　先帝季年業已告成事此亦人子之心也在禮何如叅軍祠載郡志中則余既已知之矣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其叅軍謂乎夫自仁率親故不忘親自義率祖故尊祖與其尊祖而溢於禮宜莫如親親是舉也本仁則親為重脩禮則節為宜君子於是乎觀禮矣余聞叅軍君長者多材能總無筭以析秋毫可應聲辦也顧矜已諾皆卻遺金授館人以莊憚同游以敦朴師後世得正而斃鄉曲誦之孺人出長齡其姑則同室姑也孺人事姑愈謹卒得姑驩身有丈夫子五人猶善視諸媵女居常縞素相夫子終此其質行足多皆俎豆之屬也有子追養誰曰不宜嗟乎郡中祠者衆矣君不觀祭之芻狗

乎方其始事齋戒敬進之一何肅也既奠則芥拾之耳故內重則重內輕則輕同物異情何有特操乃今建事儼乎神明之及交其有不肅者非夫也久之則高堂宊夏直以侘鄉人視史矯誣惡知禮意臨戶而不作者盖鮮尚安事祠諸君子之祠叅軍禮道也乃今作始罔或不虔較然幾於禮矣慎厥終如其始則以俟方來諸君子勉矣宗海頓首曰明公既及宗祏訓及諸子若孫數世之德也其勒之石

衖中記

黃山苞巖谷以百數其隩區則衖中云豐樂水出雲

門五十里而遥經七百里入于海谼中山四合東西
不見水端其山南北相距百步有奇東西凡五百步
東最高者曰羅㑩逶迤稍北據上流曰牛鼻西最高
者曰樓臺逶迤稍南當下流曰乾谿乾谿視牛鼻齊
其下爲石碪嶺石碪東折曰壺嶺又東曰壺山山多
土可封形家卜兆者二依山闢土深五丈修什之累
石爲阯高二尋修廣參之一阯外爲田十五畝田外
爲蹊曰飯牛蹊蹊外爲谿即豐樂水也谿以南皆石
山沿流若步障草木皆齊其西浸殺而卑若鳥翼張
水上谿薄山而稍臬蹊臨谿而稍弦田與蹊齊蹊出

則出蹊窮則窮剡兩端若張弓因地勢也蹊窮泝流
而上石磴出灌木陰谿石如龍門水湍急褰衣可涉
既濟乃得泭洲上流出黄竹潭抵洲分而爲二左循
山右循磴洲窮復合石梁當之亦一藪也西薄石磴
而南折爲桂竹灣其下爲桂竹潭潭上石磴達谷口
脩與飯牛等廣半之石互出如犬牙狹者曾不受足
林端出石溜纍纍如貫珠水流石上如建瓴多水草
其南巨石當路出水上高可蔽牛又南則谷口矣昔
在嘉靖王人始有谼中歲用其贏有事建置避石磴
東入谷爲石門入門就巨石爲釣磯拾級而上坐釣

者其東石阯可容席列石棊置水濱釣磯以東步沾
蹲爲棧道又東則裂石如環堵今屋之巖棲川游此
其一息也進次石溜屬浮丘爲銘進次石林延十五
步如閣道俯臨石磴爲闌楯游者相與班荆可再息
矣依壺山爲華陽館傳經者居焉堂曰韋堂則易教
也墻東爲圃築東北隅爲樛木亭亭中視南北山羣
木千青雲蔽百畝編竹爲薄衆芳在焉華陽西爲野
人居又西爲冷風閣衡五達閣居南端三面皆綺疏
天風四至翩翩千仞之上矣牛鼻乾谿當左右牖若
出蛾眉行人杖屨度石碪出没木末若圖畫其南瞰

羣鹿下飲不避居人僧祖徹署曰鹿谿猶鹿囿也有
石虚中如欹器正立中流浴者亟就之署曰天湢中
泭洲列石雜坐覆白茅爲宛在亭竹籬及肩人跡罕
至冷風西下築石爲象隄隄横出截谿流高視石阯
隄上爲西枝室奉瞿曇隄下乘橋而南水涓涓出石
罅當暑不絶僧呼阿耨水飯僧者汲之橋下置屋懸
崖中爲方舟榭其廣五几深不及一筵形如樓船居
者若舟游耳居五載主人以次告成余客谼中相與
程土物議方向余謂考槃畏壘至今誦說不衰則其
人以也後之顯者窮土木而文繡之不旋踵而名不

傳其人非也主人務折節爲儉顧獨亟從事鉷中要
以人不勝天文不滅質且其人長者葢庶幾有聞焉
主人謂余鑾有九子無能訓之以儉德顧獨作無益
備游觀雖鑾亦自知其無良願客志之以章吾過嗟
乎鄭侯以壯麗謀國而以儉師子孫卒之漢享有道
之長何論蕭氏藉令諸子不改其舊惟守成爲兢兢
即世世可知巳不則天地一蘧廬也謂作者何主人
爲余胏腑親姓蔣氏居豐樂里

曲水園記

豐樂水出黃山東行百里而近水浸深廣其上則諸

吴千室之聚里名溪南左黃羅右金竺葢新都隩區
也里南良田千畆里人呼楊柳干其東則曲水園脩
廣不啻十畆疏剛爲澗道經垣內外如隍其中鑿池
圻南北如天塹剛入澗道澗道入池句如規折如磬
故曰曲水垣東南百堵不墍不墁西則編柳爲藩力
省矣鑿坏爲東南戶當戶爲竹林穿林跨澗道爲橋
北林視澗南稍廣穿薄西出得萬始亭亭在東方萬
有從此始也累白石爲山峙亭北或云羣玉山跨澗
道爲橋得孤嶼如環璧花石錯置當其中纍四栢爲
亭東五步得彩橋橋東多竹篩漁者置浮槎水上笱
東流爲魚防竹外爲行厨便烹鮮者由孤嶼而北歷
長楊彩橋脩倍東橋蜿蜒池上池北步欄五十步西
行而中折之客至若在濠梁是爲魚樂步窮出西戶
得釣磯沿隄西行隄北脩竹百个隄南折不盡五十
步距池西隄上樹七梧桐有美蔭中隄登水榭署曰
中分面西爲門三面臨水爲牖東望池畔樓臺花鳥
相與浮沉日高春若揭河漢而西也西池當五之一
隄衡分之西望羣山在門若良史出繪事葢山水一
都會也池南馳道廣二軌脩什之道左樹文杏皆臨
池右樹叢桂葺桂枝爲薄蔽南端中穿薄爲御風臺

崇廣二仞天風至泠然而游帝鄉視七尺若鞞琉耳
臺東南度澗爲饁舍舍臨田閭主人就舍明農餉力
作者西隄西出戶五畆畆鑵之因沿西池北行得田
舍藩以灌木是爲灌木莊反步欄歷重門爲水竹居
主人經始于此其後小樓崇常有四尺藏書五車由
藏書外達槃樓由閣道外達少廣槃樓則置夾室少
廣則置都房槃樓廣加藏書者什三少廣廣加槃樓
者什五由藏書四達皆三室是爲十二樓前臨步欄
曲水如帶沃野如列籍當戶稷前林木蔽虧如步障
其西爲青蓮閣綺疏如蔚藍東閣梅華入牖中春至

以先登最青蓮下爲清涼室室東鄉闢西戸通步檷其左洞房宜郤暑由洞房北出當戸一卷石如美人左右个若夾轂然各廣二几又北爲迎風坐四門洞開由迎風北戸以西樹梧不十歲而拱拾級乘磴西北累䵷石爲小山山北爲三秀亭亭故有芝房之瑞亭北樹木芍藥當藥欄下半規爲曲池由迎風西戸入水竹居東戸入高陽館館南爲垣屋閭戸以居去垣不盡五步聚美石爲山震澤産也羣山大者嶽立小者林立蹠茂相屬其高下有差高則爲仞者三下則爲仞者半石如雕幾如枯株如番天雲如月滿魄

如軒如跱如喙如伏兎如翔風如姑射神人如舉袖如舞腰如荷戟寂山爲洞出東隅爲臺流水沿西麓東行不盡三之一潛於麓入於池去山不盡十五步爲四宜堂堂廣五筵脩緇筵之半四面蹠戸戸外皆重階居者於四望宜即四時皆宜也臺東穿薄而入得玉蘭亭亭西樹玉蘭東榮累奇石咫尺亭北穿薄而入止止室在焉室西曲房足音罕至葢便坐也池南則自萬始盡御風池北則西自步欄盡藏書東自高陽盡止止三分鼎立水榭居中灌木則附庸耳垣以內花數十百品木千章鳴鳥千羣澗道夫容千埜魚千石主人謂客自璵有事曲水歲用其仂以從事歲計金十鎰人百徒積二十歲乃成故力不詘而贏可舉也客曰余少從五陵豪日走馬出郊闕外及憑軾問俗周游四方若王公貴人游閑處士諸所建置備游觀者大蔽可得而言已庳則苦而儉於文巳美則甘而害於雅鴻臚君乃得中制不有足術者乎且也新都什九山也水居一焉曲水以水勝聞斯善用奇也已

游城陽山記

余既歷東南盡山澤歸息雲門之下將從七聖而游

彼方逍遙乎匹何有之鄉卒不至諏五月朔有事城陽結客與俱必皆莫逆邑中則王仲房江民璞吳虎臣及余仲氏海陽則陳丈人逵甬詹東圖陳仲魚會民璞奉檄且行舍民璞七人而已程思玄請爲東道主以舟楫從遂爲約曰晦日癸卯其皆胥會由溪詰旦以舟行後至者毋與皆曰如約東圖方爲家丈人壽不果來仲房客郡中不報壬寅余將仲氏先至次虎臣至主人紹介見程子方子方習仲房主人諸兄也晦日雨甚度丈人無行洎日中丈人至下車意氣勃勃余心壯之旦日齊登錫山其上祠事東吳迄今

血食出祠東上據高丘山林川澤田里鄉閭可一眄
盡也余就主人與語是宜亭主人敬諾頃之舟涉長
沙里過民璞於家既授餐相與陟仙人石虎臣被酒
衣短衣游田間余從民璞先驅取徑吳生所其居竹
埤蓬户一室置灌木中吳生先乃得徑既至二石離
立如洞門攝袥而升羣石如壘一石亭亭中立如偉
丈夫余脫躧先登次者仲氏踞其上仰視雲物俯視
鄉遂丘墟亦一奇也仲氏劃然長嘯作裂石聲下遇
虎臣吳生與之揖不答既而知其狂簡目攝之虎臣
挾一蒼頭扶掖而躡石上北鄉再拜呼江山人者三

山人爲余故人捐館舍五年矣山人善稱述語在傳
中余先入舟過孫從周别業從周種竹四十畝其中
爲草堂往余嘗宿草堂今信矣明日舟發登鄭公釣
臺東十里泊王潭過仲房不遇書其門而去不告姓
名東十五里登岑山余舊游也山峙中流故勝五里
艤舟南山之麓遂舍舟余童年謁仙翁祠其像黃衣
黃冠仙仙如也今祠視昔湫隘尸祝乃攝世衣冠土
人謂舊祠災則皆更置余從諸君子拜祠下酌水獻
之禮成虎臣東鄉哭仲氏倚柱大笑皆若狂土人瞪
目聚觀乃大駭余告之曰此兩人者酒人也在燕爲

荆卿在晉爲阮氏今復起矣天且雨余乘橋先舉趾
浸高百仞而始一息下視西南面明者什七滅者什
三役夫番休跉踔而進百仞路益險舉趾益高再息
始見東南隅三隅明滅者半番休而從鳥道舉趾當
胷又百仞而險始窮得大阜役夫力詘相與班荆四
顧大鄣在東天都在北山以北烏聊中峙郡城依之
西則白嶽黃羅南則南原十九揚之水自東至豐樂
水自西至漸江水西南至林林乎總總乎不啻百里
觀也循崖西行得僊翁故址址方百步四面墳起如
堵墻方澤中有神魚頳腹四足澤涸而蝝生不絕其旌

陽颱飅之類與余誦遠游之章命秦青爲游僊曲頃
之雨集相戒趣行子方著從事衫烏舉先下次則皆
纍纍下矣仲魚待于水滸以郡大夫徵會故後期仲
魚問曰夫子雅不言神仙胡爲此遊也嗟乎吾郡中
擁閼久矣先民無得而稱仙翁崛起南山遂用稱詩
傾太白負薪沽酒樂以忘年皭然隱君子也黃帝聖
矣北面空同堯師箕山舜友石戶此皆以至德而下
巖穴況其它乎即吾黨不得與仙翁同時幸而同庭
吾因是以虛往吾因是以實歸奚不可也仲魚唯唯
舟宿浦口雨終夜不絕聲余笑曰頃吾黨謂仙翁失

人奈何聽雨師逐客嚮猶幸須臾無雨乃得畢登今則舟游無苦耳客謂舟游樂矣宜莫如江湖余曰不然此小大之辨耳孟諸雲夢震澤之藪廣陵之濤非不洋洋乎大也設有不戒乘危之謂何吳越多濁流饒曠土即坐馳千里曾無快于人心新安江水至清自昔稱之矣乃今浮黃石而下舟若馬川若陵止若空湍若飛雪水上長林若步障方若堂皇遠山若蛾眉近若舞袖里戶蹤茂相望若棋置臨流若入鏡中觀者口不及談目不及瞬樂矣樂矣生平慕鴟夷子即得舟楫吾何讓焉主人曰善某請以舟楫從明日

泝漁梁相與別主人而去

裂石泉記

海陽邵正寧工治墨余始以墨知正寧頃之治繪事又工余復知正寧既又治黃老徃徃從異人游睢正寧自負所長顧余知不及此正寧葬父母東郭外築祠南山乃刺木爲父母祠事之視生事等里人故病遠汲正寧不以爲勞嘗止異人宿祠中乃歸市異人指祠東不五步可得水何遠汲爲里人夜望祠東隱隱有火光謂祠且火赴之則異人高臥乃大驚旦日入市告正寧異人逝矣于是正寧操畚鍤蹤尺土泉湞涓出石罅間下流爲坎日受水二升僅足朝夕供耳里人謂正寧孝呼孝感泉夫孝取數爲多非可一端盡也乃若取諸左右裂石而泉出焉此亦有所結於心夫然後石可裂耳正寧方以末伎著得當學士大夫余獨以裂石多正寧遂易其名爲之記乃若築祠顛末具在何御史記中

太函集卷之七十二終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六首

湖廣巡撫都察院記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監監于方伯之國今巡撫是也　高皇帝疆理天下分部而置三司歲遣御史按部中脩慶讓而已脫有不治則特命臺省大臣一人行假以便宜事畢反命其後三司柄事日削多掩格而無所受成于是諸重地建撫臣都御史遞出矣楚列郡什五二州附焉境内分王諸侯王開國相望

先帝湯沐在楚視都邑同兼以保界三苗比隣百粵江漢當四瀆之半九谿七澤囊括其中雲夢洞庭故爲盜藪要以輯和鎭靜宜莫如楚難何以故地重故也都御史出鎭都會治武昌故居倍澤而山獨坐湫隘居者率憚改作迄于今相仍　上四年冬粵西張公自南贛至謀諸方伯監司運帥若守吏攺卜鳳皇山之陽負郊壇抱陂水西出睥睨則大別捍江流而東東則泮宮又東則澤宮脩文之象也乃命有司拓地程物鳩工辨材命完庫出公帑五百金民間悉無所預予居西楚聞且與工人言張公未及下車不憚徵發以從大役藉第令得楚楚其皆信張公乎且[illegible]楚今無年非時矣予聞唐虞茅土而治夏后氏卑卑承之乃若斯干閟宮周人不以其故貶美三閭憂楚直將銜玠冐以啟君心至其脩辭凡在居室靡不澗澤鄭侯以儉師後世未央之役將令無以加焉彼其有胷無心難與語此矣當世之蠱者二其一陵替其一因循兩端相乘不勝其敝蓋自直道亡而忌諱衆善仕者務姑息以市人心利害較然朝不及夕彼猶逡巡郤步幸須臾無及於其身即有不支事倍工半則它人任之矣將以省費適以滋費將以休民適以

罷民此因循之獘也抑或瀆名器削廉隅可畀非民赫赫何有久之波流弟靡莫爲之坊及其滔滔何所不至甚則屨加于首城覆于隍此陵替之獘也在禮君子以禮坊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當周之季其民若在倒懸白圭許行倡議以紓民之急孟子惡其倍禮直以夷貊詆之叔向謀齊唯禮可以定國有以也楚故衆禮之國周南之遺風在焉比年地利不饒農事不治無論齊民編戶即公家無所芬華儉可知矣昔在嘉靖幸郢封郎緹騎金貂相屬于道部中百執事咸在率務貶損以明有尊衆庶幸

自託於　帝鄉睨之久矣即惠文玄武視若弁髦夫以纎儉之民因之以無方之俗很云從煩難與慮終徃于三過夏門目擊開府列郡于此乎觀禮湫隘之謂何楚未息肩卒不遑暇張公故以直言顯則所謂骨鯁之臣負俗獨行非彊有力宜不及此予方有事郎署其費不能百金乃予心猶或兢兢此予不及張公明矣居數月則予自郞代張公既入武昌張公業巳出境有司奉張公之畫不旬月而告成功于是直指使帥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迎予以長至入則自故居除道西圃梁陂而屬于廳門門外可容旅士

千人車徒百乘方軌四出列栢周藩望其門軒如也廓如也足以布法入門而歷馳道登露臺廉遠堂高虛明爽塏堂下右陳朱轂左列韃橐升其堂翼如也窿如也森如也灑如也足以觀民堂後疏戶以居谿如也足以咨諏其後爲燕夏爲燕寢宎如也耽如也足以退息最後爲樓居四望山川城郭奕奕如也泱泱如也言言如也足以省方而攷俗室東爲石闕室西爲陽春園草木叢生林林如也足以供宴游壯哉居乎孰任其勞孰享其佚不暫勞者不永逸其謂是與夫官舍不啻蘧廬不待智者辨此矣當張公决策豈固欲長子孫邪蘖則埽而更之且與來者更始視于其身首事卒以待所不知者何人推是心也爲而不宰有而不居皆是物也予茲得代無能率張公之舊以新吾民覲河洛而思禹功則俟後之君子其必脩禋以示民極使知嚮方若在岐豐矣文德以洽四國則是天授張公以重楚而又藉手于後之君子以重張公即予不類以蘉疵居其間不爲病矣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請紀是言以告來者遂勒石臺門之東

黃鶴樓記

故劉中丞入楚楚父老請治黃鶴樓中丞曰嘻明詔加惠元元始得及於休息楚病矣慭何敢議遊觀父老曰不然古者省方觀民必有以也以明天時則觀雲物以保地利則觀山川以察人和則觀謠俗執政者愼諸此其孰能廢之故君子遊焉小人休焉君子觀焉小人比焉父老望公久矣中丞曰嘻楚方不歲寧詎輕用吾民、顧今近屬不共詔從吏訊荊蠻負固師老無功善從政者以時行父老姑待我明年遼庚人當不道廢勿王有司夷故官其材可當大役塡之乘木浮沅湘而下皆川衡上材長十仞有奇足任

王器津吏以告轉而致之工師又明年荆師獻捷父
老吏進曰楚故有京觀以表武功彼封戮餘以爲名
無不祥大矣乃令野無暴骨一舉而俘叛人罷材官
弛疆事功之上也請以樓易觀父老帥諸子弟請畢
受功中丞曰嘻以　宗廟社稷之靈師出而獲戎首
慗幸得免于席藁疇敢自功是役也力詘衆羸毋勤
父老於是方伯監司若分部相與計曰材物既具所
不足者非百工與諸大夫任之悉發刑徒以佐將作
工舉矣既得請計日而畢工徐大夫中行氏入郢以
中丞之命來告楚有勿亟之役賴諸大夫國人賛之

成明公儼然在邦域之中請紀成事不佞拜大夫之
辱避席終辭中丞得代踰年不佞自郢來徙諸大夫
立石宇下請從中丞平生之言譬則甘棠其人往矣
其言在耳不佞寧忍負之楚爲南國嶼區首被文德
嗣是伯者代起厥有雄風文物聲名猶可槩見槃游
則章華高唐蘭臺石室辭令則左史倚相觀射父屈
原宋玉唐勒景差學士至今誦之煌煌乎烈矣黃鶴
登於舊物顧千載而下唯此巋然獨存揆諸地宜其
由酤者顯載在稗官考文則不典於先民程度則不
得勢然也彼其該七澤亘三湘揭夏門當大別視碣
石之表東海不然乎哉乃若扼吭江漢之間非師武
臣力不守登樓坐嘯率倜儻奇偉之士在焉將固廢
之必有興也由斯而論其世汚隆可得而言自熊繹
受封歷世滋大迄于問鼎其張可知齊侯執言服江
黃以賓楚即方城漢水誰能去兵其後封疆之臣守
在什二雖陳樽俎不廢戈矛此用武之區彼一時也
皇祖以六師下楚胙壯王塡之爰及　世宗楚居首
善當世三公四輔遞登楚材文治脩明鞬櫜不用執
政若諸大夫若諸父老幸而及此時也不亦恬愉乎
哉樓制故庳不足以稱明德天意與之更始而藉手

於中丞徙木程材人力宜不及此先事之不墜非後
事者之責乎顧不佞受成無能布德意以周境内乃
今歲有水溢數有逋逃民有流亾士有失職於天爲
僭時于地爲侵紀于人爲干和重爲諸父老之憂督
在不佞諸大夫幸而在事其無棄不佞而朝夕儆之
力此三者以保有終無爲故中丞之辱是役也由前
則諸大夫成之由後則諸大夫保之豈惟諸父老之
休不佞幸矣

太和山記

我　國家尊大岳爲帝時帝玄君昔帝降于麋今治

故宫曰淨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
里入西南表峽口曰玄岳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
端負坎抱離可當吉土 文皇帝跡異人所在爲之
築遇真宮異人遺杖笠悉留中命尚方鑄金象之歸
守者入僊關爲元和觀西入馳道其南爲玉虛宮山
水脩廣倍遇真舊爲武當縣南山如負扆信非玄武
不足以當之宮制視漢未央即祈年勿論已其西池
亭洞闥亦異人所棲西上望僊樓儼然若將有遇也
馳道西爲僊桃觀通入僊臺又西爲華陽亭跨石橋
臨夫容沼西出則田廬雞犬亦爲一區去玉虛躡西

南進次迴龍觀大玄觀入紅門通房陵道道傍有太
上巖巖中鑱石象太清其左二龍蜿蜒巖石下又南
則八僊觀中堪輿右入七里溝脩木千章如实夏綠
閫爲開山故道遺巨石在焉賓太上爲羅公巖高出
絕壁往年屋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西南諸峯
盡在目眦反紅門入官道進次太子坡陂陁中分扼
其阸爲復真觀周垣跨道透迤高下因之出垣下行
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絕其陽則淵默亭沿澗
[illegible]入玉虛巖石嶂夾流若千里嶂若步障雜樹繪之
泝入石磴浸高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棧窮則
巖巖上視有龍虎文其右雷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
部西南望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還由淵默西南上
除道曲折望行者如登閬風紫霄宮附展旗峯石嶂
崇廣皆數十百丈三公五老前侍亦一隩區宮制高
倍玉虛脩當其半奉祠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
居宮前爲禹跡池築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爲
賜劍臺其陰則萬松亭出木末太子巖出宮後亦有
亭由禹跡右旋古道甚治乃今多徑者廢勿行古道
西上當南巖之南舍南巖西歷黑虎巖泉石相望于
道昔有巢居者遺構猶存進次杉木林分二道其右

下行涉澗遵宿莽容单車峽中轉入西南出峽爲清
風埡蓋故韓糧道也左上行躡萬丈峯下登朝天宮
其東由烏道出三公巖則上巖也路險絕不容足學
僊者劉媪居之其下亦爲三公巖相距三舍巖南鄉
爽塏可居然必取道玉虛巖多歷險阻始得至朝天
西上拾級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門皆貫石峽
中有巨靈斧跡初入門降數等稍平衍依三公峯爲
文昌祠過祠則摘星橋橋下澗水如神瀵緣絙出天
梯上梯如竿揭雲端距躍五百達重門足力竭矣倚
試劍石箕坐更百步達三天門由此折旋而升坦行

數百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爲太和宮宮面南香
爐蠟燭三峯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徙置于茲由南
天門入紫金城丹梯九轉出天柱峯絕頂範金爲黃
屋承以瑤臺帝位中央羣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化
人之居即今之國工宜不及此正位東鄉高出七十
二峯如羣弟子侍先師莫不齋立近則金童玉女峯
二當膝承之左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揖五老儒人隱
士順風而翔白雲出沒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
碣石或如蓬萊鉅如斷鼇幻如結蜃細如漚鳥倐如
北溟之鯤雜出如珊瑚枝浮如萍實纍纍乎如鞭驅

石汜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之方城一帶漢水
一帶掩楚蜀略周秦即嵩華衡霍匡廬峨嵋悉辟易
無何有之鄉矣乘磴西下爲清微宮僻居深谷中其
制不廣然以幽勝妙華巖著焉南巖當太和之陽宮
北面據五龍之奧宮右石延覆於道其上有巨人跡
若倒懸宮後即南巖倐數十丈高數丈巖下峭壁數
十丈東西倐數百丈如高墉巖中列祠事三亭二郎
神山多倬詭此爲擅場其下有禮斗臺徑絕罕至西
出如乘墉右上躡飛昇臺其旁露臺臺當志心石臺
端有蛇徑通一室當其杪以居宮東北欻火巖亭附

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紫霄展旗北爲尹喜巖今居
比丘脩不二法由南巖宮下爲滴水巖儒侶巖度竹
笆橋入青羊澗青羊巖當澗之曲虛無廬渡青羊橋
躋五龍千步而峻門垣九曲始達應門宮制九重前
列階八十有一後七十有二至高矣左高殿奉玉像
五相傳掘土得之其制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宮
前有五井天地池日月池宮後當五龍峯其上有五
龍池則其窟宅也凌虛巖去宮五百步一黃冠居之
每飯必有餘以待衆徂衆徂皆喜否則破釜甑去莫
之誰何巖前則希夷誦經臺今尚盛臺出臨澗當其

上爲亭去宮五十步爲自然菴故有鍊丹池今始復
出五龍渡磨鍼澗過隱儒巖巖虛明視北道諸巖爲
勝次繫馬峯爲仁威觀繚垣方廣數十丈石渠衡之
就中爲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峯下爲五龍行宮地
始平脩廣楚楚過此則玉虛道也譬之宮室遇眞爲
垣屋玉虛爲廷淨樂爲沛宮紫霄爲廣内太和則帝
坐也南巖五龍清微之屬皆爲離宮朝天爲掖門元
和爲象魏迴龍復眞仁威行宮皆行在耳語規制則
首玉虛次淨樂語形勝則首南巖次紫霄次五龍至
若羣山萬壑泉石巖阿各擅一奇更僕不可悉數大

都天闕靈秀以待明時帝力神功于斯爲備且也稽古定制不籍有司遞遣中貴人藩大夫掌其禁令以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爲地道之章游觀者之至樂也人言山嬴水詘猶若有憾焉夫右灩澦左滄浪江漢交流振以鄂渚二別則玄武之象外戶在焉日觀孤高下臨湯谷古者海岳爲匹亦通山澤之義與彼規規而闚一隅是以跕臣目者也

太和山記二

余三仕楚太和並載方祀中戊午冬余以二千石至從所部脩祀典三宿太和天雞鳴輒登絕嶺觀日出

下視無際熠若燭龍之躍九淵頃之天門開始辨色山積雪如羣玉觀益奇乘輿過妙華巖就辟穀者與語獨歸齋室從者莫知所之比下南巖循步欄望天柱皚皚乎五城萬雉夫非白玉京邪俯闞五龍氷雪塞路不果往過紫霄履雪出禹跡亭上若從蒙莊子游徧歷福地亭臺奄忽昏暮月幾望對展旗峯如雲母屏歸臥神樓屏明燭戶牖生白視懸寓若氷壺蚤起登太子巖過巖棲者相揖出亭下下紫霄行者肩摩入山如市一徑東涉澗徑玉虛巖澗道陰人跡幾絕避喧而見獨不亦僊僊乎哉暮抵望僊樓月滿魄明視紫霄較甚且日歸矣譬之染指曾未屬厭辛酉將入關乃再至槖中載父乙爵裹王孫遺歌者從余先入玉虛巖雨大至巖中望雨如機絲百丈引澗中澗水盈從者後至皆没馬腹止巖下宿從黃冠飯黃粱明日次天門余下車納屨以往車人曰無畏請以肩輿登於是駕壯夫二人百步遞更代若搏羊角而上溥太和將事及期雨不絕從祠官造帝所郎擁蓋猶霑衣至則天劃然開雲如席卷明霞奉白日出當黃庭禮成雨復集人人以爲神應雖余亦不知其繇旦日周游載酒復登絕頂當軒奠父乙爵稽首颺

言道昆幸得服事名山亦越三祀今且辭去請飲餞以行乃長跽舉醻者三徧禮羣神醻各一其右有奉劍者余挺劍出之祝曰冦數入閩願借太阿以張國討振衣而下天將當闕余舉爵進曰公以赤心奉至尊不佞庶幾可質引滿立飲醻如初下摘星橋欹流水歌者進爵爲天風之歌頃之天籟皆鳴若相倡和余以爲鈞天之樂戒勿歌由南巖趨五龍所至皆信宿道中樂青羊澗別業樂誦經臺行次玉虛月望矣登樓命酒以次觴列僊至洞賓觴者二公好飲則眞吾師質明發滄浪從此出境後十年至余將出鄖關

望夏門柳侍中請行期先期往乃燀湯治浴室逆余
宿沐浴堂明日由間道入羅公巖道中饒木石苑積
不治假令刊木疏石宜多奇始至望天柱諸峯猶宿
雲際無何浮雲立盡如出青夫容既而明滅縱橫如
羽衣如縞帶已復盡冉冉如跕鳶余宿羅公房六月
衣袷明日盡東略乃出復真過玉虛巖不果宿尋登
福地有褷樹樹掛劍松下扳劍斫之五夜雨師清路
塵旦日杲杲侍中命工除間道余乘小車登太和日
方中其下五色雲見祠官以告侍中亦自南巖望見
之既禮玄君退就南榮嗒焉隱几居有頃起而周視

舊游諸峯變幻多神奇即三至未可僂指曳杖出香
爐峯側命黃冠摅其上作步虛聲間以洞簫奏雲門
曲興盡乃反質明就道憚乘危杖至摘星橋指橋東
遺址是當閶闔扆三公宜祠事文昌以應天象次萬
丈峯下刻石為銘過南巖侍中語雲物狀余聞諸有
道者具在山中開士周恭守居玉虛西隖舒復初石
教會居柳林佛子圓性居尹喜巖獨顏希子出就鄖
鄖周故宦者事靖江王性通明善悟入與柴山人相
師友並稱法眼云舒善長生之術深入無生具大辨
才其先為柴山人弟子石故秦將西域法王子崇事

之圓性祝髮京師具法相目攝諸徒屬卷舌不談談
則纚纚不休適其意所欲出余先以使往畢為之期
余留南巖石子先至余執舊聞與語石灑然公豈宰
官身邪不揭不厲而登彼岸其未也坐待明月琴師
就巖中奏琴旦日問尹喜巖過佛子巖東北向門外
多美箭為藩巖中列兩楹虛其中奉佛佛子肅客入
坐客當中霤既而謝從游引客入臥內摩客腹私語
佛邪佛邪由往劫以來乃復相見抱膝就客疊疊多
所開陳已而謂客喜游請先客乃授客杖先從竹徑
出澗濱磐石據澗交流隄其下樹水草傍一巨石出

臨岸斷木作曲闌當之咫尺若在濠梁其幽致可入
繪事巖上草木益茂柴荊為周廬者三中有蓮池池
水四時不涸池上一室蓬戶室中罷繩床戶外並列
招提懸彩旛作滅度法池外一池差小自為一垣垣
中花木成畦多芳草其後由華門入中為草亭方廣
當身設坐具亭前分列八石宜坐門徒客矣曰公所
居尺稱精舍公安事此其游戲三昧者邪佛子曰嘻
此故豺狼居耳吾日事樹藝遂成園林客勉矣出就
谷口客迴車旦日期周子五龍宮周後至中道遇暑
雨畢易衣屨始相見西齋周告勞余不欲煩以口舌

乃出日月池上過誦經臺羣雉遞鳴山梁不避人語侍中請臺端行酒列炬乃歸旦日次行宮石子將舒子至舒卽次以機投余石數目余機不入石笑曰公將以聞見取乃今不涉聞見惡乎取之故不入也語未卒相與過玉虛列坐月明中將叩實義會侍中倦而思寐罷勿談明日登望僊樓語其概乃余猶多扞格然亦有味乎其言是夜月始盈遂還行部計期則十年周矣余適有天幸十年三游始與貴游者俱已趣不自得再至則余爲政然亦不失爲俠少游乃今吊詭得朋視昔游爲猶賢矣要以游方之外時而汗

漫時而逍遥其斯爲采真之游余未能也

試院記

今天子改元萬曆歲當賓興京兆尹首獻士太常如令甲事竣監察御史吳從憲周詠上言　國家脩文治餘二百年制度悉備諸省各治貢院遞以壯麗相高其在京師四方于此乎瞻表重以三載校天下文武士制有常頃臣等從事試院中顧獨湫隘不治往賙諸司數以爲請部議王勿更乃今無論廉近堂卑夷於部屋卽簾以內分試號舍一室當戸而炊簾外東西分區板屋不蔽風雨諸士子往往嚴夜燭或病濡溼內外垣故卑宵人易屬耳爲幻院外委巷僅左右達多士蟻附于門行者枳不前輒蹂躪什七八迄今不治其何以稱首善而隆上都乞命將作新之此一勞永佚之計也會獻歲士與計偕且至期月不遑既而工科都給事中吳文佳左給事中朱南雍遞以爲言　上下工部議於是尚書朱衡帥諸司躬視諸不便狀誠如臺省言咸與維新宜在今日更之便上從之於是計工費三萬緡什六出大司空什四出京兆尹計人徒三萬指則大司馬發入衛良家子各以期日受工乃拓民居八百二十三廛給少府錢七

千一百餘緡皆過當得地方八十丈深不及廣者四弓於是請　命靈臺諏日興工得夏四月旬有一日吉乃定部署首建內外堂堂各增兩楹皆七達視昔廣三之一深亦如之分試比廬異庖莫不爽塏周閣更闢夾道內外斬然各所異垣門悉置廳事明遠樓高倍昔四隅各增一樓故士子舍以塼埴易之無患風雨院外闢地可方九軌都涂四達無留行書既成屬諸郎爲植無何尚書衡得謝　上命郭朝賓代衡申飭諸郎壹如成議越十月工告成於是輪奐堂皇岑樓突夏高明閎廠翼如軒如鉅不呈材細無遺力

庶幾乎象營室儷文昌人文之觀美具矣司空謁不佞紀成事則以不佞習典文武試宜知言竊惟三代之英率由耕稼版築漁獵起一旦遇合人主輒授之秉而將相之固未嘗由之紹介謀之羣臣一何廣也周禮澤宮以射論士而慶讓及諸侯法駸駸數矣絜其所得士安敢望疇昔若而人此其徵應之符廣狹較著 高皇帝重經術惓惓乎設天綱以該萬方于時不煩有司眞材畢進不可謂不廣矣其後纍纍于進間以奇袤於是有司之令煩不啻數畧甚則所求非所獲所獲非所求察舂舟而得鰕䱇畧有何賴顧

令解額日廣豈不濟濟足多論定而官諸賢者勿論已抑或于胥從政不忮則求訑訑詑詑黨同伐異概諸直道寧詎有胥而無心不廣甚矣 上與羣臣更始首下 明詔詔之廓然務正人心共期于蕩蕩平平之治窮則變敝則新此一時也夫廣則士重不廣則士輕輕則日偷士重則否即令不容賍法以阿曲士將不爲良士地乎起敝維風則在此不在彼矣 上方躬節儉務休息顧茲改作無難殆將濯習見而作新之凡以虔其始也古之君子過門必式過廟必趨一舉足而心存矣士居常以廣居爲口實作新之謂何異日由此發身所不概於心者非夫也雖然象教則能者從身教則觀者化螟蛉之化也以祝鷊鷊之化也以視蚑蝝且然故善化者宜莫如人心顧躬化何如耳意誠心正其廣可知此身教事也三司第身以人事君之義壹以 君上之心爲心千里之外且應之於及門何有聞諸先聖取人以身不佞有味乎其言敬告後之在事者

何文簡公祠堂記

嘉靖甲申張文忠以議禮進時何文簡都少宰上書力折者三既文忠條列十三事以聞文簡夜草疏歷

格其議日一日入奏帥羣臣伏 闕號泣待命 上怒下羣臣吏文簡奪歲俸量移南京工部左侍郎戊子明倫大典成卒坐首事免文簡丙申五月朔文簡以正寢終伯子仲方舉孝廉仲子仲平入太學則爲主鬯文簡猶以田間冠服祠于家二子淪亡文簡不祀宗人立繼子叔震代之烝嘗門祚中衰祠事廢矣丁卯 穆考即位首錄 世祖直臣有司舉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事聞乃得復官 賜謚如詔令辛未不佞撫楚知公産楚之郴州計且行縣式公之閭無何遷去再代而汝陽趙公至是爲公門人趙公以問俗

及郴拜公祠下則繼子叔震方坐逋負祠且爲墟趙
公憮然太息曰嗟乎　先朝骨鯁之臣我公其選也
始操直道　明王不庸卒以家食終身世嗣不振陁
矣陁矣迄今祠事不治謂有土者何乃檄郴州發筦
庫新其祠會守吏胡漢始入郴訖其役守易公王爲
晁衣裳請歲編守者一人供灑掃報曰可且走一介
行李將趙公命謁不佞記之竊惟旦望相樊伐而造
周夷齊抗直言而餓死是各一道也顧夷齊不以旦
望貶節旦望不以夷齊貶賢規員矩方其至一也仲
尼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因心以致孝
則莫大乎尊親文忠是已盡義以納忠務引其君於
當道文簡是已言出而遜於君心其入則易言出而
逆于君志其入則難易入者非將順則揣摩難入者
非犯顏則逆耳故易入者不必徼福要之與福爲徒
者也難入者不必速禍要之與禍爲徒者也斯時也
文簡職不過少宰官不過侍郎語官守則有三事六
卿語言責則有臺諫藉令毋將順毋揣摩毋徼福於
文簡無失矣寧詎必其爲犯顏爲逆耳皇皇然速禍
爲哉大臣以道事君文簡近之矣論者謂文忠雖賢

不登於旦望乃若文簡直亮之節視夷齊若在雁行
知言矣我　國家親賢養士莫盛於　孝宗一時彌
直之臣悉皆弘治所樹者也　世祖高拱久矣諸言
者駸駸以默取容或以士氣淩夷自文忠用事始爰
及末載執政愈益馮陵薄者放流甚者肆市蓋竊三
尺以箝人口則又伯者之罪人天定亦能勝人至于
穆考而文簡始顯上之成　世祖之孝下之勸人臣
之忠好事者猶或以爲不然是昭違而塞德也　今
上踐阼首下明詔以正人心直將求國是於正言必
得諤諤如文簡者斯可矣粵自三閭以忠徇楚故楚

多直臣汝陽方爲楚監承　上德意而布之境內顧
惟祠事文簡爲汲汲蓋欲張楚以風四方且也祠仍
其舊則不煩像從其新則不悖用出其籍則不費與
事責之有司於民間無所預則不勞無慮彰往勸來
行一物而四美具矣是舉也豈徒及門受命云乎哉
文簡忠孝大節具在國史若鄉評不具載

太函集卷之七十三終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八首

寶應縣學田記

國初縣諸生額二十一切廩縣中彼業巳治博士家言非代耕無以糊其口食而後教斯教之所由興與其後增附弟子員無慮什倍以上然皆不及廩僅復其身大都士斌斌日益加而廩有制不可越故造士務廣遵 祖務共兩者皆是也縣中歲獻士壹以廩先後爲差比及三歲賓興無論廩能者進矣 今天

子申飭功令廣厲學官則以廩者不必皆良程督日至乃令莫不廩廩務先事以當 上心夫廩者不必皆良固也即良矣其餘不必皆無良不必皆良則食浮於人不必皆無良則人浮於食將欲稱物平施其無遺慮乎哉夫羣之學校則同而廩不廩異廩不廩則異而復其身則同故士既籍而復其身政以相援廩者之不逮耳復其身而家給之猶之食於人者也其間肥磽異地豐凶異歲勤惰異農藉第令無年即廩者猶將不給勿問其餘矣古之王者家中國而子兆民凡在夫家猶然務恤其鰥阨士則子之雋也胡爲獨後於細民然則爲之授田以待凶眞良有司事比歲淮河水溢轉徙而東襄及廣陵寶應爲甚歲蠲租發粟會無及于嗸嗸 上即位初縣大夫始入境日孳孳問疾苦畫便宜輯流亾足里戶程物力繕隄防明年罷民洋洋焉有起色顧諸士之涸猶鮒也安得升斗而活之會經牧地近郊故無水患召民開墾歲稅百緡請以是爲諸士資直小而未徧耳四顧境內皆水不啻望洋獨八淺田一區若梧浮水上按籍得罰金百二十請市之歲徵三百緡有奇儲學舍於是諸貧士來告食授粒焚授膏婚授會當大事者授

貝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士浮[illegible]惠且速視廩者復者爲猶賢余出淮南所部亟檄縣大夫治行第一至則諸士郊勞因得學田事益詳其言曰邑人不天艱食久矣諸生閔焉望歲歲益大侵即匏繫學宮廩猶亾廩也復猶亾復也又焉得食縱有司不恤濡沫安敢徼惠西江之水邪不自意得李令君授常稔之田以賙不贍自今以往將饗其賜於無窮請勒石記之庶後事者可師也余方奉 詔歸省亟謝不敏顧諸士之德縣大夫則以饗其利矣余聞縣大夫長者其政緩催科而急撫字終不以殿最

渝其初彼直以稍食詘而均之彼直以予之雋而亟保之非樹德以也夫既廩稱事羣工且然　高皇帝之廩諸生良以食有功耳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此其功足食也後世汲流弟靡旅以素餐卒之所養或非所須焉避科察實應爲淮海下邑故以符瑞得名乃令所實非賢乎宜必有應者近若朱氏後先照乘蔚爲國華顧塗趣而功不終惜也瘠土之民勞而義赤地之穫勤而登假令侵於物而穫於人隋侯和氏出矣爾諸士抱不素餐之義其在斯乎夫惟士爲有恒心不則凡民等耳諸士

非有待而興者願毋忘縣大夫縣大夫聞而避席曰涑之爲是舉也則官守在苟可以爲諸士地惡乎不用吾情司馬公先得我心請以是誓諸士縣大夫舉隆慶五年進士鄆都人

耆園徵會記

令少主訪落而與太平卿大夫濟濟在事諸耆舊被推轂者猶得釋疆場而弛負擔四年春不佞在告中丞若方伯家食監司居廬會司徒京兆過里門刺史謝漢陽後至乃就河西爲高會盡鄉曲驩既司徒京兆之兩都吾黨胥後會歲日南至中丞始耆時方有事莬裘爲園璋溪之上不佞見客命曰耆園中丞先期誓闔人毋內賀者其言曰太夫人在是歲爲大耋之期余業已受戒太夫人不稱賀余今猶在子舍寧詎敢以羞賀客勤太夫人闔人惟命不佞既聞是言也則面謁中丞河西既盟惟是二三兄弟胥命璋溪之上耆園訖事且於是乎落之中丞覽揆之辰與行會即不得請過旬且閉關無亦廢齊盟曠歲事異日者聞之司徒京兆其將謂二三兄弟何抑吾黨有成言毋視他客於是遺書方伯監司刺史會如期方伯宣言曰珍聞之古之會者必有言諸君子於此言矣

監司曰諾大賓學詩者也請稱詩陳之衡門隱者之所爲作也周道非矣安能作有虞氏而賡喜起哉隱者去健羨就棲遲彼一時也　今上莛聰明目惟遺佚爲眈眈頊當卿士言行且授中丞事矣乃今五畝侈于衡門璋溪可以當泌脊適逢世固非其時元老壯猷方叔所以佐中興也中丞六十之年始至旅力方剛其由此而謀國家爛焉與顯允爭烈無用耆園矣刺史曰金學易在賁之家人外止而內文明丘園之賁也要以終吉會何病於戔戔明而動則豐宜照天下其用殊矣故動則天下止則丘園其變不居惟

其時也耆園何病邪不佞幸以禮起家何知禮意嘗聞孔子問禮於老氏竊有異乎其言聖人無譽于人顧獨歸之龍德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孔子奚取焉夫禮承天道而治人情老氏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孔子以儉爲禮之本禮失而求之野人嗇也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老氏之所以治民事天黃虞以來率用此矣降及中古曾不聞以嗇名蓋後進君子始名之則周之季也不佞從中丞監司刺史同及孫文恪公之門公嫺中丞相人

者江生適公所江生譽中丞不容口公頷之且曰吾固知方叔子羞蔡澤不爲吾將卜其年耳江生曰叔子神内王由不輕用故不彰吾惡得而相之也之人也可五六十可六七十可耄可耋可期頤年何可卜也公愕然曰方五六十之夫期頤騃遠矣有說乎對曰夫人之用神猶委吏之餼廩也粟支十歲頎所用之用之舒則十歲而有餘用之數則旬月而不足故用以坻京可盡圭撮累以圭撮可鮒坻京以神用者亦猶是也公笑曰鄭咸將逃壺子且期頤矣往不佞數稱方仲子于方伯是釋笑可當中權方伯曰固然

君夫窮季方耳仲子善用才故才者叔子不輕用故才全叔殆難爲兄矣司徒京兆居藩臬嘗與中丞同官則相告曰吾觀中丞而益知吾之佻也中丞口不失片言足不失跬步飲不卜夜食不品嘗即飲食言動皆有常無論詎者其不佻如此始中丞在外傅好讀古書即治博士家言喁喁道古及對公車令名動京師時方以作者屬中丞中丞優爲之矣中年乃屏文事置勿談且曰此壯夫不爲吾甚孱安事此夫人各有好至好則無以尚之中丞嫺於文辭好之至也雖有至好終不以其故而敝精神他可知已然則善

用嗇者宜莫如中丞是即深根固蔕之道也譬之於月以神用者魂也以形用者魄也中丞之少也其朏乎中年則弦矣由今以往則望矣此不輕用之效文恪公早見之江生之言驗矣非惟養生爲然也中丞始出居州夫人莫程其力無所用力也既歷藩臬夫人莫程其功無所用功也填撫海隅夫人莫程其度無所用度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中丞得之矣當世民用日侈往往窮藪澤以備遊觀中丞爲園直臨川一亭環堵一室耳時而玩易時而誦詩若將終身以忘世此之爲不用之用固將蘊其用以待時此之爲

有國之毋也是道也黃帝先之矣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夫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道一也老氏得之黃帝故孔子師之中丞知其所由來矣於是相與班荆酒至起爲壽

孝友餘慶堂記

余自謫告居邑得二丞良先後甫及三年適以令遷去金故楚産余從家食得其人比喻少府入疆余業已目儒之矣即吾邑宜丞甚何翩翩得此兩君居頃之所部率推轂少府一考檄至乃得整江三老謂余

司馬雅謂吾邑宜少府耳第能得少府于邑宜未得少府于家要以家世不倍於人倫則祖禰之世澤厚矣祖以稱詩自負而處士禰擧學務明經祖嚮禰言孺子何慕擅爲也古稱孝友爲政無寧逐逐以希儻來孺子已矣處士唯唯尋釋業而務承驩居常視食上下問衣煖寒有疾則衣帶必在躬湯藥必在御處士雖謝佔俾其躬行無讓齊魯諸儒于是縣慱士旅擧鄉射賓之處士謝不往 穆考即位少府奉 詔起澤宮人言龐公遺之以安無若處士遺之以孝友縣大夫署其堂曰孝友餘慶蓋亦以當表閭云夫列邑貢士於廷率中歲以爲次間一舉 詔則舉擅場丞雖由此起家於邑爲貳其以令遷者什百而一則擧擅場少府皆若承蜩而掇之此非朝夕之故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行易闕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易膠腹望于颿風有餘怒腹堅于澤冰有餘寒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善有餘慶言重積也少府其庶此哉余然其言蓋不忘其本者矣在禮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乃若處士脩之於家者夫非善養也與哉父命之儒童習而白紛辱也父命之仕波流而乾沒辱也 先帝首下明詔羅異材 主上方破拘攣振

淹滯耽耽而欲得士無寧以一塗失之少府以彼其資會逢其適命之儒則儒術振命之吏則吏治興蓋庶幾弗辱矣比年 詔求異等皆得與公車之士並徵由此而舉命逮親令問顯世駸駸乎尊矣培之而弗辱拓之而益尊要惟善養以爲基處士之所禁也漢治最爲近古其教率以孝弟力田治蜀莫良于文翁而壹稟于躬化夫以邑則整江爲儉以政則令爲尊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堯舜胥此道耳少府習家慶以往弟與境內共之即未及下車所不胥慶者非夫也乃今奉檄而過里門省封樹歷戶庭而覲宗祏寧

無怵惕之心乎僾然如將見之祖禰且欣欣有喜色矣賔客之在是堂也宜必有張仲者其人幸爲我謝曰夫夫之慶未艾也

季園記

嘉靖中吳季子以中書直廣內時尚方盛興作備遊觀中書出入禁中無訶詰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靡不歷睹之矣　太上端拱深居羣臣悉罷朝請中書君退而休沐雅游諸勳貴間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靡不歷睹之矣中書君故檇李從父兄客廣陵是皆鉅麗之都豪俠窟也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

靡不歷睹之矣及其謝光祿歸商山商山席故饒傾海陽居室大治會當更始諸兄則以部署屬中書君于是相土宜操軌物倣將作授工師自門庭以及堂皇莫不爽塏諸郡中巨室即完美無加焉既而割地舍旁徧奉諸兄治别業地且盡中書君無所分指舍後山歎曰天其以此佚我乎吾老此山足矣山方里而美故屬諸宗其先或購之卒難混一諸宗得中書君甚至是悉歸中書君山之陽壁立數十仞皆石也盖居中而南面故名石壁山舍後阻商溪既濟則山之麓也緣麓而臚列者九其中爲石壁山堂主人舉丈夫子九人人授其一此其外舍也東爲衆香閣則仲氏以奉瞿曇澗道由遡源而入商溪出山堂後渡澗則樹屏而左右戶當山堂爲九苞堂堂閎以深其背乃面石壁水纍纍出石罅故曰珠泉堂上爲翔覽樓交疏四望翼如也翬如也主人故以鳳德稱其名則余竊取之矣樓當絕壁冠山爲清嘯亭遠眺黄白諸山出晴雲若青蓮可攀也九苞之右石楠生焉就隙地爲鶴林就澗之西爲浴鶴澗由石楠而上爲居業軒軒後多長松爲松門以出西北則松蘿亭也九苞之左爲東籬乘石磴陟古堂是曰懷橘先贈君嘗

樹千橘因志不忘下東磴見垣一方北面而屋曰蓮宇池上有巖可避風雨池中樹夫容虛右个以待禪棲曰壁觀室外古藤盤巖石上偃蹇若虬龍由蓮宇而東則石梁當谿澗之會又東則臨流而爲樓者一曰宜雨載流而爲閣者一曰涵虛此東略也徑由蓮宇而上夾道皆長松徑折旋而夷陡剡剡起松下嘗産芝草若干本爲臺曰芝臺又上爲撫松堂視懷橘差小磴窮得地平曠多灌木陰當陽爲露葵齋亦以飯開士露葵西上則清嘯矣由清嘯而北爲禮辰臺臺下爲醉仙巖巖則巖居也巖居不垣而屋以巖當

之由巖居而徑北面則就衍爲承恩祠主人祠孳先
贈君蔬果薪櫵於山取給就巖阿爲鹿苑其西北爲
游鹿原中阿爲谷林堂席美蔭不受暑就谷口爲松
閣就鹿原爲鹿門此西北路也由露葵而東折爲振
衣岡循岡而臨皋羣松蒼然若積翠得平皋百步則
控岡皋爲亭馮高臨深其制最爲中度余病故名之
不稱也諸子請更之余謂主人業已及耆諸子殆將
爲主人壽爲主人壽宜莫如此亭天保之祝其稱如
者九焉亭悉有之矣九子之爲壽也其以是與遂更
名曰有如亭諸子敬諾夫吳會以名園蓋當世則山

詘而水羸新都保界羣山水詘矣其不詘者皆人力
也卒莫能勝天是園都山水之間殆天勝矣工既訖
主人署曰貢園余斬之曰何哉安得此博士語也世
之闚觀者衆矣寧詎能見大而折衷之故敎茅士則
已疏窮雕幾則已細擬尚方則已汰徇枯槁則已侈
要非制之善也延陵季子夫非有吳之達禮樂者哉
主人系出延陵其於諸兄則季也乃今不疏不細不
汰不侵於禮樂爲近主人方以是爲菟裘矣季年恒
于斯遂更名曰季園且爲之記

酒星亭記

陳丈人恂恂居新都顧深自負既醉輒仰天問曰斗
牛之域獨當文明其人斌斌宜必有應列星者若有
守者宜何星也其後丈人力脩古不干有司即藜藿
不饜津津然有味乎墳典都人士則以丈人抱處士
之義宜應少微　今上初壽星見南紀天官氏以爲
萬壽徵也其在草莽黃髮當之丈人方秉高尚享高
年宜應南極縣大夫鄉射東序壹以賓禮禮丈人丈
人登大耋而象太丘都人士特睹其一隅耳昔太丘
非直譽鄉曲也且二子良乃今伯子籥克丈人家仲
子筌後瑞州駸駸由孝廉起後先相望則其氏同譽

同子姓同皆德星也曾丈人考仲子之室縣大夫特
書棹楔命曰德星丈人避席曰嗟乎士不得志而山
林士之必至者也吾道窮而秖篤寧詎習智隱而爲
名高乎且吾出少賤故歷年多家故貧故諸子不失
逢掖有守且不敢辱都人士其將謂縣大夫何獨生
平慕叔夜嗣宗伯倫爲人而嚮淵明太白尤甚比日
卒業輒自引滿而醉二三醉則登城周游躊躇四顧
游既倦僊僊乎歸左正則左丘明太史在前陳思爲
客怠則屏賓旅臥游諸名山大川顧今季年豪舉不
逮盛壯諸子舍供具當暑則日飲三升自涼及暄日

益者三之一足吾事矣吾其爲酒星乎仲子則以丈人春秋高終不以其故廢飲即市居湫隘如之何不杖而游乃卜地城南爲亭文溪之上居於是飲於是庶幾無已太勞丈人曰嘻善乎孺子之息我游我也海陽猶陸海耳其南則員嶠方壺吾亭東望城陽五十里而近雲冉冉起吾方從負薪沽酒者游北望黃山吾從列仙而餐沆瀣西望白嶽瞠乎見雲中君于壽宮南隱玉几可當攜梧神遊華胥氏之國吾樂矣吾樂矣卜既吉將誓工師天游子過之恍然若將自失仲子請曰筌幸得事夫子而夫子雅善家丈人筌

藉寵靈不自意獲布一席之地僅容膝下夫子恍然若將自失何居天游子曰吾故高陽酒徒佐公孫朝而傲子產久之不恤酒過身與名俱病焉吾大父司馬公行年八十以上旬日而盡八斗終未嘗以酒名家司馬少丈人者七年月飲足當丈人而減大父之半每吾兄弟侍夕輒益一升酒盡猶程督闌人陶然就寢倘有天幸其矍鑠與丈人鈞旋思故吾卒歸於亂尚安事酒且家司馬語吾兄弟願得一甌區以奉餘年吾方求之亡何有之鄉芒乎未之得也吾與子通家三世矣其世類無有差池顧子未得志而能恍

親吾得之而不可爲恍吾將甚慙於子惡在其不自失哉丈人聞之曰噫長公過矣當長公之少也猶吾之少也少故不羈司馬公既老而彌猶吾之老也老故不亂奚不吾若也往吾就仲舍仲抱几進曰几出良工願大人馮之觴者萬吾笑曰孺子忘疇昔矣昔居陋巷家徒四壁立無几筵會歲除父子環敝庋而飲皆盡驩乃今苟可以驩何取授几故作不若止有名不若無名又奚不吾若也仲子呫呫喜曰昔之夜有星當衡而殷南斗其光燭天家丈人謂賀明宜有興人來第援北斗酌酒漿杓與沈飲亭上其人則夫

子也願徼惠下執事其何以照臨吾亭於是天游子爲之記

泭居記

陳仲子師事天游子道既通其家故貧環堵不蔽風雨仲子進則偊偊退則于于高視海陽廓然無以自託驟然笑曰海鳥有鵬其翼蔽天日之半徙之渤澥僅足以當一漚夫以筌之百體不脩於鵬而東南之隩斗牛之墟不儉於海與其受一廛而爲此枸枸也吾寧縱一箪以自如乃鳩匠石召虞衡尋斧斤伐竹箭不終日而畢役泭汶陽而屋之不茆不垣不奧不

阼戶牖具在不出跬步而窮八荒仲子居之視州里猶之乎蟻垤耳天游子方受節司馬過汭居而問曰異哉胡爲乎浮游胡爲乎中流爾廬爾居爾居爾廬不築而汭雖利涉其焉如仲子避席對曰邑中七仞相望比比高門一室千金曾不能五步使吾踡局居此其將如此七尺何茲吾爲此汭居也直將以天地爲堂皇日月爲戶牖北極爲井幹列星爲榱題五岳爲楹四瀆爲霤故雖東南之隩斗牛之墟譬則澤兀耶乎小矣吾恍其廣不容席安問趾哉吾將命馮夷司楫河伯司維漁父作歌湘靈鼓瑟乘流而下探投

轄問披裘折扶桑歷員嶠游倦而歸也嗒然隱几遽然繙書泱泱乎浩浩乎視航猶梯視川猶陸視今猶古視人猶天夫子故嘗以天游自名皆是物也小子不敏奈何樊澤雉而畜之天游子曰昔之會居室者不越乎輪奐苞茂以爲言善矣美矣至人之居乃在廣莫之野空明之鄉子其得之仲尼余何足以知此

谿上草堂記

夫擇地而趨砥名礪行則繩墨之士乎哉曾史是已洸洋自恣嚴棲川觀則龍蛇之士乎哉莊列是已世儒率右曾史而左莊列目之曰天之放民其爲莊列嗃矢者則又卑曾史而隸視之胡爲是規規乎彼其天之僇民也要之兩者是則俱是也非則俱非也奚必曾史之是莊列之非邪天游子自負不羈遊方之外語之無方則合語之有方則掩耳避之嘗客谿上而交主人亦既灑然異之矣主人矯矯乎其直也稜稜乎其廉也倜倜乎其獨行也兢兢乎其重發也魁乎其若岸也凛乎其若秋也一爲狂一爲狷宜不相謀主人視舉世若昌被顧由由然與天游子偕若適越而釋章甫天游子憚莊士若桎梏及其就主人也若登車而聞鑾和不可而可不然而然於是乎忘是

非矣主人皇皇在事務緩輿作省遊觀春秋始耆業已請老乃營草堂溪上逍遙以託餘年其言曰吾故倦遊今幸得謝又幸而考閒居之室吾將與天游子落之草堂去居第五十步而遙不杖可至戶西北爲徑徑廣一軌可容安車徑窮而東出爲堂堂廣不及四筵其深可容函丈堂之背南鄉爲藏書室五楹容書五車其上爲樓居視扶搖而上九萬里室南端樹花木其南爲垣垣外畫爲一方近西爲沼沼上樹美箭若嘉樹其中樹夫容東一方爲蔬畦主人茹淡於此取給此其大氐也天游子曰嘻始吾與主人交吾

竊多其有守矣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主人近之守勿論也又十年而主人老矣更言曰吾以疾自廢凡諸賓客之事不與焉乃今季年考槃具在與我樂此者其惟二三大夫于是得舍于其隣舍視草堂差廣主人自命其堂曰華黍蓋將以明農事而襲豐年堂後爲室五楹將以宿客墻東蓺良田十畝脩兼草堂而廣倍之爲期召二三大夫且爲旬日布衣之飲天游子曰嘻始吾以槃樂而張主人猶食舊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主人近之化勿論矣客曰竊聞曾史好脩莊列任放士巳脩則苦節巳放則敗名顧用世者不病

脩而遺世者不病故亦各以其時行耳主人祀曾史而繹莊列其斯爲善始善終乎舉其全矣天游子曰固也在禮大夫稱老則休之國事則致之君家事則傳之子致則人其代之矣人豈不足君所乎即使堯舜而爲可傳猶不能必之子國雖可致家之謂何邑中二三大夫範馳驅如出一軌及其末路寧不思所税駕哉要以孚翼不齊弓裘有待雖有餘力安得洋洋也者而樂之主人有才子四人嗣服無缺佚之以老厥有安居此非人所能爲皆天也客曰吾子誦法莊列逝將薄西極而徙南溟乃今得弛負擔視主人

蚤矣退求一室三歲不成湫隘與居擁腫與役吾不知其可也又奚以御風氣而天游天游子曰嘻吾故汗漫無家其涉世者非矣乃今不爲世用吾寧折節而守常且君在吾不得而有吾身親在吾不得而有吾子其斯天帝之懸未解吾將自立于張弛之間諸大夫善其言屬司馬氏爲之記諸大夫名氏載江漸江先生傳中

水嬉記

新都什九山也水幾一焉遊者浮慕江湖輒病其山巖而水詘余家食且久校四時以爲常暑雨祁寒視

四方同矣春淫爲患則南服同維時爲秋萬物咸説及其杪也天地時察草木成章新都丘間相因林莽相望天風既濟時乘于喁其粲若霞其錯若繡其陰若紺其陽若朱其流若黃其凝若紫五章六采莫不具陳且也三天子鄣經所謂南岷也其下源源時出爲浙濫觴涼風始波潦水降矣淺則膚寸深則九淵無不可以察溪毛占水族流沙積石皚皚磷磷遇風爲湍遇石爲瀨望之如練如璧如瀑布如長虹即而就之直中弦平中準其聲緩者中鳴玉急者中哀絃余嘗扈上林遵太液巡海岳周游名山大川要以鉅

麗閑深則誠有之矣乃若紆錯米鏡空明小人有懷不忘故土即山之蠃猶以爲儉即水之詘無用其奢矣五年九月余從諸弟登金笠山金竺中邑而名其下則豊樂水也是日以登臨勝戴星始歸虎臣以疾失期㗛甚其兄子仲實期余就里中爲水嬉適風雨害游旬有五日乃如約豊樂水趨歛浦是爲中流浦以上不可舟僅編竹而泭耳主人具泭十有六蓋帝者半耦其半而四之耦差廣近方舟始足帳具于時屋其一若樓船以坐賓主羃其一若步幄以貯歌人其一若幔亭檐如也歌舞出焉其一庀行厨則宰夫

事奇者以其二繼樽簋其二載簫鼓爲前驅其二載諸豎子若僕夫其二介紹而傳事既余從仲嘉至徐孝廉俞山人在焉日幾中乃就筏主人誓泭者畢班前後若舟師于是鼓之以鵞鸛進居人未之前覩也聚而堵觀主人方供菊歛枝焚香啜茗而已少進聚觀者躡而從豈其于此乎覯禮樂哉蓋幔亭招之耳主人出歌者爲黄竹之歌歌三終觀者益集更進而就羨隆爲越吟躡者益前不能屏主人笑曰公等亦渠指耳安能餍耳目乎于是驅而進之楫並舉既泝上游望中野羣木林林總總如濯蜀錦出西南西則金笠倒影中流如奉員嶠西北則羣山高跱如列僊擁羽蓋相迎靈山迤西如役羣龍劈積石其日秋陽不厲魚鳥依人即沿石瀨蹴風湍其行不枳石梁在目觀者業已逆之水濵歌人乃廢水調作鐃歌自度不容驅馳則舍筏而登岸乃爲朱鷺爲君馬黄爲臨高臺爲將進酒觀者疑張樂洞庭之野固不知其所從來比及橋泭者淖矣主人夙已聚徒五百指疏前塗日下春隕如萍實短墻長薄如良史槃礴所爲歌人爲房中則以媚觀者于斯時也任耳則廢觀縱目則奪聽即斂者不給矣日既納乃薄南皐召韓娥爲

緩聲爲淫哇者一洗之矣幔亭出二燎懸若火齊客請樂而毋連乃班泭者既乘流下歌人迭出如初頃之艤故于觀者倍昔主人脩無筭爵歌人亦競新聲余節飲者十年是日醻者累百徑醉矣仲嘉謂士不得志故悲秋伯兄遠得君而邇得親蓋亦自適其適矣故及秋爲樂乃今賓主相得宜盡驩故醉虎臣雅有酒過要亦骯髒者之爲玆既多主人能[illegible]而佐客驩甚虎臣適矣故獨醒時而醉時而醒其適均也客以爲然併以授侍史

太函集卷之七十四終

太函集卷之七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七首

阜民樓記

新安爲　高帝南輔負首善而嚮文明地重民稠宜必得良二千石歲丁丑畢計　上命禮部尚書郎徐成位出爲郡大夫既及下車孳孳務奉天時繕地利以興民事頃之境內大治乃進諸父老相與蒐未隆飭未周諸父老旅進曰天有分星地有疆理民有謠俗有土者主之三者恒相因而地爲政君侯晝地而

守天人之徵應繫焉郡治則專城之居四境之極也爰自考卜以迄于今其星紀則應斗牛其人文則當鄒魯重以僻居罙阻生聚不可勝原化居達于四方絃誦聞于比屋庶而富富而教亦越千有餘年罔極而宣此其朔也乃今仕者接袵于朝而野多遺逸農者畢力于田畝而樂歲嗸嗸游民之習競而本業日偷轉轂之途窮而末富日損以今視昔不啻日中君侯第察形家者言願與境內更始郡大夫敬諾周諏而得歙人陳正言正言之言曰郡名山自西南來揭天都趨大鄣略叢山而東也環千里爲罷蜿若蟠龍郭之東則障問政峽飛山聚而爲五星標而爲北斗纍纍而下大陽都之即故郡三遷此陬區也第瑕瑜不掩地無全功左山右谿反張而駛概諸得水有遺論焉且南面漸江則紫陽蔽之矣北負大川者四薄西郭而會練溪故事闢西郛爲阜門命曰朝水蓋將補其不足輔相地宜此非形家之般倕宜不及此且也太陽金冢其方在西就郛而門其辰在酉負乙而立其受在辛辛者新也翕受之則爲日新酉者有也重積之則爲富有富有日新金德于是乎王矣顧廢者三十年所遺址在焉有其舉之宜仍舊貫郛外故

皆斥地今則民居擁塞其間是宜爲樓乃可以壯形勝經曰審其所廢其謂是與郡大夫憮然曰守土而有利於民不憚諆始矧茲求舊守何讓焉既而曰是役也寧以利民而終毋寧以厲民而始乃出諸小辟使受功布令而誓之曰爾曹當罰金毋煩筦庫之士其入材木其入塼埴其入供需遂徧告諸倅君諸令君皆曰惟命乃屬郡從事爲植不旬月而樓成則以不佞故嘗受事職方幸而問名於不佞竊惟舊制得矣其稱名也不揚請更之其曰納右舊制痺而易達今出民居而冠以樓長民者將導利而布之民六府

脩而民生厚矣聰焉西顧其曰阜民不佞聞之孔孟不狎以利言斥自封耳乾曰美利坤曰主利非是則不施不生不施不生乾坤或幾乎毀矣天生民而立之牧直將以利之因地之利以利吾民自虞帝以來率用此也故潤萬物者莫善于水成萬物者莫善于秋納上善以秩西成地道彰矣長民者之在是樓也遊豫云乎哉書雲則登餞日則登省方則登省歛則登凡所以利濟元元不遺餘澤自上下下其有不阜者幾希饗其利而民得之利用安身在是矣都人士之出入是門也盖將自納于有方士而有方隆禮由

禮之謂也地道尊右自下者反之江河雖左納于百川以其卑也天地之左海愈益卑卑其斯以爲百谷王盖卑而不可踰矣新安山峭厲水清激都人士率喜自負務多上人故士角名賈角利訟角健鬬角很齋用角芬華角而勝則右不有不勝則左不宜矣藉令祖左海而爲之下固將無所不容九年之浸不加盈十日鑠之不加涸夫惟不自右也孰能出其右哉如是而協地宜天人得矣郡大夫曰答是可以播告方來於是屬不佞門人程本中書樓書門友人周天球書石

遵晦園記

海陽有萬家之市曰屯谿其以貲雄市中曰朱氏介夫故儒生也長而客東海以原嘗季劇聞子俊父既受業大司成則依介夫而學東海介夫謂俊父而不聞而祖日討而翁而訓之乎即而翁不能讀父書盖舍業而當室耳乃今留滯東海僅以節俠終焉世祖徽國文公壹以躬行孝弟爲務孺子歸矣其就里爲塾延師儒冠山爲祠祖徽國惟是先世之寢廟在而奉烝嘗毋氏在而奉甘旨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歸而求之有餘師毋皇皇吳越爲也俊父唯唯于時介夫

游道日廣吳越士大夫爭趨之人有急赴介夫往往傾身而脫人于厄俊父念之深也則從容而風介夫始大人釋經而事魚鹽則以康家步也日高舂耳中年而致不貲然諾重于千金斯其宜日中乎迨及耆年云暮矣諸賓客之游大人者其機伏其欲奢奢則不饜伏則不測要之市交者什九石交者曾不能什二三幾終而侯之懼將及也大人歸矣介夫艴然曰吾出居外客至則風生違言至則冰釋輿至則方舟可泳杖屨可攜江湖可相忘藉第令歸則故里猶墻面耳將安所寓吾目也俊父曰唯唯大人承大父志

爲祠爲塾訓子若孫善矣其地枕山帶水宜可爲園乃今繚垣五百堵美箭千个嘉樹千章由此而增益之宜可爲亭爲臺爲閣假令四方之客日至宜可居種秫百石粳倍之宜可飲可飯池有食魚垣有豢豕宜可佐客羞假令驕足畏塗而卽安居則故里賢矣介夫未有以應也俊父乃就祠左趾爲振衣亭又左而當脩竹之隩爲有斐亭祠後而扼山之吭爲浮紫亭塾後近東爲天風閣塾之右得隙地爲槃臺園中甃石除道可容巾車次石爲隄可容屐齒隨地布石爲几席可琴可尊卽次編竹爲綺疏可風可日工旣

畢則謁予落之予曰園何名對曰正民未敢告成于家大人亦未敢請名于家大人公父執也公名矣余則以介夫祖事文公爲祠爲塾以開俊父俊父師事文公爲園爲亭爲臺爲閣將奉介夫以歸先後相成不倍世德命曰遵晦其誰不然且也介夫爲南山之橋利用張俊父爲南山之梓利用俯顧俊父之有嶄于介夫也無寧俯而就之乎其在詩曰遵養時晦又一義也歲戊辰予東游海上俊父致意丁寧幸然公遇家大人第趣歸矣不旬日而介夫及于難予悲其不用俊父言俊父旣孤内難横起正志忍性慎毋傷考氏心乆之良有司知名而郡相馮君周君傾慕尤甚始式其里旣過其閭馮君曰文公若祖邪俊父對曰然正民之先世則文公近屬也非胄子也然則若何祖邪曰先秘閣弁于文公爲大父行語在文公狀中則正民所自出也然則祠文公而不祠秘閣何居曰先民節之祠文公則以師後世卽非所自出猶之祖也顧君侯之詰正民者良矣秘閣不可不祀于是爲當戶之祠則以祠秘閣尊祖也仍冠山之祠則以祠文公尊道也兩君曰善于是郡大夫崔公書楣楔曰忠賢祠馮君周君各爲志志之馮君止宿于祠獨

酌浮紫亭上脩爵無算其夜未央明月西流四顧寥廓馮君乃呼大白吾其以酒壽當揮戈遂更浮紫曰留月亭祠顯而園隱矣其後餘十歲家難始平俊父肅客曰公故名吾園惜無及于先子惟茲園亭臺閣悉惟公名疇昔幸而語正民異日當有記公旣祥始至是天不棄先子而蔑其孤也竊惟吾大父好書吾父如之孤不才如大父也吾父好客卒以客敗無奪心孤不才願無攺于吾父孤且更始就祠後爲閣三達牖四面而中藏三世書比者肅客祠中懼其交相瀆也乃今鑿南垣一方爲草堂供客稅駕公其併記

之矣嗟乎祠顯而園隱尚安事園顧古之寢園率修祠事則祠在其中矣且祠以奉先為義自義率祖則重之園以安老為心自仁率親者所尤重也凡諸亭臺阿閣園之屬也申之二搆祖禰所嗜具焉仁之取數多矣如其侂世系侈遊觀是為不仁俊父不為也

曾令君經野記

上讓故休寧之不令也則徙合肥令令休寧休寧自昔殷殷其民易使彼已務決裂重以比周由是從目者斷斷橫目者廪廪上無法下無民矣曾令君以合肥顯至則埽而更之厲廉隅絕簧鼓于時斷斷者自

廢廪廪者幸自堅既及下車境內懸解君子曰善始此其咎咎易德哉吾第觀其久也久之略近功持大體先德禮後政刑不急人知不掠民譽君子曰政有章矣日計一詘歲計百盈第考其成比三年而政成四境大治所部章什數上推賢惟令君　上最程書推恩如令甲其在鄉校丘里莫不絃而誦之歌而儛之令君俯僂而行慎終如始其上視也惴惴然如重負下視戚戚然如重傷幸而上下交相得也沖然如不盈即有善而人不及知徐徐然于于然亟自反而如有所不足君子曰政有心矣乃令而後獲令君之心殆將殿莒父驅單父而奉中都為中權漢循良無論已歲辛巳　詔有司經野制賦嚴如期令君亟請緩之開國之籍未去也所部申令日至後期者坐不共庶司皇皇寓內騷動令君則曰是在法皇皇何為乃博討而深求周諏而獨斷既踰月而始定章程列八議上上官條二十事示境內則又曰法具矣是在人邑三百有十里里為圖圖有正則以馴謹者一人職之小事從隅都質成大事專達郭以內合十里而各為隅隅有四其外合三百里而各為都都三十有三隅正治隅都正治都小事則稽于衆而決其成大

事專達然必擇可以使務得端靖長厚者一人職之如是而令之三申之五有衆咸作然後為期日並履畝而赴工日有稽夕有報旬有會月有要具告幾終令君躬行周視路冕弗具車徒弗煩千里裹糧簞食壺漿弗敢進於是而繩不法飭不虔戮不用命比稅駕以次報成蓋經始於歲八月下旬迄歲十有一月而畢事故額邑土田以稅計者萬一千二百餘石以糧計者二萬五千五百有奇顧民田三壤而一則率以廣狹為差官田籍出多門其則至百三十自今比而畫一則畝百九十步為上田加廣三十步為中又

加四十步爲下其賦更若一地視田加廣亦以廣狹爲差賦則官與民平官居什二三民居什七八先是稅糧千二百石失額而浮既籍則爲之核實黜浮視故額無所加損土田均矣明年民間當更版按舊版浮者且六千丁令君悉召三正赴叢祠與之約力詘則弛羸則張弛則雖丁壯不興張則雖老弱不復具曰惟命力役於是乎平所部多令君課功首舉時群不逞以鬻契敗蓋造僞印罔民財令君得左驗法渠魁餘從末減君子曰非直令君能也蓋亦有陰德焉余度朗原營白岳窮率水匿商山足跡幾徧四境所

至經界畢正比屋稱平要以佚道使民非令君宜不及此居常爲政非腠理則髖髀砉若牛刀其於發硎何有乃今事鉅而煩令嚴而迫則大軱也令君恢恢乎有餘地此遵何德哉諸長老言令君得人焉爾矣是役也即令君不憚胼胝惡能家至而日見之即不必備惟其人惡能必其人人君子也聞諸孔孟有恒產者有恒心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是故戶千鎰者建其正戶百鎰者陳其殿非都鄙鄉遂之良不授成非丘里之良不授事由是良者作氣不者革心借曰無恒無寧自急事半而功倍豈一手一足之烈哉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令君是也余習令君久矣繩繩乎直將以學古承家孔門之策治平莫辨于大學有人有土財用出焉要其歸壹本于慎德令君之政舉則其人也得人則其德也居之以忠信行之以絜矩用人行政利用無方國治而天下平皆是物也務明德而功不計其斯以爲令君之心猥云非常直豪舉耳令君然乎哉令君名乾亨吉人也舉丁丑進士蓋名家子云

游黃山記

新都東出叢山關表天目西蟠白岳表九華南跱三

天子都靈山爲表由大鄣畧林歷直北而表黃山乘傳者率東西行南北則否所部倚辦司理比歲周行列郡中會計吏入朝司理無攝郡縣事日多暇則就余稱詩且進余二仲及潘生會郭山人次甫見客乃就東郭宰白榆社屬余長之其地錯部婁而屬斗山蓋聚星之義也畢計得代司理將泝秋浦歷姑孰而抵吳門余謂由黃山徑青陽去秋浦差近即呆阻寧令車轍避名山司理以爲然請受方鞠其駕中權本長者宰請舉社以從適閩二客與俱召善琴者許太初載之後乘余爲之部署定程期一息而宿竹魚庄

主余近屬再息而信泠風閣閣在衖中是爲余避詔所棲主余妻黨三發至矣止軒轅宮期至余帥六子先次竹魚庄司理越宿始行日中至則云東門氏相矣郡大夫相帥及相門重以尚書期後長者約新暑甚未及啐酒亟命徹之薄暮席堤上亭一艇繫垂柳泊堤下乃命漁人進艇舉網而漁有獲輒烹鮮急呼酒酒至而日入矣燭始跋宿閣中蓋垣外老梅一枝踰垣而拂西牖是爲梅花閣閣東小閣一東牖與修竹隣窗戶洞開少焉月當天而入臥內余披衣起旋聞中閣寢聲俄而羣鼃起垣一方尋復寂寂詰旦知

余宗漢夜呼酒主人惴惴毋譟相君夢游宗漢屏氣語曰主人勿憂憂則亟以狂藥瘖吾口耳疇昔人各分詠旦以爲期旦日遞成獨莊靜甫後二三子靳靜甫遣一奚倚戶趣之靜甫大呼曰司理三尺謂何馮子都窘我甚且殺我司理以期會先發余徑行次二仲景升挾宗漢從次太初挾次甫靜甫仲淹負方太古龍羵杖挂僧大安長生瓢至容成臺余宗人持酒遮道二仲謝曰日旰矣少留且觴熱將不堪宗漢躍然曰帝遣容成氏勞賓余天孫固當飲首舉瓢而酹者六遂袒跣就車次甫故習酒家屋後鑿池方丈垣外通流水畜游魚數十頭則與靜甫太初臨觀指巨者曰吾所欲也褰裳持小罟既獲就庖烹之余先抵衖中司理進次洽含宗漢不衫不履卧車上揚揚過之羣小兒堵觀曰客何爲仲淹語曰故全椒令也皆拍手笑曰胡令若是抑鳳雛邪向夕相率至衖中司理既及下車諸將乃始嘗食司理怠而就寢無用飱宗漢被酒深卧華陽館日高舂始起匿樛木亭日課詩未成當法酒司理笑曰瓢飲具在吾其爲君解醒命一奚餉青梅強之盡宗漢呼曰何物孺子日殺一人而後饜主人請流觴具曰可司理及余先至踞石

而引二觴衆未及行雨集皆反主人遍進舊醳悉苦其甘將易之含中日暮塗遠乃罷酒蚤起畢發余以目眚獨留至則息駕叢林薄暮就湯池浴浴畢將據高石行酒禮曰進禨山人力止之毋深入虎穴司理笑曰嘻太甚山人固畏山君耶乃褰涉中流爲河朔飲酒益進失山人於是篝燈入軒轅宮候吏屬沙門治具酒甘如餇者客益苦之詰沙門曰若飲乎曰飲曰若飲能辨甘苦乎曰有如澠淄客正色曰佛法無飲若飲固當藉令辨甘苦如澠淄宜必以不甘甘吾黨乃今吾黨苦矣何居沙門故戚戚若無所容聞客

言輦麼益甚仲淹爲之解曰客酒禪也既知酒且知禪沙門則禪酒也彼不知禪焉知酒客休矣司理語宗漢令君故豪乃今何默默也宗漢謝曰翔故任天放日飲而醉二三假令挾日一吟猶懼不給乃今程督如功令苛急如催科翔有裹足而逝耳夜分而寢門外聞虎聲司理笑曰異哉遂中山人之億質明導一比丘探故跡先白龍潭故游者率登釣臺下視不測比丘言此摩頂耳第以踵觀乃循石磴而下臨淵蹴踖不能以步至則大呼奇絶司理賈餘勇從之挾二騶奴扶掖而下進寸退尺無慮三百步而始息柢

衆目難之二仲揮裾遞下山人左顧而語潘生曰此有實吾其爲長房氏毋爲伯昏無人實三折而霤三垂出就砥石臨潭上平衷視釣臺等衆纍纍下就坐命太初鼓琴仲淹笑曰其斯爲龍見乎見者吟則潛者否矣泝谿而探丹井得之中州井故弇口而淺中舊名仙曰余昔游而窮其底底若螺旋而始窮五色卵壘中央粹白者不啻珠玉井深七尺率天成無斧鑿痕明發水溢而清冷余署曰丹井司理至而一歃屬仲淹嘗之進次馬頭巖下溪流沿洄石齒齒出鳴瀨間疏麼如列坐山人憶洪中事請復流觴司理據

高坐先登餘悉就坐則自上流浮大白隨所至輒引手取之水既平風四面至汜汜若虛舟耳司理自高而垂手往往止而復行獨一巨石當匯中集如白鳥宗漢揭而往吾固當爲海上翁狎之觴無留行徑醉矣遂拊石而歌曰醉石粼粼吾當抱此以自沈更進則片石黝然飲水中蒼蒼作龍鱗出沒狀司理言自黃帝御天稅駕於此化而爲石蓋吾族類也遂署曰鱗石命工鐫之余自洪中置詩郵至與行會司理喜動顏色語諸客曰吾適批鱗輒得頷珠三十六峯之上猥云象罔寧足當三百六十長乎更進一石衡水

上如琴水清激如撫清冷視丹井勝司理復歃之于是奮衣登危將以一瞬而窮萬狀過半而風雨至蹌踉還故宮余聞司理明日遂行力疾兼程而入中道遇宗漢蓋負責而逃至則出諸不虞倌人駕矣司理出篋中詩歷歷談諸勝事余俛仰周視若已再升于是司理品境內諸名山此焉舉首白嶽一魁父耳直以近人而奇蓋剞劂雕幾之爲適足以悅衆庶黃山高矣深矣閎且遠矣卒然而至百無一奇如將窮四極覽八荒非羽翼不可要以東高天而蟠厚地吐雲雨而吞三光猶之特室大合宮人力無預誓乎大矣雲

門一闔闢也啓閉則豐隆主之天都壁立而出九霄無贅附無陂陁甚則飛鳥不能度猨猱不能躋視西嶽四方尤爲卓絶龍潭深三十仞空明可察秋毫假以日力而窮其源則一木皆析若也一石皆支機也猶之木處草衣汙尊土鼓脫芬華無所用之千古寥寥足音罕至賢者則邑人鄭玉顯者則郡大夫馮世雍近則程太史敏政張納言寰周太常怡羅太中汝芳三四君子而已乃白嶽之輶軒相接軫胡爲乎去此取彼哉余曰固然此其一隅也折而西北爲丞相原九龍潭最勝匯則九澤遞高下則九階飛瀑則九

旒英英出雲若列九賓而陳九鼎奇之奇者也暑矣宰公行矣胥後游此其近者也余嘗登三天子都崇倍有半振衣決眥僕指可盡東南南國畢宗黄山此其祖也往余以十月至聞龍吟舉酒酹之逝將再往暑矣宰公行矣胥後游司理謂胥將挾山人游九華山人憚暑不可兹由天目度震澤庶幾一登余攷圖經天目之顛僅及黄山之趾此其苗裔不量可知里社翹足以待宰公暑矣宰公行矣亟歸矣于是司理謝客從僕受綏以行

潁上社記

六君子者社潁上則抵太函氏願定父要之言太函氏曰嘻吾觀于社而知樂群矣古者爲羣姓立社以和神人故爲社事則里夫與爲社田則國人作祭則合敬餕則合驩類而聚者恒于斯聚而樂者恒于斯葢百嘉之會也匡廬而下無當于社而社同盟乃今學士大夫無當于盟而社同業彼其羣膠庠若唐肆聚鼓篋若市囂比而爲同則烏合耳豐干故有社社者無慮十餘曹聚散無常其盟寒矣其社屋矣潁上之社宜不其然其取數也簡其取益也忠得朋故也六君子長方君式是爲信陵臨皐爲園浮豐據潁次

潘玄超次潘元仲兄弟也是爲汀州公聞孫公故巖栖有室以鏡川流左峙積石中野有亭以親魚鳥命曰相忘次汪景純吾宗之昭也居潁上游瀦深十仞吾宗食采于魯受氏潁川天祚亢宗於是乎在次則方子中爲中丞公子公當潁水之會築璋溪草堂嗃嗃居庭非良士不燕見子中之與五人者友也則其良也亟見可也少者爲程用脩出昌國裔蓋與景純世婚婣同里而居都人士言吾黨之有六君子也猶戴臣之有六星也圖南之有六翮也聲有六律六同色有六采味有六和也夫既聚之社矣余安得而讐

之要其本之以經明行脩益之以博學好古亦既不遺餘力矣如必卒卒敬業庶幾乎其交也有功是範王良以馳驅討養由基以彀率也盡馬之力而不以善息必敗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必棄前功學亦宜然可以觸類時而藏修學也蓋良工也時而息游亦學也則天工也夫人之學猶天之生作而長生也以生生也歛而藏亦生也以不生生也生生者其動直不生生者其靜專故卜氏之居肆寧若顔氏之坐忘與其爲尸居寧若縣解當世二三良史類皆終歲優游時至一鳴叓然舉首此其收効較著者也夫以經

明業脩博學好古之士徒揹揹然挾筴而讀腐毫而思失得格于其心天機窒矣此則老生曲士之爲也六君子然乎哉客謂司馬之倡是言無將爲燕朋嗃矢嗟乎吾嘗聞道於文武矣斯道也一張一弛之道也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不及知不弛胡張不張胡弛六君子之張久矣吾願以天游弛之如其中材也弛而不張則里社之宰在

肇林社記

余始事佛延胤公主肇林胤公兄事珂公同受天池衣鉢余因胤公紹介逆珂公其徒正觀明宗德欽從珂公至胤公亦召其徒文静文徹文言文濬與俱來至郡中則自如德昂郊勞如禮會祖意自唐昌至几十有二人分席而居諸法衆皆供役余在告屏跡洪中珂公不得余俱相期結夏以待既就席日講楞嚴經於是洪吉明理以下百餘曹以聽法至眞海覺忭以下十餘曹以脩供至縉紳學士至者則方定之詹東圖陳仲魚方獻成方君在方羽仲鄭耎吾程子虛吳無懷吳延秋吾弟仲淹仲嘉山人王仲房吳仲足余病間始得問法珂公至人寂然無思公雅言自思惟入思之不得猶必蓄疑而通焉醫者以藥藥瘍善

矣不瘍而螫身以售惡用藥爲不得而疑視不瘍而螫等耳珂公謂否不瘍不藥唯至人能長者宜未及此瘍而內蘊不治將深卽不深瘍如故也發而決之瘍乃已譬之精舍業已歷堂皇竊奧阼無問入門垣以外曾未得其門猥云居其室而有之則臆說耳何以故無入故也善乎洪範有言思曰睿睿作聖夫非右券乎哉寂然無思則聖者事余謂諸佛無法法在遺經中世絕學從心開我佛土法惟心造爲得其宗彼直將以無知爲知無見爲見開宗蓋自此始末流乃復挾小知操獨見愈益支離惡門而鑿坏惡苦口

而設醴何爲者也珂公謂經以筏𣃥利涉將必由之
亡楫則筏不前宗是已故殤則有蒍門則有樞瀆壽
運樞宜無不濟長者獨窺要耿猶不離乎文辭棄楫
中流取辦一葦抑或繫筏川上而蹻足以求前皆悖
矣余唯唯蓋將自無知無見者求之會詔趣行不得
請竊念班白且至柰何舍無碍而就不堪兩公語余
有身爲患一也善則以不堪爲無碍不善則以無礙
爲不堪蓮出汚瀆不濯而芳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長
者蓮也豈必擇地而宜吾儕猶有蓬心願無忘此會
耳衆曰善

西沙溪餘慶堂寢室記

予讀禮至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家造祭
器爲先養器爲後作而嘆曰孝矣哉先王之治天下
乎周道之所以興也至秦好爲尊大制黔首無特祠
蓋孔子適三川見野有被髮而祭者咄嗟夷之謂其
亡于禮也　明興制度闊畧德澤靡所不周毋論搢
紳閭閻人人得緣分以盡其孝春秋肸蠁之典所在
有之而吾郡爲盛郡西南畧浙而東北保界浙豫章
其中若寢若祠若堂若廟者無慮數十千百而吾宗
爲盛宗之與主而秉鬯者曰西沙溪沙溪肇自有
宋至　明弘正之際曰富吉公者克帥近屬即其居
址爲祠祠烈祖以下及于高曾祖禰凡若干止顏其
堂曰餘慶志先澤也然其地不能閎擴翕然者堂在
耳詢謀屢遷其議屢格迄　今上千支次公始鳩族
倡義徙其祠于利人橋損巳貲搆地三百餘武爲廡
爲門爲堂爲寢爲庖爲繚垣具矣當翁之集初議也
謂可五百緡奏功既刱寢樓而費巳倍刱堂廡而費
五倍迄門成費蓰倍矣取諸族者什三取諸巳者什
七翼翼言言期以幾載始告竣事于是功緦五服咸
推翁孝且賢肖其貌于祖禰之側翁復謀于工具祭

器謀于鄙具祭田腆腆黍嘗駿奔對越肅如也穆如
也濟濟如也鏘鏘如也列邑于此乎觀禮諸宗于此
乎觀成矣予方莅宗盟而討家乘則諸老相率命昆
惟茲寢門願丐一言以勒之石予惟古者尊祖故敬
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所以懼忝其宗祖也是以春秋
之事不脩則懼無田則懼器皿衣服不備則懼子孫
離散而無紀則懼孤嫠閔然而靡恤其私則懼備斯
五者利于宗黨大矣彼其備情備物豈徒爲觀美之
具乎哉抑或不然雖幾其官而棄其祼將于野脩髓
其具而等其兒于若敖綺紈其文而任其孤寒樸遬

爲宴人子是雖富且饒貴且倨何以敎民信而作之忠其媿恧于翁多矣固宜其舉宗之皇皇然尸祝而俎豆之也借曰祖功宗德非翁配之而誰諸長老又言翁之戮力于宗祊者非一手一足之烈蓋自先王寢廟而下曰文林郎曰直秘閣曰金夫人墓者所奉祠寢凡四區自先王寢廟田而下曰崇福寺曰張停社者所置膏腴凡若干畝其甃百花臺甃南溪渡所治孔道凡若干尋其梁南溪梁西郭所繕河橋凡二所其創崇福寺文昌閣創里塾所資館穀凡若干人每一部署鉅者千細者百揔之費出不貲其勤如是

堂其一耳吾曹饗其利者爲有德故敢以是爲請宗大夫其竝誌諸嗟乎翁不難以一人之力而贍族族不難以衆人之力而奉翁其彼此之交相重也覩吾嚮所稱雎幾其宮脩髓其具以自殖者可以風可以勸矣翁齒杖于國而三賓于鄉其尊禮在郡邑其質行在閭史烏俟予小子昆之言顧親親之徵恒自近始而松明沙溪又其近者也信而有徵可以備閭史之採擇敢述諸長老之言以爲斯堂記翁名徽壽其其字也法得併書

太函集卷之七十五

太函集卷之七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九首

滄洲三會記

嘉隆中興命世之作者二一在東海之東其山曰歷是生于鱗一在東海之南其山曰弇是生元美乃余不敢以同籍而齒元美元美不欲以同舍而當于鱗顧弇山之下歷山蓋其讓也兩君子旣以身退余方從元敬平閩元美獨多閩功嚮予而急元敬齊魯閒於文學厥有于鱗益之以元敬武功文武具矣海岱

一都會耳不亦競爽乎哉及于鱗起浙江元美待次余旣釋閩事則自浙而趨婁江元敬應　召北征遇于鱗於浙舳艫相望胥命于吳時元美治小祇園吾兩人以輕舟微服至元美披褐而出則二客皆羽衣敬美猶攝衣冠執士相見禮元敬以盤水奉劒跽進曰不佞繼光嘗以戈船逐寇從大海中得巨鐵尋丈紺青朱綠黝黯不啻尊彝屬歐冶爲良劒三司馬與繼光各佩其一其三在櫝願歸長公于時木蘭者華兩楹予與元美各據一本席地以華籌酒酒行累百賓主嗒然適外客以苛禮前予摽而就寢早起元美

出十絶句擊劒而歌再信徧歷諸園艤舟吴門而别
于負匹夫之諒陰戒元美毋起家元美頷之于不自
知其言無當也及于鏻庚度函谷歸流沙元美得師
而求仙于遁當大事而骨立元美聞余狀耳語余弟
仲淹伯病毁而浸以深五内之縣未解藉令躬自徵
辭以志堂斧庶幾立解而瘳余憚遠游苐爲親而出
惡敢後時肖甫爲東道主預飭諸候人余薄鍛塘元
敬自薊門徙南粤與行會肖甫得代期余會於弇山
元敬聞之悔曰繼光畏此簡書卒使弇山無跗注之
跡憾也肖甫與余同日至余家二仲及元瑞從則自

瑯琊而存太原託宿澹圃至則就弇山飲肖甫徑盡
斗酒而驩質明相與謁曇陽觀二美出其師手作龍
鳳諸篆環而聚觀厥明肖甫秉六而先二美祖之水
澥又明日主人供弇山之具竟日爲逍遥遊獨于避
無筭而飲二參仲淹卒以使酒侵坐客澹圃當弇園
三之一而爽塏閒曠過之余就敬美徧觀所蓄彝鼎
圖書觴澹圃者再將揆復餞於弇園元美謂余明年
伯耆矣貞爲先師居守不能觀三天子都異日者飾
不馴之辭屬敬仲往于謝曰又明年乙酉伯亦及耆
昆既祥無問出入願躬奉一觴爲壽以苔木桃元美

咲曰伯儻然來願築特室以延從者于謝曰弇山之
舍館富矣毋煩工師水陽之閣壁山鏡池秋爽可擇
手攬也幸而即次名曰西來足吾事矣元美曰諸西
來佛義猶懼不專自伯名之無如來玉第虛上座以
待蓋公耳留七日而後發二美祖之崑山元美爲于
霑襟四座皆掩泣于遽然曰伯幸而于之盟矣胥後
期無何元美謝南司寇之　詔敬美強起操功令入
閩于以歲杪懸弧吴粤之使並至蓋少保若于姻氏
中書君並徵辭元美無得二章于時千里之客堵觀
揚揚以巵酒進且曰使少保薦南海明珠前後照十

二乘使中書君書二十四考其書五車藉於司馬有
光猶難與二章埒司馬引滿所不一言一釂者謂知
巳何元美居州而困應門屏居故里孝廉長君爲築
約圃蓋參澹圃而一之夙戒典謁毋爲爲壽者通謁
謝客于遺元美書曰聞諸道路伯欲避世而先避人
秋至將尋來玉之盟胥後命元美苔曰僕所避者非
伯也盟言具在其何敢辭會元敬左次孟諸業巳解
上將軍印不遠千里以輕車入新都申故約曰無言
不讐願司馬爲司寇壽于咲曰嘻無以爲也元美方
觀清都師玄聖菌大椿而殤彭祖後天地而凋三光

六十之年猶一息耳又奚壽也吾方冠荊石之冠杖邛竹之杖一從元美以修成言殆將與元敬俱行矣幸而不距有如盟言吾其息研於弇山退以其私問道于約圃虛而往實而歸在此行也歸則稅境外之駕守吾太函元敬遨遊二氏間有餘力矣又惡能以七尺而狥三尺息壤果安在哉元敬避席曰司馬三游繼光幸得而驂乘司寇雅言平生知我者九天之上則唯先師六合之內則惟伯玉然則司馬之得司寇觀其深矣乃今歲晚而愈相戚也司馬何觀嗟夫予何足以知元美其人溫而直蓋由此而得師夫謁

然春溫天之所以府生物確然動直乾之所以主大生唯生生故得長生唯長生卒至無生此玄白之庭三極之矩也始予以虎豹之文貌元美曇陽氏乃得其心元美故以論著名家陵厲千古之上始之會也以講業往予其為千古游元美翩翩不啻千古之士會之再也予以負疾往晤元美游方之外吾其為方外游蓋不刀圭而靈不膠漆而固相與莫逆於形骸之外毋論四友為也會之三也吾將為采真之遊聲若谷氣若孚吾其以應求往耳投之大壑煦沫兩忘吾以其有涯彼以其無涯吾以其有定彼以其無定吾以其有象彼以其無象吾以其有方彼以其無方廓然而無不容超然而無不下其交也石其游也天目擊道存無煩口耳此予之所汲汲而元美蓋惓惓三致意焉莊生有言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靡然顧化則此一時化不可為娭其自至元美坐進此道吾以是觀元敬又言司寇天而人貌宜何如人予曰元美人也日進無疆僊僊乎天人也何也心游千古是謂哲人游方之外是謂真人游物之初是謂至人與哲人也者游良以作吾哲與真人也者游良以葆吾真與至人也者游良以要吾至哲則文明真則充實至則精微純白備矣即上下千古縱橫萬里其斯

一人而已乎元敬唯唯

大紫堂記

三天子都峽而岐出其西南則巖邑也故名祁閶蓋襟彭蠡帶長江九華匡廬捍門夾峙吾郡文獻之邑凡六而祁閶以淳厚特聞張令君為邑五年裒然治平舉首聞邑東洪處士高義遍命文學弟子以鄉射賓之處士固辭堅田野氓何敢辱縣大夫當賓禮會恩詔爵庶老具齒德者一級予章服令君環視境內宜莫如處士堅則奉　詔命命之毋自賢以方命庭

士唯唯　上命何敢違乃登紫臺之山北面百稽首而後受令君表其閭曰褒德邑人益以是多處士而戴令君處士既冕衣裳一再服而納之笥自惟方命無上瀆命亦如之乃就故居之表考數仍之堂奉笥而庋其上歲二月經始踰月告成于時姻氏胡孝廉登堂獻頌禮也孝廉問禮於不佞請署其堂蓋與吾友方仲子俱因之紹介不佞則額其堂曰大紫爲署書書之仲子曰何居其以紫臺而名之也不佞曰固也斯其一隅耳吾郡不有紫陽乎哉孝廉曰老氏夫周而西及關關尹辨其紫氣處士守雌抱朴殆亦玄

同之徒與畏隹網縕近于紫矣不佞曰固也斯亦其一隅耳請更進之兩君子又曰昔桓公好紫而國人從其賈什倍今也處士好脩則其子孫從之矣其門將由此而大其以是乎不佞曰然非其至者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爵不及丘民自饋酳之禮不躬行而丘民不知有天子要之天澤之辨理有固然久之陵夷泉府用事千金之子率以錐刀之末而買儐來慕失里而旦市朝冠蓋相望有司養老之禮借視聽於膠庠陰厚利而陽名高其得人也者無幾波流弟靡孰能爲坊處士不言而躬行壹以孝友爲政熙熙乎合道於狶韋而游神於葛天禮之賓禮則舜命之君命則受盖避奪朱而不避敗素長者哉今君尚齒德以風四方有若揭竿於市辭不絕俗則豫處士之高受不忘君則成處士之大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斯其爲衆父父邪推而極之非　聖天子汪濊之澤不及此處士登紫臺而瞻北極儼然大紫臨之陟降巘原堂構具在翼翼昭事貽燕方來　上則覃恩下則章志貞教遠則尊　上近則示子若孫彼其輪奐俱美聚族而歌方斯蔑矣孝廉謂善古之爲室者必有頌願公頌之不佞敬諸頌曰

欒欒者檀朝隮在山君子式樂以槃青青者莪盤渦在河君子式嘯以歌紫臺軒起碩人之辰佚誰在矣昏姻燕喜大紫煌煌舍君子之堂有房有皇有服有章子姓鏘鏘邦家之光百斯世其未央

萬古樓記

博士故家食治樓居頃自南豐來奔索居謝客曰高春而寢門闢則太函氏過之相與歷階而升專席而坐衡視三達周視五車猴猴紛紛莊且嚴嶢且冨矣博士故稟高視服脩能亡忘稽古脩辭則其故業即摹書繪畫足奪專門先是取法遂初取東鞔近程目

巧黜耳觀重積深藏萬有具在于時互發群積㮣舉其凡經自羲易而下凡若干言書自三墳史自二典而下凡若干策詩自康衢而下凡若干什論著自老聃而下凡若干家書契自科斗而下若干文摹自嶽麓而下若干本繪事自輞川而下若干品鍾呂鼎彝卮匜樽罍頌琴良劒自玄鳥而下若干庋振古迄今莫不囊括雖有斂者百廢而一舉之業已手不遑披目不遑省口不遑問耳不遑聞窮日而疏觀庶幾乎宇宙饜吾目矣萬古一瞬誰曰不然樓故無名强而名之曰萬古博士敬諾猶然請申命之粤自生民以

來莫非古也其間推移積累何可勝原斯樓也斥不四筳崇不五仞浸假而塞交疏充井幹其容幾何浸假而離罔兩察鷦鵬惡在其能一瞬也顧遠近有界通塞有樞經其界則趾不及目目不及心此何以殊其所運者殊也握其樞則氣可攝精神可攝氣此何以殊其所存者殊也是故裹足而趨不踰百里正明目而視不盡一州息跰閑睫而從心即闔八荒可也未也精取物身已用之將恐竭氣取配道過作之將恐衰精有所不研氣有所不御火馳而水止官守而神行即遊八極可也何也神運心則不禦心存神則無方廣運則可詩書可經史可竹帛金石可爐鍾熙存則可神可聖可工可巧不窺牖而見萬古矧茲高明居邪雖然古猶今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百王異世其孰不波由今以前前亦萬古也由今以後後亦萬古也吾黨幸得寓目於斯樓也豈一朝一夕之務哉第屏跡收視而受命於心專精壹氣而受命于神由前則萬古爲徒由後則萬世爲楷不則漫衍而無家者耳即十二何有焉嗟乎羲農不黻冕而皇堯舜不明堂而帝仲尼以刪述聖矣顧刀不賢于筆簡不賢于牋如必尊古而卑今則柴氏之陶不爲鷹

李氏之墨不爲章日本之雕幾不爲工朝鮮之赫蹏不爲瑟燕山之禾不爲粒禹丘之茗不爲烹要以酌諸時宜如之何其可廢也吾黨中萬古而砥其波也其將爲沿乎泝乎其將爲流乎坎乎博士勉之其斯爲神樓也

丁令君表判堂記

孝惠皇太后出錢塘篤生　獻皇帝及　世宗入繼大統則特遣從弟邵玘從兄子邵輔迎立郢都比即位脩奉㲉功玘輔益封萬戶侯執金吾如故玘生季女而淑待字京師焉几而命王恭人亟歸爲女擇

壻先是海陽程長公失當戶子惟弓韣爲皇皇雅以質剎旅四方內主居守將外求助於上而從蹇脩萬戶輔故以諸生善長公數言長公長者藉第令得壻宜莫如長公王恭人昔夢獲麟聞之溢喜遂納長公采笄而歸長公長公以歲會周行則自武林之吳興之檇李之建業所至猶寓公也必載戚畹與俱及伯仲生結愛日浹戚畹毋怙毋狎益莊事長公載之歸寧姑以大耋而操下急戚畹兢兢敬養獨得姑驩俯僂而下延陵毋敢耦嫡錢氏姬辠季壹以鳲鳩視之嫡孫女始緐絲無怙恃引而食之教之如毋待年而

字爲之畢力治裝長公旣大起家中道見倍延陵㢘視率戚畹持家秉而代有終三丈夫子皆亢宗皆籍胄子冢孫康功離褷而長王毋所口授古詩起民間試有司褎然舉首次康莊次康國自外傅朝玉毋比日必程其所受書過者時時聞絃誦聲謂其門必大是唯毋訓非直長公之靈王恭人季年獨念女行遠毋戚畹慕之甚急遣諸子迎養新都躬執匕拈箴以奉口體邵自昌化伯而下世受陰符恭人有孫三人伯季皆升司馬舉進士仲籍賓興舉造士遞跗注來覲請奉恭人歸錢唐恭人笑曰自吾一體而分襟裾則子女等也奉吾百體而歸藁䓆則吳越等也吾安吾女抑又安吾甥吾不復東矣而曹職在疆場庶幾乎爲 天子之力臣毋繄王毋爲也年九十即世戚畹上吉而墓朱富園且爲考妣置特祠歲祀如秩節人言恭人由得女而得壻由得壻而得甥善擇者也楚丁令君斤斤爲政雖嚬咲不以假人顧獨多伯仲而器康功視逢掖猶端冕時運帥填楚者爲邵曾和蓋戚畹長孫余甲戌所舉士也令君習運帥具得戚畹毋儀將爲之表微以風梱內則以長公故連姻先司馬而二三兄弟雅以長長余余始杖于鄉預聞

月旦疇昔三子考居室則余銘其荊堂乃今願得片言表之唯司馬在至後三日戚畹春秋始耆竊唯蘭孕國香是生九畹戚畹世以門楣顯則公宮之教良蘭有夢徵宜子之符也克家有子菌桂象之乃令子姓振振奕世濟美小山叢桂其在斯乎夫子非壽毋不成毋非令子不著兩者交相重矣揭以畹蘭叢桂庶得其全惟君侯定之耳令君曰善古之內德女史書之宮尹事也多賢者則閭史書之鄉大夫事也內外有善州史書之乃今則縣大夫事也有土有常職不敢不共請特書楟楔表之且揚司馬之成命

南屏社記

往余由武林而趨吳會即次西湖四方之雋不期而集者十九人于是乎有中秋之會既而弇州聞其狀灑然快之于時分韻賦詩半以酒廢旦日星散詩不成者什二三主者願載圖志如蘭亭余謝未暇是春二月復尋弇州之盟中道遇馮太史開之胥命西湖如故事既從弇州出京口避暑浮玉山王太史季孺過之胥命西湖亦如故事秋八月朏觀廣陵濤既挾二仲西歸兒無擇供扶掖月幾望元美期余弇州余信震澤宿吳江偎偎乎遊也既謝元美五宿而達北

關臯伯陳舟湖濱以當授館二太史有事茗雲請吏九日爲期紹介先之申以卓光祿徵父徵父之言曰疇昔之會明卿與焉二太史謂公方爲逍遙遊即留十日布衣飲無不可且也登高作賦晝視夜爲猶賢南北二峰望此久矣余俯而應曰嘻游子思故鄉寧詎能踐遠遊而履霜露秋過半矣吾其爲寥天遊即跬步皆白雲鄉比日皆重九也徵父曰善今茲之會取數滋多司馬儼然臨之兄弟父子具在自四明至者則屠長卿汪長文楊伯翼自吳門至者則曹子念毛豹孫自華亭至者則曹叔重陸君策皆從長卿自

京口至者則鄔汝翼茅平仲皆從司馬自天台至者則蔡立夫自金陵至者則李季常乃若潘景升則前驅徐茂吳李含之惕思說俞叔懋暨不佞明卿則東道主也茲亦不期而集不後不先惟茲若而人東南之美具矣奉司馬爲上客不亦重乎明卿藉先世之靈客司馬之重願供刀匕以供宰夫余咲曰徵父欲宰社乎哉此疇昔大將軍事也明日更謁則以下旬五日爲會期先昔湖風蕩舟余徙而宿精舍未及辨色速客之使三及門披衣而視東方朝日瞰矣出而進艇群山帶湖如洗紫雲鳥淵魚鱗羽畢察廓然四

顧萬有悉在目中叢桂重華夫容猶然獻笑冷風利涉既濟而登淨慈賓主皆野服皆籃輿乘磴而躋西閣畢至則主人請布席南向一北向二東西向皆鴈行余辟易曰君其尸我乎哉胡爲乎廟饗乃更席皆東西鄉以齒爲差余以犬馬先西面北上肩隨以下皆序齒獨于行列席後不以班主人出名姬十二人將命酒余宣言曰疇昔之會酒爲政今茲之會詩爲政分體而賦各從其長拈韻爲籌雜置杯底主人屏苛禮第遣諸姬分席行杯酒什數行詩成者出席陳詩而後入席乃罷法酒命升歌如詩不成毋輒入席

則皆敬諾余得尊席其餘則置一姬當二席中四
肅雍悉如誓諸姬第以目相屬亡敢喁喁余詩既陳
乃庚入席諸姬魚貫而進爲綫聲歌乃命樂師房中
之樂間作頌之陳詩者遞入席則接席者當歌間歌
三終詩永成者皆起或仰屋或巡檐或窺園或倚柱
即曼聲殊態耳目不遑既而爲同聲歌行無筭爵更
爲急節詩乃畢陳于時皦日西傾光浮大白少焉赤
烏棲于觚爵一瞬千頃有若醍醐龍象經行居然黃
金界也余憑闌引滿諸姬競以水調酬之有頃二客
謁行主人送之戶外諸姬旅進亡敢以夜禁干司城

余命之歸則有跟蹌出門道矣主人復入而跡所在
業已升車將買餘驩蓋去者半余謂澂父游之善物
有三得天時得地勝得人羣詘一不可乃今地勝猶
昔也人羣猶昔也獨天時差良要以古人恨不同時
即同時或不同域同矣或不相遇遇矣或非其地
非其時吾儕兩得其全幸之幸者也語曰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惟茲履舄之交固宜二太史無所預投筆
東顧安得致琅琊伯仲與之神遊庶幾乎千古一快
矣

攝山圓通精舍記

襄故名郡產諸比丘攝故名山則比丘藪也　高皇
帝都建業辰攝山　詔復寺僧田租視天界靈谷等
歲久浸廢部檄僧興善清栢遞主之比丘眞節產襄
陽爲余故郡子弟初禮師明休祝髮既禮師法秀受
經京師負杖而南則攝山主者延之開講聚徒三百
餘衆覆講三十餘曹眞節一切飯之餘二十年所乃
傚檀施餘力拓地而爲之廬于時公卿大夫嚮西極
聖人之教者建業則殷宗伯吳興則陸司空豫章則
羅參知並善眞節句曲李相公以封樹至爲方外遊
衡州廖度支瞠乎諸大夫後會宗伯得琅邪大士像

歸眞節供奉之而司空故爲廷尉南中則亦范金爲
像位之于左羅參知署曰圓通精舍蓋尸大士云左
爲閣三逵貯五十三經供毘盧相公署曰華嚴寶閣
右爲堂兩楹供西方三聖度支所築也自署曰淨土
道堂左而西鄉爲齋堂其南爲倉庫右而東鄉爲禪
堂其南爲客寮又南則左庖右湢繚以周垣灌木脩
竹環之後荼而前正攝提之歲秋乃告成眞節勒石
舍中則以偈而誓諸大衆舍成矣弟與十方有道者
共之順道者安居否者擯出居此者同堂共飯人我
無生亦福堂也況則以余故嘗語佛遣弟子如敬索

碑記之顧余曾未遊于其藩何知與阼始吾求之教矣則歠糟粕而其旨亡既而求之宗矣則肆蔦藟而其蔓纍久之則探本始絜隆施剟有無擯同異要以高明所極即儒於佛何加其一稱物而平均其一齊物而平等無等寧能各足不足安取圓通概諸中庸則彼詘矣楞嚴圓通二十有五普門獨爲擅場蓋以聞思脩爲入門於吾道爲近其深入也感通則三十二應顯化則千百億身因類而施各歸具足其首圓通不虛矣乃今經師所授法衆所傳時而諄諄時而唯唯則皆由聞入者也顧其骨已朽其言已陳藉令

聞而不思思而不脩是余鄉所謂糟粕耳于時 帝德廣運衆善同歸元老鉅卿狎爲盟主且也求師則師求居則居求食則食不趼而至不纍而與至足矣力三者而入普門於跬步何有時至則升堂入室各具圓通其斯以爲化人之居無庸繫西方涉南海爲也雖然有聞斯有受有思斯有想有脩斯有行空五蘊而韃其三諍矣然聞則求悟悟而未始有聞也思則求通通而未始有思也脩則求證證而未始有脩也斯言也亦既折衷于吾儒其曰多聞曰愼思曰敬脩皆下學也其曰不得而式曰不思而得曰罔覺而脩皆上達也斯言也質之圓覺而符微之圓神而信又何憚而不求哉求則得之求而未始有求也得而未始有得也如敬吾鄉人也留八月而文始成奉足謝曰善哉宗伯司空之所陳象教也參知之所命名教也明公之所宣言教也三教既立衆知嚮方明公一言其利尤溥嗟乎余員二三君子矣太上無象有象次之有名又次之道隱于有言下也乃若大衆之所皈依本諸身教身法身也汝師勉旃

海陽三異記

國初疆理甸服海陽故縣上腴慕羶者蟻附之殆難

爲令丁令君以國士起楚殿公車既應制不收其曹乃大望令君謝曰第能爲邑卓魯何負公孫遂奉檄之海陽朞月而治歲乙酉白雉雊西牧野人擭而獻之庭令君放之齊雲不佞應泰安取此人言令君稟精日抒文明白雉乃馴不樊而神王矣曠昔越裳貢周東都賦漢其曰休徵何所異之異純德也邑西陽山故患虎居人徇周道戒宵行令君方辟羣凶解文罔日將夕衆逐虎虎突招提若械而驅穴陎而入伽藍殿一土偶爲鬼卒夔足自仆折虎腰衆跡而斃之患遂絕人言南陽北渡宜莫如海陽何所異之異服

猛也丁亥春王二月鄉大夫饋赤鯉一沿瓷甓而畜之邑齋令方上程書　譽命且至齋居夜讀聞甓鼓浪砰磕有聲鯉一躍而風雨從之乘霧而上人以爲神魚也亡論琴高何所異之異升聞也昔之良令以三異顯則其政有常　太上方以卓異程庶司要亦不蘄異而異不襲常而常斯卓乎其不可及巳令下車與民更始深察非常之原其政斤斤其民秩秩異矣民猶知有令也及其久也定章程務休息其政沕穆其民睢盱滋異矣民不知有令矣及其成也與民相忘令如標枝民如野鹿民不自知何以得令令不

自知何以得民異之異者也于時鳥獸魚鼈率以非常爲常則類應之矣孰隆施是天人之際則然哉鄙人目擊于其隣庶可傳信將爲史氏嚆矢故特書不一書

詹氏古梅圖書記

臨川割地而縣樂安自閭右詹大通奉故居爲縣治始既自徙龍岡之麓斥地數十畝治集芳園深入爲足閒亭亭下古梅崇廣方丈輪囷盤攫作虬龍形光寧供奉馬麟爲圖筆精入妙其後八世孫曰文敬九世曰儀則葺園亭而拓之諸勝國鉅公觀梅有賦其詩則當時體其人則皆高名載郡志中若戴式之吳幼清虞伯生鮮于伯機揭曼碩是巳其後歷年三百御史公明甫起家繡斧東巡首按吳越觀風所釆麟是卷于藏書家麟之圖樞之書二妙具在披誦皆與志合始知舊物光復吾家什襲珍之出入與　璽書並載又明年督學　高皇帝畿內略宛陵而璧新都郡大夫逆之郊授是卷以觀不佞屬郡大夫三致意第志其所從來不佞幸一寓目而饜竒觀敢不唯唯夫自紹興以迄萬曆無慮五百年甚者神器屢遷夷夏迭王唯是雕蟲遺蹟疇能懸之東壁瘞之二酉藏

之柱下錮之壁中也與哉彼其間鼎郟鄏窺辟邯鄲不無人矣卒之合而離離而合不戍而守不扃而嚴不壓而行不膠而傳是在宗祏厥有寵靈良用賚我文孫引而勿替延津合浦曾何足云客言麟父遠故擅國工麟宜避父一舍遠溺麟甚率遠筆而麟名又言伯生伯機並以詩名取重此一詩也志稱伯生所作卷出伯機所書即書法擅場其名不幷則佚然皆不可致詰惟博古者辨之嗟乎古梅標矣故園墟矣獨是卷爲燕大呂爲魯靈光大訓河圖皆是物也要以芬華畢謝而詹之鼎盛乃在人文人亦有言物瑞

無若人瑞人瑞無若天瑞御史公方建首善斌斌與三代同風此天人之瑞也即不佞越在草莽當與都人士繼覩其奇無論鼎之實席之珍矣

八冠記

余學雜服獨喜著古冠始結繒爲之視漢留侯武侯冠法蓋做者二吳袁生工剞劂髹紫檀冠祝融唐鄭冠弗戒既登大岳得奇南香冠則　世祖祠事上玄尚方製也七梁屬武是爲卷雲旋得竹冠斷根而做古制二冠各容一握于余寡髮爲宜及入侍中種種滋甚尋得玉冠一琥珀冠一僉于嚮者什之三大司

馬客覿匏冠色如蒸栗巳又得犢犀栗角色亦如之兩者並出天成奇矣尋復得小古冠二其一鐵冠其一陶冠冠法視奇南益精其重直以銖計奇之奇者也鵔鸃氏曰冠以首服象天宜無當于樂樂由天作故相通樂者何八音是巳鐵金也玉石也繒絲也竹則竹匏則匏陶者土之變也角者革之餘也奇南琥珀皆木之屬也八音諧則樂成八法具則冠正其斯以爲夫子冠

太函集卷之七十六

太函集卷之七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八首

登封橋記

明祀百神與主玄帝　成祖大治玄岳帝時修于七十二君爰及　世宗作宮白岳即齊雲山也概諸神奇壯麗曾不能什一之要以經牛斗當甸服之南控三天子都表群望岱衡之際此其神皐以故祝史祠官冠蓋相望自邦畿以及方國自卿相以及齊民轂擊肩摩率以乞靈而至不憚千里有如朝宗何所趨

之趨黟歙耳山麓則官道襟黟水帶漸江先是伐木爲杠水溢俱駛至則望中流若天塹即狂夫何敢憑重以郵置稽程行旅病涉其不便何可勝數鐸者狥于路願募數千緡甃石爲梁方之內率若弗聞也者過之卒無應者太守古公入境居人以狀聞公領之未發也既而叩諸耆舊耆舊之言曰此中雖慕義不以啗狥者之無饜弟上之人聲義先鳴若伐懸鼓而群應之矣疇昔徐君侯有事完繕得爲植者十人不日告成民不知役此十人者力也公曰善則以叩縣大夫乃召黃侃以下若而人禮之如三老公首語侃

若以義聲振四方往獨力梁古城則應高使君之命今茲之役寧詎倚辦一人爾第先厲行諸父老翩翩旅進矣既又誓諸有衆守者非作無益厲民而瀆於神顧尊　帝政以庇民其何敢後且也先公守一逢掖骨傾橐梁津人言有開必先余小子由茲崛起諸父老善自求福夫非不召而自來者哉于時度地分工相與戮力庀事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呰窳者斥之罔或不飭其年淫雨害麥歲大侵米倍價者三境內有殍公以歲之不易亟寢力作以紓吾民諸父老言丁夫受工猶得以糊其口寢則奪之糈也無寧寓賑

於工公第曰徐徐諸父老唯唯暑漲一息閏月望工更興迄於七月下旬工始畢會五馬西駕謁太素宮工告成適都使奉驛書至公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治兵南韶諸父老聞之幸公落成於吾境假令遲以時日不敏將何辭此上帝之寵靈　聖天子之貺也吾儕第建祠事奉公衣冠而俎豆之即路車乘橋而西祠在則公在矣公力謝不可頃之不歲罪我之由諸父老幸一洗吾過又從而杓之俎豆之間顏何厚也惜余行急不遑勒之石以張爾勞亟寢祠事諸父老不得請則以告縣大夫縣大夫爲公宜言毋方命第就橋之陽築館舍將令至者齋祓行者稅車此其茇若甘棠視尸祝賢矣國之大事必信而徵爾曹第請司馬氏題橋立石以紀成事不佞謂是役也祀　國典壯帝居裒贏而陰賑饑承尊而亟用命撡諸勿亟居然子來民易使矣本之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則上好義而風動之也帝王升中之蹟萬古具存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特書華表署曰登封且系之銘以揚明德古公名之賢起家梁山舉乙丑進士縣大夫丁應泰氏起家武昌舉癸未進士法得書銘曰赫赫玄武明威下土左右　成祖大岳蔣蔣明堂總章大

和洋洋亘于南斗中和作藪五丁始剖　肅皇中興白岳效靈禪若云亭其趾川逝不揭則厲稽天曷濟太守入疆經始皇皇伐石爲梁乃謀諸野賢豪長者其合如瓦扱衽赴工不鼓而駴萬夫之雄東南鞠食恫瘝是恤勿殫民力民不其然枵腹待饔無庸息肩百工仡仡三時底績砥平矢直　帝念民功監我粤東繡斧以庸具曰　帝錫良二千石美成不日祖龍無謀驅石瀛洲徒作神羞　明明天子受茲帝祉婁豐伊始相彼虹騫介福自天　天子萬年

遂園記

余卜宅東郭蓋與吾宗大夫立伯爲鄰環東郭皆名
山首稱問政其一支陂陁近市繫兩家若縣衡先是
比鄰瓜分之無慮百耜其後畢歸立伯王父及世父
當室割其東爲大雅堂其西樹松杉檜柏數十章大
者可芘一乘自東而西脩二百步其廣什二有差東
接伯居西盡余舍後伯既免就山爲園曰遂園伯之
言曰如使吾爲五嶽游吾無以資屝屨爲五湖游吾
無以資舟檣爲大人游吾不能爲趍趄爲少年游吾
不能爲弸強吾將老吾園矣余聞而謂善命遂何居
則又曰吾故喜佚天未及吾老而佚我也吾其以是

爲菟裘遂者一也吾故習于放天任吾放而不羈吾
其以是爲廣莫遂者二也吾故高視薄層雲而迭飛
鴻茲得一丘登高寓目視廛居若蚓也庶幾不失故
吾遂者三也余聞而謂善既而有疑抑伯將託漢陰
屏機事無亦自遂其遂耳有如客屨在戶無寧遂戶
而謝之伯曰不然自遂則傲傲則凶遂人則偕偕則
樂且也百鳥遷音朝隮夕月天之章也莫非我也則
亦莫非人也松筠彌望衆卉代興地之章也莫非我
也則亦莫非人也亭榭臺池曲房飛觀大塊假我以
人官之能莫非我也則亦莫非人也與其爲夜壑吾

寧爲春臺是故客翛然來應門者入之吾何敢距客
翛然去應門者出之吾何敢留寧詎樂與人同陶陶
然各遂其遂而已余聞而歎曰大哉恢恢乎吾今而
後乃始眞從伯氏游耳郭外通衢北達折委巷而東
巷幾窮乃得門逕余屬王孫書棹楔是曰遂園歷階
而升榭跨池而南面不盡池者三之二樹夫容客至
命茶不稅車則稅屨署曰投轄處蓋以好客埒陳遵
云折旋而更一門則先世所署問政山房仍其額入
門則堂二楹亦南面有軒有除延袤視水榭幾倍之
署曰東雅小隱堂背得都房二堂之上爲樓居當樓

羣木林林伯自署曰蒼翠日在閣道而下可對案而
奕廣不及一筵牖東壁爲綺疏有潴水當牖下穴北
爲洞列匡牀便坐可納涼洞僅容膝而坐客若在氷
壺署其牖曰小有天亦一奇也出垣而南拾級者十
有六起屨而上則編竹爲藩署其門曰蓽門不扃不
寺循磴而上則二栢當關蓋盤攫若虎賁又其一介
而參左主人衡石夾道先登者幸得而一息焉浸上
則列柏爲藩視蓽門差拓命曰長春陌蓋陌西隙地
什七樹桃什二樹梨什一則山茶也自南而西折爲
先世所築楊枝亭自昔徙楊枝數株樹亭下吳人沈

啓南爲之傳額則其世父手書亭倣方舟西向自亭
而分三徑各就其形勢而區别之由磴直上則喬木
屬垣徑稍虧則結木爲棧由棧而西歷階東折翦茅
而亭絶頂署曰最上一乘亭當北面布土鼓列礎間
余爲高譚非余于此不耐一開口亭右爲石臺蒔芍
藥當優鉢羅亭左爲熈春臺臺亦北面廣四筵而羙
深五之三北揹黙石數峰宛在洞庭之渚密布石卵
爲地黑白成文臺西南爲斗山東爲華屏山相去僅
跬步主人布席臺上卧而天游時起振衣二山具在
股掌乃自署曰手捫屏斗勒之石而卧之近南垣列

古杉皆連枝獨缺垣一方乃先得月繞臺而樹者爲
木芍藥爲古梅爲緋桃余惟九成之臺務遠眺望胡
爲乎甃石擁塞有如面墻伯言臺故面駐蹕山咫尺
帷幄箕坐則不敬尸坐則不寧吾其託一卷石以避
譙訶無庸蹴踖爲也由楊枝亭而循中徑菊圃在焉
稍西而遞上爲伏犀坪蓋地稍夷始鋭而中橢如犀
角尺中坪爲橋而北度橋曰東虹旣度則阿閣六窻
余弟仲淹篆額爲六虚閣坪中爲蒼宫鼎蓋結三栢
爲亭繞亭而樹者爲玉蘭爲紅梅爲辛夷爲絳桃爲
素桃爲雪毬多名卉由楊枝亭而循下徑注水爲洼

蓋藝菊者資焉名曰菊渚西行出東虹下有亭翼然
出蓮池上爲鄰澤亭亭左右立二古松並池東北者
凡四高者十仞偃者蔽牛池東得美井一碑曰靈露
泉跨池而橋爲西虹西度一舍東面曰衆香坐其後
樹小浮屠程元放曰吾子直爲方内游其何以游方
之外伯曰善吾先世故有古佛菴菴當園西方世祠
大士則唐像也菴之西饒美箭結樓亭隱其中竹涼
陰陰署曰清涼界西入門則菴也悉治而新之左个
爲洞曰忘言蓋真諦也菴之東爲積翠樓則以奉玄
君而面北斗樓之下爲玄玄室由室而啓東户署曰

玄白洞天客至或談無生或談長生即哆口無所問
主人有不當則戍然寐矣余咲曰談者毋謂玄之尚
白乎不白不足以爲道菴故南面法補陀樓北面法
北極由東戸而控三徑上通于臺廬橘叢桂間植道
旁若七十子之引孔轍由中及下則攝衽同歸其象
函三萬法一矣元放曰美矣備矣盡于是矣伯曰未
也不有王父毋吾惡能有吾山無論園矣不有先父
毋吾惡能有吾身無論山矣禮不忘其始樂樂其所
自生故佚能思初古之道也先世故有美松二西面
池吾其依松爲祠祠吾祖妣若考妣余聞而大以爲

善遂署其祠曰思初所堂曰蔭堂就戶外括而爲垣除一室以備齋宿中由房而張左翼署曰南榮蓋經始于壬午孟春再稔而告成事園以內爲客坐爲樓爲房爲室爲洞爲橋各二爲臺爲閣爲菴爲便坐爲井爲浮屠各一爲亭者五爲徑者三其費殆千緡伯力單矣伯嘗自言自吾得謝而家食即歲入將焉取餘吾方煩興作侈游觀人人目攝余直夸毗子耳余則以夫人務以庭內爲縣寓余小子直以寓內爲蘧廬時而信宿即蘧廬不得不留時而推移即縣寓不得不壞余小子儻然而留者也我躬不閱其如縣寓

何哉余旨其言以爲達生載筆書之以授閣史

荆園記

孫氏東吳裔也王江東其後避地新都王草市草市據休東略與歙爲鄰休歙右賈左儒直以九章當六籍良賈操貲斧殖利權冒不測而取贏齊用菫菫子姓由紈綺起舍皆取諸其贏聑彼儻來此天奉我耳務張皇以明得意不問所餘故起家用織承家用汰織之織者爲拾瀋汰之汰者爲燎毛要之天道猶張弓乎亨詎能不弛一張一弛事天治人之善經也休歙皆巖邑其衍者不隰則墳斥而爲園治畦者事比來好事者代起歙有遂園曲水園休有季園七盤園雖廣狹有差均爲樂地草市當二邑接壤厥有荆園葢孫處士息子三長君承訓次承誨又次承謙處士未盡其天年長君當室則以儒服賈脩累世之業而息之仲季怡怡惟長君命長君雅語仲季吾翁中道而棄諸孤猶幸而奉桮棬鳲鳩愛等逝將以不逮于父者而逮之毋廢無傷考氏心園有樹荆古人徵之爲令兄弟勸吾曹所不以友爲孝者有如此荆乃就舍旁爲園相距百八十武脩廣五畝賈四百金有奇土物既程相與經始長君謂吾翁故嘗爇竹亭下號

曰竹亭其就西壁東面爲亭樹美箭如疇昔是爲與主即當戶不啻趨庭且也鼎足三分猥云重器藉令顛趾滅耳謂公餗何吾聞海上三山巋然萬古故鼎立無若山立寧借力于六鼇乃聚吳石百艇夥石什一糝之吳爲首爲脊爲尻黟爲脛爲趼裂地五耜列峯巒洞壑以象三山割地五畦鑿洿池以象裨海面山臨池爲廣坐闢四門而周步櫚四坐各廣四筵軒然爽塏吾署曰石林坐周公瑕榜之坐後爲垣垣東一方爲高閣閣凡五達面玉屏而負漸江閣東上爲衡樓樓西爲寮寮爲虛白室又西則層軒南向吾署

日南榮對南榮而北峙者為層樓盖竹亭左方也閒
居壽毋無恙長君率仲季輿毋周游毋春秋高以耋
廢視所至遍詰諸子紫荊華乎曰華矣茂乎曰茂矣
梅華乎曰華矣木蘭華乎曰華矣桃杏梨李華乎曰
華矣芙蓉華乎曰華矣叢桂華乎叢菊華乎曰華矣
毋適其適于于然若在瑤池諸子遍上觴毋歸矣既
歸則喁喁交儆毋已太康客至則長君供具為驩果
然望其腹乃虛口州史謂遂園約矣取其蛻于市鬻
曲水沈沈取其都雅季園鉅麗庶幾盍州七盤夾道
有筠曲折而有直體乃若荊園之費不訾一彎則皆

上腴靚而疏通而遠紆而無袤亦一奇也吾則以君
陳之孝於其兄弟徵之出入不倍於人倫耽和樂矣
由是而順于父母奚翅盤游長君嘗語季君毋在伯
仲足以承驩而毋居子舍中而第事而毋吾不而及
也季謝不敏孽何敢倍適而繫所生進退而週事之
亾敢耦適化長君之屬也徵所宜木荊其世世茂哉

師偃室記

故事縣大夫下堂肅客席庭內而送之門嘉靖中始
治便坐于廡門之外出門就坐客不及闈西北面分
庭于禮簡彭大夫居縣越三年政成得隙地大觀樓
東乃復經始材力取諸退食之仂挾日告成先哲憲
門壹以士相見禮以使事至者入以彊事至者入以
公事至者入以文事至者入非此族也閽人辭焉于
時使者遍至以王人之禮禮之隣國遍至以邦交之
禮禮之遇鄉先生邑長者以尚德尚行尚齒之禮禮
之遇諸孝廉茂異以尚賢之禮禮之都人士多大夫
謂之中禮日長至大夫辱在太函則以晉文子室成
張老善頌不佞好古亦越三年政與時宜不憚改作
是室一遵廬耳寧詎聚族于斯願司馬揭之名箴而
勿頌道昆唯唯竊惟歙之未始有室也廉遠而堂高

及其既始有室也門高而室遠于則已于易則已易
如禮何是役也亦猶之乎大室之有少室也大酉之
有小酉也一聽民治一集衆思大夫以直道交不茹
不吐其言侃侃其告申申布腹心則無町畦正顏色
則無脂韋歙雖褊小三代之遺直在焉比及知方可
與道古幸而入室則澹臺滅明其人乎今之室則偃
之室也大夫避席好古何敢望武城夫夫以文學及
門以禮樂為邑冉求藝矣且以政事有聞三年而後
足民禮樂族諸君子武城之治學道先之鈞之聖人
之徒加求一等章章矣比歲凶而民有殍迄今嗸嗸

卽不有躬民孰與足將甚慙于冉氏何論武城偃眞吾師疇敢當室道昆唯唯安得德禮長者之言子游雖賢屢得聖人之一體大夫頤學孔子綽有餘師顧自下而師武城非貌言也昔子夏之言灑埽應對子游末之且曰本之則無若子以爲重本本惡在吾心是已絃歌亦樂之末節耳奚取牛刀探本而言本之學道故師道卽師古師古卽師心推而極之至禮不讓而治至樂無聲而和由此其選鶴鳴子和其應同聲由是而得人卽子羽可幸無失其交以道則有道者亦以類從故子游非子羽不親子羽非子游不至

卒之仲尼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人子羽與焉其人可知矣歙方百里不儉於武城大夫以躬化先此之得人不凉於子羽斯室也其斯以爲偃之室也猥云師偃當仁何讓焉昔齊相處正堂而師蓋公齊國大治彼其無爲而民自定徒自托于黃老之言大夫師偃則揖讓而天下平蓋禮樂之事也遂屬善書者劉生榜曰師偃室且授惇史紀之

隨化原記

史令故城歙經始紫陽門西既坎而裁有紫氣奮起如垂天之翼徑城而北集古城闕令言行龍自天子都薄雲門出東略逆奔百里爲郡尸止于斯左蔦羅右紫陽五谿爲襟漸江爲袷形家目爲吉土故有是徵城成斥陂陁傳諸堞其下原田百耜農圃依焉既歸程鴻臚思寅卜之習吉乃從圭測虛中而部婁之命曰隨化原以待堂斧人言思寅殆且難老豫凶事禮耶思寅謝曰嗟乎汝寀安知禮意俗多藁葬歷數世而不墳人壽不皆百年寧詎能避其所必至我躬不閱徒以是而委之子若孫雖孝子慈孫率重禨祥而稽大事愈益持重則愈益因循蓋身爲身謀則身先子孫爲子孫謀則身後彼其樂生惡死忌自爲謀

詩矣知化者不然蓋自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耳猥云知化化爲難知以百物而言鵾之爲鵬也雉之爲蜃也雀爲蛤鷹爲鳩田鼠爲駕腐草爲螢凌舄爲烏足斯彌爲食醯胥化也彼亦一物也此亦一物也要之未盡也以百體而言臂之爲雞也彈也肘之爲柳也尻之爲輪也意之爲馬也甚則弘之爲碧也說之爲箕也周之爲蝶也胥化也彼亦一體也此亦一體也要之未盡也推而極之在天有化日在地有化境在西極有化人胥化也要之天有經也地有紀也人有倫也盡矣非其至者也惟夫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入

于寥天一同歸于無何有之鄉至矣盡矣惟蒙莊氏爲能知化善通物者至今誦法之昔人有言脩短隨化終期于盡殆亦達生之徒與皐如睪如吾於是乎一息也且於吾身親見之矣殆亦亡于禮而禮乎諸老更聞是言以爲弔詭相與質于泰茅氏願折其衷泰茅氏曰嘻夫夫是已古之至人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卒之生者不能不爲物化死者不能不爲天行物而不化是謂狥生狥生非道也聞者以二缶鍾惑抑或以其詭于吾儒聞之孔門則曰窮則變變則化聞之鄒夫子則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變

化者進退之象猶之日月寒暑固無終窮非化何以窮神非神何以知化彼直以生死爲一條神化爲一貫獨觀昭曠之原概之思寅庶幾冥契惟是而後齊生死惟是而後外死生惟是爲不死之鄉惟是爲少原之野後之人封而樹之可也尸而祝之可也霜露之可也松櫝之可也化者何與知焉老更述吾語以告思寅思寅乃屬劉生子矜勒之石

四望樓記

黄季公斥圭田爲園割頃之半彥修當室客不佞居之其後中園爲四望樓自甲申始樓高五仞廣八筵深半之匝步櫊五尺當城爲堂南面堂背爲都房其東甎埴爲洞門爲佛坐西布拾級曲折以登中爲廣庭前後視下方等左清室宜暑右温室宜寒四面交疏巡而周覽當樓則南望龍首北望天都東望飛布高嵋西望靈山金竺黄羅天馬前谿後澗迤室而袁山若周垣水若交袵亭亭乎一神臯也不佞一宿旬日以爲常客言公以唐肆爲吾廬適矣無寧自適其適抑亦適人之適乎哉竊聞仙人好樓居其所託者然也彼且僊僊乎天遊也惡有所託哉要以居高明遠眺望無庸羽翼有若梯仙顧有望則有涯有涯則

有眇藉令獨觀昭曠決起扶搖東盡扶桑西盡斷石南盡赤水北盡陰山此之爲四遊盖神遊也雖然猶有閡也必也遊方之外與造物俱春與條風翔夏與景風洽秋與閶闔同察冬與廣莫同藏逍遥乎亡何有之鄉恍惚乎寥天一之表此之爲四暢其無閡乎彼其四游則御風四暢則御氣蒙莊氏先得之矣生也何居彥修謝曰余小子疇敢望蒙莊蒙莊尚矣吾儕望道而未之見何異望洋乃若黜目見任神行則夫子能事是曰自適無寧取適于人屬劉生爲繞朝載之策以鞭吾後

塵嶺菴記

塵嶺距宛陵東路當雲門夾路之衝西入華陽東出桐汭相傳王祖神明之跡内有藏馬洞外有遺鏃池其上有古菴廢久矣明宗當暑至四嶺踟躕躡着無所息隂渴者無所抔飲閔焉作念薙草而芟之遂汲烹茶以飲道暍歷十五年所願力有加爰募十方恢復故宇其上佛廬五楹周廬旁翼爲寮爲室爲湢爲庖爲厝薪門外爲方亭以待息趼于是聞者響應一再歲告成則之肇林叩余爲記余惟大乘六度檀施居一焉顧以行施者專以法施者廣明宗專矣吾從

而廣之居常六時脩淨業作佛事晨啓門而出左右望而伺行人夏之日自高春以迄下春將不勝暑爾其延之啜之從而開示之曰巳焉哉行無如矣斯時也后羿釋弓夸父却步胡爲乎來哉西極一區名淸涼界其上善曰阿耨水功德水其上味曰甘露曰醍醐於是飯依得大自在如之何投火宅探鑊湯不亦誖乎且也勞思休渴思飲佛性固然乃今則人人勞矣人人渴矣力垂竭而狂奔氣垂盡而立槁直將與十日竝出與金石同流詩之誖者也回面西方拔火山超炎海而登彼岸一刹那間耳公等勉之聞者由是生般若心得菩提路斯其無量功德方諸七寶布施猶賢惡用綺語明宗奉足頂禮善哉法言長者慇我輩衆生欲令種諸善根于佛地明宗無能自度寧詎能度人我聞法界虛空無過去無未來無見在長者之爲此言也願施半偈以開法門余應聲曰諾偈曰名法門即非法門是名法門名古刹即非古刹是名古刹名施茶即非施茶是名施茶名施法即非施法是名施法

送胡元瑞東歸記

當世作者斌斌矣顧上不在臺省下不在山林斯元

美疇昔之言于余心若有當也時兩人皆家食即相與奇元瑞蓋有待而觀其成及元美起家儼然都南省上元瑞罷經藪不復詣公車越在山林矣元瑞始頊之元美委蛻靈光其頹乎余嘗胠元瑞篋而蒐獮之崑山鄧林不啻也以今視昔不臺省則山林上下達矣元瑞之言曰天喪元美誰其得與於斯文則泝新安江入太函尋盟于白榆社相與抵掌傾宇宙而上下之若佐禹會而觀諸侯慶讓有則若莅周官程民治斑琰有章傾耳聽之不自知其厀之前也往余聞元瑞墨守二酉無他端游不浹辰出不越境越境

亦自今始吾見其爲天游再信函中始問千秋里吾弟仲淹卧病久矣存之里中適仲嘉游倦而歸與行會余方脩落迦故事杖屨西行相率之桃谿桃始華如重錦延袤十里阬谷皆盈日高春風習習吹人面旣則士能奉桃葉至泰寧從少連至自谿南始仲淹難爲趨其神坐馳有起色遂以藍輿至命行觴泰寧作歌黃鳥翔而避樹其日次大士初度相從禮小普陀沿流復歷西園故名桃塢余乘輿登絕頂一眄諸山川日在桑榆歸矣歸問桃源華事則東郭外如赤城霞會郡縣遍行春將乘間而後往風雨夕至存者

什二三守公故嘗習元瑞于上林乃西集諸天閣雨連城至明日不果東第負太函而望黃山雲門當戶山靈望元瑞久矣能介浮丘翁謁帝所乎旣聞徑仄而谷猶寒有難色從此距白嶽僅百里宜無難元瑞領之質明乃發其日上巳是爲玄君攬揆之辰萬衆擁嶽宮從之羅拜香案下乃呼萬歲祝　天子呼千百歲祝家大人出而周游樂玉晨天門香爐峯諸勝西行新構草昧樂紫玉屏又西則余考無量壽宮山麓環九重如闤闠谿北纍纍諸部婁名千僧拜佛山又西則余考文昌祠五老峯南跱初日蒼涼如睎綠髮是爲光嶽隩區疇昔持清齋宿壽宮蚤起羽衣翔翺奉桃華醲飲祠下四方好奇者遮留元瑞再信乃行客宜南堂士能復薦桃葉函中胥命里社元瑞留巖谿日以巳歛迓鼓爲驩爲長夜飲仲淹輿疾來會元瑞飲益豪夜從里社觀燈方景眞方羽仲吳肇成遍供具客有西行過士能者元瑞居席端頊之褰闡出一人步姍姍就舞席爲小垂手爲柘枝歌客目之則故河梁小星也旣而吳越諸部遍進有盤姍者獨當姍姍四坐皆驚笑至纓絕如使夫巳氏作掌中舞安得巨靈掌耶詰朝景眞張幔南山之南幔當大阜

如標木末客從元瑞巾車往六君子從緣陂陁而升不煩拾級其山俗名烏石突元瑞更名幔亭四望環百里而遥一水中分逶迤東下丘陵墟里田野蓋三分之西北出五浮屠遠近隱顯未可僂指坐定二美後至洋洋歌迴風山徑有蹊行人畢止班荆仰視或以爲天孫屬姍姍臨下而舞七盤路隅爲之闐塞及泰寧吳歈起高遏行雲坐客捐二美而就青娥修爵無筭輿盡而反日入天都黃羅紫陽諸峯胥白雲如出滄海景眞逆客更酌則皆不勝厭明爲巖谿游風日如嚮者肇成具筏潘南仲具舟客皆白筏入舟分

曹雜坐鼓吹乘桴前導各命一尉載酒從之時豐樂水生石瀨鄰鄰如噴白雪吾曹皆從南仲艤舟而入宗祠其地故為相忘亭客言其勝宗老遂建祠亭壯麗甲市中復入舟且東下雨霏霏至客彊而東雨浸甚不可前則挽舟筏避梁下南仲言邯鄲才人居梁上就市門招之來其爪長可代鐵撥泝流而上屏雨師客從元瑞罷歸少連陰約聲成就景貞飲二美咸在畢舉巨觥聲成故不能觥彊之不啻什舉二耦同醉屨舄遝亡席地無茵作盤旋舞少連偃臥各持白挺扶之次及肇成肇成報之倍則皆被髮為越女裝

少連囈夢中不自知其及於扶也明發客辭去元瑞亦行復入郡中元瑞獨時時從當壚取酒其曹俠少或調酒家胡元瑞哂之無所譙讓先是陳玉叔書至期余若明卿助甫修禊于燕子磯余不果行更期以九日此中上巳雨禊不及修閏月生明乃補陳事河西故有游舸今不存則就河東水亭余將仲淹速元瑞小飲亭臨積水面紫陽左漁梁右輿梁群山若堵觀飲者綺疏三面廣僅二筵美哉亭乎自有巢氏以來惟吾黨耳余將弔元美期元瑞與俱元瑞請先歸將告家大人而後惟命行之日士能揔二美伐之

舟姍姍作棹歌其聲淒切聞者於邑吾黨大丈夫也寧詎效兒女悲命士能作叱咤聲歌將進酒則皆以為壯元瑞釂者三余釂者三士能釂者三既而曰飛鳥依依其近人也良不惡贈之芍藥以當纏頭且日發舟舟次江中孤嶼余曰此掛佛石也其移碣石置此中邪石上古松一章偃如傾蓋撫松席地相視談天酒罷則曰余歸治行元瑞從此發矣既而出扇五筴二卷一悉以授余此行得詩百八十章平生之游未嘗及此此牛斗之次河嶽之靈得司馬而主之賢豪具在故心虛而氣溢官止而神行不自知其所由

來矣小子不敏異日者將付之梓人余與元瑞相出入者九年直以其屈首窮年惟挾筴為汲汲否則藏書冢委屬饜匕鎌茲入社六旬志廣而興逸時而啞啞時而喁喁時而逡巡時而豪舉翩翩乎佳公子哉吾聞染指者不復朵頤望腹者不復染指元瑞果然望矣固當鼓腹而游余以枵腹好游則余詩矣

太函集卷之七十七

太函集卷之七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銘

太和山銘

赫赫　成祖張皇聖武中外以寧左右六師玄君陟降抗我皇稜大報神休敬脩祠事帝時用輿疆理輿區離宮錯起粲若繁星太和崔嵬金城千仞以象幻陳厥有神皐冠以黃屋俯擘八紘嵩少及肩參居二華雄視南衡江漢分流會于二別神物有徵禔福邦家襲橐不試民物孔殷肇祀迄今莫不祗敬崇祀明

禋亦越　世宗穆穆玄德通于神明申命司空有事吉土百度維新費出上方鳩工程物勿以罷民在宥寰區四十有五載治定功成　皇帝承之翼翼昭事罔或不欽三事大夫咸有一德夙夜惟寅嗣服不愆率由其舊至治烝烝百粤三苗駢首伏質境內皆平威行匈奴名王稽顙款塞稱臣凡厥有生舉首內嚮天子之勳介福宣威保茲　天子維岳效靈自古七十二家登封有跡猶侈令名煌煌我　明世脩鴻業振古莫京不佞守臣敬共方杞三謁帝闕微悳文昌用彰盛美播于無垠

石橋巖銘

先帝在宥天下凡四十有五載端拱九重明威四海敬脩祀典有事升中睠茲白嶽乃作玄宮獻力普存玄宮翼翼屢惟豐年莫不康食　今天子嗣興脩先帝之德去泰去甚與海內休息宣布德意其惟良有司祁寒暑雨靡有怨咨草莽逋臣此焉怙冒周游輿區擇地而蹈西暨石林有堂有奧跨山為梁寔惟天造褰衣高跱乘彼神皐羲和當御魑魅逋逃經紀五辰雨暘時若場事畢登嘉生有碩祭于謠俗民不告勞居人露積婦子陶陶樂哉乎三老式歌舞以敖

川谷逶迤隅隩丘井耕乎牧乎越在箕潁蕩蕩無名維伊耆氏之境我銘崇山垂于有永

浮玉山銘

維我　高皇帝再造諸夏乃建南都大江為襟京口綰轂三山鼎扶金鼇如蹲北固如堵浮玉如凫象山自南泗而北涉中揭蓬壺厥有比丘居法雲地闡教毘盧靈鷲之陽弘開金埒化人之郛真人巖栖三詔不起矯矯貞孤瘞鶴有銘精妙入聖趙辟隋珠載陟其巔踟躕四顧天地隩區日出扶桑海門雙峙杲杲金鋪既薄嶮巇白虹一氣莫辨雎盱昔在戊辰言返

初服游方之外託彼精廬亦越十有九年帥二三兄弟翩翩再至相與徐于學士大夫分部分土舳艫銜尾來集島居亦有龍象天人苾芻佛子遶座而禮摳衣而趨溽暑不侵清京有界是曰極樂勿問居諸我思古人寔獲我所銘之巖石以待後車

平遠臺勒功銘 有序

言官上言日本寇閩且十年刼衆聚徒且十餘萬閩財力竭矣當事者廪廪莫敢誰何今巡撫忠臣獨兵食少詎能求旦夕之効閩故隷督府督府尚書名震夷夏所部多精兵請亟發督府兵不然閩且不保

上當言官議下尚書尚書胡公巡撫游公皆新安人也胡公發精兵八千人以部將戚將軍爲上將閩帥戴將軍佐之按察王大夫則護軍往誓師畢胡公進三人者語曰吾聞游公已定漳泉賊堅壁福清與諸將相持不下他夷部復入橫嶼據絕島中寧德日告急不暇問公等第亟擊橫嶼橫嶼破乘勝而趣福清直振槁耳於是引兵從間道入不旬日而破橫嶼殲之再旬入福清大破賊牛田賊殊死走興化旬日而襲興化又殲之部中悉平戚將軍以全師入諸大夫郊勞曰天厭閩久矣將軍至乃始有閩此百世之伐也將軍避席曰督府奉　明詔繼光待罪行間乃今有尺寸功上者　朝廷次者督府次者諸大夫之烈繼光何有夫古人以軍功顯務旌其伐銘諸名山將軍功高而不伐故足術也乃登平遠臺脩飲至禮道昆幸而在事遂爲之銘銘曰

於昭明德漸於出日重譯來格島夷不逞馮陵白刃躙我四境吳越發難厥有京觀閩海遘邑　帝命徂征自癸及壬武功弗成申命督府俾我干櫓保我南土乃建元戎顯允戚公萬夫之雄乃發右廣元戎是奨命戴公往乃卜護軍三令五申大夫啓行肅肅我

旅集如時雨千里安堵既薄泰川鬬士爭先鯨鯢用殲狂寇匪茹大師克遇牛田失據轉戰于莆騈首伏鈇寇無前途昔也寇虐民有溝壑邑無聚落王師至止保我婦子家室伊始炎方既同赫赫元戎奏爾膚公元戎踧踖　天威咫尺胡臣之力戎車既旋崇臺言言斯民具瞻大德不德小子何述述諸貞石

燕山勒功銘 有序

先帝元年虜入燕代乃召少司馬譚綸大將戚繼光自閩粵入討治兵京師適不佞得謝東游與行會請曰司馬雅自負務以七尺肩國家畤乎畤乎在此行

也即入見　帝願聞先資之言司馬正色而作曰
明二祖威行匈奴振古無與比比承平久彊事陵遲
虜一旦生心亡可爲緩急當事者無從須而受法狼
顧不遑日夜幸淂免於其身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也往
海寇起東南日操兵賴二三力臣任之不十年而兵
息此中迄今無任者顧安得息肩所乎　陛下幸而
召臣臣誠不足以奉　廟略請得練士十萬問罪匈
奴中歸則治屯田興鹽法收富彊之實保世世無境
外憂此　陛下神武之師　皇祖之遺烈也次者予
臣五萬使得一當匈奴臣躬擐甲爲將士先俘馘萬

計將令匈奴不敢南牧遺中國數十年之安此衛霍
之勳漢之業也不得已而與三萬臣非敢必有功完
繕收保以待虜來伺有可乘幸得一擊爲趙李牧不
亦可乎三者臣請以不肖之軀任之顧　陛下任臣
何如耳不佞舉手加額曰壯矣世儒多持文墨議論
司馬寧能概於其心願微惠　宗廟社稷之靈使司
馬得志不佞請以單車出塞外爲司馬銘狼居胥而
還司馬行矣既而司馬出薊門居督府莅大將練諸
將兵先是薊門治兵垂二十年兵卒不治諸將率借
資巧宦上下相蒙司馬乃更約束日討諸將而訓之

吾所以來直將將耳往者諸將失守罪在督府一人
虜至則督府不威諸將恣睢自若吾今得請於　上
矣虜至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師事畢悉當諸將
罪狀以聞然後乃課督府爾曹勿操故智吾受三尺
不避不臣諸將退相語曰公必欲驅諸將嘗匈奴此
直費匈奴一鏃耳即諸將暴骨沙漠於中國何益哉
司馬以將律之不減也士氣之不作也乃上其狀請
以勇敢倡之乃遣裨將胡守仁李超募南兵三千如
期至會天雨待命于郊雨自朝日至日中軍容益肅
諸將懾服無敢言司馬宣言曰虜來吾恃戰與守耳

虜勢不啻風雨非車戰我衆且不能自堅其四面列
車爲營營中駐步騎各一旅遇虜則車上火器悉發
自數百步外先薄之稍近則轅下出步兵排擊虜馬
虜却而乘勝逐北乃出騎兵各審其宜三者互用此
以守而戰也昔徐武寧以撻伐開國至其繕東北圉
也不遺功能比年有事邊牆費至鉅萬脩不容足高
不足以距跛羊露衆乘牆不蔽風雨虜長驅牆下矢
交集睥睨間此非石人惡能旬月守也其跨牆爲臺
臺高五丈周二十丈臺中可駐百衆爲三重階中爲
疏戶以居上爲雉堞皆可用武即舉火出臺上嚮虜

方向高下皆以兵當陴器械芻糧不從而足此以戰
而守也於是司馬以便宜請江陵相君從中力贊其
議悉許之諸將大恐曰公信然邪吾儕無死所矣乃
布蜚語　輦轂下阻撓百端聽者不聰輒言其非計
司馬自劾求去其略曰臣孳孳為戰守備即穰苴不
易臣言顧臣菲薄無以厭衆心多不便臣者臣自知
無所用請得歸休如必用臣臣終不以人言罷大計
時江陵方倚辦司馬會有　詔司馬任事如故屏流
言司馬部署主客兵分部伍習技擊弓矢礮石干櫓
戈矛各呈其力車騎卒伍各程其材乃度土宜議版

築計周垣二千餘里當築臺三千顧力詘舉羸弟先
其要害者千有二百召諸將皆來會以大義諭之因
地分工羣力畢作程期始畢臺若千先成司馬親巡
工察諸將殿最乃開幕府置高會宴賞有差最者列
坐兩楹次者在廡次者在門殿者坐門外比再舉則
人人以壯麗相高　縣官僅費十萬緡工事畢矣如
以工力計可當百二十萬緡三年四年東西虜聚謀
犯薊偵者得我戰守狀西酋惴惴持兩端乃卜之巫
巫言不利虜尋散去帥諸部納欵稱臣於是言者始
多司馬功請得久留督府勿他徙　先帝方以禁兵
屬司馬進御史大夫會臺工告成復進大司馬　今
上初即位首召司馬入典本兵會遣大臣行邊脩
先帝之業畿輔以東諸重鎮臣不佞當行始就衙門
視師既又周行臺垣視諸險阻自督府中丞大將而
下至今奉司馬約法亡敢偷遝東數有戰功紫荆諸
關井井有備皆司馬之遺策也事畢當事者請曰往
大司馬當多口之秋任非常之事卒之建萬世之利
事半而功倍於古人不戰而伐虜謀五年于茲矣此
在兵法非所謂善之善者與核名實紀動勞則使者
事請伐燕山之石以從子大夫久要之言於是不佞

為之勒銘志其顛末如此銘曰
明明　穆宗有懷萬國乃召司馬至自海隅司馬遄
行奉身自獻三策畢舉惟　帝所須發言盈庭司馬
議格乃睠左輔授以兵符矯矯元戎寔惟宿將受成
司馬簡練師徒司馬既東登壇厲將亟須滅虜而後
朝餔彼巳無良狺狺羣吠譬之始蒙或跋之胡　帝
眷孤忠無稽勿聽爾脩舊服待爾奏膚乃徵銳師以
倡勇敢三千組練發自東吳乃立刑名各司其局功
無僭賞罪不逋誅乃飭戎車爰整二旅駪駪列騎赴
赴征夫乃治火攻神器先薄雷電交作無堅不渝乃

陳五兵因材受器銛鋒利鏃肅愼昆吾乃繕臺垣設險以守金城天府以隆上都乃度土功普存群力功踰九仞費則錙銖乃告成功言言翼翼分兵列戍永矢無虞肆彼犬羊從目内嚮纍纍卻步屛跡穹廬酋首款關頓顙爲臣妾比于荒服旅幣來輸惟　帝念功召還司馬入掌邦政光輔　皇輿周之中興厥有方叔威加玁狁社稷是扶　帝德明威莫不讋服無膚薄伐坐致匈奴簡在　一人則惟司馬三秋在事百世來模司馬之功周雅靡載建元貞觀孰敢同塗奕奕燕山蟠我甸服使臣紀事揚扢訏謨

攝山多寳塔銘 有序

太上慈寧宮冊　一人而君萬國于茲十有五稔德合無疆顧猶蒿目群生將舉斯世而登極樂乃遣中使張某周行寓内名山儻然遇衆中尊務求至道比丘眞節故自楚入攝山躬自供衆講經餘三十年所務闡揚接引同證菩提嘗講法華經至寳塔品空中現多寳塔一如經言四衆跂觀灑然希覯中使銜命至禮之攝山虛往實歸得無所得乃出尚方金縷袈裟一襲宣　慈旨賜之既復建塔講臺之西以徵法象蓋自啟蟄而經始迄龍見而告成觀者若而人悉如疇昔所見畢使還報　太上之喜可知於時草莽臣道昆爲之銘以當半偈銘曰

帝德廣淵并包三極在宥萬方得一以寧延於少廣
聖善平康西極化人回面内嚮咸集梯航爰命皇華
出自　中禁奕奕貂璫悉屛候人無膚廚傳載槖餱
糧躬歷莊嚴肆求耆宿搵問堂皇　皇祖故都攝山
東峙肇跡齊梁有美苾芻拔緇杖錫至自襄陽敬爾
威儀受茲戒律凛若秋霜爰卜一區居然香積聚食
有常度事高譚金篦刮目擿埴無盲頼力兼持聖凡
一指展也擅場眞諦載揚浮屠乃見如翕斯張亦旣

崇高亦旣方廣亦旣章相有衆皈依中使涖止　慈
命溥將載錫笥衣黄金爲縷千佛爲章乃出賜金鳩
工庀具莫不精良相彼招提西有淨界厥土騂剛甃
鼓旣興塼埴爲政翼翼鏘鏘五百由旬當百之一體
具用藏觚稜厲天有羽斯集是曰鴈王清風穆如來
自闉闍振鐸琳琅有衆堵觀魏魏　太上萬善津梁
祚胤靈長百千萬億民物阜昌甸服舊臣會逢其適
播告無央

天井靈雨碑銘 有序

歲洊饑　詔有司亟脩荒政于時議賑則竭議蠲則

無及于流亡議貸則安取贏議餉則董董戊子秋雩不應赤土若焦伯貞為四明丞攝鄞事躬陟天井之極焚告辭內之龍宮項之宮門徵波雲冉冉如素絲起僧耳語王且至張呂延之龍作蛇身投呂中蜿蜒三尺奉而盛之盎羃以絳綃衆讙之行中道啓封易水則一鼉黧龍下僧云魆已伏誅既逆之壇炎風旋而東矣羽人指為雨徵也神龍哉質明出游中庭仰而噓氣旋復入盎蟠如初油油作雲密而不雨厥明雲雷屯而為雨越三日乃霶霈境內始蘇歲大穰伯貞姓龍氏亟涉洞庭于龍故託神交不佞習聞之仲

子君御鄞故祠龍者五周旋三百里而遥令憚躬行祭率以攝父之攝者愈下其神不歆丞至則五祠必躬躬必肅其祈年夙矣有衆既多龍之靈恥且重丞之交乎手額而呼不曰龍王雨則曰龍公雨語在沈太史公祠記不佞道昆為之銘銘曰

丁戊之交歲丁陽九旱暵相仍大侵農畝時乘御天在乾大有　詔良有司育我黔首驕陽肆虐施及海濆一之已甚再則無民薰心蒿目大夫伯貞佐郡于明攝令於鄞既切恫瘝載凌險阻跋而登危反不容武爰叩龍宮閟玆下土豈亶不聰應捷桴鼓尺蠖可

鱗潛伏載塗出入無朕賊伏其辜庭游陟降霹靂昆盧甘霖既足旋入匿無無稿不腴無稼不穡厤寶污邪盈盈胥澤勞而不居其往莫測田見天飛是曰龍德矯矯龍伯起家武陵九淵利涉夙契洞庭准玆族類肹蠁著靈七澤吾撫七尺吾銘

山河帶礪銘 有序

天子脩百粵功召大司馬入計相賞延世世食邑金吾司隷奉使歸寧卜西牧以考居室圭測南嚮一峰卓銳當門豐樂水出黃山會左右夾流如縈帶堪輿既協胥百口而遷之其中建閣五尋特書帶礪昔漢

封五等指山河以為盟延櫩北望　宸居東望親舍庶幾夙夜　君父如見羹墻司隷既及中年顛毛未艾余帥弟仲淹仲嘉若司隷吳恭人弟泰寧泰和相門諸子太初江方伯胄子伯敏劉萬戶支子季然海陽仙裔蘇君昭丁南羽為壽閣中命升歌以侑無筭于時南羽陳繪事余為之銘其辭曰

軒后雲門六龍南御乃薄靈金如蘆斯苞如梅斯標歙滸之潯千雉連城有臺奕奕納右持盈金竺黃羅坤維以奠作鎮西傾摩天一峭在室南端有如脫穎平平膴膴斥以周原無慮千頃自西徂東繚之縞帶

川流泯泯阿閣臨之畏佳時入沉瀣時引倬彼居人羽林之率邦之虎臣　帝念舊勳大農在野命以寧親駟牡言旋肯堂肯構天啓湯孫考命毋稽簡書可畏歸爾期門生年五十得時大行衛有君子吾行遠父毋兄弟寧誦君陳政亦無以樂我嘉賓張仲具在胡不燕喜既秩初筵徵歌出舞洵美且嫺子姓趨庭弄雛于側舞袖斑斕山高水長錫爾難老以敖以樂

玄白堂銘有序

宛谿先生東堂落成介叔子問名不佞宛故以山川顯則玄暉太白先鳴即其人崛奇皆異產也先生起

故土炳焉以作述名家軼晉躋唐直庭內事不佞署其堂曰玄白且系之銘銘曰

宛之墺有來翩翩式遊以豫於萬斯年宛之陌寓公維宅冢天一區永也無闋宛有鄰君子之庭長庚在霄初日在楹之子振振罔不爾承爾承伊何聲有奕矣重光以輝日星集矣倡于隨喁宛疇昔矣胡然而玄矣胡然而白矣

荆堂銘有序

堂構於程長公則既中道捐之矣其三丈夫子藐焉孤也蓋餘十歲而始考之堂有樹荆華實滋茂三子者之交相友也庶幾乎三荆之遺風焉往不佞客是堂則謂長公往矣二三兄弟之在此堂也寧詎能倣然見之維兄及弟之身則長公身也藉能慎終如始敦一本而不衰固將與嘉樹同榮乃今直拱把耳語曰樹穀者殖樹木者蔭長公得三子者爲之後其亦樹德之徵與昔張老之頌晉卿君子謂善三子者率西向而事不佞故不佞無所用頌而銘之銘曰

堂之中有椅有桐鏗爾鼓鐘塤箎雝雝賚爾宗公考氏罔恫堂之背劬勞未艾言樹之護言繫之佩維以忘憂庶無災害堂之皇有棣有棠堂之下有荆當戶

有菀者荆蔽芾其陰在阼在楹在庭在祊漸于秩秩松桷孔碩勿翦勿棘瑒師是葺馨乃黍稷考氏來格

佳氣樓銘有序

中書君考九苞堂其下分築九區以授九子蓋南面東上德藏以次居東阿閣時出異香命曰衆香閣客有耽望氣者言白岳有氣亘天而薄戶庭維嶽降神其徵宜子是謂佳氣請更樓居以當之其年胤子生樓告成事則奉玄君爲與主翼胤子以居余再客九苞胤子以能言將命曲跽阼階之側謁余爲銘余既奇其幼清益多其世類辟咡詔遂銘之庭銘曰

嶽之時氣騰而駛其象文雉五城之陽九曲之涘仲氏經始嶽之中氣如流虹自西徂東時而鴻濛時而鬱葱方嶽于嵩仲氏攸宮日之方暾狀如卿雲胡然輪囷胡然氤氲之子于于是乎房皇于是乎嘗烝誰其主之赫赫玄君

鵠烏堂銘 有序

夫鵠不日浴烏不日黔天性則然較若懸寓其遇有幸不幸則天命存焉天者不可以人爲君子道其常而已如其以非常而懟吾德無寧以不貳而全吾真寡鵠慈烏性定而天定矣象玄余氏孤也以俊異籍

成均毋不天孤藐焉在褓恃毋而怙長之養之食之教之比毋弃孤孤有樹矣父黨諸子或不其然從一而終主器有子妻道也毋道也司馬氏秉𢘊史署其居曰鵠烏堂且爲之銘以章罔極銘曰

庭有烏巢于臯木毋也純白胡不壽㲉屋有烏尒翼尒雛慈氏將荼之子反哺

特室銘 有序

黃帝七十二師其一岐伯迄今師說不載内經獨存壓垢𧕎秕道在是矣𨚗家傳戶誦莫睍其藩吳生讀祖父書入軒岐室塊然索處目擊道存僊僊乎不窺牖而天游矣西方有方丈室爲大醫王不佚出入兩家蓋異門而同室乃今備在玄扈遂爲之銘銘曰

室一區絕四隣居其中有真人室南端赤水滑畨鈞天遡洞庭室西極咸池濱鳳凰下雄雌鳴歸故宇閱群生豐之干屋鱗鱗集羣靈命五丁徙壺天出五城誰居之吳肇成誰銘之司馬卿

他曜堂銘 有序

莆長者遷秣陵季子起成均升造士長者既耄庚卜建安于是考他曜堂以從周史之筮長者陳之自出其徽在異國在子孫不佞銘之章舊物也銘曰

綿有虞衍于莆茹舍荼集含枯避海隅歸上都翼鷚雛鳴帝梧夫夫也夫

筮有常觀上國即新邑食舊德風九霄彌八極發天光順帝則搏扶搖兮一息

美彼都非吾土武夷君東道主睠此邦戶鄒曾社宗儒烝列祖世其昌不待五具曰太丘足當孟毋

維若英曜雲子維玄珠曜赤水維少微曜丘里維東壁曜圖史闇而章遠可邇其光靡他自我始

陳玉叔得吳石六則皆神奇諸作者贊之余爲銘而勒之石

震澤雲蒸翼而上升翔于三澨湯沐相仍 右一

不繡不雕負嵎而處是曰玄芜疇能飲羽 右二

爾秉先知爾懷明德諸侯寶之長守其國 右三

欻來下在中野應王者 右四

緊無心沛作霖出漢陰 右五

爾翩翩爾僊僊萬斯年 右六

汪元蠡匕首銘 有序

元蠡挾匕首過太行山會大風匕首自樸中躍出元蠡以爲異結佩佩之余在行間所部獲夷器何可勝數匕首廣寸半長尺有奇余所謂佳兵此其最也余

多元蠡壯士遂爲之銘銘曰

操尺櫝櫋游龍薄青萍浮白虹永言佩之爲俠者雄

郭次甫瓠子瓢銘

瑶池寶太乙華宜爾酒宜爾茶

查八十琵琶銘

何哉木貍首斑何哉曲烏孫彈千秋萬歲樂以盤

左于簫銘

如鳳翏翏如雲裔裔傾耳司徹黙聽司契

結綠硯銘 有序

佛子日盥昌豁以繪事中流得片石色如綠沉周正混成無庸追琢浮沉淸濁天地官焉予時𠷎刀氏所之泰莽氏銘之銘曰

荷不莖浮普陀之濵色澤盈盈叩之玉鳴其方不磔廣大中娠西極化人荅爾靡貞

石瓜硯銘

青門有實玄而浮誰其累之引蔓周珍之席上踰天球百世綿綿依故侯

宋歙硯銘

而羸而角乎而而敦而朴乎而吾庸而錯乎而

古硯銘

萬則刓規則鍔竅旁通歸太樸

方于魯寥天一墨銘

胡然而生寥天一胡然而成函之室

清則稀也膏輕則縻也角玄德非馨太冲惟漠

二芝墨銘

青芝爲輪驂玄雲誰其御之雲中君青芝爲蓋珥玄璧薄言薦之祠太乙

非烟墨銘

非烟而烟㶟雲爛矣烟而非烟玄龍煥矣爛則天章煥則國華非烟之極其蔑以加

群玉冊府墨銘

五瑞來庭有虞用賔天球在積周廟於穆追琢其章秦篆乃良剖而爲策炎漢有赫群山效珍萬國獻琛職之玉府在天子所觸目琳琅爲天子光

五星聚奎辟墨銘

天鷄號夜未旦狼貐墟五星爛亘北闇起東觀帝德隆人文煥

黃在中墨銘

君子堂近宮墻面軒皇負紫陽垣一方浮圖翔歆龍光栖鳳王江夏黃職章相搗玄霜約紫肪戊巳良歲

中央應文昌伊擅場

一卣墨銘

歲乙酉吾以耆㐌一卣吾以顚顓溟涬摶希夷揆北斗爵上躋羌歲計與天齊

木雞墨銘

金距不張木德■王純氣無爭其功上上

射鵰手墨

陰山應弦白馬胡澤宮命中子大夫

作霖雨墨銘

桑林雩矣膏澤滑矣尹躬劬矣聖謨訏矣吉夢徵矣歲穴升矣協氣蒸矣嘉生成矣

荷葉犀杯銘

挹甘露注青蓮爲君壽壽萬年

犀葵杯銘

我有兕觥薦君瑶席我心靡他君如皎日

芝栢銘

楚江萍實化芝房尌之斗酒旨且芳一舉而釂壽無疆

藜杖銘

尓碩不食亭亭乎司直我躬尓弼我則無射

竹杖銘

或賜我履或授我几猗與有斐唯子是以

竹如意銘

金耶石耶曲而直耶南陽蟄耶矯矯乎龍爲匹耶

石溜銘

如彼垂霤如彼綴旒如彼縣沫如彼鳴球

天湢銘

山出器虛不歆濯我纓振我衣我沐我晞曰黃髮以爲期

剡石銘

曳長裾偃其下青騎箕今在野

座右銘

相彼章相弗攻弗良胡然櫝藏用晦而光古昔先王爾丞爾嘗升賈之堂見屈于牆琢彼珪璋藐玆琥璜樂酒作狂燕朋作荒逝流湯湯勿謂來長

箴一首

虛左箴

青蘋之末孰與扶搖行潦之水孰與沃焦吾願爲枝吾其爲枝也標吾願爲腹吾其爲腹也桴

太函集卷之七十八

太函集卷之七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頌十六首

千秋頌 有序

王居襄高義聞於　天子乃賜卷衣致璽書譽王當是時王春秋二十有八禮官請得令國中上壽如令甲王御之於是吳人汪道昆蜀人馬進階黔人萬廷皐晉人蘇烈陳經正皆待罪守土乃率羣吏請曰高皇帝分王子姓世多賢王要以上結　主知下持國是宜莫如王賢者夫華門圭竇之人三十始理男

事及其強仕猶或不能稱上官王始勝衣業巳南面稱令即令諸侯王多善譽而王獨以年少擅場顧乃退讓不居罷有司毋稱賀非所以章盛德脩上儀也願以爲請王可之諸賔客謁曰古之爲壽者或以卮酒或以千金夫孰賢於善頌守先羣吏願守爲王頌之守曰唯唯頌曰

於昭　帝祉延本支兮奄宅南國世德齊兮歷建昭陽貞楫提兮篤生景胄覲昌暉兮修姱六尺美且仁兮受玆赤社純德明兮秉心淵塞鏡太清兮諤諤良士進胥人兮誦法先王操左契兮徠我貞白祛成流

兮江漢湯湯沇豈弟兮載其清靜民以治兮明明
天子睦懿親兮乃睠方國慶賜行兮黼衣朱黻渥釆
陳兮申錫譽命駿有聲兮東平好脩昭來許兮厥有
河間陳鍾呂兮名實純粹溢終古兮維王幼清孰與
伍兮滔滔盛夏丁令辰兮揆王初度嚮朱明兮卿雲
有爛河漢清兮瞻彼南極燭景星兮僉曰休哉王德
洽兮義問宣昭深不伐兮乃叩司闕排閶闔兮願祝
巍巍享黃髮兮皇皇侯度斂盛容兮悚然意下抱太
冲兮徒縣御御徹鳴鐘兮乃罷三老謝羣工兮在昔
周澤潤南土兮小心昭事饗純嘏兮帝賚百齡篤周

祜兮王秉謙德滋昌阜兮肆予下吏詘章程兮願承
休德守國經兮方城漢水樹藩屏兮於萬斯年正始
昆兮

壽豈堂頌 有序

博士諸生言處士劉公絕賢請優禮之如令甲劉公
者直指君父也直指君居漢上者三年期當還 闕
下有司勸駕直指君謝曰存義有大夫在且春秋八
十老矣乃今幸得歸養柰何復事千里游乎守曰何
哉君所以養大人者將必在寒煥薦饘鄰而後可以
望大人之腹乎然此者古人所謂養也非孝也昔曾
元能養有道者少之養志絀矣大人之志何居於是
直指以告處士處士笑曰嘻太守言是自吾父少府
公世受博依余以老詩無聞乃今孺子入官資適逢
世使無忘其舊服庶幾乎骨鯁之臣即而翁家食視
五鼎後矣不然堂下何啻千里寧能爲呫嚅語邪守
聞之曰善乎處士之言臣子之節章章矣夫忠孝非
兩端也人臣夙夜兢兢務竭其股肱之力求無忝所
生耳語曰事君不忠非孝也然則孝子之盛節其唯
良顯乎哉直指君行矣於是太守執爵而酳處士以
三老之禮禮之會處士考居室之堂太守名之曰壽

豈且爲之頌頌曰
翼翼者堂臨廣漢兮近市不囂蜺紛亂兮江蘺薜芷
緣井幹兮荊石爲除白章爍兮中有黃髮祿天貞兮
翩翩濁世冠切雲兮屬厭六氣卻常珍兮燕舉無疆
昌後人兮矯若游龍不可擾兮之子利見在宮沼兮
挾彼風雲洽四表兮毋爲尺蠖甘自稿兮高高鹿門
有遺則兮涉世不夷王迹熄兮授子菑畬食舊德兮
徽音不嗣闕世澤兮君子之堂同邑里兮紛有姱節
皭不滓兮高門有閌路車止兮發潛闡幽唯令子兮

華麓頌

新都以山顯者曰小華其上有軒轅之跡去百里爲麓長君講業其間業既成遂有四方之志長君不忘舊服命作頌焉伯子唯唯頌曰

奕奕天都冠南服兮委蛇百里遭大麓兮厥若綴旒高不亢兮列仙攸宅帝子降兮若若樓居結踈寮兮桂樹冬榮秀朱草兮太一爲隣窺衆妙兮北面浮丘營至道兮保爾幼清蛻汙濁兮無寧攺步趣華轂兮明明在上際昌阜兮衆芳並進寔繁廡兮乃睠奧區不遑處兮明發有懷依故宇兮惟山有靈結成言兮出王游衍永弗諼兮

西郭草堂頌 有序

商侍中事　莊敬太子籍籍知名既而中貴人推轂侍中宜在近習侍中謝不勝任乃以侍中監路馬授衣如尚方侍中陸沉於鵕鸃貝帶之間皭然不滓於是公卿大夫爭願交驩侍中巳未春正月乙酉侍中就舍爲會賓客皆造焉既脩爵賓舉旅行酬相語曰自　高皇帝定約法中官往往有社稷功乃今給事禁中宜莫如侍中賢者且春秋五十有三耳居常引大體多負俗之言少以善射名有奇略内之就養左右宇邇臣之和外之擐甲以臨材官脩封疆之事宜無不可此社稷之役也顧逡逡退讓惟芻牧是供辭寵利而不居後名實而不自試侍中獨無意乎侍中謝曰尚質侍罪輿衛月有常餼足以代耕西郭有田二頃歲收其入足以事賓客寵祿過矣方日夜愯懼猶恐得過於有司乃若侍　上臥起先意而承事之則國之長老在尚質寧詎能乎攷今甲中官歲給有差大都減卿士之半獨在近幸則齎用饒其餘菫菫耳古大夫有羔羊之節歌者猶或多之即使廉而有立志不祈多蓄獨不欲致青雲依日月乎哉李子薄負郭之田二頃以車裂終然則侍中之所以擇術者

賢於李子遠甚彼其視六國之輜重直土苴耳此非遠昭曠之道惡能辨此邪乃命酌者行觴余爲之頌頌曰

有堂翼翼爛金鋪兮辛夷爲楣蘭爲疏兮樹蕙百畮畦揭車兮隔閡朝市城之隅兮淑人洵美習燕游兮有馬歕玉出長楸兮冕紱充庭列公侯兮千金爲爵萬年酬兮承明廣内多寵靈兮戒爾赤舄蹈國經兮車輪曳踵涉春冰兮無寧卻步以葆真兮懷瑜握瑾閟中藏兮深厚不伐謀則臧兮壓言壽穀享無疆兮以燕以譽君子堂兮

率更堂頌 有序

元年　上即位羅仲子應鶴舉明經郡中先後舉者無慮數十百人乃若急不棄遠有司則籍籍稱仲子都人士言仲子父處士長者宜仲子賢　上四年郡大夫以率更之禮禮處士處士於是乎始杖以四立歸聚族于堂遍為處士壽處士肅諸父老次諸昆弟次學士諸生諸父老乃酌上尊為合語吾宗自豫章來徙累世撫州顧鄉曲之譽歸焉則諸長老在頃者一夫受法株連吾宗席宗祐之靈不失世祀諸長老往矣儀刑之謂何乃今所謂老成人則唯處士郡大

夫其將樹處士為閭里率誰曰不宜諸昆弟鴈行而前執爵而羞處士淮海為　天子外府上賈居之吾宗雄跱其間何論陽翟要以富而好行其德寧詎人人能乎處士少孤力以故貧起務矜已諾振人之窮嘗卻賈豎朱氏金歸窶人子舍其直由是聲聞淮海至今誦義不衰郡大夫賓處士於鄉其以勸鄉之為良賈者既而學士諸生旅進修爵而言處士有子七人擇能者使受經術諸子多所就業而仲子先鳴處士日討仲子而訓之舉于猶處子也不弁而字其能婦者幾何吾鄉文獻舊郡姬姜之所自出孺子勉矣其毋失教於公宮羅氏自建炎以還先後顯者多不譽乃仲子兢兢奉教壹稟於正經有開必先處士是已郡大夫敬事處士將令訓子者取則焉不佞幸以禮起家惡敢謂知禮意自不佞家食里俗波流羣少為政而老不及聞學者賈者不復為名高而壹歸乎厚利處士方以行義取重俗其有瘳乎觀於鄉而知王道固非虛語仲子從吾宗受室宗丈人屬不佞頌之不佞唯唯頌曰

瀼川泱泱載自豫章殷殷露積奕世相望處士承家藐焉六尺操策趨時廼倍疇昔義聲籍甚窮乏歸心

寧孤而子寧攫而金爰及中年有子競爽末利何為盍歸吾黨之子受賈之子受詩豈惟博依太史作師一蜚翩翩厥有仲氏鵬在成均鴻在博士仲承處訓惟日孜孜下帷修業不恩有司維仲之良具曰有考始也克虔終譽可保煌煌俎豆奕奕橋門禮儀必度慎乃司存誰其主之大夫執禮誰其作賓處士則以邦人具在適觀厥成載在惇史蔚為國經嘉言滿堂虔越金石小子作頌播之無斁

燕喜堂頌 有序

吾邑中蔣氏最著世擅素封諸少年結客而游其齋

用與千乘等擊鍾列鼎日以爲常吾舅次公舉宗所謂魁然丈夫也舅肩王舅故業其背足豪嘗東爲海岱之游游道廣矣及王舅且老遂釋業西歸居于舍者數年王舅見倍事王母加謹終不復東當是時諸將方鼎盛人人謂舅使次公猶然在賈其盛可知何爲是棲棲耳舅謝曰吾嘗周游四方習千金之子旣又省吾甥　闕下主吾宗定西舍習侯家視諸富貴者容盖嘗目擊之矣彼富貴適來者也賓也吾父母吾妻子吾所待而爲吾者也主也吾不敏柰何倍主而從賓且吾聞之苟可以食不必八珍苟可以飲不

必六齊吾父不遠而吾母存吾率吾妻吾子環而侍之吾毋春秋高視子姓咸在飯菽飲水即八珍六齊不啻也歲乙丑舅行年五十而王母始稱老焉道昆越在南疆皆不得登堂爲壽於是北鄉而酹者再且致燕喜之頌云頌曰

有堂奕奕切天都兮桂棟蘭橑芊東楹兮流雲在戶屋曰居兮吉祥止止儼華胥兮都房櫛謏紛綽約兮朱艸充庭羅廣濡兮蟠桃三千果有瀕兮西降王母侍方朔兮維春及秋撫令辰兮子孫蟬聯縣高門兮高門有閌朝日暾兮被服如雲盛繁昆兮湯谷爲尊露爲醴兮兕觥爲壽史迭起兮水周堂下集魴鯉兮式燕以敖胥樂只兮東隣椎牛西封羊兮朝召許史暮金張兮輿臺異采馬異粮兮福澤盈眦意揚揚兮猗與碩人操獨見兮傑直守白去健羡兮潔爾晨羞豐夕膳兮家慶翩翩無畔援兮我思古昔純德同兮孜孜惟日藐三公兮煥寒必在甘毳充兮惡用遠駕馬首東兮維南有山排雲起兮喬松千仞溪瀰瀰兮山靈呵護閟地紀兮番番黃髮綏福履兮維此勞人北面稽首贊無疆兮厥有奚斯頌壽母兮穆如清風

擊一方兮有懷明發不遑將兮[illegible]生有熠爀而昌兮播終古兮堂下有笙應懸鼓兮願言來歸歌且儛兮

立庭頌 有序

方氏祖僊翁而宗黟侯遷聯墅徙巖鎮景眞負世俗而從里俗託于賈游浙江陵入巴蜀十年而起十年而饒反歛故居食指滋聚乃考市南之室胥梱內而遷之室面南山倍豐樂水左璋谿當綰轂右瀦九龍池其比隣則余内兄子文仲余近屬弟道弘具在閭右始將入室余署其楣曰立庭文仲則曰居第當傳子孫厥有當戶顧名思義鞶鑑在焉景眞有子斗符援之三禮吾鄉先達率由此起家司馬故嘗受命庚

堂問業于柱下史今茲之事職之主器義在斯乎余曰其然然未盡也道弘則曰士由與而立禮以爲階夫禮所以致中故時爲大時易則易時于則于巳美則踰巳非則廢中道而立與時宜之國奢則示之儉國儉則示之禮里中壯麗相望連欐萬家不巳美乎故折節而爲儉早服重積其斯爲天下寶與顧上治烝嘗下治國族郎不翦不斷惡用貊道爲哉乃今有節有文斌斌然有方之士以此爲訓出入不倍于戶庭景眞未之逮而有志焉伯兄先得之矣思可與立殆庶幾行其庭而見其人乎余曰其然然未盡也吾

所謂立也者非世祿以也其諸季文子之所謂立也者與哉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禮而不虛之謂德禮而不伐之謂功禮而不愆之謂言無物不在禮矣三而一得儼乎君子之庭疇昔居室莫善于公子荊頌居室莫善于張老景眞則子荊之屬也余將效張老頌之頌曰

巖之鄉三天子鄣帝時維白帝庭維黃千秋萬歲樂以康

巖之里豐水瀰瀰奭而不湫姱而不鄙考卜十朋君子所修

巖之門不縣簿而尊客屨在戶如雲之屯豈無巷言心遠不喧

巖之阿雀可羅主人有酒旨且多一獻百拜無乃苛執法在前奈酒何

巖之室卓爾有立爲柱爲石爲引爲尺爲平爲堿爲丹爲碧爲德也頌爲功也律爲言也秩繩繩緝緝爾後之人無斁

三楚升中頌

三楚以民治代與皆楚之良也馨香四達和洽神人輿誦升聞帝命方外司馬汪道昆勒之石

郡太守雲杜徐公成位

御萬曆兮紀年五恢帝紘兮睠南輔簡在兮秩宗蒞新都兮守土履帳閫兮望堂皇鏡秋水兮戴春暘振月題兮釋策馴蹄蠲兮周行民嚚兮訟結五辭具兮片言決近欲間兮聶嚅遠將撥兮蹶躃下黃髮兮推赤心培棫樸兮暢儒林峙常平兮凶無暴抶不逞兮沃毋淫息紛爭兮釋携貳均銖錙兮歸農事順帝則兮相忘窺海若兮無涘奉緇衣兮東遷笥六籍兮囊五絃胠篋兮不閉民遮道兮呼蒼天歲功成兮三歷繕宸居兮北極周澤渥兮溢四封良莫良兮二千石

郡司直武陵龍公膺

倬有美兮稟𢘓清濟奕世兮蜚英聲剖荆山兮玉質起丹穴兮鳳鳴出爽鳩兮理南土奉三尺兮具文武陳衡石兮麗天倫釋析楊兮袪罪呂柙含光兮直無形讞吳會兮宥上刑攝三章兮流豈弟周六郡兮民不寃緣文學兮飾吏牘鼓諸生兮赴正鵠宰榆社兮蒞齊盟急緇衣兮下白屋吞雲夢兮吊湘魂陟蘭臺兮括典墳張楚材兮有斐備宣室兮敷陳紛推轂兮廣路忽一跌兮夷庚將溷夷兮幽恵卜輿論兮憤腑腑而不平昔周旋兮帝側儼對越兮天則劌峋嶁兮

紀舊德良莫良兮郡司直

海陽令丁公應泰

陸有海兮閡扶桒規百里兮夷大方矯游龍兮沿鄂渚挾霖雨兮海之陽戢垂天兮八翼沛來蘇兮帝澤錫水族兮屏長鯨距污瀆兮湛空明斥沃焦兮湯沐浴初日兮盈盈停佚征兮歲萬計罷力役兮歸耒耜因露積兮萬斯倉立平準兮市安肆雨暘僭兮歲殃僵菜色兮相望既懸磬兮比屋嘯閉糴兮關梁遵里社兮發粟急調饑兮皇皇藉貧斧兮良賈職灌輸兮四方餔饑人兮道路肉白骨兮溝湟粒烝民兮鼓腹化從目兮爲良虎伏辜兮鬼斧雉委質兮白章翼頳鯉兮直上茁火城兮芝房反休符兮上帝辭明貺兮未遑帝鑒兮懔懔良莫良兮楚令尹

竹頌

楚有橘頌作者將有託焉乃今藝竹以萬玉鳴橘不良于竹也爲之歌楚其治世之音乎作竹頌

荆山之麓稅使車兮閒閒十畝君子廬兮幽篁叢生徙南服兮佩玉珊珊無庸璞兮江漢曾波一洗余耳兮聲中九成余因以隱几兮亭亭姱節脩且貞兮屏琴捐珮納英聲兮湘靈釋憾愉色喜兮齞齞封君其

將焉比兮鳳鳥來下青琅玕兮既秀而野若可餐兮雷聲龍見角而翼兮皇人委虵扈特室兮響應咸池闋八極兮兩階萬國程司直兮豈不眈眈懷故宇兮帝命伶倫作鐘呂兮雌雄六鳴中聲舉兮燕郢相望庭可旅兮

瑞麥頌有序

歙巖邑也以疆理則田不足什之三以樹藝則禾不足五之一原阪之利率麥倍禾耕者田不宜禾三歙而麥居一宜禾則禾爲政麥無征故麥尤爲小人之保其地利衰矣歙畨生聚以谷量人比三年凶以澤

量殍昔歲淫雨害麥來年並災既旱而禾半登曾無
及于溝壑彭令君爲之蒿目爲之薰心旱則暴雩溢
則露禱災則親問疾則羣儺發廩則躬賑之設糜則
躬餔之日昃餧糧屏輿從策羸馬周行域中探罙阻
披蒙茸不啻家至人益之矣是歲邑之西牧里名長
齡令君按轡里中田父遮馬首而薦瑞麥蓋一莖七
穗者若干本一莖五穗者若干本三穗者數十本二
穗者數十百本于是諸父老羅拜都人士前致辭麥
秀兩岐歌人侂爲希有以今視昔什百云乎哉吾儕
小人卽不敢薦之寢廟其斯爲君侯之瑞願效之君

侯令君謝曰嘻凶年而有休徵是重吾不德其何以
承天之貺　聖天子恫瘝寓内加惠元元二三執政
相與贊襄一夫有饑由已饑之也監大夫部使者祇
承德意日與監司二千石孳孳拊循茲瑞也　太上
之明馨居中之爕理所部之潤澤守土之栽培者也
臣好古救罪未能其何與于此其年風雨不僭麥大
有秋既則旱甚無禾穀價三倍幸而野無暴骨邑無
流亾何所恃之恃麥而已竊惟撫升平而臻瑞應豈
不足多要以凝和致祥緩急無預惟夫歲當大殺所
獲非常卒之轉禍爲祥災而不害殆猶饑渴之望飮

食寧取辦甘露胡麻乎哉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
天是惟王者之瑞殆天瑞也昔周獲嘉禾賜周公于
魯蓋舉王者之瑞壹歸之乎元勳侈矣然則今茲之
瑞也非令君將誰歸不佞道昆載筆而爲之頌頌曰
皇輿經畫大啟田功雨暘時若年穀屢豐無平不陂
羲和用事剡步南郊皇皇雩祀越在丁戊東南洊饑
樂哉甸服亦既流離三天子都羣山叢峙食土之毛
百夫一耜旱乾水溢輻輳頻仍比隣閉糴市價滋騰
暑雨恣睢來牟不粒下民其咨殭尸枕籍令君勞止
災切剝膚胼胝勿恤徯我來蘇乃申行部乃告司徒

乃卬　帝閽沛澤覃敷　帝曰予辜乃蠲乃賑成賦
勿征尚方勿惔令君領領躬問顛連療饑于吻肉骨
于原無突無烟無晦無鑄麰麥漸漸三農畢作嘉生
挺出協氣迴翔一莖七穗展也農祥時而二三時而
四五其穗弘多其徵蕃廡旅陳遺秉于縣大夫反凶
爲瑞君子休符大夫不居歸之守土守土未遑歸之
大府大府避席　天子之休三公四輔入告嘉猷具
曰蒼蒼覗下若此恩斯勤斯父毋孔邇歲之不易撫
我則親天瑞非天人瑞非人語曰天不人不因人不
天不成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皆是物也

人間世頌

與其媚世吾寧遺世與其遺世吾寧玩世毋曰世喪道毋曰道喪世吾將以是出世

養生主頌

胡然而生生胡然而長生胡然而無生予曰有好生予曰有達生予曰有無住生

大宗師頌

吾宗孔氏為百世師吾宗老氏為聖者師吾宗佛氏為天人師時而時中孔氏是師時而玄同老氏是師時而圓通佛氏是師吾無常師吾有餘師吾自得師

吾自喪師

逍遥遊頌

五陵俠遊吾故倦遊五嶽仙遊吾將卧遊釆眞神遊疇采疇遊造物天遊疇造疇遊世忘忘為三遊吾僊僊為四遊吾其為方外遊吾其為物初遊吾其為汗漫遊吾其為逍遥遊吾適吾適遊無所遊

太函集卷之七十九

太函集卷之八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贊二十五首

無量壽佛贊

持世世尊時乘龍象闡教娑婆瓦盌大藏西極至人牛車同軏沉默非空莊嚴非相其國極樂其壽無量四十八願普度衆生千華世界九品臺城長年丁壯歷刼升平林端甘露羽族和鳴導恒沙衆解脫無明同登彼岸率履夷庚援引何勞跏趺何寂無聖無凡無顯無密無度無迷無通無塞既無無央亦無無極

十方三世斯其第一

彌勒佛贊

是閤非閤彈指便錯是院非院不脩便現是米汁非米汁川流不息是布袋非布袋撒開無礙被釋迦攙了行脚被善財偷了鎖鑰剎那間放下皮囊也不問天親無着

聶眞人贊

僊乎卿冠不纓遵玉笥傅霞城帝懸解仙骨生刑伯主郤戎兵辟南面歸上清紉氣騰雷聲轟祠鄉校肇宗祊式如葛式如彭師誰氏或廣成强名道道無名

又小贊

爾窺竅妙爾契希夷爾象帝先爾和天倪

聶鍊師無名子贊

沓襲希夷直窺竅妙象罔冥搜祝融高蹈逍遙爾祖玄同爾師祖武則膠師心則携爾惟無名是曰太樸非祖非師歸乎寥廓

聶少翁贊

爾生之初茅君畀之特而孱也彊宗睨之天牖其衷脩短在我自我求之宜無不可浸假而在可脩吾胡爲而夷猶浸假而骨可肉吾胡爲而溝瀆乃介信使

敦異人求至道陟上乘費不辭雖勞不辭頻玄珠可握赤水可憑既而天門開仙侶至授九還飡五氣羽化待期神游咸暨遂乃肩文成玩武帝肆滑稽班近侍脫屣於朝懸壺於市鵬鶱龍蛇惟其所恣及夫周海岳歷寰區徵莫逆結吾徒藏名闤闠藉口秦盧含光不刃孰測其都此非我之自我又焉知吾之真吾

貞吉王孫贊

弗袗而衣弗玉而食雲漢爲章典墳爲粒豈無驂褭龍種則殊具曰　天屬展也闕儒

楚恭順王子鎮國將軍仲和小像贊

美且仁鎮公子切雲冠遠游履蘭臺岧岧雄風起伊余披襟當戶倚河間大雅卓不群肩隨左史窺典墳初筵授簡紛如雲流商刻羽歌鍾聞延太乙兮天祿汲中霤兮空谷鳴流水兮濺濺紉蘭芳兮郁郁惟庚寅欲上征淮南蜺羽翼成藉良史主儀形脩尸祝俊容聲

別駕吳先生贊 有序

汪伯子曰余嘗讀儒林循吏傳未嘗不忻慕古人所爲然其致用者較異吳公褫學官即能學官及領州縣則又能州縣卒之去官如脫躧而　天子知名是

能睹大體者因爲之贊贊曰

矯矯先生握瑾懷珍纂乃考服蔚有英聲敬敷功令術士斌斌周諏民隱吏治烝烝有覥詭隨言遵直道頡頏上官容與高蹈　帝曰嘻咨旌爾雅操別駕貤榮名匾錫號河汾接軫彭澤並驅光流俎豆譽藉丘閭斯千秩秩君子故居憬彼姱節風於懦夫

汪處士贊 有序

吾宗著休寧西門率用鹽筴起處士生而廣顙巨口父命曰獅字曰本威年始勝衣輒當室遂賈淮海坐致不貲悉舉而與仲中分之無德色毋金謂仲自而

未亂以迄今日秋毫皆伯氏功茀納伯氏千金然後
受務處士固謝不可卒中分毋春秋高處士留居子
舍遂罷四方之事築室石渠老焉里俗喜交游往往
求通顯者處士兢兢守巳子孫脩業而息之乃今歷
世阜昌則處士之遺也處士即布衣誦義其亦善始
善終者哉贊曰
皇皇烈祖佑啓來孫海陽閭右時維西門處士少孤
藐焉當戶握筭中州駸駸起富羽翼仲氏長與戶齊
出入撌詔若在塤箎毋曰克家緊惟爾力益爾籯金
答爾丕績伯拜稽首台何敢尸維考之靈維毋之慈

亦既中分云胡卑厚夫豎在茲百嘉輻輳高車大葢
結轍于鄰伊人無黨孝友光明堂有樹萲依依晚節
薄言旋歸敬養無缺中年稅駕考卜石渠授成子姓
高臥于于於赫儀刑僾然在室敬爾丞嘗終古無斁

明處士倫齋先生吳公贊

汪伯子曰余讀汪大夫所爲吳公傳未嘗不忻慕其
爲人嗟乎舉世務者溢僭差而公以儉德著使公而
在余願操几杖不辭焉贊曰
於皇遥緒時維延陵素封輻輳朱紱雲輿末流昌被
豪舉橫行都人連騎編戶重茵猗歟吳公積居傾縣

負俗獨行折節爲儉衣不完采食不貳膳既薄紛華
亦去健羡丁年任俠躡屩周游垂堂舟楫稅駕林丘
言遵舊服倣載先疇評高月旦慶襲兮裘爰及季年
遂蒙渥澤黃耇維祺寵章有赫往駕莫援來芳無斁
洵美後昆有嚴宗祏

外舅蔣次公贊 有序

舅當少年負盛氣人將以任俠目之舅非俠矣中歲
折節跬步不出戶庭人又將以鄉黨自好者目之然
非直自好者也居常善事父毋盡其驩既又善事兄
子兄諸子諸子或不見德無奪心及兄歿不能喪則

於我殯里俗方席餞溢務芬華舅攻苦茹辛泊如也
既受章服猶然著處士衣冠明年則春秋六十道昆
不及歸故鄉爲舅壽會有良史能以繪事而擬形容
因之南向酹三且爲之贊其辭曰
山有材茈彼崔嵬君子于髟山有麓其松謖謖君子
戢穀山有谿其水漣漪君子期頤

外毋蔣孺人贊 有序

往余將內子還司馬則外毋涕泣命之越二年內子
從余出典郡外母春秋三十有九以暴疾終比出不
虞不遑爲像其後十有五年余自楚入佐邦政載楚

史行史有異能即不見其生得歿者狀嘗試爲毋不肖内子爲之沾襟頃之意勃勃如有神肖矣乃今觀其犨睇豈如疇昔相命時庶幾乎生死存亡即世世不忘可也毋出黟之韓氏事舅姑以能婦聞外王父將終亟命毋炊黍作糜以進既一舉箸顧謂毋曰婦維爾良願以此粒爲爾子若孫以食吾報毋雅不得於姒齮齕百端茅謹事之卒未嘗求勝及毋見倍姒哭之盡哀里俗勿宜媵人勿子孽子毋首舉内子既遘舉丈夫子七人顧復爲舅内一姬視其二子如已子凡此皆足壽者柰何中道殀乎像成余拜稽首而

爲之贊贊曰

黟黃並峙奕奕崇山景星有婺降精于韓言歸豐水相在考槃聿脩婦事如孟如桓婦事伊何敬共晨夕展也夔夔申之翼翼舅曰爾勞饗我康食報尔子孫有如此粒憑凌奥阼梱内有言逡逡折節終始無訾鳲鳩嫗伏息子肩騈薄言進御厥有嬋媛凡今之人胡不壽考維德之齊允宜偕老爰及中年惄焉不保逝矣春暉闕茲宿草周南良史能自得師一犨一睇僾然見之九原可作象服在茲烝禋百世永言孝思

處士方元素像贊

其業博士弃而弗程其旅文士鏑而先鳴其肖莊士玄酒太羮其風國士莫汲王明其托羽士孚翼未成其歸處士純白孤貞胡爲其象開士天竺先生其斯爲振古之士人貌榮名

龍相君小像贊

爾貌則揚皚皚乎若朝雲之麗高唐爾材則良英英乎若剖和氏而登明堂爾度汪汪洋洋乎浩浩乎若襟洞庭帶雲夢府萬有而呑三光維爾純麗調調乎刁刁乎若吹萬而發天籟柴立乎中央之人也左提原而心廣右挈玉而行方其斯儲精于三湘七澤産

文明之域其斯究極乎典墳丘索發二酉之藏

江處士民瑩像贊

爾脩六翮兮二豎睨之矯而薄千古兮扶搖濟之堂上鳴塤兮季吹篪九皐鳴鶴兮倡和齊明霞絢兮可樂餞白石爛兮甘如飴浮丘耄兮七聖迷哲人萎兮不憖遺煒顧眄兮燦鬚眉歷周星兮閟天倪藉良史兮象光儀神如在兮心則夷榮名駐兮人貌馳胡然而中道兮胡然而期頤

宗老禹乂甫像贊

甫壯而羸吾見其魁然而亭亭甫彊而詘吾見其鏗

然而瑟瑟甫艾而脩吾見其脩然而翏翏甫耆而定吾見其由由然而待盡已焉哉嬴則千金詘則環堵脩則萬言定則千古伊余獨睹其全無亦貌之者僅得其終武也邪

處士丁季翁像贊

七策多岐五湖重積任術于名以文滅質古有遺民侗乎椎直承家菑畬奉國鹽筴豐戒漏卮偸僁嗚鏞展也深藏居然善息造士儒林以亢宗祏惇史乞言公家受役敦杖于鄉奠楹于席子姓振振舊德是食宛在戶庭委貌逢掖若耆若存烝畀無數

吳田吳次公像贊 有序

次公名良佩字惟和近者即世四丈夫子謁余志次公墓乃奉遺像覲余余習次公義甚高因爲之贊贊曰

入其鄉海陽閭右若揭扶桑式其里肇自有唐故廬完美見其人昂昂野鶴殆難爲群誦其義讓利如遺皇皇無濟于其躬望閭特表賓于贊宗于其後八鑾齊驅鸞和協奏夙夜宗公季也維札仲也維雍貞而不黷無庸放言無庸絕俗君子之光儼然冠裳僾然堂皇著存無射良史載筆尸之宗祏

康堯卿像贊 有序

康生造曰造父名世雍堯卿字也父籍名博士以經術顯郡中父暴亡造年少耳既長將貌父而尸祝之會吳人居濬客襄陽善繪事造請濬濬謝曰不見而翁者二十年濬不能貌而翁矣造籲天而禱挾日二濬且行父乃見夢及其覺也操筆圖之肖矣造幸從諸生後願爲先人徼惠爲余聞而奇之遂爲之贊贊曰

其骨俱朽其人不朽其貌無徵其夢有徵寤邪夢邪其孝子之心邪

素菴法師像贊

玉爾談麈金爾戒衣即真即幻疇昔疇非

李和之小像贊

洵有美兮涵人羣膺南極兮武夷君曳露車兮冠切雲蛻汚瀆兮挹清芬其言曰寧伸吾節無寧蹴躃寧用吾拙無寧顛越之人也顒顒昂昂轀櫝而藏純純常常葆真而光胡然而章胡然而相要之貞良

程思玄小像贊

有美一人皭然不滓爰及丁年乃命良史俯仰無垠色身有此繪事尔工天地一指爲余象之脩尺有咫

槃礴自如不張不弛專覩如侯舐筆如矢神則天行
官則知止玉色温温展也君子胡然不居歸于無始
維岳維玠不得其死之子全歸脩文接軹中道而瘠
泰山縣駬疇急在原丞鼎顛趾疇勝在胙六尺受巡
誰云長夜白日昭只

介弟仲淹贊 有序

昔在甲申犖林大作佛事余主檀樾與二仲俱適左
史自楚來貌三身有半伯氏中立左仲淹右仲嘉翩
翩應行脩廣背不盈搖肖矣明年仲淹病瘵積久滋
深亦越七年無祿即世須叟掩面族史無良幸而圖

出篋中恍然如在時而對越有若叟生龐居士有言
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要之妙有即真空真
空即妙有仲淹辯此久矣余爲之贊屬子矜書之
儒術尔良躬行尔藏獨觀無始旁燭無疆丁年天放
閼而未章既彊而阨未艾而僵胡然單厚胡然溘亾
吁嗟逝矣莫知其鄉祇園有象左史擅場如蟬斯蛻
如蟄斯房神則懸解形則空忘其居畏壘其人庚桒
千秋尸祝有子無央

余元夫小像贊

元夫客大梁故儒生也良史貌元父而肖元夫樍而
藏之始有子象玄元夫無祿即世象玄則以繪事之
巧力賢于皇尸日一展視之儼然若有見也肅然若
有聞也象玄恃毋而父以貞白終余謂象玄于是乎
能孺慕矣且存考氏之亡童毋氏之善爲之贊之贊
曰
貌傳說者肖傳說則遇以神貌周公者肖周公則徇
以形乃若年未丁而殂胤未孩而孤象爾睢睢視爾
呱呱是故貌元夫者肖元夫嗚呼將求汝於雲門寧
假我以天步將求汝於夷門睎節俠於朝露將求汝
於墓門惻九原之未寤將求汝於廟門徒勿勿而瞻

顧無寧屬專門之工巧其斯見冀墻於當戶

誄四首

歐陽將軍誄

將軍出唐進士歐陽詹後世家南安將軍幼孤藐焉
獨當戶事大毋若毋孝遇女弟若兄子有恩立門內
諸孤親毋黨始受博士業進國子諸生出事有名公
卿入事鄉士大夫三老豪傑餽問相屬尤急人之窮
嘗發粟賑饑饑者累累自列郡至粟且盡則輸境外
粟辦給之窮人來歸輒受生業於是千里趾相錯也
呼孟嘗門少喜兵召里中丁夫習技擊爲保甲隣寇

至亡敢入里中將軍不問家客奉日廣歲用不給則
舍業爲資業中衰久乃力詘遇人有急猶然以身當
其無於是貴游客悉去將軍而諸窮交愈益親附市
豪有螢將軍者客請報之將軍謝曰借交報仇此俠
者事深不武終不能借客資諸客聞之無不願爲將
軍死者時倭犯吳越將軍客東海觀兵遂以背援泉
州衛指揮奉檄就舍會倭薄城下軍府檄將軍勒甲
士保泉州諸甲士負弩蹶張賊再敗乃卻軍府知其
材足賴也則以泉州聽將軍將軍遣漳豪何大榮募
漳壯士漳人故嘗德將軍者爭應募得八百人連擊

賊南安同安皆折首尋援漳州進南靖賊創甚悉遁
海南月港大猾二十有四人竊將號軍府無所問屬
將軍將軍則以羣小乘亂稱兵直負牛佩犢者耳不
足問察賊中故多受將軍賜者遣人諭之諸戎首聞
將軍名皆蒲伏受命其衆悉下將軍歸而請老謝軍
府毋論功其後妖賊林耿起南安多嘯聚軍府謂非
將軍不可強起之將軍乃俘耿徇市曹散其黨會軍
府方罷徵調境內虛無兵陷寇者將以閩委倭倭遞
至皆踰萬諸脅從騷騷利爲寇蟻附之聚徒積至四
十萬人列營連數十里孤城無內備無外援城中嗷

嗷獨登陴以幸旦夕賊發塚向城求貨不予且焚其
尸大家爭募死士夜縋城各舉棺以匿及游公由方
伯入軍府急將軍檄分部監司過將軍於舍監司通
軍府意以幣先將軍乃由間道謁游公延爲上客止
將軍宿幕府晝諸便宜將軍夜帥輕師襲之破三巢
軍聲振矣尋祭山川誓部士因壇而軍客以爲言柰
何懸孤軍爲注第申城守乘間出什全毋輕予敵將
軍謝曰嗟乎此自盡之術也何謂什全彼其近者環
城而傳之遠者絕我糧道即必有蚤暮吾寧能坐斃
乎哉吾以一軍當門門以時啟閉彼無扞出入庶幾

猶得繼晨炊且業已成軍背城借一則吾事也吾觀
寇虐太甚彼固當衰天道好還終不以無道蔑有道
吾郡中橫及四鄙下及九原禍亂極矣天將悔禍其
在斯乎間者自賊中來言賊衆食少野無所掠聞將
軍出率首鼠兩端將軍帥潛師覘賊形以輕舟進猝
遇賊賊舉兵前將軍大呼曰來我東田歐陽深也若
能來決一死戰不即趣降賊故憚將軍皆辟易遂麾
兵分道進克七巢乘勝遞擊之遂破尾嶺英林潘徑
水田下浯上塘鄭坑諸砦俘馘渠魁以徇下其餘黨
數千人人授軍府一券以歸官司無所問乃分遣故

部士習賊中者往諭禍福令趣降諸酋惟黄元爵謝
愛夫爲魁羣賊視之爲進止二酋則以將軍之言信
願自下將軍許之羣賊皆解於是洪朝珍柯嘉
勗自漳州至蘇光祚康大福自興化至皆就降降者
無慮數萬人悉授券遣歸願從軍者置部下賊首江
璽李五觀首發難往往發塚陷城懼誅猶薄安平爲
亂郡人無不切齒願甘心焉將軍輒以新兵數千大
破賊俘璽五觀等凡八磔市中餘黨悉平境內安堵
如故軍府論最　詔進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戍泉
漳其年倭大入閩破興化軍府檄將軍軍距賊南下

軍瀨溪從賊既飽人人思挾重潛歸獨忌將軍無所
出會余乞浙師且至賊避興化壁崎頭而將軍進次
東霄距賊十五里而近賊憤則悉以精銳集將軍客
謂將軍請避其銳將軍嘆唶部士義不避綏勉之吾
黨得死所矣遂帥新兵殊死戰賊且卻且前比日入
將軍中矛猶刃二賊以死諸新兵翼將軍出入悉死
之黄元爵奉將軍尸乃得歸斂及余護戚將軍軍至
殲賊酒林後將軍死期僅再踰月人謂將軍以烈死
無讓睢陽事聞　詔賜祭葬立祠錄其子孫世襲指
揮僉事嗟乎將軍故千金子恂恂儒生及其擁虛號

倡義兵惟是軍府咫尺書耳未嘗授一旅之衆僨[illegible]
之備也亦未嘗起世祿之家當推轂分閫之任也徒
以拊循得士不戰而屈人之兵即宿將在師宜未及
此乃若興化之事爲厲階者誰耶彼或受　詔赴援
且爲將軍屑齒卒之觀望以幸成事並以爵祿考終
飾巾有期異日何面目見將軍地下往閩事急余未
及誅將事將軍子尚書郎述將軍質行甚具余入司
馬習尚書郎賢乃今修死事功司馬事也將軍名在
勳府余請得而誄之其辭曰
赫赫　世宗嘉靖萬邦海隅出日莫不來王島夷從

逆侵軼我疆迄于閩海亂略用張桓桓萬戶時維歐
陽布衣詠義劇季原嘗一呼而集我武維揚郡中底
定爰及清漳引身歸老脫屣戎行天降閩殃殫于壬
戌澤量僵尸禍及枯骨歸然孤城郊壘四塞豈無材
官蒙彼巾幗誰爲敗謀無庸一卒亦越游公首事决
筴維彼禍區匪伊弗克紹介監司車幣來溥豈伊不
懷父毋之國將軍唯唯翻然杖策上謁轅門坐籌失
得卷甲夜歸勃有戰色發號選徒紛紛食客登壇誓
師鼓行而出城存與存他不遑恤有如一鶚惡用累
百獨秉潛師躬冒不測厲聲自名聞者褫魄分道前

驅賊吭可扼師無留行遞有俘馘脅從罔治歸爾牿
寵授券爲徵勿復捕格羣凶囬面盡解金華凡我無
知甘伏鈇質惟公肆赦投諸阡陌宣言爾來恢恢
帝德逋逃十萬咸與精白彼惛怙終干我典則我旅
維新轉戰逐北乘勝長驅罪人斯獲鈐棘稷鋤還我
舊物惟　帝念功申命有赫旻天不格冠集于莆何
物狂且哆口而呼天兵且至寇何爲乎僕夫不戒奄
忽已痛禠彼戎服竊彼兵符入爲内應寔繁有徒中
夜城壞悉爲夷俘斷斷宿飽故寵封狐血牙膏吻睥
睨歸途將軍至止夙夜援桴神姦不逞亦蓄凶圖先

聲虢虢組練從吳捐城避舍遵海且逋咫尺相望厥
左發弧令則疐尾昔跋我胡偵與疾覘集此睽孤亦
知不敵避難非夫奮衣躍馬志在黃壚敵如脫兎我
則韓盧身先死士肝腦同塗戰不旋踵滅此乃餔鼓
聲未死白日云徂力窮援絕天奪夷吾嗚呼哀哉凡
此有身得正即斃與幸須臾無寧徇義借曰不貲同
歸九地壯哉國士社稷之衛惟帝好生螻蟻不廢肉
骨生死閩南萬億胡然不天吉人其肆仲氏世官伯
也主計宜爾阜昌本支百世誰謂冥冥厥有司契爾
躬不閱爾後之利狼瞫如生陵則終殪脩短同條薰
猶異器國事在戎封疆是寄辨以致死引而勿替我
思舊勳敬告疆吏

故授太醫院吏目方長君誄

元年夏四月庚寅故授太醫院吏目方長君卒長君
名錫字天寵歙巖鎮人其先世由睦州徙歙靈山既
又由靈山徙巖鎮長君少從父受賈賈金陵則以真
州當江淮之交去金陵百里亦一都會也賈人治生
宜莫如真州便父然之其居貨由鄱陽輸真州轉轂
不絕乃帥次君鑽相與戮力居息滋優父大喜曰幸
哉有子吾何四方爲哉遂授政長君歸老巖鎮比長

君爲政生業益饒顧獨以孝友稱内外無間居常喜
養生之術徧讀軒岐以下諸書往往投禁方活人甚
衆長君所至則貧疾者踵至不啻醫門搢紳大夫莫
不折節行年六十輒釋業授諸子姪中分之無所私
既而杖策東歸踰年而長君歿鄉大夫方先生爲長
君狀長君子佐奉狀而乞余言先生爲長君宗人其
言可徵信古者生有令聞死則累其質行誄之槪於
長君爲人於法得誄誄曰
顯允方叔肇跡有周逮漢之季避地睦州考卜靈山
奕葉綢繆始遷巖鎮厥若綴旒誰謂涓涓其流瀰瀰

誰謂星星少焉熛起五世其昌既蕃且侈爰及長君世濟其美濟美伊何卓犖克家溥遊南國睥睨喧囂輿區孔邇江淮之交廛賈歸富齎用以饒府君嘻嘻廻車首路保我天年弛我擔負勞勞長君不愆故步孝友光明昌大門戶旁綜仁術祗受禁方掛名執秩入貲爲郎遵彼江介迄于鄱陽譬則越人生死存亡春秋始耆知止不殆諸子受成秋毫畢會曰歸曰歸父老咸在云胡不居游方之外嗚呼哀哉馳驅卒歲亦埒素封巍巍堂構奕奕亢宗篤生令子斐英辟雍纂乃考服綽有遺風斑白飾巾胡不黃耇子姓拊膺

鄉鄰族首人壽幾何孰能長久義問於宣庶幾不朽嗚呼哀哉

丁孺人誄

丁海陽最程書孺人羅始服　譽命歲閏己亥海陽以孺人訃聞嗟乎孺人已矣天之降割海陽者酷矣太君疇依獨子疇恃家秉疇任宗室疇尸邪孺人歸萬戶子舍中世業中否元父恃一逢掖傾三楚之良供具悉出中厨不謀而辦客有急元父往往脫裝振之取諸室中其應如響及元父舉楚周游兩都結客四方垂槖不倦孺人任供億輸梱內如關中既令海陽孺人奉太恭人就養仰事聖善俯育岐嶷外肅戶庭下均服食越在官守內顧以紓攻苦茹辛以相夙夜昔歲寢疾居半傷于積勞族醫之技既單太恭人爲之戚戚會故人聶少君禮嶽時道出海陽囊中出五烝丹爲壽毋令妻餽于時太恭人之神益王孺人霍然就平色癯而腴膚剝而復駸駸有起色矣歲二月少君遺一匕而行居亡何藥力浸殺孺人長太息者再吾其飾巾待期元父胥命婺源乃發急足告急比還報則從臥內詰御人役夫何來對曰婺源至孺人長太息者再吾其與伯姒同歸乎先是萬婺源有

孺人之喪其于元父則同籍昆弟也既目元父舉鄉者言聞君當赴督學使者期恐不逮吾牖下元父飲泣就道踰月乃歸簿書相仍目不及瞬時方溽暑病者渴欲飲氷命女僕以林水歃之移簀而寢牀下飲未及腹痰沸而上行元父急召群醫無所措手則席地而枕之股中夜而終太恭人哭之如喪七鬯元父哭之如喪輔車息子哭之如喪后土嗟乎孺人已矣是足爲夫子相爲士女師天奪之年惜也不佞既負重傷聞坐談而色變于時以同盟至敬弔元父而誄孺人古者誄不及閨帷自不佞始可也其辭曰

楚矜萊婦居詘如羸朱絃中絕孰廷湘靈猗與孺人
羅敷同黨公宮待年秦楚競爽自天作合乃服矜鞶
相彼有匹其鳴關關公子魁梧萬夫之特九畹崇蘭
襲人芳澤承家不造置驛來賓登嘉薦旨羣我良人
推鮮巳勤然諾勿食如奉漏巵涓涓不塞既空杼軸
佐以簪裾捉衿露肘雍容自如挾筴南宮游道日廣
資斧何居自中饋往歷十年所奉檄海陽魚軒接軫
姑婦相將婉婉天孫贊茲製錦豈曰無晨雞鳴交儆
嗣君六尺日訓義方如童斯牿帝藉用藏餘力不遺
厎然中歲始於有家終也盡瘁上池旣涸金液可餔

庶幾瞑眩從此昭蘇亡胡咎徵占自鄰邑二姒同車
歸彼泉室蘊隆當暑薰心如焚巫陽不作誰與招魂
鳳失其曹婺沉于海老不可偕其心未改薄扶廣柳
言就脩塗溢城郢渚天黯江湖豈無楚妃嫣然殊色
維是貞良令儀靡忒昔駕鑾和稅于吉土天授之符
是爲歸所吉人萎矣天不慭遺是用爲誄女史職之

四十八郞誄

仲淹爲四十八郞贅郞首枕而拜其言謂其父曰願
得九伯父一言而瞑吉甫以告予復誄之
爾志亢宗不閟爾躬徂徠之松曾祖是封尋尺而折
我心如結於乎其以是爲子方訣

哀辭一首

襄莊王哀辭

余守襄　襄莊王獨親守有加禮後十年余至莊王
業巳棄國人余問園陵去國門百里而近余居楚胥
爲之歌楚以哀之其辭曰
思皇　先后起郢中些聦茲近屬茂乃膚些明明嗣
服睠周宗些荃胡不居譽命同些緊昔獻王胙赤土
些敬共不貳方于睿些維王中興及踵武些綿綿世
祀保昌阜些荃胡不居享純嘏些義義主鬯亶幼清

些胡然而金胡然而玉儼容聲些維仲若季淑且鈞
些荃胡不居翼有成些相彼後宮邦之媛些紘綖絺
綌躬爲儉些周南樛木無違怨些荃胡不居尚婉孌
些宗公有事庤本支些藝蕭執鬯逆皇尸些僾然在
位如見之些荃胡不居燕歲時些漢水方城亘千里
些烝烝有衆何可勝齒些巷歌里相輟勿起些於戲
不忘不啻若其考妣些荃胡不居爲民紀些故宮岌
業鬱雲興些高堂七仞墄且平些方連交綺列丹楹
些洞房阿閣藉重裀些荃胡不居四體寧些東辟西
崑壯以麗些長筵曲宴禮樂備些四坐行觴歌既醉

些荃胡不居主高會些蠹華掞簡盛文章些兮言[illegible]
玉獨擅場些仲宣鄴下當鴈行些杜陵奕葉揚芬芳
些民歌出牧臨高陽些落日倒載甘楚狂些此皆蟬
蛻何有鄉些荃胡不居相翺翔些髙唐之上朝雲綠
些粲粲天人豔初日些輕裾文履紛來集些便娟綽
約麗以則些荃胡不居友琴瑟些翩翩漢浦翔二妃
些英英結佩光陸離些若遠若近揚蛾眉些荃胡不
居引令儀些三湘七澤下秋潦些沅芷澧蘭富芳草
些荃胡不居可終老些陽阿激楚歌雜陳些倡以白
雪和陽春些流商刻羽妙入神些荃胡不居聽其眞

些大椿有秋菌無昔些終古同歸彭殤匹些洵美有
子其儀壹些人貌榮名永無射些王公有土可用式
些亂曰靈之來兮夷猶乘白雲兮驅蓐收靈之去兮
阻修扈太一兮總九州懷故宇兮蒿目著遺愛兮千
秋

太函集卷之八十

太函集卷之八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二十一首

祭襄王文

嗚呼哀哉天與善人較然不爽即匹夫以一善著咸
克永年曾何靳於有土王有令德遽數未終舉其販
販者稱之其凡有七王事　先帝務以精白承休修
貢上書罔不祇肅郎平居燕見率自貶損以避　至
尊德一也王幼孤事兩宮唯謹寒暑必在朝夕必朝
德二也諸郡王則諸叔父諸昆弟壹以家人禮禮之

燕會無時務去苛禮以通德意德三也王以行義高
列國顧獨嚴事諸侯王歲時聘問必以情吉凶慶吊
必以禮德四也居千乘之尊富有四境猶然折節爲
儉攝敝衣冠以居外廡不饜稻粱後宮不曳紈綺德
五也朝臣有事境内若奉使往來一見輙推赤心人
人謂王親已德六也周恤民隱遇國中大水發府庫
以振貧窮國人或干有司必伸有司之法德七也王
有七德所不足者豈年哉今棄國人春秋三十六耳
夫天地晦冥日月薄蝕在造化且然有成與虧物之
必至者也王尊位重祿盛子姓而享令名福履於是

乎成矣雖有至德其孰能不虧中道告殂不無遺憾
要之淮南不以壽考而多譽河間不以大雅而隕名
由斯以談所謂在此不在彼也道昆昔以　天子守
吏待罪邦域之中王不以其無良禮遇踰溢久而不
替今則已矣其如國士之報何卽不得匍匐國門效
餘力於執紼謹陳辭爲奠王其饗之

祭襄國母張大妃文

嗟乎當道昆之守襄也幸得奉　莊王歡于是與聞
國母之有婦道也及道昆之撫鄖撫楚也幸得奉
今王歡于是與聞國母之有母道矣成周初造本之

乎閨門其能婦也以后妃而其能母也以大姙載在
風雅學士至今誦之此其繼世代興有造成周章章
矣夫莊王天下之賢王也國母爲莊王妃以能婦著
則其賢可知矣嗣王天下之賢王也國母爲嗣王母
以能母著則其賢又可知矣顧莊王以中道而倍國
母國母亦以中道而倍嗣王卽絺綌之風猶存桮棬
之澤未泯既無所怙復無所恃其將如嗣王何道昆
待罪行間踰年而始聞訃卽期日既遠而哀戚儼然
如新且嗣王以仁孝聞無寧以毀踰禮於是陳辭爲
奠非直以傷國母亦將以吊嗣王嗟乎大姙后妃之
澤足以造成周有道之長百年大期其詎能不逝國
母達于此矣卽不腆之奠庶幾歆之

祭襄陽劉封君文

方城漢水厥有畸人行修帝里譽浹儒林承家有子
三世傳經惠文柱下直節蜚聲封章載錫上迨于親
繡衣黃髮　帝命維新邦家耆舊江漢通臣伊余守
郡輿論推尊橋門國老俎豆上賓玆余再至爰及康
寧百年伊邇就見于庭云胡旬日遽爾沉淪嗚呼哀
哉榮期林類黃耇維鈞帶索拾穗猶有令名公避朝
市僊爵山林人倫規矩邦國儀刑矧玆子姓緝緝繩

繩五福辦至存順沒寧余羈官守望望銘旌生芻一
束千里斯陳以傷以吊契闊死生惟靈不昧來格冥
冥

祭鄭公文

紛世俗之昌被兮夫孰爲之儀刑天幸遺此耆舊兮
操獨行而可經相梁木之摧嵬兮歷年所而始成蔭
扶踈而蔽十乘兮枝直上而千雲胡大造之差池兮
斬餘年於大耋睎黃髮而飾巾兮泣朱明而長別綦
雨集於樛枝兮飄風撥於巖穴宿朝暾而偃蹇兮當
日暮而摧折余固知終始之相巡兮雖大椿其亦有

終嗟逝者之不居兮諒生人之所同唯天錫此難老
兮亦猶詘夫全功都人士伥伥其疇依兮叩天閽而
無從伊丁年而受室兮嗣叔通之姱節齒平津而射
策兮負百里之羈紲耻鉤鉅之巧宦兮寧循理而用
拙侍列棘而爲郎兮井華顛而就列持三尺以平反
兮肺石誦其不冤復循次而翱翔兮冠惠文而入滇
輕萬里之馳驅兮豈王事之迍邅望故鄉而税駕兮
盍歸來而引年惟歲將之乞言兮赫煌煌乎惇史雖
蕭艾之盈庭兮亦咸避夫蘭芷薄崦嵫而勿迫兮介
高明而受祉何良士之皤皤兮先秋露而溘死嗚呼

哀哉世德繩繩司左契兮季年通籍規循吏兮嬰鑠
丘園飫耳耄兮九疇有五君子備兮振振子姓美且
都兮貽厥孫謀懷永圖兮全歸冥冥德不孤兮流風
泱泱邦人模兮

祭童中書文

嗟乎先生魁然者也且春秋富矣弱冠受書鬱鬱不
得志諸長老言人固有美好如生而長轗軻者乎及
先生躡蹻入燕以褐衣名見即得載筆侍從須期且
拜中書鄉人不以爲先生榮知先生所負者大也居
無何先生尋卒嗟乎世多恥小丈夫富貴壽考者何
限先生魁然者也乃竟客死邪裴行儉有言士先器
識而後文藝故王勃盧照鄰蚤殀皆如其言此誠有
所短也即行儉非知人宜無當於二子先生深厚不
伐非二子比使行儉而在且遵何說哉賈生入楚自
以楚地卑濕壽不得長先生客燕者久之妻子置勿
問疇昔之夜目攝其舍人須旦日乃瞑目嗟乎勃碣
之間土厚燥少年可無死先生柰何從羈旅而決其
死邪其等博考載籍若賈生王勃照鄰之徒以彼其
材而齎志以歿未嘗不扼腕悲之然猶異世足寬解
乃今雅從先生游撫今懷昔如見先生之面寧詎能

忘情於先生邪嗟乎依古以來其間富貴壽考者不
可勝道顧錄錄當世卒沉沒無聞賈生王勃照鄰無
從頌以死而學士志之不倦由斯以談則修短之期
在此不在彼也於先生何憾耶嗟乎先生行矣鄉人
過從燕會且失賢者祖之日徒奉杯酒爲別先生其
儼然幸而饗之

祭汪別駕文

嗟乎二三子柰何從都市哭先生邪先生深厚少文
鄉曲多其長者顧以貲爲郎待命十餘歲乃僅得州
別駕先生不以爲官薄捧檄意得甚此何故哉賈生

有言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先生名家子齋用且饒當此時卽嚴棲川觀猶可洸洋肆志顧去親戚墳墓結靷入燕此其志非直干仕而已居常奮袂而談耻功名不立於天下藉令得佐州郡孳孳務民和則先生之上願也彼其馳逐重貨走死地若鶩視先生所爲惡可同日語哉嗟乎士白首閭巷間董董取榮名竟客死　闕下二三子持巵酒爲奠未嘗不泣下想見其爲人旣而誦天地逆旅之談則爽然自失矣嗚呼哀哉

祭汪文學文

嗚呼哀哉茂陵倦游長沙官薄亦覲昌暉遘此焚錯吁嗟先生洵美且碩高距擅場大雅可作丁年任俠節慕朱公存老夷門結客屠中周南削迹脫躧素封言歸舊服北面儒宗乃睠神皐投趾天目禹穴窮探具區肆矚陳寶收華和珍韞櫝長者下車髦士推轂爰自末路作貢澤宮周游郯嶧允陟岱宗燕臺購骨易水歌風躡屩金馬獻畫盧龍乃名公車奏厥長技天子曰都覲茲鉅麗煌煌上京濟濟良士往哉汝諧敬敷敎事桓桓直指戾止宮墻薦紳有楚籩豆孔將若操渠矱爾授圓方彼都有造繄爾之良徙倚橋門屢厭蔬食姱節翩翩英聲籍籍常伯分庭相君下席同氣雲從石交景集華顚朝市困翼天衢曳裾華閥撫劍脩塗濡首胥溺卷舌罔呼獨行負俗風於懦夫七稔課功百里奮鐸胡宦之拙胡地之惡涿鹿與區我心孔樂習靜蓬戶濫巾雲壑部符甫下天命難諶云胡竪子殲我吉人夷體傳舍歸骸私門悲纏鄉曲悼動宗祊嗚呼哀哉兕缶喧豗鍾呂委歇唯公嗣徽逢時之阨窮愁著書聊以卒業芳猷永謝令緒中絕豈無牖下飾巾待期蕭蕭哀挽望望靈輀戒塗郊外卽穸溢西來芳可述往駕莫羈嗚呼哀哉

祭沈太夫人文

古稱敬姜亦曰文伯彤管流光副褘作則猗與令母厥有嬪德翼子允臧嗣徽靡忒薄言在傳敬爾司儀衿鞶服敎縧枲宜勤柔嘉維則洵美且仁無違夫子如鼓瑟琴爰自秉家良人任俠髦士分庭長者結轍梱內處深道周譽浹豈曰攸遂咸正無缺鹿門輔德麟趾開祥鞠爾元子授爾義方芳猷貽穀高跱擅場蜚英腴表奏技長楊茅胙名區竹分茂宰政迄有成民歌無害明詔徵良程書奏最訓言孔昭母氏攸賴島夷發難吳會揲兵澌衣子舍稅駕王程母曰行矣

君命甫臨簡書可畏家室靡寧惟　帝念功懋爾勞苦奕奕惠文桓桓繡斧陟屺心馳瞻雲道阻言駕星軒薄游天府云胡不憖殲我令人栝棬遺澤珩珮徂音感今撫昔傷死吊生哀淪弱息悲摯同心

祭歐陽太夫人文

嗟乎福澤人所時有也要以贏詘不齊雖有道仁人猶然有所憾況女德乎故萬鍾之家卒鮮黃髮而鄉曲老謣能終其天年者顧安所取顯榮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此其大氐也太夫人爲尚書公母卒年八十餘矣世所謂吉祥善事寧有不足太夫人所乎然而

聞太夫人喪薦紳之士莫不匍匐走哭喪次則以太夫人絶賢且有丈夫子勳業爛焉當世即富貴壽考加稠人一等其於太夫人不足多顧天下紛紛時詘舉嬴民未知所稅駕若調停財力務紓四海之急則尚書公有焉乃今儼然在哀毀間非終喪且不與朝廷議矣天柰何愛太夫人百年之期而卒使海内失望哉嗟乎古人以内德顯而後世誦義無窮非獨母能也蓋亦有子姓之譽若曾孟以下是已藉令徒春秋高有子且顯而名不立士不俯卒歸乎湮滅尚安所用之若尚書公爲義至高名實籍甚由此而持國之秉修太平之業歸太夫人顯名直翹足可待耳說者謂太夫人無死然乎哉往尚書公行部江南某等則皆部中子弟乃得從吊客之末以束帛爲奠太夫人其歆饗之

祭曹太夫人文

嗚呼哀哉三江表靈作我嬪則克令克柔芳猷允塞爰自結褵徽音罔忒洺沚宣勞瑟琴洽德既富且穀撫盈不居相厥夫子策名賢書匀稽國計夙夜馳驅内顧靡闕伊母之劬詔爾嗣人聿遵先軌通籍金門裒然首舉藝苑蜚英泰階遵羽誰其似之聖善授矩

流玆惠問憬彼遐踪於惟夫人其德肅雝宜嘗純嘏聊以從容受　命自天鸞綸馳榮之子叩閽釋微褫綬將母不遑我心孔疚言歸舊服瞻依懷袖稱卮抱杌母氏萬壽天胡不吊殲我淑人娥月寢曜猗蘭收英訃音北來之子南征絶地擗踊籲天悲嗚嗚呼哀哉其等交聯令子義均伯仲進天一言匍匐靡共玉質方銷金聲可誦悼亾撫存雪涕長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母文

巳未冬十一月晦蔣母以疾病終其女從壻在官弗

與大事會女疾幾殆壻匿母訃不以聞及其小愈告之且小祥矣於是壻始緦女始衰絰女將奔哭墓所則從壻受緌以行壻以守官不得往乃治祭具因女往奠焉於是子壻汪道昆東向哭稽首而告外毋孺人之靈曰吁嗟乎哀哉孺人不可死者五可以不死者三乃竟死也舅沒姑老不能卒事一不可宜於夫子中道見倍二不可父母在伯子季女皆亾乃今重爲父母憂三不可諸子女之長者始婚嫁其餘則皆待年四不可諸子烝烝宜必有興者樹有秋實樹者不及饗之五不可也夫梱內之德有三不祥鷙者

不馴忌者不廣汰者不共死之徒也孺人居常婉婉出入未有違言遇諸媵人無所督過其服御務纖嗇獨祭祀賓客罔或不虔具是三者庶幾乎無死道矣不可死而死可以不死而死其將謂司命者何哉昔在大婚幸得謁孺人堂下退而就館心竊竊然憂之孺人有丈夫子五人孺人戔戔者也福澤將至孺人其將不勝既而謂其三德足多形不勝德顧今以形卜者驗矣然則生人之修短將受命於形邪抑亦受命於德邪此其故未之或知也頊謁行而赴　闕下孺人以息女屬焉垂涕泣命之其言狂耳卽五年於外於心終不能忘直將謂孺人富春秋不虞其遽至此也寧詎知疇昔之命遂成永訣乎哉丁巳外孫生孺人驩甚或有言修短者孺人謝之吾幸而有甥死卽瞑耳既而疾革立諸子女牖下使之歌曰吾甚適獨而女兄在楚宜不可來吾怏怏耳於是偃卧赴宿或誑之使者自楚來問安否乃張目問之狀偃卧如初有頃聞大呼息女名瞑矣吁嗟乎哀哉孺人之怏怏也以女而其瞑也以甥此其愛丁於女者最深非直骨肉之間而已也卽女明發有懷出於天性事生也慕事死也哀將以報罔極之萬一終無繇矣初

女爲孺子哭如不欲生既而聞使者言孺人有治命伯姬母慟願撫而手足一切善視之卽而弟大吾門母且不朽於是女又大哭以母命告曰母始舉弱女以身食之其食諸子則否女之身卽母身也母且死不難以身從之顧受父命事夫君受母命撫諸弟吾事未畢奈何倍父母之言於是始納水漿以時哭嗟乎女疾少間將不勝喪孺人以遺言存之則所謂口澤也吁嗟乎哀哉死者人之大歸其狂大姙大姒猶將不免古人之所謂不死者唯後人耳然則孺人之所以無憾者其狂斯乎使斯言得當孺人則不腆

之祭庶幾乎其式饗之也

祭封太孺人陳母文

昔在海隅芒芒戎莽伊余鰥生乃建旗鼓赫赫冢君繡衣持斧戮力同心外禦其侮歷二年所艱險備嘗京觀既樹海波不揚咨諏莫逆肝膽相忘依依內顧將母不遑母也貞良維邦之媛左右夫君折節爲儉避舍讓三季鮮違怨有子童相時維聖善夫君不憖中道云殂所不卽死藐焉遺孤煢煢相吊攻苦茹荼願言燕翼以答黃壚之子登庸爰理三輔守國刑書釋氏罪呂亦旣三年書庸勳府　譽命自天延于壽

母　名爲直指柱後惠文遵彼閩海載歷劍門匡廬彭蠡規矩人倫借曰卓躒所志不存岵屺有懷皇皇靡及愛此桑榆有如頹日迺釋簡書迺辭几席人亦有言三公不易　帝曰能子遂爾孝思馬不及秣車不及脂　聖恩老母夙昔誦之歸休子舍愉色施施相彼樹萲歲寒堅好疇茲淑人豈不壽考禕服斑衣宜爾長保云胡飾巾卒以終老嗚呼哀哉開先有考母氏代終九原回面罔怨罔恫鴈山吉土馬鬣同封東粥千里鑒此忡忡

祭封太孺人胡母文

女德之經乃在梱內近不踰閾遠不出疆比及有家務求敵體與其羸而牖下無寧詘而糟糠此其大氐也太孺人待年中州去吾郡二千里旣承父醮單車而從良人折節房皇不憚自下此皆人情所難者而太孺人顧從須自如當此之時卽幸有子男庶幾足以修有虞氏之祀善矣寧詎自必其能以子貴譽命逮其親地下而太孺人于其身親見之也卽以子貴善矣寧詎自必其能從子以經故鄉聚諸骨肉而太孺人于其身親見之也無亦天作之合陰厚其終其合也不及豫謀其終也莫之逆睹乃今登大耋而考

終命太孺人其無憾矣乎伯子徒跣歸母喪面深墨不解亦且以親甫受　恩乃遽違養身甫受職乃遽違　君本之以無所解之心申之以無所逃之義伯子於是乎皇皇矣由今以往親將不有其身直可以答　君于無窮而顯親者未艾也伯子其無憾矣乎道昆備在通家方越境會葬旣述不佞之言以安伯子且藉是以安太孺人之靈尚饗

祭烈婦孫氏文

嘉靖八年吾宗烈婦孫氏死合葬汪塢東越三十八年　天子改元隆慶道昆方居田里率諸弟省烈婦

墓立石表之禮成道昆則又率諸弟某謹以牲醴昭告于族大母孫氏孺人之墳嗟乎孺人不厭糟糠旣而日事湯藥困且勞矣夫病垂死聞一言而自決以身先之視古之烈丈夫孺人不啻也吾宗先世率務孝弟力田未遑敦詩書說禮樂當孺人死竟不能上其事有司湮沒至今觀風者不聞過閭者不式孺人非直其生阨也死亦阨矣道昆不敏入仕垂二十年往往稱述孺人僅得其槪頃旣釋事乃咨遺老采故實載孺人顛末將以聞之人人恨從事晚耳古之烈丈夫偉矣然或不免于殉名孺人從一而終得死爲

幸當其死也身且不恤遑恤身後之名卽聞卽不聞九原何加損也里俗日非第恐詩書禮樂之後或將爲孺人辱刑牲墓下孺人涖之申儆方來毋或慠忒其所否者有如此牲尚饗

祭方烈女文

緊淑女之嬋媛兮佩蕙纕之陸離定厥祥於景胄兮閟公宮而待期指日月以矢心兮曰兩美其必齊夫何遠然獨長往兮結言辭而交携服兩驂以發軔兮寧一蹶而顚迷逝將携手同歸兮雖九死其猶不移彼衆口之申申兮徒擿埴於多岐視禮義若弁髦兮闚觀不越乎醯雞信余心無二三兮甘荼毒其如飴攬素車以臨墓兮垂涕泣而交頤及黃泉始相見兮託終身乎同棲吁嗟嗟乎哀哉觀萬始兮紛無垠奄同盡兮無逡巡殉姱節兮捐骨肉卽長夜兮辭陽春願相從兮永爲好胡阜壞兮胡山林靈翩翩兮羽駕乘剛風兮上征邀二姚兮結袂賓王母兮爲隣偕靈脩兮容與望舊鄉兮霑襟薦椒糈兮蘭芷庶來格兮鄉人

祭温副使文

嗟乎鄖陽則江漢汝墳之間一都會也保界罙阻人

文未章我　國家釐理而郡之政教大備及　先帝由郢中起乃在首善之區山川之所蟠委文治之所漸濡曠千世歷百年至于公始顯公起家直指使者衣繡衣冠惠文冠西按長安東按吳會尋以朱輪分部東海登蓬萊盖駸駸日進矣垂天之雲降爲時雨廣莫之野實産豫章其所積者厚其所發者奇公之謂也乃今膏澤不施而梁木壞矣惡用厚積爲哉往公居廬余守隣國公奉大事屬余爲堂斧之銘余故知公先世之義足多公無負丈夫子矣卽公面深墨不失君子之容余以私覘公其于三旌九等何有乃

今中道顛越公其如先世何余聞東海蓬萊多異人之跡公脫躧而去其亦厭世而往從之與不然則稍之地靈本之世德公可無死乃竟死也噫昔公在行部余以布衣爲方外遊公稍稍聞余莫能跡余所在及余從簡書入公故國未嘗不想見公爲人乃今以廣柳車還公安在也顧公席千百世之積首舉郡中即豪傑有輿瞠乎從公之後公有弟待命公車令公有子能讀父書人猊榮名公之不朽者在余方有事境內柰何失此賢大夫即問民疾苦畫諸便宜將安所決筴也楚有芳草竊比生芻公魂不忘故鄉庶幾

乎其式饗之矣

祭黃進士文

自我　太祖起南國都人士濟濟足多　今天子嗣興秩宗獻士三百諸由南國起者無慮五十餘家召對於廷率臚列高等即褎然舉首參居二焉何斌斌也君以鴈行則稍長以彊學待問則優不亦巨擘乎哉其將兄南國之士而弟之矣　上方申勑始進之士務習吏事厲官常居不十旬士三百咸在胡天不憖君顧溘然爲後死者魁要以盈虛相乘君獨當阨鄉人殆不忍聞之也又安忍言之傷哉死矣君操心長者類孟公綽之爲大夫鄉人請以博士易有司君不聽會有度支之役君當餉關中相去八千里而遙且沐暑雨以往鄉人爲君作苦而君不辭諏日且行鄉人莫不壯之矣尋病溲血法有死徵鄉人弟以長者壯者卜之胡遽至此頃之醫氏之技單矣即長者壯者奚賴邪天命有常何負於君而爽也此其故莫之或知傷哉死矣禮重首丘俗輕衣繡故生死富貴必於其鄉此恒情也惜君之終不于縣下而于都市比還故里不以駟馬而以輀車望望銘旌即行路者皆爲之太息無論鄉人矣顧鄉里之槁死者相屬

名汶汶無聞即據蓬戶而終亦將與客死同歸耳故富貴貧賤一則君與牧代與修短齊則彭與殤並齒知生知死豈必管晏乎哉君達此矣君當反葬招以巫咸與其依帝鄉而翺翔孰如父母之國與其覽九州橫四海孰如三天子之都君如有知猶之乎飲餞都門逝將稅駕故山而已

祭廸功郎汪公封安人汪母王氏文

當公之少也翩翩而席故饒公負不羈不自有其饒也于斯時也毋爲少君比及中年公貳百里則以彊項抗守失守驩公掉臂歸視去少府如唐肆耳不自

有其貴也于斯時也母爲萊婦公雅奇令子日討經
藝而訓之卽令子困諸生公不以其故充詘脫械先
人之產由由然自如于斯時也母爲陶母及令子對
公車理名郡官比部隷陪京往年出入覲親者三依
依請留膝下公卒不許柰何後公事而急私親歸不
遑將人臣無所逃之義也于斯時也母爲敬姜故在
邑則都人士以公若母而多令子之承家在朝則公
卿大夫以令子而多公若母令子行矣惟親命爲競
競曾不踰年而母倍公不踰月而公倍令子嗚呼哀
哉令子幸得以 譽命而逮俱存不幸不得以鼎牲

而逮偕老乃今斬焉哀戚固無解于其心都人士則
以孝子不死其親惟是令名以也于時介令子而旅
奠亦將以結成言靈如有聞尚饗

祭黃母吳孺人文

婚姻猶肺腑也奚必有待而親里俗既有成言則愈
疏必待禮成而始戚誶矣余兩家負俗以敦好不亦
肺腑乎哉無論中書公汲汲親余卽母亦汲汲親余
內子往余入佐邦政內子以納婦留會余父母春秋
高諸子婦嘻嘻耳內子遘疾幾殆四顧疇依母獨日
遣母豎視湯藥護起居卽醯醢瓜蔬錡釜輳至卒之

內子無恙母寔肉骨而生之及內子入京師母亦遘
疾相去數千里曾未及聞既聞之疾旋已又安能百
一報母也比余帥內子歸子舍歲時相問有常余方
推轂郎君從中書公入太學行甫踰月母趣之歸余
心竊以爲不然如之何其以姑息著愛歸僅越宿母
以暴疾終焉豈母固前知知大期之將至也藉令無
及于永訣其若終天何斯時也卽至近不及聞既聞
之大事去矣又安能百一報母也余抗中書公命卒
不遺息女視飯含顧息女方待年其何敢干吉凶以
蔑禮厚施而卒不報余其罪人乎哉嗟乎母以富則

蓋州以貴則褘翟所不足者年也余習知主器偉矣
頃得見介君帷下愈益岐嶷異日者余弱息幸得嗣
母蘋蘩庶幾能婦凡茲後世之澤皆母之年之生而
知死母既彰彰之死而知生母其無遺憾矣四七維
期從俗爲奠靈其不昧鑒茲衷言

奠封太孺人黃母吳氏文

維淛濫觴豪出黟黃左縈豐樂右帶漸江亭亭金竺
中峙吾鄉蟠茲鉅麗閥閱相望維吳若黃比隣接壤
壇坫齊盟婚姻世講母出延陵公宮式奬爰及結縭
室家競爽夫君倜儻傾郡素封臣猗僕倮折節雍容

組紃織紝豈惟婦功拮据梱内槩母之庸既閲我躬伯仲離立益昌爾後叔季迭出相彼鳲鳩其儀則一食之敎之母也無斁伯霈執秩擯詔明堂仲都近侍載筆尚方煌煌　譽命賁及都房僉云聖善宜服王章踰艾隮耆偕老中倅白首未亡諸孤咸在若凰將雛若蘐樹背誦法敬姜勞思無痗豈無象服褘翟具陳豈無巳婦經始懷清寧丼縞素亦示儀刑借曰哿矣振此孤惸介福爾嘗天申難老多富多男亦多壽考大耋之嗟云胡不保上下神祇逝將焉禱里閭掩袂婦子拊心百身可贖靡愛斯人栝棬遺澤珩珮

徂音哀纒近屬戚孽周親歲事幾終祖行在卽若堂若坊相違咫尺蘋蘩可乘醴盞可斟靈之聽之居然來格

祭方太夫人文

嗟乎後母之能母者鮮矣其不母者居多均之母也其不母也者以其後也能母者以其後而賢也母後而賢宜有聞矣藉其子猶夫人之子也賢無聞也故伯奇子騫之聞以不母也夫母不母則子聞子不子則母無聞與其不幸而子聞無寧母無聞耳乃若美爲之後而母子具聞者其惟太夫人乎當太夫人之母也得二三子而子之梱以内無間言迄于承令無許語及博士中丞逝顯太夫人皆于其身親見之比居庭善養祿養交至太夫人躬拊諸婦子盖嘻嘻終其天年人知二三子之母太夫人而後知太夫人之能母也往年太夫人既登大耋終不忍倅先通奉而稱觴聞者謂其不以其身挾賢不以其子挾貴此之爲母猶之乎公父文伯之母也踰年而太夫人逝矣嗟乎傷哉都人士于太夫人爲子行視太夫人有母道往年受戒且不及觴太夫人乃今卽祖有期謹以菱菱爲太夫人奠靈其不昧庶或饗之

太函集卷之八十一

太函集卷之八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十五首

祭江漸江先生文

嗟乎夫人可以死者三可以無死者二功成而名遂死可也老而傳死可也生有益而死有聞死可也此直爲身謀者也國有老成坐而鎮俗無死可也鄉有耆舊矜式在焉無死可也此爲鄉國謀者也乃公之生自丱角以至斑白及其從仕自列邑以至屏藩砥礪廉隅鮮不爲則秉考其質行豈不善始善終哉則

其功名則成且遂矣則其年所則天佚之人安之矣則其存亡則益無方而聞不朽矣故公六十而稅駕七十而飾巾方且視當世爲蘧廬視大歸爲南面公自爲計得矣顧國人視公之居鄉也猶周鼎之在清廟也即不陳不失爲宗器鄉人視公之居里也猶玄珠之在赤水也即不出不失爲夜光今則已矣故國人喪之若喪所仰鄉人喪之若喪所依其在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公其人乎吾黨三十餘曹幸與公相出入其半與國人俱亦既與聞國論定矣其半與鄉人處而鄉評不僉同於是聚族而謀私謚之曰簡靖旅舉一奠就几筵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母凌太夫人文

人之有子樂莫樂於成名子之事親憂莫憂於不逮此夫人之恒情也乃若拊子之孤奉母之寡即有憂樂視夫人滋甚焉情之必至者也太夫人之拊令子藐焉而孤恤緯而授之經則固以儻然者蘄之矣吾鄉佔畢之士白首紛如令子之揚首善擢公車曾未及壯太夫人且于吾身親見之也豈不洩洩乎樂哉令子幸以蚤貴而安太夫人亦將以難老蘄之矣凡諸生人之樂豈不足太夫人所乎顧不待須臾溘焉

即世要以生不及養歿不及含爵不及副褘祿不及牲鼎固宜令子斬焉哀戚舉無足以解憂憂之如何即終其身懼無以報寡母耳都人士未盡獲交令子亦未獲拜太夫人顧仕則同朝居則同邑義同休戚無繇匍匐救之重以封樹告成無繇執紼旅舉戔戔爲奠敬告九原嗟乎顯親揚名孝之終也今令子顯揚方自今始要其終爲太夫人報者何可勝原亡矣如存尚饗

祭程太母文

大岳之徹玄丘之孫發祥聖善肇自姜嫄嗣徽繼許

奕世滋蕃歙西水滸厥有芳孫伯休景胄相望高門
處勤絺綌出力蘋蘩公宮始醮婦順彌敦太公初載
玉質温温行不由徑學不窺園儒林高跱矯首臨軒
六翮終戢未究鵬鶡篤生令子主器斯存口授慈訓
日誦千言遭家不夷舅氏云歿辟倪神姦突起如猾
賴母勖勸彌縫其闕卒之用寧母心矻矻公既脫屣
賁于丘廬天奪仲氏驟失璠璵傷心則痗幾隕其軀
賓與伯子旋對公車慈顏乃豫宿疾亦紓伯能效績
夙夜在公　帝咨庶士來汝臣東泽水方割尔隸司
空勿辭胼胝成始成終伯拜受命遑恤我躬蹈河犯

難操畚鳩工平成奏績左右禹功　帝心簡在爵爾
媪翁龍章象服延世以庸玄圭告成貝錦持議出牧
恒山鹽車服驥既貳齊東旋亦留滯子民若母居然
豈弟　穆考明明誰爲箕斗左無不宜右無不有一
命爲郎再命爲守騰茂蜚英籍甚人口中者虎虎猶
議其後稅冕而行臣有父母母喜而語朱紱全歸何
如巖穴卒老逢衣樹萱未艾叢桂相依豈無美蔭亦
伏危機何如子舍善養無違歲在龍蛇高明闞室疇
昔之秋亦聞寢疾伯受遺言令聲爲律難老如祈終
焉迪吉朞月猶康葆和長畢子姓家號行人路恤誰

謂春暉奄如隙日余姻令子奕世爲朋余先失恃令
子繼催撫令懷昔涕下交頤豈惟私戚世喪母儀阨
余負疾出戶濡遲東芻爲俎登麥爲糜敬託周親長
跽陳辭尚饗

祭李令君母夏太夫人文

嗟乎尹伯奇不以其賢而逭履霜閔子騫不以其孝
而紓易梟則其母後也即令君賢矣孝矣寧于二子
有加顧令君之母太夫人不啻所生寧詎自知其爲
後也令君幸哉太夫人始歸太公而季子生行年四
十八矣蓋絕乳也夫夫三子具在季視三子孰親顧

太夫人之字諸子若鳲鳩而令君之急太夫人若烏
鳥諸子於是乎有母令君於是乎有成矣太公幸哉
頃之使至邑中聞太夫人疾令君色憂既而以寢疾
聞憂之甚既聞疾幾殆無所解于其心邑人謂太夫
人年數非高即血敗非不治何憂之深也令君則曰
琯始鷇母孚之始啄母乳之毛羽未成母傅之翼凡
茲咫尺皆母劬勞琯越在官不遑一日之養即有不
逮如罔極何于是神日坐馳形日坐敝庶幾哉太夫
人無恙而後懸解耳凶聞甫至令君籲天而號擗地
而踊一哭而絕百呼而甦皇皇然嗷嗷然不恤百身

以存毋氏夫何故失恃故也令君之子吾民也境內恃焉而其得有令君惟是太夫人在天以良令賚境內宜必以壽毋安令君邑有田野令君治之邑有倉廩令君儲之則太夫人能食之遺也邑有子弟令君訓之邑有幽側令君彰之則太夫人能教之遺也邑有蠡賊令君翦之邑有淵藪令君夷之則太夫人義方之遺也比令君之政成矣太夫人之澤深且濊矣惟是相度經始版籍踐更方將介福于太夫人幸借令君遺境內數百年之利顧太夫人已矣邑人卽不有令君悵悵何依此其失恃尤甚令君既成服匍匐

而趣居廬苴屨及於門桐杖及於巷垂橐而任并及於西郭之郊卽萬衆遮留不能終日淹矣是令君之失太夫人恃也日近所奔邑人之失令君恃也日遠所慕抑亦天降罰于吾邑延令君而及太夫人與某等德令君尤深繫令君尤切豫章伊邇莫奠生芻近卽几筵旅陳樽簋不假尸祝庶其饗之

祭方初菴先生文

公勞王事奄忽云亡上則公卿大夫下則厮豎遠則寓內近則鄉黨丘閭聞者莫不怛然驚閔然悼恍然自失戚戚然不啻降割于其躬望望然殆將詰司命而亡從陶陶然遂遂然不難百其身而冀其可贖也而況婚姻乎又況不肖昆弟若而人乎以此思哀哀可知矣顧鄉人知其爲良士矣未也國人知其爲國士矣猶未也天下之人知其爲天下士矣是足以盡公乎其未邪當世所謂天下士者或以廉或以節或以惠或以才廉不必夷節不必曾史惠不必子產才不必周公有一于斯輒挾咫尺之長以短天下甚者侘其特若揭白日而行此其器易盈夫斗筲不能以小廉皎皎小節硜硜小惠沾沾小才栩栩杓之人以龠如其廉若節惠若才公兼之矣其自視猶土苴耳

皇皇夙夜務求吾道之眞絜廣狹以爲言猶海若之于河伯也吾道沿洙泗而下孰能不波浮則汗漫蟄則支離世喪道矣東越堀起天門始開剡剡并行猶莽新湯武自廢又其甚也公稟躬行務心得臣口耳多失步後之人聚徒竊號羣喙伺其創而啄之劇秦輔精神思玄而無所思見獨而無所見藉令窮其力之所至殆將爲冥視爲默成其始也爲直爲方其卒也鉤可以爲繩規可以爲萬其斯爲東魯之正室東越之中原也夫非千古之士乎哉千古之士旦暮失之當世所爲大哀也以此粤自王者不作王佐不興

歷千古而稱兩人則顏氏前茅而孔明殿矣顏氏以潛心而殀孔明以盡瘁而歿惡在乎有天世無龍虎無用風雲天時則然也乃今則易時矣公得其時不得其壽豈其千古一覯卒與兩人同歸邪天有所不周地有所不滿雖聖人不能易矣要以顏氏孔明不以無年而隕不朽桓康吳魏不以得志而享令名小年不及大年政謂此耳公往矣鄉國則有瞽宗故部則有尸祝聞遺言者則有誦法聞遺風者則有儀刑此之謂大年人人知矣然非其至者也乃若在天爲天載在地爲地文在神爲昭明在帝爲左右此王侃所不知者蒲衣子或得而與知焉斯其至矣知其至則可以哀可以無哀古人以善喪聞率用此也猥自託于肺腑可謂曰知冥冥有知則孺子之生芻在尚饗

祭吳氏嫂文

嗟乎婦道實難處困尤難緊惟吳嫂攻苦百端勞不遑息居不遑安比德萊孟齊軌姜桓昔在公宮筭年待吉邑有望族閥閱相匹舅歿謂何家徒壁立藜藿不克牛衣對泣脫簪傾橐以佐饔飧辛勞矻矻從旦及昏既勤絺綌亦懋蘋蘩相厥夫子矯矯當門維伯授醫誦而達曙嫂遑自偷晨鐘爲度維伯覩疾歸而洎暮嫂遑自食粢糲治具有姑同閈嫂焉是憂微伺其意無改優游綺縞紛集荊布靡羞美者自美鬬以取尤婦人從人繙也已結云胡相女終始渝節既安呂貧何翹陶穴片言悟優大義已決舅氏未葬伊誰舉之叔氏未偶伊誰婦之曰孝曰順內則罔虧豈惟內則抑人是師十年而康廿年而益昔無衡茅今餘廣室毋以既豐而忘往日守茲共儉庶其無失過嗇則陋過奢則腴未若我嫂時易時于一七一箸悉辦中厨各望其腹客是用愉伯蹶而張姤者羣起何以御之讓或可已卒奉其言式成君子所以惡聲不入于耳先教後食先嚴後慈既兼父道毋替母儀翩翩逢掖二仲肩隨微嫂之力斯焉取斯鳳有四雛其鳴噰噰中道一毛飄然遠逝豈不痛心羣生有制飲泣離羣含哀委世我聞和扁視見一方亦有弗治病在膏肓豈伊人疾二豎爲殃抑由天道或俾之傷惠問方流家聲貽穀有子詩書有子童服人誰不死嫂死無恧敬潔尊罍神其來宿尚饗

祭婚氏吳母汪孺人文

聞諸古禮梱以外無內言余故以禮起家無寧倍古

顧吳母吾宗之自出是爲余也姑余季女嬪于吳是爲母也婦以宗黨則在公宫屬以婚黨則在肺腑親嗟乎母之云亡余於是乎可以言矣都人士之治男事具在四方拮据而家則内爲政始母之歸太學跬步不越房皇太學浙生什九居外莫爲處守其既無内顧憂有母尸饔是爲内主舅没姑老當室爲難諸孤喁喁問言易入母以身下諸姒是爲共和太學出率以鉅萬盖州齋用無藝從衆則已易違衆則已于劑豐儉而用其中盖多財而母爲之宰太學之有嘉

耦也猶飛者之有比翼行者之有輔車維此良人何可一日無母坤承乾道三索皆男長者有孫次者有婦次者有諸母母之矣顧長者毛羽雖具猶在榆枋次者翼而未蜚次者鷇而未翼夫是三子者若待哺而傅之沐若待覆而寘之氷恩斯勤斯何可一日無母余五舉女其三皆及期而後行季女待年未遑四教媒氏以母病告急余䟽慮而從之女由阼階拜母牀下母欣欣有起色比日逝差人言母及彌留賴新婦而生者六挾日矣屬遇災中恒彊浴中寒雖百其身贖無及也季從冢婦之後痛哭如將不勝夫何患乎無姑獨不可一日無母耳母今已矣余始以縞素升堂夫君嗷嗷然而哀諸子諸婦皇皇然而慟何以故失助故也失恃故也斯時也喪之始也猶可能也時而月化時而歲遷哀者無將日以忘慟者無將日以殺有如忘者若而人久之則二三其德殺者若而人久之則二三其心藉令肉骨而母更生不若速朽之爲愈也有如哀者毋忘母之績而秉其成毋忘母之勛而撫其息慟者毋忘母所生而以孝爲友毋忘母所命而以和致祥即母死賢於生視令妻壽母無忝矣夫祭必有誓既誓而後交於神明乃今母之殯

在堂夫君子婦在次維是不腆之奠請揚卒爵而陳衷言維母歆哉夫子徵哉有吳其典哉

祭胡冏卿文

人亦有言大材晩成中年通籍卿也足徵具曰仁人必得其壽胡言不讐孰任其咎亭亭白岳東漸海陽降生申甫此邦之良參辰代起長濬其祥覯茲昌運蓄極而彰其虞玄裔奄宅鷄鄉魁然七尺玉立昂昂庖犧心畫姜里天章擅場逢掖高跱宫墻河汾聚徒博士避席操墨引斤工倕匠石卿也數奇省括不懌于以反躬勿渝正直迄于　穆考啓泰方亨拔茅連

茹十哲㬎果征爰及辛未南宮告成將從民社用答昇
平出而治蒲賈由餘勇匪茲兼人不震不竦文秩其
脩威弛其董乃下徵車　天子之寵承茲天寵柱後
惠文動則摧岳言則干雲邦之骨鯁卓爾不羣舊京
九鼎黃耳攸分始奉簡書遂奔苫塊澤在栝棬養胡
不逮躬卜首丘測圭有待亦越三年柴中禰外祥而
操縵乃始成音太微重暉列栢如林蒼梧萬里繡斧
式臨雕題回面炎徼搏心三尺獨持九關莫叩何物
硜硜䃂之墨綬遷彼鬼方陰左陽右吏計維期朝車
斯就　帝睠京邑枚卜園陵九卿三事侍中貴人倚

輿參乘厥有臬臣既協其吉大賚相仍內帑南金言
歸舊服夙夜孳孳脩和姝俗亦既夫家亦既臣僕亦
既絃歌亦既簡牘介卿再命秩礉功浮聞諸輿誦胡
不黔留勞深積疢力竭遐陬誰聞顧命二豎蒼頭二
豎伊何相從攻苦其一殺身其一刲股義溥三良聲
蜚千古恩斯勤斯徇主得所彼都人士望望皇皇耄
倪匍匐丁壯踉蹌廢司歸聘所部臨喪人如可贖累
百斯償廣柳言旋扶桑既届風雨凄其枌榆彫瘵父
老霑襟喪此耆蔡愴矣門徒山崩梁壞期功彊近給
靡不周戚疏遐邇義聞旁流居閒畫諾或傅或咻振
人之急中則無尤豈無素封豈無朱轂豈無賢豪堙
川爲谷豈無月旦溷淄硌碌宜莫如卿義聲比屋憯
怛由衷居然具足莊生通物夭莫如彭猥云黃髮寧
詎不崩不佞兄弟夙托友朋生芻一束勞心慱慱尚
饗

祭封大夫程太公文

先公長太公者一年其生則甲乙也先公服賈太公
服儒顧太公數奇乃命太守世太公之業而先公亦
以賈絀余受命爲儒太守長余者一年其生亦甲乙
也兩人者同補傅士弟子同試內史部中余肎然先

鳴一麾出守太守始起家水部使楚分封兩人者同
事于郢相與莫逆自是浮沉出入十有五年余既得
請寧親太守亦罷雲南歸養二姓皆具父母而父母
皆康彊太守冢君故從先忠愍受室冢君循循雅飭
克世其家及太守介子生而余五舉女矣各以婚姻
得命父母得兆蓍龜概余疇昔之心居然檄諸太公
畢治庭內膝幼孫而呫詔之課之經課之史課之諸
子課之慱士家言而幸中太公宜非外傳所及太
公或疑其勦也將竄諸其不然顧逝試逝奇而太公
私喜過望人言太公躬行長者不干其身于其子孫

余季女始攀縭倍大父毋即端敏而安姆敎惡能佐
烝畀懽竊謂太公履阜昌堅嬰鑠即上壽不啻也頃
余出次太守送之郊具言太公彊飯善飲倍常喜不
勝懼余語太守余迄今遺憾未忘先公季年乃嬰末
疾日飲斗酒之半以爲常二子每侍夕飧必增酒數
三之一睨二子而酹其喜可知竊慮先公春秋高或
有酒禍當侍食率有託而爲之辭率使先公不盡其
懽曾無能加一日之養終天之悔其何及于黄泉太
守以能子聞善養口體即養志也無何而損五鼎庶
幾其無遺憾乎夫敬老爲其近于親禮也先公不及

見矣幸然得見太公天不憖遺太公已矣余將安仰
乎哉即余越在江關儼然與太守同戚太守者而孺
慕直將無所解于其心胡然而同子舍同也要以太
公踰耋二年先公僅將及耋太公子姓競爽而余息
子三舉無艮鈞之壽考嘉祥太公且加先公一等矣
彼其杖履韋服皮鬧烝嘗寔蕃有衆何可同日語哉
然則太公之在九原也時而陶陶時而衎衎庶無戚
戚雖死猶生耳陳辭悉出肺腑公其欣欣然聽之

祭封太夫方太公文

伊昔受成命於太公既受成言於令子以婚姻則娶
于肺腑以道義則賢于婚姻竊惟文獻舊邦寥寥右
世令子以身任道庶其在茲天不憖遺令子即世顧
無繇釋憾于司命太公殆將不堪幸天未喪斯文冢
孫當戶喪回得伋奕世代典非此其身則其子孫居
然未艾伊余閔閔然爲太公戚亦且由由然爲太公
休比年以來親冢孫如親令子多其象賢見太公如
見令子幸其難老胡天不吊既不食報於其子又將
不責報于其孫邪嗟乎生人之年老則希有太公踰
老七年矣疇謂無年顧太公得自壽者三得天壽者
五煦沫故周齋用故轂居常退讓故逡逡爲慈爲儉

不爲先是三寶也老氏之所以修道而養壽者也生
故直旅力故剛神故王其天性故長者其質行故通
神明五者殆天授之皆壽類也第封不及五等養不
及常珍産不及中人居不及旋馬彼其蚩蚩者逐逐
者瑣瑣者冥冥者甚則鴟而張者鷙而攫者饕而食
者高距者雄飛者昌被者怏懭者福澤盈朓何可勝
原乃若壽考康寧直掇其緒餘耳彼遵何德哉要之
亢顏氏者以回亢孔氏者以伋具曰不朽惡論其年
即令子不必賢於回而子姓之爲伋未可量也樽簋
具在太公其將與令子俱先司馬越在九原請爲嘗

食死生契闊婚姻孔云庶幾乎其同饗之也

祭大理寺寺丞黄公文

古人有言百里而得一士猶比屋也千里而得一士猶比隣也夫區宇廣矣才難則然其在鄉黨州閭則得一爲董董乃若作述備於一堂燕詒垂于奕世不亦希覯乎哉新都文獻舊邦歙爲上邑家詩書里冠蓋豈不烝烝求之作述燕詒世濟其美庶幾乎希世一遇蓋自昔爲尤難公之先公以最邑爲名御史及公接跡而起兼二邑之最亦以名御史居臺中出而按部者三遁上封事皆鯁言石畫歷天衢而工國步

其斯爲鮑氏駟邪三子皆神駒居然龍種此千百里之不可必致者公獨當戶爲之後先概諸世家于斯盛矣顧而先公更歷尚書郎位不過五品公以右丞丞大理秩不過下大夫以齒則而先公差尊以爵則公差貴要以握瀛而享詘則吾黨不敢知嗟乎而先公之日暮矣固枙于前途公嚮用駸駸九等可拾級而上殆將謂償爵而益之齒寧詎靳齒而溢之爵乎與其齒不足而爵有餘無寧爵不足而齒有餘也要以彼長而此短則吾黨不敢知縣薄高門三世具在若吳與若閩海此遵何德哉由前則公筮仕而先公不居由後則諸于方來而公不逮即軒冕相禪不必於其身親見之胡爲乎天與其代與而不與其聚順要以成虧疏數則吾黨不敢知竊惟公之孝友在居庭躬行在月旦經術在鄉校賢良方正在公車政在程書遺愛在編戶風裁在朝著忠讜在論邊事書憲令在省方譽命在宗祏有一如此足以存亡公備其全于是乎長存矣彼朝菌之晦朔無以異于大椿之春秋蟪蛄之春秋無以異于靈龜之千億何以故同盡故也藉令同歸于盡而猶有不盡者存此則吾黨可以與知盖不朽之云非年數以也心齋則壽肝餔

則殀惡論其年以此思哀哀可紓矣嗟乎公以東巡而入朝吾黨聚族而祖之東郭之舍曾不期月吾黨白衣冠而逆之南郊之祠乃今遺像之在帷堂儼然其未艾墓志若銘之出政府儼然殆盡其平生第實而往虚而歸歸則歸亡何有之鄉吾黨又安知其稅駕所也公故善飲無筭不足以盡公驩吾黨相帥而舉爵者三相與一哭以待醻公其衎衎乎而邑邑乎而抑亦冥冥乎而尚饗

奠黄秘書文

上四年黄公出閱會計越十年而稽故實胥命廣陵

諸掌計謝未遑踰年不至會姻氏汪道昆吳希召自
新都出乃復徵會焦山時公憤惋日深病在中扃獨
其宅相首應其余蠕望如初公當彌留强起攝衣冠
就枕而四稽首則以後事屬二姻氏既殮而諸君子
始集二姻氏一握筭一提衡視故籍所遺什亡八九
踰月而論始定僅得其仂以遺子孫二姻氏居常嗛
嗛懼付託不效顧時事難矣心力竭矣期當報命則
以束帛加爵帥諸姻汪道貫汪道會汪無擇昭告于
直武英殿中書舍人黃公之靈吁嗟乎哀哉公三世
蓋都再世傾郡而公簪筆近侍蔚爲國華凡諸福澤

吉祥烝烝乎単厚矣自公奉使而歸綜核舊物猶在
司會無慮二十萬緡于是治宮室備游觀置田廬以
贍諸宗闢塋域以待藁椌除道以通行旅儲廩以倣
常平中外誦義無窮事事畢舉越四年而按司會不
啻十二萬緡屬公居期喪既又居三年喪罝主計勿
問太阿之柄久假不歸比及十年大事去矣夫是十
年之內非有霜露之疾風波之虞祝融之災鷸冠之
警火馳灰燼一旦而歸之亾何有之鄉卽兀坐窮年
終不得名一錢操一算所不齎憤而死謂觖觖何且
公席故資躡廣內浸假家食不失素封義臺路寢足
居姬姜足侍故鄉醫藥足賴宗祏足依寧詎旅死江
之中流抑何辜而及此也惟是藐諸孤弱者未立髫
者齔者未成人吾儕弟解紛息爭相安無事焉爾使
諸君子而長者也異日者毋忘舊義庶幾其猶然能
報公之子若孫不幸而不能報公之子若孫則天道
好還庶幾猶能爲君諸子地報公之子若孫要之勝
算在公猶將旦暮遇之矣吾儕卽無所效力彼蒼蒼
者尚亦有餘力乎哉嗟乎生死猶晝夜也天地猶逆
旅也莊生通物直以彭殤同壽烏鳶螻蟻同歸廣柳
車行蒐氣無不之矣願反初服以享烝嘗吾儕逝將

執紼以行入里門而再奠也今茲初筮靈其鑒之

祭羅封君文

嗟乎夫人之有身也父生之及其仕也父敎之自有
生民以來無淹速崇卑一也顧仕者不必養養者不
必遠遠者不必長年故愛日以養生竆天以送死本
之乎天性無所解于其心幸而養生則喜不勝懼不
幸而送死則榮不勝哀此皆受命于天人力無所與
矣羅於豫章爲善族於新都爲高門有宋迄今奕世
通顯不者素封相望兪于許史金張公廣故資以鹽
筴起富既多男子八授之經中丞先鳴孝廉代起

庭之訓莫非義方邑人咸謂羅之中興則公之再造也中丞筮仕治雲土治臨皋公命之爲清白吏既而拜直指使按關西按東粤入持功令程國士公命之爲骨鯁之臣及貳廷尉歷冏卿開府邦畿公命之爲紀綱之役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公之謂也顧春秋幾及大耋矍鑠如丁年屛騶馬弗乘卻繡衣弗御躬親力作頷頷不少休即天以難老錫公而公之自負者厚矣邑人謂中丞能子盖什百千萬一人公以黃髮爲萬石君直千百億一人耳吾黨倍親者無慮什七逮親者曾不能什二三何可同日語也嗟乎天瑞非

人不因人瑞非天不保藉令天縱平格不有耄耋期頤乎哉佹予之佹奪之豈天難諶司命者于是乎有爽德矣古人有言河清可待人壽幾何哲人云亡其後愈益昌阜異日中丞在事移孝爲忠孝廉造羽扶搖一舉萬里纍纍接跡傾州里而拓宗祊凡茲不朽之聞皆公未歿之齒也吾黨陳翁筵几既自戚而復自寬庶幾躋地罔恫倚廬釋憾九原來格勿勿乎其鑒之

祭吳太公文

貞素處士吳太公之喪姻氏汪道昆襲大功而吊伯子考居室夢司馬素衣冠入于庭踊而呼天先三歲乖矣比居次聚仲季若諸子姓而謀之乃今葉葬與里俗同必預勒墓門之石以終大事于是持江司直狀二自爲疏一几筵之奠凡九章屬余爲志爲銘司直故多直言自疏則實錄也不孝受而卒業業巳摹古貌批古心即不工什一近似草既具覆誦九章凄然如閶闔風颯然如木盡下嗷嗷然如孺子泣瀏瀏然戛戛然如孤鶴颺去羣子在陰而哀鳴不孝滛滛然泣下霑衣手而不廢七日之奠伯子矢死相從充充有求奄忽不得親在與在親亡與亡當室身之哀

之至也又七日而仲子奠矢死相從則以考妣之喪越在羇旅病不及湯藥歛不及飯含終天之憾也又七日而季子奠矢死相從伯仲寬之若子呱呱嚌可以死則以榮故多病爲父母憂乃今復以是呱呱者爲二昆憂榮無死所矣又七日而孤孫奠哀哀與諸父同二孤不天惟王父母在始丁勺象既不能代孤父母以養生比從諸父命留滯豫章又不能代孤父母以送死有孫如此緊不如無二孤無死所矣既而七七之期至伯帥仲季若諸子姓有奠有言慟矣既而三月之期至有奠有言益慟矣不忍聞矣既而祖

也有奠有言蓋不自知其慟也在禮新喪有奠無祭故無言有言則相者事也夫人窮反本則必呼天窮無所歸則必呼父母父死則天亡矣五内裂矣惡得無聲其言也情也非文也斯其不靳言而言亡於禮而禮也往余得請歸養二親偕老高堂先司馬不喜奕不喜游顧獨喜飲比夕獨酌必盡四升二子在焉有加者半不孝私憂其增末疾願陰減之日下舂輒云父黨有客先司馬不應酌者減如常抑或二子居于舍中當入侍色呫呫喜先命酌者六之先淑人旣弃栝棬先司馬頽然鰥矣不孝仍故智願以此願其

天年比天年終求一夕之侍不可復得不孝亦人子也即口體且不共伯不其然盖無所不用其養乃若奕游飲啜語在志中伯嘗欲結昆弟子姓二十有七人比月各具日羞以修一日之養以月計則餘三日旅舉而集賓客陳歌舞以盡驩伯有成言迄今以不遑爲遺憾是舉也先達嘗一行之而不終非其人則難其家則難也三月之奠伯乃自陳不孝若剸刃于吾心泣再爲下兹固甚懟于伯如後悔何嗟乎五世一庭于時希有雖有顯者不無閒言五鼎八珍承以德色廣庭突夏或相勃磎無論躬行求一言之近于人倫者蔑如也太公質行若此福澤若此諸子姓若此生順而死哀若此躬行若言若此夫何閒然發引有期不孝病肺不能從執紼于是束帛加爵述不佞之言以慰太公

祭程景陵文

昔云千里一士猶之比肩程氏特著槐塘盖神明之胄也迄于有宋寔維相門頊則司徒先登監司代起諸子行賔興者六七作不亦韡韡乎哉即躋三事亢五宗可接祚起矣慨自監司無祿其子從之兄子二人猶然競爽仲君旨而復視客死武林以彼其材齎

志以歿惜也長君不利于筮仕則自松陽而徙景陵亦越三年乃復殿計量移浸左其名浸高要之重厚少文不諧于俗由兹而反初服老莬爽視彼儻然而來儻然而去耳胡爲乎奪監司奪二仲之不足長君又從而溘死邪夫以都市飾巾呂梁失楫天人交阨卒之不失首丘之人也其殆人之君子抑非天之君子也與哉阨以非常天胡不吊善者懼矣竊惟人事有代謝天道有乘除成功不居將來不禦昔之韡韡今或寥寥天人之際則然耳長君巳矣無寧自有其成顧其子若孫童相具在趨庭而受世業悉中采齊

異日者蹟三事而亢五宗不啻肩之隨祉之接也此之爲韡韡何可勝原源源而來可旦暮遇之矣嗟乎司徒殯以待　命監司葬未及泉兩君子在天之靈聞吾黨之爲此言也必有當也如其言而有當則長君臨吾黨之爲此爽也庶幾乎饗之吾黨可無言矣

太函集卷之八十二

太函集卷之八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十三首

祭王長公文

歲庚寅王長公致上卿歸吳會祇承郵命奉先公大司馬于九原禮成長公病不佞發使再往歲杪得凶問歸吁嗟天乎斯文喪矣即百不佞其何以贖長公逝將匍匐弇州臨喪一慟屬弱弟幾殆逗遛未遑獻歲閏月上旬始決策東逝于時不佞道昆束帛加爵致祭于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弇山先生王長公之靈其言曰先民所謂立者三德一功一言一德成而上次者功次者言堯舜文王皆至德也堯之峻舜之玄文王之純或曰無名或曰不顯雖甚盛德具在亾何有之鄉三五迭興開物成務乃若書契耒耜宮室衣裳弧矢舟車禮樂刑政不可與民變革者則皆不朽之功其餘即爛若卿雲曾不能以一瞬抑末也言而世爲天下法聖明之作述在焉仲尼揭白日而行中天六籍是已他如老氏莊生左丘明屈原孫武屬國都尉太史文園枚乘張衡揚雄曹植李白杜甫之屬森森乎作者之林骨朽而言存何負功德故語

非常則魁杓孰如舍譽語持久則舍譽孰如慰灼浸假以言爲緒餘其日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固非虛語蓋原其始則本河洛出典墳逢涌于周沿于秦漢波于六代浸淫于三唐宋儒主經術而涉支離斯不若速朽之爲愈也　國初率緣舊習北地振古先鳴迄于濟南大雅更作元封開元之盛其殆庶幾或謂其一朗而未融其一闕而未廓藉令不遺餘力厥有前塗長公堀起東南旦暮千古其志超忽其氣汪洋其學無所不闚其才無所不達其體無所不備其用無所不周儀則九成翔則千仞百鷙不如一鶚况希有

乎曠百世而生同時吾黨幸矣疇昔濟南爲政長公辟左而右之有衆喁喁雷同相應不佞竊以齊晉更覇覇者桓文南面稱孤覇者西楚北地濟南覇矣不失爲諸侯師要以拔山蓋世唯長公能帝之覇者也長公雅謂不佞平生知我者三始則于鱗終則伯玉方外則先師相知貴相知心故知巳視感恩賢矣余何能修古夫夫擯之相之趨則讓趨步則讓步左提右挈相與卿主齊盟則于鱗之爲也余何能當作者或任耳而曹視之夫夫爲我張皇推轂無兩遂令韃橐之士左次而避中原則伯玉之爲也余故任放何能學僊吾師被以温直之名授之恬澹之敎直將究我于形骸之外睨我于汚瀆之中則先師之爲也昔在丙戌長公祖不佞于崑山申以前言痛哭流涕且曰吾居有道之世猶然務言遜以全交律以至言則上下千年縱横萬里唯二三子于鱗巳矣藉第令未艾如兩大何乃今劃寓内中分之牛斗當析津矣由前則鼎足由後則鴻溝寥寥于喁幸哉吾兩人在伏雌而當鵠卵越雞安望魯雞長公内我季孟之間登我壇坫之上平生知我者唯長公一人人之云亾不吾知其亦巳矣第泰山梁木如之何當我世而失長

公粤自嘉隆以迄于今在宥而理上下和寧久矣雖聖喆無所立功賢者不爲直言則爲眇論時而諤諤時而申申人骨鯁而戸心齋狠自託于不朽槪以誠心直道大有徑庭猪日月而蔑衆星長公之謂也其遺書三百卷無慮百千萬言周視大方之家富矣美矣廣矣大矣往不佞論當世士首舉括越二文成伯安儒宗伯温王佐偉哉二伯是足以應戴臣六星長公風其不然各有所當誠意開國終遜留侯衛公新建多見道之言躬行不逮長公逝矣天憗遺者未嘗亾即百不佞不足以贖長公長公方乘莽耿之鳥僊

僾乎天游北面㬌陽左揖海右弃交親猶脫屣耳于
不佽何有哉顧不佽猶負血氣心知藐焉寄人間世
死生弇闔吾將疇依吾其求之四部求之三弇求之
九天之上知希則貴長公寧忘故吾幸而勿忘庶或
饗之矣

同籍祭程司徒公文

嗟乎昔在嘉靖吾三人同對公車既而同事　三朝
同升九列亦越三十年所先後相與去國同家食者
十年憲於郡邑則三賓杖於鄉黨則三老即故同籍
之士無慮三百餘曹三壽作朋吾邑專之矣一二兄

弟並衰白獨公未見二毛吾儕諸子未能讀父書獨
公有子七人籍舉子三籍胄子一任子一博士弟子
一其一待籍諸孫且林林即三人者皆得天公其單
厚者也宜爾壽考宜爾阜昌非一二兄弟所敢望也
往年未疾見有頃而平是夏病脾踰月瘳矣公子若
公弟之子並起澤宮公率諸弟奉先通議先淑人喪
始就封樹世所稱嘉祥善事庶幾得全全昌一旦二
豎爲殃溘然即世去我邑里捐我友朋將安之乎司
命者於是乎有爽德矣始殯一二兄弟匍匐赴之帷
以內舉室噭噭闔哭聲帷以外舉宗皇皇有墨色比
閭之哭如庭下行路之泣如里中異日者聞之　上
上爲徹朝聞之京師諸公卿爲之欷泣聞之蜀越黔
廣諸部若內史部都人士爲之號咷本之乎公度無
所不容德無所不洽其心惻怛其行中庸無失足於
徐趨無失口於然諾無失色於喜怒涓涓乎若流渟
渟乎若止汪汪乎若千頃陂顧爵不及上卿齒不及
上壽滿而不溢成而不盈生榮死哀皆是物也矧三
人同心一體鼎立而分嗟乎鼎足折矣不啻震於其
隣於此不盡吾哀惡乎盡吾哀秦悼三良乃賦黃鳥
人如可贖則百其身吾三人行胡然失一良友之人

也億人之人也兆人之人也借曰可贖可勝贖哉嗟
之國有　卹典史有特書月旦有評瞽宗有祀祭考
服繩祖武者厥有後人將於此乎殺吾哀耳鄉大夫
若而人期而合祭一二兄弟非直手足戚也束帛加
爵先期而哭吾私嗚呼哀哉尚饗

同邑祭程司徒公文

三天子都自昔稱文獻國今居甸服都人士賓首善
而代興于時同邑而居同朝而仕者無慮二十八人
庶幾乎列宿之經天中興之佐命也祇承司徒五教
出入不倍于人倫則人人嫻矣願事君有得不得養

親有逮不逮傳之子有才不才兄弟友矣不必因心
家室宜矣不必偕老交游廣矣不必厚終要之所可
自致者人也莫之致而致者非人也天也公之事
君自弱而壯而彊而艾歘歷中外凡四十年自令而
郎而臬而藩而京兆而列卿歷事　三朝凡十有五
任即始終一節精白一心顧簡在　九重纍命洊至
上之　覃恩祖禰下之任子待年迨今聞訃輟朝
卹典且下得君若此其無遺憾矣乎公結髮入官考
氏自持家秉由是出無卻顧入無蹙容二親康年且
饗其善養後于祿養由蜀而及母氏之訣由梁而視

考氏之舍卒之畢事九原挾日而從游地下逮矣振
振麟趾有子七人三與計偕一承世祿一在國學一
在諸生子姓十有七人申申如也才矣蕃矣以爲子
鵠則在既醉之五章以爲父鵠則在有聲之八章吾
黨無間然矣公以長主器二三介弟從之叔氏克家
代之當戶自公以下一切受成內無間言外用無侮
宜兄宜弟居然同心一體者哉淑人之生與公同日
即多男子相與從一而終顧牖下屏諸御人無庸樛
木梱以內淑人尸饔飧祭餽遺不入公耳在家人之
九五伉儷以之亦既垂老而偕矣公之於上下交也
不謟不瀆其於平交也不激不隨故終身未嘗失色
於人而人人誦公之交也有道公即世聞之有痛哭
者有流涕者有長太息者莫不多公長者乃天年獨
不可展邪由里而達一鄉由鄉而達一國由國而達
四方肫肫乎厚終如其始矣吾黨二十八人者蓋甚
慙於公何居公得全故也天叙五典公則惇之疇衍
五福公則斂之豈降才則殊其度異也公之度猶瀛
海也即航之萬石惡能爲重輕猶沃焦也即赤日鑠
金惡能爲加損彼艅艎之於雲夢支機之於河漢惡
可同日語哉吾黨始而慙既而懌終而哀懌者懌公

之全哀者哀公之難爲繼也不腆之奠公其格思
尚饗

祭殷次公文

郡中都卿相者若而人任子若而人後先代起要以
賜世爵執金吾者未之前聞　天子修百粵上功督
府乃被異數蓋肩隨五等有若分茅時次公爲太學
諸生視一第猶掇之也脫以虎賁易金馬豈始願所
及哉既則宿衞禁中退而休沐客履滿戶投轄畢留
于將烹鮮擊肥行爵無筭英氣勃勃睨燕市虛無人
銅虎金貂退然避席一何豪也中貴人秉國者日屬

羽林直將引之掖庭駸駸鄉用次公彊項爲不屑也
者而固辭又何勁也及尚書公得謝不亦矍鑠乎哉
幸一乘軺取道歸養綴衣金玦當晝日而入里門蓋
臣子之至榮曾何負于三事迺居子舍治形家言陽
卜豳岐陰遷鄠杜因築舍五畝得兆十有二區蓋累
千金者三完矣美矣將携季子逆婦相門膂力方剛
足任禦侮即還近侍庶幾矯矯虎臣交戟之閒寧逢
不若藉令推轂閫外亦當坐制單于焚老上封狠居
胥直反手耳隆中星隕其人溘亾惜也嗟乎司隷之
貴不爲不尊五十之年不爲不壽交游不爲不廣聲

名不爲不彰生堵觀而死巷哭不爲不榮不哀若堂
若坊不爲不預顧吾黨之涕非無從也涕者兩端二
親幾耄西河之憂詎能恝然有子六人長幼與齒鴈
鳩之愛孰能生死而存亾乎幸而黃髮未艾藐諸孤
怙之恃之且世澤足以阜昌吉壤足以禔福次公逵
者其將以是而瞑九原吾黨旅舉而三獻之靈其來
格

祭丁太恭人文

丁元父應召自海陽太恭人稅魚軒于江夏其時神
愈王百體愈康僊僊乎歸矣海陽既列高第得給事
中用是可得太恭人貤即期腼不啻也歲之杪太恭
人乃捐栝棬元父自掖垣來奔斬焉苫塊不令兄弟
備在同盟逝將匍匐赴之既傷且弔顧伯氏老矣仲
嬰篤疾季在遠遊當暑不果行奄忽秋至于是社長
汪道昆帥仲弟道貫季弟道會相與戒行李奠几筵
西面而爇者三酹者三拜者皆再意太恭人于是乎
遊八極周六虛容與逍遙莫測其朕不佞三仕楚乃
歌楚以招之其辭曰羲和弭節廵望舒只盈盈三五
薄蟾蜍只白榆搖落婺離居只燭龍嚮晦夜曼曼其
馬如只賔于王母騄汏漻只巫咸不降疇能招只蔓

茅爲卜椒糈要只百神備降雲之標只靈歸故疆倍
海陽只若木千仞連甘棠只樹蘐周廡蔽都房只曲
欄宎夏日無光只鸞皇高舉掞天章只鶂張鵷集逢
不祥只反而舊服樂以康只靈歸故丘毋睨此神州
只君門萬里路阻修只增城阿閣椒房幽只閽寺呵
禁凛長楸只麒麟鵷鶵絕夷猶只之子南奔釋司直
只佳氣欝葱晻禁掖只姹姒微音嚴以翼只荃胡不
歸離太液只靈毋南征朱陵不可以託只奥主泰衡
副潛霍只祝融亘天鶉火爍只方廣化城高下錯只
仙靈窟宅俯無垠只霓裳霞佩䰟夫人只屬厭沆瀣

葆至眞只一息千古太初隣只荃胡不歸撫五辰只
靈毋西翔弱水不可方只泥允阿耨吭瞿塘只江流
瀰瀰滐漢陽只三湘七澤百谷王只婉婉湘靈鼓鳴
瑟只木蘭爲舟桂爲楫只望望洞庭沃朝日只瞻彼
蒼梧紛雨泣只荃胡不歸天咫尺只靈兮翩翩毋薄
九天只軒轅當御象緯懸只閣道相屬勾陳連只天
孫袨服五雲褰只扈以飛瓊雙成勝只剡剡揚靈端
以靖只駐茲渥丹鬒綠鬟只綿綿不勤裔玄牝只靈
兮駪駪毋入九京只地祇羣出黃琮呈只言從川后
鏡空明只重淵蜎蠖冰夏凝只時而尸居墐咸俯只

時而雷奮鼓且儛只時而踟蹰行踽踽只時而物化
聠自適其栩只靈兮盍歸歸夏門只食邑萬戶世承
恩只桓桓夫子俠節伸只爰及苗裔裕後昆只靈兮
盍歸歸鄂渚只圖南有鵬振其羽只骨鯁無邪心自
許只聖善爲儀辛哉其玉女只靈兮盍歸歸蘭臺只
披襟當坐雄風來只多聞左史軼郯枚只生芻一束
胥以哀只誶曰維樹背之不芳兮魂勢勢而依于舍
枏白駒之可縶兮窀無長夜啟丹穴兮希有生函礜
命兮出承明羞尚方兮將毋羞不逮兮鼎烹饗黃髮
兮無射悲回風兮惜徃日宜爾壽兮宜爾昌胡流逝
兮不死之舊鄉

祭戚少保文

今上丁亥之蜡戚特進以家食終諸孤既祥請墓文
者介三至余喪仲氏期月始成於是左司馬汪道昆
遣子太學生無擇束帛加鬯致祭于特進光祿大夫
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戚長公之靈
而告曰策士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
相相得則士豫附而權不分夾谷之盟文武並用況
假神武不殺寧詎偏廢乎哉我　高皇帝佐命元勳
則徐武寧冠其相得若魚水若雲龍若手足腹心若

家人父子有喙三尺疇能間之爰及恬熙右文左武
于時俎豆爲政無用鞬橐曲學拘儒隸視宿將功猋
之巳罪傳之人由是脂韋弟靡之風行批亢擣堅之
氣沮矣四方有敗孰爲干城此失得之林弛張之括
也夫材難固也將材尤難特進負非常之材成非常
之功難之難者也當在浙以一旅先鳴南北利用行
師皆由始此其此始發也于時爲春既入關士踐更
而寇絕跡此其一息也于時爲夏北備薊則繕關塞
固亭障戎車步騎連營匈奴懾而款塞軍中超距無
所用之此其再息也于時爲秋秋有實矣既而批擣

癘歸蓬萊閉塞而成冬三百中而以善息及其藏弓其始則督府得之浙如鄭侯之得淮陰及余同事乎閩求多者或以爲厖合與其爲輿尸也寧爲輔車裹斂務砥廉隅人言子房能用高祖及大司寇大司空逅代督府如鼓答桴比發急足待命本兵諸郎率相目而詭也吾聞軍中有戚督府不鬨劉楊要以疆事無瑕詭謂何耳先是趙高在事或中流言不有江陵特進幾殆江陵故習閫外事目特進而心多之特進願得一當匈奴徇國以報知己江陵視之若左右手寬中制以待上功于時側目者有煩言特進量移而終

牖下纔推特進之有樹也惟二三當事非彼偏長四時錯行成功者退非特進短也是故有一歲之春秋句芒祝融是已其或五百歲則爲冥靈或八千歲則爲大椿修短殊塗較若懸寓乃今特進功在疆埸勳在旂常直以歲計者也藉令當時納輔兵之議募三輔而張六師特進制之惟所左右其時羣材足以戮力積貯足以舉羸是役也選若拔茅練若鳴鏑思若挾纊威若攖鱗聚若淵魚散若飛鳥奔若起忽應若率然時有可乘則簡車攻出沙漠焚老上封狼居胥由是乘障屯田銷兵縮餉遺中國數十百年之利直將與靈椿爲春秋天不憖遺銘旌相望甾周方起堊室特進溘亾乃今西北操戈東南傳檄拊髀而思頗牧安能倒盂諸也者而一洗之時乎時乎不再來固非虛語天謀定矣余于人謀何尤彼其生死交情則庸態也不佞所爲痛哭爲流涕爲長太息率在斯乎徬徨而爲國謀無能以一夫進草莽臣所爲日夜腐心者此也九原可作庶有感于斯言尚饗

祭先叔考羅山府君文

吁嗟嗟乎哀哉叔父所不能釋憾者三則不孝狀之詳矣夫諸父猶父諸子猶子在近屬則禮然父叔父

而子兄子則夫人能矣何以故其尊同其戚同也乃若叔父之子不孝昆弟也猶然乎哉食之教之子也孚之翼之子也無憾矣不孝昆弟之父叔父曾無以異于夫人即無所解于心欲報而不逮矣一憾也自杜毋即世吾家無功緦袒免之喪頃喪我先淑人則舉室皇皇耳鼎鼎耳及今大事未襄也胡猶不足殤我元孫殀我介婦胡猶不足殞我季弟烈女殉之胡又不足而遽及叔父也吁嗟嗟天乎爲善者懼矣二憾也頃賴諸父始亢吾宗即里俗曰非諸少猶知有長叔父獨以侃侃取重不啻振鐸而徇里中顧今耄

羞不及宗祊醜夷不登壇坫波流日靡孰爲之坊三憾也吁嗟嗟乎哀哉先淑人已矣藉　上寵靈亦既歸土矣茲奉叔父而祔曾大父母猶未及封則又其遺憾也吁嗟嗟乎哀哉曾大父母久在浮丘一國三公如之何其釋終天之憾也明發有祖請以樽簋爲諸孤先九原有知尚饗

祭叔母文

道昆守襄陽聞叔母訃至乃服齊衰函祭具紹介而致之墓下而以文告叔母杜孺人之靈吁嗟嗟乎哀哉自吾叔母歸吾家蓋三十年往矣其間甘苦險易

一切嘗之乃今叔母所留唯仲子在耳叔母故宜子即舉子即殤及仲子生叔母輒病仲子能言而病愈已又病髫而愈已又病能受書而愈已又復病及仲子始勝衣叔母之病遂不起吁嗟嗟乎哀哉初叔父客游游道日廣既而聞叔母病芒芒然歸杜門者十餘年所矣即有能去叔母病者不難百金予之焦神極能病不去不休也屬叔父旬日病叔母大憂無何叔父安而叔母危矣吁嗟嗟乎哀哉始無子則憂子稍長則死夫病則憂病已則死此之爲婦德蓋庶幾於人倫者乎叔父有子三人伯若季皆孽子乃今惟仲子馴謹得當叔父心即他日阜昌叔母所留也夫娶婦嗣親嗣而不良賢於不嗣乃今嗣矣良矣得當夫子之心矣即病即死不可乎哉及余聞叔母喪淚淫淫不收口噤噤不能出一語蓋傷之也自余翦髮叔母壹以子視之及有妻子亦莫不然視吾婦猶婦也吾子猶子之子也顧余居外十五年矣曾不得一共刀匕侍叔母餐又斤斤立名無所貨終不以奉叔母故而以兼兩遺之乃其心且謂報叔母之日長耳頃叔父因使者語曰叔母以子視若若誓以子報之今無及矣即他日墓下之奠何爲於乎守在一隅即

墓下之奠且不得往其將謂報者何唯左右仲子使無傷叔父心則吾事也叔母墓側亾婦在焉藉第令有知當姑事叔母爲余修孝養于地下楚有澤蘭江芷不敢以羞願叩九地而暴吾心無問禮矣靈其不昧庶或饗之

祭世叔十一府君文

歲在戊寅八月喪我妣踰年已卯十月喪我叔再踰月嘉平又喪我世叔于是從子道昆方在草土謹以牲醴奠告于世叔十一府君之靈而言曰自吾宗始遷世澤三斬至世祖而始振至世叔而始張累世亢

宗迭出正室故舉宗之喪世叔若祭祀之喪七鬯衣裳之喪簪纓哀矣哀矣昔在父黨舉甲子者三首吾家公次者吾叔次吾世叔具曰人傑門祚賴之乃今惟家公在焉鼎足夔矣故諸子之喪世叔若壞梁木若頹泰山哀之甚也里中自不孝始爲儒叔資吾學自不孝始爲吏叔資吾廉叔處其儀報于何有比歸子舍逮事二親叔由由善事先淑人而耽耽視不孝故不孝之喪世叔若喪吾叔若喪吾先淑人哀滋甚矣嗟乎先世高曾以上世守不越鎡基惟玆挹築在淮堂搆在里阡陌在籍材木在山則叔崛起林林具

在死而不亡以此紓哀哀可紓矣顧自世祖初載僅僅百年里俗日非遽爲季世彼天道不遺胡考孰爲儀刑此則吾黨之殷憂舉宗之大悼也在殯三月葬葬有期不孝將哭吾私聊以託諸祝史有靈如在庶幾饗之

祭從叔毋文

嗚呼哀哉萊婦好脩令名無斁巴婦多財萬乘爲敵在寸則長有短者尺厚利名高疇能兩得猗與叔毋十五而笄敬事姑氏不訾于儀折節爲儉居常布衣豈無芻豢茹苦如飴蠶縴治生亦既勞止婦順明章無違夫子群小何知與之更始雖有違言不聞詬誶大宗昌阜子姓振振曷飲曷食毋也以身正容斯悟洵美且仁僉曰聖善不教而刑爰及中年家乃大起露積殷殷如京如坻四顧踟躕莫不經紀食指如雲不廢胼胝丁卯痰疾未老飾巾捐爾偕老舍爾周親奄焉卽世命也難諶從姑地下維夢之徵長發其祥克昌厥後伯食王家仲從國冑貽謀允臧繩繩食舊視履考終門內無右伊余諸子夙受殊恩諸從不御口澤猶存壽原卜宅哀輓當門式陳五鼎先以薦尊尚饗

先室吳淑人祭文

嗟乎丈夫操弧矢之志卽死羈旅聞者猶或傷之女德之經行不踰閾夫人獨從余游竟客死邪而惟不宜子蓋憂之甚今息女始孩而業已就木豈非天乎自而有家余始爲博士弟子今拜大夫命矣夫人慕樛木之風請余置媵女今舉孽子矣卽夫人在余雖貧可無嗛嗛也顧爾獨蚤夭不十年而再遘此阨而其謂我何余方丁壯居常負意氣日飲而醉二參何知疾苦遭喪以來一何憊也顧惟撫而女若子稍稍自寬解又余父母春秋且高猶覥覥祿仕不然余去

官猶脫躧耳安能鬱鬱而復陸沉朝市乎而今歸土得事余王母依然余將歷郎署博一命顯女地下而女待年必使之得耦卽爾有知庶幾可瞑目余復何言嗚呼哀哉

祭從弟暨弟室方氏文

人亦有言莫壽者殤女也從一殉義則良季弟弗吊天降弗祥女志靡他絕脰自亾仁匪激烈義匪慨慷中道從容徽懿周祥得請于 朝特命表揚女也何求季則有光一抔之土今茲歸藏生不同牢死同穴佯舍生誦義百禩遺芳豈曰無年明德馨香豈曰無

後嗣續烝嘗精爽不昧如在洋洋願言同歸于茲塋堂

祭從弟室方烈女文

日月不居烈女之從季而終也踰三年矣仁至義盡生順死安汝何求哉惟是男姑未盡之年亾弟無祿之祀忍死以屬冢伯乃今立無極爲爾後又請爾于朝得及于盛典使爾無嗣而續不貴而榮叔父考終叔母無恙庶幾慰爾地下爾目可瞑矣爰卜靈堂于兆習吉季其與烈女携手同歸逍遙容與爰居爰處昌阜爾後人孰無死汝死得所矣薄陳一奠祖汝道

無君子若婦若孫今也男不逮終夫不逮顯子且不逮何論婦若孫由此而終其亦生人之至阨也居常朝不謀夕日日其幾無苦不攻無辛不茹何爲者哉頃當疾革時或以無畏而安叔母者叔母正色曰人生有蚤莫耳固不能免此行何畏也達哉言乎知視蚤如莫則知視死如生知視生則知視亾如存故小知大知一知也小年大年一年也無彊憯然者也惡能爲此言吾聞之吾父吾父聞之莊生者也莊生有鼓盆之歌無彊不敢以進叔父繹其言先得叔母之心者就几筵諗之藉令有味乎其言叔母之目瞑矣嗚呼哀哉尚饗

太函集卷之八十三 終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論九首

新都講業論

余師事舊史氏哆然尊古而卑今陳叔子講業新都屨滿戶外余因江民瑩紹介交叔子驩會二客稅駕叔子之門分席而據上坐則所謂白子高黃山甫也子高目攝叔子獵纓而語曰吾聞雲門之瑟不從鄭聲狐父之戈不鑄牛矢先生屬書離辭必以古人為鵠遂為藝士嗤矢斐然鄉風世儒譊譊或不見是豈

不以所負者大所用者小邪漫衍無家孰若功見言信先生勉矣叔子避席曰曲士溺於所聞幸得奉教于君子雖口吃願術其平生之言守生三年先文學載守入括比還縣輒指所過城邑名之先文學謂少子才使守受春秋仲兄所雅不喜則說即縉紳先生有所論著猶或竊竊然心非之修古之謂何胡為乎蹇淺而溷於法度年十二省先文學沁水偏讀舍中藏書呫呫喜曰嗟乎睹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文在茲乎出關而南籍名縣博士不諧於俗言必稱先王諸生羣然相詬曰子為文必庖犧氏南面而立以科斗教天下任蒼頡諸君典文章是子登庸退合時也而海內二三君子方索守巖穴之下瞿然若聞足音且彼皆有名公卿莫為先談而得一聘恨無繇死知巳耳及仲兄強仕親有常珍且家世受經有兄在不失故業守可洸洋自恣矣有頃上書請去博士籍知交大以為望擁閼百端退而深念曰學者誦法古昔去之千歲其人若存世儒擿埴冥行而不軌於正遂使卑議塞路謂後死者何守知所以卒業矣日暮塗遠而持論益堅行年六十終不能化丈人不知其鶩下將使之駕說以千世守則安能謹謝客山甫曰昔之

誦不朽者左言而右功子徒以堅白鳴非上務也鄭侯而下豈必辨有口哉叔子問曰鄭侯與漢視房杜趙普孰賢曰鄭侯似賢彼且鴈行而兄事之矣然則後之作者視賈誼相如孰賢曰賈誼相如升堂入室其後皆不及門也叔子曰客言是也由漢以來立功立言者宜莫如鄭侯賈誼相如與世方之功則兄弟也言則父子也此左右之驗與言之不立則守之耻也豈必尚功子高曰以狶韋氏之流視今之世其孰能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尼繫易豈不能為夷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為高論將謂賈誼相如旦

暮遇之入郢而見冥山不近人情矣消入市千里馬
而居其骨千金骨雖奇終不可以服駕吾子屈首挾
筴謖云獲古人之心是馭駿骨而日行千里也叔子
不應負墻而立道昆進曰若客所云必倍邯鄲而守
故步乃爲得巳不聞楚人之處莊嶽者乎語曰在則
人亡則書書者古人之成跡也踐跡而行不失跬步
化邯鄲之屬矣古今猶齊楚也其相去遠甚語楚則
楚語齊則齊繫所習何如耳李獻吉雄跱北郡龔漢
舊而潤色之卽不能與漢士竝驅其視輓近世所爲
直土梗耳是語固可使爲齊步固可使爲邯鄲也故

曰騄驥之馬亦騄驥之乘陳叔子是巳柰何以枸論少
之山甫曰大夫謂多識前言往行之載猶可陶鑄古
人敬聞命矣且叔子何不爲典墳丘索安事漢邪道
昆曰不然余小子以禮樂發家請借樂爲喻夫蕢桴
土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巳大章咸池德之成也六籍
是巳流商刻羽音之蹄也賈誼相如是巳從其朔則
文未著象其成則德不讐無寧道古以比音不求合
于里耳此叔子之所服也子高曰賈生壽不得長相
如病廢顧二子爲文甚盛後世誦之不衰叔子結髮
屬辭訖于白首所就業豈不多邪何董董也道昆曰

楊雄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
其積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非虛語矣
叔子始爲鮑謝既而爲建安季年乃去之漢然猶强
學不倦絕口不稱能退然不居將必止乎其域彼其
抱咫尺之末伎若揭日月而行是特未睹大方耳二
客矍然起曰居邑中不能就有道非大夫安得聞繩
墨之言遂郤席坐隅願卒爲叔子役

上計七論

酒德論二首

伯子舍都市中門下客數被酒門者叱曰客恂恂者

如亂何伯子曰客休矣世之恂恂者豈少哉其中既
盈一旦而替常度皆亂也酒耆而不飲居有常矣及
修爵無筭以淫縱之莊者媮訥者辨婉婉者悬戾謷
折者務上人則酒亂之也士未得志居有常矣及其
門高廉遠肅客而不下堂則富貴亂之也學未卒業
居有常矣材美既具嗷然若揭白日而載諸市朝則
才亂之也功業未建居有常矣及其身有社稷之伐
威震主而不知則功伐亂之也以富貴亂者亡以才
亂者殺以功伐亂者危其爲酒禍一也方其未亂見
亂者於其側彼猶然非之及其亂也亦既見非於人

矣彼不自知其爲亂也之數者果召亂乎哉無亦人自爲亂耳故酒可亂崇伯子不以儀狄而貶王富貴可亂鴟夷不以七策而近殆才可亂周公不以多材而驕吝功伐可亂伊尹不以阿衡而自功語曰虛其心實其腹虛則無我實則有容庶幾乎不及亂矣 其一

昔都人之飲客者非麥不廿比年鬻麥者半至人謂中山以下若吳醽楚瀝其地屢遷將麥有遷德邪何今之麥非昔之麥也余居麥且久甞習之即今之鬻者未必皆良其良者猶故耳始都人無善酒必以麥爲上尊頂之則酤者良矣其後王公貴人關其供

且監六物而求良焉即麥之良曾不以當醴醆況粢醍乎哉余聞弘治中羣臣奉職無闕退朝則相與講業故文事興　今上端拱而治百執事無夙夜之勞日飲而醉二參故酒德茂此治徵也楚好戰故堅甲在楚韓好兵故利兵在韓然則今之所服者必楚之甲韓之兵也麥何有焉 其二

憤論

初韓侯善某子甲同入爲尚書郎某子甲不樂居舍中察韓侯意得乃詬曰公何意得也今之起縣令者執簡而入持斧而出晉非公等哉彼方高視青雲無人乎五步之內何赫赫也公意得者何也韓侯笑曰子以目從人故多赫赫吾方陸沉者也卒然遇之曾未得其面惡覩赫赫邪無何某子甲以憤死伯子曰嗟乎是不祥人也是且有無上之心不死何待人臣亦以其官用職耳能任其職陸沉猶赫赫也不能則猶陸沉也於赫赫何慕焉即使彼得赫赫者官之加郎吏一等矣歷階更進其爲赫赫者紛如也彼難乎爲下無寧一蹴而盡九等乃愉快邪即得先登亦必無上而後可耳乃若挾筴而老諸生曾不得當一縣幸而與之縣心勞課殿謂當世不譽何使快快者居

之無死所矣客曰唯唯汨羅長沙之死非憤邪何君侯樂誦其言也伯子曰此世憤者之爲也使徒慕高位而憤則其言朽矣然亦奇節之士而不可概諸中庸椒蘭絳灌之流其罪不浮於季氏仲尼之去魯何遲遲也客曰善乎使熱中得聞此言不啻飲水矣

善仕論

舍人病郡中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

中用事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褎不裼且傴
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强三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
其心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
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
而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
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癈疣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
然子將割癈疣而修我矣癈疣則生割則死癈疣不
猶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
惡駭國中吾不幸而癈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扱衽
饋餉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
笑曰嗟乎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讓名論

伯子問京兆尹曰新安保界山谷其人褊心仕於四
方輙齟齬公所至遇合未嘗失人亦遵何德也公曰
僕亦猶夫鄉人也惡能事人吾直以禮讓事之耳今
之同國而治者非四海九州之士乎哉誠得長者與
俱宜無不可使不皆長者吾以不肖之心應之彼將
求多矣夫以聲利博者勢不能兩雄不雄則雌雄則
受忌此兩者皆禍也吾務折節為讓唯彼所先注名
則歸之名注利則歸之利無用博也客曰讓利則聞
命矣耕者耻無穫士耻無名名何讓焉公曰讓名急
矣人情不趣利則趣名趣利如蠅趣名如虎彼且躭
躭而欲之往則逢怒難與相持矣且瑕疵人所時有
也彼齎璧而賈吾以其不足者窮之憾也瑕疵掩矣
彼之賈且倍而吾出堅白者以震之憾也二憾釋矣
方以彼為得我而以德色居之憾未已也釋此三者
其有忮心者幾希故讓名則名完無人損矣譬之耦
而爭道則蹶一人後已而先人則俱濟終身讓路不
枉百步此知化之言也伯子退語客曰吾觀鮑公温
温者也今聞其裏言矣夫禹功蓋天下帝競競然猶
以不伐命之讓也不伐則莫與爭矣讓不亦宜乎

取予論

伯子曰昔余聞伊尹以一介取重心嘗易之嗟乎此
唯伊尹能耳今之以玉帛來者非萬國之長令名之
士乎哉載牘而行望門而謁旅幣何紛紛也彼守官
若處女無因而至輙閉戶絕之及其投人也若委諸
壑人情亦取易而予難耳彼何心哉孟子曰取傷廉
予傷惠傷廉者名惡傷惠者義章賈廉而辭惡固吾
所急即有過而誦義不衰吾其猶可被此名也此操
毀譽之心也不取則人將德我不予則人將讐我寧

務樹德無務樹讐此操怨德之心也夫取予一塗其操心多矣卽有緩急寧能信其無二三邪毀譽怨德不入於心故有一德得國而仕則去湯而不以爲貳放太甲而不以爲不臣此由畎畝來者也世方挾其不取浮慕伊尹直將伯仲見之是爲伊尹優也得其一祛偎自以爲類尹不亦遠乎嗟乎夏蟲疑氷不傳於火卽貌伊尹不類猶賢於貌桀者也吾何問焉

驟進論

天官簿上計吏罷二千石以上若干人二三大夫坐驟進免大夫有民譽人以爲蚤伯子曰大夫何蚤驟

進蚤也不覩場師之樹檟乎踰年而植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朝樹而暮拱焉此不祥木也人有十酒一舉而釂其能任者幾何耤第令徐徐不終日而盡矣已則不任人則以爲不祥惡用驟也大夫春秋盛矣且方以才得民使其待日至而與量已而後進高位將焉辟之彼顧皇皇於旦暮之間而趣世以幸其捷是自爲蚤也乃今簿責所急者非墨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大墨起矣今之以墨見察者竊鉤者也大夫之多譽謂其無竊鉤耳務進而不軌於正是竊國之類也在王者無赦又何蚤焉或謂世以拘格論士非所以遇異材使果材邪驟可也惡用格哉余嘗聞用人如用兵其法一也五步則止五伐則止非司馬之揖讓乎不共命者有刑而後可以無敵法也李陵簡師深入不旋踵而困匈奴法非矣今之懲步伐者不爲不多而猶將廢格是將爲陵之師邪抑三代之師邪

郤車論

方仲子棄儒術以長裾客王門王善其不羈比之東方朔既又不樂居侍從去而爲方外之遊數被酒箕踞而歌卽遇莊士貴人不爲禮人以爲狂仲子笑曰

昔隣媼嘗貴衣人自帝所入吾舍中桐始降桐天之謫狂人也余居郡中則仲子杖屨來謁相與持論多負俗之言語之以所未聞其應如響嗟乎誰謂仲子狂哉仲子且行余爲之具車徒負綏以俟仲子謝曰桐躡蹻來亦躡蹻往耳顧得聞長者之言於桐足矣惡用車於是侍史次賓主之辭以尺牘進余高仲子之義繫之曰郤車云

客問主人曰昔在外傳幸得與君侯俱君侯有言轂不必朱丹裘不必狐白今君侯之軒冕盛矣無亦染指而耳不能忘鼎實邪主人謝曰非客不聞此言客

振我矣昔馮驩彈鋏而居代舍孫能以孟嘗顯諸侯
僕三十而乘軒視代舍侈矣曾無一說士之烈詔祿
之謂何顧未有以效吾君終不以軒冕留也客曰若
是則明君臣之節矣而君侯又言諸子悉使之學稼
無挾筴以干有司不亦左乎主人曰然僕嘗言之矣
澤雉受飼於人柰何以飽而揚去及其雛也靳其子
無畜于樊中其愛子賢於愛身也今之仕者豈不難
哉獨行者身危巧宦者名惡擇地而履則跬步無所
容倒行逆施不旋踵而議其後要以失得相乘無兩
可者也夫齊王不以千乘得譽夷齊不以匹夫貶賢

由終身計之在此不在彼童童矣里父之舉子祝之
曰必富貴亢吾宗其於一切名行不啻越人之視章
甫耳僕之愛子甚於里父故擇術而授之何謂左乎
客曰唯唯家丈人之授不肖者如君侯言信矣客曰
古人待詔金馬門揖讓人主之側猶云不得志而自
託于陸沉君侯束髮而對公車得居闕下者三歲耳
棲棲郡縣人將謂君侯不堪何樂此也主人曰客言
過矣人臣之事君事也入則論思出則撫字于二者
何擇邪使之抱關則疆場吾事也使之乘田則芻牧
吾事也惟所命之耳不共是懼何敢讓勞二千石古

岳牧之任也　天子以襟帶之國出手詔詔之是將
以季布汲黯使臣矣乃今孳孳在民曾不能一當漢
吏敢謂勞乎客言過矣客曰余觀論著之士亦師心
爲能耳而君侯雅言師古則庖犧氏何師邪主人曰
否否庖犧氏不師此聖者事也豈爲書契哉宮室衣
裳耒耜舟楫之利皆古聖人創法而百世師焉後聖
有作不能易矣語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
讓聖而不居亦惟無用作也藉令挾喜事之智而干
作者之權去宮室屏衣裳舍耒耜舟楫其能利用者
幾何使不師古而以輿爲戸以履爲冠樸木爲舟剡

木爲耒其不利也必矣故論說必稱先王制器必從
軌物古人先得我心師古即師心也倍古而從心軌
物爽矣惡足術哉客曰有味哉言乎使桐棄遠遊之
志居北面者三年庶幾不失正鵠今不能也客曰桐
少而周游探七十二君封禪之跡兹入楚登大嶽其
鉅麗等乎介丘然而古者不封至于今始顯何邪主
人曰山川地之紀也其隱顯天之時也邦畿且然何
論封畤三河王者之更居也而勃碣之間有名都焉
岱宗天子之有事也而大嶽之上有祠事焉亦各以
時顯耳由今視後則升中之域閟乎一隅者何可勝

紀何有於七十二君客曰嗟乎山川且不能違時彼于時以求顯者非夫也敬聞敎矣

客曰桐得師祝融之墟實其言則不死之藥可得君侯能從之游乎主人曰吾聞之吾師其言生死也辨矣生死者晝夜之說也生則有死晝則有夜天之經也天地且不能不毀而況藐然者哉曲士徇生則冥靈爲壽達者通物則彭祖爲殀吾師方以陰陽爲玄牝日月爲刀圭億萬爲春秋宇宙爲終始其所謂不死無爲此栒拘也拂天之經而幸須臾無死將焉用之客曰幸哉桐之得聞此言也猶河伯之逢海若也

得覩大方矣高陽氏曰依古以來一而已矣儒者擅其門戶在老氏則麾之此衛道者之心也然而仲尼獨嚴事老子儗之爲龍假令譬異已而求多焉進者懼矣方仲子出儒而入老猶可概諸中庸使得教父而事之此龍德也他日能引道德之繩墨則余願爲關尹焉

說六首

形家塗說

地以理言分之則條理也合之則文理也闢之謂乾闔之謂坤一陰一陽之謂道坤之象曰地勢坤故地以勢爲上有丘里之勢有州邑之勢有國都有[illegible]都之勢有天下之大勢勢輕重也善乎考工記曰審曲面勢故回面內向則勢尊反面不歸則失勢天地盛德之氣始于西北而盛于東南黃河坼海內而中分之其始河流歸東北則冀州多聖帝明王其後改而趣南於是乎東南盛矣昆侖三分而出中爲中條左爲北條右爲南條中條則由陝西而河南江北盡于山東北條則由山西而盡于北甸南條則由滇蜀粵閩汰江浙而盡于南甸中條則陝西一都會也涇渭交敍而函固矣自伏羲以及文武周公產焉秦之彊漢

之盛都焉自關而南四達猶唐肆也其產則神農成湯漢高光宋藝祖及我　太祖世宗盛矣都則成周有道之長卒於不振東漢亦如之有宋滋甚何以故房皇斥而門戶疏也爰及山東則濟上爲峽南北分水建瓴而下海內無雙表以泰山浸以東海泱泱乎大矣是生尼父萬古一人其徒三千此焉淵藪要以孤懸而藩垣不密直遂而根臬不嚴以故師道雖尊當衰世而沉下位有以也北條則堯舜禹三聖迭起揖讓而致太平元凱畢登斯爲極盛由前則黃帝起阪泉之野由後則文皇起太原皆是物也北平之都

自遼而元開我　成祖王氣菊鬱垂八百年周京漢
都方斯蔑矣南條則成都沃野千里斷以劍閣東以
三峽拒以瞿塘亦一都會也古史稱顓頊高陽此之
自出鴻荒渺邈未可明徵其後則昭烈偏安曾不足
以當鼎足謂地靈何江西漢陵炎劉之陽燧也他若
南粵閩越南楚東吳割據一方終於艸竊宋既南渡
乃都臨安至若六朝遁都建康未能混一及我　明
堀起肇基可容定鼎南都天日重朗則開闢之始也
儒者若濂谿夫子徽國文公東越文成此皆聖人之
徒輓近世始出春華秋桂無亦將有待乎故天運有

疾徐地運有先後時有蚤莫世有汚隆南條自漢以
前未通中國乃今文物獨先桂樹冬榮則東南不終
闕矣

李季子字說

李長公有丈夫子三人伯曰某仲曰某皆長公所字
退以目阜斬之者也季子台禎年少耳長公見季子
且謂余曰禮不冠不字余斑白舉季即他日筮賓而
命之字安得如君侯賢願君侯字季余惟三台為星
者六其上則君相當之其曰台禎則命世之符也長
公有輔世之德盟而未章余觀伯仲之間蓋斤斤乎
濟其美矣季子生而茂異且有貴徵然則修長公未
畢之業見於世而章之必季子也遂字之曰章吾云
客曰星辰者天之章也賢才者國之章也即季子如
君侯言其為章也大矣豈惟章世德已哉余善客言
能開余之不逮因操牘並載之

冠劉生字說

稷契事堯其後皆有天下堯天德也顧獨舉天下宮
之即祖述不可勝窮世澤謂何耳漢受火德故曰炎
劉史氏本漢之所由興蓋堯裔也漢自布衣起誅無
道秦絜其成功湯武瞠乎其後揆厥攸載肇自放勳

唐哉皇哉始非虛語劉生始籍名博士余為之更名
建炎直指君冠劉生則謁余字冠者劉生席故業當
明時余將以舊德修之願毋忘其本始於是見之容
位字曰肇勳嗟乎漢享有道之長伊耆氏之遺烈也
被其光四表格上下乃亶畀於欽明唯欽則明唯明
則遠大哉堯也罔敢不欽何有于逢掖劉生受詩三
世矣緝熙敬止夫非文王所以造周也與哉昔人有
言文王得統於堯徵是所信劉生勉矣

吳虎臣字說

昔召虎平淮著疆理旬宣之伐詩人多之今淮海當

天下中蓋輻輳之區襟領之國也藉令諸侯得虎穽詎能乎吾鄉吳次君產淮海受名於其先考命曰守淮會余東游則就余問字次君負一蒯緱劍足跡徧名山大澤間視千乘之業脫屣去之尚安事守顧獨悲歌慷慨翩翩然有節俠風至其睥睨三事枕藉百家庶幾乎矯矯者矣夫忠信禮義儒者甲冑干櫓在焉莫非王臣何論草莽劇孟以布衣嚴于敵國況不為孟者哉余因以虎臣字次君次君敬諾

茅平仲字說

溱出大隗山鄭水也鄭公孫僑得鄭孟子少之執政

若公孫僑不失為古之遺愛持議者猶然見祭非霸心邪霸者急人知其民易德易德則難繼難繼則易窮何以故不平故也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民不知假之以時在宥而天下理矣故天不以貧者而輟寒地不以勞者而輟嶮日月不以勤動而輟晝夜王者不以衆庶而輟崇高平也今之從政或虎而冠不者率以婦人之仁干譽百姓即解衣推食其能濟者幾何授之田里教之農桑雖有不齊率鮮凍餒此之為德寧有窮乎衡不以錙銖為明水不以一溉為利蓋得其平焉耳余客京口則茅仲子從余游仲子名溱學孔孟而將從政者也仲子知大體余故以平仲字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仲子勉矣

黃宗玉字說

往余推轂閩士首黃全之于時口屬大將軍遂為上客余辟其子尚溫為掾既從入司馬門全之故字尚溫未善也余命之曰宗玉字乃更其後出為贛榆丞徙王官不就亟歸子舍庶幾逮父季年茲將父命謁太函請余為故字說余惟天地之盛德曰溫厚聖人之盛德曰溫良德之基曰溫恭教之首曰溫直溫其如玉則君子比德于斯要以溫不徒溫為嚴凝為良

為其為直相禪相濟參和不偏玉亦宜然其溫也為仁其栗也為義栗勝溫安取擇溫勝栗安取廉精令無瑕何可宗也而翁樞衣北面折節而從吾游溫矣至其睚眦大將軍之上叱咤諸賓客之間靡綈袍棄軒冕不啻脫躧去之一何栗也宗玉治三尺習六書屈首若諸生溫矣丞卑卑耳顧乃蒿目萊色偽命綫征民間聞所部督過之一朝而輸莞庫者溢于朔會又何栗也吾子服吾字久矣夫復何言雖然吾非玉也則亦非碈也猥云瑟瑟睨者指其不然何所詆之溫不足也吾字伯玉乃今而始知非吾子宗之人其

鼠腊汝矣匹夫懷璧罪我之由老氏有言不欲珞珞
如玉碌碌如石斯其玉質而石章者也宗予者其以
是而守吾宗

太函集卷之八十四

太函集卷之八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雜著十三首

七進

六月戊申襄國人從諸大夫待命王所願得蒲伏廷下呼千歲者三謁者曰王令國中毋賀臣何敢以聞其皆獻狀得當王者入之皆曰敬諾客有少年而綠情者自稱客卿脩容而進曰翼軫之野江漢湯湯導嶓冢疏滄浪尊齒乎四瀆鉅儷乎三湘爾乃陽侯汜濫河伯翶翔滔滔方至沆瀁汪洋斯固七澤之上游三澨之舊疆也王於是秘輟輅從艅艎揚桂櫂而蘭枻葺荷蓋而葯房駛南風之五兩搴中洲之衆芳乃命舟牧兢水嬉儃佪乎大堤之曲容與乎木蘭之陂結江妃之雜佩鏡游女之蛾眉獻令顏而豔朝日發清商而歌銅鞮心愉目成憺兮忘歸斯亦行樂者之上務也願效之王謁者曰此流連之樂先民恥之謹謝客客有服縵胡之纓者以軍禮見謂謁者曰方城之山保界楚都睥睨千雲馮陵太虛北縈宛洛西掩荊舒夫固禽獸之蓋藏田獵之隩區也王于是裝右廣簡車徒申七伐戒三驅房肅慎服昆吾養由騶乘

造父奉車轍跡窮乎罙阻兎罝列乎方隅飛者飲羽
走者中龜獲車既實營窟為虛割鮮饗士行炙休徒
課功班賞其樂只且其斯為楚之田也願效之王謁
者曰王服光訓無作禽荒謹謝客於是方外司馬歷
階而進曰謁君不聞大岳之鉅麗乎延袤千里其髙
萬仞豈惟東有介丘西有太華而已哉其上則揭神
皐封帝時赤城霞起黃屋鱗次茲固帝子之所都匪
吾人之攸憩王其齋祓將事命法駕而登之謁合宫
陳量幣祀太乙饗上帝秩節脩廣樂備就離宫禮方
士揖浮丘進五利求刀圭之靈藥操玄牝之髙議探

鴻寶而鈎玄仍丹丘而久視楚之冥靈不足言矣王
欲之乎謁者曰王有玄德不遑采真之游願客更端
耳客曰南有崇臺其名章華其始築也負土為丘荷
畚如雲國人畢作積歲而成仰窺無極俯視無垠王
於是受列國之聘秩九賓之筵庭實旅百紹介而傳
主歌肆夏賓奉周旋旅酬既畢禮洽情宣爾乃傾盎
齊御羶薌法酒徹曲宴張脩爵無筭酬酢相忘二八
更進四坐如狂此亦方國之壯觀王者之盛節也願
效之王謁者曰先王受社務敦朴為列國先謹謝客
客曰江漢之都楚材在焉顯則隆中隱則鹿門蓬戶

可棲石田可耕或在蠱而髙尚或在屯而經綸皆能
振玄風於畎畝流令譽於汗青山靈有閟遐軌斯存
千載而下惡謂無人王能從之游乎謁者曰僕聞聖
作物覩　太上以之乃今之顯者或依日月或附風
雲大抵皆楚産也即有雋俗之士豈終巖穴而已哉
客休矣客曰昭明之為太子也稽古而脩文事結客
而臨髙臺多士景附厥有鄒枚莫不持雕龍之辯負
掞天之才相與收菁華於往籍講同異於髙齋斯亦
諸儒之所膾炙藝士之所取材者也殿廷之西遺構
在焉王幸而臨之開著作之廷進逢掖之士挾筴而

稱先王操觚而奏長技斯亦惇史之美觀不朽之盛
事也願為王誦之謁者曰王懿文德猶折節於儒生
庶幾乎中王心矣郡大夫曰未也　天子起郢都跋
大寶漢沔之區方諸豐鎬春臺熙熙康衢皞皞刱宗
國之孔邇懿親之有道者哉爾乃化溢海隅同符首
善在宥而理奏假而勸被髮華心雕題回面即華胥
之治曷以尚焉唯王淵塞在中宥容成性言中國經
動遵憲令齊民被乎膏澤庶吏及於寬政然且踰年
始壯春秋鼎盛暾若初日之出東嵎屹若泰衡之作
南鎮是宜傾四境之歡心受　一人之譽命也以斯

爲壽王庶幾可之於是謁者以聞命大夫以下皆入

家大夫述

先大父嵍不宜子守歲家大夫始生甚珍之不使干仕稍長從大父受賈以鹽筴豪吳越間家大夫不喜操利權遂罷賈少有膂力習兵會 詔開武學籍名諸生大母吳諱言兵事又罷去家大夫生而頎美脩然若神仙中人於是喜言神仙日延方士求不死之藥卒無驗其後遇碣石眞人盡得其術赤銅可化爲金一夕土釜作雷鳴亡其藥家大夫則以居廛而求大藥故不成又大父母春秋高終不得入山卒業會

大父母多病家大夫日侍湯藥遂罷其業業醫業既成鄉里窮乏者多所全活既而曰吾非鬻技直欲以技活人設有不精徒令一人不得其死即活千萬無爲也自大母即世不復言醫其材能髙旁綜百氏無不淹貫往不肖官武庫數從諸郎攻古文詞家大夫雅以爲言孺子幸居 闕下服事司馬舍中上之稽考 先朝故實若名公奏議可以爲後事之師下之習司馬法察將士能否邉圉堅瑕可以當一面之寄不此之務而工無益異日幸而在事無寧賦詩退虜邪家大夫家食幾二十年絶跡不入城市生平英氣勃勃睚眦不受於人及不肖入官顧獨折節退讓里中無誶語辛酉不肖上郡最始封父爲中憲大夫襄陽府知府母胡爲恭人又明年家大夫杖矣毋以梱德顯齒與之偕其於家大夫則孟光於不肖則文伯母也

釋疑

空華問毗師曼室夫子非儒者深詆佛氏宜若不可與同群夫子折節而崇事之聚其徒貞其教聞者疑矣曼室曰唯唯吾故貌儒也惡知儒乃今事佛則貌佛也惡知佛夫三教一道也自一而三則同者未嘗

不異自三而一則異者未嘗不同易有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道也儒者得之爲中和佛氏得之爲正覺老氏得之爲玄同其歸同矣三者同歸而殊塗將不免黨同而伐異乃今儒者在事故其說長儒者之病二氏也猶食之病飲也裘之病葛也食者不能廢飲裘者不能廢葛然則儒者惡可以此廢彼哉空華曰不然佛氏棄人倫離妻子籍令率天下而從佛不百年而人類絶矣曼室曰唯唯儒者以五倫爲重佛氏亦以四恩爲尊觀其遺經父毋妻子具在籍令一切棄人倫離妻子彼

先自絕西域聞其無人何論震旦此之爲務其惟至
人乎彼將以慧日破迷彼將以智刃割愛彼將以炬
蛻視四大彼將以脫屣視六親及其羣緣畢空諸漏
咸盡登彼岸矣由是而度衆生歷萬劫故曰能仁使
徒拘攣於旦暮牽制于帷裳祇胥溺耳且也佛以出
世間法主盟西方于時王公貴人宰官居士善男子
善女人莫不承聽若佛所說皆最上乘能者從之耳
吾儒六經莫非天子公卿大夫之事不越乎脩齊治
平以爲言如以其辭必皆天子必皆公卿大夫必皆
修齊治平則三農不與百工不備而民用幾乎廢矣

彼云事佛而皆棄人倫亦猶宗儒而皆廢民用事之
必無者也空華曰固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彼不姓而名不耕而食則無君矣曼室曰唯唯因
生賜姓三代則然不姓而名上古是已上尊其君下
利其子弟不耕而食君子是已豈謂無君空華曰吾
道自羲農以來萬世無弊迨漢中葉佛教始倡其人
則異產也其言則異言也人主近之鮮不及禍是以
君子不道也曼室曰唯唯夷考終古堯舜中天而興
等而上之旣往者[illegible]矣當其時百物未名書契未立
無爲胥化上下雖肘此老氏所謂自然佛氏所謂淨

土無事儒也帝王迭興賢聖用事仲尼刪述垂教蔚
爲儒宗儒始名矣西極化人賓穆天子孔孟生乎其
後率無貶辭至若漢明帝唐太宗卓然一代令主尊
經闡教終不以其故害成後世佛骨召災臺城致寇
儒者率以此爲口實辭而闢之要以武帝憲宗非其
人也圉人求馬於唐肆不亦左乎噲禪子之莽脩周
禮本之無有率致滅亡假令以是而歸咎於儒誰之
咎也夫異產異言在中國且不免越人被髮而之宋
則宋人非之宋人章甫而適越則越人亦非之何者
非其俗也經從梵語譯而成章味乎其言旨若甘露

謠俗蓋不得而限之矣故昌黎抗疏卒善大顛徽國
力排異端卒爲達磨推轂始而駭旣而疑終則渙然
釋矣空華曰固也諸夏禮義之國其教則堯舜文王
周公仲尼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其經則易詩書禮
樂春秋奚不可也惡用彼曼室曰唯唯厭紈綺者慕
布衣飫肥甘者求藿食蓋習聞則玩玩則忘希覯則
趨趨則易入乃今遭凡夫於道語之以堯舜仲尼小
知者則以爲古人不者莫之知矣語之以詩書禮樂
小知者則以爲古語不者亦莫之知矣語之以佛號
如響應聲雖非其徒不生我慢故宫墻數仞望望然

過之比至叢林輒稽首致敬此習聞希覯之徵也當世家詩書戸禮樂斐然同風顧弟靡波流日馳聲利聲利所在羣起而爭口誦則堯躬行則蹠于是夫人皆以先聖爲絶德遺經爲陳言儒術爲弁髦爲芻狗玩斯至矣佛氏上觀無始下盡無明彼以諸天不能不嫁大地不能不墮色身爲幻世界爲塵其視聲利去來曾何加損聲利斥則機事泯機事泯則惡業捐猥云凡夫片言可以悟道佛性存焉爾況由此而脩六度入三摩自信心始故韋布周身無用狐白屬饜藜藿無用八珍何以故適用故也空華曰六度必先

持戒豈不彰彰諸沙門方嗜酒肉務貪婪視凡夫滋甚持戒謂何耳曼室曰唯唯諸儒則仲尼之徒也固多材賢乃今出入倍于人倫不無人矣此不善學者之罪豈仲尼之罪哉諸沙門亦莫不然幸毋求多于佛空華曰佛性人人具足歸而求之有餘師夫子顧爲之聚其徒與其教失當務矣曼室曰唯唯上之維風有位者之事也宜莫善于儒下之化俗有道者之事也宜莫近于佛僕甘心草莽之下苟可化俗敢不畢力而從之吾郡山水奧區近代人文始著自聖僧而下千載寥寥諸沙門日事瑜伽終世不聞眞諦邇來二三佛子崛起故鄉猶復使之棲息瑜伽是婺與倡伍耳雖有貞白人猶以倡目攝之故薰蕕不同藏雅鄭不合奏皆是物也儒者明經應詔降才豈殊吳越名州拔十得五偏方下邑歷數十百年而無所知名其觀感者異矣故工必居肆射必比耦駕必從良務在相觀爲善耳乃今爲之擇地開林則居肆之工也爲之安禪聚講則比耦之射也爲之延善知識爲之發大辨才則從良之駕也必如是而後可以收專壹之效立不二之門由是而能自得師能自見性然後分麾而出卓錫而居山水奧區悉成佛土此第一

希有事也僕即駑下願爲前驅豈徒以倖福爲哉落則與衆共成之耳空華再拜謝曰其幸盡聞斯言如觀法藏諸有疑者昭若發矇敢不受役

養生辨

家大夫學道東海之上遇至人僊僊乎歸大藥可計日就也越十年而有難色禁勿談即其技單其神王矣顧未艾而艾視夫人無異能焉毋弟曰胡長公少爲淮海大賈日飲而傾四坐爲酒人雄夜歸狹邪二八更侍欲至奢也行年六十而始艾猶然甘酒而孌御人夫養生莫善於家大人莫不善於舅氏兩人者

血氣等盛筋力等强斑白淹速有差何相詭也黃庭
君曰襄陽公多智人也故多思多智多惑多思多勞
時而忽忽時而營營朝握髮而夕稿矣長公負盛氣
倜儻不羈遊困而無以爲家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
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或構叔氏因而窘辱長公
人將不堪長公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
與公等飲耳其善自寬若此夫心勞則形易敝逸則
全此其較也襄陽公有弟同齒而黔首長公有少弟
白首先之勞逸之徵何論血氣曼室曰固也余小子
倜然者也孩若犢童若駒結髮而受事若繫匏瓜事

畢若芻狗歸而周游若麋鹿之適豐草居若斥鷃所
思不越乎榆枋絶智屏思庶幾乎渾沌氏之術乃今
父母兄弟具在四十而見二毛敝無日矣何故哉黃
庭君曰噫吾子過矣爾將以爲絶智顧未能忘是非
爾將以爲屏思顧未能忘古昔惑且勞滋甚詎養生
何軒轅氏有言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生爾
默默爾冥冥爾毋以堅白鳴其天全矣曼室曰固也
舅氏不務重積左儀狄右麗姬勞之搖之何不用也
顧行年六十而始艾宜無當于軒轅氏之言黃庭君
曰不然請借佛爲喩佛子以身事佛唯飮食男女爲
兢兢所謂持戒也戒則定定則忘未至於忘猶知飮
食男女在也忘則無酖毒無醍醐無甲兵無衽席諸
漏盡矣是故具信心者戒具深心者定具解脫者忘
忘無心也諸佛無漏往往順事而逆施之不知所戒
尚安事持不知所持尚安事定非解脫寧詎能乎善
乎管夷吾之論養生肆之而已朝穆妄自輕而困子
產鄧析直以爲聖人則長公之徒也何謂形何謂精
曼室退而自失曰異哉舅氏沿波流登彼岍矣舅氏
聞之喜舉卮酒進孌人脩樂事如故

論相

詹仲子造無相氏善相人者洪生在焉仲子始勝冠
問洪生相洪生曰郎君必貴第徐徐仲子曰亦後五
年而貴邪曰未也十年邪曰未也仲子不悅奮袂而
去及仲子年四十始上太常乃奇洪生於是復問洪
生相洪生曰郎君形如鳳跱周覽而後翔故不利在
初當目乃利自今千仞往矣然直道從事即有言責
必爲菑無相氏曰三天子都山峭厲水清激烈士貞
女往往生之獨骨鯁之臣不少概見如使仲子得志
即三事九德曷加焉仲子勉矣仲子避席曰不肖未
始懸弧鳳乃見夢遯昔而舉不肖家大人遂以命名

不肖辱家大人何敢言鳳顴不肖直戇無禮不取茍容即片言有利於國家無生死以也無相氏曰寺甚卷阿鳴鳳良臣以之貴相得也後世負俗而抗直言亦曰鳴鳳直臣以之貴希有也夙夜皇皇務持國是以贊天子良臣事也夙夜皇皇務陳得失辨賢不肖以弼天子直臣事也此非通達國體詎能任哉當世寬於養士急於用人失養而能濟用者鮮矣士棄佔畢如爽弁髦始爲郎內列朝寺外治程書其涉世之日淺矣一旦而責之言事惡能豫謀即使之察失得之林論辨賢不肖之名實是未翼而飛者也善仕者

以言爲諱直以養交甚則擇可而言聞者不怒鳳毛而與鷄鶩同食將安用之上之朝就舍而夕上書幸得一湜茍可藉手不避逆鱗彼其汲汲狥名不可謂不烈矣顧逢千死諫其心罔不在君使徒招君過以立名雖得死所猶有所憾非鳳德之純也次者則以主德無闕不敢出一辭顧獨盱盱睢睢務在搏擊無論燕雀即鴻鵠將不免焉是鳳采而鴞鳴則不祥至矣葢昭明之屬也　今天子求直言群臣折節受善他日仲子在事寧能與鷄鶩伍邪乃若矜氣竅言恫喝衆庶以明得意仲子不爲也要以純德顧豫養何如仲子勉矣昔伊尹脩諸畎畝惟一介爲兢兢卒之廢夏興商放君復辟而天下無異議何以故一德故也今之言者躬行謂何在我若固有之於人終不能舍即一鉤二卵具在丹書以此責人人弗受已仲子其務脩德則一介爲之階迄于德成未言而人信之矣夫形有聾瞽難以辨色審聲心亦宜然知未及之而言誖也人弗信已仲子其務多識居巖穴而慮國家攷舊章辨人物因華舉錯先明諸心時然後言鮮不爲律離朱師曠百世之耳目在焉亦各以其材耳楊子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盈則亢氣餒則卑

唯中則和發皆中節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況于人乎勿助勿忘則養氣者之所有事也力此三者純德乃明仲子勉矣仲子曰善即相者無當於不肖斯言固後事者之師敬聞教

閱世

論世者有言有虞氏不若泰氏循是遞降則三代不若有虞由漢而波其流愈下　明從其朔不啻積石龍門嘉靖以還則河洛也余始涉世業巳薄君子而思野人其時邵鼎登齊竽進威福倒置何可勝原要以筮仕無瑕卒能自保此一時也項之國秉歸楚奄

以凶終卽骨鯁不容而鵷雛不及又一時也當世明
良具在埽而更之黜陟幽明明若觀火庶幾乎世與
道道與世矣乃令吏計則我不敢知夫以三歲計羣
有司必稽于衆盖朝而受計與衆共之自有郡國以
來未之或改上之殿最質諸所部下之直道徵諸斯
民內之受質而折其衷揆之衡石雖有貝錦其將安
施本之合併爲公公道著矣龍君御之理吾郡也自
庚及丙凡六年薦者自監大夫及部使者凡十有六
疏嘗一上計一質成載在司功則言言美矣無論境
內卽五陵六郡以及三吳自鄉大夫孝廉文學以及

諸父老稽之輿誦則言言美矣人言理之最宜莫如
新都新都之最宜莫如理卽酋未及壯計畢固當首
尚書郎既得驛書主者以材力左理于時三老踣庶
人走哈相愕曰信邪非邪其將犴麟而鴟鳳邪斯世
也而有斯移也謂將來者何細民懼矣諸文學弟子
瞪相視也聚族而言曰驛書在信矣是鳳可髠麟可
刖也無寧鴟之妖鳴犴之猛噬固足多邪然則麟鳳
何災趾羽災也斯世也而有斯移也吾黨將安放邪
君子懼矣諸鄉大夫虢虢然䀏䀏然憒舉戚戚然相
告曰有是哉毛羽之屬各三百有六十不謂不多其
長鳳麟賢希有也今則希有爲祟何賢邪而今而後
不幸而羽有鳳趾有麟無寧自翦之自滅之殆將免
矣斯世也而有斯移也則疇昔之所不及者今且及
之夫既及之何所不及藉第令其餘可貰何及邪善
者懼矣太函氏盱衡而語曰嗟乎生人受命于天世
亡論已司理起楚請言其方汨羅之後厥有長沙其
一倍世其一逢世卒之異世而同放世無預焉莫非
命也則亦莫非天也理能得之所部得之斯民得之
司功一旦而失之在事言有失也必有以也夫既上
下無怨中外無尤交相得矣彼其所以寧詎能屬耳

九天之上寓目九地之下乃始得其間乎且也朝瑜
暮瑕衆齊一楚是果無定論乎抑亦有異聞乎此固
兩所不能窺重黎所不能測也不佞竊聞之矣太上
命世其次殉世其下干世命世則周公孔子是已天
且不違況于世乎殉世則屈平賈生是已其作述至
今誦之世惡能喪道也惜其不廣並以憤亡道喪世
矣吾觀司理之被此名也以謫悚然意下粥粥然如
將不勝須之則廓然其若夷由由然若自得夫是之
謂不世兩君子然乎哉乃若世俗之日趨吾未見其
止也是可閔矣作閔世

問俗

從子濛問俗泰茅氏曰太上化俗其次易俗其次從俗其次負俗其次絕俗其下狥俗太上三五之世其民徐徐于于如野鹿如標枝如嬰未孩如鶉如鷇恭無爲而民化庸詎知其爲俗邪庸詎知其爲非俗邪三五以還同教異俗有鯀在下三年成都虞芮質成朝野咸讓相聱三月道無遺奸畏壘大穰因而尸祝此其易俗者也內聖外王之緒也乃若純冕獵較見衛小君寧承而制之無寧亢而爲害此其從俗者也玄聖素王之事也下此則弟靡波流吾爲砥柱是曰

負俗舉世皆醉吾其獨醒是曰絕俗律之已甚則負俗者爲猶賢彼無從頌而致身去中庸遠矣狥則滔滔皆是也何暇瑕疵濛敬進曰五方殊俗而同民故脩其教不易其俗乃今家自爲俗其孰能不波之數者將安從如何則可泰茅氏曰三五邈矣大舜文王孔子則皆我師老氏之徒亦吾所願學者也顧越鷄不可伏卵安能與衆同方浸假而思以易之我未之能易也俗方競聲利而鬬其捷吾將柴立其中俗方矜毀譽以求全吾將方內而圓外故負俗非激也不可其所不可不然其所不然激者不得不激從俗非隨也可無害其爲可然無害其爲然隨者不得不隨吾其處於二者之間右從俗而左負俗借曰可經吾其爲箕潁不爲首陽吾其爲延陵不爲汨水彼其狥者非吾事也濛曲跽而請曰若濛者足不出父毋之國受業不及先師之門直將忞忞然狥流俗爲哉即有胷無心非所甘矣藉令國俗非所預也其將如里俗何泰茅氏曰老氏之寶三里之故俗庶幾乎近之矣所不具足者其惟慈乎俗既下衰失其故步夫偷德之共也不侮不奪禮制所由生焉乃今偷則務多取務多取則無饜蟻慕之蠅嘬之蠶食之甚則豺虎

攫之即簞食豆羹按劍相眄詰之以家人之六正不啻弁髦無問慈矣在昔保家之主不敢先人即橫逆加之莫不承順乃今務爲豪舉示不可磯雖有小言報之過當此非長守富之道也吾子以千金之子而服御彀于中人之家父命以貲入成均則曰吾斯之未能及偷矣善從俗矣顧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孳孳敦厚於人倫問之刀布謝不敢知以聽嚴君之命以此而視無饜不可同日語矣非負俗能如是乎塊然一室繙古史誦古詩遇人退然若不勝衣能下人矣脫唾之面必其自乾斯其與古爲徒善負俗者也世

之穮穮者焦神極能直爲耳目虜耳顧其真君避令
日陷于非僻而不自知使吾子警然爲富貲容高蜚
長鳴以侘觀聽惡乎不可周視州閭鄉黨何莫不然
乃吾子不有其私具曰有父兄在此父黨之所竊歎
子舍之所特聞者也吾未敢輕假以賢者殆將免焉
鄉人乎濛又曰舉世耳目爲政率以功利刿心固也
伯父不然獨行負俗自壯及耆無間矣乃令任天之
放率逃譽而不避人非無亦和光同塵德之玄也泰
茅氏曰至德玄同則吾豈敢要之耳目爲政則非譽
易移狼顧而狐疑莫爲適主惟真君在各以其時行

即寒暑屢遷不失其信此吾有志而未逮也濛避席
曰其斯解帝之懸而後無可無不可伯父是已雖然
里俗非矣惟伯父易之泰茅氏領之曰嘻吾老矣

首計紀事

是歲之首內史暨諸方伯監司若守令皆入朝 天
子受質而下天官程殿最既殿不職者如干衆削黜
有差乃合京兆藩臬郡縣中外臣工無慮千萬計周
咨慎擇舉卓異者二十二人籍之天官以待推轂海
陽令丁應泰首舉籍中銓官不必序惟其人具曰治
行第一境內欣欣相告吾令居然擅埸司馬氏故嘗
載筆名山勒令功德覯茲異數宜不一書令雅從余
遊避席請益疇昔上計余有贈言今茲之行余有計
對三異有記荒政有碑纚纚乎吏僕悉數之矣是舉
也由漢而下未之前聞即余非良史材猶得以稗史
紀之矣夫自京兆以及列邑則令爲難自三輔以及
萬方則甸服難矣由甶無法祭祭無徒用武以張用
文以弛得民則上側目獲上則民生心右閭右則左
携主閭左則右貳猶之齒角有羸縮尺寸有短長兩
利而兼得之難之難者也當官三事夫人能知之夫
以能服之令亡難已其見計也蚤猶熟慮而從人其

明也析秋毫猶專視以胥化其遇風波之民非武不
輯乂之則良民無懼壹以文德綏之有善不居歸于
所部令出而民不悅無然詭隨胏石不宛樂與休息
抑或爰書出入三尺倒持彼辟此衷不憚專達不茹
不吐恤貧安富而矗詘佽焉脩此六者故全也令以
其材御用何有要之以才用才則自用而浸小以政
從政則官備而神行故洵沫不若相忘司徹不若司
契成心刿矣用而不勤率是而領有虞氏之庭則亮
天工者之能事也單父武城或未之逮卓魯然乎哉
既而令受 璽書乃趣還縣巡行邑里發粟設糜重

以時疫大行徧瘵疾苦掩暴露于時溝壑皆有起色境内益親聞之道周徼車旦暮且至聚族而趨公府豫留令行海陽有天願借一如河内余惟歲周五稔則天授海陽無已將裂土而封乎殆於不可且也地維不以灌溉而私滄海天道不以肖翹而私化工然則令惡乎留留之以慰父之石耳

辟言

泰茅氏曰直言有三重而鷹擊不與焉此非平康正直之倫殆難爲力三者何也脩主德也杜姦萌也和國鈞也正心誠意之説自昔厭聞舍是則無以格君

心之非徒翹其過耳此脩主德之難也人主深居大内娓娓然與婦寺俱咫尺違顔有如萬里納牖則其機格叩閽則其勢暌猶之瘍集於喉藥石針灸所不及急之則呼吸生變緩之則醖釀滋深此杜姦萌之難也夫可否在執政是非在建言虚已而達觀可否是非一道也執政或作威而守勝建言或作氣以求多古人有言氣猶水也言浮物也過作則激激則爲氾濫爲懷襄其傷必多行險而失其信矣故詭隨則黨吊詭則褒褒則敗群黨則媢世此和國鈞之難也如將引重必先圖難圖難則無擇言言重則國愈重矣人臣委質國爲重而身爲輕顧吾之身天下國家之身也身死而言用庶幾乎言重于身脱言不用而身亡則身與世交喪矣言與骨俱朽矣溝瀆爲諒自經之謂何彼以鴻毛而博泰山則關龍逢之屬也乃若比干刳矣箕子不以其故貶仁九族鄂侯脯醢其身西伯不以其故而損至德要之聖人無死地外其身而身存輕之不失爲忠重之不失爲聖明疇演易皆在明夷此聖者事也量而後入惡用尚口而爲名高高則釣奇卑則取徑借曰如矢中命然乎哉且也移孝則忠移忠則孝其心一也唯所用之善事父母

者務幾諫而志不違善事君者務諷諫而言不顯曾參仆杖孔門距之夫豈苛求失大體矣子非無赦之罪胡爲乎歸親以不慈之名臣之納忠何以異是伯奇自及申生待烹可謂曰恭不可謂孝雍門鳴轂先軫歸元介推自燔鮑焦立槁可謂曰烈或非聖人之徒浸假自扞於不辜而傳其主於不令則取節者之爲也居今之世安所嚮方太上忘言其次求言其次受言忘言亡論已求言則謗木諫鼓受言則止輦避帷言責在躬危言時出始投之以可受既示之以可求久則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蓋不言而化與之胥忘

故劉累忘龍梁鴦忘虎卒之神物馴而異類格是謂兩忘求無所求受無所受矣與其以身徇國吾寧以言徇身其有言也未始有言也其無言也未始無言也發硎游刃因得養生吾其尸祝乎哉將代庖丁割矣

四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無思無爲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爲良則思無益矣禪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即一念起

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盭矣吾道一而已矣即佛氏亦以不二爲法門第折其衷如之何其致一也

問三教之議幸執事負俗而平之俗儒詆二氏爲異端直謂其利己而忘人有體而無用耳夫自羲農開物歷數千萬年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大都無爲而治虞周禮樂之教不數千年業已濫觴老氏將反古以拯今非自爲說也佛氏諸相非相無我無人普濟衆生同歸正覺紛紛聚訟頗涉不情竊以吾儒齊治均平稱物平施老氏以玆今而例古昔則衆爲異時佛氏以震旦而例西方則冊車異地故出門合轍容有不同乃若高明廣大精微二氏無讓獨中庸爲德惟儒者能之執事謂幾微之差在人自會此則不佞之所未喻者也請明以告我何如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王周公由此其選後之戒愼恐懼死然祖述憲章顧孔子蔬水忘憂顏子簞瓢不改即曾點春風沂水獨當聖心蓋其樂也濂洛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自得而求真樂夫懼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

得則懼得則樂亦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乃今專事戒愼恐懼懼涉矜持語樂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願聞其方

問夫子賢於堯舜釋之者則以爲聖不異而異于事功竊計門人稱誦於當時非事功以也堯舜執中夫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與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爲時中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已堯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絕四未之前聞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顏

氏得之而爲約禮曾氏得之而爲格物並得其宗夫約而復之守之謂也猶難語時物格則皆中節矣乎當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明孔子爲聖之時原其始必歸重於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中不涉將迎不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已即物格知至而止至善果即得時中乎其未耶

西歸引

華以齊州爲中國梵以天竺爲上方顧老氏出函谷而師釋迦達摩度流沙而祖震旦智涵差別道本圓融無三摩無五濁無先後無中邊原始要中通一無二孰爲法界孰爲虛空西來比丘具佛子相纚頭環耳深目稜眉不袷不襦不冠不屨其名曰諾曩縣紇哩其國曰迦毘羅其居曰韋馱菴其師曰庚迦哈哩是行也隨喜東方國土縱觀大地山河爰及九年始通三蜀因而遨遊諸夏瞻仰兩都諸佛地則瓦屋霧中普陀五臺峨眉伏牛九華諸名山則雲華雲臺岱岳衡岳廬岳玄岳白岳頂謁肇林精舍會逢大士生辰言語僅通機緣偶合叩之則再稽法臘將反化城曩忽亡繻茲求授節庶資利涉且證多聞粤自經傳四十二章藏積五千餘卷梵諦悉流東土華言未入

西方自分凡夫疇敢先發竊惟經猶法筏藏亦言詮非聖非凡不增不減道外無法法外無言比丘實往虛歸宜無不可遊方之外何用關譏學人願力雖微護持爲急爲之闡西來意歸而質之本師

汪世墓戶從約

吾宗自思立公遷歙歙以別祖祖之自是以來丘墓具在乃今履畝經稅立戶同歸蓋歷七朝更十世堂斧可跡圖籍可徵郡中諸世家無兩矣上之則擘跡龍驤麾有封樹沮于不專下之則居方類族各有司存閡於不壹故未遑也吾郡皇皇義舉不憚徵羨從之我王祖扶義而興保世表俗于是乎在於時十有六族無慮萬夫即損魁父之丘何有東海凡我近屬永肩一心斂財必以巳先人經費必量入爲出諸所出入受籍特書質諸宗廟之靈庶幾無愧由是序昭穆而爲譜肅烝嘗而爲祠率用此耳

方于魯墨表

太函氏曰方于魯造以墨質成品有五其始爲瑤草以工特聞于魯則曰吾求之法象而始得也寧詎衆雌而無雄既而爲大國香庶幾乎國工矣則又曰吾求之色澤而始得也守吾宗而未始出吾宗於是爲

大紫重玄美矣善矣盡矣則又曰吾業已得其精神玄之玄矣吾將求之材美工巧之外吾將游水德之初吾其爲非煙吾其爲寥天一吾技単矣夫工非儒者事也不儒不工儒而不工儒無當也儒術爲政人官爲能純粹精良故無遺憾于魯以此世其業卒以名家其子嘉樹殖之林林乎滋茂矣象有五一曰規二曰萬三曰珽四曰圭五曰雜佩圓爲規方爲萬正直爲珽脩者銳者荼者蔡者爲圭凡諸取數不齊皆爲雜珮義有六一曰國寶二曰國華三曰博古四曰博物五曰太莫六曰太玄昔人饗芹曝而獻之君不

忘君也　聖主日御東觀親子墨客卿草莽之臣何繇特達唯是休徵瑞應竊以纂至治而泳太平國寶尚矣論思獻納決筴摛辭經緯亦相潤色帝業故次國華古人與稽後世爲楷多文爲富物亦宜然故博古次之博物又次之九流百家道術裂矣二氏游方之外業擅緇玄要以無相無名斯其參兩緇則太莫玄則太玄即不相謀何可廢也或曰法寶或曰鴻寶其在斯乎表者以六義衡之五象緇之類族區分可僂指矣

太函集卷之八十五

太函集卷之八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偈二十七首

非法偈 有序

佛子以誦習游譚爲學佛故儒者不親即親之亦必具威儀習言語文字者耳以是語佛不啻徑庭長干開士德清持一鉢來都會日聽經講座下已復循乞諸名山暇或爲詩往往膾炙都人士之口嘗從故都善余弟介弟謁余余與之言間有入者余謂浪游綺語佛戒在焉爾毋蹢躅爾毋呻吟屏爾多慮舍爾多

聞七日掩關既出而後來謁余將以法眼觀汝矣會余以　賜告去德清請先行將抵少室經伏牛陟匡廬期余於雙林之下屬余以言爲贈遂爲之作一偈云

有法原非法非法復無名面目本來無何論齒與趾浪遊兼綺語卻步欲求前所以西來宗不復立文字一切不思議巍巍最上乘信手可拈來開口無着處爾經少林寺試問少林師一葦渡江流隻履迷沙界九年面石壁千切現金身雖云顯化權不離有爲法牛山何自苦有法即有魔痞疾果能同法魔各無所

一杯彭蠡水千仞匡廬峰瓣瓣青蓮花如如成佛土爾來拾蓮子種向肇林開開時莫待釋迦拈拈處恐教迦葉笑

余度僧自月主聖僧庵自月受偈於余遂爲之偈偈曰

寶月當三五光明照十方浮雲乍有無不礙光明體明晦生憎喜徒作世人觀若作本體觀無明亦無晦觀月原非月此觀非正觀自月不思議初無可觀者

沙彌性昊從師朗公入鉄中朗公祝髮度之摩頂受偈

本來常住虛空現出山河大地頓除煩惱六根便了菩提四諦喚白毫光裏證圓通此是西來第一義

朗公西歸舊業有事掩關余善其深心爲之作偈

我聞最上乘言下即見性初地略禪定况復脩小乘一切五蘊深如珠沉濁水直心務精進幻覺悉遠離現出如意珠本來正法眼頓漸無分别定慧相因依爾發菩提心回向菩提路要須無住住始見無生生嚼蜜等中邊如來不誑語

駼雲摩天翼也殆難與燕雀同羣栖息肇林奄忽三臘頃問法于長者子有契夙聞南去武夷之支提將從故師求證茲謁行東郭作四偈授之

鳴琴流入秋水破衲藏來夜珠欲問生前色相維摩室裏文殊

肇林初出溪口明月高懸杖頭世界三千佛眼扶搖九萬天游

阿耨無分去住牟尼一任浮沉試問天孫酒味更挑玉女琴心

掉頭已失龍樹分手何妨虎谿震旦一鳴鷄旦支提再長菩提

梅花菴落成二偈

西竺旋開蘭若南枝初着梅花三身立地成佛兩足隨緣是家

布金精舍三畝種玉香林一叢會處虛空粉碎拈來塵刹圓融

送人入圜四偈

一室有飯依十方無罣礙當人破此關到處觀自在

世界千常住虛空一刹那由來無彼此莫自起風波

誰將一丸泥誤把重關遂龍虎自紛爭山河原大地

方外都無外圜中更守中閑關從至日開戶總春風

逃禪偈送澥公還檇李

我昔見如來一乘居最上頓悟豈思惟正觀寧想像
非法更非空是理即是障二諦總言詮三身終法相
惺惺慧乃狂寂寂虛仍妄鑽頭不二門插脚無盡藏
立地佛可成由來語非誑窮來得真常縱橫歸至當
此筏既應捨彼岸猶難傍亦知種善根安得謝塵鞅
以此徑逃禪自在無迴向不證亦不脩無得還無喪
離群罷莊嚴見獨依昭曠初時見佛尊終老任天放
何人過東林高座分方丈虛空時雨花天人日供餉

曼殊自有口摩詰渾無恙去去勿多言佛來也一棒

無叟偈

我聞衆中尊具足諸法相汝從西極來人作須彌望
肩隨丈六身宛在靈山上絕口嘿聲聞冥心離幻妄
夙昔學初禪精勤利用壯獨立摠持門首窺無盡藏
俄而入刹塵一切無遮障慧燄燭十方更造光明藏
從此得真吾久之我亦喪但解圓鏡懸莫問流沙量
由來法界觀總入虛空藏三藏豈支離獨觀自昭曠
誰云解脫難之子任天放

大鄣須彌菴募緣疏偈

我聞西極尊最上三天竺東土亦如是爲三天子都
上窮兜率天下盡閻浮界如如騰震旦各各出須彌
疇昔有招提即今無瓦礫中間經浩刧旋復現真如
有何比丘身亦具法界性投諸長者子等發菩提心
材木任所需棟宇亦已構更須齊物力一切妙莊嚴
誰能善護持必藉諸檀施即心亦即佛無我亦無人
願結歡喜緣同歸功德海

病中爲攝山僧如敬作一心偈 有序

攝山僧如敬易二字曰一心其始裝願出家則余仲
氏序矣仲氏且爲之闡明三教一當金篦如敬仍虛

上方乞余爲偈適余在疚亟屏高譚顧疇昔唯然庶
幾無誑云耳偈曰

萬法歸一心如來無敬義儒言無不敬先著敬當中
著敬敬即塵著無無亦障無著非無著強名之曰如
的的湛真如如如妙自在不作莊嚴相不持清淨身
刹塵任自如能所俱不立是則名如敬諸佛亦同然
了敬復何心了心復何一敬與心爲二二與一爲三
髡然析本無況乃乘諸有偎云楔去楔明係頭安頭
徒窺不二門却指第二月初機有頓漸至道無聖凡
即使問維摩默然無所說

一指菴作偈五首

毘盧閣上四天空縹緲都無一徑通彌勒謾持朱戶鑰善才原是主人翁

法界曾窺色相初白雲紅樹現真如而今搖落歸來晚滿目青山總太虛

林下經行夜可憐霜清露白月娟娟剎塵盡入光明藏漫向千江覓玉蟾

休疑法相原非相須信真空未是空儵忽豈能開混沌雲將疑自失鴻濛

莊子雅能通物理天龍原不費工夫自從迦葉微微

笑到了還他一指無

雪堂偈

枯坐雪山四大無宇為問常人堂深幾許

大會畢授沙門海宗歸武林偈

大會華嚴海先登般若船河沙不可說一一見諸天

沈君偈

大士非大士補陀非補陀去來原不二直下見維摩

一漚菴偈

閔壽卿為方外游壹息玉華山眘築方丈室事金粟如來余季孟以一漚署其菴以默存署其閣壽卿請偈余作偈曰

無量者海奄忽為漚無住者漚奄忽而海漚生而海不滅漚滅而海不增即海非漚非漚非海何以故無生滅故無增減故極之則無空幻無剎塵無混合無區分無差別無因仍吾斯為不二法吾斯為最上乘見此者為文殊法眼居此者為維摩法身

跋

黃庭跋

黃庭經下筆有翩翩凌雲之氣評者謂如飛天仙人予所見宋秘閣本僅三而此其最李供奉所稱精妙

入神者于此賅焉吳無懷寶之三十年乃復歸之康虞氏猶之趙璧幸不出境何論楚弓吾宗苗伯亦嘗摹而梓之迄今猶或取重祖之此本殆亦所不知者何人乎倘過山陰道中慎毋載之俱也

陳季迪所藏絳帖跋

敬美書視元美尤工而元美評騭諸名家率稟於博聞廣見其跋季迪絳帖不亦犂然辯哉弟及其藩抑或耳目為政九原可作敬美謂何余不工書而余弟仲淹兄事敬美嘗代余購淳化閣本饗之倍蓰南金余唯唯而已季迪再世好古而絳帖以宋榻神品歸

之其所作書得之心而應之手此焉多助仲淹而在庶幾神鮮而神遇之乃今已矣季迪以余少長元美虐左而屬先鳴顧集四美而亡其三即卒哭爲之一慟

趙文敏佛毋圖跋

昔人品畫史者遞進遞難故騶從非難難于扈從扈從難矣參乘尤難其在車中胡然天帝難之難者也虎頭金粟天帝難名至若西極化人不可爲象無論難矣乃今須其始降赤而未孩諦視法身居然與法界等重淵以尺蠖出雲丹穴以鷇音中律豈亦然哉

重以聖善端居徽柔周護凡諸進御靡不精良此非槃礴所能天眼在手矣莫廷韓懐此卷見客于方浴佛肇林陳几奉之偉哉千世一遇也要以諸相非相一切惟心作者得之矣吾其目遇趙僊其神遇邪

趙文敏圓研圖跋

往余從開士得五星圖從方博士得二十八宿圖既得趙文敏圓研則其下鐫五岳眞形圖畫作並工而廣狹互異乃兹約三者而僉若一直以内之佩纕則莫廷韓之所珍瑯琊二公之所賞者也夫天成象地成形凡諸有目者可觀有趾者可陟顧有象象者有形形者即重黎釋筭離朱收視夸父息跗矣此非卯二儀而介六合畸足以窮其變哉吾衰矣將謝汞真之遊苐屬良史摹而寘之太函以爲右契

文太史書畫冊跋

予嘗受文太史一冊太史工書畫而畫尤工惜其托于金牋懼不足以傳千百世是冊爲徐使君所愛視予所訂者同重以赫蹏氏載之愛斯傳傳斯久矣昔右丞工繪事有識者以爲通禪方丈室中諸佛具在太史之畫是已乃若舍最上乘轉菩薩行則太史書也

王文成公圖冊跋

自經術與聖人之言朽矣乃若董生韓氏則二代閎儒雖或有槪于中亦足以叢絜其廣狹猶在一隅宥宋尊道而卑儒其間多任道者元公伯子夫非聖人之徒與陸氏取足于吾心庶幾見獨卒詘于辨其材則殊後之人遂以聞見求之焉知德性先生出東海之上獨觀昭曠之原宗鄒魯而祖唐虞不失七世千載而下殆將獲聖人之心世儒紛紛耳目塗矣彼皆守其戸說若吠所怪而狺狺焉其知者則又以其斥瑾俘濠撫亡覆亂而多先生之伐吾聞得道之真者

其緒餘足以理國家乃今之所足多則緒餘也圖是巳余小子冥冥者也又惡足以知先生

華嚴血本經跋

當世苾蒭倍無學而趨義學藉令詩如靈一齊巳書如智果懷素繪事如巨然何益哉舍巳田而芸人之田病也戊辰二月余客焦山則暘公摒闗寫經託言示疾余察其有專業心竊多之其後十有九年余再至暘公寫經如故而齎用益貧于時輟業屏居館我二仲余方乞得華嚴血本寫者爲宋學士前身夫夫以此爲報佛恩殆且有著乎小矣暘公弟修本業寫

華嚴以部計者凡三斯果無著也與哉莫之或知也一念真如立地成佛視龍門子直土苴耳況當世乎余居太函故有華嚴會異日者得公八十一卷内之上函是亦一大因緣其福德不可說不可說即有詩書繪畫將焉用之

湛上人寫經跋

頃清公從仲氏入京師于吾言猶應響乎多其根利期之肇林既而寫經五臺饗大福報人人謂人中摩尼寶也明湛始祝髮禮清公爲導師久之益遠紛華去而業白屏居水晶菴之東閣寫華嚴經于時越居士館之僧慧理飯之福報于是乎權輿矣嘗聞之初祖凡諸檀施都無功德清公務以此取重固當遁成言于肇林藉令明湛由此而進之視福報若空華耳雪山穿蘆少室面壁於意云何得意忘言寧詎知清公之果賢于明湛也寧詎知明湛之不賢于清公也

弘正名翰卷跋

獻吉以脩辭命世中州人士往往曳踵邯鄲顧獻吉不工書而學書者願爲優孟甚矣其嗜學也何論左右手乎其書無當古人率自爲體要以勁正樸雅心畫可師閔叟雅游大梁幸得獻吉若干牘一時名家

代起亦若鱗介之附龜龍彼一布衣居然篋此以當天孫之錦山靈呵護迄今而歸壽卿譬則楚弓庶幾乎得主矣近世江東歷下夫人遞爲瑕瑜豈其爽德則然去弘正千里矣

黎秘書書陶詩跋

元素從余籍司馬門因受秘書書法文氏世以八分取重其後則皆推轂秘書秘書謝歸元素挾筴而請業南海于時秘書僊僊乎務行樂僅得陶詩四章委蛻而歸鴻濛遂爲絕筆嗟乎秘書老矣筆陣縱橫如八陣圖立盡坐忘其神方王遊仙見夢寧詎無徵藉

令從沈太史遊庶幾可以竊畫鸞書貝葉矣

龍種圖跋

往衞公徵太守公表余負諸責者踰三年司理質成而南奉衞公之命來討藁既具而迫衞使將屬劉生作書適梅禹金致一卷爲龍種圖虛左若有待也閱圖則其一軒然矯首其五從之太守公奮翼先登諸子若孫承伍旅進若將冥合表中龍種之語右契存焉圖出茶陵生是宜爲葉公上客要以不召而來不翔而集其斯爲神物也與哉

文待詔内苑十景圖跋

余故事　世宗出入西内其後貳本兵典禁旅數從事尚方自賜告迄今垂十年時時見夢適閱茲卷宛在目中文太史以大耋之年託諸繪事精嚴秀媚真天匠手哉假之數年藉令歷下江東爲之賦即上林無讓矣

尤子求畫跋

白描自張吳顧陸而下若周昉李伯時蘇漢臣錢選並爲國工近世若杜菫仇英庶幾往昔尤子求工不如仇筆不如杜而小撮二家之勝此十幀是其得意筆可以傳矣

張氏賓鶴圖跋

古者宗器必設手澤必存不忘其先也幼于不逮事其王父而猶及見此圖觀於失得之林殆若神授說者本之乎孝感知言哉乃今相後四十年逝者不作久矣吾黨幸得披閱不啻行其庭而見其人凡厥慈孫其愉快何可勝道鶴鳴子和斯亦九皐之遺音乎至若文太史以書法聞周處士以繪事聞則吳人亟稱之余不具論

宣宗皇帝御書卷跋

帝者之親六書自漢章帝始著迄我　章皇帝千有

餘歲與之代興御墨往往在人間爛然與羲晝禹疇爭烈首卷是也昔在勝國諸避世者率自託于書以故國初載筆之臣能者具在猶之龍章虎變厥有風雲司勳即其一也藉第令天授夫非樂取之資乎末卷是也　今天子垂衣六尺續　列聖而集大成嘗御宸章徧賜館閣臺省臣佐邦政拜受而竊覩之殆猶雲漢中天倬乎章章矣一時簪筆入侍者果亦若司勳其人乎不則　主倡而群無以和之將令司勳專美矣司勳系出吾郡而是卷歸舍人淳盖其族云

趙文敏公書柱杖歌跋

無垢子有拄杖渡河之喻與此歌意同要之操舍從横不離法身遇事還須不用而用不離而離直到撒手懸崖方是竿頭進步無所藉手矣此卷蔚宗得之與善與善得之德清清公兩據名山儼然大善知識不知此時拄杖作何行持果然彼岸先登則法身以上事也

歌世德詩卷跋

新都山峭水激故其民狹中負氣不能下人然而傾慕義聲矜于已諾亦推直之效也若乃嚴事上官兢兢用命則休寧視列邑似賢矣舊令尹或以休寧爲

薄謂非禮義之都將使聞之廻車何末流一至於此及林公入境輒與人士相能公嘗糾紛之秋任勞且久而不以爲困齊民稱頌功德必本於親歌于州閭達于衢路而不以爲諛其應感之符不啻桴鼓直道之民不必改聚顧所感何如耳即舊令尹之言不誣休寧終不以其故貶俗矣汪伯子采頌聲之雅馴者示余于行李間嗟乎公憑百里之功以其親顯璽書表德學士誦義茲其謏聞也其立身揚名以永終譽者豈謂是邪然古者省方之教弊群吏之治而慶讓之俗之升降治之幽明於陳詩可以見若伯子所述亦不朽之聲也世德之懿諸君子能長言之故不論余喜休寧知親上之義其俗猶能近古不避譙讓綴之於末簡云

三瑞卷跋

汪伯子曰昔中牟三異論政者往往稱之洪海寧則以三瑞聞亦善政之徵也夫仕者幸而有土顧獨以赫赫者爲芬華惠政不收卒之無可以佐百姓者彼方自以爲瑞人或以爲不祥何瑞也簿里官耳簿有惠政而得瑞應者三迄今數百年後嗣誦之不絶彼以芬華爲瑞者何足數哉典儀氏爲海寧後人事

襄國君以恭謹國君好禮下士名冠諸侯王則典儀氏先後之矣自昔王門之士徒持文墨議論猶或以爲國華乃今玄端章甫脩 宗廟會同之事延王譽於無窮是則國之瑞也楚國惟善爲寶余於國瑞亦云

跋朱呂二山人醉茶卷

古者三酒六齊禮家益侈言之顧其色滋厚味滋濃非其至者也善酒者宜莫如李供奉鬱金琥珀何以稱焉當世以酒名家則異于是貴在玄而無色芳而不酷旨而不甘即有杜康斯其至矣夫茶不經見始

著于唐嗜則盧仝辨則陸羽津津乎其言之矣要之
龍團雀舌棠巳喪其天真彼其津津非糟粕則土苴
耳　國初六安當御不襲故常乃若筐采鼎烹之宜
色澤臭味之品一切未遑今則虎丘顧渚迭進擅場
申之器用美利水火調良即尚方所不及嘗易牙有
遺憾矣不佞任天之放猶之飈鼠取盈自負酒徒兼
病茶癖幸而得生斯世振千古而饗二奇酒過殆時
有之茶則解醒而巳朱呂二山人自京口至訪予浮
玉山篋中出醉醒圖則茶爲政復出一筴曰茶藪覶
舊經爲詳夫世人皆醉我獨醒屈原所以見放是醉

也醉以酒也宜也二山人非酒之醉而醉以茶猶之
水陸舟車不相爲用矣吾鄉王仲房氏顔其隱者居
曰茶隱翼然而亭其上亦曰醉茶亭余嘗就仲房問
茶芒然不知所對嗟乎善易者不論易然則仲房其
真醉矣乎吾黨猶揖揖然以色澤臭味求之抑末矣
二山人善醉而神全者也忘而勿忘勿忘而忘其將
加仲房一等矣

醫無閭山勒功銘跋

余大閱遼東多其師武臣力既上是捷力請　遣右
司馬勞行問則又屬銘醫無閭如燕然右司馬敬諾
乃索工勒銘者余簡羅伯符從行既銘而還余且歸
省伯符奉中原轅弭亦且十年迄今右司馬以太宰
歸伯符猶故吾耳嗟乎燕然著矣顧不知勒者何人
藉令操筆壹稟於孟堅孟堅以死乃若過醫無閭者
人人知有伯符很云不失故吾伯符幸矣

辟言跋

丁元父以應　召行蓋六年于玆矣往不佞籍海陽
治行無慮數千言將更僕申之無庸拾瀋玆行宜在
司直居然骨鯁之臣千里長驅直道如矢願述平生
之臆一當微車之鑾和元父馮軾觀之則不佞僕矣

送書生許去疾出塞卷跋

許生故及余門則負不羈而躓玆去之北幸得當而
一鳴少宰爲生大父行雅知生者生勉矣藉第令脫
穎毛錐雄劒奚擇馬顧燕市多酒人幸毋從之作故
態即三旌萬戸猶掇之也不則長安狹路險於太行
塞門又其甚也翩翩將何之

梅花夢卷跋

周之夢蝶也亦云蝶之夢周也然則夢也者寧詎非
周之夢孔耶倪叟爾然遠於人情胡然而絶物次父
任其孤潔和以天倪余竊謂次父之夢倪猶之乎倪

蓼次父也要以物化則蝭不賢於梅余將右揖而登
次父矣

石粱碑跋

曾令君首事石粱余碑矣尋　召入爲御史代者爲丁令君旣及下車適告成事于時域中病涉者相率而抵公門咸願截流而梁悉倚辦黄叟令君否否夫夫亦齊民耳寧詎能以一手一足之烈兼濟域中會詔議營田使者出乃略三輔經九河橋有鉅工非海陽黄處士侃將不任乃檄有司馳幣爲聘移書告令君令君曰嘻夫夫亦齊民耳寧詎能以一手一足之

烈往役槳千里外而辯應之卒謝其使歸其聘竊惟衡命者無上承命者無民王者不盡民之力不竭人之忠政有經矣藉令匹夫赴義而厚積無饜由是而距躍者招尤咎竊者得計倒置之術也人臣之任事何莫不然昔之用民者鞭其後今之用民者扼其前令君於是乎得大體矣

跋還金傳後

汪伯子曰新都山峭水激故耿介之士女德且然若葉毋是已彼丈夫趣錐刀之利按劒相眄即無因而至鮮不冒然居之葉毋不有遺金而納子於正義其賢於帷裳者遠矣昔嬰毋距無望之福學士猶或稱之誦其言徒蹻足禍福之門擇可而進者耳當葉毋歸買豈金何論禍福澤卒之毋以子貴享身後之榮名則徵應之符也豈始願所及哉吾邑中多聞人而葉毋以女德著余故亟稱之爲帷裳者嚆矢云

澄清堂帖跋

余故有淳化帖莫爲贋行家弟得此帖於京師庶幾可當魯衛子愿善家弟見之邸中往年挾家弟之弇山子愿方在行部偶談及此帖子愿津津然請購之家弟抗聲此可以贈使君即使君不可購頃之子愿

還楚發一介行李討諾責於肇林時方大會肇林共作佛事家弟將出篋中致子愿猶著愛於眉睫間余笑曰只此未斷愛根異日者安能入筏家弟唯唯余就牘尾紀其言

宋司諫王公告身跋

余觀王司諫領常州告身則檜在事當檜署名而出司諫豈不甘心顧檜能阨其終身而不能阨其後世乃今載在宗祏不啻彝鼎大常檜名若列丹書即燎原不能燔稽天不能灌矣彼其沉沉而都相位覗司諫出典一郡何論徑庭顧得司諫告身非直中丞公

世守之也凡諸有目者莫不儼纓歛衽想見其人藉令秦氏未覆其宗白麻具在觀者有唾罵耳即其子孫亦且羞稱舊物曾不能以敝帚享之安事守乎得勢我躬得道我後此得失之林也

懋公吳中名家詩帖卷跋

折衷者無慮十二家並以書法取重大林西矣悉歸無何有之鄉玆什一僅存足矜希有藉非梧竹烏能致此六雙吾弟仲淹當購大林手書華嚴經藏肇林其書工矣在詩之伐木嚶求友聲即方外亦不廢焉

太函集卷之八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議三首

額兵額餉議

建言者謂薊兵半失伍而歲餉日加請
命憲臣往覈之以節軍實夫薊之失伍者幾四萬歷年滋多乃今在伍者自如歲餉彌是聞者執此而求多于薊謂當事者何于是督府請復額兵
戶部請定額餉疏
奏下其議閱視大臣不佞待罪行間幸與末議請陳其槩以待折衷我
國家都燕鄙以距胡薊昌故在甸服自
成祖捐大寧予三衛議者至今惜之竊計大寧猶之各邊險不足賴獨自居庸亘山海阻山爲險天限華夷與其騖遠略而事營州孰若乘近關而守天險故置三衛於外作我藩蘺順則羈縻逆則拒絕而吾之所永賴者固自若也自庚戌虜入而薊釁始開
國家舉財力之半以應之日不暇給大都上務督責下務彌縫議者居中率務阻撓卒鮮實效今

之善言邊者謂薊莫善於守誠有味乎其言然守有三山谷險阻守之形也臺垣器械守之具也良將猛士守之人也初中山武寧王經略薊事凡諸隘口畢築臺垣垂二百年來迄今猶有存者彼當國威方振惟守具爲皇皇元老之謀國固如此承平既久頽廢不修屬夷睥睨其間遂通虜入要之天險未改也其具亡矣孰與守之間者修邊擺邊歲無寧日語修邊則工費半入苞苴徒事粉飾語擺邊則姓名空列册籍徒具虛文且以及肩之墻而禦不測之虜寬則通

昔暴露急則獨當控弦責之登陴非石人不可兼之器用不利芻糧不充此則有守之形無守之具也自尚書譚公任督府乃始循行邊隘完繕邊墻則又乘墻爲臺凡千二百座高堅峻絶翼翼言言以地則矢石可以交加以勢則犄角可以互用計其工費不下百餘萬金信乎不世之勲不拔之業也邇年軍器火器莫不精良隨在有儲不徙而足是則有其具也乃今所急宜莫如得人其計主客官兵凡十五萬不謂無人矣主兵刧虜積威其氣不振客兵更番迭代其

人靡常詰主兵則面從而後言練客兵則朝甲而夕乙雖欲易其志慮定其章程難矣效死以守彼則安能班軍則僅取赴工新軍則僅取充伍訓練未之及也寧可守哉譚公亦嘗募土著之兵今張斌所部二千五百人是已錮之一壘猶然接踵而逃又惡可練又惡可守也求其能守而戰者則惟南兵顧其數僅九千人耳分之則每臺各九人爲守合之則九千爲一營以戰守則備廣戰則勢輕備廣則力分此輕則彼重徒欲倚辦一旅取勝什全譬則以筳撞鐘力不

逮矣有守之具而未必皆能守之人今日是也不佞既從會閲因而縱觀士氣軍容厲頓戍戲可以槩見則又質之督撫謀之元戎訪之諸司詢之部士斟酌損益務求便宜咸謂客兵久疲且無實用彼皆以得休爲幸請暫休之無已則增募南兵萬人以足守備計休客兵一萬八千通計兩班則二萬七千矣南兵在薊者幾一萬加之增募萬衆得二萬人分之則每臺各二十人各益以主兵十人可以畫地而守合之則布各車營或衝鋒邀擊之或出奇衝擊之或乘勝

追擊之可以相機而戰矣計南兵二萬合以主
兵八萬二千有奇附以新軍班軍共約十五萬
在薊得額兵十二萬面同在事者就十一路分
之因地緩急爲兵多寡通查兵馬舊額馬不足
則增之缺則補之且以總督撫鎮標兵六枝悉
加派各路視舊額增矣仍以山海并石門爲十
路每路結一車營每車營步騎各三千就近遞
融衆益總置輜重三營每營藏遊兵一枝以備
衝截馳逐兵分各路而總督撫鎮以時就近調
操在路皆戎兵遇調則皆標兵合併爲公毋分

彼此兩防事畢各一舉合練如今年士有固志
以漸知方庶幾守得其人矣昌鎮得額兵二萬
八千人大率倣此因按籍而稽其士馬計其芻
糧條析區分優優各足約其出納可減歲額十
五萬有奇夫增南兵僅一萬而休客兵二萬七
千減歲餉十五萬有奇乃若各邊犒賞各路行
糧之費不與計無便於此當事者猶謂更張伊
始尋逼秋防明年仍留近邊宜大遼東騎兵各
一枝共七千五百俟秋防事定然後一切休之
果若所云卽明年亦減額餉九萬宜無不可夫

客兵當罷則人人言之然亦徒恤其勞靳其費
舉其一隅耳當
世宗時程督日急各邊之遣入衛者非精銳不行其
始徵兵二十枝環列境內然虜小入則小失大
入則大失曾不能以一矢相加遣年復一年士
馬道斃久之則應文塞責疲薾不堪此非改絃
終難利用此其較著者也顧自昔言罷客兵卒
未有任其事者乃今則當事者任之矣獨南兵
之議中外紛紛或病其驕擾不馴或憂其脆弱
無濟夫以南戍北則北人環而伺之少有瑕疵

輒成瘡痏其云驕擾者胥此也然南兵始募者
僅三千耳次募者幾及萬人始募者處之邊邑
士民雜居氣習不侔不免多口次募者分布各
臺戍守隔閡民居閭伍帖然市肆不易雖有萬
衆人無間言假令自今增募萬人分布仍如嚮
法或仍出邊採木各置營房於亭障間使之比
閭而居守望相助且口外地多肥沃往往可耕
就近授之以不賦之田使皆得飽其妻子或有
願歸者籍其家之丁壯者代之假之數年易客
爲主邊庭有常戍之卒無不守之時矣使或將

領易置彼衆思歸則仍徵入衛客兵一如疇昔諸客兵各得養其餘力庶幾可責後功在今日各邊亦得倚之以爲安在它日薊鎮猶得藉之以爲用是或一道也

高皇帝用東南之士北定中原何謂南兵脆弱大較南人以輕慓勝北人以壯碩勝非壯碩不可與持久非輕慓不可與爭鋒顧善用其長何如耳乃若南兵習戰所謂常勝之兵雖云未見虜形則猶見敵者也北軍多未見敵望風靡然今之相者舉肥則彼七尺之軀耳比者湯泉會閱南

兵入彀者什七八北軍曾未能半之善乎督府劉公有言北軍更練五年始可與南兵等殊不知南兵相從主將十餘歲何慮五年非其智力獨殊則氣有勝衰習有生熟故也不佞昔嘗用南兵於閩今則以暫休客兵增募南兵爲議人將以爲狃於習見而闇於時宜要以客兵之視入衛也如蹈海南兵之視應募也如赴家因其情而張弛之斯各得其所矣昔人有議募民徙塞者此其遺意非邪今之談兵不啻聚訟誠能破拘攣之見酌當可之宜幸而俯從責在當事由變通以保久遠今則始之然而首事者多倉

皇後事者多因襲各邊具爾薊爲甚焉即如同一踐更而一班二班則同域異矣同一折色而七錢八錢則同路異矣同一月粮或一石或一石三斗或二石則同役異矣同一行糧馬料或全支或半支或無支則同等異矣類多剩量無當輕重失均戶部亦嘗慮之爲之刊定支糧則例槩諸畫一不免差池殆亦非不刊之籍也不佞請更屬當事者詳爲之綜核調停開誠集思務求曲當然後授之部曲籍之度支兵有額兵

餉有額餉庶幾邊防可固國用可紓矣昔晁錯以言兵顯其要有三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是已得地則守之形也利用則守之具也卒非服習二者將焉賴之故莫要於得人服習則守之人也計不出此惡在其能服習哉良時在玆於錯何有不佞竊師其意將爲守在四夷者陳之

輔兵議

自古　畿輔之地必設重兵所謂彊幹弱枝隆

上都以觀萬國者也我

國家京營之弊未易更張環顧三輔之間尺籍僅

僅耳昌平北捍邊圉
陵寢在焉
世宗常命大將軍軍昌平旋以罪議罷顧畿內巡撫
秋駐昌平載在
聖書迄今未改昌平故隷霸州兵備道頃復設專道
治六兵隆慶初言官上言兵事請昌平團游兵
三萬召兵部侍郎譚某總兵戚某專練之
先帝嘉納其言召兩人者至屬增兵增餉議格不行
尋以薊昌屬此兩人僅出中策幸而兩人者同
心戮力完繕邊防比及數年境外無犯其後輔

臣建議增置兵部侍郎二人一守昌平一守通
州青以防虜誠知昌平地重宜必重為之防得
時而行蓋有待於今日耳邇者薊昌以保禦得
策宜大以
貢市弭兵九邊晏然胡馬不敢南牧議者方欲休
兵捐餉以舒大農似也不佞過計竊以為不然
我
國家用夏變夷自昔壹以備邊為急以
京師而視薊昌宣大皆在肩背肘腋間則視九邊
尤急矣頻年內握勝筭外籍壯畝財力畢殫卒

鮮底績卽其弊未可僂指其大較有兩端畫地
而守聲援不通一弊也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二
弊也夫匈奴雖强不過
中國一大縣計彼控弦十萬其餘復何能為通計
九邊之鬬士且什倍之曾何負於虜顧今督府
相望鎮撫比鄰
朝廷分信地而責成之使各保其境內然或聚虜
數萬直趣一隅一隅敢戰之兵曾不足以當其
什一所謂無所不寡是也既分信地曾何患于
其鄰束手而坐視之不啻秦越虜之始至既不

能併力而扼其方張及其惰歸又不能出奇而
乘其既敝所謂聲援不通是也甚或以鄰為壑
賂虜而嫁禍于鄰弊也久矣不佞之閱薊師也
薊分十一路將士各有分區使徒藉此以待虜
來虜且乘之矣諜者得虜方嚮則當虜者為主
諸路悉自遠近赴之譬之常山之蛇首尾皆應
向虜犯大水峪少師楊公帥諸部卻之率用此
也薊昌亾論已宣大相距不數百里猶之脣齒
輔車借使虜犯宣府則宣府為主大同赴之虜
犯大同則大同為主宣府赴之通力合謀交相

重矣虜果敷能得志乎其未邪由二鎮而覘之
則四鎮可知已為今之計請通四鎮之勢而懸
衡其間設輔兵六萬軍昌平左右顧以伺虜便
四鎮之諜者皆能深入虜地畢得虜情縱或大
舉必先旬日知之自此勒兵長驅可一當虜如
虜犯薊則薊主兵守以待戰而輔兵赴戰以協
守如犯宣大亦然乃若因時制宜戰守互用悉
在主將即如薊昌可戰之兵不啻八萬以輔兵
六萬合之則十四萬有奇即虜大舉而來而吾
得十萬之師足以制勝矣宣大故有敢戰之兵

自今部署而訓習之當不在薊昌下即出宣大
亦得十四萬有奇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事之必
至者也藉令分犯四鎮虜勢必輕各鎮全力足
以應之即分遣輔兵以為之援無不可者夫東
西一舉什餘萬衆豈直足以禦虜而已哉俟其
聲勢既振部曲既明技擊既精心力既一猶之
肩背臂指伸縮自如虜有不庭因而討罪即東
擣東虜西控西酋惟
上所命耳我
國家威德遠甚
成祖蓋先為之乃今復以堂堂正正之師一收犁庭
掃穴之績虜將辟易不暇寧復有他由是而放
馬休兵以紓
國計簡十萬以張禁旅減半額以戍各邊偃武修
文萬世之利也用是謹條四事仍以二議足之
然惟因兵為兵無甚高論方今
君相一德文武一道中外一心此所謂千載一時難
得而易失者矣不佞祇事行役竊自比于獻曝
之忠皇皇然誠懼失時要非好從事者也高明
幸察

計開

一議重臣夫聚兵六萬大將統之密邇
京陵權不易假然非重將權不足以集事宜必以重
臣彈壓之假令特置臺省大臣比諸督
府非惟官事不攝其不便有三薊保宣
大為四中丞東西為二督府昌平之督
輔兵者則四之上二之中也此疆彼界
其所見不無異同督府乃在醜夷惡能
使之舍所見而從我豈惟不掉抑且背
馳一不便也合四鎮而通於一必假統

督之命以重將權責任既同何以馭將二不便也大臣在部則議論盡而羣情通事權尊而人心服一朝受命而出諸賢豪率以踈遜而目攝之汲黯有言棄出居外不得與

朝廷議矣抑或有所建議將不免於衆咻其情不通故也在部則提契柄諸將之黜陟皆得與聞不假寵靈言信而功見矣乃今諸將赴戍歲有常期彼自各鎮往來視各鎮則其天親也督臣之寵靈無以加

於各鎮彼懷觀望將不免有二心位在而權不在故也三不便也請毋設總督特以兵部尚書或侍郎一人擇其習知兵者涖治之重以事權隆以體貌命曰督視使之入理部事出涖輔兵昌平主將及四鎮撫鎮諸臣悉聽節制雖二督府毋或異同仍以時閱視各邊總兵兵備以下設有阻撓或不勝任者皆得請

命易置此則居中握重庶幾四鎮可以運而用之其勢然也頃執政議以部臣駐守昌平及閱視邊務蓋先得之矣然部臣之所提挈者其綱須耳至如造車制器給餉籍兵仍以巡撫駐昌平一如

勑旨使之協理其事與主將同之比及秋防則督視大臣出涖昌平而巡撫暫出遵化於計便矣乃若薊鎮總督原駐薊州開府其後移鎮密雲此蓋以密雲諸路切近

京陵故責督府以身守之耳近觀全鎮大勢則仍宜駐薊州使之當三道之中調度爲便事關大體不避更端然必如此而後巡撫可駐昌平也

一議主將乃今能舉六萬之衆者宜莫如戚繼光昔言官昌平之議首推轂之蓋本謀也然四鎮亦皆宿將爵位大略相同一國三公其將誰適戚嘗以練兵受總理之命矣

制稱三鎮總兵悉受節制然卒不能相下至今徒擁虛名此其一試也今則舉六萬之師合四鎮之勢必主將爲之合主客布聲援相機宜計攻守取辦呼吸之頃坐收掎

角之功一或阻撓其得失非眇小矣竊以戚任總兵者凡十年勞苦而功多如此或照府臣事例請加宮保以寵異之授之事權必曰統督薊保宣大軍務使得敵體於督府而令行於各鎮總兵各鎮總兵禮之一如督府然惟受約束於大司馬而受成於督視大臣各鎮總兵或不用命大者得以徑奏小者關白督視大臣彈治之諸道憲臣毋得陵抗此所謂將能而不御勝在斯乎然而昌平

密邇
京師譌言易起請
命徙其妻子置之
京師仍屬金吾緹騎若干人外示呵護庶幾羣疑易息而彼亦將無內顧憂此不御之御也或謂薊兵未試一戰易將為難然以不佞而觀薊兵其為守備什得七八加以朞月庶亦有童誠得才將代之守而勿失亦可無恐況統督輔兵在薊猶為信地其去昌等耳輔兵部將計用副總兵二員叅遊中軍二十四員悉許主將舉故材官可用者聽督視大臣覈實以
請自後即有黜陟亦例此行

一議士伍夫因兵為兵一舉而得六萬衆何說哉昌平額兵二萬八千選其可練者宜得騎五千步五千合之則一萬也
京營都市之兵不宜入選即有近縣居田野間者選之宜得騎五千步五千合之則一萬也保定故有戍薊者今罷之就彼選其可練者宜得騎五千步五千

合之又一萬也班軍選其可練者得步五千自薊移南兵一萬則以清勾之新軍補之自宣大移騎兵一萬則以入衛之常戍者充之山東故有入戍民兵近議罷之今選二千五百就彼中海道備倭民兵一千五百加以曹濮諸道民兵可已河南伊府護衛軍三千今無所用選其可練者宜得二千五百二省故嘗徵兵自彼入衛乃今一則易其常戍一則取諸廢藩合之則又五千也共計得

騎兵三萬步兵三萬爲之部伍則倣八陣爲車營八營每營各兵五千步與騎半分列前後左右虎其中爲一車營駐南兵一萬主將居之共爲輜重車三營每營設騎兵二千五百爲游兵則所謂却月游兵也在法則八陣主距守中軍主出奇截殺遊兵主衝擊追逐三者備矣

一議軍儲夫既因兵爲兵即可因餉爲餉主兵則取之本鎮京營則取之京倉東自薊來者薊餉之西自保定宣大來者保定宣大餉之遠自山東河南來者山東河南餉之仍須一一講求務令各足獨戰車軍器草料行糧犒賞供需尚當豫計各營共計新造戰車一千五百三十六輛大將軍車及火箭車各四十八輛大將軍四十八位虎蹲砲六百六十位鳥銃一萬一千七百六十門火箭十一萬六千二百四十枝刀四千七百五十二把藤牌鈀鎗各三千一百六十八

面把然此既經成造歲一繕修非年例也各兵二防赴戍共計半年除主兵南兵不支行糧仍應給行糧共米十萬石除主兵馬料取諸原額仍應給草料共銀十五萬兩每年應備犒賞供用銀三萬修造軍火器械銀一萬以上將仰給於各鎮則必不給然以昌平而視各鎮可以措處則又不能請以行糧十萬取給於戶部漕粮草料銀十五萬取給於太僕馬價犒賞三萬取給於各省扣解民壯工食軍器一萬取給於各省解到軍器折銀凡此皆以五年爲期計五年可以必有功矣戰車軍器則俟估計請自工部一給之誠願諸曹畢力赴公同心共濟六萬之師舉矣

一議師期夫善事利器昔人有言造車制器可以給六萬之師非期月不可請自通州開局屬戚之舊部材官歷年監造者董之俟其工將告成先期赴各地選兵一如前數南兵無用選矣昌平之選

屬之主將京營之選屬之督視大臣保
定伊邇主將就彼選之宣大山東河南
則遣科道或司官共三員從以部將就
彼選之因其遠近而爲之期齊赴信地
主將爲之合伍分布昌平邊關城堡遣
各部將分營練之主將每月合練於州
城計三月可漸就緒主將乘暇而治兵
宣府親率鋭師至彼而爲之師爲之正
其戎行更其約束車騎步士一如昌平
俟彼稍有章程則屬諸將遵守訓習威

信既布復歸昌平乘暇復治兵大同一
如宣府或秋防事竣分撤輔兵主將再
閲宣大之兵申明約束期於入彀其有
不用命者以軍法治之仍以時閲薊兵
亦如嚮法明年輔兵復集分合練之如
初即有爲仇亦可驅之一戰矣宣大兵
既三閲亦將有成誠伐虜謀毋敢妄動
主將合兹主客什萬之衆可以得志匈
奴中假令可慱一勝封狼居胥以還則
天威也

一議將略或謂宣大諸將率襲故常括餽
餉以豢家丁弋畸零以逭簿責輒謂得
計甚或朘軍啗虜苟免目前其部士則
强者反戈弱者枵腹彼方託于
貢市厭然自以爲安上下恬嬉置戰守不問且今
降王耄矣其孫婉弱未有奇他日虜中
輕之將不得爲雄長一旦老酋死内釁
必生内釁生禍必首中於宣大彼已將
士必將不支即有不支紫荆諸關危矣
假令搆東虜而趣薊薊可得安枕乎哉

請亟爲宣大謀謀定而事昌平不後不
佚謂否事或以近而相激或以遠而相
成相激則姑婦勃谿是已相成則犯冠
蟬縷是已雲中積習之弊誠如鄉者之
言脱以輕身涖治之將蹈不測勁虜外
伺悍卒内乘雖用馮河胥及溺耳乃今
先治輔兵而宣大皆在信地虜知吾且
有内備也孰敢生心主將藉此重勢以
出治兵且提偏師爲衛始至則爲之稽
其尺籍足其餱粮罷其供需禁其掊尅

然後繩之紀律令出惟行彼且懾吾先
聲恍吾周澤由是而威惠并用耳目一
新彼信之從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諸將
不帥則變置之務華其心作其氣相與
滅虜而後朝食他日吾固將乘虜耳豈
虜之足虞或謂宜大獨當勍敵即未可
圖東虜雖多易與耳誠能得志東虜則
西虜震矣其歸順益堅攻瑕則堅者瑕
法也不佞則以虜易
中國久矣即遼陽戰士未嘗在東虜目中何論西

虜然西虜之易東虜亦猶東虜之易遼
陽也即東虜破計西虜且以無能姍笑
之耳何震耶西虜諸酋或老或死或劫
此其季世云天厭之數年之間宜必有
隙由今之筴誠得簡師十萬以行幸一
破之則套虜士鑾可以傳檄而服矣此
射馬擒王之說也善將將者圖之

遼東議

比年諸邊幸得息肩不者獨遼東耳遼東無險
足恃顧當東虜之衝如蟻慕羶旋撲旋聚然其

士敢戰幸一當虜而乘之顧行伍不充芻糧不
給舉遼東之闘士僅數千人耳月糧當薊三之
一且多不予師出又無行糧此兩者掌之戶部
隷之撫臣非某所敢與知也獨部士敢戰矣徒
以戰陣無法技擊不精往往遇之殺傷過當甚
者全沒此則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將兵者之罪
也且虜以騎射為長技又其弓矢良此徒以弱
弓枉矢當之固不敵又大半無弓矢直持三尺
白挺入軍中彼以野戰此亦野戰什無一幸矣
乃今

中國之長莫如火器其足以藩吾軍而應敵也莫
如車營備斯二者而利用之則自薊鎮總兵戚
繼光始諸將各自是其所習而安于目論雖勉
強效之卒不中度某薊事將畢計歲首閱遼東
薊方休兵無所事事請以薊鎮總兵事務偏副
總兵官胡守仁暫攝
勑戚繼光從某東行薊遼比鄰且同隷督府使之因
得相其地形察其士氣度其兵力他日有急則
自薊援遼固其責也仍提偏師以往兼以制造
戰車火器諸工人至彼則聚諸將一以便宜面

授之就彼節師定成務令如法即屬彼中撫鎮程督諸將遵行諸將部兵悉倣此訓習或有阻撓則某奉
勅彈治之計及春防戚可先期還薊矣自知以閱視往毋敢侵官顧使職在咨詢而官守在彊場即有便事亦得請
命而行惟
上所可否耳

太函集卷之八十七

太函集卷之八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一首

薊鎮善後事宜疏

題臣惟今之邊務莫重于薊當事者之所經畫建議者之所講求參之輿論決之
廟謨無遺筴矣然而當事自嫌于規避間亦未可盡言建議或得之咨詢間亦未必盡核臣以愚昧
奉使行間官守雖異于身親而邊務實由于目擊茲固進言之會而非臆見之私也臣欽遵
勅諭臣若的有所見亦許據實具奏
聞謹以薊鎮善後事宜條爲十有六事冒昧以請如蒙
勅下本部覆議抑或臣言少裨邊計萬一伏乞
採擇施行則芻蕘不遺羣策畢舉苞桑不懈三輔永寧臣之上願也

計開

一準功罪臣惟薊設督臣自庚戌始時乘軍事積㢘草創未遑重以虜患頻仍狼顧不給柄臣債帥中外相蒙于時督責

雖嚴姦利滋起法僅行於總督撫鎮罰
不及於分部偏裨譬之在網徒急其綱
勿問其紀卒之綱絶紀散衆目不張雖
日易一綱何益以小喻大理有固然往
者庚戌釁開乘我不備其後聚兵偫餉
殫海內之財力以奉一區盖庶幾乎有
備矣虜中歲糜至至則飽歸當事諸臣
豈智力盡出虜下邊人謂
中國失筴大者兩端其一則罪罰不平其一則變
置太亟故也比年分布春秋二防各分

信地在兵備居常則職整飭遇警則職
監督在副總兵叅將遊擊分區則職防
禦遇調則職應援亦既上告
天子下告本兵有
成命矣夫守備不設策應失機律有明條其罪無赦
夷考往事督臣棄市者二人撫臣論死
者一人謫戍者一人鎮臣死戰者一人
棄市者一人其他以罪去官什居七八
而監司部將意氣自如雖或以罪行旋
卽擢用甚則揚選亟而中軍拜官孫臏

亡而縣者代之將矣監司部將既非文
網所該由是而玩愒陵夷尾大不掉監
司自挾刀筆關白所部足以持境內短
長若殿最戎功我之自出其誰敢當我
眀眀然芥視諸將而蔑視督撫二臣上
則撫膺下則解體彼方以爲得志部將
往往附聲勢于督撫主將之權其或不
從輒布蜚語
輦轂下務爲恫喝以相阻撓方虜未入置驛車樹私
人微虜者稍有聞私人輒號都市中其

日大虜從某路入某子甲提兵往禦之
明日又云某日某子甲獨當匈奴戰不
旋踵斬首若干級矣聞者弗察未卯而
晨此其故智也及虜且急當事者檄部
將赴之反脣語曰乃公負越行間轞車
且至行矣我安能戰乃公其柰我何比
失事當事者冨詣
京師而此輩率斂錢軍中將爲之貸高門以求逭
死當事者業已抵罪庶幾藉若而人萬
一得生卽罪有所由隱忍不復發一語

及論罪既定而此輩猶復在並代者至率以姑息收人心或有力爲之先談而此輩進矣以監司則如此以部將則如彼彼二三臣者阨于上下日傴僂以幸瓦全雖有殊才莫措其手此罪罰不平之說也虜騎卷甲長驅且深入數千里即踰垣而入其衆必信宿而後齊乘其未集而擊之一利也既聚矣宜必散掠田野間散則可掩其羣又一利也既入而出凡三五日夜不少休滿載而行輜

重爲累乘其出隘而追襲之無不利者若郭虎之截潮河川張臣之尾棒槌崖是已石州之寇歸失道而死者相籍于塗内無追兵業已踉蹌出境去則明驗也

先朝一聞虜入輒逮當事者先行即有可乘莫爲決策藉第令將士有奮者誰其冒不測而嘗之及代者有人宜未即至至則取辦倉卒宜未即知便宜遂使匈奴橫行而

中國之兵卒于不振此變置太亟之說也臣請遵照律例申飭總督撫鎮兵備及各領兵官功罪所由各坐信地援兵客兵將領已承分布調遣與信地同移在修飭邊防主于固守萬一不戒致虜入邊該道兵備及該路主客援兵各將官坐罪如律果能乘其未集襲其惰歸奮立奇功斬獲過當則以功准罪或功浮於罪仍量論功罪浮於功仍復論罪如或掇拾畸零以爲掩飾務以其罪罪之凡諸附

近策應非奉專遣者立有戰功論此虜退而該路無功罪在必罰即他路有大捷亦不得藉口爲辭乃若總督撫鎮諸臣莫非信地虜既入境罪已無辭姑容其相機出奇親帥將士決一死戰能大創虜斬首數千百計仍論首功次則功過相當次則劑賞而薄罰其或無功足贖輒付士師然而

天威不啻雷霆莫不摧折業已奮心褫魄復何能爲

臣愚欲定其科條寬其文法虜入勿輒

按其罪狀使得寧志作氣庶幾可出一
奇俟虜出邊然後通論功罪爲之一一
覈實取自
上裁儻然罪在必行則該道兵備該路主客援兵各
將官一體依律論罪如此則罪罰惟均
威悉加於掾式事機不失功可收於桑
榆矣伏乞
聖裁
一分責成臣惟分布調度理餉程功總督
事也繕邊防固城守實行伍輯士民巡

撫事也明間諜謹烽堠精教練嚴約束
勒部曲審機宜旗鼓臨戎料敵制勝總
兵事也慎出納給餉以時戶部分司事
也足食利兵巡工訓士悄聽閭伍之訟
毋失其和兵備事也治一旅之師當一
面之守守必固戰必勝諸將事也凡此
則皆功能相濟體統相維語曰千金之
裘非一狐之腋也臣先欲通論功罪其
謂是與然而視不代庖耕不問織言異
任也屨新冠敝廉遠堂高言異等也總

督撫鎮諸臣紀法具在夫有所受之矣
臣嘗歷諸省視各邊廩廩不踰所不者
惟將權輕耳薊爲天下重鎮顧獨不然
比年稍振舉之猶多陵替即如發大衆
興大役而總督撫鎮未始與聞有事調
遣師行轄從而總督撫鎮不獲自遂督
撫移文分部或寢閣不行以私語人我
則不暇偏裨日伺主將直欲其以身推
轂之一失其心輒誣罔以逆節大者僨
官小者衡命輕者凌節重者操戈漸不

可長矣故臣請自督撫而下各分責成
調度失宜功罪失實罪在總督完繕不
豫罪在巡撫虜形不察軍政無紀戰陣
無勇罪在總兵芻餉不給致失事機罪
在戶部分司信地不嚴專責不舉罪在
監司部將其間或有擁閼凌箴誣罔者
即干非分均爲不臣聽總督撫鎮據實
奏
聞雖有他長在所必斥自後課功按罪悉遵責成而
行如此則守道守官不相凌奪同心同

德無或差池此其選也伏乞

聖裁

一一事權臣竊見各鎮邊防事畢則督撫
歲課文武將吏功罪以
聞週者督臣僅課薊昌而不及遼東保定盖自隆慶
元年始夫督臣置身文武將吏之上總
攬于四千里之間惟是操柄在耳頷退
然輕自廢徙擁虛號而無寵靈一旦以
緩急倚辦之是猶欲割而秉其秉也請
自今始凡三鎮兩防功罪照舊歲終俱

聽督撫會題庶人心一而權不移於事
便矣及查浙福故有總督而福建巡撫
特給旗牌兩廣見有總督而廣西巡撫
特給旗牌盖節制雖受於督臣而便宜亦可以從事
因而厎績者亦多矣乃今薊遼保定巡
撫未請
旗牌下之則懼受任之難勝上之或以威權之不
易假耳說者又謂在薊則督撫同境在
保定則久不稱兵惟遼東日在戒嚴尤
不可不給夫遼東則誠然矣薊事近以

東防爲急就近調督撫臣職之保定上
衛
京師内防竊發外備深入不無事矣合無比照福
建廣西巡撫事例均給
旗牌使諸臣皆得奉將
天威制勝閫外尤便事也伏乞

聖裁

一明賞罰臣惟論功行賞宜必察其所由
功由發縱指示則邊臣居最自此而下
賞有差功由衝鋒決戰則將士居最自

此而上賞有差法也頃時虜警猝至主
者遠不及聞功或出於材官而賞必先
於在事假令他日失備罰亦如之臣嚮
所言往事是已臣請自今論功罪狀勿
取具官功必覈其本謀罪必按其專責
如此則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賞一人而
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夫非兵
之至要也與哉伏乞

聖裁

一寬中制臣惟政有經權兵有奇正經正

則有定法權奇或無定形九邊二防章
程具備本部先期申飭該科因事指陳
明命森嚴罔不欽若無庸贅一辭矣然此則政之經
也兵之正也藉令有事則虜形未可逆
睹軍事未可豫謀邊臣以身親之猶懼
不給
先朝每聞薊警發言盈廷要皆謀國效忠誠非過
計顧邊情必信宿而後達
廟議亦必信宿而後行比檄下邊臣業已去虜數千
里矣卽猶可及揆之事變不啻徑庭掣

肘則害成從心則渝命兩端首鼠復何
可爲頃臣出入薊門虜數東伺臣方與
諸臣會議亦時時屬目灣東比見傳烽
則報警與報捷俱至四月有警撫鎮就
近兼程赴之總督方議遣兵虜業已遁
去邊臣守在邊境猶或呼吸變態不同
假令從中策之徒勤遠略耳雖當局或
不若旁觀而百聞終不如一見兵難遙
度固非虛言臣請自今而後如或薊以
警
聞
朝廷一以鎮靜制之務在以全取勝使邊臣各得
專心致志因時制宜凡諸發慮出謀尚
胥閑暇毋復牽制致失事機遁候事寧
然後計其得失固未晚也法曰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乃今能者在事願以不御
御之或非其人猶必計出萬全殆難以
執一論也伏乞
聖裁
一止流言臣惟三輔四會之區訛言易煽

邊將錮于積襲憚于更張翕訿成風黨
同伐異甚者高距長喙僻倪總督撫鎮
之間怙勢借貲于進務入或不得逞輒
以流言中之輕則毀其官常重則誣以
反狀雖其言止于智者大率不行脫或
喜新聞而過聽之則在事者懼矣卽有
虜警顧復植私黨駕虛聲
君門九重朝發夕至如嚮癸亥所爲是也自昔巧言
亂政王者必誅
當今大道爲公惡用壬人爲也臣請通行申儆境

内諸將務在共濟時艱如復誣上行私造言生事在內聽本部該科五城御史在外聽總督撫按鎮守兵備等衙門覈察前項奸徒據有實跡即行論劾罪在主使比依匿名告言人罪科之庶幾正人心息邪說是非不紊上下相安邊事之利也伏乞

聖裁

一治標兵臣聞薊鎮始設總督分部薊西于特主客精兵悉在西部而密雲標兵

强矣巡撫分中部治遵化其標兵强者半之總兵專備灤東標兵具數而已先年餉無定額密雲獲優遵化次之灤東僅僅不給乃若諸路有失罪在各營而督撫標兵不受罰臺工並興大衆畢發而督撫標兵不受工寬假至矣語曰驕子不學此輩則然比臣會閱湯泉則密雲標兵有未成伍者及乘便閱密雲則聞金鼓有未知坐作進止者督臣親簡其衆汰老弱數十百人于內兼名籍者無慮數十人此奚宜至罪在遊擊孟杰則臣已諭斥之遵化標兵守灤東虜薄窟窿臺且退矣諸軍乘勝追襲而標兵獨留虜犯桃林南北兵斬獲三級諸援兵皆未至而標兵獨欲攘一級爲功及界嶺之禦屬夷標兵失律至虜遁去罪在遊擊王經則撫臣亦已論斥之矣夫督撫在邊境則境內莫非其兵藉第令用兵則諸兵之功罪莫非其功罪此輩則以其寵靈易及而聲勢足依也自挾

親附驕惰相成居常則違約束棄甲兵遇事則避艱難擇便利譬則負嵎忌器誰復攖之校之項臣部署額兵手正其籍昔號標兵者易名援兵春秋兩防亦必分發各路意政坐此夫練兵者總理之責標兵者諸部之倡近議客兵入踐更則總督驗視分別具

奏而班軍選練亦在此時雖節制出自軍門而責成宜先主將臣請令每年二月七月總兵預赴密雲駐劄教場先閱上班兵馬

分別等第即送軍門過堂乘此時比練
寄雲標兵簡不勝任者為之變置不用
命者悉照軍法事畢過遵化會同巡撫
比練標兵亦如之巡撫就近過三屯營
照例會比本標兵馬完日撫鎮通將殿
最及行過實跡咨呈總督另疏隨上班
兵數等第奏
聞即令督撫與主將同心宜必無分彼此自後標兵
功罪悉依調發信地程期多寡重輕俱
照各部同論如此則法行自近一視為
公諸部無間言而各標有實效矣伏乞

聖裁

一固封守臣惟薊增邊臺經制已備邊墻
塼垣畢起亦足周防特其中每堵衝置
襯木二三層則甃石者為速成計耳第
恐曠日持久木朽石頹不出十年中潰
殆半乃今欲為更始工力不支議者欲
就陴下墻基循墻加築三和土墻高三
尺下修上削附墻相依久之土石一家
風雨斧鑿不壞厚下以防中潰利頼居
多異時即有傾頹旋可完繕其基固無
慮也且附墻而削其上無能置足其間
彼雖或有乘墉壞垣之謀一無所逞計
莫便于此矣臣請俟臺工畢然後議行
畫地分區各繕其境以日計力以人計
工五年七年可告成事是役也庶幾保
封守完金城千里允矣
天府之國也伏乞
聖裁

一開邊利臣出閱塞外多沃土可耕且臺
垣睥睨相臨穡事易舉邊人坐兩不便
棄而不耕盖以出關之禁甚嚴即失一
人當守者罪于是諸夷重挾守者非百
緡不贖一人幸饜其貪彼且伺邊人如
射隼厲禁未弛安取自履危機一也昔
在邊地不入
中國版圖異日或以開墾報官司官司且籍記之
矣其後或科屯課將為厲階二也夫南
兵宿臺列戍歲以為常其人皆起田間
習耕稼閒邊利以資遠戍夫非因糧于

敵乎哉趙充國之破先零率用此也且
中國典刑具在願與人國門僵屍道路者籍籍相
聞如將拓邊安得一無所失況樵蘇之
利閒伍必資雖欲禁之秪蒙上耳臣請
下其事總督撫鎮相度近邊可耕之地分給力耕之
兵定其程期分其比耦使之通力合作
計地均分每遇農事之期依期結伍而
出荷戈則戰荷耒則農仍先諭坐口夷
人毋爲虜耳目俟畢穡事各分所獲易
賞賞之他若一二畸零不許違期私出

萬一有失人畜先諭諸夷責限歸復否
則削其撫賞如事不由於守者量情論
罪令得立功自贖勿復苛求雖或歲入
有常悉聽耕者取給勿復起課樵蘇亦
用此法但不許各官掊剋科分此亦富
强之資
中國之大利也伏乞
聖裁
一恤軍丁臣惟諸衛環列甸服自昔未有
兵端軍戶蕃庶優游家給人足例徵後

府柴炭則皆惟正之供諸衛奉之固非
難事及邊事起抽發召募並行正軍既
皆赴邊餘丁又皆赴募伶丁孤苦孑然
無依即有一二老羸救死不贍重以歲
例柴炭畢致逃亡在軍戶則誅盡寡妻
孥及雞犬轉死離散不知凡幾何人在
衛官則催徵逼迫棄印在逃甚則削髮
爲僧避世官不襲又甚則束身三木瘐
死獄中即今逮繫監司猶可悉數顛連
無告誠不忍聞始或一隅不支今則在

在然矣始或一夫不保今則人人然矣
總計歲例柴炭不過六七千緡方今歲
竭
中國之力以奉薊昌顧又歲竭薊昌之力以奉後
府即歲用不可缺其將如此惸獨何議
者謂各省都司歲有公費公用銀兩大
半爲各衛所豪猾侵匿漫無稽查第行
各撫按逦年就數內徵取之仍以省分
大小爲差多者六百次五百中四百少
則三百行都司各二百毋歲都司進

表郎令親觧武庫司取數易盈無庸加派此一策
也又謂山海居庸紫荆倒馬等關
舊制亦隷後府歳計關税當不下六七千緡居庸
屬之巡關今改他用矣東西各關則佐
薊遼保定巡撫軍費固非常經第通行
改納武庫司原用之數聽各巡撫另行
處補如或歳入乗除不給聽總督動支
主兵扣存餉銀益之又一策也臣請
勑下兵部計議擇可而行凡在
邦畿所謂肉骨而生死者也伏乞

聖裁
一重嚴關臣往議額兵直以山海關路舊
額兵少稍稍增益之比閲遼東出入其
地則負山阻海獨立嚴關保薊扼遼最
爲要塞地重兵薄旋議增兵即會督撫
諸臣議俟新軍從便撥補月糧布花即
就額餉内通融支給不必更增應俟類
題
允行以便遵守及照各關莫重於山海故
特遣部臣守之迄今註選職方司主事一員職專譏

察臣遇管關主事任天祚詢問便宜則
云先年遼東稍饒逋逃者少比歳兵荒
相繼遂多越關即當關窮詰得情具文
遞解彼中巡撫輒以公文無印遂致持
疑往返不收卒無歸着殊爲不便臣稽
令申部屬出守關者比照差出巡按御史事例
特給精微批事重故也及查居庸紫荆倒馬各管關
同知通判近已各
請關防而部屬駐守重關尤爲喫緊亦應比照各
關事例一體

請給本官又言先年關税例該薊遼各巡撫分上
下半年委官管收近議併歸本關則自
先任主事始關法晨夕啓閉譏察出入
難周加以告緡未免有妨正務臣惟人
臣用職各有司存故軍旅主之兵曹錢
穀問之計吏務在各舉其職毋或侵官
且關税止於四千支觧屬於巡撫此一
有司事耳
祖宗舊制部屬譏而不征邇者紛更既非成法且使
之顧彼失此亦或關務有妨非直芸人

之田殆亦總功之察矣撫今視昔似于
仍舊爲宜臣請併行本部斟酌沿革以
重當關此東略萬世之防非小補也伏
乞
聖裁
一移近衛臣惟督撫所治必隸有司鎮守
所治必隸軍衛薊事多草創總兵治三
屯營城內惟近設守備一員原無軍衛
遵化相去五十里則三衛一所附焉總
兵標下各營支領文移率出境借用遵

化各衛印信非惟經制有關抑恐增減
稽程且本營駐劄各兵原非土著兩防
各發信地新舊二城俱空主將鎮城何
可無備至此查得忠義中衛設在遵化
該衛三百戶所屯地則在三屯營本營
由此得名可改而知也遵化一城附以
三衛一所不爲不多臣請即以忠義中
衛移置三屯營止令軍政掌印佐貳巡
捕指揮各一員各所掌印千戶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俱各齎印赴任遵化

原衛聽改公宇撫鎮從便措處工料就
于三屯營城內空地蓋造衙門廨舍居
之其餘不係軍政官員仍住遵化不必
遷徙該衛旗軍春秋分班一班赴三屯
營防守城池一班仍在遵化休息如遇
虜警就近俱赴三屯營守城如此則上
濟公事下順羣情兩得之矣伏乞
聖裁
一據險隘臣閱曹家寨舊邊則自黑谷關
外山高壓城雖有邊臺猶難固守且三

十里孤懸如帶深入胡地中顧惟諸寨
營城在焉原無民社土地內自將軍臺
南山起至吉家庄北山上相去僅七百
丈足以扼其吭而塞之于此兩山對峙
衛爲城七百雉徑接邊城即築七臺據
險以守雖虜至百萬無能爲矣臣請以
舊邊爲外險防守如常新築爲內險兩
存不廢即以本路額兵分布不必增兵
但本路遊擊止統提調一員今增內險
應於吉家庄增一提調應給廩粮料草

併入額餉數中若信地額兵聽總督分定又查得太平寨擦崖子提調一員計分邊七十里其間人力单薄備廣難周西則燕河提調二員舊稱治邊百二十里其後分割臺頭路而燕河一路已有提調二員重之以將官臨之以協守計所轄邊不過六十九里相沿至今臣請以擦崖子界内自白道子起至白羊谷止共十二里割付燕河則官不必增而事易集矣伏乞

聖裁

一濟衝煩臣惟

國初疆理大寧諸司由元故道西則古北口東則喜峯口皆為通衢以故古北口則有石匣喜峯口則有古城皆為軍驛迄今則石匣不通驛使惟邊臣歲一至焉至則惟取辦與夫八名餘無所與而諸豪軍影射於此者多矣古城僅通屬夷入

貢亦無他端自昔相沿不追損益該鎮近該總督駐劄密雲由密雲而東五十里為太僕庄又五十里為熊兒谷由此而外則入邊内則入薊恒必由之熊兒谷即係邊營原無應付夫馬行者憑藉聲勢將官不得已而勉應之本營隸墻子嶺地方外切西虜屬夷久絶撫賞間諜不通萬一踈虞去郊關僅百餘里耳乃若損軍折馬負累比鄰即流禍不可勝原姑不暇論查得石匣去太僕庄僅七十里應以該驛移置太僕庄蓋自此而西則密雲東則將軍營南則平谷縣皆為適中該驛原有驛夫聽總督衙門量撥馬匹可謂腰站止令應付夫馬若廪糧鋪程中火仍舊一無與焉該驛遞年影射軍丁聽總兵官清查照例抽選操練又三屯營舊有灤陽驛原額夫馬數少應付不敷行者又或横索於本營各將官亦非事體應以古城驛併歸灤陽驛協濟煩難灤陽去喜峰口九十里如遇

貢夷出入仍令照舊赴彼應之亦非難事伏乞

聖裁

一止追呼臣聞足食足兵國之大計故漕
運官軍有罪即專
勑理刑者必俟事畢而後追問之凡以爲足食計
也薊鎮官軍戍邊守在
畿甸較其輕重視漕運有加焉諸文吏率左行伍
而右閭閻視肝膽猶楚越耳凡在軍民
詞訟輒自捕之各將官或有執言愈激
其怒於是散遣卒繫家屬願得而甘心
焉臣聞恤軍以捍民未聞長民而撤之
捍也其或遇召商之令下則所報者率

皆軍餘或有抗辭家乃立破比比然也
夫一軍在邊例幇二丁皆復其役乃今
無問顛末而一切柯伐之軍無餘矣臣
愚願請
明旨申飭督撫嚴行各兵備有司凡遇兩防及官軍
有司戍守如犯事情重大即申呈總督
批行該管將官解發問理如非人命強
盜罪在不原有司雖奉批詞案候撤防
方行該管將官拘問如或占恡聽有司
申呈總督罪在將官若當防守徑自勾

攝行間亦許各將官具呈總督罪在有
司無疑矣各主軍例有幇丁二名聽巡
撫會行總兵官清查造册行各該道出
給印信勘合爲照如係幇丁人數有司
毋以他役苦之如非幇丁正名亦不得
因而影射違者並以違
制論伏乞
聖裁
一杜影射臣惟遵化鐵冶特設工部郎中
乃若廠軍民匠囚徒皆食薊餉
國初則以山深地僻慮爲盜區故必以部司莅治

之若易州炭廠之類其爲
畿甸慮至遠矣乃今邊事修舉重兵在焉兼之野
曠谷虛宜無卻慮且歲計所入不過七
千緡即出入不相當未敢輕議
祖宗成法顧廠軍之事易辦專隸部司一人諸衛所
亡敢誰何惟部司在邊軍幸一息踵往
往避重就輕詐冐扶同此焉淵藪甚則
一軍而幇七八丁者有數十丁者此皆
丁壯殷實悉在逋逃彼盈此虛非朝夕

之故也近惟郎中徐學古知此立法清
查每軍定二帮丁給與勘合旣而皆去
其籍影射如初見任郎中葉朝陽洞察
此弊有志釐革未奉
明命懼非永圖臣請行遵化巡撫督行薊州道會行
管廠郎中通查廠軍原額若干見在若
干照例一軍定二帮丁造册呈送巡撫
印給勘合執照其餘不分曾否影射勿
論往從每三丁抽一軍其一卽入邊操
其二卽任帮貼庶幾軍政不廢軍伍漸
充非直摘發之末務也伏乞

聖裁

太函集卷之八十八

太函集卷之八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一首

遼東善後事宜疏

題臣惟薊遼表裏相依不啻唇齒語提封則薊居
其重語設備則遼當其難故遼安與安不然則
否近年專設總督兼設薊遼得之矣顧自
聖祖開疆拓地併治九邊邇來力詘舉贏不遑辨給
由是薊先遼後從事僉難臣嘗從行役熟計之
稍得其槩謹條十議昧死以

聞伏乞
勅下該部一併議覆
採擇施行卽遼之利亦薊之利也

計開

一增折糧臣惟故遼地斥候多市中露積
且烽火罕至邊地則皆菑畬故月糧折
色每石僅二錢五分非故薄之價止此
耳比者歲凶冦霅不觧則殤室無居人
澤量野齒盖七年往矣虜迄今出沒境
內無日無之側足畏塗不絕如綫雖有

負郭無敢出耕重以終歲露師丁壯悉
皆受甲幸而一生九死猶或不廢糟糠
假令生齒漸孳非枵腹不可槩價累倍
而軍粮仍折二錢五分隆慶四年以前
什缺五六五年以後什缺二三曾歇畜
之不如薄亦甚矣一旦有警諸軍奮挺
赴鬬往往以身殉公家養之雖或寡恩
而用之則皆效死有士如此其忍負之
臣查各鎮折糧薊昌以七錢計保定以
八錢計薊州永平馬料舊例每石二錢

五分視遼東折粮等也臣以密雲昌平
伊邇則皆四錢隨請月加一錢以均仰
秣顧今敢戰效死者曾不得與櫪下同
仁臣何辭以謝多士然以司農告匱又
何敢殫
中國以奉遠方照得兩河備邊各有緩急自歲十
一月迄于春二月虜乘氷急河東共計
之則四閱月耳自歲五月迄于冬十月
虜無日不窺河西共計之則六閱月也
臣請各照戒嚴時月每月加給折粮銀

一錢是在河東則人給四錢在河西則
六錢餘月不給除金復無警及選鋒各
支行粮不加外計河東官軍四萬四百
二十五員名河西四萬二千七百三十
員名每歲共該加銀四萬一千八百十
兩行據戶部管粮郎中王念開報山東
布運二司尚有未解銀十五萬六千八
百五十八兩二錢七分八毫四絲八忽
五微俱在近年原非積負似易陸續催
觧即以此數照依前數加給大約將支

四年自後如或境內平寧年豐穀賤折
粮仍舊否則仍將以後年分支剩省存
之數或行量加或聽時議奏
請夫以此而例之各鎮猶為失均顧方待哺嗸嗸雖
加一日愈于已如蒙
勑下該部議覆
允行則出格
特恩業已望邊人之腹殆亦挾醪之義也伏乞
聖裁
一減入衛臣方議薊鎮兵適寧前告急尋

與督臣計則以遼東遊擊李惟一所部
入衛兵三千于內量減五百留守中前
所該臣具
奏已荷
允行此臣未入遼時也既而躬閱彼中情狀寧前最
當虜衝中前所若綴旒孤危尤甚該鎮
境內非流亡轉死則人人操兵擘劃百
端終不能發一卒邊臣之計亦窮矣查
得在薊入衛邊兵七營每營俱各二千
二百獨李惟一所部仍有二千五百視

各營多三百名又遼兵一千見在密雲
標下臣願于李惟一部中仍徹三百密
雲標下量徹二百共為五百連前留守
中前所者計足一千其前五百直以把
總領之漫無統紀彼有中前所遊擊劉
澐者雖稱戰將非用衆材且官守多疵
臣未得實跡未及指摘合無行遼東撫
按再議去留留兵一千悉聽遊擊約束
勒習戰守勿徒分貼城堡僅免目前及
查灤東地接寧前疆界雖異顧其地當
曲折相望通為一區虜至則彼此患之
固難舍此從彼比者薊遼援兵之議言
人人殊臣惟夷酋累挫灤東必求反噬
閃倏聚散將令兩地老師臣欲行薊遼
主將面議機宜果能形彼可乘則出一
奇會兵夾擊虜必大創如或未得勝算
愼勿自輕若虜大舉犯灤東則撫鎮例
當自遼舉衆入援非直千人以也如但
屬夷窺伺則灤東之力足以應之無用
千人往矣況李惟一既分信地且當重

防不宜牽制往來徒令士馬道敝乞
勅本部自今為之定議以絕覬望持疑乃于事便伏
乞
聖裁

一便給發夫遼軍艱食之狀臣已槩言之
猶未也遼地修衍二千餘里廣寧乃在
河西之中管粮郎中部署于此去寧前
五百里而近去開原險山千里而遥各
營衛赴領折粮近者或三宿至遠者率
旬日至卒然而遇虜騎又復遅迴此難

以日計也至則各齎兵備道印信公文
先赴巡撫衙門掛號又越信宿比校部
司告領率以部運未至遣歸是行者未
獲一籌之儲而旬月之聚粮盡矣夫是
行者類皆軍中豪猾力能頤指諸軍歸
而宣言我行往返皆浹旬費且盡賴貸
毋錢得歸耳某氏收責必倍子錢若等
他日領折粮我當扣若干以償齎用諸
軍唯唯惟彼所裁是諸軍未獲一籌之
備業已什去其一再至不得行者居者

皆如初則什去二三矣三至不得行者
居者又皆如初則什去四五矣折粮月
給二錢五分歲無全給諸軍曾不得什
五如之何其不饑而死邪撫臣嘗就臣
臺臺言之其言與諸司合臣爲之慼額
殆不忍聞臣愚顧乞
天恩診念窮邊饑士即司農餉額歲無所加獨發年
例以時庶克有濟臣查得薊密永昌四
道並設戶部分司總督欽奉
璽書兼理粮餉四道各奉專
勑旨得會同部屬稽察錢粮遼東巡撫即不得上例
軍門猶得以下例各道自今凡隸本鎮
軍餉解發部司即具數關白巡撫衙門
相與計議務在酌量多寡緩急以次分
發各邊聽巡撫檄下該道方具印信公
文依期差官代領往來仍給應付護送
以免跋涉該道即將發去折銀委官同
各營衛照册給散徑取印信領狀聽候
查盤如有扣除開報部司候下月扣數
銷算此于

國計不費而軍與庶亦有資非小惠也再照各鎮部
司支粮壹以兵備道印信公文爲準獨
遼東則有已給未給但憑庫官類粘領
狀聽查非體也今既分發各道則部司
亦當照例分立卷宗一應支銷即以各
道公文粘卷以待磨勘毋復因襲偏方
舊說有礙稽查如或巡撫有行于例不
合必候呈堂題請
明旨然後寢格不行亦不許妄執異同輒相扞格事
干兵食大計伏乞

聖裁

一濟清勾臣惟頃年分

遣清軍御史專備薊遼遼東尺籍空虛待兵尤急居

未三歲解到新軍二千四百有奇加惠

而安集之强弱皆可為用先該巡撫通

行各衛凡遇新軍入伍即日造册支粮

部司則以額外無儲槩不准給新軍無

所借貸不死則逃勢之必至者也夫御

史奉

天子命周行民間隻神極能窮搜厲禁即得一軍幸

矣民間取妻僉解路費軍裝無慮百金

何者非其膏血故一軍出則一家敝一

伍出則一里敝不待智者可知也夫既

竭民膏血遠自數千里外致之顧獨惜

升斗之需曾未及脫裝而驅之去敬

君命而悲人窮者固如是乎臣周閱兩河往往見新

軍殊死號泣道路亦嘗與部司言之則

以期當恤刑周澤徧及海内即論死而

有可矜疑者皆得減死充軍查各新軍

充發者少雖或身為不善猶不得與死

罪同科乃若清勾解補未必皆其子孫

或出同居或出疏屬或出買頂或出投

充要皆非有死罪彰彰矣無罪而就死

地其將如不忍何大都新例甚嚴部司

日以節省為事他不遑恤伏乞併

勑該部轉行該鎮巡撫及管粮郎中凡遇解到新軍

巡撫每名先給安家銀一兩河東聽分

守道河西聽分巡道委官安插即以着

伍之日為始部司照册支粮應否增粮

聽該部從長會計各軍悉聽該道驗選

老弱者塡實城堡精壯者分發車營庶

幾清勾不為虛文而營伍稍得實用矣

三年以往仍行巡按御史通查新軍解

到若干見在若干逃故若干如或存恤

無董多致失所按數追論罪坐所由則

人知遠罪而不急近功所全活必多矣

伏乞

聖裁

一習戰車比者遵倣薊法廣寧遼陽各置

車營其製則用單輪取其輕狹易舉每

軍六名運車一輛毎營用車三百輛計
用軍一千二百名先是暫借各營步兵
徒取旦夕具數人無固志業無專攻終
爲虚車何益于戰臣與撫臣會議車營
皆用新軍不足則撥軍多者抽一二名
補之又不足則餘丁多者採一二名補
之二營必得二千四百名足矣各委專
官管練大較以一年爲期新集各軍日
事其事何所仰給除支月粮如例毎名
日給行粮銀二分一年共該銀一萬七

千二百八十兩就于戸部客兵銀内支
給一年之後練有成功有警預調仍給
行粮無警放歸行粮即止夫然後戰車
足用矣伏乞
聖裁

一補操馬臣查得遼東例無樁朋亦無官
價馬死則令軍買補以爲常各軍餉薄
産空必鬻妻子如馬又死軍必與之俱
亡率獸食人夫復何異又查得該鎮近
置火器未買馱蠃苦無軍需無可措處
臣請
發太僕寺馬價銀一萬七千兩則以一萬兩分貯兩
河以充馬價如遇各軍臨陣倒失馬匹
即支銀委官赴市買馬給領不必軍償
如再倒失照年照例追納樁銀聽候買
補仍以七千兩聽該鎮買蠃七百頭分
發總副二營各一百頭參遊十營各五
十頭以備馱載伏乞
聖裁

一開障塞臣閲遼陽迤東據總兵官李成

梁揭議移建六堡其一爲孤山堡其五
皆屬險山夫孤山去靉陽堡百里間且
與洒馬吉堡鹻場堡尤近先年建堡于
此添設提調戍之土瘠軍逃僅存四百
其後易以守堡日愈不支去堡東三十
里有沃土一區地名張其哈刺佃子舊
爲賊首孟艸塔張擺失所據今悉爲墟
其地當虜四衝扼虜温洞之口則靉陽
洒馬吉鹻場皆爲内地請以孤山堡軍
移建于彼則南赴靉陽僅五十里北赴

畞場僅三十里非惟聲援易及重以肥衍可耕則皆戍守之利也險山最爲極邊東南接寧東堡江沿臺東接大佃子堡東北接新安堡靉陽酒馬吉先任巡撫王之誥建議特設叅將駐守險山由是虜患少紓誠爲得策顧五堡亦皆内地地多不毛軍無可耕難與持久出險山一百八十里亦得沃地五區曰寬佃子曰長佃子曰雙墩兒曰長嶺曰散等皆爲邊衝塞外地曰松子嶺曰乾灘子

曰短錯江曰十岔口曰青崖子曰文大人營曰鍋兒聽皆虜衝也巡撫王之誥先議築寬佃子堡以駐叅將則其本謀緣力詘時艱草昧難于經始姑拓故堡以安新集漸次圖之積有歲時及今乃可從事請仍以險山叅將部軍移建寬佃子以扼松子嶺乾灘子二衝江沿備禦部軍移建長佃子以扼短錯江仍以守堡官領軍百名應接朝鮮

貢道寧東堡軍移建雙墩兒以扼十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三衝新安堡軍移建長嶺以扼鍋兒聽大佃子堡軍移建散等接應長佃子各堡互相聯絡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五六十里凡此昔皆林箐幽翳虜可蔽形出沒無時遠戍莫能追捕今則門庭禦寇其險與我共之且土地饒軍食可漸給視舊五堡尤爲得所依焉加以孤山則六堡矣計以舊堡遺之附近居民新工取諸各堡軍力治陶于舍採木于山其或軍力不敷聽撥同部協濟

通計六堡合用軍夫一萬五百名各計工一百八十日每名每日量給粟米一升鹽醬銀三厘共該米一萬八千九百石銀五千六百七十兩每堡聽巡撫選委督工官一員日給廩蔬銀二錢共該銀二百一十六兩併以防修軍夫城垛丈尺磚灰數目修建次第工役程期一一開報到臣臣隨會巡撫張學顏亦符其議比臣閱視當場面詰險山各部官軍一聞遷移莫不稱便竊惟地利之肥

磽地形之夷險業已相懸工料之易辦人心之樂從又復相副且主將力任其事撫臣謀亦僉同況用錢糧不多祇緣本鎮無措合無照數

請發修邊銀兩以供廩蔬鹽醬之需粟米行管糧郎中就近支給聽戶部發補是役也

中國無亡矢遺鏃之勞一舉而拓邊一百八十里何利如之計大事不惜小費此之謂也巡撫又言主將勇于任事懼以圖難害成以故議餉則已廉計期則已促謀則

忠矣第恐新遷之衆居食孔艱且防且修難以責效旦夕無亦展期寬餉然後可必有終信如所言尤爲遠慮如或用度不足聽巡撫臨期酌處題

請施行先庚後庚臣愚不足以及此伏乞

聖裁

一固邊疆頃臣覆覈遼東邊工亦既次其功賞以

請夫以遼視遼功倍于昔以遼例薊又或不然蓋禦寇于堂奧不若禦寇於門庭薊之臺牆門庭之守也遼之路臺路堡亦足以利收保通往來然而農不得受田士不得稅甲守在堂奧其如虜何臣嘗以此詰諸司諸司無有應者臣又以寧前與薊邊接山形大畧相同薊之守邊有明驗矣顧今虜伺寧前日急寧前邊事日危行者不願出其途佗者不樂居其土非直遼受其敝抑亦震于其隣顧終棄地利不收此難與持久也臣不得其說則屢詰寧前兵備僉事李松隨據該道呈

先據寧遠衛舍餘梁棟等告稱寧前逼近虜巢地孤兵寡兼以荒亂相繼邊備傾頹先蒙部堂經畧修邊尋以歲饑中止邇來屬夷董忽里專難等住牧百里之內倏忽去來晝夜兼防耕種久廢即今邊墻雖漸修葺緣舊額僅取就近居甲一帶邊山盡屬虜便彼據高瞭我無遁形我奮仰攻彼先得險即如今春不過三月失哨陷沒虜地三十餘人蓋將屠我耳目撓我腹心棟等雖獲苟延亦

終必整誠得比照口西事例依山據險增築墻臺卽令各營及貼守官軍乘臺拒守一勞永逸衆得聊生自此歲省調兵尤屬撙節否則每年修守徵發卒無寧居有衆雖生之年猶死之日也據此隨該本道親勘所轄沿邊地方西自鐵場堡臨關起東至椴木堡沿河止計邊地四百六十六里于內爲堡者二十一爲口者六十五當虜極衝內除大險山二百一里不通馬步不用臺墻仍中險

山一百四十三里應剷偏坡每里約給犒賞軍夫銀三十兩平川漫坡一百二十二里俱應築墻每里約銀八十兩依墻造大敵臺八十六座大水關臺二十八座每座約銀二十兩通共計銀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兩大約照前修工舊例已足完工西翼山海可以鞏

上都東接廣寧可以藩北鎮軍兵咸利地方永安矣併將沿邊地方地里及相度邊墻邊臺開款造冊畫圖貼說呈報前來臣惟

王者不盡民之力君子不竭人之忠凡以其不可繼也遼東當事者積敝而畢赴邊工不可謂不盡其力當事者任積勞而甫告成事不可謂不竭其忠乃今曾未息肩安敢復言興事然而論兵者貴得地從事者貴得時千載一時今日是已夫既得地以守得人任之

皇上方躬節儉以濟蒼生所不足者非萬金也茲惟僉事李松之議蓋亦有見於薊之得守而因以圖全據其所區畫指陳亦既周

悉但倣薊新例則每臺之費將什倍之卽計臺工爲費二萬二千八百矣倣今保定新議臺工畢而後及墻壕在戍官軍就彼修守其工費無庸倍議如議計墻壕之費凡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兩亦爲不多合而計之則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兩足矣倘以寧前久坐危急且爲東略襟喉如數

請修邊銀責當事者爲經久計此一舉也遼之守什得二三不啻也自錦州以東少險阻然

東不數百里接三岔河此盡河西而止收之所謂六月之防有賴矣計其地平衍無山可乘即令三倍寧前殆亦十萬之費此再舉也遼之守什得六七矣河西既守而後可以闢地聚民外攘內安寧有出此乃若修復邊外遼陽開原舊城之地自廣寧直達開原邊縮而援不迂兵兼而備不寡外當水草內掩膏腴此則什全之謀兩河之完策矣然必簡良將聚重兵且戰且屯且修且守而後

可以收成效否則未易舉也乞
勅本部咨行總督劉應節會行巡撫張學顏聽總督選委在薊素諳邊守久歷邊工將官一員前去遼東會同總兵及各道兵備陳兵親歷邊境相度地宜要見寧前大邊應否依山修築臺牆該道原議工程應否增減原定臺基應否遷易原估工費應否量加該鎮原無官銀應否請發併勘錦州迤東抵三岔河一帶應否照例議修合用工費作何措處或以次修舉或一併興工逼候督撫會議詳明咨部覆議奏
請定奪諸臣孳孳爲
國必得當可之宜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遼之謂也伏乞
聖裁

一處逋逃臣聞自昔遼東年饑役重軍民竄伏山東海島漁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輕往而不返先年在彼既非土著或不相容在此則官司有繫屬戶族有催科

猶或可及山東近議收爲寄籍已奉
欽依始而計口三千自後又復千人往矣遼東邊民困甚賦役偏重于海隅乃今逃者既得依歸無復顧忌自是則官司不相統攝戶族莫敢誰何故遼人之視彼猶福堂視此猶囹圄也覩望逋引境內一空豈惟害遼亦將滿薊撫臣之議如此而苑馬寺卿朱大器者歷陳其說纚纚凡數千言大略謂事當會題不圖山東執一隅之見以爲冗論就事論事其不可者三

一議遼東嚴禁海口以杜續逃似也顧
自江沿臺以迄山海計海岸千里而遥
居民以海為生安能一切廢舟以絶口
食有舟即可通近島近島即可轉山東
姝途同歸何必海口假令沿岸置守必
陳邏卒數萬人海不容舟則居民立槁
耳一不可一議遼人取貼軍裝粮差必
由陸路似也然自遼東而赴山東航海
不旦夕可至陸路相距三千里往返非
三月不能彼以一夫一戸所得不滿錙

銖計其行資得不償失二不可一議遼
人越海者許寄庄遼人執送官司似也
頃延撫牌差千戸何其忠等調船運木
造車楊汝明等入島徵銀撫賞彼中邀
截綁縛徑送巡察海道公差監禁官船
没官乃若自此續逃千家不聞一人捕
獲者三不可也遼人賴寄籍為逋逃之
主又賴厲禁以塞追捕之門叢爵淵魚
若武跋之矣因此而居者辦納無資則
賦役愈重賦役愈重則逋逃愈多竊恐

始則羈縻久將竊發殆亦非山東之利
也臣嘗莊誦
會典凡各處招撫外郡人民在境居住許令寄籍將
戸丁事産納入圖家納粮當差仍于戸
下駐寫原籍貫址軍民匠灶等戸及收
籍緣由不許止作寄籍名色如違所在
官司解京發口外充軍欽此臣惟王者
有分土無分民以此為坊懼脫免者之
滋起也今竊為遼東山東計之議起發
則力不行兩舍之則法益廢且衆不可

激故不得已而以寄籍收之是所以為
山東者則善矣至若遼東受害誠如兩
人者之言及今不圖何以善後查得遼
東原隷山東同省至今民運猶存必以
一體視之始知疾痛害事遼陽城内設
有副總兵仍設都司三員事省而官冗
矣請以管捕都司一員移駐山東登州
府專管島民與山東備倭都司協同行
事凡遼人赴取軍裝粮差者先赴各道
告給明文徑赴都司掛號驗明方許入

島島民如復輳轢聽告各都司會問施
行如無明文者卽係續逃聽各都司協
同捕獲解回原籍島民但以見獲續逃
出首者聽各都司預定賞格每名口量
給賞銀若干其銀卽以山東原議各島
船稅支給之各都司置簿開報循環聽
遼東山東巡撫查考歲終通將捕獲及
首出續逃人數類報各巡撫衙門如果
緝捕有功聽巡撫具題旌賞各都司俱
聽遼東山東撫按舉劾俱受各撫鎭節

制其管捕都司必自遼東境內推用然
後督責易及休戚相關駐彼衙門聽各
巡撫會議建造合用書識軍伴及巡邏
軍役俱自本都司撥用量給幇丁貼辦
衣糧然猶必倚辦於巡察海道一一就
近督察之亦聽遼東撫按舉劾乃爲有
濟夫然則犬牙相制血脉貫通在遼東
旣紓目前之憂在山東亦彌意外之釁
矣伏乞
聖裁

一表忠節臣始入部則知遼東郎氏世以
忠節聞比閱廣寧卽行分巡道勘報隨
據僉事賀溱呈依蒙覆勘得廣寧衛歸
附故軍郎玉生子郎英郎雄郎俊郎傑
郎山五人英生次子郎景三子郎秀五
子郎恩景生郎三漢雄生子郎得志俊
生子郎得君郎得臣傑生長子郎賓次
子郎寶四子郎用山生長子郎松次子
郎得功先年郎傑郎景郎賓郎寶郎用
郎恩郎得志郎得君郎得臣俱充廣寧

中軍哨頭目郎景郎三漢家丁郎山郎
松俱功陞千戶充選鋒把總郎得功功
陞指揮任錦義叅將嘉靖十七年八月
二十三日我兵遇虜鎭安堡花兒營郎
傑陣亡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我
兵遇虜錦州國王碑郎賓郎寶郎得臣
陣亡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我兵
遇虜廣寧城北塔兒山郎秀郎得君郎
得志郎恩郎景郎三漢陣亡嘉靖三十
六年八月初十日我兵遇虜鎭夷堡郎

用陣亡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十三日我兵遇虜鎮安堡老鴉庄郎松陣亡隆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兵遇虜錦州流水堡郎得功陣亡及查郎傑妻臧氏郎賓妻趙氏郎山妻刁氏郎秀妻李氏郎景妻馬氏郎恩妻李氏郎三漢妻揚氏俱各守節病故郎實妻鉄氏郎得臣妻陳氏郎得君妻王氏郎得志妻吳氏郎用妻唐氏郎松妻傅氏郎得功妻王氏妾圭氏俱各守志見存內惟圭氏先已從人其餘俱係室女婚配比先守節鉄氏年三十歲吳氏二十六歲唐氏二十八歲尤當少年各婦雖有存亡一心無間終始該道尤恐不的復行廣寧備禦王惟屏轉行廣寧衛掌印指揮董文貴具結併報到臣臣惟忠臣節婦古今難之郎一鄉一國偶一覯焉則亦奇矣郎氏歸自異國遼東僻在遐荒顧自郎傑而下三世死事者十四人自臧氏以來一門守節者十五口後先並起中外相

觀豈惟用夏變夷莫不承家殉國當今僅見振古希聞顧惟郎得功以叅將陣亡幸需

卹典其餘竟湮側陋未及明揚亮彼烈士貞婦無所覬覦遘茲

聖主明時不容泯沒況使臣以咨諏為急而邊境以風化為難章善闡幽赫有

明詔故臣敢冒死以

請乞

勑該部覆議行遼東撫按衙門照例

旌表門閭署曰一門忠節建坊工費取諸官銀除圭氏照例不錄外鉄氏等七口見存俱係孤嫠無告合行巡撫就近歲給米各二石布各二疋稍示贍養以終其身庶使生榮死安化行俗美非惟彰

帝王之風節抑亦礪臣妾之微權也伏乞

聖裁

太函集卷之八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二首

保定善後事宜疏

題臣聞鑒在不遠防在未然臣爲保定籌者是已昔在正統虜大入紫荊關迄嘉靖中警洊至及虜患中薊比年始得少休此則既往之鑒也薊故邊薄虜往往得利日伺之未嘗忘邇者完聚堅強數卻虜虜就近西犯雲中上谷封守日完假令出我不虞紫荊諸關危矣此未然之防

也臣智識短淺惡足與計什全謹酌沿革損益之宜條爲四事願秉
國家閒暇及時修明未雨綢繆亦禦侮之先務也乞
勅該部併議施行臣愚幸甚緣係條陳保定善後事宜以備
採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專差千戶某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駐守夫易州爲古燕都東望
京師二百里西距紫荊關七十里秋防則巡撫自眞定移兵駐此而總兵自保定移兵駐紫荊伺有東警則就近勤兵入援有西警則就近勤兵堵截以故諸部糧餉專設戶部司屬郎署易州
累朝以來未之有改也近該先任巡撫建議撫鎮曁舊防秋各標兵悉留眞保本營遇警然後調發歲省行糧料草計銀二萬三千有奇顧在癸亥庚午之間巡撫李遷李

尚智在事一聞薊警輒自易州勒兵而東皇皇然僅以身先諸軍猶懼不蔇乃令檄兵于往返八百里之外取辦于呼吸之間即風馬牛其不相及也明矣況移兵在戍則事專而易齊散而之家則衆亂而難集假令司馬以師期來討臣不知其何以應之今巡撫孫丕揚首論及此蓋嘗身親癸亥庚午之事不亦蚤計乎哉臣請自後防秋撫鎮仍以部兵出守行糧料草仍遵舊額關支凡此非

有所增加之何其以一指而失肩背也
但紫荆猶爲内險設有叅將部兵而浮
圖谷最當虜衝是爲紫荆門戶扼虜于
險其必以總兵當之况標兵既給行糧
在浮圖猶在紫荆耳萬一預偵虜有東
意則總兵仍守關待援移叅將軍于浮
圖此軍原支行糧不必另議總兵東發
則巡撫自易州移兵代守紫荆比及徹
防各兵乃罷皆舊貫也及照巡撫常駐
眞定或以輻輳分心乃今既任臺工無

以邊備其必以身程督庶事集而大有
功自後兩防聽舉室以行移鎮易州以
便專事况距倒馬關僅三百里亦爲適
中倘遇徹防停工去留各任其便是或
一道也臣又據整飭井陘兵備副使劉
世昌呈本道所轄倒馬關迤西百里爲
茨溝營外通宣大亦當虜衝内産礦砂
群聚亡命先年裁革巡檢改設守備一
員召募土軍一千名常川住守邇來礦
徒益聚已成聚落三千餘家惡少游民

聞風烏合動輒張打旗號懸帶弓刀原
募土軍寔彼黨類陽則應名支餉陰則
結黨同行將來奸僞日滋爲患叵測合
無請以原設守備改爲備禦都司請給
專
勑重其事權仍聽倒馬關叅將節制原募土軍量爲
汰去二三百即就倒馬關白石口各營
調軍輪班補之與之參錯夾持以銷陰
禍倘有小補乞題
請施行據此該臣會同巡撫孫丕揚看議得茨溝非

直虜患患在礦徒盖以人情趨利如流
不避湯火滔滔不絕遂成江河守備官
薄權輕見利易動始而染指既則濫觴
久之猫鼠同眠卒以賄敗盖不特一唐
繼武爲然矣臣查得真定城内設有民
兵營遊擊一員竒兵營坐營一員守備
一員官亦備矣龍固關叅將厥有信地
顧亦同駐真定嬰城安居何爲者也且
二關俱在腹裏視紫荆倒馬緩急相懸
臣請以茨溝營原設守備所領地方割

屬龍固二關叅將裁革本營守備趙繼
光送部別用即以叅將趙應時移劄茨
溝本叅仍彙帶部兵赴彼彈壓凡事悉
與該道計議務在操縱合宜既不得以
射利而交通亦不得以喜事而激變土
軍應留應汰聽巡撫酌議另行庶幾邊
守不踈官事亦攝弭患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一議應援夫軍行有車有騎有輜重有步
兵法也在薊則講此久矣遼方經始保

定猶或未遑責在應援何可無備夷狄
庚戌之役保定軍軍城西虜一二騎當
營殺入雖有
嚴命終不敢發一矢無車營也癸亥之役保定軍赴
薊西副使劉應節嚴清同乘一車前驅
越宿皆不得食諸軍徒跣後至其餒可
知當是時我兵刼虜潮河川虜敗矣宣
大大兵數萬率以乏食什山上坐視虜
北無能奮臂一呼無輜重也無車營無
輜重步騎何為往事可鑒已臣請行撫
鎮真保標下倣薊車式各立一車營即
選標下士馬精壯者充之每營步騎各
三千即稍減必各足二千五百騎或不
足則求足於該鎮各營盖各營率以騎
雜步兵非有行列自非騎操哨撥則供
將領私役居多就各營而足之易易耳
兩營東伍授器一如薊法即運車用器
有不習者聽總督就薊選習者訓之彼
此相傳可以歲月責效保定兵少難議
輜重營每遇營警將行預先雇募民間

驘車各二十四輛運載烘炒糧料隨營
以行計日授貧民無偏累矣及查真定
舊有駝驘備載軍火器械散在民間牧
養民間病之今巡撫議給各驛應付公
差可省芻秣遇警則預行調集照舊以
行料草飼之或有倒死則就各驛量追
椿銀以備買補似屬便益但保定標下
尚未議及亦應聽巡撫照例併議舉行
夫然則外而捍禦內而應援事事有備
伏乞

聖裁

一議器械臣惟制器利用兵家所先保定
狃于承平士無甲仗今巡撫始受事即
爲壁畫僅成軍容臣前疏已言之矣各
軍惟取易辦大半以挺爲兵卒然用之
曾不足以逐狗馬惡能格虜爲也臣據
整飭易州井陘兵備副使高文薦劉世
昌呈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
脩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蒙巡撫宋纁案
驗准兵部咨該大學士高　等題前事

本部覆奉

欽依內一欵一整器械臣等議得器械不利以卒予
敵委當及時整理但軍士貧苦力不能
辦軍三民七軍器雖解納工部半多不
堪若使將價留在本處給與軍士自行
打造公私殊爲兩便合無備行七鎮總
督鎮巡等官或應別項討給官銀或應
暫留軍三民七年例各另議奏聽工部
覆議通候大臣至日閱視施行等因隨
該本院覆議得保定左右中前後衛茂
山衛真定衛神武右衛定州衛俱係近
邊額造軍器應照新例存留本處給軍
領用其餘衛所俱係腹裏例應照舊解
部等因移咨工部續准回咨查得保定
左等九衛雖係近邊節年徵解赴部發
庫收貯原不列于邊衛之數且各衛軍
士自有應得軍器似難一槩存留仍令
照舊解部完納等因咨院案行各道除
遵行在卷外爲照真保撫鎮各營并紫
荆倒馬諸關軍士盔甲器械俱各敝壞

不堪況撫鎮兩營例當入援紫荆諸關
各有防禦萬一虜報卒至其何以當鋒
禦敵哉目今地方公私匱竭軍士俯仰
無資查得易州道屬保定茂山六衛徭
編軍器顏料銀共五百七十九兩六錢
保定府屬各州縣協濟六衛打造軍器
爪鉄銀共三百六十四兩伍錢每年軍
民料銀共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井陘道
屬真定神武右定州三衛徭編軍器顏
料銀共五百八十六兩九錢真順廣大

四府所屬州縣協濟三衛打造軍器銀共六百一兩伍釐每年軍民料銀共一千一百八十七兩九錢五釐各衛雖建腹裏而各軍實戍邊方紫荆倒馬諸關之衝何殊東鎮正統嘉靖之犯何異近年合無請乞特賜題

准將隆慶六年見徵并萬曆元年以後年分軍三民七料價俱免解部照前閣部條議存留各府貯庫委官打造脩理仍聽各道覆驗務要逐件堅利以備征操等因到臣

臣惟軍器解部事干成法不容變亂而存留料銀又該閣臣條議覆奏

明旨所當欽遵查得各道呈開九衛官庫皆在入援出守之數留料銀製軍器非惟於近議允合且與邊衛相同但歲計共銀二千一百三十二兩五釐每歲縣留恐廢成法合無自今伊始一以三年為期一年如議暫留二年照例觧部以後週而復始悉照此行蓋軍器三年一造一脩亦可以望堅利矣其應備火器亦當倣蓟脩舉應援防禦尤必資之計全鎮每年僅得七百金猶難辯給似不當議減矣伏乞

聖裁

一議犒賞臣查得保定舊例巡撫歲備宴犒銀七百餘兩每遇防邊先期徵會凡諸將士宴賞有差夫既遇之有禮拊之有恩所不作氣用命者非夫也舊任巡撫吳嶽李遷最為節省獨於此猶惓惓焉識大體矣邇者以尅削為名髙裁減

惟恐其不盡是將以禽鹿驅將士安望其能以犬馬報之况所省曾無幾何而歲餉不啻數千萬緡皆不恵矣查得巡撫贓罰甚少年例解部四千率皆搜括諸司取盈無復餘積今邊臺繕治秋防届期巡撫孫丕揚鋭意作興苐無以資鼓舞本年應解贓罰又該臣等會議留助臺工查得近革巡關衙門尚遺紙贖銀六百兩在境合無于此取給亦足以供目前自萬曆二年以後乞於解部贓

罰疏内每年量留五百以給犒賞之需仍三千五百兩照舊解部是在太倉則視若稊米在保定則視若泰山矣伏乞
聖裁

經略京西諸關疏

題爲經略京西諸關以固
畿輔以保萬世治安事據整飭易州井陘兵備副使高文薦劉世昌呈蒙臣案驗及蒙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劉應節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孫丕揚各案驗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閱視侍郎汪道昆總督薊遼保定侍郎劉應節巡撫保定都御史孫丕揚督行鎮守參將兵備等官將紫荊倒馬浮圖峪馬水口插箭嶺等處一帶邊關除邊城照舊修理林木照舊禁採外仍於諸可通虜攻犯去處酌量衝緩查照薊昌事理各議增設塼石空心敵臺各若干座大抵衝者則限八十步而建一臺緩者則度於人馬可通處建之不必以八十步爲限其臺制即以昌平鎮三年所建純用磚石上上等者爲準薊鎮先議每臺用犒賞工料銀一百兩今增議二百兩但保定軍力視薊鎮爲寡其工料等費視今薊鎮所議量增二三十兩盖所計者大即小費似不足惜文到之日即便會委有心計將官會同該兵備道躬至昌平鎮鎮邊城等處將彼臺制及位置規模逐倣即便分投同將各邊關悉心相度躧定基址要見某處爲極衝應建敵臺若干某處爲次衝稍衝應建敵臺若干某處爲稍緩應建敵臺若干合用錢粮工

料若干應作幾年報完其先年所請修邊銀一萬兩見今有無尚存在庫不足之數應該作何措處逐一查議明白徑自具奏施行每歲仍將建造過臺數及有功悞事人員亦查照薊鎮先年事理分別題
請賞罰其總督鎮巡官通候工完聽本部一體論功具題陞賞等因題奉
聖旨築臺守險誠防邊要務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各部院俱各轉行各道欽遵施行蒙此案照先蒙閱視部院案驗爲邊務事照得保定沿

邊一帶應倣薊鎮脩築邊臺以壯關輔案行各
道即便會同本部職方司郎中左熙天津密雲
兵備副使楊樞王一鶚從長計議要見邊牆是
否足堪防禦邊臺應否照例增脩先須定擬曾
經營修及實心幹濟府佐二三員責令自西至
東逐一躧踏不避艱險審擇便宜完日畫圖貼
說呈報司道覆議通詳聽會議歸一然後題
請等因各道依蒙會同郎中左熙副使楊樞王一鶚
呈委原任薊州管粮通判王建會同保定府管
關同知張燭真定府清軍同知魏學思升叅將

王撫民劉世恩等前去沿邊相度去後續蒙前
因該蒙閱視侍郎汪道昆咨行督撫衙門及行
郎中左熙等會議呈詳定委密雲輜重營遊擊
陳伯懌原任竒兵營遊擊高廷相仍行各道遵
照
欽依事理同詣鎮邊城親視臺工規制隨蒙分行易
州副使高文薦會同遊擊陳伯懌叅將王撫民
滿朝相督同同知張燭通判王建東自沿河口
起西至白石口止踏勘馬水口紫荆關二叅將
所轄各邊井陘副使劉世昌會同遊擊高廷相
叅將劉世恩督同同知魏學思東自黑石口起
西至茨溝營止踏勘倒馬關叅將所轄各邊擬
報臺工節蒙重復駁勘遵照部議務求的確今
定馬水口叅將下應建臺五十五座紫荆關叅
將下二百十座倒馬關叅將下九十一座於內
極衝者一百八十座次衝一百五十座稍衝七十
一座每座各照部議定銀二百三十兩共計銀
八萬一千八百八十兩見在地方空乏難以措
處各道未敢輕議抑且本鎮兵少客兵歲止一
防俱各與薊不同乞寬程限併畫圖具冊通詳

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右都御史劉應節巡撫右
僉都御史孫丕揚看議得我
國家定鼎燕都尊居北極薊為左輔東扼古北諸
口保定為右輔西扼紫荆諸關先年虜率西北
而東釁未開其後虜數東窺而西陲稍息要以
西酋相近尤當先事為防茲蒙
皇上納本兵言獨以築臺守險為防邊要務此誠
明見萬里之外先得多筭之勝者矣臣等冐然在事
敢不踟躕胼胝少紓
西顧之勞乎今該臣等會委曾歷薊鎮邊工將官會

同各道畫道分行虛心集議又該臣重復駁勘務求僉同據今所區畫亦似位置得宜拒守有賴知險知阻不數不疏雖未敢遽以為完而地利人力单於此矣每臺必如部議給銀二百三十兩固不為多但地有險夷功有差等以薊之上上等者為準議以二百三十兩給之如上之中宜必稍减上之下宜必遞減大約為之裒益每座應以二百二十兩為規稱物權宜取彼與此宜亦可給計共該銀七萬八千三百二十兩固難取辦于地方使徒仰給

京師不無偏累臣等查得先年奏留馬價修邊共銀九千九百三十六兩支過四千九百六十九兩一錢六分四釐五毫六絲見在真定府易州二庫共銀四千九百二十六兩八錢三分五釐六毫四絲又巡撫衙門舊有民壯扣留工食存銀九千兩見在議留本年應解贓罰內巡撫衙門年例四千兩真定巡按七千兩順天巡按四千兩河間每年解易州道代雇鄉夫遇警調用工食銀二千一十六兩如計三年共該六千四十八兩通計馬價民壯贓罰鄉夫等銀共三萬五千一十四兩八錢三分五釐六毫四絲計其奇零聽該鎮補足且以三萬五千二十兩計算仍欠銀四萬三千三百兩合

請發修邊銀足之將令役者懽然皆知

恩自

上出如或以程期尚遠無庸解發為勞大約工以四年為期奏留贓罰亦以四年為止除臣另題巡撫每年應留五百兩亦已有餘取諸域中此亦便事該鎮主客官軍共計五萬以上除兩班戍薊及撫鎮各標量留駐守哨探外其餘不分各

營各路亦照薊鎮新例每防計軍五百分築一臺在主兵則終歲駐邊兩防共築臺二座在客兵則仍舊貫秋防止築一臺大約不及四年可告成事部

題每歲仍將建造過臺數及有功誤事人員各照薊鎮先年事理分別賞罰最為有見但今未奉

成命已迫秋防分地鳩工事方經始合聽主客官軍通融營辦或今歲預先採辦磚灰石料通計下防之數以待明年併工抑或工料可資即及今脩築似難一例通候來歲歲終計算在主兵五

百名共計三防務完三座客兵共計兩防務完
兩座于此通計殿最以後則各年課功其工程
必先極衝次次衝而稍衝最後一照後開程限
期于萬曆四年工完沿河口接鎮邊城則以渾
河爲界渾河陸路自王平口通
京師最近水路則通蘆溝橋今河西築臺一座原
隸該鎮地方河東舊城坡下亦應增築一臺則
隸昌鎮近該臣題增薊昌敵臺座分昌鎮三十
座其工力即取諸此但京西將吏未歷邊工非
直畏難循防慮始查得原任永平府薊州管粮

通判王建該先今總督委用監督邊臺于時不
避賢豪最稱任事即其指陳邊事當否亦切機
宜且彼先任覇州判官委署永清縣印獨能鼓
舞境內兩月脩築一城近該查盤御史論以才
力不及改調原無贓私顧強項不理于人言竟
坐罷斥于時先今督撫深惜其才臣等茲試之
其持論鑿鑿可據且習薊鎮工務亦察邊情查
得近奉
詔書內開在京在外官員曾經論列致仕閑住等項
原不係考察黜退人數事久論定年力可用者

該撫按官具名以聞吏部再加查實具奏定奪
欽此合無遵照行總督及撫按官覆查果無贓
私及年力可用即爲題
請勑下吏部覆議具奏或改調管關通判或聽添註
職銜責令專督臺工砥礪任事一如薊鎮通候
工畢聽督撫殿最以
聞又該臣奉
欽依委官踏勘預先牌行守關把隘官員毋許欺蔽
阻撓查訪得委官王建前至黑石口地方責令
嚮導指引勘視而黑石口守口百戸徐秉德執

辭攔阻山路峻絕不通人行當該王建堅意登
山勘得本口原係二關交界在紫荊則屬白石
口在倒馬則屬黑石口接境毗連然而外口則
屬黑石口信界口內則犯白石口地方以故遞
年不脩邊墻互相推諉原無墩臺可守最爲空
虛當會同遊擊高廷相勘視立木爲標遷定臺
基六座註寫邊界丈尺及守口官職名及臣續
委遊擊陳伯懌覆勘徐秉德欺蔽如初比陳伯
懌登山則高廷相所立木標俱爲徐秉德私自
拔去既而陳伯懌復遷臺基六座于此乃云前

委官遷亦相同詰其木標始知爲彼所拔臣不
勝憤懣緣使事急未及詰責之竊以人情溺於
偷安莫知儆省所據徐秉德推諉誤事欽遵
勑諭應照失機即其反覆支吾尤可痛恨合無嚴行
總督右都御史劉應節拏解軍門照依軍法細
打先行革去祖職比照失機戴罪責令認管臺
工如果奮發立功督脩完固工完聽督撫衙門
酌量奏
請復職如復狡猾推避竟坐本罪揭黄一面通行各
關監官員務各勉承

上命畢力大工如復有規避事情亦照此論夫王建
罷官也徐秉德罪秩也
畿輔將吏具在此兩人者烏足爲有亡臣請進一
王建以爲任事者之倡黜一徐秉德以爲避事
者之戒庶幾勸懲互得力役可與殆亦綜核之
上務也乃若分任各工聽督撫遂一定派一依
薊例限内如有倒壞不堅及不如式者俱責令
各官自備工料從新修築賠償催督工役及收
支錢粮責在管關同知通判兵備各道則分部
巡工巡撫衙門則就近督察除副使高文薦資
及三年例應遷擢外其餘多係新任相應久任
以專責成通候工完聽總督分別敘錄不次超
擢臺工畢臣猶有四說焉夫墻非臺則無庇臺
非墻則無依京西邊墻新脩類多堅固在馬水
口則什居五六在紫荆關則什居二三凡此則
皆輻輳之區閱視之所易及者也其在偏僻深
險又多斷續傾頹勘得馬水口應折脩邊墻三
百九十八丈應增脩一百九十九丈紫荆關應
折脩一千一百八十八丈七尺應增修一百丈
倒馬關應拆修九百二丈五尺應增修一千三

百二十三丈七尺見在臺工爲亟工難並興俟
畢臺工聽巡撫另議脩築馬水口沿邊林木深
入内邊脩者百里次者數十里紫荆關虎張石
倒馬關茨溝營等處亦不下數十里此皆
先朝禁木足爲藩籬訪得易州炭敞奸商假借燒
炭爲名通同守關監官侵伐沿邊樹木近該工
部郎中楊歸儒出示禁約第恐此輩猶復覬覦
况今併赴臺工有事採辦止許折薪以充燒造
勿及樹株亦恐違法官軍因以爲利倒馬關一
帶界屬山西靈丘廣昌地方隅省分區尤難禁

約查得先年邊臣嘗以伐木受法今在
畿輔重地情罪過之及今修邊應照部議申明厲
禁即有通同假借及乘機盜斫者比律重科仍
行山西巡撫衙門一體禁緝由是而剪伐不及
罙阻莫窺殆亦萬世之利也薊鎮邊外即爲屬
夷猶必以時撫賞葢將藉彼耳目偵察夷情保
定邊外即係山西廣昌靈丘等縣地方先年則
以窎遠重關俱聽保定巡撫及巡關衙門兼攝
臣出閱邊外見居民住種皆依近邊以故近年
起倩鄉夫其在廣昌不異屬縣先是巡撫巡關

出邊巡歷而廣昌知縣在境迎候不異屬官巡
關復
命舉劾奬戒必及廣昌亦將以示兼該均一體也山
西各縣鄉夫不至保定則自今年始葢彼中巡
撫徑自議徹各該縣亦未關白保定巡撫衙門
比臣會同保定巡撫閱視關外而廣昌縣惟遣
典史迎候知縣則以他事爲辭其意或非避臣
無亦以鄉夫之故直將避保定巡撫兼攝者耳
薊鎮近傍邊臺邊內不復傍堡有警則附近居
民投臺共守守固力齊由此例之廣昌之民必
依於保定保定之守亦資於廣昌事之易見者
也自今即爲隣闗非惟號令不及聲援不通警
至則邊外之民無依而邊內之守寡助皆非計
之得也應聽本部覆議廣昌靈丘等縣原隸保
定巡撫兼攝者悉照舊行原倩鄉夫未給行粮
工食本難爲例不必議覆警至聽該縣居民入
邊協守依臺而居外則清野內則堅壁殊爲兩
利然必先藉其丁夫明其保甲而後可以杜奸
細俱聽巡撫預先酌行又看得薊鎮邊臺率多
貯軍火器械該臣近留保定軍器銀兩合行做

照彼中事例一一備之夫繕治完籓籬固器用
具人力齊由是而拠險守之臺之利用章章矣
合候
勅下本部會同戸部覆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俞允轉行督撫欽遵施行庶幾財用既充工樂從事
章程既定人爭效能外伐虜謀內尊
國勢實
宗社無疆之休也豈惟保定賴之緣係經畧京西諸
關以固
畿輔以保萬世治安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爲此開

坐具本專差千戶錢珮親賫謹題請
旨

太函集卷之九十

太函集卷之九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一首

邊儲疏

題爲
國計甚詘邊費孔殷懇乞
聖明校覈鎮兵以稍裕軍儲事據本部職方司郎中左懋天津兵備副使揚樞呈奉臣案劄准戶部咨前事通行各職會同該鎮各管糧郎中員外郎薊密永昌各兵備道及總理總兵衙門查照移咨及案劄事理逐一查議歸一造冊呈報遵奉間續奉臣牌劄備行各職會同各該衙門作速查議要見見在主客軍馬應否作爲額兵見在徵發錢糧有無足充額餉于內營路之部伍不定作何分布可免後艱客兵之更代不常作何責成可責後效月行二糧同類而給有多寡雖應分別應否調停本折二色同地而價有異同原係參差應否增減各營缺少馬騾應否添補各路支給料草是否均齊又如主軍節逃數多今之未解者猶難以議餉誠恐餉額既定後

之續解者將何以給之以上俱要虛心講求從
長計議劑量曲當綜核周詳務在兵力足而邊
境無虞財用舒而軍需有賴倘能少紓
國計尤爲允愜輿情等因奉此該職等會同管糧
郎中鮑文縉侯國治宋豸員外郎王好學總兵
官戚繼光楊四畏兵備副使徐學古王一鶚孫
應元僉事張廷弼査議得薊昌舊爲內地異於
各邊以故設軍不多議餉亦少邇來虜患洊至
京師戒嚴由是而求兵則爲之增兵求餉則爲
之增餉急在肘腋惟恐後時比年邊備稍脩邊

患稍息無以度支告匱供億爲難乃復專行閱
視督撫衙門討求定額蓋欲嚴祛兵餉虛冒之
弊以爲軍國長久之圖甚盛心也見在二鎮官
兵已蒙閱視始爲期而會操于閱地既刻日而
齊點于分區驗以腰牌試之技擊則兵無虛兵
可知矣近該戶部題行支糧則例各兵備道奉
勅稽査各鎮錢糧仍依余御史原行照勘塡單委官
驗放雖有冒餉或寡矣茲蒙節行職等循名責
實廣議集思因地計兵因兵計餉又蒙重復駁
議務在精詳凡三易藁而冊始成再踰月而議
始定乃今兵馬之分布各以區分其有不便者
則罷之而改徵其工食錢糧之供需稍爲裒益
其或有餘者則裁之而存貯於太倉上之務擴
朝廷稱物平施之仁下之務明臣子制節謹度之
義蓋不遺餘筴矣往年兵數稍減餉額稍舒雖
有京運扣除民運拖欠截長補短猶可支吾乃
今兵爲額兵缺一則不免于失伍餉爲額餉缺
一則不免於嗸嗸使徒虞其始而不慮其終脫
或扣除拖欠如故則茲額也猶之紙糸畫餅無
濟飢寒憂在蕭墻豈惟疆埸況今所議擬未計

兵荒假令重寇壓境諸師赴援年不順成物價
踴貴此又餉額之所未備者合無從長計議題
請允行京運照額給發不復扣除民運設法催徵不
致拖欠則自此雖有意外之變永無額外之求
凡諸有職地方可以竭力展布然後經制無弊
防禦有資矣併調開額兵額餉緣由造冊通詳
到臣案照先准戶部咨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
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劉應節題准戶部咨該本部議覆戶科給
事中陳蕖題前事本部議覆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侍郎汪道昆查照先今事理會同該
鎮督撫悉心查議隆慶四年總督譚綸分布各
路主兵八萬五千餘名應否作爲正額該鎮督
撫奏稱主兵一十一萬的係何年有何憑據其
稱逃軍三萬并別處改撥不下萬餘是否的確
原餉有無開除即今以清解新軍頂補逃亡果
否相當原餉有無勾用見今練募奇兵既多串
營遊食之徒作何議處客兵班兵何日方可議
罷即有應增應減兵馬須與本部年例銀兩通
融會計不得過于原數再行

請討務使兵食俱足經久可行通行查議的確徑自
造冊具
奏定奪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節經咨行該鎮督撫及按劄通行郎
中左熙副使楊樞及各總兵官兵備道查議去
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
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劉應節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
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看議得薊昌
二鎮設居

畿輔捍衛
陵京彊幹居尊其地視各邊爲最重自昔未開邊釁
兵制甚踈無以久荷承平兵力甚弱一旦有急
其兵視各邊爲不支自庚戌秋虜薄郊關外
先朝督責方急在事者不憚征發以應之於是徵客
戍起民兵合主客二十萬有奇軍餉稱是虜既
得利歲伺近邊邊臣無所藉手歲徵發以爲常
即財匱兵疲亦不遑恤地重故也當是時要皆
應變倉卒取辦目前或因一事而請求或就一
事而擬議以故章程未定經制未周則時勢使
之然耳及先任總督譚綸受事復得先巡撫今
總督劉應節及總理練兵總兵官戚繼光等相
與協謀築臺垣繕器械簡車徒爲戰守備甚具
故自戊辰以後虜未敢犯薊昌曾未息肩而減
兵縮餉之議紛紛起矣查得薊昌邊境共計二
千里有餘較之宣大二邊則兵爲獨少歲餉幾
至二百萬以下較之各鎮則餉爲獨多邊臣職
在防禦故必求餉有定額而後可以足兵計臣
職在度支故必求兵有定額而後可以理餉其
說若相倍而實則相成要皆體

國奉公各以所主者用職耳前兵部疏云兵馬錢糧當作一家計算今戶部疏云兵食相須必兵有定額然後糧有定數二者皆經國不易之言矣方今東虜日事窺伺其志不忘西虜方就羈縻其衆叵測邊長地重安能去兵師行糧從又安能去食亦惟因地之緩急以計兵因兵之多寡以計食因經制之未備者以計萬全三者相須非有定額不可也臣奉

命閱視先從事薊昌刻日齊點共計實在主兵八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員名客兵七萬一千一百八

員名俟事完造冊

奏繳外查得二鎮主兵原額不過三萬近年抽㨂召募歲漸增加然而逃亡勾補遞有乘除非額也即今查過實在八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員名內解到新軍六千五百名閱後㨂操及續解新軍三千二百八十九名仍清勾未解逃軍二萬二百餘名大約可當該鎮所稱十一萬之數查據該鎮隆慶四年分布內開主兵八萬五千有奇而六年會計驟至九萬四千之外據所奏報不免參錯不齊然會計則舉其全併及城操老幼分布則有所擇惟以防禦者計之即今逃軍解補者什之三未解者什之七其稱逃故三萬數正相當已經該鎮具題申明無庸再議由今論之該鎮疏稱主兵十一萬五千有奇遠年開除者止一萬四千六百今三年內開除二萬一千餘名則非所謂有收無除矣客兵二十枝已減去一十一枝則非所謂有增無減矣此則據兵以為言者也該部疏稱主兵既逃三萬有餘

年例之

請裁不減客兵雖有增減而本部之客餉實則有增

無減也此則據餉以為言者也夫兵餉一體其增損不同者何哉查得該鎮軍餉在戶部則以重地為急故額在京運者常及時在各省則以督責不相及統紀不相干故額在民運者多逋負通查隆慶二年起至六年止山東河南直隸共拖欠民運銀九十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兩有奇舉成數言近至百萬五年而詘百萬其勢不能不仰給于度支要之京運雖不減於前而民運之所減者多矣已往姑置勿論請自今而議額兵近該臣等查訪得遵化左營舊有灤薊

各州縣兩班赴練民兵三千每名每班私討工
食銀十二兩繼以其虛冒影射合爲一班共一
千五百名每名併討工食銀二十四兩民間復
有養地幇丁加以標下歲支行糧優厚極矣顧
此兵多出市猾訓練卒無成功所養既優誅求
復横株連蔓引閭里騷然灤州舊爲沃區徒以
民兵九百浸至疲敝近該撫臣每名減定銀十
八兩禁其私收而此輩轇轕小民饔飧如故今
議盡削其籍止行各道每名減額徵工食銀十
二兩共計徵銀一萬八千兩解道以供軍儲群

不逞之徒悉爲革退於内舊有家丁頂民壯名
鈌者四百六十七名各住營房勢難盡汰則俱
改支主兵月米兼食行糧使與民間不復相涉
雖操故智勢不行矣又山東民兵一枝内馬兵
一千步兵一千訪得彼中僉定大戶徵收每馬
兵一名匹歲收工食料草安家銀四十兩步兵
工食安家銀二十四兩此中照例均給行糧優
厚極矣各兵科擾之弊視遵化左營殆有甚焉
近該督臣題
准減馬步兵各五百共計一千彼省徵解工食銀二
萬四千兩供該鎮募兵之用雖此輩不利其扼
吭而奪之食也訛言百端然而軍府閭閻陰受
其益多矣今議盡撤見在馬兵五百步兵一千
五百連前共計三千各工食銀稍爲裁減每馬
兵一名匹解銀二十四兩步兵一名十六兩通
共歲徵解銀五萬六千兩以供軍儲俟解額巳
足訓練巳成然後通撤南兵工食以養主兵此
銀停止夫山東爲督臣原籍遵化爲撫臣標兵
俱各深念時艱洞悉民隱且於軍儲有濟民困
亦紓計之得也遼東入衛官軍三千發守臺頭

路近該遼東告急督臣議以本營内五百原係
寧前調選者留駐寧前遊擊李惟一部下一枝
亦照入衛各邊兵各二千五百以上共減主客
兵四千於内收回募丁原頂民壯今改主兵四
百六十七名續收解到新軍三千二百八十九
名共計主客官軍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員
名而各城操各驛各廠之數不計此又見議之
實數也臣愚請即以此爲額嘗與諸臣熟計之
查得隆慶三年兵部刊定九邊圖說内開薊昌
二鎮主兵十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員名假令逃

伍畢勾殆踰此額見今接差清軍御史各省勾解悉聽改發前來即如該鎮所稱原額十一萬五千九百二十員名猶難限量乃今未可逆覩難於懸餉待之況二百年來薊兵視各邊爲最怯縱經素練兵氣未揚夫以客兵則更代不常班軍則僅取傭作當事者亦誠知其不爲賴也先年募練土著旋募旋逃比來破格恤之人心始定然而逃者多矣計無所出不能不倚賴于客兵班兵臣愚請將主客通融但以今數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員名爲額本年會計後遇

有新軍解到暫於本鎮扣除項下支給月糧布花年終通計續解若干做宣府例照數減免班軍赴班止行原衛取解本名月糧加以本鎮應給口糧大略二班通併一名可當主兵一名終歲月糧布花之數併班相抵不啻三萬七千餉不外求它日悉皆易客爲主矣俟其一戰底績士氣益張由是而駐制勝之師倡土著之士邊軍之戍可罷邊軍之費可裁然此難以歲月計也夫兵力有強弱地利有堅瑕合主客而部署之晝其信地明其部伍定其踐更爲之分路分

營分班使之各有定額分布既定似亦不必增兵但就其中求強于弱轉弱爲強然後可以無患藉令經制未備寧詎能以全取勝哉利守莫如臺則人皆信之矣乃若車營之利戰人猶或疑之殊不知邊人劫虜積威自知不格必使之身有所庇而後士氣堅臺與車營則皆三軍之甲冑也夫既分兵分路薊鎮仍以山海附石門爲十路每路各立一車營昌平三路設在近邊兵馬數少共立一車營近該督撫題

准密雲遵化三屯營各立一輜重營以供轉運前各

路車營內每營駐各路騎兵一枝步兵一枝各輜重營內駐步兵一枝各邊騎兵一枝假令虜衆分侵就近可以聯絡互張犄角衝擊自由此戰之首務也士有所庇始知虜或可乘將欲趨利而乘之非馬不克薊昌舊額共馬三萬九千一百匹見在三萬七千一百六匹節年倒死未補者一千九百九十四匹聽督撫買補足之薊鎮各標兵有馬者六枝已足標下六車營之數乃今更集馬兵四枝每枝各二千入各路四車營昌鎮集三千爲一枝入本鎮車營昌鎮已將

各路馬改併永安營薊鎮除補外仍應加馬一
千六百一十四匹
請自太僕寺寄養馬兑之除密雲遵化各輜重營騾
頭料草已經題奉
欽依三屯營輜重營即以保河民兵馬匹改買騾頭
項支料草外本營應補騾一百四十四頭仍標
下六車營每營定車一百二十八輛近該督撫
計議每輛加拽車騾二頭在途則以騾運足以
任重而長驅遇戰則以人運足以相機而合度
各營內通計元戎車鼓車火器車每營合用騾

二百八十八頭除在路五營調發不遠不用買
騾又除裁減本鎮各營馬改買騾頭項支料草
俱不計外仍應
請發馬價加買騾一千五百五十五頭以上馬騾各
行料草皆自額餉支給自後如有倒死照例追
比樁銀及查定州保定河間各營大水谷營白
羊營及京營各班軍俱係步兵各營多帶馬匹
徒費料草原非征戰之用除各營量留騎坐馱
載外共裁革馬一千八百三十五匹聽彼處存
留別用又前革山東民兵馬五百減遼東入衛

兵馬五百共一千匹各遣下應支料草改給主
兵馬騾此額馬也夫標兵客兵營伍定矣主兵
分布各路豈惟僅守一隅必也爲之分營以戰
爲守辨其膽氣膂力則以壯者爲騎爲步皆爲
戰兵次爲守兵又次者皆爲雜兵就近合營爲
之團練隨路皆有車有騎有步在在皆兵復標
兵客兵相爲聲援乃爲完守此額營也額營既
定次之以額班該鎮初請班軍直爲工作計耳
沿邊築空心臺一千二百餘座大約每座工費
千金合而計之不啻百二十萬

縣官所發不過十萬其倚辦兵力者居多班軍赴
工則以力作爲己任鳩材程力視他工爲賢日
費米及銀一分一何省也無論調戍即京班凡
二萬四千在京則月給行粮四斗五升做工則
月加賞粮三斗乃今代給行粮六萬四千八百
石雖亦出於司農然而樽節賞粮歲省四萬三
千二百石抑且兵有實用餉無虛糜最便事也
往臣自湯泉閱之人各短衣持梃不異傭作臣
竊謂此皆燕趙齊梁之產柰何以不教棄之臣
今暫駐密雲春班輳至則皆荷戈擐甲糾糾軍

容此無他責以傭作則彼以傭作應之責以戰
鬪則彼以戰鬪應之此明驗也顧先年陸續
請發惟幸其來部領更番率多遷就在
令甲叅將以上所部不過三千乃令或以一都司
而領九千或以一叅將而領一千五百律之楷
格既失等差且一旅而至九千其勢必分各路
顧彼失此安能兼攝之又或分兵兩班惟置一
將將留兵去視若途人及至赴班原非領班督
發諸凡冒頂賣放稽程之弊悉由原衛官司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此領班之所當議者也在

令甲班軍春秋各赴一班乃令同地而有一年兩
班者有一班者有倒三班者較其疏數未免張
弛失宜此分班之所當議者也臣等查得山東
河南二省各有領班獨都司黃孝敢賀慎各部
下兩班共軍一萬五千餘名各除三千仍聽原
官管領餘軍九千之數似應添設領班都司三
員合候兵部題覆
俞允聽督撫另議咨部推補以專責成其班軍每年
各定一班擇其稍強者為秋班次者為春班以
均勞逸每遇放班悉聽領班都司管押前去一

遵約束肅隊而行如期當上班則都司先期查
點催督毋致冒頂更換短少延緩違者即係不
職罪坐領班其或原衛及各省都司有所阻撓
聽本鎮督撫據實叅究如此則將有統紀士有
程期藉令加意訓練之乃可使戰此額班也夫
有兵有馬有營有班一一舉行無所扞格夫然
後戰守足賴是謂額兵既定額兵由是而可定
額餉該鎮諸務草創戊辰以後始有文卷可查
先是總督撫鎮諸臣各非信地故糧餉或以遠
近為厚薄或以權力為有無其間多寡不均劑

量無當率相因襲以迄于今當事者惟治兵為
皇皇未暇並觀為之裒益近該戶部刊定支粮
則例始有常經然僅立規條未定額數或自以
居中遙度不欲紛更蓋其慎也臣等竊師其美
意因時制宜斟酌調停務令具足除仍舊例者
不敢具陳外諸將廩給例隨驛支或支軍餉誠
恐需求滋起邊驛不堪且昌鎮橫嶺路副總兵
獨支居庸關從今議薊鎮總兵官及員下掾史
仍舊驛支昌鎮總兵官及員下掾史項支關稅
以別體統其餘副總兵以下一體改支軍餉以

杜驛驝主客將官自總兵官以至各領班都司
俱支粳米各路守備如之提調應支粟米間有
額設提調或加守備職銜原不在額則就支本
路扣餘銀兩照守備例加給昌平渤海所長峪
城提調二員獨支粳米今亦照例改支但二路
樵汲爲難量加歲支月糧家丁各二名以助薪
水諸將官每員例有正馱馬各四匹其馱馬料
草必出征乃支居常無以飼之遇警安所得馬
况標將專備征調其馱馬料草應准全支各路
將視標將有差然既分營練兵應准支馱馬二

匹查得入衛將官每員正馱馬六匹領班四匹
今照則例加給如數似視彼爲多顧遏軍班軍
各營另有馱馬足用數不止此故則例原定標
將路將各正馱馬八匹誠不爲多昌鎮各營將
官兵備道歲各給關稅銀十八兩視薊稍優各
路設居内邉征調亦少不必一槩加給例有將
官家丁名額大半缺人乃今止據在營即爲定
額邇來邉將不務訓練爲堂堂之兵惟豢家丁
雕零賊爲掩罪地弊也久矣自後諸將不無更
代家丁亦有乘除大較唯在額餉内通融毋或

踰額此將領額也舊例春防三箇月秋防四箇
月兩防共七箇月大要專重秋防邇來虜出不
虞非時窺伺即如今年二月已薄石門雖在春
防不容少懈今議兩防俱四箇月守臺及塘撥
官摠軍馬俱以此例之昌鎮設居内邉仍舊以
七月計舊例薊昌守臺千百把總俱係各衛所
官舍月給行糧不同乃今南兵專泒守臺不便
管攝各官舍亦苦戍守非出樂從在薊鎮俱改
南兵千百把總管臺以便約束其千總工食稍
厚不加行糧惟百總工食與衆兵同今議兩防

守臺八箇月每日加工食銀一分撤防仍舊事
體既便且省行糧昌鎮原無南兵守臺管臺官
亦應照舊但各臺貯有軍火器械原係管臺官
經收各官應歲支行糧以便典守入衛官軍延
綏二枝寧夏一枝例當終歲乃代茲計其實在
信地支餉則每年以十箇月爲期其餘入衛官
軍四枝保定標兵一枝及各班軍各兩防共八
箇月各路傳烽守墩軍士及操營分路防守官
軍必俟偵候聲息然後赴防兩防共計四箇月
此戍守額也月粮各照倉口遠近各支本折不

同巳有成議例開密雲鎮上半年各標仍支本
色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俱支本色四箇月折
色二箇月墻子嶺及鎮虜營各支本色二箇月
折色四箇月近議四路及各標上半年一體支
本色四箇月折色二箇月似爲均齊昌鎮僅賴
撥蒸漕粮原無本色戸部屢題應照薊鎮上半
年無支本折誠爲至言但横嶺路地里險僻黄
花鎮防護
山陵仍支本色願折者聽昌平地近
京師居庸路通商賈上半年應攺本折間支其下
半年折色舊例分析紛紛今議除應支四錢五
分照例外横嶺城照鎮邊城例每石折銀六錢
長峪城與黄花路例每石折銀五錢凡各路尖
哨月支雙糧夜不收月支一石幇支三斗其間
名數多寡漫無等差今定各路邊長而地衝者
尖哨一百五十名夜不收四百名稍緩者尖哨
一百名夜不收三百名多者革去幇粮仍入主
兵月支一石昌鎮各路去邊稍遠名數雖少亦
不必加惟黄花鎮尖夜二十名舊例月支一石
六斗今亦照例通支二石凡行粮除照例外密

雲新竒兵營永平建昌營各募兵俱半支行粮
臺頭路永平遊兵兩防行糧原議俱在隆慶七
年終止冊額應除本年分應給行粮暫於隆慶
六年分見在節存銀内支給不入額數薊州松
棚路長城嶺等處守臺十七座共官總軍兵三
百八十一員名先該該鎮查題字遺百數止開
八十巳經議覆今該臣親閲其地其地孤懸親
閲其人其人具在該鎮原題遺落名數應准同
支此月粮行粮額也兵利於有馬而主兵率以
養馬病兵盖各馬夏秋牧青惟冬春量支料草
既巳薄矣料每石在密昌折銀四錢在薊永僅
折二錢五分是雖以一石爲名當價騰貴曾不
能易五斗臣等查得客兵馬料每石俱折四錢
戸部近准民間攺納本色料豆密雲每石扣銀
五錢五分薊州永平各扣四錢夫以給客兵則
如此給主兵則如彼扣部價則如此給兵價則
如彼名實相詭不無後言況飼養不敷多致倒
死以小害大公私病之假令馬或不堪因而敗
績其害尤大諸將士惟此爲怏怏最稱不平合
無密昌照舊四錢薊永每石加給一錢共三錢

五分竊計以此召商猶爲不足乃今稍爲降殺似亦適均無容更恡矣行草每束大乾折銀一分七釐小乾折銀一分三釐薊州鎮則支小乾四十五日密雲六十日永平七十五日昌平一百二十日最爲參差且八月九月正該秋防似不容減臣等查得牧青月分定以五月六月七月三箇月坐支折色小乾此時士馬空閑無用宿草且亦省費似爲歸一昌平草每束例有折銀一分二釐者有折銀八釐三毫者除隷雜飼中照例不議外四營馬騾歲折八釐三毫似於

太薄今議不分大小乾月分每束俱折銀一分二釐其或應支本色改支折色一例一分七釐不得議減夫主兵馬騾給月料草客兵馬騾給行料草例也各標兵專備征調本應與客兵同除昌平四營另例照舊歲支外薊昌總督撫鎮各標營馬匹原支月料草者俱准支行料草蓋遇警則各標兵馬當先截殺宜與各路不同除各營原支行料草不計外乃今議加者不過六千應加者居歲之半計費僅及三萬庶幾士飽馬騰夫薊鎮之所以倚重客兵以其有馬也如果歲給料草飼標兵如客兵他日標兵既強客兵亦可以漸罷矣此料草額也近查得支糧雖有則例而各營路間亦仍襲舊規其間數者不齊臣請得而僂指如中軍千把總例支粟米而密雲左右營奇兵營則粳粟間支中軍日支行糧三升而各標營或五升薊永昌三鎮各路千把總俱不之給各營百總日支行糧二升而遵化右營三屯左右二營俱不之給守關寨官月支行糧四斗五升而薊永昌三鎮俱不之給傳烽守墩軍每月支口糧三斗薊永則二斗昌平

無之密雲兩防七箇月內石塘嶺每石折銀四錢五分古北口曹家寨俱七錢薊永則給四箇月俱折四錢五分又或應支月糧而折價誤作行糧應支行糧而折價誤作月糧有應支月料草而誤支行料草有應支行料草而誤支月料草有應支本色而誤支折色有應支折色而誤支本色乃今俱經督臣虛已綜核秩然均齊具在冊中爲定額矣夫邊防首重於積貯積貯悉出於召商彼皆射利之徒上朘下削以充谿壑近惟密雲管糧郎中侯國治銳意節省因時化

居歳省不貲姦商削迹安得如侯國治者數輩
遍置各邊
國用濟矣臣等查得薊密永三鎮近該戶部撥發
漕粮及准民間改納本色報中空運將來歳支
僅足可免召商除密雲改納之數原議未及精
詳即今已增漕粮而民間納草最為不便相應
照數改納料豆聽督撫查明另題獨昌平境内
原無起運錢粮以故通無本色近蒙撥漕粮幾
及四萬以給主兵續又准發漕粮二十四萬册
運鞏華城上倉以給各衛查得漕粮隨收隨放

不必存耗每石尖耗共米一斗可充脚價近該
密雲管粮郎中侯國治議糴運軍餘米已經戶
部通行計漕粮運鞏華城共二十八萬石每石
例該餘米一斗有零照例餘米每石帶耗三升
給價五錢應行昌平管糧員外郎就彼糴運鞏
華城倉收貯除昌平各營行令就支外今議昌
平各路馬撤回四百餘匹入永安營征操内將
二百匹改買騾頭頂支料草日後置造車輛就
鞏華城空運至白羊口行令橫嶺路一帶赴彼
就支仍約數册運至順義縣上太倉照例空運至
懷柔縣渤海所木天谷等處行令黃花鎮一帶
赴彼就支居庸一路一體空運駕車軍有月糧
騾有料草空運一石量給犒賞以酬其勞册中
每石計銀七錢除官糴用銀五錢仍餘二錢足
充犒賞有餘矣料價原狹而商價復騰亦宜照
密雲例聽昌平道選委彊幹有家者指揮等官
戶部分司按數量支官銀責令親赴張家灣通
州等處候時價平減糴買册運至鞏華城順義
縣等倉照前空運蓋必得本色而後可免召商
必免召商而後可定餉額否則難乎其為額也

昌平馬草折價視三鎮最輕甚者每束八釐三
毫耳訪得該鎮召買每束不啻三分此尤難于
召商故舊例亦多折色今議俱支折色其應支
本色月分每束照例給銀一分七釐但該鎮密
通
陵京本色不可無備近據密雲兵備副使王一鶚建
議誠為察見弊源蓋以姦商通同將官侵冒尅
減如原發銀買草十萬束則止買萬餘以為影
射凡遇支草即與將官兊支原草一束計商價
二分五釐于内草價一分五釐脚價一分彼則

以三釐賂將官以一分二釐給軍而姦商乾沒脚價一分入已姑計萬束不下百金將官亦以此爲得計樂於兌支此出實收皆作本色又如客兵經過利在輕齎姦商通同官攢故意強支本色客兵苦難負荷因求折銀直至折銀計軍所得每束不及分數又作本色冒侵官銀然而一經查盤盡數稽核掣襟露肘往往瘐死獄中居常任其侵兌其害猶輕萬一遇警之時芻秣不備雖置之萬死何益於事爲今之計合於沿邊各營路酌量緩急即以隆慶六年密雲節省

銀兩分發各鎮每處預備馬草可給萬衆二月之需倂積不支以備急用尋常月分俱支折色例應支本色者每束俱給銀一分七釐是平時之所以利商者今以利軍脚價既減以供軍儲平時之沒於商者今皆爲公用矣每歲酌量久近隨宜放支出陳易新仍足原數三年通計各鎮扣餘銀兩查照今留之數扣補太倉凡經過客兵行粮料草俱支折色出給告示明開折銀數目以杜侵漁此議似于各鎮咸宜而於昌平尤便臣等未敢專擅冊中所計者仍本折具存倘

納臣言各鎮皆著爲例不無小補應備米豆亦可以類通之四鎮管糧分司所屬各有管粮通判獨昌平原設通判近議改令管居庸關夫居庸守關則本路叅將奉有專

勑通判舍管糧而代彼似爲背馳說者謂通判管關關稅稍益夫歲計居庸關稅大約不及二千縱使倍之所益無幾該鎮歲餉二十二萬如果以時伸縮其益滋多臣等竊謂通判管糧乃其職守相應照舊以便責成但昌平軍餉錢糧如前

官買空運之類必須督撫親赴彼中經略然後可爲成規原設管糧通判應否管關通候督撫查議題

請各鎮管糧通判俸糧不支軍餉而昌平通判獨支餉銀事體叅差應改於關稅支給各鎮餉額未計閏月原係滿筭滿除遇月小盡照數扣存大約三年五年可當一閏再閏之數各照舊有本色發運脚價今議見有河船及各輜重營內騾車各支扣餘銀量給犒賞其餘脚價不必預計仍主兵調遣客兵經過及總督撫鎮巡邊調操

合用錢粮歲應約數預備今議每年坐銀三萬一千兩分發各鎮內薊密二鎮各一萬兩永平八千兩昌平三千兩聽候動支有餘則扣存戶部分司不足則於各鎮扣餘項下支補查得薊密永昌四鎮近年

請發節年派徵雖其間遞有扣除拖欠不同然舉成數開坐冊中大約每年共計銀一百八十五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兩八錢四分五釐今議改徵山東民兵工食銀三萬二千遵化左營民兵工食銀一萬八千通共該銀一百九十萬一千六

百一十四兩八錢四分五釐今定四鎮額兵一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員名馬騾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匹頭外支雜餉不係邊防城操官軍等項共九千二百九十八員名馬騾一千七百六十五匹頭通計正餉雜餉歲該銀一百六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八兩四錢九分九釐二毫四忽照前餉額用數每年約省銀二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六兩三錢四分五釐七毫九絲六忽此額餉也夫兵曰額兵則部位既定即兵制有更易額外毋得復增餉曰額餉則出納惟

明即歲用有贏餘另有處分額內毋得輒減所謂兵食俱足經久可行者殆不出此如將著為定額臣等請以四議申之一議徵發一議扣除一議通融一議節省夫民運拖欠臣前已槩言之除直隸各府州縣原隸總督衙門聽令照舊催解外河南山東民運約共銀二十四萬兩又山東先後改徵民兵工食五萬六千兩如復拖欠其將如待哺何臣請

勑戶部通將前項銀兩俱聽該部改行徵解太倉在省則屬該部監兌司官督催在部則就各省部

粮司官查併解到銀兩照數發邊如此則民運既無秦越之分而京運亦無隴蜀之望矣此徵發之議也比者年豐虜息今所議餉率據其常倘歲凶而賦多逋虜急而兵四集歲用不給何以應之臣請戶部每年發銀一如額數年終通行督撫及各管粮分司備查各鎮扣餘若干開數報部以備稽核次年仍照額發姑緩扣除比及三年通查扣餘之數即以三分之一酌量分給四鎮各預備本色以待不虞自後三年又復如是通計六年九年可當戶部一年京運之數

然後扣數免發自後仍復更始歲以爲常即有
重大兵荒不復請乞夫是之謂定額也邇來報
中空運部文未至先已作數扣除部中彼皆僅
按空文多延歲月自後請俟報中空運數足取
有實收到部然後扣除亦未爲晚此扣除之議
也主兵客兵錢糧各有分屬不容混淆先年費
出無經爲之條分縷析正將以革弊也然而那
移借補殊爲不便弊亦滋生乃今主客兵額既
已通融則主客錢粮似亦可以權宜支用如主
兵不足則借用客兵查係額内應支即於客兵

項下作數銷筭如客兵不足借支主兵項下亦
如之大約歲用不出額中即可作數中間毋復
那補或亦可塞弊端此通融之議也邇來督撫
司道經管錢糧歲終查比節省多寡以爲殿最
先年未有定額則能節省多者爲賢乃今既定
額兵計口授食則例具在諸將士莫不照例關
支使徒虧實惠以騰虚名務尅減以爲節省則
所省者不過什百千計耳而歲費鉅萬之數因
而罔功既失士心且妨邊計譬則養一指而失
其肩背輕重謂何臣請通行各管粮郎中員外
郎務乘時平價備餉以省公需依期足數給軍
以作士氣他日戰勝守固司餉者皆得論功如
果兵額既明餉額不減不得以此爲殿歲終聽
督臣分別具
奏該部紀錄以責其成庶使人各安心毋或過當
此節省之議也如蒙
俯從末議斟酌以爲永圖庶幾兵食相須較若畫一
惠而不費節而不傷在邊臣既不患于力詘舉
贏在計臣亦可以量入爲出矣臣等反覆計議
不敢憚煩乃今詢謀僉同萬一可備

採擇且期當會計恐坐稽遲除分鎮各路分營額兵
額馬額餉總數開坐于後及造簡明
奏冊另本
進呈兼造備細書冊咨送各部俟
旨題覆外伏乞
勑下戶兵二部詳爲覆議如或臣言不謬少于軍國
有裨更爲酌定取自
上裁通行中外當事諸臣永遠遵守
國計幸甚邊計幸甚緣係
國計甚詘邊費孔殷懇乞

聖明校覈鎮兵以稍裕軍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專差千戶夏時謹題請
旨

太函集卷之九十一

太函集卷之九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三首

邊務疏

題臣閱視薊昌二鎮軍馬邊關查議軍餉事畢謹
先陳當務之急以備及時
采擇施行竊以薊昌延袤二千里而遥
京師距塞外二百里而近宜必設險以守然後廉
遠堂高近該先今總督撫鎮諸臣沿邊築空心
臺一千二百餘座宿兵貯器戍守有常以黠虜
睥睨石門再至皆敗遁去使非有臺可據安能
露衆待之彼乘我虛譙卜其夜薊莫利於守守
莫利於臺此其明驗較著者也臣循墻徧歷登
臺遥觀我
國家萬世夷夏之防美哉壯矣凡諸要害部署已
周獨灤河以東居庸以西若松棚諸路中稍有
間缺大約增臺二百座始爲完工查得先任總
督譚綸原議築臺三千座其後僅舉其半既又
減其半之什二三徒以物料人工悉出兵力計
一臺之直不啻千緡公帑所償十不當一懼不

堪命不得不暫休之力詘時艱非得已也臣先
在行役輒有意乎增臺於是猶持兩端未敢輕
出諸口蓋自邊事起諸軍日在守邊比年稍寧
百廢具舉無論臺垣壕塹城堡關梁戍署教場
營房倉廪他如神祠學舍公宇戍樓道路隄防
紛紛諸役久則累歲多或千楹率皆以兵爲傭
不遺餘力此宜休養之時也主將以練兵爲職
亦既有年工作頻仍竟未遑暇乃令兵制更始
具有章程此宜訓練之時也比臣以會計軍餉
復及春防查得各兵仍受他工未得專練雖云

一切工作與非公家要以審擇便宜則邊臺爲
急與其赴他工而荒本業孰自其急者先之近
諜者言東虜日伺灤東西虜或有東意有備無
患夫非武之善經與臣請
申命境內當事諸臣及今相地宜合兵力增臺二百
座祗以一防爲期往者分工取數寡而責效衆
及今分數倍昔以衆舉輕往者給價有差每座
多則百兩今亦倍給使之採辦有資此以佚道
使之勞不怨矣即如臺二百座計直不下二十
萬緡今雖有加不四萬而足願行山東河南二

省取解節欠薊鎮民運折銀各二萬兩辦此有
餘如或未徵聽彼借解追補事可立集不假旁
求儻以春防已深秋防伊邇今歲但以班軍分
應諸役勿及其餘期以來春一舉畢事臺工既
竣務守成言自後主客官軍諸役悉無所與亟
令專習武事以責成功班軍精壯者一體練之
次者不隸戎行使之專任力役然須以漸修舉
爲之調停如復政出多門其不堪滋甚矣自今
伊始境內大小工役諸司毋得專行必先關白
軍門檄下主將調撥蓋以督鎮並觀兼領庶幾

不失緩急之序張弛之宜上無侵官中無廢事
下無煩令矣大抵薊事綱維已振條目猶或稍
疎慮以什全寧能必獲夫何故兵未及練故也
假令地利既設務收一勞永逸之功軍志不分
可免一暴十寒之患如此而兵有不練練有不
精諸將無所藉口矣伏候
勑下該部覆議倘以臣言不謬屬當事者及時舉行
未雨綢繆其誰敢侮是或一道緣係邊務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百戶袁勳親齎謹題
請

旨

申飭通州兵馬疏

題爲申明薊昌防秋事宜以重根本以保萬全事
據密雲兵備副使王一鶚呈蒙臣牌仰該道會
同本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左懋前去通州查閱
見在軍馬精壯踈孱弱若干叅將所部一營
原議二千四百名果否足用見在入選之數如
或不充應侯清觧選補馬匹料草或照京營全
給或照主兵坐支查明議擬歸一通詳會議具
奏施行蒙此依蒙會同左郎中前去通州公同叅

將金瑋查閱得該營原額軍士二千九百名節
年逃故七百一十名見在二千一百九十名内
精壯者僅二千三十二名可備巡邏防禦之用
其餘一百五十八名率皆孱弱應發守城若照
近議額以二千四百爲一營尚欠三百六十八
名候清觧新軍選補查得支糧通例營操者月
支一石城操者月支八斗本營既改營操之兵
似難餉以城操之餉馬匹草料在京營則經年
常支在張家灣備禦營亦照此例在外主兵則
冬止支料春支料草夏秋牧青通州與張家灣

事體相同似又非主兵比矣該營先有馬二百
一十三匹春冬支料後給三百匹止給料草二
月即行住支是且不得同於在外主兵無論京
營也今若以五百爲額照外鎮主兵例計之應
加春草者僅二百加料草者三百費亦不多即
不得與京營同然較之經年不給者軍力亦稍
舒矣又查得備禦營馬倒死者止追觧椿銀馬
於太僕寺請發不以朋銀累軍邇者薊鎮諸營
亦皆給價買補惟通州營尚扣朋銀以後似宜
比照備禦營馬事例庶養馬不至於累軍而諸

軍不苦於領馬具由呈報到臣卷查先該本道
呈蒙臣批據通州叅將金瑋呈據中軍朱九成
呈蒙本道案驗蒙總督案驗准戶部咨欵開一
議處軍粮該衛月粮今議於三千名内減去六
百名即以六百名之糧加添前軍共支一石以
其所損即爲所增但支粮則例衛軍定以八斗
通州係腹裏衛分與邊軍勞逸大不相同若一
旦增添他衛必至比例而邊軍亦不心服且前
軍額數勢不可缺他日清查補足則見在支糧
一石者不可復減而將來補伇者又何將以處

給足暫減而實增也議將各軍月粮照常支給
八斗若他日補足三千仍照舊例查支一議處
馬匹本營新領馬三百匹除五六七月草茂之
日自行牧放待八九月係防秋月期姑准給與
草料二箇月以後不准支給聽兵部另議查處
等因蒙此照得近日各軍因月糧不足養贍日
漸逃移僅有二千餘人前項馬匹兌領到營分
布各路巡邏計今年餘止開料草二箇月貧軍
自備喂養負累不前卽如軍人王八兒因馬自
縊身死薛臣等一十三名棄馬逃脫寗言等一

十八名將馬餓死本營兵馬原備巡緝近京盜
賊及有警聽調應援之數軍逃軍損目今已極
呈乞早爲議處等因蒙批仰密雲兵備道查議
通議蒙此卷查隆慶五年十一月內蒙督撫衆
驗准兵部咨准本部石侍郎咨一款議處軍糧
看得通州軍士原額三千見在實數未足其中
尚有老弱不堪防守議要揀選精丁二千四百
名每名除月給粮八斗外再加二斗粮不踰數
軍困稍甦一款議處馬匹通州營見在騎操馬
止二百餘匹且減革料草致馬瘦損不堪防禦
議太僕寺將寄養馬再給數百料草照京營事
例給與該本部覆議通行依擬備行該鎮督撫
等官卽將通州見在軍士三千名挑選精壯二
千四百責令叅將從實操練其減退六百名該
粮四百八十石就充見軍全粮之數移咨戶部
會計其馬匹行令太僕寺將寄養馬量撥三百
匹令叅將督軍用心喂養其草料無分新馬舊
馬照依京營全季給領不宜減革以累貧軍等
因題奉
欽依備咨案仰本道轉行欽遵間隆慶六年五月內

又蒙督撫案驗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覆前事將
各衛軍士月糧照舊止支八斗新兌馬匹料草
止支兩月題奉
欽依備咨案仰本道又經轉行通州叅將欽遵外今
蒙前因照得通州內護
都門外衛漕廪遇警應援先年守以勳貴鎭以重
兵其後承平改爲分守庚戌之後又改副總兵
近年以來始改叅將秋防有警仍添發京營兵
保定兵守之隆慶四年又議以大臣駐守預兵
有常操京營者有班戍邊塞者止餘三千爲叅

將部練令復凋耗者什之三往年兵部石侍郎
駐守其地洞知失養之弊且慮增餉之難議減
三千者爲二千四百名增粮之八斗者爲一石
盖移三千之餉以餉此二千四百之兵亦大不
得已之計也兵部題
允之後士知有生不謂依違歲終不決猶復至此今
兵日以逃馬莫爲牧甚至有因不能養馬而自
非心者無論塞下緩急即郊關有道路之梗何
所措手合無軫念重地特爲題
請仍照原議施行備由具呈到臣據此又經牌仰該

道會同郎中左懋查閱議擬去後續據前因臣
隨會同總督右都御史劉應節巡撫右僉都御
史楊兆議照通州當
京師之肘腋控水陸之咽喉地至重也故一城之
內五衛之兵在焉乃今則惟二千有奇兵至寡
矣無事則分部巡緝與京營之捕兵同有事則
調遣應援與邊營之戰兵同亦至勞矣語其將
則署衛爲分守迄今未有專營語其兵則各衛
以邊戍爲急諸軍以京操爲利其剩者爲城操
迄今未有定伍緣以營制未定分數未明故粮

雖不支而莫敢言兵雖日耗而莫之詰往年本
部侍郎石茂華駐守親見其狀始議及之次年
臣始入部中次當駐守祇循故事亟就督撫問
兵又查部例遇警則徵保定三千以備緩急乎
時彼軍之情狀各鎮之部伍臣未周知比臣閱
視首次通州各軍皆小杖短衣苦有饑色而詰
通州叅將言彼初至各軍赤立傴僂不啻懸鶉
今茲小杖短衣猶出督責借貸取辦苴爲應閱
地耳閱畢則懸鶉如故又惡能軍臣惟通州無
論

國儲且通
貢道往聞間者謂虜嘗垂涎於此敢屬部臣備之
乃今重地羸師恐非所以示異國也及臣閱薊
手籍額兵畫地分營卒無及通州者旣閱保定
問誰爲守通州舊皆倉卒以應師期迄無定戍
夫部臣之倚各鎮如此而各鎮之應部臣如彼
即有徵召可爲寒心顧茲軍僅二千馬僅五百
誠知其不足賴亦猶賢於無兵徒計斗粟其勿
將令空壘以守彊幹之義固如是乎且各衛城
操皆隸守備而通州特設叅將官制自殊有叅

一將必有兵營有兵營必有兵額特前此未之講耳乃今營以通州爲名額以二千四百爲準營額既定何敢踰額而增兵即有清解新軍畢入城操之數營操則如例月支一石城操則如例月支八斗又何敢援例而增餉此皆明白易見也近以近京多盜責在通州而追捕巡邏非馬不可況在防禦調遣尤必資馬本部議例京營誠爲一體其後止給料草二月臣誠不知其所由來臣請平其議以備

折衷亦必以例主兵爲當馬有倒死即照備禦馬例

並免朋銀止追椿銀仍聽充給項定兵額昌平已立車營通州亦必得車營而後可出城剳守薊鎮故有戰車遲重者或病難行通州則非趨利遠援即得車一營附以火器足以威敵雖有勁虜又何敢薄近郊此臣議保定車營亦將爲入衛計如果調赴通州則二車營可爲犄角其利居多本營額兵二千四百名則以一千八百爲車兵五百爲騎餘爲中軍雜流亦兵制也見在不足之數候清勾選補不堪營操者另籍以充城操無事則騎者分番巡邏步者專習推輓擊刺有事則步騎合營以備戰城操分陴以有守守城者亦聽叅將合操不以出征如此則兵雖不及三千皆得實力餉雖加給二斗皆得實用抑亦可以爲一旅矣伏乞

勑下戶兵二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早爲

題覆施行庶使重地裨威羸師作氣臣等可幸無罪矣

題請督撫主將疏

題臣奉

命閱視薊遼保定邊務

勑諭開載邊臣果能件件整飭著有勞績者照擒斬例題請陞賞如踵襲故套推諉誤事照失機例叅劾欽此查得先該兵部題爲申飭薊昌防秋事宜以重根本以保萬全事內開薊遼二鎮將患未息比之宣大等七鎮保定一鎮邊情稍緩者不同閱視大臣至日亦當稍從寬假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臣悉欽遵祇役惟謹躬率郎中左煕副使楊樞王一鶚周歷邊境畢閱戎行因事考成循名核實就各鎮修守之狀課諸臣幹濟

之勞既不敢循故事而應虛文亦不敢務苛求
以傷大體除綜核八事各另具冊敷陳境内庶
官各另具疏舉劾外要以各鎮邊務責在總督
鎮巡諸臣卽比年之課績有差則諸臣之宜力
自見謹陳其槩惟
聖明垂聽焉臣惟
國家列三輔以翊
京師設三關以距夷狄經制大備疆埸承平薊門
晏然兵革未試頃自庚戌不備邊釁遂開于是
薊鎮始設督臣兼撫遼東保定直將以據要害
布聲援如復虜伺薊門則東西援兵不待傳檄

而至蓋
陵京重則薊重薊重則遼東保定均重矣虜既得志
視薊眈眈雖
中國不憚征發以應之卒不能禦惟先任總督楊
博距虜土牆制勝萬全其功最著其餘率相繼
受法間一二得免焉于時修邊擺邊增兵增餉
大都取辦倉卒不遑永圖比虜長驅如入無人
之境由是
朝廷益嚴督責權貴益肆要求將官益務彌縫邊

事益就廢弛幸而
先帝與羣臣更始不事煩苛任將擇人悉由
廟略乃若破拘格任便宜以守則有臺有牆以戰則
有車營有火器一新耳目宜莫如先任總督譚
綸之功居多當是時總理練兵則戚繼光巡撫
則劉應節整飭兵備則楊兆類皆同心戮力經
始建功及應節以總督代綸兆以巡撫代應節
先帝方受西酋納款
申飭邊防用是諸臣皆得乘閑暇以明政刑罔敢自
佚勸作力役首畢臺工增募南兵以備列戍循

墻廣置石砲深劃偏坡凡所以為守者浸備矣
明部伍定章程增置車營輜重營更造虎蹲砲
大將軍砲刻期合練十萬之衆如一心凡所以
為戰者浸備矣至若禁科斂禁鑽求以嚴紀律
議椿朋議撫賞以恤困窮愼間諜謹烽堠以偵
虜情裁冗費汰糜軍以紓
國計乃今以戰則什得五六以守則什得七八較
之曩昔相去不啻倍蓰例之各邊亦既燦然可
覩矣今歲黠虜潛至不旬月而破之者三此明
驗也顧惟主兵之力役不輟客兵之更易無常

歲月坐馳未遑訓練語精兵之足恃者在主兵
惟鎮守標下奇兵五百次則標營在客兵惟南
兵萬人次則延綏遼東三旅耳閱標兵則三屯
各營差勝遵化次之密雲又次之閱路兵班兵
則直取壯觀或以具數要以得地形利器用薊
固有之軍政已張卒未服習則未練之故也頃
臣請增築邊臺以資守專練主兵以資戰豈非
今日之急務乎昌平捍衛
陵京最爲重地以故特設主將增設監司顧將士既
有分部號令不通督撫遠在一方心力不逮兼

以官守鮮同心之效軍興有掣肘之虞必俟其
有急而後自薊赴之恐無及矣遼東負山阻海
地若綴旒周折透迤延二千里東備土蠻諸部
西備三衛諸夷先年境内富强胡馬遠牧頃者
兵荒洊至先後七年農畝汙萊丁夫溝壑其禍
極矣餉額自昔爲倹僅當他鎮之什三重以徵
解愆期歲多不給諸軍無措率倚辦于幇丁輒
轉通逃尺籍幾廢在在皆不耕之地人人皆不
餉之兵雜虜覬覦計不旋踵無地非虜無時非
防當事諸臣視各鎮愈益難矣諸軍悍然敵戰

奮不顧身徒以豢養未支技擊未習虜示之弱
輙入彀中雖用馮河鮮不及溺其勇不足恃也
獨鎮守標下軍丁可博一戰然亦乘彼無備奪
其志而先薄之藉令堂堂之兵一當大舉未敢
必有功也撫臣以收保爲完策以輕率爲寡謀
增堡戍繕路臺以通往來修邊墻濬路壕以距
馳驟虜至則無所掠退則備之如初或有可乘
幸得一擊比年斬獲幾至千級職此之由即未
能豫伐虜謀庶亦可無大失但令煩而食少力
詘而舉羸誠宜增軍餉以安士心益軍需以除
戎器夫然後敵愾可作教練可行否則憂在蕭

墻不可不深長思也保定爲
京師右臂北連上谷雲中廣昌蔚州川原平曠自
昔已通大虜頃虜聚謀東犯稍得息肩假令改
慮而西紫荊則其故道也去
京師僅二百里所不如薊者幾希先任巡撫宋人
器奏留馬價銀一萬兩修築邊墻誠爲防守至
計旋以陞任未及興工原任總兵官李勇來之
意在推避及巡撫宋纁代任開說百端萬金不
免查盤將扞文法請亟還部以弭衅端北纁未

及致詳將從勇議頼易州兵備副使高文薦力格其議未行縂亦徐察其奸卒圖修繕屬該道歷諸障塞萬雉一新信如勇言西鎮卒於不振矣迨今巡撫孫丕揚受事首閱邊工程督材官刻期而告成事先是撫臣建議悉罷易州防秋諸軍於是甲仗兜鍪百無一具今始為之措處增葺更新乃屬總兵官傅津合八營為全部列行伍申號令而訓習之憑軾而觀軍容肅肅此興廢之效也顧邊關雖設而斷續出入未有定形軍餉雖優而部署教練未有成法本部方奉

明旨行臣等勘議修建邊臺誠為要務自是而精練固守撫臣亦將銳意舉行然必假之歲月而後可也夫薊遼保定輕重難易不同總督鎮巡智力心思亦異

明命具在臣請據實評隲之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應節溫溫中理蹇蹇匪躬內外悉合乎方員始終一歸于精白屹若泰山物議橫興而獨立不懼烱如止水客形雜至而明鑑無私守舊章而勿失舍已從人屈羣策而無遺折節下士覘塞外度虜形利收墉隼蒞部中袪吏弊察見淵魚經文緯武獨秉全材尊主庇民允符宿望即今督府程功亦越三載重以薊門歷任幾及八年從事獨賢鞠躬盡瘁宜膺殊擢用荅積勞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博雅多材豁達大度戰守久諳乎地利弛張各當乎人情拊循則閭伍歸心訓練則旌旗改色制勝中權明若觀火交歡上將利可斷金廣忠益分部各盡其情省供需有司悉無所預允矣折衝樽俎居然保障邦

畿期近給由課當進秩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學顏老成得體緝寧成章窮邊七任有如熟路輕車多壘孤懸無論盤根錯節當雜虜之跳梁決策不遑朝食課材官之殿最提衡不爽秋毫堅壁清野地方繫之為安危積倉裹糧士卒與之同其苦料敵可當宿將在師不忝丈人自昔斬獲多功迄今深厚不伐宜從優渥兼恤艱難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丕揚正色立朝慷慨論事巡關按部練達通方下車

而周行邊徼思患預防傳檄而首詰戎兵當務
爲急審便宜應聲如響防要害視國如家誠與
才合務實效而耻虛文慮在事先舍近功而勤
遠略似當久任可責成功總理練兵事務兼鎮
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戚繼光百
勝起家孤忠徇國堂堂節制之師用衆如寡矯
矯張皇之氣轉弱爲强考功而稽部曲華月糧
一萬七千分局而定軍儲省歲餉二十四萬立
華夷堂陛之防金城上國洗將士脂韋之習砥
柱中流虛心自下咨謀務出什全直氣不回利

害寧辭百折奮身誓滅匈奴勿問家人之產壯
志不忘溝壑恒存國士之風灤東三捷聞風已
憚先聲薊北專征計日可收底績此則艱難不
避寵利不居南北十年始終一節宜加顯秩用
獎膚公征虜前將軍鎮守遼東地方總兵官李
成梁師貞廸吉士勇知方門庭不入苞苴袵席
不忘金革躬歷三韓籌四方無勞借箸奮揚一
旅取千級有若探囊知彼知我進止咸宜得地
得人修守足賴遇薊門當須虛左校諸部何負
當先雖屢經獻捷晉錫已蕃而戒在持盈謙虛

未滿鎮守昌平總兵官楊四畏恂恂儒雅皎皎
廉貞遇事不辭胼胝繕塞上之臺垣治兵不事
紛更按河東之紀律
輦轂近郊人言無間
園陵重地戍守有裨權輕而多擁格惜乎未究厥施
任久而得機宜庚癸不變其塞鎮守保定等處
總兵官傅津三邊宿將千里長城身蒙矢石當
年血戰猶存冑甲兵挾日軍容可覩懲前任
之貪殘繼以廉靖憫衝塗之困憊寓以調停雖
云發蹤指示必待其人要以効力馳驅不失其

範事方虔始績可保終以上諸臣功有差等若
總督劉應節薊州巡撫楊兆總兵官戚繼光遼
東巡撫張學顏總兵官李成梁均之勞績已著
應遵
勑諭題
請陞賞保定巡撫孫丕揚總兵官傅津均之優任尚
淺勞績方新昌平總兵官楊四畏歲有勤勞事
無推諉應
請久任量行賞賚者也近革任鎮守保定總兵官李
勇逆如梟貪暴若虎冠舊爲薊遼軍門中軍適

遇總督楊選下吏恣意大開騙局託言重賂權
門本鎮括軍費共六二千私侵入巳今巡撫孫丕
揚先在按部畢得其情毋道解贖金各四百公
取歸家今總督劉應節先任井陘親當其事于
時一黨同謀叅將則李康民承差則崔錫瓜分
而皆得計其後相機抵罪康民以私鎰崔錫以
官刑株引而各伏辜顧惟網漏吞舟乃復營陞
專閫至則急償京債因而貲放軍人每月納班
者各三錢一時歇役者以千計軍伴陳旺申權
等辦納中軍張茂楊虎等經收計亦不貲沿之

爲例其甚者則馬死軍逃糧餉俱應解部歲侵
月攘錙銖無復還官一年扣月糧布花銀各二
百兩千戶苑珍周道等授受實收可查四年扣
馬匹料草銀共三百金把總白素安居等交收
底數可驗奇兵營扣逃糧二十四箇月斷事司
收折色二百六十金都司劉喬壽朱時熙把總
薛朝棟等解數甚明庫子王治寧劉賢司吏王
崇愛等轉交如數定州經歷曹文周前年承委
查盤巳將發覺該鎮親人李恒百金親爲過送
竟復朦朧東鎮撤防則都司李寶百兩吳芝之五
十兩科罰無名中軍見面則中軍坐營百兩把
總五十兩誅求有例占役工匠數百人怒輙濫
刑因而捶死者軍人龎僧兒等七十四命强買
赤金一百兩價惟半給爲之私賠者行戶尹川
等六十二家二營耤買馬以爲名色每年各科
銀百金歷任四年而貪求不巳各軍因補馬而
領椿朋每匹各扣銀三兩買補五百而暴歛無
厭需求則卓椅圍屏自關監而運私家載道不
絶與販則硝鹽菜種主家屬而射民利冀括無
遺播惡則縱子買軍糧買官俸壟斷承家宣淫

則挾妓小秀卿小雪仙宴私侍婢倚放債累人
王開銀一百兩加月息三分僞當賂不收許既
而復派軍償債受犯姦監生司邦漢銀五十金
金首飾一副囑該府不聽强吞而任入市呼名
凡諸穢跡大端各有花名細數簿查顯狀未易
縷陳要以指稱打點恩所不原侵盜邊糧罪在
無赦況復推諉誤事相應比照失機之臣者應
遵
勑諭叅劾者也其餘各鎮善後事宜容臣各另具
題以備

採擇伏乞
勅下本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劉應節楊兆張學
顏戚繼光李成梁陞賞從優孫丕揚傅津楊四
畏量賞久任李勇嚴行法司提問照依律例擬
罪追贓先行分別議擬取自
上裁庶幾賞罰咸服其心文武各得其職邊政修舉
永保無虞矣

太函集卷之九十二終

太函集卷之九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二首

敘錄效勞官員疏

題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
圖治安事據本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左熙整飭
密雲兵備副使王一鶚會呈蒙臣案劄准兵部
咨該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劉應節巡撫遼東
右副都御史張學顏鎮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
各題遼東合鎮應修城堡墩臺墻壕等項工程
已經責成寺道將領分調軍夫丁餘量行措處
錢糧分工修理完備乞行覆勘將效勞文武官
員分別敘錄修工軍丁原未給與口糧工食併
乞
請發官銀一萬餘兩量行犒賞等因該本部議覆題
奉
欽依行閱視侍郎汪道昆從公閱視要見該鎮修完
工程的有若干是否堅固足堪經久及查經理
總督撫鎮各官併效勞大小文武等官應該作
何敘錄修工軍夫作何犒賞應給官銀作何處

發逐一查處明白分别具奏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准此備行各該督同分委各官通將該
鎮修過工程等第効勞官員職名逐一查勘造
冊呈報以憑覆覈回
奏等因依蒙分定詳允轉行撫寧縣知縣張彝訓
勘視寧前密雲縣知縣邢玠勘視錦義河間府
同知李學禮勘視廣寧永平府同知陳王道勘
視遼陽寶坻縣知縣王家相勘視開原廣寧通
判竇文勘視險山職等督同各官查照題開各
項工程隨處覈勘内有見修大小城堡墩臺二

百七十八座不日告完其餘修完各工俱各堅
固足堪經久並無虛報通將經理效勞文武官
員職名工程多寡數目造冊呈報到臣據此案
照准本部咨前事該臣遵奉
欽依隨邊逐一親閱及備行郎中左熈副使王一鶚
分委各官查勘去後今據前因該臣覆覈無異
竊惟備虜莫要於守邊守邊必先於設險近該
薊昌二鎮修築邊墻邊臺巡撫張學顏先任薊
州兵備副使時方經始從事其間業已親巡其
工亦且親見其利矣及其入遼受事鋭意修舉

然以遼視薊難易相懸錦義迤東一望沙漠較
其扼塞不足以當薊之什三遼兵不過八萬月
餉不過二錢五分較其兵力多寡嬴詘不足以
當薊之什五其議初下境内譁然危言譸張惟
務阻橈巡撫張學顏顧能排羣疑以決策冐衆
怨以圖成身任安危首爲疏
請總督劉應節力主其議時申
明命以飭庶官乃就邊堡路臺通行相度疏者議增
圯者議葺薄者議厚卑者議高加圍垣以護臺
加敵臺以護堡加角樓以護垣外修邊墻濬路

壕以防馳突乃布式於各寺道將領期以協心
蒞事畫地程功由今閱之共計修完城堡一百
三十七座鋪城九座關廂四座路臺屯堡門角
臺圍烟墩山城一千九百三十四座邊墻二十
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三丈九尺路壕二萬九千
九百四十一丈工以一時並舉役以兩歲番戍
維今居者恃堡垣爲帡幪行者望路臺爲家室
大舉無所於掠零犯亦寢其謀窮邊孤懸賴以
收保殆亦不世之利也惟諸軍之從此役也月
餉素薄錙銖未增又有無糧餘丁裹糧而往者

什之五六既儲灰甓之料又任畚鍤之勞賊至則荷戈賊退則執杵鋒鏑在目土木在肩者兩年經門日矣臣閱之行間其憔悴困憊之狀尚有未甦者共計所費僅止用銀二千六百五十八兩八錢五分九厘六毫穀米麥秫五千六百一十四石一軍所受儉于挍醪上之則以義動衆而事必有終下之則以義奉公而先事後食猶之無米而且饘粥不秣而歷羊腸所據前項官軍勞苦異常委應叙錄犒賞除從事微勞該鎮已行量賞或有細過隨事已經薄懲及原題

效勞後經革任者難准叙錄用過錢糧俟巡按御史另行查覈外爲照錄官以工之多少難易爲次犒軍以工之大小爲差是役也總督侍郎今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劉應節永圖石畫樹千里之金湯遠振風猷作三韓之屏翰巡撫右副都御史張學顏矢志經營以身而爲保障傾心鼓舞不費而底成功督撫二臣其心共苦其績並隆所當各加陞賞者也鎮守總兵官李成梁且修且守期不負于干城任怨任勞功早成于畫地所當並加陞賞者也文職如寧前兵備僉

事李松分巡兵備僉事賀溱苑馬寺卿朱査行太僕寺少卿朱應時分守遼陽副使李鶚開原兵備參議王之弼或當凋敝之區而拮据盡力或守繁難之地而胼胝不辭甘苦下同於諸將焦勞更甚於諸將俱應叙賞而李松賀溱李鶚王之弼各當其難應議加俸者也武職將領如寧前參將今陞副總兵楊騰錦義參將郭承恩廣寧車營參將馬文龍海蓋參將王永祜開原參將郭夢徵廣寧遊擊今陞險山參將傅廷勲鎮武堡遊擊唐朴瀋陽遊擊張廷賞清河遊擊

曹簠原任遊擊今任右屯備禦徐國輔原任遊擊徐惟忠工必身親不啻日省月試勞以歲計無間暑雨祁寒併應叙賞內馬文龍郭夢徵郭承恩修理獨多應議加級徐國輔徐惟忠獨修一堡應議錄用者也坐營守備備禦提調堡官如中軍楊五典前屯備禦葛景嶽寧遠備禦李汝謙義州備禦祝應乾廣寧備禦王惟屏鎮靜堡守備王大璋海州備禦孔思魯金州守備姚大節江沿臺守備周之望泥河備禦柯萬撫順備禦裴承祖中固備禦楊謙靉陽陞任守備王

有臣開原備禦蘇國賦提調中前所指揮吳彊
中後所李思喬守鎮安堡今陞鐵嶺備禦郭衛
民守鎮夷堡千戶陳大魁提調中右所今陞瀋
陽備禦王國瑞守平洋橋指揮常春以上各官
分理勤勞均應議賞若陳大魁吳彊獨修一堡
其功獨多則又應議錄用者也查據軍夫完報
工程各計工料所值少者動以千計多者殆亦
不貲該鎮庫藏空虛無可措處相應量給千百
之一以示不忘其勞內如創修平洋橋新安堡
二座每座量給犒賞銀一百兩城堡關廂全折

修完者四十八座每座給銀五十兩半折併加
補修完者一百座每座給銀二十兩路臺圍墻
角臺創修折修者五百二十八座每座給銀十
兩半折加修者一千四百六座每座給銀五兩
約共該銀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兩查得定遼前
庫貯有
欽賞官軍支剩銀二千五百五十二兩仍欠銀一萬
四千三百五十八兩合
請戶兵二部修邊銀兩給發仍行巡撫張學顏侯各
工俱完督行各道嚴查原修軍夫照數均分驗

實支給完日聽巡按衙門覆查明白造冊
奏繳以防虛冒以杜侵尅如蒙
勅下本部覆議將効勞諸臣分別錄叙犒賞軍銀早
為給發則佚道使而勞者忘勞信賞行而勸者
加勸矣

旌別將官功罪疏

題為旌別將官功罪以彰勸懲事臣惟今之邊務
責之將領者居多其制勝在總兵而用武在諸
將項
皇上納言官議

命羣臣各舉將材臣夙夜行間皇皇然惟程材是務
玆幸與事已經先主將功罪從督撫以
聞顧自偏裨以至提備各官其功罪莫不較著臣親
得之聞見者敢不直陳該臣查訪得薊鎮統領
中路南兵副總兵胡守仁制閫全材帥師長子
自昔功高海上于今業擅灤東經營剏刱事事
攷觀鼓舞輯和人人用命茹苦茹辛亦自神怡
澹泊任勞任怨何當鬼瞰高明凡在偏裨獨為
骯髒協守西路副總兵張臣志存鵰擊氣負鷹
揚孤軍犯不測之虜陷陣先登比歲當無警之

秋枕戈求戰久矣自井馬華惜乎未習龍韜協
守東路副總兵史綱清修自勵素履不愆賢聲
以廉靖擅場戎事以從客入轂力能綜理訣可
贊襄三屯營左營參將史宸壯志超羣才合
轍斷杯棬以從毋訓審轂率而得師傅湯泉之
合練不言而喻意幾先界嶺之偏師不戰而伸
威塞外假之淹貫可代指麾燕河路參將聶大
經器度安舒才華凌厲華後占以稽失伍憤關
防以備非常近以移官尚需效用統領東路南
兵參將楊文奮跡閭閻致身障塞南紀累封京

觀東防獨邁陸梁雖近加銜尚堪重任密雲中
軍參將徐枝外無邊幅內有廉隅畀任開府杼
府之中軍悉華春防秋防之常例三年進秩萬
衆騰歡遵化右營遊擊陶世臣營陣肅齊臺工
壯麗杜私門苞苴不入清尺籍行伍自充武有
善經軍無私役三屯營中軍遊擊謝惟能老成
謹恪鎮靜安詳加其秩似難隷之中軍量其材
仍應從之各路密雲標下右營遊擊李逵時久
墮因循近知激發神解而悉中肯綮雄飛而莫
禦虎[illegible]三屯右營遊擊吳惟忠一軀精悍百戰

勤勞捐粟而部士歸心援枹而屬夷喪膽密雲
輜重營遊擊陳伯憚希蹤投筆勵志請纓從宿
將而服韜鈐練精兵而成節制可當盤錯不止
偏裨入衛遼東遊擊李惟一入衛出援日修歲
守兩鎮相與倚重頻年未獲番休精爽自如緩
急可賴河南春班都司王維藩技能百中訣復
兼優從主將願領前茅任客兵宜常上乘秋班
都司崔經從容不迫馴謹無他久淹守備勤勞
猶限都司體統昌鎮白羊營參將何勳忠銷聚
鷸技擅射鵰刷部士之隱占者數千衆彊榦獨

優罷歲例之科求者數百金清操益著從之要
地可卜將來居庸關參將劉戡射策登科鳴弓
中命臺工昔有所裨獨當險僻關稅今無所與
具見矜持遼東開原參將郭夢徵才猷英發志
節修明鎮靜而得夷情廉貞而遠市利營修效
力訓練知方廣寧車營參將馬文龍識精一蹶
任重孤懸監馬市而奉公署車營而按法勇已
占于追剿才無負于鎮安鎮武堡遊擊唐朴遼
左驍雄河西翹楚閱工程頻多實效修武備具
見壯觀保定紫荊關參將王撫民事諳劇北名

重燕南修甲仗以飭軍容華繡工以充士伍按
圖畫不辭衝暑當鎖鑰無患防秋眞定民兵營
遊擊李彦勳操持素謹紀律頗嚴逃糧不取扣
除悍卒亦知禁戢更加練習可備折衝以上二
十二員則一時諸將之選也薊鎮三屯營坐營
葉鯖壯心勃勃苦節硜硜造器悉反羨餘建臺
獨稱首出遵化守備劉闊于掫有濟追問無私
連城巳見輯寧一旅猶需嚮用楡木嶺守備王
詔貸粟餉軍椎牛饗士恥逢迎而詭遇務勇往
以直前白馬關守備盧述鳳習車攻久嬰關守

僃神姦而心不二鄰勁虜而警無聞將軍營守
備徐槻將門有種勞不憚于邊陬公廪無私係
恒分于士卒桃林口提調劉德温一變至道赤
心迴異尋常兩歲防邊壘守恒通晝夜石塘嶺
提調王鳳鳴自負琤琤直氣不能俯仰獨行踽
踽壯猷足以張皇一片石提調李尚賢廉貞勁
正無寧枉道事人易直慈良每見推心得士昌
鎮白羊口守備劉允慶克供子職亦服官箴金
水口防禦惟嚴白羊營操持益恪遼東正兵營
坐營楊五典心惟惕若貌則魁然三軍賴其拊

循累戰爲之踊躍廣寧備禦王惟屏矜持寡過
幹理多材聽斷則兩造稱平懷柔則諸夷得所
寧遠備禦李汝謙年方可畏才亦非常增埤垣
而五堡皆完補士馬而一軍自足海州備禦孔
思魯撫夷得體逐虜著名戰守已具全材營繕
不遺餘力保定白石口守備朱家將任方朞月
才則兼人池臺獨擅金湯埤垣不施粉澤以上
十四員則皆一時材官之選也于內胡守仁可
當南北大將張臣史綱可當山陝大將史宸郭
夢徵近則可當本鎮副將久或可代本鎮主將

李惟一可備薊遼副將楊文何勳謝惟能唐朴
聽改衝要路將王維藩可備薊鎮遊擊崔經應
改各省都司聶大經徐枝李逢時陶世臣吳惟
忠陳伯懌劉戩馬文龍王撫民李彦勳葉鯖李
尚賢劉允慶孔思魯朱家將俱應久任責成劉
闊王詔盧述徐槻劉德温王鳳鳴楊五典王惟
屏李汝謙俱應量材擢用均之有功邊務所當
薦揚而胡守仁張臣史綱史宸李惟一何勳節
年勞績頗優近日陞遷未及應議加級量賞者
也馬蘭路陞任副總兵楊鯉間關五載歲計有

餘精白一心人言無間九防率多胼胝合練尤
效馳驅墻子嶺陞任叅將孫朝梁敢戰灌夫報
讐伍相騎射素優諸將爲之避舍韜鈐益習窮
邊賴以當關馬水口陞任副總兵宋蘭特立敢
爲長慮郤顧善始善終五紀之清風滿地實心
實事一方之高壘彌天薊鎭巡撫標下聽用原
任叅將李信久從
王事有志建功追論父愆無辜褫秋具體可希上將
側身僅守中軍雖逭越石父之刑未試崇伯子
之用總理標下聽用原任叅將吳良知勇踰北

産威震南征死生置之度外穿喉之鉛彈猶存
衆寡引之榖中滿腹之甲兵具在遼東總兵標
下聽用原任叅將黒雲龍承家殉國抱憤戴天
輕身累蹶羣醜足贖前愆賈勇可當萬夫尚胥
後效保定巡撫標下聽用原任叅將胡懋功猷
爲已練創艾復深撫馭則惠愛並行傳宣則申
令備至謀資帷幄色動旌旗以上楊鯉等三員
雖已轉官而聲績猶烈李信等四員俱堪使過
而效用維新均之有裨邊防所當併薦者也至
如石門寨叅將張拱立禦寇屢試戰功而精明

不足海盖叅將王永祐守官卒鮮物議而馴雅
有餘黄花鎭叅將靳付遇敵可奮一擊而未諳
機宜石塘嶺副總兵陳勛間虜悉得羣情而不
知訓習清河遊擊曹簠猛鷙足以冠軍不無縱
酒滛刑之過馬水口叅將滿朝相奮揚足以作
愾惟闕科軍造册之疵曹家寨提調李如梗駿
逸不羈而合練偶蹶永平守備李惟學偉長可
覩而直任爲難率皆大醇而小疵未免龜長而
筮短尚胥其定未敢預謀他如歷任尚淺則統
領西路南兵副總兵陳其可墻子嶺叅將羅端

横嶺路叅將李時儉山叅將傅廷勲倒馬關叅
將劉世恩統領保河民兵遊擊王通山東秋班
都司劉霈密雲守備張玠大毛山提調徐從義
義院口提調陳忠勇略夙占挺發才猷已見端
倪俱俟久任成功未敢併薦其餘各部中軍千
把總則薊鎭千總王添職金福等昌鎭千總李
進賢等遼東千總張志遜等保定中軍李桐等
共三十二員兜置並起中林魚貫猶淹下位容
臣另行列名署考咨部附簿備用不敢瀆陳臣
又查訪得薊鎭古北口叅將谷九皐幹濟則才

如樗櫟營求則利盡務羌官任故鄉或以併兼而賈怨守當衝塞日惟沉湎而甘心撫賞未協夷情操練罔諳兵法冥行幾爲少炒蠻所虜安作皆爲潘一麟所愚似此乖張豈堪要害大水谷遊擊王汲蝇營狗苟狐媚狠貪藉武舉以爲階梯任守備以咨豁壑三衛任受詞而科罰百屯率越例而誅求柴炭徵銀解府則除耗銀貳百兩鎮撫馬鑑周知遞運買牛駕車則扣牛價六十金牙行會約明証獲私鹽而不報官與指揮劉乾私分其利取段疋而不給價致舖戶徐

月明揭其非歴任未聞賢聲造言務傷善類華其見任尚有餘辜密雲標下左營遊擊孟杰兩耳不聰一籌莫展會閱而首受失律之罰偏執而終無補過之心歴任既已踰年治軍猶未成列權下移于吏胥漫無決筴事中制于兄弟嘖有煩言諸將具贍匹夫奚賴臺頭路遊擊王軫始猶黽勉近已恣睢扣軍糧以飾廚傳月各二錢占軍匠以刺繡文數至累百比馬之科罰過多厲政已播監司之檄納班之箕斂無已惡聲方騰載道之碑工作濫興團操久廢曹家寨遊

擊任良相年侵遲暮力就衰頹平居未練一兵會閱難逃衆目各營坐矣而本營奔走不遑各營散矣而本營營伍未定按罪殊非尺短掄才未見寸長要以闒茸無能終于委靡不振河南春班都司陳檠一軀擁腫四體艱難坐作百爾不堪馳驅一無所用遼東寧遠叅將胡堯勳逡巡畏縮苟且因仍署事曾有科求復勤還于事後復官郎圖報復毎肆虐于軍前憂衡路之難支垂涕而道共事者爲之寒心任零賊之屢入充耳不聞行道者爲之失色在諸將最爲怯懦

雖新任難保踈虞遼東軍政管局都司田永管局五年署印二次受詞約有千計枉法何啻百端招權納賄内則田二漢祁管家説事過錢外則張應祥羅門子自指揮徐翡千戶李冠康維以至百戶周國相自冨戶吳志舉居民張明和劉二楊承章回四周友才鄧承聘以至礦徒徐應祈或以人命或以家財或以姦情或以賭博其事歴歴可查或索金銀或索犀帶多至二百少至二十其贓一一可數甚則强索逃軍徐澤等二十名納贖刑于私室任用姦黨王月等三

四輩索方物于朝鮮庇護近習則鮮伍之批文
久稽傾陷長官則按院之原呈具在凡諸顯跡
莫磬名言保定原任紫荊關副總兵張玘鼠目
獐頭奴顏婢膝庭謁監司甚至免冠叩首路逢
使客胡爲曲跽當車患失鄙夫貽羞武弁薊鎮
董家口提調范君寵旣乏清修又多粉飾月糧
布花扣作無名之費墩軍樵採計非惟正之供
撫夷旣出公儲沿例不遺私歛昔已冐功不耻
今猶恣意無艮長谷城提調周相縱子宿娼主
妻放債門內違言忍心而誣子婦閨中長舌造

意以挾服兄自言埋地有金夫豈守官無玷石
峽谷守備孫堂官未成而已怠官始復而即偷
城工停閣付之不修軍伍逋逃置之不問曠職
如此將焉用之遼東原任撫順備禦齊可憑藉
攘功夤緣幸位張威足以箝人口用罔足以飾
已非撫夷則私賂倍于往時給賞則歲例加于
舊額昔以其一今則二之酋首之縱橫有自用
以其一取則什之窮軍之控愬無門通委官鮑
禧侵馬市稅銀五百兩差軍出換松板運私家
而得價不貲遣軍人元守義用牛換人參三千

斤篾法不納稅銀轉都市而獲利無算强搶夷
板入城不與平值貨物致夷人勒給苔等進搶
無時私通雜虜入貢盜賣別衛
勑書索夷人來力紅等行賄有跡今日販貂皮明日
販人參明日販松板擅用官車而絡繹不絕先
呈修所城次呈修關廂次呈修路臺徒具公文
而尺寸未完釀夷釁已及三年致虜情變于一
旦彼竟脫身而漏網後皆駢首而伏辜將領因
而連坐者近十人兵食以之耗損者以萬數人
心共憤

國法難容長安堡備禦高雲衢陞級由于買求肆
行無所忌惮通姦汪景陽軍妻已經參罰毆死
靳欒軍命又復買和擅開荒田則勒富戶王世
爵等六十兩私收子粒則占操軍鄭表山等二
十名指擋壕而索軍丁各三兩受害者李六等
五十名造棹椅而運私家各百張占役者張成
等數十衆修堡則科長定堡張朝相長靜堡孫
艮臣長寧堡唐信長安堡吳世勳等各二十金
貪心愈熾宣淫則姦占家丁徐國用妻李氏門
子袁京妻劉氏軍人周三兒妻尹氏軍人黃祿

妻張氏共六十餘葦穢德益彰人類已非官常何
在長勇備禦范芝貪自性成官由賄得昔在中
軍任軍伴黃文舉千金科索既多顯跡結逼判
于廷光百計彌縫李景春等長勇長勝各一堡
每堡科銀六十金王勛等王綱武靜十二屯每
屯收豆三十石姦軍人劉承學之妻則王教讀
爲之科斂挾住戶郭大倫之賄則屠門子爲之
且罪既肆貪婪豈容假貸保定浮圖峪守備李
紹先先爲紫荊中軍總授爲龍把總營千軍而
納月班胡參將之禁諭猶在役百工而造私器

李六兒之押運爲勞及轉浮圖益事科索營堡
而告助隊軍各五兩議字于海爲之經收漁色
而姦占義婦爲通房家人魏倫因而逃遁官箴
大壞人心久離插箭嶺守備王立極龍門播惡
兔窟潛蹤與議字許仲倉同謀任軍伴劉在生
事每歲科軍三百金因刑併而逼管隊姜瓚自
殺合管攤銀八十兩抵戶頭而與屍毋焦氏私
和方漏吞冊復遷插箭父喪明斂助葬一百金
擅離信地公用月科支應二十兩盡入私囊指
進京打點放班而納月例三錢數至二百家人

王安齎行指赴鎮閱操無故而扣軍糧三月月
各捌錢管隊李驢兒作証且外多酒過內作色
荒厥有司存尤難姑息以上十七員罪狀雖或
不同邊防均爲失職于內谷九皋王汲孟杰田
永張玘周相齊可高雲衢范芝李紹先王立極
俱應革任而齊可仍應行巡按衙門提問以盡
其辜張玘徙官稍久贓跡漸湮仍當削黜不叙
以爲諸將頑鈍無耻者之戒陳桀應令致仕任
良相胡堯勳范君寵孫堂俱應降調王軫既踰
官守本難姑留而新敘戰功不容輕棄亦應降

調以俟自新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胡守仁等照例陞賞
量材擢用谷九皋等革任齊可提問陳桀致仕
任良相等降調庶幾拔十得三不借材而用足
懲一戒百不建鉞而威行矣

太函集卷之九十三　終

太函集卷之九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四首

查叅軍職官員疏

題臣將閱視遼東適值彼中多警先行撫鎮會議分伍區而就閱之首寧前次錦義次廣寧次遼陽次開原臣于今年三月二十九日錦義閱操據本部郎中左熈密雲兵備副使王一鶚會呈將查過叅將郭承恩所屬廣寧中屯等衛操射不到官千戶孫彪等六員軍人王大玉等三名

重名軍人田文舉等三十七名開呈到臣批仰分巡遼海東寧道查問叅報隨據本道僉事賀溱呈依蒙查審將臨操不到軍人王大玉等三名取供具招及查義州衛千戶孫彪張印百戶王元孝廣寧後屯衛百戶孫得祿廣寧中屯衛百戶張崇武崔宗武六員俱各臨閱畏避操射廣寧後屯衛武舉所鎮撫卓天衢承管造册將左哨軍人田文舉等三十七名重復誤造選鋒項下叅將郭承恩未行檢查一併招叅到臣隨批王大玉等依擬決發著伍孫彪等聽候類叅提問郭承恩姑免叅提行令策勵供職實收繳查據副總兵楊騰造送所屬營衛官軍聽閱射本年四月初七日臣會同巡撫遼陽閱操該臣册于內都司陳言蘇承勲田永無名及查各衛官止開二十九員在册聽候閱射餘俱未造隨問造册中軍張棟訴稱陳言等囑令勿造當喚陳言等面詰其故皆以疾辭查得在內則都司進表入京本部例當考閱在外則撫按巡歷都司例應下操況遼陽最為重邊而閱視奉有專

勑令都司陳言等非惟凌蔑體統明係故違制書各衛官避閱漏報數多均屬可駭除將中軍張棟當場照依軍法綑打陳言等行令聽叅牌仰分守道先將都司首領官提問招詳仍將營衛官員應聽閱視者通行查明併報隨據遼陽分守道副使兼叅議李鶚呈依蒙查問隨將該司經歷張庭桂提問具招并將都司陳言蘇承勲田永副總兵楊騰中軍張棟一併招叅到臣隨批依擬張庭桂贖完復職副總兵楊騰姑令策勵供職陳言等聽叅外又據該道呈蒙臣面諭

各營衛官查照冊數漏報猶多依蒙行據通判
喬梁查得各衛官員除陞任在邊守堡調操公
差患病等項及見在報射外先蒙行查各衛掌
印官孫一本石汝器康世雍王志學宋繼欣自
在州知州賀國定止將定遼左衛指揮李過時
王嘉柱李世武王邇王國泰白宗武劉世臣閻
顧善周三接孫迪孫尚仁王承德魏志善張問
政衛鎮撫王國卿于大爵張臣千戶陳時政李
梓洪進王承祖王三重百戶王世爵方仲義張
繼武林大武張應武宋可濟劉世勳孫尚忠徐

朝勳周守節袁文魁所鎮撫史尚忠武舉所鎮
撫吳仕良定遼中衛都指揮康國孫光裕指揮
李平陽吳汝翼徐登瀛胡順忠常思忠裴承祖
李可愛鄭蘭蔣世臣楊仲仁陳其蘊宋來賓衛
鎮撫完詔千戶馬世臣徐國相達繼宋劉世忠
浦澤劉世文師仲仁武舉所鎮撫李世珍康元
吉百戶高承宗陳一言白登瀛吳卿聶宗文楊
世勳尤添祥王仲魁王勳劉朝奉陳守道曹文
光皮玉王大章羅為卿董承武王子京李臣定
遼前衛指揮掌印康世雍管屯馬騰遠管局捕

周體元都指揮萬邦憲指揮張榮顯吳紹勳馬
世魁李孝孫承詔鄔希堯王承恩劉國臣許國
忠千戶仙汝齡朱朝用李儒白鶴盧登高百戶
管臣劉承恩申得宣馬負圖定遼後衛指揮掌
印王志學管局捕敍鑾都指揮李登指揮費岐
傅應徵許國王寵之武杰佟良臣佟繼學查楠
佟勳王守官吳勝楚鎖世爵衛鎮撫范一恭揚
世勳何世卿千戶王善張世魁李冠李世勳胥
大遷經魁武舉所鎮撫吳廷臣百戶張顯廉朱
世爵蔡承德潘朝承李寶姚守業孫世章汪清

程詔王三祈邵世偉陳移魯東寧衛指揮張三
畏王懋德金三品金充國王汝材王都全大節
孟安高世武王一中王交張承祖劉世忠馬永
馳吳良臣李賢李國輔許繼武崔具瞻劉世臣
金九成王寵白振王尚箴千戶白朝用仝汝性
白源潔金國重武魁百戶金世奇邢道高尚錦
文禹杜春劉一卿自在州指揮王室藩王金高
一鳴郎得勝康世安吳朝慶孫世榮吳耀武羊
世周王仲堯傅宗王承宗劉添爵王國臣李應
武王仲義衛鎮撫王國訓吳景松李仁千戶王

繼王國宗李朝重佟承勳王棚王三善佟雲龍
王相李世金王守清王思忠康武王世金溫國
卿李朝陽蘇世巖高國忠傅調陽王策佟應旂
王荆州李景淮王大節高尚賢佟遇時王遷劉
世臣王樂金汝棟王進德劉鉞王貢百戶李朝
用李景陽劉承恩佟祚崔捷武佟世勳王訓石
國印趙國斌佟國臣佟朝臣王世勲李朝用宋
繼宗柴錯遲朝用于朝用趙繼宗劉仲賢郎文
昇王世臣所鎮撫王宦佟朝臣王世武共二百
四十六員開報仍將定遼左衛千戶李遇陽定

遼中衛指揮白世忠徐延福李時芳杜世文康
誥章煥然白輻鎮撫楊國臣定遼前衛指揮戴
冠佟承祖周世僦百戶鍾吉王世勳定遼後衛
百戶周國相汪俊東寧衛指揮王承慶李世章
王以忠王思恭王愛民韓祿佟輔政王崇仁王
鳳高鋒崔尚文李應龍張麟馬世武董官王承
恩李得陽許登庸白守清劉嶧高汝登王子奇
鎮撫李忠臣千戶陳世勳金承祖鎮撫高俊金
惟精百戶楊隆東李逢陽桂聯芳金大章劉祖
武金大遷季伏文朝相李開先千戶馮世武劉

承恩百戶孫接武王寵爵高國相溫朝相高雲
臣楊承宗李遇春周官千戶王三重李承緒百
戶劉添拱戴朝勳溫承祖王坤劉承恩董用威
高珍高尚德金大器金可鎔劉萬芳李學李承
祖金大臣葛繼祖熊璞自在州指揮李學文王
淮張鳳翼王惟重共八十四員遺漏未開中軍
張棟亦將管操千把總管隊官定遼中衛都指
揮馬次乾指揮李承恩崇添貴鎮撫宋賢鄭印
千戶徐繼先定遼前衛指揮文世勳王朝賓千
戶趙登李捷文百戶敎承恩張大經何都劉世

爵劉國臣定遼後衛千戶何時忠錢國弼百戶
張世臣張楫黃得時東寧衛指揮石金鎮撫金
應詔千戶邊永捷劉承光金文羔金奉來閔堯
節康時雍佟世祿佟漢傳明鍾世爵佟良臣李
仲堯張書紳戎世臣康偉朴時忠董鳳得金承
爵姚承恩金大朝佘繼文百戶李景淮康國忠
朴臣黃丙金勇白勝李承道王大倫金仲羽梁
汝材李漢李國忠韓尚文佟縉烈李承勳白耀
武金國寵蔡詔金寵田耕白雲龍楊臻李國臣
商賢高良臣周世爵王國臣李景松曹文美白

良輔馬應奎蕭詔孫伯通佟暹馬朝用高守連
吳世盤劉國印張尚信李鍇高應選劉世忠曹
守訓董勳李文奎王勳崔世臣金登金體固朴
繼勳羅尚賢洪繼文千大臣申大恩金仲武李
昇共九十九員遺漏未開續蒙行查然後盡數
報出各查明呈覆本道參看得衛官李遇時李
遇陽等營官馬次乾等射而避射者明係有違
制書其各衛掌印指揮孫一本石汝器康世雍王志
學宋繼殷自在州知州賀國定中軍官張棟應
報而漏報者各為隱蔽僚屬俱屬違玩法應參

究緣李遇時等俱軍職賀國定係五品文職本
道未敢擅議等因先後呈詳到臣照得世胄材
官有事在射防邊禦寇尤所必資未有不服習
於平時而能効力於臨事者邇來蹶張廢業紈
袴偷安懶慢相成武事不競故臣閱歷所至必
遵
令甲當場肉射而賞罰之且受事之初業已通行
條約布侯之修廣則皆一丈二尺遠近則不過
八十步之間固非慢令致期亦未苦以難事若
遼東逼瀕虜穴出入必挾持弓矢人人為兵諸
營衛官宜無不可以執弓者况當合校之時正
庶職程能之會不虞曠廢甚避其衆若此有事
將奚賴焉今據各道查參前來除副總兵楊騰
新任未久參將郭承恩細過可原姑免參論外
參照遼東都指揮使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陳
言管屯署都指揮僉事蘇承勳管局署都指揮
僉事田永叨分閫之虛名忘入彀之常職當比
耦而預計削名抗違已甚正披堅而登時託疾
欺罔益滋誅出三人罪當一律各衛掌印定遼
左衛納級指揮僉事孫一本定遼中衛指揮僉

事石汝器定遼前衛指揮使康世雍定遼後衛
納級指揮僉事王志學東寧衛指揮僉事宋繼
殷自在州知州賀國定副總兵營中軍海州衛
武舉署副千戶張棟任部伍之作奸法踈鈐束
恣庶僚之脫籍弊敢通同臨比而避匿者二百
有餘發覺而續報者三分之一豈惟濟惡亦復
舞文定遼左等衛指揮等官李遇時等三百三
十員營操官指揮馬次乾等九十九員義州等
衛千戶孫彪等六員習于玩愒居常已廢棪弧
敢于恣睢臨閱復多失伍繩規久弛豢養徒糜

廣寧後屯衛武舉者所鎮撫卓天衢一軍重造
於兩部錯置虛名只籍莫効于寸長豈堪實用
以上各官俱應提問內衛官李遇時等事干人
衆其年老衰弱者應革去俸職行令襲替中有
貧乏不能自濟者應為分別戒飭難槩論贖營
官馬次乾等東伍從征自廢騎射其罪尤甚仍
應以軍法治之伏乞
勑下本部覆議即行該鎮巡撫衙門通行提問分別
懲治庶使人心知警武備漸修受甲皆可以即
戎而控弦亦足以禦虜矣緣係查參軍職官員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戶錢佩親齎
謹題請
旨

舉劾兵備官員疏

題為欽遵
勑諭舉劾兵備官員事臣為邊務至重各有司存提
衡則督撫諸臣分部則兵備各道臣欽奉
勑諭閱視薊遼保定邊務凡有地方責任官員
許臣一併稽查賢否分別舉劾臣欽遵惟謹其於各
道尤加意焉即今復
命屆期謹疏其狀該臣查訪得整飭密雲兵備副使
王一鶚器識閎深聲華[illegible]茂年少老成事愈練
而心愈下功高勞苦官愈淹而氣愈揚[illegible]侵漁
以張吏治笎庫澄清通飛輓以足軍儲轅門超
距撫馭互有恩威倬矣平康正直查盤一無枉
撓較然停大精明留滯多年艱危累任一方保
障三輔擅場整飭易州兵備副使高文薦清苑
循良長沙卓異入境而民知怙恃籌邊而績底
修明執公儲以資繕守獨折衆言恤里甲而嚴
丁糧著為成籍相度剤量一面之臺垣有如戍

削勞來勸相三軍之畚鍤無復怨咨繕營操之
甲仗行伍維新節閱視之供需州閭不擾名高
陳臬績著嚴關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副
使兼參議李鶚魁梧之貌樸茂之材戒前車之
狼籍一介必矜絕下屬之恣睢三尺不假令嚴
而民易俗用節而士歸心近始加銜尚需久任
遼東苑馬寺卿兼僉事朱奎官曹拓落吏事安
詳與一方之廢政復見漢官威儀守萬里之遐
荒不問家人生業釐影射而袪馬政之奸林林
在牧禁逋逃而建海防之議鑿鑿可行官拙而

政則工志堅而節自勵整飭寧前兵備僉事李
松自昔不畏彊梁迄今備嘗險阻騎射兼長毎
當鋒而禦寇臺垣竝起親按塞以廵工皎皎乎
貞孤之節不媿四知恢恢乎出衆之材獨當一
面精練尚需歲月保釐可寄封疆以上諸臣資
深績著邊務多裨應遵
勅諭薦揚所當照例陞賞者也整飭永平兵備陞任
副使孫應元邊才老于職方軍政嚴于司直作
鎣東嵎一飯不忘鉅鹿坐收外險羣工畢備盧
龍節軍興之財用細入毫芒覘諜報之虜情洞

知曲折頃已論功陞級適當考課轉官吏治㝡
精監司允稱整飭薊州兵備陞任副使徐學古
名高洛下政擅川東指麾則事集一呼顧盼則
才當八面發積美以給合練之兵芻糧自足急
程期以赴偏師之捷俘馘相仍雖已陞級酬功
亦復循資陞任其勞具在當志不忘整飭開原
兵備陞任叅議王之弼志已出羣氣方用壯疋
馬臨邊作長城無論萬雉单車見虜馴異類有
若羣羊時而戰時而守諸將竝受其機宜或以
勸或以懲三軍悉遵其約束徙之重鎮允愜輿
情以上諸臣雖已陞任例應併薦所當量行賞
賚者也至如整飭井陘兵備副使劉世昌資滯
積薪風行偃草屢任而會逢閱視各適得夫區
畫之宜整飭昌平兵備僉事張廷弼直心從事
節用愛人程材則足賴旬宣不當局以軍旅之
任遼東行太僕寺少卿朱應時守文爾雅分廵
遼海東寧道僉事賀溱執法不阿吏道俱有可
觀邊工已經劣敘整飭天津兵備副使楊樞整
飭霸州兵備副使宋守約整飭大名兵備副使
毛汝賢入其境具聞賢聲詰所司不隷邊務于

内樞有事查閱已經別錄勤勞臣欽遵
勅諭悉爲區分恪守科條未敢併薦又該臣查訪得
原任整飭薊州兵備叅政楊錦色厲内荏言清
行濁弄機權恒憑城社攘弊利如禦國門既發
官庫以糴軍糧復照部例而扣商價糶則四分
一斗扣則一石八錢利籠駔驓豈惟市井之尤
金沒贖刑寔則公家之盜戕善類有若豺狼毎
居下而訕上遇屬官無分猫鼠恒屈巳以干人
武職漫無臧否陞任則奬勵通行家私各有等
差臨行而酬謝如數指揮楊添極下吏武夫何

故先之以刺謁提調袁承芳中軍厮役何故引
之爲窩交竊追紙贖即儒生之沽酒者不遺闌
入香錢即村社之賽神者畢及雖逆節徵於匿
喪業已褫之顯秩而惡聲聞諸載道尚當錮其
終身之一臣者應遵
勑諭追論者也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將王一鶚等量議陞
賞孫應元等量加賞賚楊錦罷斥永不敘用庶
幾舉錯大公勸懲由當官常愈勵武備益修矣
舉劾有司官員疏

題爲欽遵
勑諭舉劾有司官員事臣惟一切邊務將士職之而
有司疆理地方均有責任項者
遣臣閱視薊遼保定邊務
勑臣一併稽查賢否分別舉劾是爲文武並用勸懲
互行安攘遠猷端在此矣臣當還
報請按其實而殿最之該臣查訪得永平府知府辛
應乾守已以正近人而忠飭邊已得士心領郡
益彰民譽增倉廩峙芻糧預備無患革吏胥淸
案牘明作有功分部勿移羣情共仰保定府知

府劉泮老成練事英敏通方應車馬交馳之會
綽綽有餘莅軍民雜處之區欣欣無間定解官
之輸次革收戶之秤頭刑名悉出於獨斷囹不
稱平與革必協之輿情皆可經久非直股肱畿
郡尤宜鎖鑰當關眞定府知府武尚賢沉潛簡
重易直端方愛先節用肩旅酌豐儉之宜利在
革奸吏胥嚴出入之禁市肆不聞官價獄辭務
盡民情譽浹扶風政成指日永平府同知陳王
道魁然有儀確然有守按籍勾稽逋卒相從復
伍持衡聽斷寬民咸願質成佐郡著於灤東閱

塞勤於遼左保定府管紫荊關同知張燭躬行
周愼心計優長修邊治水議定而事事成章均
地編徭法行而人人得所署邑則心勞撫字閱
邊則費省供輸眞定府同知魏學思器惟惇大
政復勵精明刑發羅織之奸解伍杜株連之害
署郡事則兢兢于出納度臺工則汲汲於經營
眞定府推官虞懷忠純粹淸和廉勤公謹法若
懸衡鞫讞吏爲明愼事如迎刃稽查毋極精詳
釋張萬臣於獄底肺石無冤翦陳仲孝於市中
口碑有頌燕南照乘冀北空羣保定府推官劉

奮庸修姱之節由守而安經緯之才由精而密
入市而先平官估下車而首辟神奸五詞明聽
平反無用深文四境周咨臧否有如洞見邢理
可當長孺家聲不愧元方易州知州石繼節昔
以避親改邑因而進秩居州共嗟偶爾陸沉復
見巋然山立日用悉裁里甲秋防加謹邊關政
惟敦樸孳孳務在宜民節可茹荼皎皎若將浼
已冀州知州姚純臣其廉不劌其節可貞躬自
勵而裁冗費民賴息肩日不遑而急程書吏皆
斂手發粟以助耕者七千餘石履畝而正籍者

一千餘家三事克修四民允賴定州知州韓希
龍膺敏弘才嚴凝直氣撫百衆而馭諸吏民安
若堵應四衝而當八面賓至如歸立票格以登
公費每見綱舉目張清餘銀以抵災逋無庸家
給人益捕許宗敏之巨兇州閭稱快革李大付
之羣蠹城社爲空塞邑早已知名遐陬尚需集
事通州知州張智望貌則中人居隣
上國當衝繁而色不變抗强禦而志不移止追呼
罷羈候公門無滯訟者立辨於庭中卻分例嚴
夫差候人克供行者願出其境上雖豪民或以
爲不利而疲郡實賴其吏張密雲縣知縣邢玠
侃侃直方循循雅飭服官箴身爲律令詢民瘼
心切恫瘝嚴庫藏之出納積蠧悉祛籍牙稅之
收支纖塵無染節省則陋居弗葺勤勞則蓐食
靡寧均徭親自審編里甲不煩供應修塗伊始
近縣無雙南宮縣知縣喬巖性資英邁政事精
明折衣冠之横而怙勢者斂容除刀筆之姦而
舞文者削迹旬日編徭丁庸不啻燭照片言折
獄囹圄徒爲罄懸三輔之良一時之選遵化縣
丁憂知縣孫繼先先任衝疲發型自利繼遷煩

劇游刃無難且當入境之初適遇視師之會優
優乎芻糧各足井井乎閭伍相安三月之政已
行兩邑之聲並起昌黎縣知縣孟秋樸茂不事
紛華暢達自得條理邑里招徠離散之版圖復
集田疇開墾荒蕪之稼穡咸登痛革徵糧耗銀
親編養馬頭役受詞不濫積穀獨多撫寧縣知
縣張彛訓質與文均名從實勝吏牘親持事每
先於奉上民情悉得政必出於田中葺城池以
保民興學校以造士屏羣奸邑無宿弊稽往牒
政有成規寧晋縣知縣安九域溫溫雅度抑抑

令儀審編重役秉公先質諸神明屏絕浮華攻
苦猶同於草布修堤堰修橋梁惠而知政禁吏
胥禁輿皁廉以立威政善民安令行禁止寶坻
縣知縣王家相才堪軌劇力足投艱申明馬政
疲民賴其調停修築隄防比屋免於墊溺華副
里之冗役卻耗銀之多收資近三年才非百里
以上諸臣均之責任克修邊務有賴所當薦舉
者也清苑縣知縣郭四維累任已占精練一官
不憚煩勞公平而獄無冤民明決而案無留牘
操冰蘗之初心一廉自守當畢華之孔道百廢

俱興風聲已徧三關歲計無論六月且任遷三
邑俸積二年相應併薦者也臣又查訪得薊州
知州王都堂堂魁岸事事糊塗彌月以來一籌
莫展案久滯於經時窮因淹禁權下移於弄法
猾吏橫行風聞深指贖刑時或酧心酒德要以
虧門重地豈堪樸社庸才遵陽通判劉煥然才
猷蹇淺心術幽深奉文而署歷官之考核之者
則以為有故而顛倒是非具揭而訐同僚之贓
按之者則以為無情而誣罔上下猥以大閑未
越豈云細行不矜安肅縣知縣周以庠名溢而

行渝宦成而志怠妻孥來往則長馬取銀三十
金長夫取銀五十金各驛馬夫荊和劉策等可
審錢糧徵收則丁糧多派三百兩工料加耗五
百兩各項收頭張永剛張祿等可查官則歲造
傘銀五十兩傘匠李世福等止當堂領十兩餘
皆入已而四甲張濟民等攤賠市集濫收商稅
百餘金庫吏孔余休等止照額解府四金餘悉
交衙而六集劉行恩等知証會厯鼓樓許允修
理銀八百兩衙門祠廟申支商稅銀五百金及
查委官王資王梓張勳等監修俱係犯人王文

賢李道輝田疇等罰造侵漁殆三之二費出僅
什之三甚則田哥子因姦逼死田世平媳張氏
其事已露省祭石廷臻為之過送一百兩遂得
含糊李兌因姦逼死葛守儒妻蘇氏其獄已成
教諭王鎬為之過送三百金竟為出脫匿紙價
五千而不報庫子荊桃底簿猶存納妾婦四口
以交驩則富民王守仁曲意相結忝久任而襲
取虛名又何工也當衙逐而彌縫穢跡不亦幸
乎卒之的然日亡抑亦久而論定慶都縣知縣
姚宸日暮途窮趨利有如饑渴見小欲速入官

巳肆貪饕鷄初鳴而點不到大戶劉一蘭等三
十四名一例納紙誠爲勞心爲利之徒示未揭
而查未到種馬三百餘匹各等罰銀明係假令
致期之賍當堂而延富戶郭棟郭才張天明等
以并言則以
京師收債有急十家各借銀二十兩于内中戶朱
朝賜止餽其半輒麾出不收退食而召富民趙
寧王文岳視大臣等以高會則以長男歸路無
資十人各三十金先是皁隸劉進福徧至各家
幸招邀必至沈仲沂沈仲秀許百金而召保乘

其子行追送僅五十兩攺慮而旋逮收監張驛
丞王大使憚二次之捘求窺其意向揭送各五
十金肯首而卽扣工料科坐馬科大馬不移時
而囊槖巳充查粉壁查燈籠無停晷而網羅畢
及任雖未久欲則無厭亟解倒懸無拘常格三
河縣陞任知縣劉黼理官事時醉時醒總城工
旋修旋壞請工料銀二千餘兩任庫子史繼旻
之那移茫無稽考給磚灰戶二十餘家任主簿
吕堯賓之侵扣漫不關防工興再歲告完者什
無二三丼派雨輸積欑者一加四五料戶侵銀

而逃軏灰不繼匠役負墻而立工食徒糜半剌
幸得轉移羣姦方始發覺其後更端復請千金
之發不假彌月巳完數倍之工計其冐破不貲
宜於追論不敘以上諸臣俱爲失職于内周以
庠姚宸應照不謹例劉黼應照罷軟例俱應罷
斥姚宸歷任尚淺或姑從攺教王都劉煥然應
照不及例攺調均之責任不勝邊疆無補所當
論劾者也及照閱視地方官員近該各處巡按
御史相繼糾刻臣惟擇其邊務相關及顯跡可
指者論列之不敢毛舉苛求以傷

朝廷惇大之體其河間大名廣平順德各府州縣
不涉邊務臣亦不敢濫及以冐侵官踰越之嫌
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卽將辛應乾等各循
資擢用周以庠等罷斥王都等攺調則文治具
舉武備益張此所謂長久之術也
舉薦承委官員疏
題爲欽遵
勑諭薦舉承委官員事頃者從臣閱視在部屬則有
郎中左熈在監司則有副使楊樞王一鶚緣臣

力綿任鉅固難以辦於一人矧三人竝以材重
當時宜足以匡臣不逮然而分任其事猶必藉
羣有司盖刻期於旦暮之間區別於數百千里
之内非此不濟諸臣冒寒暑歷不毛竭力盡能
欣欣然各以得奉
廟謨從邉事為幸卽有狗馬心自效尺寸豈敢言勞
顧臣受
命於
廷許臣一併查舉臣雖闒於大較何敢蔽賢除寗雲
副使王一鶚邉務有功已經另薦外該臣看得

本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左熈謹厚老成温恭雅
飭文學蜚聲於左輔吏材最課於中州禔身耿
介不皦皦以矜名慮事安詳不呫呫以喜事洊
諏壹稟於虛心庶司推誠而讓善科察悉由於
直道諸部懷惠而畏威省供億則兼味不入庖
厨慎關防則重門自持扃鑰
國計之盈虛執籌悉數邉關之僻遠按轡周行闉
外賈生禁中方叔天津兵備副使楊樞誠與才
合名與行孚定見定守斷斷乎無他腸實事實
心恢恢乎有餘地昔按事於漢中足稱骨鯁繼

核儲於隴右不爽毫釐海運建萬世之利抵掌
輙得便宜邉務閱三時之勞蒿目務窮利弊分
部而刻日閱兵一𦕅無遺奚翅數十萬之衆主
計而因兵定餉一成不變將為千百年之規勞
則獨多擢宜不次臣又查訪得河間府巡捕同
知李學禮清貞寡欲博雅多聞閱歷既久腠理
旁通砥礪益嚴廉隅阜立治盜先窮窩主巡鹽
畢發奸商邉垣障塞無分寒暑者險夷士馬芻糧
悉得強弱虛實允宜優叙無待晚收木府清軍
同知洪濟遠風聲清越年力富強循良而已有

去思明敏而郡無留事清勾不擾于閭閻廉而
且靜綜核必求其從實察而不苛三輔無倫專
城有待魏縣知縣李國觀孝友成家忠貞許國
追呼止料量平自爾催科居最保甲行鄉約舉
翻然謠俗還淳興學校以振士風修陡防以弭
民患查閱偏於三關大祲邉計操持嚴於一介
迥異時流長垣縣知縣胡宥愷悌存心廉明立
政里甲供需額外之私賠者悉裁其費錢糧追
納民間之私攬者莫售其奸禁游民懲滑吏一
時弊絶風清均田賦葺學宮四境教行政舉績

成阜異選待清華固安縣知縣李宜春有猷有爲無惡無射清庫藏以防乾沒均丁糧以便征輸獄得平反釋無辜者數十命則趙灼李元等肉骨更生法行近習繩不逞者三十人則蘇臣王道等駢首就死治畿內而執法不阿足徵强項自公餘而籌邊有議尤見經心志在遠圖才堪大受大城縣知縣忽鳴立志高明持身狷介獨行負俗苦節忘家裹餱糧以餉出入守厲羔羊蠲租税以輯流亡歌興鴻鴈聚七校之租庸奉公而不畏强禦閲連

城之雉堞銜君而不惮炎蒸以上諸臣均之承委有勞閲邉無擾相應薦舉者也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左熙楊樞及李學禮等量材擢用則官材辨吏治興而勞者益知勸矣

太函集卷之九十四 終

太函集卷之九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二十五首

與孫太史

次公以承家宿學高跱于天祿石渠之間其于文章若在清廟明堂金聲玉振視不肖所爲瓦缶鳴耳日奉教于我師夫子推而納諸作者之途不肖非其人也次公亦以狂見擇使得以盡言而無誅顧爝火末光不傅于日其明滅異也頃辱邸中供具僅得接席數言果足而歸有懷不盡會長公問至發筴得次公

書露盥讀之汗涔涔下公所推轂者非不肖所敢知也夫爲文不則古昔猶之御者不範馳驅即獲禽多君子所鄙無法故也然而游言多和法言寡和雖王良善遇不能不改節于賤工信而好古是爲難耳所願者惟執轡康衢鑾和中度使李王諸君子夾轂而趣此次公今日事也不肖方以案牘亂心日踆踆在牛馬走中息踵不暇惡敢望屬車之后塵哉從計吏還楚馬上著論七篇大要皆都中語辱公徵命謹私布之不肖材不逮桓譚願聞太玄之耿論惟高明幸察

寄劉職方

舍中幸得兄事足下乃足下亦怡怡然弟之僕領襄陽則足下得請行矣僕在楚且久卒不能發咫尺書問起居僕之罪即百口何辭襄陽盖四通八達之區車轂相擊僕執手板日在牛馬走中忽不自知其歲至而日遷也昔屬司馬無能指畫即今勞苦什倍僕竊安之乃其初心猶將樹尺寸功庶幾一當漢吏顧今所夙夜者乃三老亭長事耳乃若破拘攣而流豈第此惟有道之士僕則安能足下家食有年坐籌當世之務熟矣願及今向用四海之內且得安枕春秋

名實將焉避之比視司馬籍中同游僅有存者其删升沉聚散昏旦不齊慄昔撫今不任於邑盧希稷博聞强識乃從吏議移官頃得希稷書則謂市虎成于同舍使其言信孰為臧氏子哉人心不同一至于此顧未得聞其詳耳會部使者請代僕從諸吏送之出疆將操舟而求足下于鄂渚間屬有疆事不得久留境外謹以竿牘通問惟閽人可否之篋中得著論七篇詩若干首為二策其一則從郡吏上計乃于都市得之其一則郡中語也吏事亂心何敢復議文墨篋中所載徒市鬻耳顧素奉教于長者柰何以闊絕故而護已之短哉倘以臭味相近願持三尺而定其是非幸也頃年足下所著書必且藏之名山久矣即僕非桓譚者等願乞太玄觀之即君雅有貴徵今在外傳必多奇異僕所喜聞敢以為請即次艸艸不盡欲言

汪憲副南華先生

計吏猶及見都門車馬喜不自勝比來得家大人書聞覲省狀甚具且聞六月始駕今則下車久矣執憲尊秩兼之豫章善地視昔郎署其適可知且以汪明府在郡聲迹相聞亦一快事也傳聞南北水旱杞人竊以為憂叔亦以為過計否也一考之期不啻過半

蓐食而操事率皆不終夕之計無補民生要其歸則牽引于物役制縛于文法拘攣于俗調之所為也假令得博一考其可稱載者謂何始為邑不效既而為郡復不效過此以往莫能逆覩生平自慽者其將何以補闕耶茲遣蒼頭歸寧附此私布朝罷乘傳而出馬上著論數篇言雖不馴願就正于有道頃以家叔徵材木于楚從方氷部得之茲屬蒼頭載歸已給舟至彭蠡達于祁門願徼惠于下吏不識可否抄秋薄寒勉矣自愛

王明府

昔在丙午吾邑中同籍者七人昆猶穊秕乃獨先出已而方民部出已而程水部出已而程考功出蓋十有二年公出矣良工不示人以朴豈不然哉吾鄉人椎少文然負直節多感激獨挾中盛氣人故求多焉吳人外華一見輒令人喜然徒便給多智難與久要公當東游收吳之華而摽之以鄉人之質直此所謂彬彬者也乃今藏器有年舉而進之于　宗廟社稷之上茲所謂國器豈徒爲鄉人觀美使同籍之士目愉而心悅乎哉俗吏厭事往往不能作　闕下書非敢侮慢自高其疏節盖天性也茲屬倉頭檢視舊稾

附此私布之若公之取顯名則凡在知交者皆得稱賀故不具論

盧希稷

往者舍中偶語謂公獨行負俗將不得久留內信然哉始聞公移官則以爲羣小之所嫁禍言者求多而過聽之公遂以微罪行矣乃今拜命之辱又謂市虎成于吾黨此其故非不肖之所敢知然古之故臣卒沮于讒而不見察公爲法受過不旋踵而徙官亦惟順受之而已公孫善仕長孺令名二者不可得兼理固然也昔在郎署不肖獨守木舌乃其占則有謬謬

之志幸得一日在事願持一匕效之於時方內齊外榮久之不發即越人且不藥願乞不肖之軀幸得南臥即境內安堵　上不加誅此藏身之善術也公其謂何江使君吾鄉聞人負耿介之節同官競爽非庶邦之所希覯者哉頃得公所爲文若干篇受之三復鏗然若歌肆夏而鳴佩玉既而紬策與太公所載者並藏之不肖志在修辭累年不得尺寸又往往以吏事見奪遂絶迹于作者之門譬之以臣虜而冕衣裳非其所習天固將三褫之矣頃從計吏還郡馬上著論數百言辱公先施願以爲報即燕石不仇非所論

也夫樹穀不熟不如樹稗貴其有成耳乃若不朽之言非荑稗比願公勉之江使君有山人兄亦善文事吾鄉且在鄰國公能發一介致之相與定是非乎頃合騷選爲一部將爲學者先驅雖梓人無良願因紹介以進楚產惟襄肩最惡其賈三倍于吾鄉玆奏其三欲公知其虛得名耳屬內人多病心戚戚不自安秉燭作書不盡覼縷

游中丞

公持憲令下吏安得上書自辰陽及郢中拜命之再此下交之盛節也辱公督過復以書不及憲存焉謙

下吏受公之知徒修廉隅近得過公之左右此誠下吏之罪然非公莫敢進此言也縣郡相去不二百里方舟而下旦暮且至頃爲辰人所誑謂公將以六月入郢都遂疏候人不能出疆請見嘆嗛終無已也襄陽簿以勤事死業已關說如故事賻之玆廣公之仁當倍其賦玆將戒塗矣比聞海上多事恐非督府稅駕之秋乃今楊司馬移鎮薊門代司馬者必督府也今之稱兵如求鼎實染指而得異味遂恐執熱乃就他所而濯之以故出否者什一而復餗者什三志不在鼎也公復采多于捷徑者非以其蠖屈而伸乎昆

嘗讀河間傳竊謂貞女以金夫而改節失其本心乃今知其非然也夫擁面而出待聘而行女德之經無以易此使冶容而深藏直將爲悦已者地耳及其遇合鮮不以身殉之河間不足摘也自京師還郡著論七篇大都馬上之談願就正于有道治郡三年之期今已過半日計有餘歳計不足徒取辦文法非豈弟所流也昔爲邑有遺恨今且不免謂之何哉閉閤自思率以客氣臨民鮮和平之福德若古人所謂溫溫則瞑眩之藥也公往往以進道相勉併私布之

程使君汝懋

兄自光化賜書屬弟出境書發則兄出間道久矣旣而得伯毋凶問分戚可知會無賴子自襄陽歸新安弟亦具書因之紹介彼以不滿所欲併持家報驅而之他復得家大人書乃始知耳兄不以下吏見薄惠然授書弟卒不能發一僕夫供以屝屨罪也及兄當大事復多疏節罪狀何可勝言然此苦爲無賴者所悞耳兄能諒之乎襄有樊城鄉人多糊口者弟初至自以往年爲邑有心絶物固多吹吹今則折節而降辭色一以無心遇之詎謂輕薄子横行市中多所脏胔於是治其甚者其餘絶不與通此輩受挫而歸喙

長三尺於弟無罪付之一咲而已邇來期當考課當路沮不得行部檄取册給由故事當得恩典于弟幸甚少年躁進今始知非耳時南北暴師海内多事此中得遠金革遲我歳月心甚安然顧境内水災民多溝壑胼手胝足救死不遑屬　帝子分封且任大役政非催科而拙心非撫字而勞日踆踆牛馬走中猶未知息肩所耳兄赴闕之期或在三冬斯時弟又當從計吏往矣相見遠近尚未可知玆遣豎子歸寧附此以謝不敏高明亮之

吳峻伯先生

項我師拜山東之詔昆得侍函丈喋喋然以卑議奏之師不以爲狂寘之行李適聞六部之士莫不循循鄒嶧鄉射以還庶幾僅覩彼之相顧而化豈徒鼓篋夏楚爲哉今之善仕者速如乘傳而儒宗要秩則人人趣之師獨愆期踰三上而不調盖天加意鄒魯必俟久而教成不然何可以三年淹也昆在郡亦當給由不滿者三月耳顧吏治蕪穢無足以當公乃若絶迹都門一書不達庶幾不失師之家法師惓惓致意至以天意祝之昆何敢當徒顏汗而已朝回屬外姪吳生寓書會將命者有變書復不達而龔公之寓書

竟屬沉沒則令人無賴者之爲也項來將載書幣爲先大父乞師不朽之言使三發而不行謂師且轉官不能專達不意勤師之使至楚也海岱著述穆如清風覩昔之卒業者更爲殊絶考錄則瑰琦盈眥而壹禀之正經鄒魯之于文學盖其性然揭旗鼓而左右之賴我師在也乃知昔之所聞者章章較著而我師之所愉快者固在此不在彼矣具草若干篇附使者進屬按部及督學守巡諸公在郡對使草率不盡欲言

又

皖城即次天假良靚倌人夜發恨不能以不肖之軀送之詰朝以詩二章托郵人馳上不識能專達否季秋朔日始得歸覲聞盜起信州且趨建寧次且戒塗尚未能發乃從廣濟使者得師手札及楚薦書露盥讀竟喜可知已聞江西羣盜尚復縱横第恐中國多故杞人之憂終無已也海翁書札已專致之且得報書歸之使者十月上旬輕裝就道入閩後當發使專訊起居行間所上詩恐終不達謹再錄求正伏惟台鑒書不盡言

又

頃因信使獻狀情事縷縷具在狀中仰藉寵靈不踰月而拜　新命躐等驟進豈始願所及哉竊惟受教於夫子而事　君受命於　君而領事共而勿貳義不避難猶之問耕則耕問織則織惟所命之耳獨以情深岵屺望切庭闈烏鳥私情何繇自遂此則明發之有懷者也閩寇殲盡材官始得息肩然而虜情不可以豫謀軍餉不可以復請客兵不可以遽罷常賦不可以取盈即使法如司馬算如弘羊難與卻慮無論其他矣夫子加意門徒留心　國事其何以爲閩人地邪季公有事澤宮即欲修問會聞老母有疾令

人恍然若亡其精近報疾平始克事事季公賢聲藉
甚無勞東顧之憂夫子越在要荒積有歲月行且置
身臺省持議　廟堂不待龜策而知矣索居炎徼得
無太苦否乎歲編刻成願受卒業猥辱寵命幸自託
於無能之辭發使西征神與俱去伏惟高明照察不
盡言

又

頃受疆事露衣蓐食於戎馬之間絕行李廢起居三
年往矣精神不逮禮法俞踈及夫子蒞豫章遷貴竹
聲迹孔邇而一介終不及門名教罪人擢髮未可悉

數比年拜命之再知夫子加意惓惓即有胷無心寧
不感服黔陽使至承教疊疊百言大者則以次公見
倍頃刻未嘗忘於懷次者則以黔事因循將欲興起
乎吏治次則憫奚仲明之死節將率諸弟子從而表
章之此固孝友忠貞之大端恩義兼盡者之盛節也
時政日新吏道丕變即得一節之士當道務推轂之
不遑安得立置夫子於三事之端揖讓而修太平之
業也季公居建寧死然夫子家法部中首出而民譽
同歸愛莫助之固非虛語閩事幾不可支頼　宗廟
社稷之靈幸而不失其版籍某所謂因人成事何敢

言功今冒然而進二階頗一何辱顧待策名孰意一介
猶待罪戎行以韋甫而授越人非被髮者之所習也
且老親家食數以用武為憂使人源源而來獨督促
為歸田計直以命在軍旅不致朝受而夕棄之茲幸
海波不揚疆埸無故假以旬月願修一日之養以當
三公不識能從所欲乎否也承示歲編汲汲然欲見
金簡吾師之所論著何事太玄某材不逮矦芭而嚮
往過之矣執筆之役又惡敢辭第清廟明堂而使厮
養當戶懼為觀者病耳黔使入閩舟行有厄幾不能
達屬其反命敬私布之荒服炎風願為　國家加愛

不盡言

又

今以閩事授不肖豈其才力足任哉　聖天子欲遂
行者之高無論居者之拙不肖自知不任明矣夫子
發重問之使加之以溢美之詞拜而誦之頊頊然無
所措手足何者即不勝任昔徒為名教辱今復為名
言辱也昔人謂孔子鑄顏子盖振古堇堇焉夫子置
不肖於鑪錘之間徒取名物衣冠則亦庶幾乎近似
要以功實不啻若萬里之相懸又惡知相逼也徂秋
紹介黔陽私布悃欵閩事具在前疏茲不具陳秋後

歲事大穰兵端稍輯無亦支離之德天獨全之不然何所逃罪歲編始得卒業如聞謦欬之音將縈衣簡數言以附不朽歲杪多事日力不遑自今當勉圖之不敢廢命侯吳郡武還郡當屬彼程督梓人晉江莊先生不肖雅重其氣節往游公在事纚纚稱之不休不肖獨未及行部彼中恨相見晚耳茲拜明教敢不祇承使者至即値歲單留之更歲而後發不肖修訊於莊先生者則先使者行矣時當明盛惟夫子對時茂育以保社稷民人其無任瞻仰之至

又

曩端屬使者反命謹具書紹介進之日月不居炎風騷騷至矣道里隔閡久曠起居閫中仰藉寵靈疆事稍息先是當事諸君子日事戎行至若要束吏民率不遑暇此時稍稍爲之條理大都沿襲舊深不啻浹膚告詔雖煩卒難遽革要亦躬化多闕謂吏民何老親懼涉畏途自甘家食某進不能與一方之治退不能釋二人之懷每一念至項項然若無所容頊辱敎言不敢復有所引避惟計日黽勉望雲歔欷而已序藁尚未畢役罪狀何可勝言顧幾欲爲六師鴈行往往蜷局不進何者難乎爲前也會季公使人行附此私布炎方幸自愛不盡言

東圍鎮國

昔以狂簡居郡王公往往折節下之乃若相與綢繆宜莫如殿下去郡五稔未嘗一日忘舊游而相念之深亦莫如殿下自林經歷行後閩事幾不可爲賴宗廟社稷之靈始得因人成事頊承節鉞之命誠自知其不堪竊計殿下聞之亦且爲某作苦矣汪生持書自國中至纚纚皆肺腑之言手誦再三幾而泣下比年露衣蓐食勞苦萬端時而隱几時而枕戈驩然浮白高堂歌舞逦進遽遽然覺猶在矢石之下烽火

之間嗟乎麋鹿常聚鳴鳥相求生人之情各有所急徒以縻祿位隔閡封疆遂乃捐石交遺樂事即跂行卵化不猶賢乎越在南溟飄風萬里獨不能自致扶搖之上搏江漢而下之憾也部中少年幸俱無恙今所供奉必多新聲倘然戀戀故人無忘下里則雅歌一闋庶乎想見其人高陽酒徒不改故態知殿下不以敝帚棄之也屬汪生竪子報命私布腹心語費意煩不能盡其什一天休滋至願言祇承幸甚

王元美

公書挾日三至纚纚然情見乎辭不佞奉而讀之忽

不自知其喜之何從也閩海洿池耳獨柰何擾神龍
而探玄珠哉吳山人遲遲其行六月書始至山人至
則王從事及周泉州使者相繼至矣是時荔枝初熟
輒欲走一介以供客羞吳賊擁百艘自海南來不佞
方在行役遂愆期至此習聞次公高義眞吾所願交
驩讀公書知次公推轂不佞者過甚甚則置濟南公
於岱嶽而登不佞於配林卽不佞有胷無心固知其
非至言也今之作者無如公若濟南公以是而列時
分封作望四岳則可矣俯視不佞貲不能以部婁惡
得與配林齒不佞幼負迂遠之癖往往以吏事故不

得從諸作者游乃今猶在戎馬間何敢復議文墨顧
於公家伯仲獨嚮往勤勤無亦里耳期於陽春內服
期於國色此心終不能忘耳承示十六絕句不佞首
被溢美之詞行將揄揚下里物色後陳與其潔已而
進之也離蒼園詩少服當具藁就正佛像無甯搆者
項已屬之良工近刻佛氏四經佚像完當併獻戚將
軍當代名將翩翩有國士風所著新書茲欲爲之傳
布不佞將徼惠於作者公許之乎頃從明卿得濟南
公白雪樓集投戈所至日與之俱生則同時居則異
地蓋有幸不幸耳吳山人謂公所論著業已成編願
泰蓍力於梓人竊自附於不朽庶在莫逆毋令楚子
專美於濟南外勤狀上次公應因紹介以入

王敬美

昔吳門陸氏並起學士至今誦之當此時去古不遠
藉令超乘而上庶幾乎復古不難彼率沿於波流卒
未登於彼岸遂令嘐嘐之士或以此求多焉　明興
以來去古遠而復古難矣獨李獻吉建招搖而齊步
伐徐昌穀亦自吳起赳赳然卷甲從之　今上時則
公家長公若于麟部署海內文事足下以吳門年少
遂驂乘於二君子之間異日畢力齊驅陸氏猶將避

舍何事昌穀僕幸以通籍得習長公乃今猶在牛馬
走中恨見足下晚耳僕起家艸野未嘗習先世之業
游大人之門比入官復依依不能去日所事事非錢
穀刑獄則土地甲兵其於就業何有疇昔之志一切
棄而不談誠知秉羽先登固非吾事長公謂僕足下
獨多僕而亟稱之昔安平君用兵如神顧乃置卒上
坐而繆爲恭敬足下蓋用此也昔人以遲暮力學亦
往往成名僕幸得弛於負擔當治任公釣具以從伯
仲竊計垂老之日皆受教之年足下柰何距僕也豈
弟貫迂狂類僕獨病孱弱不欲强之讀書毋問人人

稱足下名輒赧然面熱芝蘭蕭艾其叢生較畧寧詎同乎備在通家遂緩頰至此高明幸無督過何敢復言

胡少保

頃上計都門乃爲李婺州作說客我翁不以此督過誠能察其無他腸耳比來　帝眷日優渥而我翁之爵位日益高數千里內枹鼓不聞勳名日益起矣我國家有社稷臣者三肅愍于公新建王公其一則公也肅愍功高或猶病其明哲宸濠發難不啻見戲新建往往以論兵顯則其人足稱乎往者東夷苦海上

諸郡視猗奴加焉露衆暴師　天子且宵衣矣日易將兵者月易將將者卒未嘗有尺寸功我翁馬首始東則以直指使者往也自督府之詔且下羣酋駢首就縛數千里內枹鼓不聞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仰使二公而在猶當雁行而兄事之新安文獻不謂無徵千載以來我翁擅場爲山川增重多矣下吏心切向往如渴如飢官守一隅顧不曳裾轅門供掃除役茲屬豎子歸省且以家叔東行敬奉書私布藉令不肖有天幸將執手版待命閣人區區下情庶幾得堵下一吐耳唐突威福不盡欲言

又

翁之再造吳越蓋人人知之乃若遣將援閩使閩人不失其土宇秋毫皆翁之賜也此之爲烈異僅見其一斑問之閩人人未必知也嗟乎不知然後爲至德翁之謂乎某末學腐儒幸而因人成事使山可負豈蚊之能竊位踰年露衣蓐食日不遑暇惴惴然惟懼付託不效大傷推轂者之初心也戚將軍奉翁約法即島夷至者無能出其彀中假以數年外侮可絕獨海南艸竊出沒無時賊首吳平方擁衆北犯戚將軍又且汗馬從之矣從許君拜命之辱媿汗霑衣許君

謁行某方有事行役草草申布不盡下情山似洛陽人似司馬不自意於吾鄉見之異日弛於負擔願供杖屨之役唯翁幸察

陳達甫

辱徵蒭蕘僕將索之行李顧車馬頻𢿨莫能攜一辭遂令失長者之期且有諸責渡淮始能屬艸就舍輒出示方定之云者數以挾筴爲難不果持去徵君以才富傾郡而鄉曲小子乃欲侘室家之好擬議其紛華顧不能履其閫中徒空語耳恐徵君以然諾督過謹治狀介紹使君奏之遲之數年或得循墻而進倚

戸而立當操觚而更筆削尚庶幾哉都下接廣陵朱
君稍得聞其緒論辟之蛾眉姣服薌澤紛然宜見之
者目挑心愉矣借使沉水落川要之自有天然者安
事冶容耶今之談藝者以唐爲宫此值離宫耳要之
未央長樂有漢魏在不識處守者以爲然乎行之日
幸公步趾贈言情義深厚則固已著於心不具論之
令臆見如此

又

自不肖入閩汗衣蔣食五年于外其間艱難險阻每
欲對公抵掌盡之公固飡霞人也竊計腥膻之口公

所厭聞比受公鐃歌五章黄岳八什乃知公未嘗弃
不肖非以其臭味同哉不肖自束髮入官四方之事
皆分内事顧鱓不任烹錐不任割其材則殊乃今委
質鑪錘之間何敢躍冶雖努力從事謂不任何其少
侍諸長老游儼然責不肖以經世之業竊自意幸不
式事猶得自比于瓦缶鉛刀顧待罪行間弊弊焉心
與髮俱短矣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固非虚言今之
作者如林大都鮮專壹之效懸書而出謹然鼓行當
時猶或姗笑之其何以稽古人而楷後世公當季年
業已精而神方王龍淵牛鼎非公任哉公有子仲魚
骫骳多大節觀其所稱載恍然奪人目精蓋汾水之
精豐城之偶也吾家二弟哆口談天顧獨折節公門
而兄事仲魚謹甚兩家父子兄弟豈必婚媾而後肺
腑哉累得仲魚書屬不肖爲嗣毋宜人立傳疆場之
吏又安能文舍弟則以宿諾三年日請不肖爲之地
命燭具藁輙授豎子行誠自知其不文直爲舍弟修
已諾耳假令他日授梓願更進之新詩三章聊供坐
客行酒束帛青素二事願爲公製鶴氅謁武夷君儻
然肯來當勑玉女飯青精以待

周中丞

君相任賢甚殷臧否甚覈翁居江西甚久巡撫之政
又甚宜民　上以人言翁得賜老驛書至不知所裁
旣則以御莫如稷盡馬之力則煩射莫如養由基矜
百中之能則殆　上方佚翁以老謂非養其力以有
待邪聞翁出次信州計杪秋得代謹發部士敬問起
居不肖越在戎行未畢海南之役猶之弓敝而射者
不止馬罷而御者不休視翁此行翩翩乎千仞之上
矣往顧山人得習於翁紹介修問申以短述承翁累
投詩教不啻連城每以燕石不讐無敢爲報屬翁得
請而去終不敢護已之短而缺知已之歡賀監風流

圃翁今日事也他日得賜骸骨誠願操弁候門此對
其先談耳不備外具藁一章勤恭一事

胡侍御

重使自六傳來將命還報條然暑卻盎然春生誠知不肖無能爲役乃其心則願從長者游耳四牡馳驅無論六月萬民瞻仰有若二天不肖既不能負鞭弭以當國人又不能具壺漿以迎司僕跳節甚矣關門嶽立眞氣斯來法駕雲行淸塵在望不肖惟抱竿牘伺郡亭望見顏色此夙心也前發材官祇謁境上爲日稍久懼涉不恭茲復屬千戸吳秋元申布道左伏

惟台照不宣

陳進士

足下三上春官乃始通籍世謂大材晚成非邪要以待時之淸見可而進則足下蓋先得之無恨晚矣頃者公車射策天祿敷言竊計足下必且擅場不假校卜乃足下恬然無競退然不居凡此皆盛節也夫士之入官猶金之入冶鏌鋣鐵鉞唯所命之故金躍冶則不祥士擇官則不順舉世獨重內輕外何說哉今之郡縣賤且勞矣賤則志不驕而可使居尊勞則氣不惰而可使字佚何言郡縣輕也以足下之才必不

出居郡縣藉令得郡縣聞跬步而與千里操咫尺而保兆民於足下何負足下寧以爲輕乎不佞越在海隅蔓衆尚留江漢茲從陳少史所得足下書乃知高陽酒徒猶在足下齒頰感激感激來書以爲邑爲巳任故不佞喜聞而傾心道之唯足下而後可以進此言耳海外露師暴衆終歲不休不佞胼胝其間曾無益於毫末願足下操觚以當抵掌且爲不佞決策焉備在通家遂踰禮法惟足下照納不盡

程辰州

頃自分席郡中業已五年于外雖閩楚同在南服不

啻數千里而遙當無事時猶恐不相聞問無論戎行矣辰陽初罷督府郡事益輕茲移奔走者以爲拊循郎民功什倍何有自上計還郡政易舉而澤易行猶黃河之歷積石涉龍門其下有若建瓴復何擁格獨以漸而朝宗耳高陽酒徒任放不檢不謂坐客避席主客獨酌大斗彊授之乃今作氣斂容庶幾求免酒過第恐氣衰力弛終於失容昔者嘗宣言於卿大夫前坐中毋自謂善善則大斗歸焉不醉不休也今則蹈之殊自可笑備在肺腑柰何禁此裏言惟高明照察不具

程水部

遲聞有事治河又復爲公作苦顧齊魯文學燕趙悲歌即其性殊亦由地産新都之士往往用勞後起公第安之不佞居閩有年閩事粗定迺時戀　主不敢遽有他腸藉得息肩遂我初服亦倦飛之意也

太函集卷之九十五

太函集卷之九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二十七首

劉大中丞

承咨查數事一一據實條荅具在公移獨踐更事宜有關兩省大計竊恐公移未盡故敢不避誰責謹以裏言申之閩中自調浙兵以來三見蕩平屢經克捷莫非其力而浙兵破巢之所俘獲計功之所賚予數亦不貲故閩地倚賴於浙兵浙兵樂趨於閩地情事之必至者也但一人入伍則必授一人之粮一日在營則必給一日之食即境內用兵亦不容少況越境

乎先年募兵於浙文移未始相聞浙人皆聞大寇在閩不啻蠅集蟻聚甚者不由本院本鎮率多私募私投彼既擁衆而來驅之出境恐激生變故譚公不得已爲之收兵入伍縛其首事者重繩之當是時寇患方亟正仰給於外援軍儲所供可取辦於内帑故譚公猶可調停隱忍然已非其本心也於是定爲分班移咨請發正欲假借公法禁止私圖非惟在浙得弭戢於方來而在閩亦懲艾於既往矣其後道公與譚公意見未協文法頗繁後之募兵或咨或否又一變

也及其受事之始僅餘餉銀一萬七千而未給當年
功級及該季月粮不啻八萬某朝不謀夕隻勞萬端
幸而仰藉寵靈境内無警即可以省一日之食一人
之粮於某誠幸矣繼而浙人得翁開府於閩有若二
天何者謂翁視天下為一家視不肖為同氣也某恪
守成議凡事必禀命而後行亦恐舊任義烏或有藉
口子民託名報效如譚公舊時所苦者誠欲申明紀
法以寢其謀耳承翁力排衆議發兵如期功被八閩
非直一人之私感也近以義烏縣徐知縣妄報放班
兵數十無一歸屢翁致疑責閩查發夫放班舊例出

境則有犒賞在省院道親臨教場給之在路則有行
粮沿途府縣查照長單給之統押則屬偏裨過關則
報期日有司卷牒在在可查若既出境而復私留各
兵何所給餉如果境内無警縣留下班官兵某昝亂
無知容或至此而額外粮餉何所自來此可坐照而
知也或謂出此入彼轉投別營則閩中三路官兵俱
由撫鎮簡閲辨記年貌印給腰牌其餘各司道各將
官一人不得私用似無轉投之所或謂出赴他省則
江西直隸俱不用兵該縣政拙催科以此藉口抑或
市人蠱惑未及致詳其言不足收也至若班兵更替

務照成籍點發律以文法允宜遵行揆諸人情似甚
不便何者浙兵赴戍率以慕利而來得利而歸者則
保身之念重而攺他圖不得利而歸者則趨事之氣
衰而復本業兼以家人生産各有緩急死亡疾病不
無參差必順其情之所樂從然後可以鼓其氣而使
有勇自昔浙兵在省亦莫不然此固情之所不可違
法之所不可强者也如必人人定籍歲歲更番彼之
所利者幾何乃束身而編遠戍惡能强以必從哉今
之計但當禁踰額之兵不當問補伍之數翁以為何
如各兵下班必赴軍門查發原籍似亦便事但自江

山至省自省至金華肅伍而行非二十餘日不可一
切行粮夫船之費歳計頗多況既經二旬又當議月
粮矣如自閩給閩方詘之似難於常額之外加此供
需如自浙給則以境外之役而費境内之財在翁一
視同仁無分彼此在閩則重累隣國非所安心惟翁
所裁耳閩中近練主兵三營漸有成效今所取發已
減浙兵三千自後則主兵以漸而增浙兵以漸而減
則應募者日少操兵者日銷不假科條不煩文法而
兵端弭矣翁方抱隱憂蚤過亂略凡有血氣孰不知
之況新安與婺為隣婺之不馴隣之震也某安敢故

為蒙蔽徼旦夕之利而忘父毋之邦乎翁當有以亮其心矣向以陸兵蹈海致多折傷𨿽復請募二營以補北路之守緣咨文未達應募已齊閩中未接回咨乃復移文催促武夫不知紀法遂由間道入閩即其趨事之義於閩則忠律以方命之愆於浙則悖然非武夫之罪罪皆不肖之由誠願負荆待罪司馬翁能逭簿責否乎志將自明詞涉過激惟翁葢之如天容之如地無任瞻仰之至不盡欲言

閩中上政府

福寧亡命殘虜一一搜捕無遺事涉細微不敢復瀆

聖聽舟師追擊吳平累敗之於廣海近據解報功級謹以狀聞但事在彼中須從彼省勘報夫吳平自廣入閩又復自閩奔廣據其形迹詎非為螯於隣顧閩廣唇齒之邦于隣之震境内之憂也初閩將有事於平平為積威所刦可傳檄而走耳竊計境外無備驅之出境彼且迴翔於潼潮之交畫地而守則老師越境而攻則絶餉非計之得也故當時陽許其撫陰伐其謀直欲以智取其渠魁而力下其餘黨可畢事矣不虞境外機泄平遂避兵而逃卒殲其半驅之南而尾擊之非閩中本謀也傳聞此孽猶在高廉之滸茲已聚兵備之使有可乘固當不遺餘力詎敢自分彼此有懷縷縷未敢遽陳伏惟台慈照原無任悚息不具

又

比年閩寇陸梁倏滅倏起大抵皆盤據采阻以老我師我師裹粮入山其勢不能持久相持不下復託招撫以羈縻之然則彼之敢於陸梁恃此之習於招撫也龍頭寨賊盖楊一蘇阿普之遺由萬而千由千而百始則負固而抗敵繼則獻俘而求招皆其故智也竊計失今不治漫無所懲又將蹈賊之術中而遺患

於意外矣故程督將吏寧曠日持久必拔其巢而悉平之仰藉威靈已獲全勝自此而寒反側之膽破沿襲之奸庶幾乎得息肩矣官兵暴露十旬勞苦萬狀候查明功級另為乞恩吳平因囑水陸兵齊避居南澳流刦廣東佯為築室而居陰欲治舟而遁廣東兵船尚無消息不日當另具疏以聞伏惟台慈照臨無任瞻仰

大司馬楊公

閩中秖承　廟略春汛底寧此時有事吳平全師舉矣水陸既集風汛將回我兵之氣方新彼醜之居未

定此正可擊之時也羽書交馳使者相望廣東俞總兵已往南贛湯叅將尚在省城閩人坐食待期居然策應無據萬一賊乘風便挾柁南奔在廣既不能角其前在閩輙難以猗其後簡書可畏謂在事者何謀者謂賊陽築室而陰修船盖將乘汛而遁俟北風起其勢不能緩師閩人各持二月粮計必窮追以責成效藉令廣兵如期而至相與猗角而一鼓殲之此上願也不然則閩人可爲者不敢不自盡其不可爲者亦無如之何矣極知南顧方切屬使者報命謹以褁言申之伏惟台慈照臨無任瞻仰

吳大中丞

比來有事防禦久曠起居顧心邇跡遐知翁或不以此苛禮爲讓吳平情狀疆吏必以相聞其間猗角機宜惜内外虛實不相符合否則爲醞久矣近聞廣中又復沉其舟獲三四百級未知果否汛期過半海上寂然倘藉寵靈彼醜不敢西鄉又可卜旦夕之安耳某入閩不啻三稔塊然一身老親憚於畏塗耳於家食迄今未能迎養有懷明發謂王事何知翁亦有陟岵之思故敢以褁言告

又

今年汛期遲甚登犯者六啻五百人幸皆一鼓殲之翁之寵靈盛矣獨龍頭寨殘孽負固不馴積雨阻兵尚未畢事茲俟稍霽不日可平吳海之來翁已見之於早閩之失策定惟厥初其後則境外無兵第恐驅而出柙爲廣中患乃若以隣國爲壑則非本心卒之舟師未收全功則廣中以虛聲爲應而微發皆未至故耳往承文告義正詞嚴竊恐或得於傳聞容未諒當事者之心也少暇當具顛末以聞茲不贅

又

札中拔示寄語知翁將有事於三巢三巢負固久矣

往陽明先生在事未嘗一日忘之嘗先生時中外尚多擁閼乃今　聖君賢相操廟筭於中猛士謀臣張國威於外盖千載一時也有非常之人則必有非常之事況得其時者哉故凡一才一藝之士亦宜乘時感奮以答昇平翁獨物色閩將而推轂之閩將敢不用命知翁智周千慮謀出萬全不肖何知何敢緩頰顧閩於粤爲隣國不肖於戚將軍爲同併屬有吳平之役日夕與戚將軍討諸便宜敢不自盡其愚以效輿人之誦惟高明財擇焉一曰議餉夫居常而視三十萬亦云不貲竊計巢賊三萬有奇三部分兵亦必

各具三萬而後可以議戰守假令曾師緡餉大約非
六七萬不可今茲議畱之數僅足三四月糧耳戰具
行糧功賞不與焉縱使有征無戰一鼓殲之如期而
往如期而旋計日授糧猶若不給彼或據險死守未
可急攻晝氣狂奔未可邀擊師老財匱其謂之何況
三省俱屬空虛閩廣尤為詘乏卽有不繼智者不能
為謀願以今數三倍之乃可舉事如使費半而功倍
猶不失為公帑也二曰議兵巢賊盤據百年擁衆三
萬聞先後當事者屢欲興師彼亦慮深而謀豫矣夫
以一夫當關之險數萬守之此非節制之兵誠難進

取乃今三部節制果孰為優大抵俞將軍之謀略石
將軍之威名固皆一時之選顧其所部非降卒則撫
民或土兵耳此輩烏合不馴陸梁難制竊恐二將軍
或未能責其一一用命又惡能制敵之死命乎哉所
云節制之兵戚將軍是已然戍閩之衆不過萬人方
剿吳平尚未畢事幸而事畢彼將奔命不遑但閩事
初定內而彈壓外而防禦不可一日去兵倘然以其
節制足賴使得一當賊鋒則必以三萬往雖盡發閩
戍猶不足以當什之三閩戍既空設有一夫不逞戚
將軍內顧且不暇惡能舍已田而芸人之田故必以
浙兵戍閩者畱閩一年不必更代亟請發銀數萬屬
戚將軍赴浙名募先後新舊下班之衆一如赴閩之
初則三萬之師庶幾可集然浙江軍門方有厲禁凡
將士戍閩者一切以法繩之不少貸願請　明旨令
得同浙江軍門徵發他日亦同浙江軍門論功然後
乃無沮格耳三曰議責成俞將軍宿昔名將習地利
盡虜情乃今贊帷幄之議者必俞將軍也惜其獨有
深況之畫苦無素練之兵他時將屬大計知翁必不
以俞易戚矣夫耕問奴織問婢必先盡其慮而後可
責其功俟吳平事寧願相期為會面盡機宜執其先

資之言彼當思所以成其信矣不然所用非所謀所
謀非所用猶慮其有遺策四曰議事任夫事關三省
兵分三部必翁以總督蒞之則三者定於一矣然三
部必各設監軍憲臣一人以司監督必得有才識習
兵事者充之重其事權使得行其所部於計誠便知
翁已有所屬願示之

趙督府

閩中仰藉龍靈春汛稍獲尺寸之效既又以其餘力
搗山寇之負固者拔之不謂吳平自海南來舳艫蔽
海舟師以寡不敵遂敗績於玄鍾乃今大與水陸之

師業已納諸畧獲將來可制其死命但因獸窮闘未
可急攻廣中方聞募兵無及於事今悉全閩之財力
與彼相持秋汎已深海防尤急司計者無所措手閩
中吏士聞有濟邊之詔皆將有望於袁州某不能為
謀敢不以請誠知發棠為不可復其如目前之計何
往者會計全閩軍儲賴翁獨持大議逆定成算某越
在踈逖入微言輕惟翁終始[illegible]視海隅猶在几席
倘然得請秋毫皆不貲也浙兵戍更之議日益更難
乃今而知翁之所以為閩者無所不至有懷覶縷未
敢具陳塞外秋高胡馬不敢南向禁中頗牧翁實以

之柱石之軀顧順時加愛不盡

陳侍御

翁在行部未敢亟問起居毋信使自南海來稍稍聞
艇恙幸甚瓜期將及晝錦有期計得負弩郊迎以慰
饑渴今年島夷入犯不越宿而悉殲之寨賊盤據龍
巖攻之三月乃拔境內庶幾無大故矣不謂吳平連
引海寇憑陵廣艦侵軼閩疆乃者犯舟師執武弁意
氣橫甚閩中不憚徵發舉全力以應之獨廣潮無兵
扼其下流終不足以制其死命已屬監司待命憲府
惟翁肅將 明命得從便宜乞遣湯參將盡舉所部
兵船刻期夾剿則或犄或角鹿死其手必矣否則師
老財費謂閩中孤注何凡百具在公移伏惟照察臨
書無任懇切不盡欲言

又

初大將軍以進止為請不肖竊謂兵貴神速必乘其
未定而擊之適翁移檄諸部與此議同諸將奉檄而
行喜動顏色諜者屢報十一日賊船紛紛下海南竊
計賊將遁矣不謂天褫其魄則唯虜掠海南丁壯而
歸十五日傅子以舟師圍之十六日尚以小舟出戰
我衆沉彼數艇賊敗復歸灣中灣中山形如玦獨缺

兩端令以舟師環守其口而困之待其力詘而後可
議進取恐與龍頭寨事大略相同我兵雖可以徼近
功然亦已握勝筭矣灣中人多粮少衆心已離曠日
持久或有內變亦未可知也十八日大將軍發漳州
赴詔安次日海道亦往俟大將軍至彼始有定形有
定計當再發使以聞

林侍御

昔稱舜功二十而除凶居其四焉今之元凶總斯四
者猶不足以當其什一明公不避強禦獨以惠文彈
治之 天子聖明卽寘之法持國是儆官邪發遹逬

之姦雪神人之憤此之爲功煌煌乎盛矣不肖幸得從事卽爲執鞭不辭焉使問三至辱不遐遺幸甚幸甚獨楊簿將命未達計必猶在行李間島夷乘汛復來而南北遁登者不下五百然皆不旋踵而破幸得保境內完汛已踰期今且息肩矣軍儲之議業已條上便宜尚未報可或欲就近而請給於籍入之數不識可乎使者出關謹授繻以往對使呫呫自喜願以不肖之身從之薰風惟時民愠悉解願言茂對以介寵綏不具

又

閩中不憚徵發悉全省之財力以從　簡書經費旣

単無所仰給茲具疏上請將有覬於袁州誠願得翁一言閩事濟矣夫以逆類封殖積至二百萬緡非翁以惠文發之卽殷殷露積亡誰何者翁爲　國家發此巨盜　國家卽出數萬爲翁賑父母之邦奚不可哉卽翁有言固不待言之畢也疏藁附呈用徼鴻惠伏惟照察不盡願言

俞帥府

頃挾感憤之氣語多不馴顧辱長者之言赧然汗下平賊破壘而出其意未嘗不在南閩人欲爲尾生廣師乂而不至虎兕出柙謂事機何如海南不能前雖有捷者亦難以議其後此不待智者而知也誠願被髮纓冠以救同室幸而畢事使閩人藉此以逭刑書爲庸多矣高明亮之

譚大中丞

邇來誅不肖而進羣賢庶幾乎堯舜之世此君子道長之會日可見之行矣我翁卽吉伊邇固當移孝於忠于時烽入三吳兵連百粵　廟堂側席已乂敬告司僕願脂車待之父子出境之師竟未底績此則强弩之末固難責其遠功而彼中徵發失期遂使功虧

一簣惜也今年春汛較遲始謂可幸無事旣而永寧有警不踰旦夕而殲之旣而福寧之警四至李參將以孤軍而左右顧不踰旬日而悉殲之李子奉翁之教以周旋卓然自立志不在小其諸戰績大槩具疏藁中汛已踰期海上之事畢矣獨蘇阿普餘黨據龍頭寨僅三四百人負固高居難以力取茲檄都司王如龍將重兵往絕其糧道四面圍之屬積雨不能進兵俟少晴乃進倘然奏績山海暫得息肩則境內之福也前上軍餉便宜尚未報可往大將軍受翁方略業已於閫外制之此必翁所樂聞故敢以告

又

酒人之器不過斗筲主者謬以一石授之蓋能盡者什二三徑醉矣於是司正法其罵坐斥之兩榼之間由此而飲歃自如其流無禍未必非酒人福也使者自西來知蜀本無事翁將不能為蜀淹不肖既受人言亦將不能為閩淹矣卽雲泥由此始豈不各適其適乎哉召募工伎則大將軍綱紀之其詳具在公移不遑覼縷邇聞三巢之師敗績二源之役愆期大將軍日望翁來與東南赤子更始卽西人繫翁方急馬首其將東乎不肖得弛負擔還於初服幸而有喙三

尺他日當為 聖天子歌頌太平巖棲川觀聊以終老翁昔所云清福庶幾近之翁其謂我何使者謁行揮汗陳布浣溪無恙願為遊人憩一榻焉

陳直指

海上之役傅子欲出萬全必水陸陳師坐困三月而後可以畢事大將軍則欲乘銳急擊毋為老師費財不肖亦以海島風波難與持久假之三月賊誅愈工萬一諸酋操輕舟犯風濤僅以身免亦難為備卒使吞舟漏網又將何辭況兵貴先人未聞遲之功也遂力贊大將軍議俟舟筏俱足必在進兵無疑適得鄧

同知報云吳平已縛陳晉卿及王毫詣傅都司所此中猶責吳平面縛欵塞始與處分卽使平來則大事不日定矣知翁南顧方切輙以狀聞

又

不肖初接驛書入以告母母謂不肖孺子何怏怏邪當孺子初入戎行危若朝露卽得歸骸牖下不啻餘生其後席 宗社之靈始有今日諫議君則又推轂孺子使得去危而卽安孺子行矣不肖悚然謝曰兒奉父母之教無敢詭遇以趣時受事以來自分不免久矣今茲之事不待驛書至而後知之何怏怏也母

曰困也面赤云何不肖因攬鏡而重自憝非敢以失得嬰心而猶不能不為毀譽失色則不肖之過也旣則以 明良在上俊乂畢登卽增損如不肖者百餘曹何為輕重乃今名山大澤竄矣無人誠得操杖屨於其間庶幾乎疑似之迹不為不幸昔人所謂廊廟之上不可有山林之下不可無不肖或其人也於是謀諸妻孥日治巖棲川游之具蓋由由然意得矣大將軍見過往往以此侘之大將軍猶懷妒心不肯相下顧鷹鸇鴻鵠各從其志耳大將軍其謂不肖何使人三往已三上書計次第得達承翁溫溫德教將以

材官露盥讀之悲喜交至喜則攘臂悲則沾襟無亦
以自信之心獲明知巳之遇莫報故也閩廣之事
廟筭在焉誠得馮婦前驅亞貢爲右虎易與耳彼從
人後而攫餘肉者胡爲哉雲屏翁始入境不肖未敢
以不祥之語告之然匿而不聞嫌於自諱願翁善爲
道意幸也路車北發當使人申候於撫川不具論

又

聞報入告毋氏往述毋氏之言以告翁昨蒼頭自山
中來家大夫方以釋負爲幸二弟跳梁無狀其喜如
狂寡妻著布衣將從孟光後矣岑君方有大造於不

肖舉室且以爲恩何論當否翁愛人若加諸膝故惓
惓於不肖三致意焉即使冥頑不靈亦將俎豆之冊
府耳聞十日得代恨不能以不肖之驅送之願行徐
徐毋觸煩暑是日大將軍方有登樓之約使者適來
吾儕意氣相期當在形骸之外即不能白斗又惡敢
以豪飲讓他人邪疏揭二藁業已先呈計今達矣撫
川有嗣布者茲不具論

又

相依省會若景依形朝見則朝夕見則夕何知契闊
及三山發軔猶在部中日相加遺無煩置驛遠猶邇
也況非遠乎茲且出疆信宿千里之外心雖嚮往謂
道路何嗟乎公既長驅不肖亦從此逝矣夫傾蓋如
故至今誦之不肖幸依繡斧之光非直傾蓋巳也明
經同業通籍同朝將事同時蒞官同地兼之曠日持
久亦越二年即不敢自附爲同心蓋亦庶幾乎莫逆
矣至於慷慨自許憤激不平其性往往相近不肖柰
何從海內之士得一當公乃今行止不俱出處互異
有懷耿耿不肖爲石人邪方今　天子聖明老成具
在正公等大行之會畢力報　主之秋也鄧林枯株
昆山鼠腊不肖是已幸毋以不肖故而憐從事之心

海內名山待公轍跡久矣武夷君不能執地主禮願
姑舍之彼其俯視武夷不啻培塿無足多也出撫川
即爲境外其適可知下車里門當在三五之夕誠願
以滄海爲觴神山爲豆爲太夫人稱壽何如大將軍
爲海山圖不肖爲贈別圖將私屬短章以供姍笑茲
未遑也俟卒業專使致之不具

戚都督

言無不納公其善用言哉假令用公之言者如之百
粤不足平也司馬上仙遊功狀金幣復出　尚方公
身經大戰者三卻島夷萬衆視平海之役其難倍之

今茲議功曾不能以什一較之淮浙之賞不啻徑庭亦知司馬非薄公盖厚望公於方來也不佞因人成事猥蒙不貲有靦多矣當公與不佞急趣興化夜望仙遊白氣亘天未遑枕戈徒跣相語此何時也五旬有六日仙遊始得解圍使在北邉羽檄日至即　上無所督過論者四面起矣凡此莫非　主德敢望賞邪備在同心遂覼縷至此不具論

又

得楊虞翁書南粤之事一意專倚戚帥豈容中止公即欲弛於負擔今或未能而承差又云陳公所上書

從錢粮不從總督恐又不能無掣肘也不佞以戇見放諸老猶不以為罪而唾之茲將出境誓三緘吾口示不可復用顧閩廣之事當路猶在多岐之間不佞欲為公一言恐罪廢之人妄談時政得罪且重俟次崇安然後決筴軍政類考録畢即馳急足追來立待

又

黄田以北憂喜則時有之大約憂者什三喜者什七釋重負而息肩故喜遠石交而離索故憂要之身不失謀故憂不勝喜自武夷而下憂喜乃均盖聞公之

涉世日以艱不佞之去公日以遠也頃公所上條陳疏　廟議將決筴從之不佞擬上便宜八事將為公作同聲繼聞戎事更新不敢復開口矣届晏玖元還省附此布之丈夫萬里為鄰何論潛見願公堅忍保我士民不具

又

承差盧灼劉國翔至自　闕下逆我江干首問公所論事可否云何則云　廟議許可矣既而知陳文治附有揭帖亟欲見之遂呼中軍吳生叩私發可否狀吳言無害不佞竊以為難既而曰所言公公則可發

所言私公無私使者亦無私於是冐古人之戒發而窺之知諸老信之任之委曲成之茲百粤八閩之德也内外封識如故各另加封罪在自専無繇肉袒然亦恃公之肝膽相照休戚相關耳高明察之

又

陳世潮去後五日復得清漳書知明公孤忠不與之狀令人扼腕第　廟議果有成筭其於轉移不難明公待之耳肩重者既釋負翩翩然以輕身而游故鄉每從諸丈人行為高會一飲可盡八斗客或以酒德規不佞毋為放飲人將謂假此以沃熱中不佞領之

飲食如故內省吾心則皆永釋安得熱邪家大夫進之庭則又以失養生之道爲戒不佞唯唯然尚未斷之也海山公歸省且久北上何時公在二境之交迄今得相聞否聞即見示幸甚

又

頃因程憲副入賀附之書疏計獻歲始得投邊歲暮邊警無聞部中或可稅甲矣江南冬燠草木先春明年不無災眚山人爲耕鑿計心竊竊然憂之幸而有年則一日不易三公也聞漳州告急懼將不支夫以騎劫代安平何以決勝千里如天幸閩廣必將復用

廉頗當事者因當爲蒼生握勝耳

王元美

沈生以六月至居數日輒聞人言即戚將軍發使入吳僕受書不報則誠褊心人也澤雖自得飲啄其適可知二使者自門下來被我文采傅我皮毛神益王矣亟欲汎舟五湖從公爲十日飲屬妻孥俱在疢疾猶不能忘於懷既而有事于掫綢繆不暇亦猶凡鳥始脫絲鏇終不免於拘攣視彼翼飛垂天相去不啻千萬明春將挾顧季狂氏從公大海之濱使得一當門下酒徒即餔糟而朽不憾也往墨卿數十輩相從三十餘年會閩省災悉爲祝融掠去猥辱徵令謹遣四人紹介其間尋當結廬黃山歸自涇紀其事異日者上之記室庶幾有所取材今未能也山中稽使人且久簡畧百端公故知我貧武宥其罰幸甚幸甚

胡都閫

歸人出境足下猶然相從掩泣路隅幾至哽咽即歸人有浩然之志寧能作石人邪平生汲汲將爲五嶽之遊比入山跬步不能出門戶大都生人物役即出處有差乃若玄同逍遥非有道者不能耳閩廣分部而治固三軍挍石超距之秋昔嘗以肝膽視之今不

免爲秦越矣足下居將門最久得人心最深即儋爵析珪當在蚤暮願言安意待之使人來乃辱重問心竊竊然不自安屏銘甚工置之座右如對顏色附此陳謝不盡言

太函集卷之九十六

太函集卷之九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五十二首

塗中丞

歲云莫矣方與昆蟲墐戶以居又受命嚴君謝賓客斷杯酒日惟坐方丈室挾筴讀書飯罷則鼓腹而游游倦則據梧而瞑此山人之大較也使命遠至灑然攝衣拜之感懷百端別楮未能悉其一二茲不縷縷承示封事莫非經國遠圖計 廟議將無不從八閩自此定矣夫梓人運斤賤工血指其明公與不肖謂

乎文編竣工受賜無量曩姜太史屬不肖爲之序業有成言頃七份登門爲之懸簿懼其弗稱語曰身且隱矣焉用文之不肖亦將從此結舌耳海內紛紛幸明公在非惟不肖欲避當世當世又惡用不肖爲也杪歲不敢復稽使者越宿遂行東望扶桑如見顏色不具論

又

不佞有生蓁蓁然與草木同春秋耳薪者弗察冐然舉肥項之多口呶呶竟以不材見放乃今退棲櫟社保其天年幸也顧棟橈南國獨賴明公隆之尋繩墨易斧斤明公受境內之累多矣然且不遺故舊命使之自千里來甚則念犬馬之年討桑蓬之日溫辭重幣不啻百朋即使北山有神猶將退然避舍況不佞乎猥念戎馬十年綈袍道敝迄今始反初服幸得承膝下歡至日弟先稽首天南然後稱壽堂下解衣爲綵錫爵爲觴殆舉宗之侈觀不世之極感也使旋虔此陳謝容嗣布之

姜使君 鳳阿

弟罪狀較著公議猶或優容千鈞重任一旦息肩幸也自非蛾眉安得妒婦其於天人何敢怨尤社稷生

民賴公在事弟庶幾得爲擊壤之逸民可終老矣此夙心也惟公能諒之

又

行未浹旬閩事非昔矣諸將喪氣三軍解體誰能以交驩之言進曲逆哉平智有餘安劉必勃漢高蓋早見之士不豫附而權分何以底績執此不變太尉殆將不容平乎平乎奇計安從出乎初擬條具便事以聞知意見不合恐無益徒瀆 聖聽耳此言惟公可以告不復聞他人公置之不聞可也

陳直指

今年房居衖中臥病七月病少間幾喪內人兩人乘以藥餌爲養殮其情狀可知矣舍親使人至乃辱問遺如洸彭蠡蹐匡廬摳衣而待函丈無事七發問昔霍然計太夫人就養豫章安享黃髮家君以下幸[illegible]恙承下問敢不及之頃得戚都護書亦局趣不得志時事固多禁格其若之何南中軍功一時烜赫視吾黨膛乎其後矣明公復爲鄉國遠慮誰能居中籌之不佞方有事逃禪冀就西方淹日月耳明公復語以人間事非所敢與聞使人立馬索書草草布復不盡

宋憲長

項上計京師謬當客禮不相聞問亦越九年邇幸釋辜出閩聞公尋以護軍至彼都人士非公之賴而誰賴哉屬大將軍遣材官來知戎車行且入境不佞備在宿昔附此私布之往不佞鎮閩大都由護軍起乃今罪狀彰著誠亦自知其非所幸者彌縫闕失以安部中則公今日事也古之善用武者必先行陳輯穆而後有功河曲之師雖宣子猶將敗績昔之在事區區獨此心耳乃今不曰輯穆而曰比周則不佞之罪也公方繫海內望即閩事不足以淹公緩頰猶將有言直爲三軍祈後福耳野人食芹而羙欲獻尚方不佞是也惟高明察之

方景武

人言諸客客轅門足下獨以翩翩見重嗟乎此足下緒餘耳顧孟堅附車騎而名愈顯車騎得孟堅而[illegible]愈高乃今若大將軍何論車騎即足下屈首書記其無快快矣乎不佞四十無聞何足爲壽足下亟稱之不置心竊志之聞季往嘉則相繼出閩顧足下及黃生壹意精進毋傷寡和陳本中壯士大將軍雅重其人倘有可乘寧不推轂不佞婚嫁未畢未遑五岳之遊搰搰然乾沒里社父老間無復嚮往時或有所論

著僅足以相隣春佐迓鼓耳債人錄在別楮因附覲之

吳明卿

歸來日望君侯嚮用詎謂復從量移古人譽蹠而非堯皆是物也君侯達者直以馬牛應之無快快爲也不佞會戚都護于嚴瀨乘輿爲五湖游幸得習見李王二使君獨憾君侯不至八月觀潮後從海上歸屬蔣電白過家始知領高州牧高州古荒服儼然以君侯投之此殆非不佞所敢知令人拊手笑耳李王二君迭起君侯守二千石如初山澤寥寥不佞願爲諸

君子居守君侯許之乎郎君就業愈益多今復何在長兒歸田里舉室安之此或君侯所欲聞敬附末簡

李選部

襄使人至闞使人還兩得公書兩得聞公起居狀如涉鶴湖如占叢桂如登嶠然之堂計公以千里爲面談亦將以神遇不佞也不佞去襄五載親在未敢自以老稱聞公矍鑠如曩時而齒髮亦稍稍異矣退思曠昔寧無白駒之歎乎且聞江漢水災田租鮮入東菑酒稅損減有差如過高陽酒徒猶能取醉否也

殷相公

屏居山澤姓名不復入都門比年有採薪之憂一切廢禮且山澤聲跡柰何在三事間不佞非敢自疏懼恩闇人耳先師吳公即世聞此而哀可知公子僴自京師乞名世之言以奉大事凡諸質行屬不佞具草狀之知先師者宜莫如公惡用不佞陸太常謂先師秩居四猶然得以軍功乞恩其子且詣　闕上書請卹典如例幸公在事極知無不用情願力主之先師得死所矣不佞從及門之後乃復多言則公子意也

譚直指

往承下問鹽政願具列梗槩陳之方在浪游不遑持議適者避暑湖上屏跡杜門一得之愚可以自效極知寒淺不足以當蒭蕘要以效之　國典參之時宜揆之人心驗之事變似皆脗合鑿鑿可行願明公更定裁成日可見之從政曩聞欲爲建白具見開誠布公顧專命大臣方始首事儻然以爲可采轉告諸當事者圖之功不出已而澤先及人眞盛德事明公其留意焉羈旅之人出位謀國殆有道者之羞也願明公引爲獨見無謂不佞與聞幸甚幸甚

李于鱗

僕留滯吳門茲將復過元美爲布衣十日之飲聞足下亦在行部計當還武林四月中旬或得把臂湖山間耳足下主盟當代僕猶外裔惡敢辱壇坫哉顧喁喁內嚮業已有年旅幣無方寧復閉關距我也拙著三冊謹譯而奏之乞解其椎結破其侏儷示以中國衣冠文物之盛不然荒服無敢至者矣先大父母墓銘幸得卒業已求貞石購良工待之

王敬美

僕業已約顧山人將從夜雪爲公不速之客屬有羈紲僕未能往而山人亦不果來市子學偲日視鹽米不暇則其習然哉春水生榜人或不避我公固避世

寧復避人由此而東則謁李君近矣明卿猶然不調且聞將乞骸骨歸吾黨翩翩誠難獨立無亦潤色太平諸儒咸在惡用雕蟲猶今以談之僕釋事晚矣遺詩鉅麗奪人目精僕無以爲酬非直病冗亦苦難耳惟高明照察不盡言

徐子與

不佞爲汗漫游將依公爲東道主留滯吳下未及相聞茲有事具區相去只尺山靈待公久矣公寧亾東顧邪敬迓榜人相與信宿同行者顧山人季狂張太學幼于也由此而泝苕霅探陽羨諸奇願從公杖屨

後公豈有意乎謹介役夫待命門下不具

又

自震澤反吳門望公至既又過元美待公婁江屬敬美歸而元美亦有事城府道昆西矣然猶與袁黃州俱忿期不至亦坐此耳使者至如聞命杖屨之間任于鱗調公篇詠日新優入要妙茲幸得誦筴中所載其喜可知道昆竊比逍遥乂癈文墨它日將復從事願因副墨陳之今未遑也于鱗調公六月當詣 闕下果然乎倘留須臾俟秋風生問道苕霅顧于鱗諄諄勸駕願公決筴遂行毋繫小子爲也聞孟嘗君當出公門公其高戶以待喜音至將從于鱗東鄉舉酒以佐公驩道昆幸甚

又

往使者問不佞山中卒卒無以報稱德意比來病甚一切不問人間事獨與二三佛子俱妄自云游戲三昧耳頃倡聾林之役待諸長者布金眷屬吳虎臣首應義舉茲周游宰官若善知識首謁使君弟力任此一大因緣成無上功德比丘祖胤亦習使君茲主聾林日爲使君頂禮他日抱送不啻徐卿此自然之應也虎臣有燕趙士氣有事名山大川所急唯使君及

于鱗元美耳于鱗白雪樓詩集鄉人欲求善梓梓之不佞所得集巳付祝融願抵魏順甫郤寄一部幸甚

又

往年二三君子畢出草澤寥寥不佞獨被短褐荷長鑱自然爲二三君子處守自惟菲薄惡能媮快勝任乎八月錢塘觀潮乘西風入歙浦忽忽歲暮復爲白岳之游春來負笈天都假館浮丘翁所賓客問謁一切弗通屬內氏病羸歸而臨視使者至與行會不佞幸哉郢中不佞舊游岳時湘靈望公久矣他日抵掌滕席屈宋在焉顧不佞方避公卿貴人未能操杖屨

從公耳新詩愈益入細把翫可以窮年不佞近衰恙留山中未遑就正屬有事湯藥志亂心煩跂望天南無能致一語春風載道勉矣加餐不具

吳宗高

不佞爲方外游所至不求自通於長者毗陵信宿乃復東行會舍弟道化自山中來將欲受業公子所吾兄以經術霸海內而羣公子則又翩翩稱奇即帝氏明經當避三舍矣舍弟時過而後學誠自知師勞而罔有功倘以金篦導之則衆生皆佛性也謹爲紹介待命閽人惟高明照察

游少司徒

不佞雅欲東游今始汎錢塘浮震澤棲息金鼇浮玉之上會棲霞佛子至招不佞西不佞適有吳門故人之期不果往顧從佛子幸得聞公起居往不佞爲棲霞記般若堂會未聞道不自意得當法眼乃亟稱之其事始於王仲房其人懶慢迄今猶不能舉竊計書經刊經諸役宜莫如吳人嚮者過王元美業已商確其槩今計刊經之費不啻什金戚都護授之五金不佞授之一金有五有不足者願就公乞之不佞挾佛子過吳門出此什金以授元美即有不足輒於彼取盈亦便事也書經姓氏必質行高明通內典者居之若南太宰吳公大宗伯趙公當世第一流也願借二公以爲此經重公幸以可否請勿謂不佞之言猶必趣佛子及我於吳門庶不後事華嚴經寄我一部須牛首子昂書刻爲佳推轂紛紛公當自此北矣倘能待我棲霞佛子所請以三秋爲期敬白

湛溪上人

敝郡僻在一隅居人未始聞西來義上人儼然見客會大川業已北遊香積不供殊爲獻笑此時卓錫且久逆知五濁世界悉變清凉不佞心切皈依尚阻炎

海惟西向稽首而已從如昂受四偈宛若經行而聞妙音屬抱病始平尚禁思索且獅子一吼百獸不鳴理固然耳八月西歸或得繞足而求密義不盡言

王仲房

江民璞赴江西不佞治咫尺之牘載言爲贈公善民璞雅以獨步傾南州誠得借公片言瑕疵皆和氏也諸體稍備七言歌行非公不能往已紹介民璞先談虔此待命立馬應之可也場功畢耕人稍稍息肩往公欲過草堂此其時矣

陳達甫

洪中溽暑不侵亟欲置丈人于泠風之閣聞丈人方空五蘊覽四禪清凉在坐視此不啻蟻垤何問祝融入秋有事淸齋一切屛酒肉恐坐不飽未敢以勤丈人八月下旬凉風起土囊之口灑塵淸道願駕牛車而西此中亦山水一區不可無丈人之跡故也遊城陽山記聞丈人業已見之諸詩亦成所不者二章僕目告稍郤他日具陳氏璞又復解官吾黨得一良友幸甚幸甚

又

挾筴入山業已踰月丈人有成言矣願御光風翔天

都也不佞蓋日望之

査八十

僕客浮丘翁所久矣不聞希音專遣與人越邑往迓陽春載道願惠然肯來僕侍浮丘翁相待咸池之上耳

戚長公

長公居塞上僕入山相去不啻縣寓程使君尚未還縣未得長公報書傳聞司馬論海上功長公進秩自長公視此若固有之顧起家萬戸位極人臣亦吾黨之休也今歲深入黃山謝客斷酒將有事者述頃之目告踰月竟不能搆一辭時而偃臥時而漫游迄今始識山林樂地耳四方之志夢寐不萌蓋庶幾乎眞隱也獨與二三弱弟商確壯游俟長公長驅大漠收破虜功幸得載之後車縱觀羽獵命酒行炙與部中樂之國士稱觴胡雛奏伎酒酣授簡髯鬚乎虛他日内之歸槖藏之故山固古昔之所夸詞人之盛節也明年婚嫁畢惟長公可否之山居惟烟霞木石無以託千里心一札八行願置懷袖

顧聖少

使者持書至竊憶足下且杖靑藜訪浮丘公輒呫呫

喜發緘見書及詢使者知足下將歸吳此不佞志也則又喜過望足下好游幾二十年乃今得返故國凡有心知莫不詫其希覯矣暮春倘泛扁舟相過山家釀秫請與足下爲十日之飲傾歙浦爲上尊蹴天都爲加豆舉觴浮白相視揶揄顧非人間樂事乎元美子與誠願附使者脩問心事覼縷今玆未能相見幸爲不佞致此意不盡

沈嘉則

暮府使人來辱命之再兼爲新篇卒業不啻百朋季狂將過山家適歲杪不得僕馬已遂乘舟爲歸吳計

期莫春乃入新安耳足下復有初秋之約何幸如之近作一章附上求正王仲房相念殊切謹附相聞

歐楨伯

從兩生拜問之再加親承之今年挾虎臣入褉中壽病目蓋自春二月至秋七月不已一切廢詩書八月從諸俠少夜行游復病眩既而婦病三月迄今未平日以藥石爲糗糧其情狀可知已往承文事之役惟辱命爲兢兢足下顧督過虎臣非虎臣過獨二豎子當就戮耳聞足下轉官矣果能留茸䆉待故人乎輙中集序敬附虎臣奏之誠自知其不文徒逭誚責而

已歲且更始行矣加餐不盡

陸無從

虎臣挾筴自廣陵歸不自意得琳琅千里外長歌浮白三山猶在吾目中屬臥疾雲門不相聞問久矣文學且移官去柰何奪足下良師昔人以萬里爲隣相去非遠知足下直從游方外耳舍親吳鴻臚築曲水園願紹介不佞求足下高詠曲水亦吾鄉勝事也幸毋金玉爾音不盡

吳鴻臚叔美

病目二月服役愆期菴橋巳增入記中終覺補綴倘不以爲脫略仍從舊稾何如况效輞川題兩端具在即不入記無傷也高明裁定之吳中工書者唯文壽承許元復周公瑕此外則唯陳方伯雨泉工大楷書金陵邢太史雉山工古篆兩君爲縉紳高跱亦復名家如力能致之東南之美盡於此矣額書私分姓氏似亦不必拘拘或各盡所長他日棄彼取此尤爲上策記須小楷詩或行書文許二君或恐遲暮公瑕猶能任此乃今黃淳父姬水俞仲蔚允文及壽承之子皆能書願擇而使之可也吳有定小篆及八分視數子不多讓鄉人貴遠賤近目爲東家然不可不屬此

君當一面耳病軀畏暑屏息山居東行何時不遑追送炎風載道願言加餐不具

金方伯

自不佞歸田衆口斷斷往往傷及麟鳳反覗不佞當時事豈不幸哉顧楚越人言明公即王雖有巧歷莫得其端嗟乎彼黜麟鳳以爲不祥則梟獍祥矣明公得此爲善養計又何恤乎人言不佞往年會大將軍留吳會者八月歸來入山高臥庶幾羲黃上人顧高堂既壽且康埸功僅足饘粥天固將佚我以老不佚何爲　君相方致太平吾儕幸得及於周滂勉矣彊

飯毋問四方不具

范少司馬

明公勳伐在四方高義在山海海內之士莫不延跂願供掃除往歲東游亟欲相從鏡湖之上屬場事未畢乃竟歸田至今猶詘然矣平叔至乃拜問遺後進甲甲柰何折節至此當世二三作者具在四明道昆操業無常直劍首一吷耳顧復考之以比竹合之以八音非所聞也明公廣厲來學意何烝烝顧方臥病近稿多散軼不收倿檢錄若干篇紹介沈山人就正平叔先發謹先布之不盡

聞公子

近聞莊簡公軼事者昔居南刑部與南禮部霍渭厓公抗疏辨論職守義正辭嚴二三故老猶能誦其大都惜未得全藁願公加意搜索增入傳中又聞豐南禺疾稍愈近日手書必佳願為小子賺其精良則不貲之賜也周廣文已轉襄府向所索者當寄之襄陽燕翼堂文尚負諾責惶悚惶悚春和願自愛不盡言

程辰州

海陽諸大夫往往以善仕勝即不得二千石業已兼素封而軼之君侯自沅陵還猶然一布衣耳聞稅駕且久日惟閉戶著書不佞索居而坐馳如在謦欬之側使者將命至疊疊數十百言君侯先得我心無亦臭味差近耳新著成帙不佞願得而徧讀之知君侯無讓太冲不佞願為玄晏雅聞郎君材譽得沅碑卒業居然大雅不羣帝氏玄成今見之矣世方第靡惡能與夸毗子議出處哉同心之言無事右劵願君侯與不佞勉之而已

沈問之

往君侯過不佞不佞若從千古遇之篝火夜行抵掌曾未得其什一迄今猶怏怏春風至將從君侯于桃

花流水之間顧山人方有事逍遙未脩紹介茲祝融用事遂使山人不急于君侯逝將以秋為期或得一往禮務施報豈為山人設哉類纂新編卓矣有裨古昔不佞幸得卒業忻為執鞭不辭顧首簡諸名家猶挾延陵相術俯仰天地誰為君侯知己者邪虎臣同事鍁中無日不在君侯左右頃欲薦鱗于膳宰忽忽愆期比得四詩不欲刪易亦父老田間謠耳屬僕夫先往藉此告虔君侯亮之不具

周紀善

往不佞守襄陽願以二千石博一相國則王賢也材

如賈誼猶然以王傅行乃今江漢名都賢于長沙江都遠甚足下豈薄襄陽邪歲四月　新王始封足下趣行矣外折簡致諸侯王若監司部使者若中貴人悉附行李竢新王受社發使脩賀願爲足下申之

襄中宗室

當世王公貴人享有福澤則天授也要以徵應不爽亦必有所由來佛經以布施爲因緣或非虛語僕無心用世久矣頃欲以出世間法開不二門遂施地爲肇林大有建置顧茲願力必得王公貴人主之屬舍親吳虎臣周游謹以聞之殿下儻與一念爲南士主盟則河沙功德無以踰此虎臣倜儻俠士才方程自邑而氣槩過之置之上坐可當高陽酒徒凡百具在疏論及贈言中不具述

王元美

得京口書知公且彊起既不得請則之官無何又進東省東行者相望卒未能致咫尺昔歲大半臥衖中去人羣遠矣秋至時時有東意終病懶不果行將命者臨門纚纚皆出肺腑古人爲親奉檄柰何獨往以傷親心僕疇昔之言則賭一隅耳諸君子畢出居無留良僕何人安敢竊富名山大澤將舍故業託精[illegible]

逃焉諸長者布金當役之半今且首事矣公爲三教盟主願發光明藏施摩尼珠他日紹介吳山人守淮惟公所命公復責僕以時事僕則安能儻然卒老招提願爲明時一緇衣耳承使者以序來討僕受諾責何辭大方之家前者郤步顧僕有成言矣柰何廢之十宿使者于家乃始卒事其間以出游廢日者什五病者什三故遲遲使者行耳往欲爲司馬公誄尚胥後期新詩餙我弘多未能屬和無任赧赧不腆之幣列在副封幸麾入置之

吳徵君

春來浪跡吳會入夏始返錢塘得十岳山人書知二高僧居上方經室久矣往大川頗脩戒行未悟指歸故不佞遣之京師就彼掩關聽法不虞二高僧以夙約至香積不供如昂一小沙門將欲畢先師之事亦巳難矣儻得檀樾諸長者慨然樂施則一稊米可作須彌宜無難者徵君一方領袖寧亦有意乎吾郡中好事紛紛獨輕佛子謂不足施二高僧在容不免見笑于大方十岳山人亦以此爲言固吾鄉萬代瞻仰也客里方困乏就諸故舊募什金遺之願徵君主盟帥諸長者以終盛事非惟二乘之幸抑亦一方之光

也大川以脩行往期三年而後歸諸徒糊口大邦惟特徵君作功德主相見伊邇俟面陳之

陸五臺

公以好佛聞十方十方佛子歸公如流水頃浪跡吳會將從諸佛子造公門終縛塵緣無繇歸法藏耳政方更始巖穴畢登越在東隅庶幾極樂公獨遊方之外儼然爲三界主盟即位極人臣方斯蔑如也往比丘慧光以寫經請草草即次未及致書玆屬縉上人持陳中丞書謁尊公附此私布弟少年從縉假館其人亦頗稱詩老驥悲鳴思見伯樂伯樂其謂之何弟

亦將西歸言不盡意

曹太史

浪跡吳會得侍同游握手爲驩不啻昆弟乃若禮意稠疊惠此羈棲藏之中心無用口舌爲也初願先驅虞山即尋陽羨屬袁黄州有故欲去詒我先之太倉既而黄州從此歸雲間弟亦移舟問武林道矣然黄州復陽羨之約計必不敢失長公之期蚤則仲夏晚則仲秋又當以杖屨從公耳向者沙門以刊經請公慨然結大歡喜緣玆張幼于部署行間業已首事敬遣沙門待命閽者惟公爲功德主庶幾不日成之彼不敢徑謁玉陽史公孟河馬公幸公爲之紹介二公功德無上視此不足以當一毛但得普濟皆如公所施者足矣非敢爲過望也相見均當面叩不盡言

顧方伯

山人浪跡湖海惟公不弃故舊就而與之游談受益弘多其何以答明德觀潮後乘舸西歸歸則爲白嶽之游未遑致謝屬沙門還無門洞敬問起居聞襄事有期方在封樹願言自愛毋已太勞無門洞説經則山人首事幸公儼然爲盟主沙門始有依歸聞彼中掌禁者或不能容第恐惟喜緣將爲煩惱障耳惟公

爲之護持脩羅自將退舍無上功德厥有攸歸耶山人僻在一隅猶當爲諸天合掌頂禮頃多事且多病竟以諸責得過於田先生少暇即當搆思毋敢爽約惟高明幸察

信山上人

公持西來赤幟高跱金陵敝郡蕞爾之區何知龍象公顧不鄙僻遠豈以獦獠亦有佛性邪大川遠遊失地主禮僕方浪跡吳越畏暑未歸翹首菩提無由聽法悵望可知矣臨湖西望無任懸情水面蓮華如覩法眼秋風卻暑計得還山不知猶得駐慈雲否不具

隱泉上人

西方之教未始行于吾鄉唯公家世總持則皆自吾鄉起然則爲吾鄉興教者非公而誰僕方有事肇林業已經始門下法孫覺忭調公不忘故鄉即得山水一區且棄官老矣肇林去淸泉五里而近足爲菟裘新都自開闢以來此蓋第一希有之事公以此老則又第一希有之人一大因緣寧有出此倘公誠有歸志明年介公眷屬迎公京師行者爲吳舍親其人多能事招提規制宜莫善于京師願遣一力引之徧觀諸招提擇其善者以爲式疏論二冊奉覽高明照察

之

吳孝父

往從舍弟聞足下義甚高繼又聞足下蓄諸瑰琦將叩守藏人以覲觀美相去伊邇病懶未能得瓜洲書具悉足下不遺之念貝經金像受賜弘多重以新詩照耀心目即使招提成多寶地幸哉幸哉僕將歸吳虔此布復不具

黃淳甫

浪跡吳會幸得結足下驩乃知名不虛立士不虛附高義較然著矣趣行未及面別于心終不能忘慧光至武林知石經多出足下手河沙功德不可思議他日布諸十方當不在中郎下矣慧光還吳附此陳謝東遊諸作未暇删定容入山次第上之

張幼于

僕羈旅人也足下遇僕一見如平生懽幸矣初與曹太史約自虞山赴陽羨其歸道必出吳閶告別匆匆私計猶得亟見屬袁黃州有歸志導我先出婁江至則彼還雲間僕倆倆不能獨往會元美出僕遂行皆非始願所及也足下爲沙門作大功德寫經勒石計日可成沙門從僕入吳業已三月專事此耳惟足下

加意勝果速成庶幾僕不負沙門沙門不負遺教望之望之疇昔長公及桐江公過我市肆自震澤返日苦雨未及報之謹附姓名以謝不敏願爲紹介令先公諸刻尚遺元美魯望銘狀二篇乘便檢寄乃可從事不盡言

戚長公

聞足下勞苦邊事不䘏不貲之身藉 宗廟社稷之靈無恙幸甚頃介吳生出塞上干以善因既得塞上書誠自知昔者過矣足下于僕莫逆將保僕以令名莊生有言名者實之賓也名不必毀亦不必成顧得

主何如無問賓矣要以足下所持論不啻藥師敢不
佩服孤憤一編五羖皮二願上幕府不盡言

張大司馬

嘉則平叔遞入新安拜命之再兼之論著累牘不啻
披雲漢而快覩之明公折節而下無能何惓惓也頃
者　聖明在上側席求賢凡諸有名公卿畢起岩穴
明公功德著矣顧皭然避世而壹意立言藉令位極
人臣孰如不朽盛事所謂在此不在彼者章章矣昆
不幸有狗馬病屛居衖中上之不能挾杖屨爲釆眞
之游下之不能著一家之言藏之名岳徒從諸初學

學無生耳文苑文範計巳畢工衡石名家張皇當代
使後之學者知所嚮方此百世之利也嘉則見客無
日不誦明公屬東歸神與晨風俱往近作不足以當
尾缶何敢輒陳於鐘呂之間家弟私錄若干篇乃爲
嘉則持去儻明公不廢樗散願受繩墨于大方幸甚
幸甚

王子中

不佞少負不羈竊自比于狂簡夙聞先生主盟吾道
從諸有口者耳覩之中歲稍傳先生緒言猶之乎逢
心耳遡來游談方外怳然有概於中既而從大司馬
譚公御史大夫趙公聞所未聞乃知先生天下士也
不佞生同時産同域曾未獲親炙于今日其將如百
世之下何吾道自孔氏以來無任之者宋儒自以爲
得道規規然以言行求之即彼居之不疑未免毫釐
千里王文成公堀起東越倬爲吾黨少林爰及曹溪
則先生在乃今排擊文成不遺餘力天下其孰能宗
先生邪顧先生春秋日益高不佞髮駸駸短矣藉令
先生享有壽考足以待不佞而終餘年不佞方與時
浮沉去志未決河清可待人壽幾何屬御史大夫取
道東歸紹介爲問往者遞勤提命蚤託神交倘惠然

之音振我空谷則亦一聲聞衆也先生許之乎

又

明公爲吾道主盟耄期弗倦倘得摳衣而受提命庶
幾墻面或有睹焉乃今逐逐市朝日汨聲利是猶望
恒山而之郢郤步而求前者也承示問難諸書亹亹
乎擴文成公所未發曹溪之擬孰謂非倫公笑僕以
寒山爲文殊信乎無二文殊也巳良知猶言般若格
物猶言剎塵塵之不昧剎剎圓融此觀自在之深般
若也來教謂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是非者
善惡之分猶所謂規矩也必亡是非而後可以言有

吠哉惟公能道之惟吾黨二三子能心悅而誦耳而牘中往往斥佛氏爲務內遺外其爲儒者衛道之心乎抑亦行其庭而未見其人乎僕嘗謂般若即良知行深般若即致良知信無二道此疆彼界則世儒爲之町畦劈破藩籬非公不可無所擇而後語此最上一乘義也公能俯而就之何不可哉

江民璞

今之竽者塞路乃公以古瑟鳴始奏雲門聞者傾耳即有三嘆不惜再彈公無遂休恐令知音怏怏耳某因人成事謬爲舉肥者物色之簡書畏人義無所避

端居飽食徒充不肖之軀乃若振急持危心與鬢俱短矣來書覼縷尚多溢喜之言非至教也近讀公送使君詩爾雅而有直體於古何讓敬呈近體二首兼近作一帙供奉媚笑平生以漢魏爲口實乃今從八代之後而歃其下流所謂餐龔鳴琴無論工拙惠子知我幸一一彈射而誘進之

太函集卷之九十七

太函集卷之九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二首

塞上上政府

出關首閱寧前次錦義次廣寧次遼陽將趨開原適諜者告急竊計使者畢往必陳兵護行恐兵力分彼難爲備乃與當事者計則以左郎中莅視開原不肖自遼陽兼程而西計月終可渡易水遼之撫鎮簡靜老成繕治臺垣務收保以充境內即虜入可無大失而王將挾勁兵以趣利時或可得志彼中如必欲破

常調而計萬全恐　國家財力宜未及此耳適得相公札示疏聞後督撫有所異同尋得大司馬公書則指民兵民壯二議夫此二議其始則皆督府發之且極言其不便于民閒意惻然閔也詢之輿論而信故不肖力請罷之藉令追徵不屬大司農宜未即至督府見疏草語不肖曰此東人德也其如邦大夫對我何不肖謝曰苟利社稷與生民其請受其懟若遵化民兵民壯督府亦嘗疾首道之直以爲巡撫標兵非告之中丞不可尋遣材官逆中丞自遵化至信宿而後敢言中丞唯唯面從其意未決不肖語曰公以此

為傷體面故不欲邪前日嘗以疏草示左郎悉以此
意出於公耳左郎於中丞爲外兄弟故援左爲諺云
尋出疏草觀之意稍定及不肖閱冊則遵化在營名
數先後不同乃知中丞慮羣不逞無所歸預爲之地
不肖尋即籍四百六十七名餉以主兵之餉其餘八
百則戚總兵汰三屯營之孱弱者以此代歸本營委
曲就之蓋亦無所不用其情矣議既決疏冊草定督
撫皆面以爲可然後以草而待命京師二月中中丞
始還遵化隨行繕寫者少凡諸冊揭大半自督府中
不肖未嘗自用其愚也初既具草請督撫會題督府

云僕先上疏視令似不相謀且戶部覆奉欽依獨行
閱視大臣徑自具奏未及督撫不肖敬諾然後以聞
亦未嘗自專其事也督撫於不肖皆故相信也一旦
出此何反復邪謹顛末以自明非欲以口舌相角惟
高明鑒察不盡願言

又

某茁薊淺久得薊狀浸眞頊者會閱薊門連十萬之
師于數百里之外奔信地赴師期分合周旋悉如方
略此則提綱挈領主將任之非不秩然可睹也乃今
徐察士氣之盛衰兵力之强弱技擊之生熟則入彀
者嘗不能以半而足額者僅得什三故疏中謂條目
稍疎殆非虛語然兵未練之說有二而主將不與焉
其一則無可練之時其一則無能練之將也往者官
軍出塞採薪以供撫夷買馬今則請發公帑代之而
未練猶故也往者臺工并起今已告成而未練猶故
也往以兵制未定今定矣而未練猶故也此中行部
一者科察諸將悉由諸司諸將之事諸司嚴於督撫
況諸司有所興作亦莫非公諸將悉羣力以赴之不
待其辭之畢也乃今中國富庶莫如江南假令一役
而費百金鮮不舉首相告今此中千金之役紛紛未

及息肩豈役鬼薪爲之徒以大衆易發耳司農舉全
力以餉大衆直將以戰守賴焉乃今不議訓練而徒
服傭工詩之詩者也自今工作不息則終無可練之
時矣主練兵者一人耳必也分部練之北地諸將類
皆狃於習見徒爲面從强者則以匹夫之勇自多兼
以養士數十百人自足弱者借貲干進迂誕譸張黃
鼓人心必使同歸於敗而後已故求先登敢死之士
不可謂無要以節制習兵則未嘗見一人也南來諸
將其始皆以練兵成功此時方病南兵視諸將不啻
異類雖其受詬蒙毀不皆求全然使之卻步不前何

能為者當此時馭北將務革其心馭南將務作其氣彼其游志未反喪氣未伸故無能練之將矣諸將殿最俟他日以聞至若併工增臺以為守息工專練以為戰則薊至莫先焉一臺之費視昔倍加非以市惠王者不盡民之力況守邊者又惡可以工作而盡兵力乎且亦取諸宿逋惠而不費惟相公審定廟略從中決之副簡一言不知中窾否惟台慈照察

大司馬楊公

頃進不馴之辭猥辱溢美之命餽壤而賜琬其何以任之歲杪循邊入密雲歷土墻涉河防口竊睹翁之

舊蹟徘徊如不欲行邊人遮道而前僂指疇昔退虜狀當虜大入壁則蛇身猿臂互為首尾而左右攖之惟翁以九鼎而辟神姦卒不得一逞去左噉輒擊其首右攖輒斷其臂彼直失聲而號斂眘而遁耳昔太康之役方叔以元老特聞由今以談壯於何有屬大司農軍興之議謬使不肖當之始受移書竊計旬日可畢此議顧此中治兵為急簡記未遑集諸司踰二月僅僅有章自知顛謬而澗于事情無裨大計顧議兵則兵有部署議餉則餉有羨餘某自然居其間庶幾無得罪於王者則誠幸矣我翁豐鎬在司馬而甘

棠在薊門不肖敢徼惠於 宗廟社稷之靈願翁居中以一言決策萬一得備對非將令經國者釆之虞始慮終因而勿革凡在疆場皆得恃為永圖則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廣矣

大司馬吳公

不佞祇役薊門薊門自督府公而下籍籍誦翁高義衛士踐更自上谷至軍容赳赳獨為諸部鷹行此則翁之緒餘其在戲下者可知矣材官將命自轅門則以邊防大計具在副封豈以不佞亦可與言兵邪不佞非其人也于時儒家襲狗議而鶩空談諸將操成

心而狃習見若翁所決策則蹇然空谷之音豈惟上谷宜然即九邊無以易此不佞倦游人也他日幸得反命輒將乞骸骨歸元老壯猷賴有翁在使旋謹布此陳謝不盡願言

又

頃聞歸次懷來行且報命屬督府使人還自上谷得翁手書封事數千言業已從驛書中莊誦之矣無論抗直言握勝筭將為彼中豫計什全即入告弘詞當令賈晁避舍使命再至兼聞入夏還朝騏驥奮駘固不相及乃翁不疾而速抑道何術哉往不肖初受戶

部軍儲之移翁嘗謂當更留一月不肖唯唯然竊謂旬日可圖歲杪次密雲督府及諸司皆以爲請又皆謂其事抵掌可定直須畢此而後出關於是就主兵者問兵就主餉者問餉茫無藉手始猶謂如翁甾計當以一月留居半月庻可以牘來不可者什七八又半月牘再至不可者什二三比論定凡易牘者三計期一月有半不肖按牘而爲之綜理愈求愈非若理棼絲旬有五日而後定頃始具疏草冊草先關白當事俟報可而後以聞屬傳材官還謹附草先上復命冊式亦嘗屬楊副使草創之竊謂體主簡明直指易

見彼槖中無復摘發論報狀意不可之簡書謂何毋乃太簡會軍儲事急置之未遑會部使者西行楊副使請急從之去矣茲幸翁有事此吾後事者之師計端午後過城南胥會于都亭之上翁幸惠肯當一一受成馬首俱東春草萋萋長矣頃數多病徒令游子思故鄉顧王事未終義不可去俟西行畢事就翁圖之不盡

大司馬譚公

塞上得翁錢塘書計入朝有日矣謹遣材官執鞭弭代不肖負弩于郊契濶五年相違咫尺心所嚮往其懇懇可知然邊塞一聞翁來莫不振袂彈冠投石超距若與不肖共喜之者且翁壯猷具在居然天府金城每對亭障如奉顏色獨以此與同事二三君子相與慰藉耳初擬歲終可畢薊事計程或尚未能中旬當過昌平相去較近即未得相對猶時時可相聞羈旅之人未敢脩賀尚容它日申此惓惓

又

頃二三君子數求多于端人當事者卒明威福以尊朝廷數十年僅見此一舉正人心定國是其在斯乎公嘗自命龍蛇時潛時起即泥蟠固自若也豈必天

飛世多葉公直好畫者耳彼或以千金求良史而公則以眞見疑吾黨睨而視之一何誖也　主少國疑海內方望公作霖雨顧公安意爲社稷計毋問其他別議軍儲幸公早定不肖留滯久矣俟入奏乃東行敬告下吏

又

次保定則以翁經略西關之命致孫中丞中丞銳志通才亦既敬諾及是出閱關塞其間脩廢疏密視薊相懸蓋東鎮山險而邊齊邇來日就畫一在西則川谷雖深山則少險埤堄出入斷續滂腹不齊既無一

定之形安能有一定之守已檄原任薊州管糧通判王建沿邊相度臺垣其人方在陸沉任事不如疇昔而此中難與慮始亦憚力詘羣贏方擬建議善後事宜併疏其狀幸翁奉　廟略先發明命赫然督府已屬故遊擊高廷相新遊擊陳伯懌二人經略其事孫中丞才力足賴計彼任之無難第兵少而用力煩非假以三五年不可其將還報殿最疏草先成懼以顛謬失人謹封識馳上請命其間失當甚者請一一指摘提撕幸甚

又

不佞未睹大體徒欲以錙銖升斗增益太倉翁獨不以千慮而厥至愚視此錙銖升斗不啻千鈞萬石由是則羣策畢舉即千鈞萬石至矣豈直車載斗量哉左郎至即以封事上之大司農公方以九鼎視翁一言計必皆得所請適大司農公書至猶以丙寅經制爲辭然自隆慶以來遍奉成命者多矣非歷稽往牒惡睹其全茲幸俯而就之厥無沮格乃若歲省之有無多寡寧足論哉顧不佞人微言輕謬當大議懼聽者不察直將謂僞增爲名　君父之前寧詎若是故復舉此自明耳民運之議戶部不欲以此開端　國家視薊異於各邊而各邊自覗亦非薊比乃今以歸餘而覬非常之惠各邊自難藉此爲辭况監兌部[illegible]內外各有專職其事良便使徒倚辦於督府督府安得數數以催科故從他部中繫濟伯若羣有司守且論至而不行則權益削邇益多論至而亟行之恐主爵王計者亦或不便要之無一可者也初計疏中條列諸目恐紛然無章計必兩部會議覆題不用一一分款似爲稍便惟高明裁之是日兼程東行不旬日出關矣遼陽之事益草草屬有邊工之閱畢事當以四月爲期前塗容次第具陳不備

督府司馬張公

邊堡之議悉受成於公而後以聞頃疏輟工竊計必嘗關白於公矣得手教知虜營相去稍遠而諸工並舉有期遽爾廢於垂成信乎良工心獨苦矣故當事者虞掣肘築舍者病道傍皆是物也如必不可已願公據實而請命於朝或以垂成者刻期成之不者姑待後舉亦無不可此大司馬意也高明察焉

又

頃辭既命極知不恭弟君子以德愛人或不以此相督過十議無當邊計其有一二近似者又皆自翁授

成翁不自居而復歸功於不佞不佞愈益愧心矣增折糧濟清勾二議竟成虛談大司農自有經國遠猷非不佞所得與聞也在本兵率多俯就惟翁加之意焉邊墻一議不佞亦知其難歲儉興工亦或救荒一策況財賦可請之內帑即十萬以下當事者或無靳焉如不可從惟翁酌處不佞未嘗敢自必其言之行也據案草草不具

又

居不浹旬使命凡八九至聞島民復業翁所全活者不啻四千四百人且于此有百世功非一朝一夕之

澤矣讀請餉諸疏未嘗不爲翁蹙額分憂今邊事莫急於遼而度支之餉遼者不急遼猶異姓子也即以幹蠱見譽勞如之何及聞裴承祖死夷酋帳中則又勃然變色執政以其損國威甚也將必詰首亂者令彼斬其頭來謝其後許之進貢如常翁之所注措者已得體矣遼故多事柰何益以此哉使者相繼東還併具一札報命

又

遼陽警至當事者東顧皇皇不佞竊謂翁在行間彼何得一逞尋當遁去既而得翁疏言虜去狀果然夫虜睨遼陽猶饑烏之啄困積百麾百至彼其鴟蹲而鳥舉終不得一逞以歸則翁坐制之有成筭矣疆事未解輒幸而教不佞者亹亹數百言不佞受而讀之敢不知重

王長公

不肖適有天幸幸具父母幸父母並受三朝封明年則又幸偕老矣顧不肖無足以壽父母者頃將過吳會就足下謀既而乘傳入京師計亟發使者徃屬人言至不肖力引去將甲前請于吳羈紲公家猶在行役會蓟門方講武事待使者至而後徹兵遂不宿而

趨湯泉旬有二日而始畢事乃今而後能脩尺牘戒材官行其鞅掌可知已老父以明年正月九日老母以四月十有七日爲弧帨之辰願得足下一言即松柏岡陵不啻也或序記或聲詩惟足下命稱觴之日且近幸毋後期老父即田舍翁然少負奇氣博學多能蚤歲喜談兵習韜鈐工技擊若占候遁甲堪輿醫卜之術靡不畢精自不肖通籍爲郎絕足不入城市曳敝衣履恂恂下人老母出名家性端靖遇中外有恩門內之親無不多其賢者不肖數奉教于公家伯仲備在通家無論世講即二親咫尺之義不足縷數

足下必且以華衮傳之子與明卿亦嘗有是諾第相去踔遠恐無及于稱觴願足下毋距塞上無以爲獻聊以方物數種爲虔閣羞具在別狀高明鑒入

徐大忝

驛聞使君攬轡出塞護都護軍翺翔兩驂一何壯也捷至令人愈益躍然豈匈奴將爲使君解醒先納頭顱爲飲器抑或行間載酒董董故以三五來歸如能輦三百石以行則彼甲首三百其無如矣不佞欲賦鐃歌以彰其伐方事奏牘未遑昔人誓欲痛飲黃龍有志未逮吾黨賴 天子威德直將釃酒龍庭它日銘狼居胥非不佞不可使君爲酒王人則美矣願留月支以醉上客何如

王相如

薊門監司故多賢者顧往往蔑視諸將諸將不無後言自使君徙薊門諸將始揚眉作氣蓋先得其心矣由是而驅之湯火宜無不可況伐謀制勝乎哉使者將命問遺虔此陳謝

徐子與

僕自塞上還報始從敬美受足下書損貺弘多僕何足以任此足下居省會討此時方有事澤宮它日得闈中薦書文爛焉黯心目如見足下元美在楚[illegible]文物必多神奇即明卿黔中亦將鼎立一何盛也季狂見客得王可知彼其布衣翩翩宜君可近往僕在事則彼中人士亾不目攝季狂願足下直以心近之毋爲彼中多口地知足下遇季狂不薄僕亦非薄季狂也行者爲季狂蒼頭未敢脩問都市中信使不絶他日圖之裏言具掌楮中不次

顧聖少

項自塞上還報兩得足下書子與在闈知足下得王矣元美入楚敬美待次都門謝老復歸漳河聲聞稍稍相及足下果北第與闖帥吳京者俱來元敬好士之名減于疇昔力弗逮也邊行幾五千里亦多奇觀足下所云則皆秦關以西屬之王司馬矣外一札致子與願介足下其他另有復也不盡願言

潘別駕

項不佞急君侯且欲爲邊邑徼惠承命退然自訟不佞於是乎失辭再勤報書知得別駕君侯復以不得親民爲怏怏不亦志士乎哉夫以親民則郡不若縣而郡別駕尤不若縣大夫固也然各以所主者用職則亦日可見之行君侯徜惝擁閼而不及民是心足

以郡矣乃若以儒稱家者以武著在君侯自負則然
無論伊周即仲尼未嘗以文事廢武備儒而不武者
有矣即善用武曾何害於儒月幾終除目且下但得
何地願折簡示之倘其地當論兵惡用自閉爲也不
佞以戶部軍儲之議稽近縣兩月有餘茲入奏將行
矣贈言及授繻謹如命他日併致之

汪符卿

公以直言出居外海內益以諤諤重公不佞辱在宗
祊不啻身有之耳　新王召還右掖吾道幸哉新都
二三大夫寥寥　闕下聞公至則一鶚可當累百惡

論故國無人不佞在使者間相去百里而近恐焉未
見禦往可知茲出遼陽討五月當過保定于時取道
城下期公若太史公傾蓋一談鮑郎君謂公將使人
西南行茲如指授節以往屬將上封事信宿且行凡
百容嗣布

方思善

不佞舉季子于楚蓋與不佞同月同日同時云頃歸
寧則家司馬謬聽行媒妄求大耦太翁則以爲氣味
相近惠然可之一言而結二姓之成將爲越國後世
烝嘗之主此固高年長者負俗所爲然鄉黨州閭聞
之莫不舉手加額稱甚盛德介期願也不佞八月入
部方困公私畢事山陵復受視師之役日在鞅掌未
遑起居茲在薊門敬屬材官一通竿牘親家賢聲籍
甚固當雄跱中原異日三事六曹寔自方千里始不
佞備在肺腑愛莫助之柱石之軀願言珍重行間草
率私布不盡願言

陳達甫

昔太公望以大耋膺揚然以用武顯觀丈人所爲曹
處士狀豈不矯矯乎哉古有伏生方斯蔑如也僕在
行役曹使過問則已愆期它日當載丈人後車今則

不暇瑞州公既血食丈人喜在手足間仲魚家食而
能具旨甘丈人當自此日加一斗矣僕思颺去願從
丈人分餘瀝焉塞上無以爲丈人羞憾也

督府石公

市議不容遽已與其有所挾而後從之也則制市在
夷乃今文告之以鳴其過因而酌處之以安其心此
自我制之或一道也　廟算亦不外此公以爲何如

戚長公

疏草次第將成當就正于元老本兵而後從事華翁
折柬謹封還諸將殿者大半先入按章所留則皆服

背毛耳葉繒陳伯懌似已推陞此中未得其詳願查明相報故人萬使君以星術占足下顧謂甲乙將武不利乙之歲宜謹備之僕願足下不廢戒心壹以欽食男女為要乃若成敗利鈍則付之天使君又言其年僕亦有悔薊事非僕任也得脫羈便揚去安能作飛鳥依人如督府轉而之他近則谷司馬遠則吳中丞可以當此公等念之

又

是日閱肇華城大司馬期詰朝相見諜者報東虜伺關以內願大將軍就近備之不佞且自居庸而東公毋復西矣

又

遼東之捷僕為右司馬作銘勒醫無閭山頌 上功德梁公已携繕寫者任矣適都下有邑人鐫字者病不能從事今已經旬病猶未愈願足下趣發徽人善鐫者一人給糯以任苐命之持書速赴梁公所待命天寒地遠亦必能少郵之如遲則無及矣萬惟亮察

大司空楊公

狠承行役悉由翁示嚮方蹇拙濡遲方幸畢事翁獨保釐幾輔勞苦功高第蒙昧而詘於辭無能揚厲萬一顧泰山梁甫登封不啻七十二家即羣望為宗惡用季氏旅也

蔣直指

江介徧垠適有天幸重以神京舊輔借明公攬轡臨之蕪陰偶出不虞乃今壹意操切庶幾有備無患矣山郡生齒蕃息故雖樂歲不廢干掫乞檄有司峻為之坊良民可無懼耳遠承下問謾陳此言惟高明照察

宋中丞公

自南國瘝兵江海之防久弛我公將起敝而反之舊隱然治未亂而保未危苐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况南人呶呶多口覘四方滋甚焉反覆來書知我公苦心甚矣捕盜之令視昔尤嚴恐難持久它日不激而流禍必至上下相蒙不肖亦或從傍贅一辭然未敢宣言以格時政兵備道似當駐劄蕪湖則江防礦徒俱可中制不肖亦嘗與馮使君言之矣彼意欲於寧國亦為適中伏惟裁定參將似不必設即翁見海公亦嘗言之高明鑒照

御史大夫趙公

得手教知已蒞南臺 高廟之靈亦將樂有馮藉非

直都人士賴之而已大察伊邇知明公日在焦勞竊惟大察視大計爲難南之視北其難滋甚何以故事跡無稽而聞見易亂故也幸明公在視幽明若觀火又何難焉備在同心聊復緩頰畢事後計召還有日諸君子日望之

御史大夫孫公

今之邊計恣在雲中論事回天則惟叔兄一疏 聖天子英明善斷雷厲風行特立敢言真御史事若不肖自邊庭還報殊無一字之補即多言何爲上谷使來復辱手教備在親暱叔兄往往以娉爲姸自分無

鹽徒勞刻畫耳代期且近尚冀面談師毋安居無倩內顧草草附復

大宗伯陸公

自公出舍近郊歲復更始河水欲泮捩柁有期憾無能託東風而從之也鄉人有以布衣客頗解禪宗往在雲間亦嘗飽公家香積矣公試載之後乘或可當一比丘行者非不能自行僕特遣之相侍耳席山徒有大安者住山垂三十年其人既得師承可稱法眼公方翛出世法大衆莫不皈依如必屛聞見黜聰明則惟斯人可與語耳日者旅見都市中敢披露肝膽自分神交已久臭味相同即深言之亦無赧色惟公普照爲三世之盟學人幸甚

余諫議

天胙宗社 王少而國無疑諸君子兢兢補衮之心則未嘗一日忘 當宁頃以 中旨求多言者願一洗而寬之 上意未回復有是命即言未見信而諸君子之心無不慊矣況懲既往杜方來此以不用爲用者也謂非一言而其利溥哉

胡總戎

新港之師吾黨莫不多將軍能任事矣兩廣軍門報

至謂林鳳已泊彭湖而將軍軍浯嶼招撫之計劉開府必有成算此將軍勳業之資也侯南中稍定薊門之事尚有賴於將軍更當嗣布蔣元鈞久在幕下乃今果能少建立否乎予日望之願將軍留意

李都護

麾下奉辭伐罪出絕塞燔穹廬得首虜千百有奇一時諸將無兩 君恩有待賞未酬勞承遣材官稱謝省中已悉有功不居至意

督府劉公

比年閩幸無事遂議罷守寨兵茲復虐于其隣出我

不意及翁入境赫然以先聲薄之百艘游䰟率踉蹌遠遁古稱神武不殺其殆庶幾焉頃部使者上書閩中士大夫狂狂告急相公則云侯劉公至賊不足平今果然矣使至知已蒞事且勤咫尺之書不佞備在前驅獨任滋甚新總兵爲不佞宿將其人視戚都護具體而微于其行亦不佞所推轂者也南中視大將若兒戲譬則羈其手足而責之行持即此輩率多庸庸亦難獨立知翁以家視國必能以子弟畜之忤翁舊知遂爲之閫澤門下惟翁不以緩煩爲罪不任惓惓

又

逋逃假息殊方公遣將擊之境外即游䰟未殄兵端未銷然而威加出日之區直將薄遠人而褫其魄凡諸境內無知蠕望者安敢復以怒臂當車乎粵人言九十月之交彼或乘風而返即返亦必不敢復東然猶必陳兵以示夾擊之形彼氣奪矣公以爲何如

方中丞公定之

海防疏至當事者津津言道之悉已見諸施行矣大計事迫羣議紛紛由此而益知外任之艱殊爲可駭追思疇昔令人動心猶之嚮在舟中坐視風波自若茲泊彼岸回睨旁舟見其反覆顛踣無所措手足乃知疇昔爲徼倖耳

又

浙兵之議誠如宿將在師政府本兵莫不恍服廣東海賊北走計浙兵力足以扼之於東甌彼或覬望於閩海中彼中未遽能破此將不免老師三省矣會剿誠非易事不知兄何以策之戚參將亦稍知兵庶幾可使若彼總兵則浮誕客也倘辦爲難兄當辦此矣

廖中丞公

承示降王欲與淨土此古今希有事也公所謂神道

設教有味其言乎于時計將息肩西陲得代有日矣

程子虛

譜序之役負諸責者三年復承命使覢之則爲僕壽者烝烝厚矣詩一章而爲韻五十即杜陵猶以爲難不自意犬馬之年得之足下頃戒門者毋內諸賓客饋遺獨禮幣自足下來殊不欲謝蓋誠重之矣譜序從冗次脫藁亦近千言借曰不工大不出疇昔之指屬周公瑕作書以備入梓會其人病偶有寓遺侯病愈當彊彼更作之它日郤寄歸使以歲杪求去甚急草草附此不莊高明幸察

陸徵君瑞嘉

從使者得寓書知足下爲有道之士既而得讀諸將復知爲有道之言及發足下所上書則又知爲更化善治之第一義也　聖明在上方側席求言第身隱而求顯其言即不失爲布衣言事之體假令　上問上書人安在公車令將安所致詞乃令執政若卿大夫奉　高皇帝約法惟謹將欲徵辟召對則近世罕聞故不佞願爲足下三緘之或亦非進言之會也不佞棄文墨久矣比將從事釋氏治心之學而猶依依於儒者治世之間譬則襲左衽而裼玄端懼足下方

以爲異服而迸之矣來書謬相引重敢不避席乎哉歲杪部事紛紛不具論論世道大抵如此

太函集卷之九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八首

戚少保

舍弟此行徒以數年契濶期公一面於百里間僕直以信宿爲期不欲其久且遠也吾黨道義骨肉何嫌何疑弟世俗多營營不知有皭然蟬蛻者且人情訛訛羣猜易乘弟亟遣歸勿令人知踪跡爲幸

殷大司徒

弟始入部尋具報書授粤使行彼中士民紛紛言苦

賊狀願督府亟發兵擊賊不且無及于瘡痍弟告諸公粤之病猶瘍也蓋五官百體且病矣必如昔之急閩者急粤則它日有粤如有閩假令徒倚辦一人即諸葛在事何益此時太僕之積幾四百萬而度支水衡大官三府亦皆有儲願自太僕歲發三十萬以事粤計三歲以爲常遣將發兵悉如閩嚮者法足粤事矣諸公唯唯或以爲然獨坐困勳未及面申于元老人言自南中至弟猶不免於臺郎　君相優容卒從二大夫皆如故顧生平斤斤自立凡以爲名高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故山具在弟且從此歸矣安能數以

皎皎受汚邪伯兄好爲之假三十年他日白首歸故
鄉耳不具

王太史公

頃緣弱弟及門得習謁史謬承折節私心意氣相期卽不佞蒙詬明時鑠幾及骨獨明公察之衆惡諒其無他特達之知什百平仲得請冊行五挾日而纔歛浦屬舍弟道病旣就舍而病日增湯藥相依凡四閱月幸不卽死莫非寵靈驛聞公首宮僚驩動懸寓不佞備在宿昔寧無呫呫自喜者哉惟公爲　宗廟社稷計勉矣加餐不具

許太史維楨

去國五挾日而抵家則不肖之身輕矣歲首從郎君得書惓惓於今昔離合之故卽不佞江湖天放寧無子牟之心乎歸來舍弟病辱已則羣兒女病痘頃之老妻復病幸而舉安夙夜皇皇俯仰省視不暇卽澤雉之神王矣顧安得飲啄自如由今而藉寵靈舉室庶無疾病卽半菽可當五鼎勿問莬裘　少主聖明不忘忠蓋孳孳啓沃百神所勞願言加餐非直爲邦人闓澤而已

又

公遺書有言都門如秋里門如春居廊廟而心江湖誠有味乎其言也吾鄉山川峭激其人彊直不回卽羽翼不無差池則所如有遇不遇耳公方挾夔龍之資遭堯舜之世當使野無遺佚熙熙然登衆美於春臺無論里中矣往年方定之坐白簡執政亦旣察其不然當事者必俟論定而後明則納言之度也乃今廣浙江西勘報迺進蓋不待辨而彰彰矣相公宰公惟求材爲汲汲固當及其未老而用之顧體貌並尊未敢輙通介紹自昔人物臧否之辨則必孚于鄉黨而後達于朝廷肖湖戚公華陽徐公皆由南國而居

執秩其銜石畨矣公方居　朝廷之上願因鄉黨一公言之卽不佞三人者所言私無亦爲國非爲私也

劉冢宰

不佞起里居輙蹙頞厭事以故自任踈節視苛禮如弁髦慚慢旣成終不能化久之則羣猜衆忌雖宿好不能無奪心翁獨察之雌黃之間久而益信卽不佞萬一不足以當乎仲翁直將臣鮑叔而僕之北望舊都無任嚮往不佞歸于舍中幸及二親無恙依依以半菽而當五鼎猶然得奉驩心倘藉寵靈白首庭下幸之幸者也于時　主德日新眈眈者舊久矣舊部

休暇恐不得久稽有懐願言勉矣自愛

王開府

大司馬公云新閲使者風裁頻殊乃知鷹鸇爽雀不同而不佞之自竄榆枋固其所也古北口小有虞可爲大誡明公及大將軍皆坐其斯爲善將將之明威矣乎不佞初歸二親顔色益豫自春二月迄秋八月稍見不同人子愛日如年逝將白首于舍幸矣　聖明在上願明公以生平奇之不具

又

昔漢武東封太史談獨以留滯爲憾　今天子舉太

祀修廢成禮乃昆越在草莽不獲從時乎時乎得之不得則命也顧得日侍家君夕一飲而盡斗酒者什二三斯時也下無譏彈上無禁格固亦家庭之上願閭里之極歡也譬則七政麗天而客星退次庶幾可矣明公獨以後言相詡一何過情竿牘併及家君中命致謝

江中丞

日承貺命山居不能少酬于時節鎮四方惟公資益深而望益重即列卿虚席宜必首公然枹鼓不聞四郊無壘藉令少遲歲月亦無不宜不佞庶幾得公之心矣家食踰歲視艸莽賢於長楸茀玩愒居諸不知老將至矣幸而二親猶健菽水可以相依卒歲優游聊用此耳屬驛丞周艮材趣事宇下附此起居丞爲閩中舊吏其人年力方殷相從幾餘十年醇謹足任奔走南埜地僻恐無以自見於牛馬走中願幕府以它事試之武亦能報效萬一一官如芥毋爲躁躐者所芟則亦器使之一道也高明幸察不盡願言

又

頃附劉保昌書計尚未達問遺屬専使感激曷勝庭下相依亦中年希覯事也如以三公而當一日恐亦

不得者修言之耳乃若人子之心不願乎外寧復知世上有三公邪家大人猥辱寓書尋自負郭致之舍中矣使者迅發未及報書郡中蜚言幾致禍亂不意吾黨爲之嚆矢即公自千里外聞之當亦震驚幸而羣情易平其復不遠自今當無間矣内台伊邇計必取道故鄉煌煌北行猶得祖公東郭之外外承下問謹攄私臆修答之極知離裏借視於旨然亦不敢不盡其愚直餘覲面悉不宜

李明府

不佞居　閣下業已汲汲者庚頃浮淮而南一見而

鄙心降且悅矣縣諸生以學田來告誠踴躍願記之
歸來蹣躚户庭日視妻孥湯藥雖許丞之程督者踵
相接也竟謝不遑秋風生病者畢起然後乃可修諸
責芒芒然不務求工因介許丞奏之將以就正諸行
部者私語不佞皆首推轂君矦邇聞計部以催科拙
陽城然則誰為倪寬者雅知君矦任道之器華華撫
字自如故記中亦入片言竊附知巳君矦之倪寬固
在於司計何尤堤工方興夙夜太勞苦矣山帶閣集
尚庋坐隅俟刪定報命不具

李都護

山中驛書罕至亦不暇更問四方使至知羅旁功成
君矦不世之伐也全粤自此息肩矣即不佞家食聞
此而喜可知承遣二俘不操右袂而至非常之惠不
佞其何敢承謹歸之高門庻幾陶杜在耳德意殊厚
心竊銜之

徐子與

鄙人幸釋負擔逝將白首于舍郎平生蒙詬多矣庻
幾繇此一洗之得請以來未嘗不欣欣自快于時倉
卒就道即莫逆如二美不遑贈一言以為華得足下
新詩四章揭之庭內不啻錫爵而被袞昔敬美自謂
得一言于于鱗相印可辭然則足下之賚鄙人者侈
于于鱗遠甚藉令鄙人不敏覗一戟何如相印哉

王敬美

出宿飲餞獨荷綢繆戀戀故人無復如次公厚矣既
歸子舍幸及二親康寧獨舍弟中道病羸歸而骨立
岌岌幾殆老親何以解憂湯藥相依凡四閱月乃間
都使久絶嚮往徒勞西望鄖開董多蹶節即公等不
以為討不佞安所逃罪乎分封日近使節將南秋風
生願携弱弟訪公五湖之上

譚大司馬

歲內舍弟病甚幾不可支巳則兒女二三痘相繼也
日依依以鶺鴒爲念山林樂事一切不遑歲既
更老母病旬有五日而後愈幸家大人無恙日引斗
酒之半醉者二三都使既稀驛書幾絶不復問　朝
廷之事久矣邇者　少主躬祀南郊脩慶成禮入公等
樽俎九仞之上揖讓三事之間誠曠古之上儀　明
時之希覯也不佞耳心艸莽不能不歆歆然慕之昔
太史公留滯周南卒歸之命信矣軍政竣事邊防課
功公當此時委蛇輕緩入朝則修文德退食則治玄
同風后廣成身兼之矣即清明風自東南至能無忘

釆眞之約否乎春暘不若積雨牿人卜日東游凡三
改而不果適舍姪超有北使庱此起居

何中允

不佞賤工何敢爲般倕代斲明公高踦天祿即海內
操觚之士莫不欣爲執鞭顧獨幸而授之斧斤使奏
薄伎謬承折節進之交游之間即衆口鑠之猶將以
躍冶屬望旣而得請歸省加意惓惓頃從潁陽公使
人乃拜竿牘之辱重以鄙言加災貞石且什襲寄之
拜而卑登即莪寒爲之汗下屬鄉人北上附布鄙悰
草莽之臣不敢與聞　朝廷之議惟明公爲　宗廟

社稷計勉矣加餐不具

胡侍御

驛聞一二時事皆非艸莽所樂聞大都過激而言不
免翹君過而損國體往不佞嘗與使君言之矣願爲
鳳鳥毋爲松明斯言果得一當使君否乎

劉憲副

王生受知門下最久迄今未嘗一日忘君侯燮鑠老
生輕數千里而趣函丈意揚揚竊壯其行色恨不能
以不佞之軀送之獨喜紹介此生一通悃欵即今四
郊露積敵國解紛君侯于此時亟宜爲樂願裂醉鄉
百里士饗王生而矦之門下庚桑儼然杜史家法葢
不佞依依子舍不能登右席而三耳

汪駕部

鄉人言足下善方度支相與戮力聖人之學近世吾
鄉二三君子右勳說而左躬行遂令後進嘖有煩言
相目爲戒茲得兩公堀起足爲往者一洗之即不佞
不能相從不勝嚮往使至遠承問餽感何可言在告
偷安幸及二親無恙逝將白首子舍爲公等居守白
岳黃山之間惟公自致青雲爲吾宗九幸矣

蔣侍御

頃承問餽山中艸率附謝積雨滀滀及伏奄焉毒熱
如焚即山人散髮披襟無所逃避金陵佳麗計必不
受炎蒸矧公高坐列栢間氷霜立起祝融殆將避舍
何有於酷吏乎哉

劉直指

驛聞三韓封事即古之遺直無加焉雖受諫之難不
能遽望於今日要以言進身退將日遷善而不知所
爲猶之越人禁方投之未病但得陰有裨葢足矣豈
必瞑眩而後爲功邪

劉督府

杪歲紹介奉書肎然以材官進賴翁大度不賤無能拔之末行授之一旅人知不佞以言見信藉有榮觀乃若踊躍奮揚要非一夫作氣而已昔馮唐一言而魏尚進聞者至今偉之彼已役夫非有雲中之伐足多矣不佞相去數千里而爲之干澤安得如馮郎之面陳顧言未畢業已授兵即不佞人微言輕一旦而賢于馮唐遠甚夫以蔣生之材安敢望魏尚他日幸得一當鉅鹿固將援枹鼓狥矢石又安敢負拊髀之思乎聞林鳳徒黨悉下因粤爲叢而閩爲鸇償藉威靈薄海底得息肩所矣此時六曹更置翁當入內無

疑不腆承筐藉申預賀

何觀察

承寄劉文成集乃今始見新編我　國家命世之才惟兩文成並時王元美獨不可不佞持此議豈直以作者繩墨之邪宋潛溪以文學鳴大都承宋元之習徒以博洽稱雄耳不佞嘗謂宋公爲章句之文劉公爲經緯之文即無論事功劉豈出宋下公及斗山公孳孳表章先達不亦快睹乎哉惜文成歿僅得行狀一篇未足以發即司馬公所爲銘若志又皆祖述其陳辭自願今徧考實錄及諸野史爲文成立傳傳信方來則公名家事也公豈無意乎

又

簿君使者三至踞蹐殆無所容比年積諸責如丘山誅者四集猶之窶人多負急應坐收喘息未寧馮驩復至矣方使不能信宿立索報書謹布臯皇之私靳再寛假借曰借與則不佞豈敢哉

黃全之

周丞西來辱命之再足下獨以不佞勇退爲愉快又復以難進爲丁寧惟惠知莊是之謂矣歸來擬著書三卷命曰太函歲內多兒女情重以拮据未集春暘

弗若跬步不出戶庭乞言者聚索宿逋日不暇給羲和無賴安能縶烏三足而閟崦嵫乎自今將遣仲蔚蓬蒿塞衖中路屣足展吾事矣方郎沉守南度支新詩足爲于鱗優孟即海濱鄒魯其才未之或先藉遇若翁于君前雖名而退之可也不佞知其爲足下通家子因旁及之

郭建初

歸且期月幸及二親康寧即享蓬蒿覩圖南無讓矣往聞羣小無賴自不佞發之其事屬之金吾惟所廉察吳兒自作之孽卒抵士師行者固不知其誰何安

所高下其手也及吳君子爲子胥計多口僨與足下曾未知其所由來而獨排横議而白不佞不佞安敢望尼父萬一而足下入室之才什倍仲由卒使羅雀之門惡聲日遠何幸何幸徐天目叙滄溟集其詞意皆先得不佞之心汀州祠事必俟此公出境而後可行附復

王仲房

往與江方伯公約是月上旬當乘小艇携偏提爲足下壽適春雨溪溪轉作懊儂遂爽前期茲屆揆辰謹奉錢千爲諸賀客取酒亦欲獻新辭爲侑及覩足下

入梓諸閔又復自廢嚮爲諸佛子作供殊類轂音計足下一笑纓絕矣入閩何時尚需嗣布

馮使君

里婦之見它人也不難爲容一旦西子徵之同車非不歆歆然慕也有靦面目務以膏沐求工閉戶經旬即三呼不一出及其出也卒以惡駭國中乃今君侯與西子較妍而不佞與里婦同惡然則閱三時而後出者固其所也君侯不復姍笑而姑以善言調之即里婦以溺自窺誠不能掩其惡矣

張帥府

日承亟問愧未有以報之叅將吳京與君侯同起豐沛者也乃今無罪見坐傳聞其指出於君侯昔張陳凶終士類不齒京於君侯則部將也猶之爪牙也當其同起豐沛時則兄弟也猶之手足也即爪牙不利斷之可矣如非其罪寧能忘手足乎不佞業已出部中不當與聞諸將事顧疇昔相與共事安能爲弗聞也者而坐視之乎屬閩使行艸艸附訊人有言狐死而兔悲者願君侯念之

吳叅戎

祝順通至知足下横被彈事冤哉冤哉殷司徒公有

言此老以林鳳遠遁恐有議論乃借一將官自解將官猶五金器也即破即毁得冶氏而器復成不過一鑪錘之間耳殷公與僕皆有書致督府計彼或無深求失馬塞翁未必非福不具

蔣元鈞

周伍至知舅提一旅戍福寧矣受事自今始它日將十萬百萬要自一旅基之不佞所丁寧者弟耐久弟耐窮弟耐勞弟耐下賤耐此四者而才不表見功名不成無此理也浙兵更數人之手紀律數更太寛則彼玩之太急則彼愆之必孳孳拊循與士卒同甘苦

下無怨矣信賞必罰令出惟行下無敢玩矣惟足下
加意焉

方少僊

僕少年譚説閑及玄同自覩不異蟪蛄非其質也從
仕既久初心頓忘邇者偶與諸佛子學無生亦涉空
談都無實義迄今結舌久矣承念宿昔慨然以至道
相聞昔遇荊州陳中丞亦持三家之説與足下合僕
方習渾沌氏之術無論牝牡陰陽輒折節謝之未請
其概茲荷美意其將如成心何方在杜門謹謝不敏

方思善

鄉國密邇踰年而問不再通自惟吾黨同聲室遠可
邇故千里相應惡用紹介爲哉頃太親家枉過市居
不佞尋亦報謁大都相索形骸之外毋事繁苛顧幸
得聞德禮長者之言如從太丘而見叔度此家大人
所爲心醉者也如不佞何聞司農講道留都居然爲
都人士祭酒夫道肇唐虞而歷鄒魯不失嘗烝自漢
及唐斬焉不祀宋儒駿奔恐後將側足于阼階顧支
子庶孫得在舫釋爲幸授之匕鬯懼將不勝東越奮
興纘緒如綫借躬行猶多出入不無後言自是則伯
佐假仁雷同勦説千金敝帚誰則辜之不佞中年亦
嘗染指時方游言用事卷舌不談天生司農力任斯
道卽往聖來學利賴居多矧故國閒其無人可爲死
者一洗之矣會子虚入太學附布區區司農方屏閒
見而搏希夷黜聰明而觀昭曠儻然見獨幸僂指而
示之

方子及

往從程生吳生幸睹足下所稱述大較遠宗子長子
美而近慕于鱗若在空谷顧得聞跫然之音誠不自
知喜之無從也嗟乎于鱗已矣賴足下在不啻與之
同時乃今騰渥洼之才富海嵎之日卽逼龍門凌漢

水直壓塊耳謂龍爲友者非邪吾黨備在醜夷固宜
汲汲足下含親思善氏幸託足下同官大方之家離
立南國　高帝之建首善不亦斌斌乎哉歲杪辱命
先施如侍謦欬春濡載道都使用希入夏以來一病
三月百爾具廢迄今未平屬豎子有事白門力疾陳
狀以謝不敏吳生以往簡見客無乃太簡乎顧足下
由由然客之固宜客屨滿戶矣操觚委頓不盡願言
候儀另狀

劉子威

往不佞客吳門猥承殊遇乃若汎舟張具則其緒餘

奄忽十年不忘嚮往吳孝廉將命來覘誠不知其所從重以懸黎兼之賜琬長者以宿昔故辟啁詔之不佞非其人寧不辟易公起江東儼然以作者命世乃今所覯見者豈不煌煌乎盛哉顧驅不佞引前茅此其光寵不佞章章矣不佞輟業久矣又詎寧以其故爲辭方坐勵勤尚胥後舉謹介東人報命兼布鄙私序入祁寒第爲斯文加護不具

江民璞

公自中歲薄滋味屏嗜欲業已有年乃今恃大造爲藥師藉天和爲藥物勿藥有喜其在斯乎僕病未痊

不能躬省爲歉閨中偕老伊邇伏枕偶得一詩謹書扇頭以代當面

又

託袱中避秋暑顧乃坐困儀狄圍中無論太函幾爲河朔爲耳仲秋之杪程漢陽幸過鶉居相期月之上旬同問几杖適部使者按郡日在市廛玆庚期漢陽必以旬之十日往矣承折簡拾徠動我食指擬草傳俱往恐力不逞華黍名堂賢於稅駕漸江秋水既降最利水嬉試命諸郎君具扁舟卽可信宿如何如何

陳達甫

仲魚且行力請酒星亭記昔嘗願爲丈人賦八十韻因與伯宿有成言懼將失期首從事爲汲汲猶之薛人德孟嘗君甚惡敢不共無用馮驩椎牛業巳先合券矣顧徵良納苦其如力不逮何幸求刀筆文錦之華將爲無鹽粉澤是在元季不佞不敢知宵中後願結同盟先爲賀客嚆矢仲魚旦暮歸否不佞日望之

棗陽郡王

仁美將覘命至幸聞起居乃今屏榮觀修靜業茅齋蔬食獨飯一僧與俱卽什河間百淮南于王何有長君既親主鬯允矣無憂兼聞今國君追琢日新二介

弟供需日盛凡此皆可爲王喜者戀戀故人之意獨願長君蚤舉王孫大岳有靈隆命非遠直旦暮間耳番番二老天不憖遺幸而別王業巳分封繼孫亦漸成立部中子弟老大彫零仁美輩二三人獨賴王一顧圃翁逝矣終不爲他人樂少年乎遠辱寄聲異日有天都之約僕一病三月幾不能支生平綺語空談都無實際邇來十方名德得諸耳目者什二三大都所見不逮所聞令人退悔王與俱者必非常人彼中諸祖道場冀得肉身菩薩王言日行八百然後西來此簇山王子之爲非雪山王子事也借曰同歸於道

不亦彼善于此哉往聞澧州仙姑未及物色徒拘文法恐涉嫌疑願王遣有覺者一叩之或可印證力疾執熱不盡願言

岐山鎮國

仁美將命至知不遐遺入夏以來病且三月二使稽程久矣今始力疾遣之聞邸第日新采食日振襄之原嘗高義非王家叔季邪僕居子舍中猶然以不及攄新室追故驩爲憾兼聞長君日事玄白雖在同氣不能朝夕見之絕俗遺榮加于王公一等耳它年拔宅緱山之上必將叔季與俱于時甲第連雲卽五城

十二樓何以加此不識周廬百舍亦可將之去乎否乎病中無以解顔願附一謔爲笑狂奴故態幸勿督過之

吳使君

胡金吾爲少保公子其人絕賢少保公有社稷功凡有血氣者舉知之矣矧君侯與不佞皆鄉人也夫復何言公歿而簿責者未忘迄今仍掛案牘幸當事者皆於公不薄而其事又在君侯惟君侯仗公義而保功臣國體於是乎有賴非直以鄉人徼惠也

徐大司空

驛聞河議廢格心竊傷任事之難繼聞明公復出東南知賢勞未艾矣然江浙皆寓内鉅服不啻分陝東西明公一冊撫之卽有周二伯事也在明公直左提右挈蕞之衽席而已勞何病哉頃聞東省下車相去密邇不佞故有采眞之約幸得東道主而依之屬二親季年遊不敢遠徙倚東顧不能奮飛爲憾耳從使者拜貺命之辱稍聞裏言笑含道傍誰識良工心苦惜彼中情實無繇抵掌一談獻歲倘藉寵靈老親無恙當着阜帽爲湖上亭長待明公物色之相對千頃之陂或可傾倒耳厚幣不敢卻業已拜嘉尚容顓賀

胡直指

側聞按部歲周行將報命　閣下遠之爲　朝廷引當否近之爲畿輔畫便宜凡諸讜論忠言皆得面陳當宁南轅而度河洛過里門古人所矜繡衣白晝是也不佞受廛宇下猥賜弘多獻歲以來久絕問訊大都奉明公之約法無寧敢慢乎哉兹屬郡内達言跬步不敢輕出謹專紹介私布區區鵰鶚秋風勉矣自愛

梅太中

翁以達尊而折節不佞修境外之好儼然以公子臨

之昔人居負郭而以長者車轍自多乃今御有元方
覩昔人俊矣重以問遺之命敢不拜嘉新太史煌煌
高名故瞠乎出公子後若不佞之卜公子者直將風
九萬而下之非徒褭然當世而已荒城地惡兼之暑
雨無艮二三子無能爲公子留不共甚矣計日當報
命即攉髮安可數邪郡乘之役曠日久而未遑大都
用鞅掌者什二三因湯藥者什七八公子行後即力
疾奏之新堂成公子問名不佞謹以名質可否異日
將爲翁銘之東望不任主臣高明照察

梅禹金

圻南六郡古稱澳區即自昔多材賢作者僅僅獨宛
翁雄距高踌足下翩翩然遙之譬則丹穴青田翼飛
陰和即有目者所共注有耳者所同傾也矧僕幸從
宛翁于鄉大夫之後而足下雅善吾家兩生僕故好
奇誠願乘百聞而博一見久矣宛翁遺書再至謂足
下將以獻歲儼然過之生平臧不與漢武同時乃今
不啻履漢庭而游韋氏幸滋甚矣既奉咫尺重以新
詩爛乎九苞之儀寥乎九皐之響奪目震耳誠不知
其所自來即兩生緩頰先談猶不能茹其百一手牘
三復如覩見之第抱病方廢采薪不遑屬和使旋力
疾陳謝不盡願言

又

足下脩境外之交三命益諄諄至矣鄙人故詘客奉
負郭久絶車音倘然命駕過之敢不倒屣宛翁在無
寧足下敦不急而遠高堂且四塞皆祟山愼毋以鄙
人故而重只尺趼也里言二首屬家弟書之扇端區
區情見乎辭願備出不具

少隺上人

僕入魔境幾至沉淪賴公願力弘深竟得金剛不壞
區區亦坐口業再落齒牙直下承當不失本來面目

居諸不待五稔如馳適大安至自匡廬談往事如夢
幻區區幸二親無恙即一鉢一衲猶然可足餘生顧
戀戀故人之意不忘所不遺門徒問法于公者叢林
之體固如是耳乃公天龍八部種種具足迄今絶響
不聞一介之跡及山門忍矣忍矣屬大安西去附此
以當譏訶大安高年發大弘願願公畨斷煩浪發菩
提心幸甚

大安上人

公昔在楚亦嘗招僕入山相違五年始釋羈縛匡廬
舊約終不能忘第以老親在堂奉 詔歸省依依子

舍未敢遠離古城將命自匡廬來復蒙開示究竟無常迅速誠知自迷秋來擬泝溢城頂禮蓮花峰下肇林荒寂無主願載公東渡普濟有情倘秋近不可豫期則明春決一行矣過來謝絶交游脫落聞見第因循結習未得灑然自如大都識神理障抵當安能入四無礙智倘得同居一宿安知非後覺者哉

太函集卷之九十九

太函集卷之一百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一首

徐子與

王仲房雅不下于麟元美而惓惓獨急使君且謂當世之善與人交無出使君右者往年還自塞上輒欲躡蹻而西入閩獨資斧不克乃復罷自念老期奄至及今猶足爲公子矦生過此未之或知安敢自後今行矣不亦矍鑠乎哉往不佞嘗謂使君遇客多用情寧復爲客紹介仲房自稱節俠計無他腸願分一席縱其高譚則善矣有懷未吐尚需嗣申

又

負郭窮居啓戶而拜使命造次稱謝罪在不虔迄今陳詩於庭懷書於袠登幣於笥舉室由由然德之弟報塞無繇耳將生由公援手幸得將一軍而戍秦川昔人弟鮑叔薦何賢于管仲韓信則進賢賢耳卽生材安能萬一往者異日幸公在事顧不百鮑而什蕭邪春和自愛不任惓惓

又

不佞病且三月迄今未平七尺僅存空皮骨耳使至

霍然有起色誠不自知喜之所從來重以多儀何可
勝感病中毋一念及文墨病乃益深乃今百日有餘
屏毛錐子久矣承以于相武夷祠碑見屬不佞安敢
望元美哉矧今以藥物爲餱糧不避方命幸不卽死
當以歲莫爲期恐不免負諾責耳郭生感公知遇不
啻生成乃翁汎汎九原賴公不朽矣丘君非一篿材
惜小其用弟析薪孤父姝亦未宜藉能爲尺蠖屈信
則善矣力疾陳謝不盡願言

又

朝車過故鄉猥辱重問訃畢聞進右轄乃得江西于

時元美明卿相繼解組獨公歸然外服幸得敬美與
俱德甫若王孫可相朝夕亦云適矣不佞依依子舍
把臂無繇屬匡廬高僧大安客肇林三月于其返謹
寓書敬美專達之此僧垂老之年發大弘願明年春
夏之際建水陸大會于匡廬願公以地主爲功德主
人天尚亦有利哉

王子中

傾慕有年車騎幸過愍如之腹望矣杪歲使命至適
堂上有車馬客使者不待報書而行有懷詘然無繇
補過從蔡生拜命之再知長者致意惓惓卜日東游
敬修成約春來積雨如繁三改卜而不果行倘陽若
可期鵠首東矣儒釋故無小大惡可登瞿曇而下仲
尼長者以是而非五臺敢不敬諾不佞方自徙中入
市乃不及見蔡生役夫告行草草陳謝相見當不遠
尚需面質之

殷大司徒

父母猶天地也非直生之成之亦且蓋之容之耳人
有所憾天地安能一一自明其無私卽如積雨苦人
不無憾者豈以其故相反而直以秋陽暴之邪嚮所
云觧紛息爭就一事言之也今若此是総已治而棼

之卽三纚不能無過勞矣昔田叔焚梁簿古人以爲
善處人骨肉之間弟不才願爲田叔二孺無所用它
日面公子公孫付之祝融耳始承命卽示長君長君
自矢無它卽有後言亦驕子故態彼方謝罪不暇謹
附聞

王開府

舊議以公代楊令公乃今西矣固又將爲吳令公地
也僕在艸莽久之不聞裏言廷議邊議若何願聞梗
槩儒生紛紛言西市非計此直以耳視者固不足收
弟恐瑕疊日生何以善後乃今廢戰罷守卒然何以

應之且聞邊費不貲或將取給於餽餉往雲中脫巾者屢矣乃今操下急或變生不急或尾大上谷視雲中差勝可無遺慮不乎僕非抱杞人憂徒亦爲愚公問耳

戚長公

長公宣力四隅功成名遂迄于今始艾而其所未艾者不亦峻茂乎哉不佞先長公艾者三年歲勤使者上及二親下及弟子乃今期日近矣謹因特達之使申不腆之辭長公名實在太常知交傾海内固知爲壽之日修辭之士如林備在舊知知不以葛絲而棄

嘗蒯矣長公夙受綦履之訓乃今無忝所生昔齒矣自託于赤松脫屣者率以此爲口實要以卜近周八百莫非尚父之年今之營丘義無所託故筴中不及進履而以賜履祝之辭雖不馴意獨至矣儀未成享知在優容道昆頓首

又

歲八月遣豎子薦履轅門迄今尚未歸報何沉沉至此也仲冬拜閏月之問稍聞裏言日者晉卿居中固宜日攝東略而甘心之矣君侯在事日久備嘗險阻艱難金須百煉然後精政謂此也乃今楚代晉爲盟主諸侯得少休乎春陵横被人言復徙上谷僻遠莫詰其故使至始得聞之夫協同而和虞廷所以成揖讓之治乃今主于不黨不曰無所爭乎襄毅公祠不議可與襄敏並祀否姑待報命乃修前盟二親垂老月異而歲不同世變波流誰其砥柱即當世固將避不佞不暇寧聞不佞避世乎哉使者以单騎行辭不任篚幣即戔戔無以爲報高明亮之

又

襄敏公奄忽異世無能以百身贖之即世祿金吾猶未足以酬地下不佞竊比于莊惠將何所用吾情始

聞輒爲闗外寒心知扞格自此始既而王劉方吳川君遞代一一如屈指預計之獨上谷之徙春陵薊門之起閩海皆出不意要之閩海爲大司徒推轂奈何竟後南海乎哉而上谷移師不知所出或以人言而左之或以邊計而右之皆所未喻也送中丞文何敢以例辭避願示衷曲計同一紹不平襄毅公祠不敢食生前之約獨病懶遲慢固無他腸愚意或襄毅襄敏並祀或仍專祠願示當否以便從事晉爲盟主固宜東表之不知車駕而正轅則其所也長公請罷不許自當以皓首委　國家不佞爲公作苦不遑何敢

言事獨陳伯𢍰中道而蹶殊孤嚮昔之成乃今白簡未乾寧復他覬古人不弃帷蓋即狗馬亦在不忘如將骨肉而生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凡春秋課功誠願以功補過庶幾俟其日至寒灰猶可復然不佞敢爲故吏于澤者以此

郭建初

僕惷愚慢慉人也丁年覩儻然禍福未嘗入于其心獨於毀譽未能忘耳由艾而往乃知名實若賓主然即賢主未必一一得嘉賓亦以倘然視之而已若閫中功罪但得一二知己者知之足矣寧敢必天下後世邪秋後接畿內薦書三索之不得足下愀然廢書而歎夫何歎也何許二太史公在事奈何從吳坂失孫陽哉願足下一以倘然視之直附徐使君南歸爲寧親計若澠池之翼胥後舉耳

鄭宜州

二藩使還幸得君侯消息署中獨持脫粟即太夫人庋閣無常珍顧居然飲啜盡懽則太夫人賢矣君侯方擁二千石斤斤以清白悅親不亦善養乎哉無用口體爲也不佞一病三月迄今未平承專訊以多儀謹力疾登受猥辱惓惓下問誠知不自滿假而取善

無窮乃今三郡鼎立則皆楚材君侯以恭儉簡默擅場信乎鄰國之民仰若父母無它聞也太夫人深居郡閣宜有故鄉之思毋道之常大率類此君侯之絕鄉使善矣乃今固當依太夫人膝下更復何言揮汗作書附使陳謝不盡

方思善

白下之訊屢至久矣不逢都使欲報未能徂秋家弟遠遊月然見客歸述禮遇周至感何可言二親具在季年喜不勝懼即不孝無能愛日何敢復問四方太翁健食安居正足下移孝爲忠之日也三歲郎潛行將課最太翁覽揆伊邇計必爲壽而后行馬首秋風不佞謹待之東郭耳虎臣數有酒過世人往往以蹝繩之即有寸長不自意得一當足下歸來業已斷酒視嚮昔愈益可親第負不羈時有出入願足下比之三尺庶可寡尤南省事稀且得與方曹長相出入儻然親舍無恙誠願攝衣從之凡百尚胥晤言不具述

又

虎臣行卒卒附一刺入夏病瘧迄今三月未平嘉禮覃恩司農例得進秩一考甫及計可免北行第太親

家覽揆之辰適與行會其將酹酒鍾山之上以當陟岵可乎大司成巳就成均計得相與朝夕誠知臭味相似庶幾莫逆于心者乎新梓春秋左傳節文先奉一部就正邇聞公所論次若著述若考訂者多矣病中幸一一郵寄其斯以爲廣陵之潮時事置勿談不次

又

何物王郎有如鼠雀頃得彈事一見知其爲狂豈謂在庭無人胡以此動　宸聰而下嚴旨事須行勘不待智者而後明苐彼有所憑陵恐聽直者且高其手耳　君相方以正人心爲治惟章疏爲孳孳泰之拔茅此其時也乃今二惠競爽狂夫以一網該之　高廟有靈必將折其牙羸其角否則小人之道長矣其如保泰何哉雖然寮之愬倉之沮即孔孟不免焉吾儕勉爲善而未能凡此皆善人之資也彼攻玉而成器者寧非他山石邪太親家稱觴有期司農方待命邸舍違迎養之榮願尠歸覲之歡心明發有懷業巳逆知之矣適不佞兄弟同病亦不能從賀客而晬初筵力疾屬辭跉踔殊失故步會將親家之白下謹具草以陳將走一介奉起居聞即次于郊懼以扉屨園

闍者備在肺腑毋庸覼言高明幸察

又

昨胥命梅花菴覬得把臂爲幸薄暮乃聞多虜叒起復困采薪尚需禮成容再訂約隨州與襄接壤往不孝出入經之其後暫隸即臺今則否矣其地僻靜似於吏隱尤宜即民間多竊而罷不煩臥治計程期非遠宜促駕以從簡書倘入秋猶未踰期乃可免入計耳凡百俟面談

虞使君

揚州之命不知其繇始竊疑之旣則爲使君喜世之出掖垣就州郡不達者鮮不以俯仰爲隆汚顧入則獻納出則拊循亦各以時任職耳且納牖難于保障批逆鱗難于治亂繩釋此二難吾任吾職良易易也使君達觀者也故不佞敢爲使君誦之

潘大冢宰

往翁都太史事　世宗不佞亦跂足即曹幸得望翁交戟之下自惟不類不敢紹介求通其後翁陟秩宗不佞周旋外服迄今未奉顏色垂二十年嚮往勤勤不啻川谷之宗海岱山顧不佞猶之細流稿壤海岱山嶌能以此爲有無縣諸生程本中雅游門下亟稱翁折

節當世雖不佞亦以呰窳見收其言亹亹有徵聞之
然疑並作適翁初度輒奏不腆之辭于時欲附竿牘
通名懼將以援上獲咎幸翁不加譙讓優優乎無所
不容聞者乃益信不佞之放言而多翁長者無絕物
也茲屬子壻黃立朝入監肄業肅此私布下情黃生
𠠜冲安敢唐突閫者惟翁澤遺函丈功在成均卽闕
黨互鄉皆所不拒儻然孳孳求益願與進而教之程
生自負不羈將不免於泛駕惟翁假手鞭策庶幾可
範馳驅仰悉惓惓率爾緩頰惟翁亮察不任主臣

江御史大夫

日從殷司徒方開府抵掌論都人士類皆勁直自樹
無復麻中之蓬顧盛氣褊心不免爲當時側目惟公
豁達大度于人無所不容不佞傾耳聽之不自知其
鄙之前也近日之捷則司徒公先已言之此非骸髀
公直以腐肉齒之耳干將之利始發於硎它日將欲
善藏胡可得也歲秋羣兒女病痘迄今始平獻歲老
母病脾卽亦無恙勞人草草出處皆然獨心遠地偏
不失其適而已

郭使君

閒使君出居專城乃在三輔或以謫垣貴倨不介卿
寺則参名藩卽陳臬又次之于二千石何有不孝則
以使君之出秋浦有如汲黯之出淮陽黯得淮陽而
義愈高秋浦得使君而地愈重矣不孝備在隣壤猶
然閭大澤之旁流彼都人士喁喁嚮風概可想見計
下車伊邇無繇墨經而拜前驅敬戒僕夫私布悃欵
不具

裴職方

省中得藉曹長蓋以掌節東行及不孝歸寧奄忽五
稔無祿先慈卽世越在倚廬驛聞曹長進職方典邦
政竊爲戎行私慶卽深墨幸一解顏乃今西陲貢使

日勤東虜首功日夥中國干掫日肅粤南京觀日崇
曹長緩帶舍中折衝具在卽方叔元老非公孰壯其
猷不孝苫塊餘生庶幾得奉家嚴饗太平之賜爲庸
多矣茲舍親方大行還　闕下附此起居不腆戔戔
非敢言賀惟高明照入

王長公

次公使秦中道乃在除目無論次公之才之美起家
幾二十年卽在南宮可頫拾一方岳乃今由禁闥而
使由使而補藩大夫豪傑何辜一何顛倒至此頃聞
南廷尉之命於故中丞固無所加苐舍衡霍而凌岱

宗留曹則泰山之梁父耳徐太室公方在楚計此時
得代且行往子與寓書謂公捽四部葉成矣乃今拜
賜乞然盈庭其間習見者不能二三計非旬日未可
卒業自漢司馬而下韓杜並稱大家韓當公者什之
三杜三之一近世則成都得公之博龐而未醇濟南
得公之精美而未大其餘勿論矣公嘗以玄晏見命
異日者勉圖之先大父辱名言不啻以隋侯而照隧
道其斯爲不死之鄉矣歲杪家弟病甚春莫乃瘥承
公家伯仲懸情敬告無恙秋來擬挾家弟有事舊游
如棘下猶可暫虗當從公祇園聽法山中無以爲好

不勝惓惓

又

江季子將命還報輒有異聞迄今未睹彈事全章僅
從驛書得跡耳目夫吠日者吠所怪也此猶可言甚
者力詆伯夷溷而曾男子涤則射天者之爲也難爲
言矣藉令吠者嚮應射者蹶張其于天日何損第堯
舜在上纍纍然驅稷契爲巢由不亦異乎要之三尺
之喙彼爲雄五車之載公爲雄彼吠而羣射而耦者
曾幾何時而弇州之天日差長耳將爲先慈徼惠不
朽竊計紹介有日布此區區獻歲殤我元孫俯仰增

戚倚廬拜命使之奠重以文辭布告几筵所不一言
一淚一淚一拜者非人子也會家弟暴亡其室稽使
歸程家弟屢空而再遭喪力竭矣重以二媵三女一
旦無依卽不孝蒿目憂之無能爲畫公遇家弟姝厚
聞此而戚戚可知頃遣人上書巳下大方伯計　上
視朝後覆疏且行倘藉寵靈幸而得命卽遣家弟申
請記室庶幾得一善言寬之徐使君無祿而終詞林
之豫章壞矣讀公詩五章庶幾九原可作副封之諭
不孝亦當勉圖

又

稗官氏狀錢塘君姊柳毅不亦壯哉乃今不用壯而
陰惎人故吾當不免耳彼此皆猶轉燭第安坐待之

又

無祿先慈卽世不孝昆弟亟欲乞一言以光九地不
啻珠含而衮斂之方待命秩宗未敢自便幸而得請
二監復依依爲菅屨留適舍弟新瘥計可匍匐就道
不孝守在草土謹百稽顙而遣之往以荒迷而狀先
慈不自意得當一眄茲無改于其舊願抵長公爲志
若銘良月生明祗事封樹計期伊邇家弟毋淹遂遊
惟蚤卒業而付良工庶幾無爽屬家弟長跽而待成

命不勝惓惓三致意焉公集既行諸挾筴者並廢家弟修疇昔之諾督促不孝作公前呵謹力疾課之極知塞淺要亦伸其臆說無取雷同借曰不文置勿論矣書來得子與死後事扼腕久之相從以有事爲榮何敢方命且子與于不孝莫逆義無所辭門人方士枝從家弟而有所請其先人亦良士也家弟或能面陳惟長公與其進而面命之幸甚筐幣另狀惟高明鑒存

又

家弟歸述吾丈奇覯甚具隨奉手教閔焉若拯苦海

而航之亟欲脫屣而東病未能也傳聞仙師命期委蛻四衆聚觀自分凡夫無緣利見乃若辭世一章章十句翛然希世之音吾丈得于親承固冝無餘蘊矣于時園中精進羽翼計日可成復欲東問鴻濛禪期且迫家弟德吾丈爲其婦銘誌紹介代申未遑會次公胥秣入秦併此修賀倘然紫氣西矣異日者願乘秦使歸之比來二豎侲人艮月乙靈白嶽明春決策東下叩所未聞副墨有續入者顧爐中集未竣尚胥挾筴就正

王次公

始聞公使秦尋以藩大夫蒞江右夫近臣不外補使未畢不從官執秩皆破常律以待公則以非常之士目攝之矣顧衣緋衣擁黃蓋坐對匡廬殊於公不薄有味乎達者之言目攝者其柰公何公行矣

又

徂冬得宋開府驛書乃奉長公手札于時長公卽主公業巳奉檄而西獻歲起居長公兼問公狀則又知公無恙于于然樂有五老而安之嗟乎吾儕受命于天猶之五金受命于冶命之鼎則鼎命之鈎則鈎藉令躍冶而自以爲良金不祥甚矣明卿竟中白簡侲

侲惟一子與得侍同藩豐城夜氣屬天于今再見不佞同家弟居子舍幸及二親康寧適大安客肇林居三月而去將以明年春夏之際建水陸大會于匡廬一大因緣吾儕不可不與巳寓書屬一比丘訂約長公兼白華亭平湖二陸伯仲及殷宗伯操給事羅衆知矣願公以地主爲功德主無幸大焉此僧非有所求但得公馳一檄有司爲之護法則至願也外致子與書乞屬置驛高明照察

又

子舍翺翔庶幾天放往年二豎見扼則其餘僇與不

虞禍及先慈大僇至矣頊之家弟暴亡其室而不孝亦殤元孫毀瘠餘生僅僅未滅乃今復抱末疾而家弟亦病如曩時賴長公爲我招魂唁問逦至重以次公發千里使貰我居廬大者奠及几筵先以九鼎次者念及昆弟示以腹心即其緒餘業已炇然盈篚自惟昆弟薄劣無以重先慈間者一二親知哀我罔極禮先搢詔言人人殊不啻裞死者以衮衣而飾生者以琬也及長公哀辭一出猶之挾明月而蔑衆星乃今合以埙篪皎皎乎月重輪矣先慈所託以不朽者于是乎在綸綍然乎哉昔歲家弟東歸拜命之辱歸

而幸聞次公褎言矣不孝逆其不從當今之時羣飲而嚚遇一善飲者四坐爲之睚眦無筭爵行或掣之肘使不得舉舍爵而去或枳之足使不得行次公始一舉而灑如寧遽信其舍爵去也從公家使者始聞公轉監司主爵故不以督學恩公毋令盍以此媒忌耳尊人之酌六齊不益而醍要之醍業已良惡用盎也遠聞子與即世公悉爲之部署中外而全歸之藉藉義聲此皆吾黨分內事不敢以是爲公德明卿相去咨邇聞將有事弇州也杲然乎不孝次息女既笄家大人主盟以是月歸矣卧病坐冗報荅無章高明亮察

許大司成

無祿先慈即世不孝昆弟無能闡幽玆藉寵靈幸霑卹命凡諸二三質行得抵名公干手澤勒諸神道之碑惟相公以太史起家琬琰之所自出矧在婚媾得之月旦者無溢辭頊長君南征業已紹介先達儻不以其子之無似而併棄其母慨然惠以名言不啻肉骨而生之世世子孫銜恩罔極孟秋幸得卒業乃授吳工勒石載歸良月生明庶可襄事仲弟猶在湯藥不能躬行屬考試屆期不敢專牘季弟摳趣函丈私

督之日待命者三惟相公閔焉似之不孝昆弟謹脉死請

襄王

不孝道昆斬焉在疚三年逦㾾一息僅存藥榧苟完衰麻數易借非父在何以生爲殿下推愛自其先王加恩倍於母氏辭華裞衮既飽含珠逝將千古如生奚翅九京可作重以家父併叨庭實室人荐被宫恩顧下陳何敢附于通家而大孝終不遺于錫類報于罔極矢以弗諼伏願河山延祚帶礪千年江漢發祥本支百世保兹赤社輔我皇輿道昆謹伏苫拜嘉勒

狀陳謝伏惟照鑒

方景武

邊使歲至竿牘亦歲至此于故人足矣重之累百之辭申之兼兩之幣韝門裾翩翩如故也何至惇厚若此哉足下留滯薊門俯仰互賴讀來書狀知足下不假揚眉僕病癯三年毀瘠幾滅乃今窮髮如剪不任故楮老父日在崦嵫骨肉多故即滲灕不能適口詎寧菽水驩邪比來禮壞樂崩故業盡斥元美得師入道亦廢詞章一時著作名家氣不復王幸足下浮沉幕府願言勉之大將軍勞苦有年無論稅駕彼其無

心有口不免呶呶甚哉世俗之難諧成功之難居也即今　明良在上師武臣力具在行間猶然謙讓未遑終于拘攣局趣異日丈人亡長子廢雖欲張其怠而掃其敝其將疇依知足下畫策日深漫爾及此不自知其為口過也

又

不幸先公即世孤遁以滅性為大事憂尚賴宗廟之靈不即溝壑然亦任司命者為之耳伻歸辱命之再孤何修而屢足下用情若此哉孤自結髮周游迄于衰白友天下士不為不多第時燠時涼時因時革即

吾黨且不恤何論布衣足下客大將軍所居不越幕府技不過鉛刀非有僭爵之榮裂土之厚也孤越在苫塊不啻三年凡百石交落落星散顧惟足下徇私為急慶吊獨先奚翅布衣所難即顯者或未之逮也康成伯耳逝誦高義無窮孤聞之將令深墨生色當世槓山人如秦逐客寧詎知羽族有鵷雛耶伻行不能寄將謹以先狀奉覽不日上書請　郵胥嗣圖之

陳侍御

頃聞公坐人言乃復左徙不孝與司徒公蓋憤之甚彼已柱下胡為而藩神羊乎不孝歸寧業已一切不

問當世然自譚襄敏公謝兵秉而薊門之在事者若韝下駒懼跋則傅之胡懼疐則曳之尾何為者也藉令襄敏而在王春陵公必不置之上谷而代春陵者必公其人也竊惟周之盛也孳孳務得將材以衛公家兔罝武夫直易與耳一則曰公侯干城一則曰公侯腹心無亦以其干城足賴也而直引之為腹心即好賢為國非為私矣乃今之在事者或不免以奴隸視干城而以腹心視夷狄一何倒行而逆施哉不孝在閫在薊兩以此而中人言公蓋與不孝同病者也不孝方在苫塊而家大人益近桑榆幸而苟延毋敢

復問四方事矣公家逼近方壺員嶠足供蒐裘雖有南箕焉得及此社稷之役羣公任之惡用吾曹矯矯者爲也

劉督府

八寨蕩平蠻方底績卽夏書周雅舉不足以揚扢膚公露布所傳歆羨何可勝道屬胡直指有載筆之役不孝方在毀瘠莫之敢承計信使往來不啻累趼卽赤手安能報命用是不避褰淺直將戕賊山靈明公命世宏詞顧重姍笑而輕許可直指以移官入郡謬稱得當大方曾不踰時猥辱使命溫詞厚幣盎然南

國先春翹首蒼梧感作交集第以長者來貺懼坐不恭再拜登嘉汗霑敝緼適子舍有難不遑覼縷布之二使遄行肅此陳謝不盡

李本寧

太史公入秦不孝引避子舍驛問稍還督學海內方瞻炙丙子錄文卽蔚然爲公緒餘何能握管而窺萬一不孝負疾苦塊毀瘠幾不勝喪閔焉善視之則惟良二千石在自惟不類何緣皆得楚邪聞信人且入東門大梁幸甚使至始知封太公卽世公且不繪而衰太公壽考阜昌當世無兩公以聞孫而及踵武居然不廢孝思世德信而有徵猶復咳然而命不孝不孝孱甚卽力疾未能倘藉寵靈幸而勿藥異日者將爲太公立傳惟以不敏寬之箠幣精奇敢不拜賜乃若西方衆妙不啻莊嚴公式以不孝故嘗喜談乃今舍業久矣元美奇遘羽化非難嘗期不孝東行委頓不果敬美積薪居下茲幸代公公固高跱擅場非敬美殆難爲後耳婁江書至亦將戒塗使者懼稽程倉卒布復荒迷失次不任主臣

徐憲副

明公在部中猶赤子之在乳哺卽得明公甚時時猶

得屬饜及明公東巡奪我乳哺卽終日號嗄其如望望何哉使人將命自東如賓出日始而慰旣而悳明公之不遺經則懷昔撫今於不肖之心有戚戚矣邇來老親末疾方殷近始無恙備在故部敢附以聞丁生繪事甫成裝潢尚未卒業不肖私心耿耿者李令君或能達之千里比隣無任嚮往

顧少參

不孝慕公高義且踰十年第以進退背馳無緣紹介聞諸博雅之士幸然見客公所不啻龍門不孝備在神交無論面接矣浙中惟甄括最僻形勝最奇公以

鎮靜守之足兼吏隱乃若資深望重簡在方殷不足爲公緩頰也不孝逝喪考妣毀瘠幾不勝喪屬舍親捧檄之瑞安幸託宇下竊取良便力疾布狀起居自惟不祥之人不敢袨幣以凂閽者先狀二册奉覽惟高明照納之

沈君典

馮時至知倌人遲遲其行息六月而摶九秋其斯爲垂天翼也涼風且至青秣有期太原琅琊二公坐以吊詭賴　廟議持之力庶無後言古人以獨見獨聞爲怪共見共聞爲誠夫聚族而觀以千萬計雖大異

誠矣彼或猶以爲怪其將以獨見而掩衆見邪適李令君居喪不佞又以灼艾伏枕馮時此行落落耳愛莫助之岐老向以九月爲期相別時幸爲我丁寧致囑不具

張安仁

方以灼艾杜門塊居一室不佞疇昔之夜夢吏人以公牘上者云自玤寧縣李令君欲假一樓船順流赴任既覺而曙將命者適及門玤寧之於安仁音則相近張之於李姓則相關樓船順流君侯由此而愉快千里矣得書知受左券其喜可知兼以幣重辭溫無任感戢歲當更籍知君侯度地爲勞然任土則壤貢賦適均則境内數百年之利也更承虛己下問不佞何能贊一詞夫致廣大者似難而易盡精微者似易而難假令非主之以耐煩則精微無由盡矣君侯以爲然乎否邪吏人言旋艸艸布謝不具

程巨源

日承顧倚廬屬以不朽之事毀餘猶在疾苦百爾未遑計足下將遠行亦暮秋爲期耳新詩並佳古體尤勝往謂足下媚于文矣乃今得兼長哉家弟廬居折簡當轉寄

太函集卷之一百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四首

王長公

不孝既孤病覗昔滋甚蓋咯血者日一再至寒熱者月一再至時而病脇時而病心首春屬舍弟奉先府君狀請公碑必待不孝具書而後發會不孝病甚留之旬日不得行舍弟不得已而之補陀期以季春既望待書于東省如期而至亡有也則又走一力歸索書伏苫而力陳病狀凡諸情事計舍弟一一能詳先府君以大年終即質行無可稱載不孝昆弟猶之乎景升兒也殊不足以重先府君惟公爲斯道主盟琬琰千古欲藉寵靈以求溢美庶幾乎人子之心矧公於先淑人有終譽於不孝昆弟有成言即淵默守玄或不容愁屬舍弟百稽首門下不孝出九死而薦一言惟公閔焉恤之生死肉骨之感也不腆承筐備在另狀瞑眩不能具述

又

弇山之期扶毀再至十年契闊二信一紓兩姓昆弟五六人相聚有如骨肉肫肫禮意蓋視骨肉過之大

都並驅郊勞良已勤授館授餐良已厚帳具宴游良已極樂玄言匙論良已傾心比及舟阻清洋含辛去別目瞑口喑不知所云豈其雅游方外猶作岐路悲邪于此見交情矣望日稅𩚑又明日會葬如期不虞使者將命自婁江至與行會豐碑雅什賁及存亡手誦無慮數千言則言言追琢而琬矣發書奉讀無慮千言則言言瀝肝膈而詘齒牙矣東面而九稽首喜三躍而泣交願適初歸復涉市交稽使再信四詩得附名山堂爲幸今則未遑閣名易者更佳即以鼎肖玉名尤見親切諸郎君惠答良厚義不敢辭後遊之期暨將不爽凡次草率陳謝俟淄使嗣布之

又

弇山之會虛往實歸自是毀瘠浸𦤟骨崖崖且肉矣淄使還後夏不相聞近傳驛書京兆之命再下無論帝心求舊于茲可卜輿情第先師以委蛻相依盟言具在即大公代主猶懼非公本心借曰腐鼠之嚇鵷雛　主恩謂何耳倘不得請更須強行願與不佞爲期當帥家弟津送

又

三冬大作佛事凡七挾日而告終方謝罷諸比丘而

使者將命適至受而卒業儼若面承西極化人之言即其書三車曾不足以當二策度而奉之方丈室居然作百寶光五濁界悉爲清涼自二三兄弟以下可知矣南粤之飛騎猶白馬也舍人豈玄奘邪二仲聚謀勒石肇林以代貝葉晉將與四衆共之比來亦已斷葷留一開士作華嚴社懼方命而稽使者謹布狀陳謝附之先行重以多儀越在方外無以爲報獻歲尚當專達後此則來王有盟矣次公西行計程已過嚴瀨瞻望弗及悵如之何頃附舍人伻行將求答義行止遲速惟所命之公所命兩觴或以相調兩人者

皆白首寧復不相知心邪異日者當盡面談不具

戚長公

中年遞失怙恃毀瘠幾不能存甚者嘔血十旬痛纏兩脇所不即殈者天幸也伻歸得啓事知公篤厚凝兒弟歲杪始奉來書懽慰期且不免耳方景武念孤不置孤心德之當世方以無行擯山人何物山人脩長者行若此也信非大將軍不能安景武非景武不能當大將軍無論好脩即書記詞章亦令千人廢矣吉家庄材官駃而顛藾公亟以繞朝之策策之餘不具

又

材官還報已定錢塘嚴瀨之期日幾幾望之何濡滯也驛書中復聞督趣之命竊疑將取道而南耶林生至得聞海上程期無任慰藉孤一病六載跬步不出戶庭比來病脾病肝其于外也則爲腹疾爲足瘍爲咯血春來與張嵎峽公期于西湝王元美期于東婁則皆不果往者長公自南而北乃今又復自北而南此天贊孤庶幾假我一把臂于舊游之國耳計期則前茅此時就道踰月下澣可抵武林孤當帥二仲以七月二十一日發舟倘秋水生計日可達如河流不

利即改而從陸不難有懷欲陳嗣當面盡倘林生行捷僂指度京口更羨一急足相聞何如

沈太史

倌人過天都自軒轅氏以下莫不延跂以希一顧不佞二三兄弟備在夙昔獨得遮留信宿罄莫逆驩閒或私布衷言不自意得當采納水濱背羨恨不能從漸水而俱東乃若扉屨不共館穀不治雖不佞[illegible]于疏節竊計相公必不以苛禮討之矣歸舍得從後丈游宛然如奉杖屨朗源黃羅二地後丈印可一一如相公疇昔之言亟命小子無艮悉非所敢任也暑

兩載道後丈爲不佞投轄而改令子婚期訃司僕且膏車謹紹介勤駕長塗幸爲柱石加愛不勝祝之願之

王相公

僊翁家世種無量善根乃降肉身菩薩爲十方顯化凡諸聾瞽共見共聞于時孤未及祥不能待命僊翁一叩慈旨遍聞與瑯琊公同居法界日幾幾嚮往之第病瘵三年出門有礙無祿先君即世孱焉幾不勝衰瑯琊公遣使西來尋拜奠唁之辱義關休戚何啻通家顧大悲一念有若須彌二孤五内分崩無所持

載徒東嚮百稽首而已獻歲將以乞碑行竊計抠承有地力疾勒狀不盡願言

曾大司空

古之御恩者無若施于不報不報而施足多矣又無若施于不知司徒歸始知翁之推恩于不孝者皆不孝之所不及知者也不孝罪狀纍纍矣翁柰何從衆惡而祭之抑且排衆論而必欲伸之即不孝降罰自天卒負陰騭即終身無以爲報猶幸由司徒而始有知耳　卹典雖在令甲非翁大有造于不孝其何敢承敢私布之惟翁幸察

程子虛

四月之晦太史逝矣哀哉後岐峯王十嶽皆面語太史吾黨有贈言于是太史加額頷之隱隱有喜色律以延陵之劍仍雖完卷而歸之乃子告之几筵但丁南羽作圖必得數緡爲之取酒足下屢空倚辦爲難孤能爲南羽一薦之有力者間慮無速效恐彼視爲西江之水耳足下何以籌之印版屬一家竖今在海陽足下試遣人就近召之乃可送行詩尚未暇且家弟方就道無可代書容面盡

章孝廉

海内士方急足下孤得足下于王長公爲詳孤故寡交居燕市復謝客坐是竟失足下如嚮往何家食具在比鄰即信宿可專達比年偃伏苫塊不違境外交猶能恍惚志之頃屬家弟乞王長公爲先司馬墓銘方翁恬客甫原亹亹誦足下不絕口會孤病毀幾殆家弟乃始得介翁恬游足下孤病甚亦竟不能附咫尺書里人抱關氏子俞生還乃將足下獻歲之命足下都盛年負盛氣不啻嗌孟諸而吞震澤何有於漸江一杯水邪乃足下言踰孫禮踰恭乃知自下下人自是世家家法孤奉之三復始而盱衡既而色沮卒

之喜不勝愧且爲足下服膺于時咯血不支無能勒
狀陳謝家弟歸廬踰月矣足下復折簡訊之新秋漸
涼孤始能力疾操筆適生將報命蒲伏而布區區聞
太夫人業已即安公車令待足下久矣今之東觀非
足下誰其高時哉德輝千仞日幾幾望之非敢以腐
鼠嚇也喻明府以上客客家弟孤德之心亟欲紹介
重申病未能耳稽留不敏無任主臣

沈純甫

吳門背發僅僅若干言中道負疾而歸累月滋甚長
孺謁行未能力疾一面率尒以竿牘附之得滁陽書

一一皆正直忠厚語封事獨持大體　詔旨不納而
公論益歸且義無所逃何可言去自昔彼中地勝往
往致有名公卿願言安之毋求去爲汲汲要之行止
非人所能爲也何不可哉弱弟疾未平今猶昔耳在
原之急將不能無隱憂卜氏有成言聽之而已二扇
方命且久邵伻立馬索之取辦倉皇殊不容目獻歲
擬將季兒入監或巾車一過滁陽弟病久而孱尚未
決策嗣當紹介不盡願言

余德甫

孤在苫塊六年于茲病毀頻仍僅僅未斃頃者瘍蔡
于踵跬步履地爲難胡郎爲舊通家十至不能一見
承念先考葬及几筵存歿銜茹無任孤病久矣以故
多歷年所不相問聞得來教一何寥寥無亦譲孤之
詘失而以不屑教之耳疇昔同游半爲異物只今惟
緱山鄂渚聲迹可求二甫桓桓足張五岳黨然皆既貝
之日安得魯陽戈邪力疾授書不盡覼縷

喻邦相

頃介俞生通名什一未盡悃欵屢使專報亹亹無慮
千言適以灼艾鍵關裸裎偃卧旬日矣拜命之辱瞿
然正衣冠受之目未及盡睹手未及盡披滿坐薰風

意揚揚有起色藉令內熱有若飲氷明公睥睨滄溟
網羅麟鳳顧折節不佞班諸作者而自下之即溝洫
易盈惡敢以不虞自侈薄投厚報義無所辭一篋二
篇不啻瓊玖豫章林立豈不多材要以浮彭蠡跨匡
廬明公無兩矣故人余德甫亦習二王比年聞問寂
寥今無恙否彭稚脩轗軻終世無復憐才讀明公詩
爲之太息金華巖洞諸勝怳若再升第以精鑿而覼
穅秕難爲前耳胡孝廉元瑞數與家弟相聞元瑞材
故奇亦僕所急春秋鼎盛何哉不與計偕願毋負俗
爲名高公車待元瑞久矣王長公游方之外僕未究

其所歸第生平以長夜自豪以終古自快乃今屏言酒不御摯諸古器名三丈夫子分授之即屣妻子蛻髮膚皆其所優爲也聞長喙兩及之今寢矣宋太史詩家弟得之字下布衣方堯治堯治亦世其家學盖汝陰方太古孫長公序云老書生失其名矣堯治沾沾自喜僕願去老書生三語易其姓名何如俞椽以椎魯受知真盛德事僕之白屋且壞敢竊比丈人烏邪詩扇置懷袖中負疾未遑屬和胥後令異日者奏之

又

閔公詩法率祖少陵當世則出入瑯琊二周華不注東南之美庶其盡之公文如廷尉爰書不刻意而蘗於法三筴至輒私示家弟家弟爲之伏膺彼亦以灼艾歸于舍中未及奏記屬筆專達願定神交高明幸察

訃台州

昔譚襄敏公起家樞省出牧台州其後鞭撻四夷儼然爲　天子社稷之役台州則豐沛也歩趨具在使君豈擇地而履邪顧使君郎潛既深猶然出牧視往者加勞苦矣乃今四夷爲守海內承平使君右撫字

而左折衝釋鉠鞈而專黼黻異日者所就業不亦絕塵而奔峻哉山中驛報稀聞越在苫塊不遑脩賀門生黃正祖亦爲不孝周親其先以居積承家幸寓使君宇下此生新喪考氏未及襄事而出理故貲盖徽俗以賈代耕非是無以糊其口而此生木訥近魯恐中外見輕幸得一摳衣郡大夫之門猶之冒暑雨而蒙廣廈其受庇可知矣伏苫布狀謹爲先容惟使君一禮貌之已出望外此生固無他腸不孝亦無他覬也高明亮之

鄭宣州

從後山人聞使君有手足之戚竟不知其由玆奉宛陵書始知以孝死其變甚倖其情甚不堪懼將爲太夫人憂令人憤惋無所發孤待罪故郡凡諸士大夫休戚不啻相關矧辱君侯爲通家戚可知已爲子死孝視忠臣不啻過之孤即不文誠願爲之立傳來使歸迫屬草未遑聞君侯將辭謝當取道於新都孤幸滋甚近擬入山習靜今不廬而負郭待公車耳

潘太學

荅書後偶舉筆爲天孫綴絲自知里婦浣紗何如冰繭然已汚雲錦矣不敢藏拙而欺天孫昨日適小祥

臥病不敢羕使茲附力往幸莞爾裂之

王次公

次公困積薪久矣今茲之命雖云稍遲顧先驅以濟南申驅以郢下次公建招搖往也不亦桓桓乎哉厗入祁寒紫氣西矣專使敬問起居兼訊行色太史公幸相接願爲不孝謝焉

郟相奎

項尉部運陪京致使君命洋洋纚纚無慮數千百言即譽僕者誠溢而望僕者誠深苐毀瘠餘生無敢復議文墨徒負長者之教耳新著成帙儼然披而示之

僕方問法東林宄在西方窺大法藏心目俱奪不可思議申之筐幣錯陳僕何脩而得此苐嚮往且久敢不拜嘉先君即世三年甫入肇林建盂蘭會五體投地奉足皈依將一一申布願言而項尉使人不待草率先此陳謝尚容嗣脩空門無以侑緘報荅有日髙明諒察

張羽王

屏居聞移官婕尾幸得明卿依焉不謂遂爲周南至今尚留滯也不孝臥疾苫塊已近大祥使至知有秣陵之行且勤餽問謫居復苦行役愛莫助之留計虛無人貳者即督儲公也已致書丁寧矣使恐稽程草率陳謝聞公不問家人產久矣乃今菟裘安在哉乘便希相示

石大司馬

孤既得請歸寧翁亦釋南台而稅駕十年契闊不相問聞近接驛書知翁復以制府分陝比年歲惡西土嗸嗸塡撫保釐尚煩元老乃今境內安堵肉骨更生且暮召還無用白首玉關爲也孤遄失怙恃毀瘠六年往歲一病阽危幸而未滅今且禫矣固原衛經歷余天盈同郡密邇亦在瓜葛聞翁念孤不置亦嘗下

問姓名其人竊從鄉書道達德意孤乆在苫塊何繇一聞跫然之音屬其家屬行肅此陳謝余生去家萬里從事行間非公一眄臨之直投荒耳然其人椎直謹厚可保其無他腸備在石交內稱不避不腆遠將悃欵台慈鑒之

程少司徒

比來聞問愈䟽公方在事則然矣不孝三歲遄病暑瘧今茲百日而後乎乃若嚮往之私無論䟽數爲也公積勞且久留計便當以正位屬公不孝與司徒兄日望之計非公不可耳輿國州倅張鳴鳳氏不孝嘗

習之京師是爲西粤閒人盖以直道三黜者也其人博雅而重氣節不孝及王元美屢言之公卿間乃今拓落而沉一官至其氷蘗自誓孑然無家久矣茲以武昌部運赴部願公拭目善視之計必不使諸委吏雜之牛馬走中不孝之所丁寧者此耳台慈幸察

張督府司馬

國初九列在事四方有釁則出列卿一人涖治之事竣就列如故其後開府有常職而國體稍稍輕矣浙爲諸方伯首部頃脫巾者譁行間事聞翁以左司馬乘鉞出矣于時細民不遑效尤而滋甚焉不誅則生

戎心誅之急則無所措手足翁始樹羽不令而彼爭自祓濯以湯亂萌屬邦政維新竊計必首召左司馬還省有如不俟駕而去謂渠魁何翁既聲首事之罪而殲之餘從罔治乃今召與行會士心愈益帖服國體愈益尊嚴矣不孝爲翁故部子弟以壤地則共安危且昔嘗辱翁爲同曹以職司則共休戚輓近世率少文士謂無所任於不虞幸而翁一洗之儼乎文武爲憲者也不孝奉教之日久矣以臭味則同口實不孝幸哉歲首承命使郢通卒之專達廬次春雨爲政病軀不任祁寒序入清和逝將東出計翁得代伊邇果能相及否乎茲屬豎子先驅待命閽者有懷覼縷將重使申之

又

艤舟錢塘瞻望弗及逝將從鶩鶴之尾復阻關梁聞諸諸大夫代期伊邇翁且畢境内事毋敢叩閽不孝猶不任勞輒託宿于湖南所命之館更釐材官將命遠自霅川即頗厚猶有忸怩義無所避翁代後出境先事華亭計期必季秋朔後乃次婁江元美既出關且得爲弇山主矣孤將以是月之杪發吳山先就之庶幾待犒人于下風可作十日布衣飲耳使旋先此

申謝

方伯雨

許相公答尊翁書至附致之相公報不孝書殊於尊翁用情懇至讀之徒酸人鼻耳不孝日咯血未已且以憚暑却勞尊翁爲當世第一等人年譜所載萬言不啻頃舍弟草狀已久將併更定之計非一朝一夕之故凡不孝所屬草毋至肯綮不敢以亟應爲恭此時龍使君以入賀行社中復有所屬五月後可爲公家從事矣古塘之卜果否果則惟太親家所裁不具

陳海山使君

門人方元素至自海南拜覍命之辱盥讀竟亹亹數百言雖骨肉周親何以加此會戚少保被新命自北而南相期於武林握手一會比將䢵元素立索報書竊計少保南征紹介爲易因憶曩昔三人同功一體中間契闊居多不虞天以少保畀粵中則以吾兩人者故也孤相遇僅旬日公猶得朝夕亟見之頃自離析以來俯仰多故不假緩頰計少保得面陳元素謂二郎君皆才乃公家食甚適人生行樂耳雖富貴何爲少保有丈夫子五人其毋鳲鳩著愛盖公所樂聞也因併及之比年哀毁相仍幸而未瘕歲不我與奄忽及祥誠願以草莽終身無復四方之志矣備在莫逆敢私布之

龍君御

匡牀息趼祝融又復桎之久詘起居内熱滋甚聞將入賀太君内子行止若何室邇人遐願聞决筴早熯爲屠彊課二三子黃山詩草草不成報章聊逭簿責記則竢不佞小康然後屬草他日另成一筴庶幾不負此遊惜諸同游業已行落落無遺藁耳亭閣之地孤不欲借公府名地主無厭必持久乃定二酉園詩梓完六卷詰朝奏之

又

君侯入賀且行孤臣不敢冒不祥而犯蹕遣家弟輩出餞郊外不任倉皇行後三日雨遍域中知爲君侯所留章章矣梓黃山詩始克竣事取辦俄頃故多不工謹先以百冊内行李中伏乞檢入贈言一卷殊不成章懼爲木災未敢入梓然此時亦無及矣嗣後圖之不孝一病六年毁瘠幾瘕凡諸名公或偶垂問幸以無用謝之秋暑長塗勉矣自愛

又

馨林遲宰公不至聞十有七日命駕鎮中無亦急顯者而遺隱者邪顧隱者不敢覬于旄以爲榮幸得須臾酬契闊而已行後乃留解衣之惠得席輕煖良多隱者已敝黑貂賴有此耳兩郡部事方急終歲果能一歸否乎隱者偶偶禪棲自今持戒避葷酒矣吏人索書報命謹勒狀布之屠長卿雋才于此一跌故知其窮而益工第近日諸作者薄骨力而競風神又將浸淫乎輓近此不可不亟反也死陵梅禹金少年崛起其才可與長卿並驅公暇當一過之

又

昔人所稱大年即冥靈猶朝菌耳鄙人乾沒草莽何

論彭殤猥以春秋及耆託青雲而貽不朽先之赤牘重以陽春即縷縷氷綃粼粼雪屑也揭之當庭手之竟日雖有鴻寶方斯蔑如郭次父已就社中沈嘉則亦自四明至歲杪旋師當相帥而待宰公於白榆之間比來奉戒擘林已滅酒炙是日當浮大白一醉柱笏樓中即破律勿問也授餐捐俸謹與二三子共之使旋草草陳謝不盡

許相公

龍司理入賀因上書計已專達境內卒及于胥澤歲不大侵相公周㸋之勤施由郡始于時閭閻風至萬

方告成寓內不肅而清不獨而爽遂令卧者不杖而起病者不藥而蘇伊誰之力也頃不孝乞碑吳曾以禫服行載道謳歌有如擊壤殊呫呫自喜何繇而親歷臯夔之世哉三旬而歸將畢大事屬鄰境有客禮白岳而過青門自云死灰不然相公猶將一噓之使炎上夫始然而溺寧敢復覬星星顧受相公特達之知即百身無當萬一屬彼邑人有都門之役將附一名牘願寘相府感恩籍中客雅以故吏及不孝門葢真節清修士也其言忠信不孝不避先談

呂玉繩

不佞家食餘十年老奄奄至矣重以不獨之疾一切廢境外交頃歷新都一拜路車之辱英英溢目如對玉山既而掃華門供草具依依五夜不忍遽辭蓋自結髮論交德禮長者無兩即夙昔家教寧詎丁年見之誠願東牲載書主盟里社屬有事封樹三顧竟乞應門歲大饑日幾幾爲瓶粟計相距三百里而遥紹介未遑適掾曹赴踐更謹布狀以謝不敏里言訾之一箑嚮風入懐自云鼠腊不倫直將投碌碌希珞珞耳

吳明卿

從臨谿程舍親拜命之再賚之全集奚啻百朋適弱弟病且深挾之避喧而習靜程使屢至未遑具書既具而待之則使者絕跡兩月矣將令不佞得罪愈重百口何辭洞草總總林林扶疏峻茂直將凌白雪躪弇山非直楚材之瑰瑋也適有目眚倉卒易書附程使行秋風將過元美偕來玉之約族羅生入楚庶幾私布願言

方子及

黃金之入新都謂足下汲汲不佞今之作者累百足下以一鶚先鳴不佞汲汲從往之良有以也乃若

足下汲汲不佞其謂之何不佞嘗聞諸君子之緒言主于入彀比來輕俊用事恥貫札而務汰輣蓬心芒芒無所適主足下方以彀率命海內誠願一叩兩端秋來有事長江將取道秣陵以趨京口倘得良覯庶幾盡生平之言

張直指

不佞毀瘠餘生幸厠按部中忝忝肉骨辭溫幣厚有踰九鼎萬鍾即小人有腹而捋果然充矣不佞無能為役很承文命重以為榮歲杪及期人事敀勤日不暇給竊惟脩不馴以託不朽必將齋祓旬月庶幾得

效其愚因循不共為日久矣庚辱專使來討以乘幣先不佞懼然若無所能殊未得死所耳太公高義無能萬一揄揚越信宿而草成誠自知其蕪穢聞朝車已發姑孰懼復愆期適郡大夫出疆乃固留來使待茲報命適周公瑕見客屬作書入卷中盖將粉澤無鹽毋駭里中寓目計日面 晨簡在滋深都人士北望太微法星猶亘南國于時未敢唐突尚胥後圖

歐楨伯

比年以毀瘠當事不及數數然通名即得白下書不及報顧鄉人得奉教南中者稍述起居為詳及聞以

請老行距踊愉快第恨榜人為政畔故道而鄙天都時事紛紛惟菀裘足以自主秘書巳矣海山公方健食足為偓佺戚少保適避人言失此嚴僕射耳十年投筆將因尼丘一博希聲誠不足以當折楊足下報我以陽春幸矣

素菴上人

頃力疾為精舍記殊不成章高徒歸未及布復是月巳即吉明春二月十九日擬拜梁皇懺于肇林凡諸積愆悉求懺悔上人為法門宗主計未能出攝山願乞座下四衆俱來先期旬日可至倘得念庵為之領

袖尤所皈依然必得一心庶可為客中主也其餘未能遍度第擇可者遣之若上人有意南游則此中希有事也雖曌鼓不備幸然了此一大因緣何如

又

一心拂衆耆德暫辞殿工來主法會幽明感戴無量水陸無遮大會上人本願允愜夙心比以江關禁嚴迄今未舉故攝山沙彌自月原係不孝度僧先考為之恢復松蘿古菴茲歲重新亦稍幽静不孝欲以此為淨界勝于肇林初擬八月請公主法誦華嚴經建水陸會因工作未畢尚不足于莊嚴今以十月十五

日爲始至十二月八日爲終大約以五十三日爲期敢屈公爲法主雅聞守心大善知識敢藉公願力護虚方丈迎之而寳堂上人雅與二公鼎立首座之任舍此其誰其餘招致高賢一惟公審定往以聲揚過甚僻郡以爲異聞乃今不事旁求茀公以密義致語八月朔後當專力走迎併致書守心寳堂二公九月望即自金陵發足或舟行或取道寧國十月初暫止峯林擇日而登松蘿可也一心堅欲還山以踐諸耆德之約此中事體山僧茫然以故不孝固留之且爲諸耆德謝過中元畢會復歸郡城倉卒附邑人行討

一心能詳其狀襄陽先墓不孝已志之心倘有便翔當一効力不具

胡少叅

當明公與計偕幸得闚名于鄉邑迄兩生遊門下竊附通家昔在周遊蚤聞令子夙著于時業已傾心令子愈益嚮往明公出牧以來歲星三匝不佞既歸子舍明公亦遂初衣往年過令子于虎林一見相與莫逆期以春水至將爲赤城鴈宕之遊計取道登堂可卜良覿屬樓船自覆安能以餘力假人其年有事肇林奄忽歲盡是秋將修王長公來玉之約或得令子偕行蔡生將命自蘭陰辭意交至則娓娓然詳矣烝然厚矣重以丘山之貺其何敢承備在綢繆詎能自絕令子天工國器舉世不能二三明公有餘不盡之留富矣美矣盛矣蔑以加矣蔡生久客適舍弟病甚僅乘隙暇勤狀附之儻然秋期可俱行聲迹庶幾一接暑雨尤宜爲柱石加愛不盡願言

江侍御

吾鄉先正先生接踵言路乃若倡直言振當世莫不褎然首公自公一再言而後同聲響應上之結　主知操國是下之動萬衆懾百司則又功之首也不孝

備在丘里幸得同時而親見之且三事高居三台竝峙西崑東壁二三君子在焉誠願戮力治平康我餘生以歌擊壤即寓内並受其賜豈惟鄉國賴之壤事逼期倉卒無能爲問頃當專布不盡願言

王督府

舉世多面交面違則交絕不佞固寡交者也涉世既久寧詎無平生驩索居而老面墻歲星周矣比年竿牘不踰境行李不及門昔人直于此而見交情一何晚也明公獨持古道久要不忘惇舊厚終真德愷長者事項因鶺鴒告急將求大藥於東胡附使報書不

避馮婦明公戚之若衛足急之若纓冠重使更存既出望外西歸中道負疾迄今未平儻藉寵靈不即霜露將爲大閱一賦以酬疇昔未畢之心第曠日久多遺忘頃蓬萊使至得其槪矣將繪大閱一卷則無如丁雲鵬其人獻歲遣之薊門受幕府指畫倘稍得次第願與明公並存之未畢願言副在小箚

汪大宗伯

孤遘失怙恃幾不勝喪伏塊六年幸而未滅乃今猶以藥石爲饘粥廩廩然懼大事之未襄無慮境外之交一切廢格即比鄰鄉曲斬焉不相問聞自翁南歸竟失納介要以平生所嚮往者終不敢忘獨禮壞法踈不復以不祥之牘脩缺事耳方今功成身退惟翁得全全昌求舊先加則吾宗之所汲汲者也近緣縣官有事經野先世丘墓歷歷具在版圖蓋自龍驤公渡江以來世有塋域稽之譜牒與籍相符竊計命氏迄今庶幾喬木之首出者也孤在草土幸得從諸父兄後一彊理之諸父兄又謂吾宗之譜淆亂於弘正之間大都二三逢掖之徒挾顯者爲口實卒之以賄爲政而玉石雜糅假令自今悉裒而删之則譜中半敵國矣昔自越國起歙之東略今爲績谿不數世

而避地新建不三世而反遷於歙之唐模是爲思立公則今歙之鼻祖也同祀而分居者凡十六族今皆同盟蓋出德昌公後者凡三出德暹公後者不啻什一二要皆一一可信乃可結成諸父兄又將以譜屬孤謂篤近可以存信昔在部奉翁面命乘此則可細求之德昌公後一支仍處守唐模一遷稠墅一遷大里往翁留世系於潛口則德暹公裔也與孤稍近故未知其詳茲閱稠墅大里譜原注一支遷明州復閱翁留先世遺文則延皓公德昌公承滑公大抵捎介宗人名栻者爲稠墅大里諸父行其人不習詭隨不牟近利者也孤意屬此君一行以胥考訂仍一宗人名人和者故嘗得習于翁此君亦於合族有勞蓋亦出德暹公後彼勤嚮往亟欲起居耳孤移居東關所云雙桂坊故址寔當門左此中同姓者凡三四族各爲一宗雖大半式微要之均非思立公及德昌公裔恐地移世遠比時以會族往者未必盡核其源流父老相傳未必確求其爵里也倘以今所操左券質而脗合無疑則一邑十六族中幸得吾翁爲赤幟將來有事删述仰藉主盟即先廟之靈尚亦歆饗弘多矣邇年以譜藉口者直爲糊口之謀以故孤無所與時

昔亦嘗面瀆翁矣兹非其人也翁其亮之

姜太宗伯

不孝家食十年非飦粥則藥餌寵靈所及一息僅存以故存問不及高門紹介不通近縣爲日久矣傳聞冢君接武喜溢通家比來　當宁柄用老成孳孳求舊翁起留禁待次爽龍雖有南箕莫移北斗不孝欣欣然爲吾道幸非直世講之私乃若袁方顧陳四公纍纍碩果秋秋競爽足徵得輿不孝哀毁餘生願少須臾庶幾猶及康衢之澤耳

太函集卷之一百一

太函集卷之一百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四首

戚少保

別十稔而會三江歸則霍然病已往歲作無遮大會蓋自秋及臘始周拜命招提如奉希有承徽辭爲陳使君壽僕雅多怏怏願藉此一發之既不能辭又不欲應文塞責使者請先畢浙役而後索書還報僕以爲然歲杪再辱既命之申則弇州公錄草先至業已歌舞而御之心矣只此一篇足爲僕數百千歲使至

而喜可知長公比來稱貸以益供需先後損既殊厚即欲望人之腹柰何至刲股耶僕倍庭闈生日安忍受賀備在夙昔不敢累辯于時先接驛書知得一解上將軍印彼以祈祈求勝不難蹻足避之否則投諸南鄰其群吠猶北里也夫自古謀國之士豈無伊傅周召若而人蕭何鄧禹若而人諸葛忠武若而人房杜韓范若而人藉令志無不伸言無不用同類無不悉舉同事無不協和則成周炎漢而下至今猶存雖有神智莫得其學矣此皆置之勿論第以歸計籌之歸必取道浙中僕必相期一別其在省會則彼此有

他凡百由人徒玆騷驛過此以往宜莫如京口三山相與艤船金焦北固之間可作十日布衣之飲而後言別弟不知何時得代何時可過嚴陵願先示期不佞二三兄弟束裝以待長公果不忘白嶽誠願一過菟裘弟輜重倍行間關罙阻多所不便乞更裁之游山公壽言比操筆復多隱恐此時側目者不少難爲言哉方生病狀若何幸而無恙能相從蓬萊否即不能往亦須至浙別之

又

頃專力詣弇翁申來玉之約傳言少保公微服過吳

會胥不相聞僕竊疑之豈其悻悻然爲是恝也人自玉山來者云方望見前茅日昃得使者書與所聞合金焦分手僕有成言長公不薄匪人不鄙罙阻不避毒熱不弃孤窮直將御肩輿屏法駕歷五百里而惠顧之所不負轜矢以逆郊坰非夫也弟時方澥暑非有程期願暫息武林避此三伏竢秋風起長公乃裝吳山于時僕帥二三兄弟相期于弇園爲十日布衣之飲飲畢解纜仍以三山作河梁盖長公可免此行僕則不能無往矣疇昔長公得意僕能再行即令勇退急流意無不得自俗子眼孔不無炎涼此時將謂僕自輕則先行益爲不自重較然矣儻以僕二三兄弟羞蔀屋而恥樽罍直欲梶輕車無地主禮則靑芻白飯如書中僕馬足供柰何敢固辭也南郭栩一新居謹懸榻以待郡大夫濟南人也慕長公特甚不妨一見之枋人泊錢塘當再遣一急足傳示進止藉少駐武林則以中秋集弇園爲續西湖勝事如三天子都望長公物色久矣計期當以七月下澣郊勞八月上旬隨行約竢面盡

又

春二月攜弱弟東游盎後期者八閱月矣山河文物

今昔不殊弟不及長公與俱令人怏怏弱弟就醫京口因而避暑焦山蓬萊使者齎問及之欣感交至蓋得公菟裘生事乃知韞櫝者務深藏顧梱內無他諸子舍定矣無祿大公即世則公手足之戚未央手狀讀之一一皆不佞所習聞一一皆公所實錄無佚事無溢言此爲父兄子臣之鵠也雖篇中稍可潤色惟以粉繪失公至情至言無文文之至也志銘悉按狀隱括亦惟傳信爲兢兢弟此中索宿債者無慮如千人取辨倉皇殆孱命且不避留使者近踰月止止堂集序因併上之近得王相如書聞本兵督撫方急佰

將旦夕且摧轂之果然則胥車且北矣即不佞不能勸駕又何敢留行庶幾未盡之年猶及公之裂土未可知也弱弟病未艮已私計猶或薰心頃因王必迪奉書得專達否厚幣及於草莽卻則不恭垂橐江關萬不報一計公無以縟節爲也東面主臣

又

始僕從公在事則皆壯夫視疆而艾而耆不啻萬里計公自此而南滅倭北滅虜直將耰鋤沙漠罷戍守而寢轉輸僕或以完士而分成功殆亦庶幾乎社稷之役斑白而後掛玄武冠相與作方外游僊方佛矣

及公獨用最久結　上知最深先虜伐謀匈奴不戰而詘衛霍無論已弟康莊什一跬足則皆羊腸未及半塗不旋踵而廢矣指使之年忽焉已至壯猷謂何僕以知命告歸殆亦知難而退然此直爲疆場計耳乃若釋我重負佚我餘年東海之東左輔之左汪洋恣視赤松白社猶且甲之天睠兩人何熒熒也僕以犬馬之齒先公者三年公自粵而遺之音視艾視疆有加無已往公去新都而還故國心竊自盟又明年當遣兒擇求穀城之詞進圯橋之履誓無曾也

陳海山使君

少保遣材官以良月至盖抵不佞致辭壽翁不佞生平怏怏者幸因此而一發之敢不敬諾屬肇林方作佛事不佞主盟三冬咸宿招提蜡日始罷則不佞及者之日至又復紛紛上元後尚無駒隙可乘茲始從事日者方生面不佞得起居狀差詳翁未及老田橫氏則預祝之使翁得寬遲暮僊僊故鄉橫之德也彼其之子宜未及老而今安在哉時事置之勿談即一談不足以入巢父之耳功成身退此於少保固當第拊髀寧忘鉅鹿毆楨伯得謝翁亦得朋不佞二三兄弟近與弇州益親顧相去千里而遠無若兩君子同

里之產耳少保北歸計及執手錢塘之第河梁天限雖牛女亦若參辰壽之日願翁東嚮引爵者三納千秋里人之壽

王次公

驛聞次公起閩屬黃舍人寓書者再其一勸駕其一爲嚴瀨之期行者稽程卒皆未達聞諸道路倌人已度玉山時方大會肇林追送弗及歲杪長公使至儼然將貺命之次公既迫膏秣不廢匪頒懷昔撫今津津然而齒犬馬望三山稽九首不啻面承使者東歸無繇陳謝歲當大比校士爲勞時而周巡即一介不

能特達妻弟以材官守閫者爲蔣元均彼方待命會城庶可因而紹介三原公相矣再不得請且行長公高臥自如計非蒲輪所能致翩翩連茹計必緩長公而急次公既畢賓與指南且依北斗矣秋後將挾家弟尋來王之盟計得從容弁山爲十日布衣飲誠願次公應召與行會不亦天幸乎哉有懷願言不盡覼縷

許相公

我　國家相新都自　今上始相公相矣都人士庶可屬饜頂之聚訟盈庭幾搖國是不佞徧心人也直

將奉吾鄉赤幟退而避之三天子都幸賴　主上聖明囿定定矣相公留矣心休休而步几几無瑕德音夫然而後知不佞未免爲鄉人　主上之聖益聖謀國者之忠益忠矣宛使歸後不遑次第上書要所願言率不越此家食十稔奄忽及耆歲杪從諸父老蜡里中汙抔之風具在憶昔都門始艾不啻雲泥野鹿標枝各適其適于不佞足矣周御史召還就不佞言別于時野無遺直其出相公所推轂者居多御史以鄉曲後生感踰百倍於其行也紹介一牘布之相公相門吉祥輳集夙昔備在肺腑寧詎抗疏節而自高

竊惟古人貴相知心無用繁縟相公寬其椎表諒其柴中矣國家大體草莽不敢與聞惟善爲柱石加餐不勝至願

周侍御

僕居邑里雅以道義受知相公非直肺腑以也自大拜後通問乆疏自惟志在山林何關廊廟自任疏節非敢抗而爲高政府衡石群材似亦當察於此而慎辨之矣此意未嘗自白因教言所及聊一申之鄙人未老而衰得休爲幸萬毋以儻然者相調也河南道司大計今之吏治公目擊之若析秋毫彼諸上官之

所程什不得五然其弊源在上不在下在內不在外願以靜中所燭照者討之

呂相公

夙昔以下劑投大冶相公乃置之鑪錘之間卒令無厚之材少規一割之用領郡而出違顏奄及三十年相公食邑東山特蒙　天子存問視後至者有如潮汐不啻風波固天佚之抑亦天申之人謀宜不及此昆既得請歸省尋以毀瘠阽危仰藉寵靈猶幸須臾無死平交悉絕聞問寧詎敢爲所尊者瀆邪游倦西歸長公惠臨東省于時痼疾復作無能曳長裾而趨

相門逝將東芻無能一奠太君簉几跣飾甚矣遠
病滋甚醫緩之技且單毋一措思通昔不寐使命洎
至極知以逮賤爲榮命不敢方力不勝疾稽使旬月
屬草荀完嚮往大方猶醯雞之矇海若耳孱命無所
逃罪謹席藁待之附使以報先施兼謝不敏私布百
不及一無任主臣

周公瑕

是月鄉人至自吳閶乃傳郎君凶問果然哉吾丈老
西河憂在四世顧猶念及不佞二三兄弟問之遺之
發書竟相顧霑襟寧遽謂涕之無從也嗟乎羊舌氏

之祀賴肸以存吾丈名高今之叔向百世固當尸祝
無問悉當八月西歸誓將信宿山齋高譚物外抑或
同舟入浙爲汗漫游勿復規規然作蟪蛄討吾丈能
俯而就之乎玆戒急足奉起居萬萬爲吾儕寬解不
腆將之簉几併乞麾存

趙御史大夫

頃遇楊人幸一接脣耳屬謦欬莫非德音翁既入朝
力持二三大議定國是距波流卒折其東去秦去甚
則仁人之言之利之溥也概翁夙昔命世曾不足以
當緒餘時然後言其斯爲紀綱之臣社稷之役也不
佞越在草莽未敢以竿牘自通屬舊知周直指召還
肅狀紹介私布于時野無遺直相從不啻風雲頃聞
從祀議定首文成公　九重枚卜夾輔之臣輿論卒
借公爲重此皆吾道之希覯即畎畝不忘喜心周直
指有志先民正直忠厚亦吾黨之可與進者也　國
家大計鯫生不敢與聞惟善爲柱石加餐不勝至願

龔侍御

昔在都門快覩六翮青雲之上心竊以爲希有足當
當世羽儀不佞既得寧親十年僅免于草土明公方
澄清閩海面　扆告成閩海亦爲不佞舊游其俗多

口都人士自彼中至莫不戴日月而懔冰霜南國藉
高廟之靈則以明公按部先聲所薄圻內昭蘇不佞
備在一日之知聞此而喜可知也路車方在里門無
從紹介寸心之敬其何敢將適吳興章進士謁分守
李公取道入婺不佞懼將自絕謹附竿牘以通姓名
冒于尊重

屠長卿

當世稱人文者首浙稱論著者首四明乃若都命世
當名家則惟足下蓋自足下始通籍業已從都人士
得公名比居由拳從梓人得公集既又從沈太史得

公品從王弇州得公騰驤滅沒之材疇昔有事弇州公拜蒲臺命矣弇州盱衡東顧則以其肅爽見奇不佞竊竊然然之其殆未盡要以典謨風雅不恃偏長鍾呂干旄不出一律羅則星斗瀉則江河國士無雙則足下有餘力矣私心嚮往願宰多財郡司理龍君御還新都猥辱提命榮施袞琬亹亹千言重以陽春洋洋盈耳不弃不佞之不類引手而登之壇坫之間田安平復七十城西面而事一卒盖此類也否則公非延陵相者寧用舉肥爲哉家食以來都使絕跡聞公方中彈射人人願得貝錦而車裂之不佞竊以爲

非常之人宜必有非常之事彼巳之子豺虎將不食其餘天飛泥蟠不失爲神物何以故非常故也于時沈嘉則見客擬附報青傳言足下爲逍遥遊終不易徐徐而從悻悻旣聞秋駕紹介未遑竊計入秋故與弇州有期瀕行將發一介行李待公西湖之上竝日得八月之望將帥家弟而東不虞仲氏病屛肉削足痿跬步不能發矣君御方急足下特走詹生執輿於虎林惟是黃山白岳之靈待公乆矣不佞二三兄弟欣爲執鞭夫以罙阻一區誠不足以奉車轍弟白雲紅樹秋色宜人十月之交即一舉趾一寓目率皆良工繪事君御楚産方作宋玉之悲願足下挾浙江潮乘輿而至霍然解之亦一奇也詹生奉使行迫未敢以幣交長歌未賡尚需嗣響執手伊邇不盡願言

龍伯貞

天假仲君賚吾郡而太公坐鎮郡中于時介不拂棖屨不容戶不佞雖在夙昔未嘗敢以竿牘自通仲君將命命之課以貴陽公墓表奄忽五稔竟坐因循及太公佐理衛邦仲君出入再覲比還郡申命先施雖緩執言不佞即九死無以逃諸責近始戮力具艸惴惴愈將不勝屬郡使行託之紹介公家世德寵固則

貴陽公爲之開先不佞言不雅馴無能揚扢萬一太公長者庶幾矜不能而舍之仲君天步翩翩挾扶搖而探溟涬綽有餘力不佞幸得割牲于社殆將屬饜淇澳猗猗有懷君子

廖衢州

都門一別歲星且周僕辟苦塊而竊餘生衰白奄奄至矣君侯積薪白下近始專城要以吾儕業在無生視升沉不足以當泡沫耳君侯居南中以業白著諸白足能娓娓道之高弟周康父過肇林乃承君侯下問一物無頭無尾誠莫得其始終不究竟即究竟言

究竟即非究竟也學人直託名無學畢棄言筌將一欿且未遑澠淄何辨君侯盡吸西江之水冷煖自知即僕有留無心何敢致詰第當世之爲口實者二單則淨土高則台宗揆諸最上一乘懼猶天地懸隔君侯具正法眼固當翻窠臼而劈藩籬倘愍衆生爲之説法即僕不能分坐隅半席幸然作獅子吼而震動之八月將入浙觀濤計此時君侯有事棘院比徹棘僕且東矣無繇把臂臨風惘然

胡元瑞

頃就沈純甫遲足下烟雨樓九之日就喻邦相遲足

下二高峰之上竟闕面別悵悵于今往訂春遊之期則胡總戎爲東道主其冬總戎報罷計涉海爲難是秋與王長公有來玉之盟竊卜一把臂于嚴瀨蔡生至得尊翁暨足下問遺德盛而禮恭辭溫而幣重不佞何修得此往年祇事淨土歲杪乃周生得及者遂勤四方之客迄今猶僕僕也家弟善病日甚方抵長桑君而即圖之蔡生怏怏而歸莫能供其扉屨來詩溢喜而多譽不佞則何以堪冗奉報章主臣無任

又

戚少保入新都拜問遺之厚適家弟病痿竟爽成言足下遹舉子始徐卿聞此而喜可知也從景升得凡一重以新詩出入袖中字猶未滅頃與李惢知有柯山之約會季兒大婚及期歸舟泝漸江痼疾復作由嚴瀨而望瀫水如隔明河朱廣文爲白岳游復壓詩書卻寄力疾僅得一見勉布感悰兄弟具在病鄉百爾靡詘陽春寡和其如力不任何比年有所願言未遑商確尚胥後會博士索書倉卒幸勿以疏節督過之

王大司馬

春王正月尋盟弇州于時以弱弟俱取道就醫京口

歸塗憚暑屏跡焦山材官自楚入新都蓋迂迴百舍而始及覘命情文高厚洋洋充斥兩閒即釋五濁而饗清涼登三危而餐沆瀣方斯蔑矣遼東大捷用告郊廟神祇天府元功即珥貂珮玉不啻也傾耳江介以待驛書祥發熊羆尚稽旦暮三秋一日日幾幾望之麟趾螽斯仁者昌後天人遠邇寧異道哉不佞急在鶺鴒弱弟一疾且痼族醫迄難底績其將如手足何八月觀濤即反西𥛚自是懸境外之車矣故侯閭卧東海灰心將不復然報捷以求舊而韙使之疆場之幸也潘生汲汲報命催坐後期屬不佞疆課五章

適莫廷韓見過剌促作圖扇面此君繪事當代擅場而弱弟所奉何震印章亦稱絶技一時偶集駸致濡遲罪此之由非潘生以也即次無以將敬直以死年而當瓊瑶極知不倫有靦顔厚副封私布縷縷惟高明鑒之

又

承議太公堂坊之役待時而行不佞竊附通家緩急惟命頃越君子在事蔑元敬而紛更之一切章程什去其五元戎逓代鑿枘不謀且掣肘居多什去七八傳聞秦肥佹視越瘠嘖有煩言此曹仍就羈縻直爲

糊口計耳要以血戰率非行間舊人且訓練久疏用之未必有賴第恐疾之已甚彼將不堪萬一生心禍機發矣近聞開府顧公在薊此曹猶復歸心乃今控馭拊循是在幕府此時尅核太至獄省滋多廉司以此相先承順風旨竊謂肩膂重地宜懷永圖藉令工于自謀幸目前以逭多口儻然猝起意外曾何及於噬臍謀國謂何義不容愬元敬交游故廣歸附如雲往往持一札來漫無可否卒之游困而去德邪怨邪彼且以密邇京師不欲顯距顯距者怨淺久困者怨深此不待智者可知也潘生材非脫穎幸處囊中聞諸褱言必藉實級爲之地愛而欲加諸膝曾何足云承指嚮方業已寓書寧遠第枯株散木惡用不急之言幸然自上下之敢不唯唯比年伏枕舊業率多遺亡近始底寧歸將收輯全集明公力任授梓夙有成言督府少借須臾敢冒以請計且入掌邦政更胥後圖瑣瑣主臣什不盡一

顧開府

越人自薊門將命還報辭溫幣重心目充盈古之論交傾蓋賢于白首即不佞無似明公則其人乎出鎮三韓不遑脩賀遼陽大捷用告　郊廟神祇簡在膚

公無論上賞不佞春下吳會尋盟弇州載弱弟俱因而就醫京口歸塗觸熱避暑焦山適督府遣材官逺存是爲不佞門人潘廷試來書云俟其報命即遣入遼竊喜紹介可乘因時亟問江淮水溢二麥不秋兼聞吳楚之間並傷稼事西北三時不雨邊人糠籺不饜豐歉乗除即藿食猶多卻慮明公雅以先憂自任輒復緩頰以聞千山拳石一區的然作青蓮宇猥云足跡所及無此神奇熊軾東巡曾一褰帷否也

蹇督府

昔在癸未不佞兄弟故有弇山之期及聞翁自吳會

入薊門幸與行會屬弱弟病痿覓逗遛不果行尋走一介特達江關則前茅北矣薊門當　輦轂下坐鎮內史部中保釐東郊居然周畢事也重以隆上都捍北鄙金城天府恃以為安開府之身則　宗廟社稷之身也鄙人嘗以奉使至斯其舊游乃今翁在行間即山川改色五兵六纛不亦霜飛星爛乎哉春暮尋盟且携弱弟就醫京口歸途憚暑屏跡焦山適督府遣材官遠存遺者為不佞門人潘廷試廷試遄行藉命紹介可乘敬奉起居私布悃欵江淮水溢災我來

年乃今原隰瀰漫又將害稼聞直北三時不雨邊士嗸嗸翁任先憂獨勞蒿目鄙人越在艸莽願徼帝力以終餘年咫尺不具陳俻械附上

不二上人

休寧人從座下來承手札兼以大士像知凡夫猶存注念感之重之自戊寅以來日嬰疾苦大期伊迩如牽牛而就屠家欲叩真詮邈不相及札中四故密諦在焉然肉團心不敢妄億茲屬休寧程生朝謁附布區區

張太史

家食以來都使絕迹焉內方徯公于夢卜不佞不啻日幾幾望之晷見戴匡南徙郎位有目者率自以為眯也不佞盖瞶然不知所云徂夏就醫三山幸與金陵密邇聞公如南省將胥命於國門尋聞以文事行竟無繇通一札自是則不佞兄弟疾苦相秉顧嚮往終不能忘謹介舊材官問起居狀乃今政由　上出右文學而親儒臣公受　上知有年一旦而左則何以故譬之日月謫則見其食復則仰其更重光重輪固自若也　上方銳意法　祖秉全智而無成心東吳徐公西蜀趙使一蹶而起率以相業並聞上下相濟若和羹皆是物也不佞老奄奄至志畢桑榆幸少

須臾猶及見公命世之業則非望之福也

馮開之

淨慈西閣之言賴翁主盟不虞以卜地先行竟虛壇坫清秋蕭爽即游倦尚足稽留重以自翁命之所不從頌者非夫也弟季兒婚期既迫將待不佞雕之七之日入冊不任踯躅宣城之弔當卜何時倘以獻歲行猶可侍杖屨也

傅廣居侍御

比年聲跡踔遠僅託神交公遠將上壽姑氏之堂徼里言以命酌力疾從事殊不成章既而將命自京師

辭溫幣重緦緦然若加諸膝不孝則何脩邪驛聞推
轂群材濫及無似工師之所寓目不啻鄧林安得櫟
社也者而一顧之殆將以無用爲用耳古者受一人
之知乃可以死明公則億人兆人之人也不孝即九
死奚恤焉攬轡西巡計尺一無由專達公遠則以都
使出入相望可代往陳弟行部森嚴不敢將幣屬公
遠就道私布願言明公真悟無生當是文殊應化黃
金法界儼若獅子舊游北面五臺恨無能持鉢相從
耳

王恒叔

自不佞歸省歲星一周驛書希至山中即至亦不敢
復置口耳獨得明公封事則琅琅誦之竊以操國是
若權衡通國體若賈董古稱經世大業其在斯乎比
年習屠長卿寥寥千古属視當世獨於明公伏膺乃
若不朽之言挾齊秦跨吳楚則又明公之緒餘耳猥
以年力遲暮虛負同時南望赤城無任俛仰春來二
豎爲祟伏枕經時不自意使命先施發自姑孰盥受
五冊如奉五辰手之霍然未卒業而有起色聞輶軒
方有事白嶽計猶得供扉屨於館人比來久以病廢
忽悉屏鉛槧顧不敢方命長者竢病良已誓將具草
請裁隣吏遄行率爾陳謝不具

又

雨集溪漳不遑起居尺牘先施重以遊仙諸什手讀
三五若凌千仞而梯五城雲門之瑟䉞嶺之笙洋洋
盈耳方苦足瘍爲祟安能效邯鄲步邪少需當面陳
布狀先謝

弇州公

西行秋以爲期成言具在幸而不爽不佞二三兄弟
將之嚴瀨以逆柟人聞長公欲避東省而間出餘杭
此則東南一蜀道也即車煩馬敝勞將不勝要以深

入冥搜一開混沌山靈望此久矣所過山縣可當遊
廬獨昱嶺以西當卜一山家以需即次儼然仲秋命
駕二五之夕胥命白嶽之巓亦一快也

龍君御

千里江關黯然一別分携契闊兩心同之覩濤後始
歸秋且杪矣歸而病脾病鬲繼以病欬血病痁病瘍
猶席寵靈尚存一息乃今手足如桎心思如棼堅卧
太函勿問人間事矣家弟貫遂成兀者有如很很相
依會客廣陵不日始還舊服君侯垂翅而翱故宇奉
二親以歸黃泉[illegible][illegible]情狀若何居身安善若何祇今

續伊誰氏之盟舉伊誰氏之子別業藏書作何部署興文經國作何採求殆亦不佞汲汲欲與有聞不任傾耳疇昔決筴是冬當北上補官今且及期行色何似倒有郡文入部猶將發一介入新都否乎濟南公生祠徂秋完矣蓋倡之者二三有力孰敢不從雲土甘棠不無八伐即直道之民是在不佞寧詎能為嚆矢邪古者升中必藉名岳白嶽登封之始故有夏屋二楹郡人叩之丁明府將就其中立二碑其左則碑雲杜公其右則碑君侯遺愛其文則不佞舊草而潤色之者也途中諸所投贈計若干篇增入者未增梓

行者未梓大都二豎作惡百兩不遑屬楚使趣行力疾草草取通名耳

呂玉繩

猥辱式閭之再儼然以身下之以幣先之聞命主臣不遑辟易亡匿里社有類鑿坏挾日而歸馬首東矣倏忽再信計程已達宛陵用是專力起居謹布狀陳謝一謝東面願收成命毋爽名一謝先施願反多儀毋傷惠倘然不棄衰暮願納之為布衣交疇昔忘年皆是物也世方尚口右骨鯁而左雕蟲脫或負俗而行不前則卻彼已俠少率狺狺而吠老成乃若追琢

承家章相命世惟相君一人而已誠願彊立不逐為千古任斯文即老詩無能為徒庶幾旦暮遇之矣質明有事白岳當屬丁氏子繪一箑附三詩上之

徐茂吳

頃役夫行不佞以纍瘍而闕問屬俞美長歸陽美附尺牘申之直指使君乞篆四六成書于時計且卒業倘登潢已具幸以一部寄病夫甌越歸來著作饒富亟須郵致以當觀濤美長雄視江東所折節引避者獨君侯耳相見當有品隲願欲樂聞

姚方伯

頃次焦山屬門人方士枝奉書專達計無沮格昔武戎政夜宿龍華善比丘大千往來頗習少選則少林法眾上書大宗伯迎大千為宗師相別十餘年大千業已西返其門徒以大宗伯陸公碑來告不佞為之塔銘乃就吳中勒石屬周公瑕王百谷作書亦希有事也其門徒真理幼本寺人獨力載碑以歸少林亦為勇往第由偃師登陸去少林九十里而遙儻得丁夫二十四名計六日可達幸隸君侯分部願乞餘力于大乘且少林道險而汚萊願先遣羽書戒彼中法眾併力開路庶可無礙君侯方為廣大化主幸得一

振法音繼往開來亦無量功德也即次草率願上慈
鑒之

踰那相

君侯東矣秋寓俞公臨一札其猶未達邪札中期以
獻歲戒長兒代起居兒方命醮而女於吳遲遲未裝
歲之杪袁非之奉履善歸雲間榜人失期竟與尺素
左矣吳使將命筐笥申之重以贈言一章光風在握
直將礫百朋而狐九鼎沈痼爲之霍然宇下失一莫
生殊自可惜不佞兄弟留滯病鄉蒲柳桑榆迴風落
日且迫海內窮交落落獨君侯猶以一眄先之瑯琊

二公不進問問久矣長公堅臥能抗再疏否乎弟恐
北轅在門遊方之內自今始次公或當勿藥有懷如
音于時聶仙翁客太函雅能以一匕肉骨儻然有意
幸以相聞此中方缺監司境內願得君侯當臬程書
且上資適逢時假令天幸境內而得君侯五陵六郡
大有造矣

李寧遠

君侯建不世功即什一可侯也僅得食邑疇足以爲
什一報邪將種翩翩儼然干城相望　明明在上簡
在世臣鄙人託宿昔之知呫呫自喜功高見忌或相

求多自四國以來未之或免要以　帝聰滋厈公道
滋彰凡在盈庭則皆君侯羽士也鄙人嘐痹未滅疢
疾頻仍先之不能張殊伐以轢燕然後之不能纍孤
忠以杜萋菲即不腆之問不及三韓疏鄙百端何可
儴指適督府遣材官潘廷試存問山中其人爲不佞
門人蓋名家子來書俟其還報將復遣之服役遼陽
因而紹介可乘則鄙人之上願也開府顧公俶儻閎
廓國士無雙雅推赤心慨然可共緩急鄙人嚴事之
久矣勃海何幸而得之近之大捷上聞用告　郊廟
特恩殊錫日幾幾而望驛書奄忽遏秋凡百更需嗣

布

太函集卷之一百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四首

袁大冢宰

里中介程儒士上書既閱三時得專達否莫春脩弇山之約吳閶幸遇長君上卿之居環堵蕭然如故長君則誠師儉者也不亦濁世之賢公子哉弱弟病脾踰年載之就醫京口歸塗憚暑遂匿焦山密邇金陵未敢輙通竿牘茲屬沙門還瓦官寺肅狀起居不肖頃草瓦官寺碑欵借大宗伯之尊以爲宗主茲地原

著古額迄今專事祝釐名正言順而事成頫翁在耳明歲親携季兒入監庶幾得盡願言茲不具述

王長公

上脩先伯父郵典冊車畢集祁連二三兄弟竊附子行夙敦世好既不能一酹墓下復不能走蒼頭奉赤牘倭曠典以愜驩心夫豈自絕乎哉二豎子祟之耳顧家弟病殆自昔歸咎新阡遂受命形家決筴改葬百日始畢藥裡勞悴不支日與二仲言長公自弇山起矣寥寥聞問無筭以北山見猜承專使將命函中纚纚宛如宿昔一聞次公起色若懸解而心始寧嫂

夫人少安子舍具在計當勿藥公方神王即金[illegible]啻陸沈況三老受恩最深今茲禮數尤特律以施報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公第安之菟裘未爲老也不佞倘不即世願攝五湖而居守之大宗伯公用情肫肫愛人欲加諸膝比來蒙我所不諱繩我所不羈彌縫我所不周推輓我所不利懼干物色者之心而未敢言即未獲我心德我多矣于時久淋害麥斗米百三十錢接壤同災分部遏糴今且傷稼淫雨必亢暘乘之杞人之憂不在四方而在八口幸　高廟之靈足賴願公等蚤一奇以救目前騶奴受倩乘使往

還懼以稽程溢價二詩未及爾和姑俟徐徐玄端白簡服在五章比年竹杖麻衣儻然者去之久矣懼不共命一切拜嘉異日者從白下游可先羔鴈二狀另布

又

傷哉次公天折東南一柱矣五內崩裂不啻震于其躬舍弟貫自臥內聞之則仆而僵哽而咽矣吾黨直以臭味相近意氣相投白首同心赤心同膜索之形骸之外奚翅手足肺腑乎哉竊計或有不齊必無蒲柳睎昔焦山言別則神王無如次公既就奉常乃復

請告不佞慼矣迄今四月亦既有非常之聞東來嗣音尋得無恙舍弟皇皇專力脩問屬從者病不果行申之大侵日不遑暇乃今竟成契濶徒使我不愜于生死交適方建元子嘉樹行附此申慰身後之役謬及不佞其何敢辭願長公概述平生即可從事毋敢徼面命爲也承示舍弟故懦可推恩弱嫡舍弟蓄此心久矣不佞懼無前例乃竟寢之公于典故無所不諳願從決策季秋當東努之澹圃一哭次公因過秣陵私與公慰勞而返項爲諸生紹介計必一召而進之丁海陽有事澤宮容嗣布

王大司馬

太上耽耽圻父左昆明而右薊門則以表東海隆上都非旦望不可既而昆明得謝簡在師中自識甸以及要荒莫不手額以頌明德不佞出入亞旅先後垂四十年矣若楊襄毅譚襄敏二公幸而從事彭彭業業並在兩驂今茲造父負綏得時駕矣超乘而上則其優爲吾黨且爲之揚眉亦千載一時也第尸祝互割簧鼓相搖雖二公已當其難此則難之難者也竊謂翁猶承光含景直之無前第奉盤水而進之決浮雲辟不若難則何有彼其勲庸祿位何假後頰而獻諛顧僻居一隅迄今始得紹介脩賀比來鹿門問病殆及崦嵫幸而朝露未晞鬒髮起色家弟仰荷藥物之貺亦幸苟延雖未疾未祛或於司命無忤耳周南麟趾日幾幾望之願藉手司馬門日焚香以祀玄鳥家弟不及聞行者狀竟厥起居兄弟故皆酒徒今俱以疾斷酒它日聞翁舉主罍西酌大斗北面一笑而釂之

又

中丞蹇公專使來命則以翁邊疏成集屬不佞序之誠知石畫弘詞殆難爲序顧鹽梅膠漆寧詎自絕乎

哉即力疾千百言良以塞責阿房合殿安事華門要以茅茨土階即華門何陋不佞奉前茅進直以寓言投之主臣無任

又

比部舍中兒肅將貺命溫厚懇至淪浹何可勝言不自意以穉蘂衽裼之夫洊得此于袞衣章甫彼山巨源嵇叔夜猥云有道之交乎哉頷餉自昔受成竟扞多口賴明公爲之一洗如滅丹書草莽之臣庶無罪悔饗賜多矣兒曹無似不諱其蹄齧而見之涓人明公以爲轅下駒也恩斯勤斯不佞竊以爲過矣高禖

之祝計當效靈日幾幾望之孔釋二氏翩翩至矣疆
埸時有瑕壘明公焦勞居多南土無年此中米價三
倍即家食食貧不足恤境內謂何不佞卧起如常重
聽滋甚顧天而禱顧得及于樂歲終餘年耳

徐少司馬

越在草莽歲星已周即聲跡久疏嚮往彌切蜀徼疆
事一借專征竊以孤父析薪如之何其輕用之也翁
至徵三萬衆持三月糧露布西來平羌猶振落耳不
佞遙從軍旅未嘗聞神速一至于斯干將之材此其
一試由是而握樞衡勒鐘鼎直將翹足待之承重使

入新都儼然存問重以勒功之役策駑以當前驅蜀
中作者如林不佞何敢越俎顧專使自數千里謂方
命何且郡大夫程督日嚴不敢引避不虞疾苦日甚
梱內尤深醫療百端不遑力疾從事羈使踰月跼蹐
靡寧計報命業已稽程無所逃罪勉事鉛槧殊不成
章始讀翁疏義核辭文忠敬諒直宛然鼂賈國手即
謝少參君紀事亦自擅場即令不佞麽無疾病將欲
奉薄技于作者間難矣難矣加之衰憊疇能當下駟
乎哉茲具藁附使者行姑逭簿責儻然爲不佞藏短
置而不存德之上也抑或引之繩墨棄其疵彌其瑕
亦其次也如以是加災于石是將獻笑大方不佞惴
矣惟翁體諒之李郭二總戎及朱參將亦皆宿昔材
官茲得以過爲功非大造宜不及此郎君褎然高舉
何論龍門世家頃失逢迎迄今觖觖讀公奏議竊欲
綴數語于簡端懼益遲遲異日者將附郎君轉達

沈純甫

徂秋相遇吳閶知公浩然有歸志頃瑯琊書至復聞
褭言顧　聖主能遂公之高而當事諸君子不能挽
公之重斯其故蓋難言之矣初擬明春携季兒入監
取道而客解酲閣中茲不其然異日從游方外耳邪

長孺一旦暴疢傷哉值俞羨長東歸附布私臆入暑
痁作繼之手足皆瘍瘍甚未平繼之欬血力疾勒狀
百一不盡所欲言羨長故嘗受知韋布中最爲第一
計公當刮目非復吳下阿蒙

龍伯貞

鄙人家食久矣當堯舜之時日幾幾而望知人安民
之治不虞咎徵一旦謫見三光迺者議及夔龍竟從
左次此非羣望不典孰執其咎哉聞　命初下自耆
舊以至皁隸自胡耇以至兒童莫不始而錯愕既而
徬徨繼而號兆終而憤惋何以故以熏爲蕕以白爲

黑故也　君門萬里誰其能一叩之鄙人藉三世之和饗五稔之澤則其震悼悲憤可勝言哉夫誦者盈庭薦者累牘謳歌載道尸祝遍城卒之片言可摧泰山九仞終爲弃井即其計得矣其將謂吾民何其將謂吾後何要之有生之辰此焉當阨唯徂秋以後獻歲以前相君喪一夫人殤二公子聞如夫人者一人又將不起誰其中之幸而失得不入于心強飯如故無亦孝思無所解懼罹孤憤爲高堂憂即承家之教移孝爲忠忠不見明孝無間也要之相君年少耳饒剿蘊藉斂則弆揮美則章相文則經緯具曰希有群

材猶可與能至其德性春容器度閎廓雖或名世猶以爲難由此而砥礪裁成司命者其將以退爲進也聞太公因事督過鄙人竊以爲不然周孔何人多口不免毋重耳而望之深也第扶桑之日天路曼曼蒼蒼涼涼正義和調御之候也竊意相君逡巡退讓一息扶搖屏居武陵爲著書計歷二年所用示不競不求之本心坐待公道大明人心共惜然後出就簿領惟所命之人亦有言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由此而往則皆坦途順風而翔又何有于九萬里都人士及諸父老屬鄙人以碑遺愛不敢以不工辭適使人報命

衛中率爾布狀百泉詩久負諾責不日圖之非禮具目附上

馮開之

公殿内計非不佞所敢知要以天馬一斥上閑滅沒超忽復歸首服以是爲公謀者衆矣不佞則以公爲西極教主故吾在焉視彼儻然任其來去公無預也不佞負疾經年入暑猶甚病痁未已繼以四體皆瘍瘍甚不平繼以欬血乃今形如荷校心如焚膏尚未知所帖席屬俞美長有東歸之役附布其私舍弟慶荷馳情病痿如舊此中情狀美長一一能道之沈太

史已出次於郊猶能一臨其宿草否倘可胥命願豫爲期逵觀北行今作何狀希併示

屠緯真

虎林聚首契闊少紓于時徒以于喁相承形骸相索既復離索四面惘然錢唐入舟痼疾復作歸而掩關伏枕亦越三時雖郡縣大夫里社父老巷車戶屨跡不及庭蕪之家弟里居亦以二豎作苦啁啾原上容不免憂生之嗟疇昔壯心不啻銷亡過半矣胡生將命入境則足下五七月書亹亹數千言大闡函三爲一之教不佞蓬心未翦寧詎能相悅而解哉竊惟三

教區分自成周始本之三五以上天下爲公大道之衍要皆無爲而化即七佛迭相持世未聞有所建明震旦閻浮淳龎自若殷周兹降禮樂乃興迄于末流以文滅質故玄元反本敦始載清静以寧壹之悶悶醇醇亦猶行古之道也仲尼北面尊之曰猶龍至矣佛居西極未始與中國通老氏師之孔氏聖之宜必有概于中者世儒爲政絀黄老而迸瞿曇殊不知寒暑異時燥濕異地夏蟲疑氷篤于時者也越距章甫局于地者也大時不齊大方無隅固爲是規規乎要以通時變協地宜則吾儒之資也足下經世出世之

論誠有味乎其言不佞何知夫道一而已矣老氏之求長生釋氏之離生死則各以道術裂之裂之則亦一術也非大道也羲黄之在宥天下能仁之普濟衆生經世則其優爲視席從轍環無讓矣乃若龍德屈伸浮雲富貴謂非出世者之爲邪昔弇州有言以老氏治形佛氏治心不佞足之曰以儒者治世亦此意也但治形治心不足以盡佛老頗于王佐出於心齋坐忘殆亦相爲用者耳藉令探之無始則佛統其宗鎮之無名則老迈其朴施之無方則儒適其用淵泉時出參和不偏三極大中之矩在是矣夫是之謂至

教慎勿以言語文字求之徂暑昔有異徵頃示其狀兼聞大有著作業已成一家言儻然出而私示之庶幾振我聾瞶元美胥命於白岳乃復更期於仲秋兹將羮使申之但得許可願足下建一麾從南海至一時與國或吳明卿李本寧徐茂吳其人胡生大不得意於海陽顧賢丁元父者不絶口其人長者惜不能具貲斧祖之龍君御不復相聞聞都人士多口未息是冬入補未爲後期白榆稾已屬程氏兩生梓之病起始得詮次尚未卒業大約入梓者什九逸者曾無幾何宛陵葬期尚未主卜不佞行年七九是歲憚於

遠遊足下會葬何時遲速惟命

龍君御

屏跡幾二年所當出無疑蔡掾于今始行計北轅須獻歲乃發歷羊腸而趨大道不亦恢恢乎哉僕負疾經年欬血滋甚遇寒則鬲中不利不無憂生之嗟獨諸草多逸亡未遑成集將若笥之環堵爲一家言二豎陸梁不能就緒或天護其醜有意覆之乎行間二卷具在竟以久疾因循新詩鍛鍊精嚴愈益深造五七言排律才氣逼人昔嘗以中權待君侯此眞師中長子也江浙一二州皆地惡獨滁和廣德爲宜儻然

奉檄而南取道錢塘一遡嚴瀨亦一大快事王長公夙有白榆之約秋以爲期僕欲訂明卿本寧長卿茂吳元瑞諸君脩西園故事會長公有事堂斧茲復下徵書計不果矣疾甚卽作此書毛穎凡再三廢其情狀可知

陳立父

粤自新都入越奄忽五年不佞衰疾相仍不遑問訊徵書至則避京兆而就蘭臺兩世同朝且淸華賢于焦赫乃今博士君入矣邜郎潛何負哉頃博士君胥命嚴陵作十日布衣飲顆然而別不及致書屬門人

方于魯行附此私布

呂玉繩

宛使報命附上白榆社圖驛聞相君首徵書一喜一慍積勞五稔茲始擢之侍從之間道將大行故喜第初日出于暘谷大明始升僕薄崦嵫將爲垂老別矣從茲契闊愠不亦宜乎聞主爵虛席以待相君似猶賢于臺省乃今臺省爲政率抗直言爲高昔人願以忠易良或曰失口要之良得全而忠有闕良固不害其爲忠乃徒以亢爲忠未必皆朴忠也相君家法具在其得全全昌者哉排律一章用代贈車一乘北轅且發無能送之以不肖之軀願述平生之言日力不逮不腆饋饍敢布之庭主臣不佞

詹吏部

神州仙署不啻木天第都人士之趣下風亦若百谷之王江海不無事矣比來白下論文大率尊六朝而卑千古淵珠山玉嗜各不同第能千古也者不患不能六朝能六朝也者未必其能千古也于時豪舉爲政老詩謹避之耳寧復尚口爲我聞王次公將以告行果得請乎其未也

汪計部

頃以衰絰涖宗盟幸接深墨之色即鱅川以文獻特著一見而知亢宗若文之昭晉之季於是乎濟美矣時負不蠲之疾從事不恭乃其心愈益汲汲昔歲砰先龍驤公墓帥諸長老謁之律以形家當不在登源下舉宗欲建祠事其地亦歸吾宗盍自鱅川而徙靑鄴多好事者嘗有三山之役竟爲築舍道傍之言待其人而後行願公等異日圖之耳聞以度支就留署具在父母之邦人言仕莫善於郎潛譬之尺蠖非群耳目所及雷師一奮始啓蟄而天飛理有固然公必不溥此矣

余太學元咸

使至洊承問遺饗德厚矣太夫人年及大耋謹具俚言一軸壽之雖云徯期自今以上皆千秋日也大鄣為江南第一名山而文獻不足欲為之志惜太寥寥鄙意須畢索原巘之勝以足之庶幾可為此山增重耳振衣岡欲作一銘屬卲長孺勒之方碑狀其勝槩然必得一石亭冠其上乃可以免風雨霜雪之侵食其云侯渠金陵還與足下經始坐冗宿使五日幸亮不共

吴明卿

丁元父居鄣邑日筇杖屨東游公則以無煩東道主辭焉迄今紫氣猶隔三天子都矣敬美郎世長公不免過哀不佞將赴白下慰之然後赴婁江一哭聞公來視郎君入試相遇亦奇適季兒舉孫濡遲未發既則祁寒且至衰年惟恐不勝聞之都人士言公不果至計期星聚竟作參辰獻歲當更圖之亦未可必楚使奉書來命跫然空谷之音疏文大奇前無古昔江南歲惡斗粟不啻百錢千里嗸嗸糊口猶將不贍魏國就木臨淮召入有年司馬司徒二公難與語此侯歲之稔庶幾共濟者有其人鄉人謂公將為白岳之遊誠願掃除壽宮以待齋宿屬典璽君還報紹介以聞有懷不盡

陸大宗伯

不佞道昆一切廢問謁者十年所緣弱弟病痿載之京口就醫計取歸道于三江並侍几杖既而負疾速反竟爽成言歲杪袁履善客新都謂季公無恙使者將命至始聞先生服期嗟乎泰山有常尊梁甫頹矣道昆離索且久不啻震于其躬先生友愛肫肫奄忽異世浸假緣空懸解謂在原何弟行義風節勳名季公皆足不朽白駒何與修短請以齊物觀之故業久

荒痼疾時作長者之命詎敢不共幸而狀具平生片言無所溢美即長君手籍佚事率皆精核周詳掇而次之即不工非不信也力疾具藁挾日始成盖悉屏心思所可從事者六時之一耳蔓言冗冗亦幾五千滑事省文有志未逮即於傳體不合不敢以拙工而約連城引而直之則惟先生之繩墨在九原可作庶無遺憾乎哉重問加遺無任跼蹐懼畢方命謹奉文待詔一圖筐篚梠棬附使歸璧驛聞自　天存問寓內莫不喁喁族憲乞禮成願覩惇史有懷嚮往不盡願言

又

太上加禮元老特遣所部存問里居比年一再行之乃今海内直以為千古希覯無亦儀刑典禮交相重而互相成自有惇史以來斯為盛矣道昆蜷局巖穴無繇快覩光儀遥望慶雲亘天自北斗垂於東海第北面稽首稱萬壽東向加額祝萬年耳清秋寥落穡事僅登使者至自雲間乃拜尺一之再道昆惟辱命為懔懔無能去垢而一洗之猥蒙不斥不馴不程不逮為幸滋甚寧詎敢望加咳唾傅皮毛乎哉手讀再三有覥欲死公門家教世濟章相中甫高跱作者之

林居然與孝廉君競爽東山北里玄成何足數哉倘藉寵靈假我筋力秋杪將取道三泖作一乞法比丘奉足皈依庶幾固無上義則至願也

陸孝廉

徂夏遇褕生聞尊翁無恙衣非之數相見其言同僕索居餘十年跡疏心曠第苦不蠲之疾無繇一致區區家監西來得尊翁訃僕以海内兄弟猶不忍聞足下斬焉衰絰間寧詎能𥆧面而釋深墨第尊翁正氣在宇宙高義在邦家直言在諫書厚澤在開府且也伯兄在規矩賢子姓在箕裘是皆可以生死存亡父師百世足下猶然望望其孝子之心與故業就荒累年悉屏鉛槧重以尊翁馮几之命申之宗伯公尺一相加行實具陳直書無飾庶幾得以藉手用逭不共要之宗伯公筆出史家其文省足下筆出家史其事詳將從省懼義不彰從詳恐體不協僕寧示朴無寧掩瑜狂斐不知所裁誠自知其失體有如九原可作願足下引斤裁之不腆奠之几筵布狀附上

又

不佞雅言文事以言狀人猶之繪事以形狀物狀族物者什有八九狀異物者什有二三狀神物者什不

一能何以故希有故也中丞公從大宗伯接袵而起于喁同風章之物釆不猶麟鳳龍虎乎哉即付之良工不必速肖不佞拙工也辱命固當長君策駑而齒之駿匿瑕而傳之瑜非不佞所敢知也將命者再至二札數十百言其言壹稟於孝思寧事枝葉顧意肫肫而辭亹亹質有其文三復盖三歎之亟馳里中示家弟貫貫亦伏枕三叩苐方僵臥不能贊一辭不佞竊謂古之荊蠻今之岐鎬光天之步如日高春固宜有振起平原羽儀當世則長君其人乎道旁之李有覥木桃幣重瓊瑤報於何有玄壺縞帶如命拜嘉懼

坐不恭盖非始願所及不佞蠛栖久矣不復被章服以侘田間謹完璧歸薄具附申墅室副封私布不任主臣

又

當世人文之盛跂建元而躐開元正嘉以來兩端爲政師心者自爲周孔剖心者自爲逢干耳視倀倀不暢則墨一二執政從而厭薄之高捷者乘之毋干忌諱循之慕膻之蟻膻亡與亡散而之他惟恐留滞乃今環視寓内安得歸然獨立若而人哉不佞一病十年則天限之矣家弟少年狂態亦涉不羈顧其志恭

其氣浮中年而患疲癃盖亦天之放民也近習長君高義僅於一狀三劄得所未聞居然南國有人非直中丞公有子而已秋杪擬過妻江哭敬美逝將相期於三泖招提倘出廬居可作一宿之會弟子舍將舉孫矣遲速尚未可知大遲則近歲寒必春二月乃可神交既訂嚮往爲勞凡百當面布

趙少宰

上方嚴事　高廟乃命端尹以少宰宰故都彼其耳視者或將以出入校重輕以南北校遲疾非然也宰公之取重不必在朝端而其不疾而速者不必在跬步不然海内日幾幾以執政望之久矣奚搏羊角而南爲昔因弟子及門幸得紹介之再既自京口還歙宰公亦以召命北行不佞卧病終年不遑聞問適門下士汪宗姬復監肅狀起居秋後携季兒入成均城南招提庶幾可卜良覿凡百尚需面布

張督府

明公以鴻漸之翼搏扶摇而上之不佞啁啾蓬藋間可望而不可即重以衰頹疾苦一切絶境外交大司馬爲明公肺腑親習聞高義即跂翹嚮往不遑自通近得薊門書則奉明公命而以大司馬遷疏屬序不

佞廢故業久矣且病也嘔血孱弱不支重專命無敢辭力疾草若干言以求塞責即薊使還報不敢徑附一札而蹈不專適長兒以援例北行因得以通家子謁大司馬且將詣薊門稱謝願因大司馬紹介而見之轅門癡兒不讀父書過時始就佔俾然猶不事章句竊窺六義爲瓦缶鳴吠犬奔豚皆是物也儻與其進願以法言繩之戚少保受知特深奄忽即世聞病革無以爲湯藥費身後愈益寥寥即數奇不若飛將軍而食貧以劣過之矣祁連葬地誰能從海上乞一抔土哉當其從譚襄敏公列亭障召戍守南兵入彀

者居多迄今且二十年募者故而代者新發率駸駸弛矣然南兵之足賴者氣也其氣故壯視主著不啻兼人浸折之則銷暴折之則激縱之則不掉養而練之則可必有功不佞故嘗待罪行間與二三君子同心一體雅聞明公集思廣益虛已受人言涉未同不敢不盡極知唐突無任主臣

李少宗伯

疇昔從太史公都市游得之目成者什九公方推先大夫之愛一眄先之相與莫逆于心無庸聲音笑貌爲也家食十五年所墐若昆蟲獨從丘里聞公就陪

京貳宗伯時而踴躍幸然藉　高廟之靈逝將携季息入成均庶得通名謁者從王山人持申命之辱儼然以文事屬之先以溫辭重以厚幣不佞喟啾躑躅不越丘樊乃今摶我以扶搖饗我以鍾鼓不任明矣竊惟先宗伯公以下奕世名家不佞備在通家無能爲役公復繩郢汭二君子以匡不佞不佞則何敢辭公旦夕上程書　譽命逮于三代王父無論墓表直當作神道碑矣使者謂公有　召命不得固留于其行肅此以謝不敏他日脫槖當專力上之

潘秘書

不佞一病十年駸駸愈甚逝將養餘生屛苛禮一切謝境外交執事賚筆掖垣西淸應制自唐供奉以往此其代興稽古之榮于斯至矣即伏枕聞之有起色吾黨幸哉所不以一札相聞未嘗自絕苐都門無片牘久矣幸毋以北山見猜長兒不讀父書猶之放豚吠犬今始從事佔畢薄章句而剽聲詩則以犢鼻市中柰何出逢掖下將輸將作列籍成均不佞苐避不祥聽之而已兒故泛駕既壯稍馴戒之勿伺縣簿之門懼目偵者將謂爲乃翁往耳沙堤屬目者衆動輒因形吠聲不佞將令掃門嫌于炙熱抑或過門不入

則豈塗人子邪私布衷言高明幸詧

周督學

自不佞牧南雍州先後三十年所都人士親不佞如夙昔不佞何脩而得此哉比明公起家輩下相從出入私心如結不雁而親及得請歸寧家食而歌帝力居廬伏枕歲盡如馳明公德業文章高視千古頃聞登國士主賓與以人事君茲其始發乃今秉功令蒞中州河洛人文再覩成周之盛是惟楚産且于故吏有光期迫及瓜聞尚未代儷海陽丁令君有出疆之使專力附之借行幸一通名私布心曲隣邑仰令君

若父毋近屬及門者若而人令君雅言同升皆楚材
惟于明公莫逆以故因之紹介即亟唐突不弊屬出
位有嫌未敢舉贄路車出境當修不腆以布未將惟
高明照察

俞羡長

足下書三至一何惓惓丁元父以不弔其亡孺人之
故嗛嗛足下之疏相見計驩然矣迄今未得選目時
或攖心足下新詩似無加于疇昔無亦締造多事僅
以餘力應之邪僕望足下者甚殷而禹金則以僕許
足下者過當竿頭進步足下幸勿忘王長公進上卿

足爲吾黨赤幟四海九州之大竟不能容一詞臣又
何褊也吳翁晉見客其步驟不讓徐屠特猶滯諸生
未得投鞭釋剩耳八月家弟病甚幾至不支近始就
平原篤猶故閒歲有河豚之興或取道覓足下陽羡
閒王生歸草草私布不具

周國雝

自昔稱相知者不必生同時居同域也或千古而神
遇或千里而神交聲應氣求于喁倡和猶風之噫竅
鶴之鳴陰吾黨其庶幾矣不佞索居荒僻僅從海內
耳視使君頃得露布一章則又以耳臣目浮所聞千
仞矣屬方生入蜀冒昧通名不自意得當使君相視
莫逆猥云嚮往有日直將加章甫於越人傾耳下風
汗流浹背竊惟詩書異教升降異齊風雅之變極於
唐典則之貽窮于漢　明猶盤古玄黃載分稱詩不
謂無人比事難與道古使君之詩不概見頃從方生
懷袖一見之二札加遺宛在三史二京之上前塗九
萬將負青天頫俯而比翼鸞鳩有亂羣而猜耳不佞
結髮通籍中歲服勤頃家食十餘年困于二豎有志
未逮司命殆將錮之歲月坐馳偃蹇待盡經國大業
端有望于使君雅聞西極至人願卒爲弟子

周元孚

僕從海內嚮往二番公有年矣苐出入背馳未奉亦
鳥顧始得公于著論既得公于建言乃若宥密深譚
堪輿妙解庶幾乎得公之萬一矣家食且久名氏不
通于四方比年疢疾頻仍自任疏節猶之乎昆蟲在
墐不聞雷聲屬舍弟道會負疾金陵偶得一望顏色
始知公之急僕亦猶僕之急公苐僕坐唾餘自甘蝸
殼豈膚寸亦作雲氣能致神龍之一眄乎昔云千里
比鄰乃今則千古猶旦暮也秋後擬携季兒受業函
丈于時久亢不雨懼復無年衰白不任畏塗且復次

且如故屬耆頭往省家弟紹介自通凡諸勳烈聲名皆出緒餘無敢綴頰高明諒察

江計部

公就徵車竊計繡衣持斧出矣計部閒曹留都散地得無歎陸沉乎要以不失故吾無問推轂當世居言責者豈盡三代之英抑或浮慕敢言以退爲進視彼捫舌者大有徑庭律之傷國體攖人心其失等耳秋朝徑趨省署節勞省費居多由是五稔可得專城頼陽勳名當不出淮陽下屬郎君入子舍謹勒狀私布之

王真人

僕事佛無驗乃歸故吾先司馬嘗慕長生亦竟無驗僕用以爲鑒絕口不談得吳使君書跫然而振空谷聞以大道導以至人如聞獅子吼遇白牛車所不徧動徧踊者非有情也適閉門治疾期以仲秋出門艮覯在茲遇而不遇天無幸明矣方赦之于僕莫逆志在烟霞奄忽淪亡惜也郎君居亳州恐不任護持之役夫既有成言矣試一一就之弱弟癡兒不能肅客倘然信宿願解一日之期屈過函中一談

涂真人

凡夫結髮始仕直以章句求儒既壯竊聞高譚直以聲聞求佛中歲求端于心性未窺其藩畢弃曲學小乘猥自以爲聞道卒之支離扞格卻步不前漫衍無家自任天放斑白而語愈失矣劉少仙見客一見而定方外交于時幸得聞一二緒言不啻雷聲啓蟄凡夫蚩蚩耳何脩而得此哉龍沙已及昌期賴真人爲盟主少仙有事壇坫息踼函中重以龍象寵靈豫徼夢卜屬宗人子西逆牛車倘然紫氣東來凡夫願供几杖之役茲出梵天入魔境游戲三昧是謂真人凡夫日望之矣西面屏息不盡願言

太函集卷之一百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三首

許相公

不佞道昆越在草莽何敢與　朝廷之議干威福之權第吾鄉故有任事之臣功浮於罪時蒙　世祖見察迄今未白其寃此亦相公之所習知鄉黨之所深隱者也第威福自　天子出無敢囁嚅而吐一辭幸而政府直道贊襄虛心容納無幽不闡無枉不伸凡諸疆事未修躬行無鈇藉令在辟猶追錄之盖將以

惟藎勸忠以瑕疵棄過者也當胡少保在事東南岌岌乎殆哉彼其以五餌餌夷以五間間夷成則上功否則無赦一反手耳于時事由中制政以賄成少保內不顧身家外不顧毀譽上不避刑戮下不避猜疑如將以縻貴結納而繩墨之固多小過卒之敵如就縻墨如受羈蕩平底績遺東南數千里之安是曰愚忠其愚不可及也　太上廣厲臣工無論存歿二三元府操其衡石至公至明鄉人寧詎以月旦之私借資九閧第匹夫匹婦猶能止雨飛霜況　世祖之力臣寧即湮滅此者東南不歲九原尚亦有望乎哉自嘉靖以來吳越則屬少保百粵則屬司徒八閩亦嘗屬之不佞皆新都產也猶之四坐具在酌者乃行巨斛皆曰不勝惟新都能耳既舉既醻則又曰夫夫醉矣將安用此酒徒少保之功獨優其受法尤烈不佞有懷骯髒敢哆口而一申之總兵戚繼光卒以貧死卹典不及聞之　廟議未定其何以勸方來倘有擇于芻蕘似亦礪世磨鈍一道也惟相公體之亮之藎之容之

又

不佞重聽滋甚羈書至悉不聞比來聚訟盈庭越俎

代割退寸進尺直言滋多部議率持兩端猥自以爲得體甚則或中一螫堅爲石人也者以當之律以三揖一辭何栖栖也自相公入政府于茲七年圭田不足烝嘗居第不容旋馬齋用不遠中貫服御不異儒生閭有強宗食指萬計一變至道率以禮讓相先本之躬行靡然顧化制節謹度眅眅足師顧獨有善稱人逡逡自下周旋揖讓無智名無勇功一闔八荒莫非度內則相公其人乎邇聞謬以散木爲材直將舉之櫟社一二知己喁喁和之先是不佞私布鄙衷自絕于世久矣夫匠石不顧固辭倍繩墨以干斧斤無

寧自褻其尊自貶其重耳不佞以口代耳居然不聽非直邑里知之即邦域知之審矣自今願相公尊重愼毋强聒而扞成心比歲洊饑八口幸無菜色郡大夫寬平易直民以不寃縣大夫孳孳救荒不遺餘力饗賜多矣不佞且爲境内謝之

徐少司馬

戎車三駕成萬世功李帥自蜀徵辟不佞何所逃避茀岷峨河漢攀躋可即厲揭可窮不佞以一拳一勺之多寧詎能揚扢萬分之一也入春聞得賜告不亦急流勇退乎哉功而不伐上遂其高善始善終千古

一遇不佞竊方之六月息耳扶揺九萬背負青天寓内日望之矣不然則烏盡弓藏似非所以待方召也有道之世固當如是邪秋杪薄寒蜀道更宜調護不佞將從陽烏逆之衡陽不具述

王弇州

歲内啓事已具發使再行勗勤相乘三發三寢歲事更始倏再浹辰將携季息入成均先是詹尹以公裏言相告故尒猶豫黄公賫奉尺一至諄諄然欲推之輓之林下一老秃翁放之長林豐艸亦可自適其適矣寧復能易麋鹿之性被周公之法服乎哉家弟痼疾纏綿阿嘉亦嘤吐噦二仲一寒如此承公憫念及之妻江之行萬不容已俟其小愈而後决筴次公集已成否倘得公所爲狀願效區區　建本之議云云何海内望此久矣藉令南宗伯入居四輔願公爲　高廟冥夔瑯琊太原二郎君竝以舉首與計偕赤幟誰搴第一越在艸莽日幾幾望之不腆附申然一失而再舉矣

又

使者將命自妻江敢不唯唯適家弟病甚旬日不粒食而不饑亟歸里中臨視之日恃米飲人參湯各二

杯耳然邪氣猶在或得少延倘藉寵靈雖加一日愈於已使者主於索文報命姑越信宿籌之先師出大家竊計諸通家兄弟猶然饒溢翁晉翩翩佳公子也一寒如此哉丁元父巳行境内莫爲地主二三君子臭味差池未同而言夫夫所赧茀値凶歲八口嗸嗸扉屨不供無所逃罪翁晉事公爲父執而尊公若神明即不能望仲宣而公之汲引不啻中郎上矣茲圖一蕳矢而復入公其念之

又

當世斯文下不在山林上不在臺閣嘗聞長公有是

言矣弟爲山林處守卒以陸沉長公方提北斗軔南都登臺閣自今始弟卽丘園自廢束帛不入兩都吾道大行呫呫私喜以桃李投報之義專力布庭猥云未將殊不成享林卧不睹驛書久矣長君除目早晚若何邇聞不讀中祕書悉受嚴君之指此老氏所以遠殆辱也世德其猶龍乎

又

使者稽程奄及兩月大半爲阿淹病甚兼以行部應接里社過從手誦長公實録萬言一舉三廢略則巳慼詳則巳舒慼則失真舒則失體桔据挾日之半殊

不成章亦知政府秩宗有辟屏足以增高馬鬛不佞無所用于椎鑿弟將爲七尺災次公諸公子以重幣加遺不敢聞命封識未發附使璧歸歲杪大事可襄巳屬阿嘉會葬餘在副簡

又

邇從南中知厚者聞長公用力於所不能舉用情於所不及知弟則何人得當蒭菲盖千古一遇矣弟衰年重聽卽不避推轂塗枳不前借曰厚顔胡爲乎復玷白簡自今願置之齒頰之外匿我瑕疵卽蓬萊方丈未必能從長公游乃若相待于黃山白岳之間或相求于三江五湖之上幸有餘力矣所不由衷者司盟棄之孟竒爲南海珠胎固當徑寸始至未及相見近始傾心其言哆哆大而有當公覲非其敵也長公固自辨之頃從余納言閩次公豪君之變名家主器胡遽至是哉長公遁在衰麻不啻失手足之戚古人中年憂傷之懼幸善自寬玆與龍君御胥命嚴陵竢仲嘉歸屬之携季兒入監計當嗣布不盡願言

又

比歲不聰得老函中爲幸箕山推轂本自弇山不佞業巳爲嵇康力謝之矣邸聞箕山卽主波及函中此

函中以薄德累箕山箕山亦以輕口自累要皆以牛馬應之耳身隱焉用名哉十月襄事有期湖上之盟不果春二月將期公于吳江此時携季兒入南雍可幸一執手所不入妻江者避人言也程生行附此布復方遣季女而競兒再舉一孫人事倉皇不及覶縷

王大司馬

不才樗朽天幸曲全屏跡幽源歷有年所比來二三耆舊或以爲芘乘也者而物色之推輓歌呼明公首倡精令不倍繩墨寧避斧斤顧榮外枵中寸無所用大匠弃而不顧安所取材重以司聽不聰苐施施以

口代耳即掛一職而非丞也猥云重聽無妨乎昔山公有意乎嵇生卒從其志生才百倍不佞不佞何敢望生要以生之不堪事或同耳備在莫逆明公先得我心不佞敢私布之毋令憒憒復落多口

陳少司空

嘉隆之際浮慕直言諸輕儇自恃雌黃目中無復長老明公獨持禮法不避賢豪名矣綱紀之臣于茲一覯不佞備在夙昔聞此而喜可知乃若陟三臺遷九列則明公分內事何暇游談不佞一病十年因而廢聽業已自絕當世幸得墐戶以終餘年故竿牘不入

都門恐憎不理之口茲復見坐將焉避之懼任耳者未獲我心貽辱知己屬從弟以公役赴部私布一言

邵中丞

項爲兒曹通名函書特達猥蒙折節不啻通家齪齪鯫生何以任此茲承專使將命不佞方以逮事爲榮重辱匪頒互見迭出闌及衰白其將爲鵜鶘乎啟相公故在同門夙昔莫逆後與江陵夾輔彼有他腸不佞心直濟南無能爲彼誶友卒之尊名重典乃在琬琰之間天不慭遺斬焉血食中書君以使事入歙自負不羈今能輯遺草以待取材庶幾乎能子矣褎然首簡惡取不馴之詞苐儼然如面命之何敢辭避聞翁得代已命北轅使人日夕喁喁毋令愆期獲罪適敦葬事再信始竣窮索疾書徒至鉛槧法駕自郢都始發願一遲斤而滅之行且中立臺端爲社稷紀綱之後三旌八座跬步五升不佞家食以來竿牘不入都門久矣不腆陳賀願附歸使將之

龍君御

東甌書至知渥洼復產神駒比年以來僅爲宰公一開口而笑入冬未得除目其如嚴瀨之期何拓落一官無論淹速苐累年契闊惟聚首爲皇皇此心想同

之也聞長君自四明入甌海樂在塤篪赤水來書亟稱仙才濟美宰公固星精也猥云有父兄在不復求仙邪不佞方外之遊近得蠡測徒以死生猶之晝夜無寧規規然避一死乎阿淹八月伏床旬日不粒迄今少愈猶能作字稱詩阿嘉久困新豐歲杪始作歸計競兒乳臭巳涉書淫異日作一腐儒庶幾擇地而履者也頌言勒石神人咸歸一老禿翁疇能適主新詩在篋琅琅風生特褎美過精良不可任小册得詩九首附介士歸吳生稼澄先師彝寰先生季子也獨持風雅代起東藩王長公折節下之直將登之武林

之上生慕宰公殊久附上二章自晉謫居者流曰以詩酒爲事詩則吾家事也特患不工耤令右儀狄而左揚雲非計之得也不佞自慚故態乃今願爲骨鯁之臣計宰公蓋之容之不任惶悚

又

至後嚴凝視比年特甚江流濊濊如斷髮氷且腹堅榜人逆別駕公舟膠于麥灘之上舳艫銜尾不能進擁塞下流蕪之蹊行枳不容踝水陸俱阻此時舟師當入嚴瀨如失期何月望薄錢塘猶故轄也且舉室載道省會似不可留聞武林望吳門必鑿氷乃可進

兹專力馳告胥命者三聞自虎林過四明計往來非再浹日不可倘簡書勿亟行可徐徐正月下旬期于陽羨或夫容寺或玉女潭兒曹盖欲卜居不佞相去差近此其一也艅艎或難逗遛願以京口爲期三詔洞中五年再至又一奇也如經白下謁京兆公則又期於栖霞彼中香積可飯矣升中須巳塌百本未及萊濆獻歲當藉手獻之耳仲淹不能從陸無任歔欷仲嘉留滯淮陽歲杪始得息肩季兒春入胄監恐不及摳衣東面嚮往

屠緯真

張龍陽見客得足下數十百言精進之功駸駸將入聖域由信心直心深心且生無所住心矣上之太夫人康寧舒泰其適可知僕自惟鈍根惡能控拳穿革兼之異人絕跡無所師承前擁格則猶觸藩後追驅則猶入肆役人之役不釋鑽研足下所云立敝者不佞其人也龍門聲迹相及重以臭味相同振落廣文時作鄭老故態室遠心邇愛莫助之彭令君誠心直道然簡略自任無能結客雖龍陽留滯招提竟以垂槖去白榆集美長七月遣使賫來則與繕書人王鳳川俱業巳録將竟梓人亦吳人也梓二卷畢歲寒且

歸獻歲之春乃可畢事承示補陀志不佞與家弟各有詩他日附錄不次

李本寧

僕以四月八日入關迄于八月始出里中視家弟疾月之既望重使將命至犨林䖍如丘山言如肺腑竊惟不令兄弟衰朽支離不足以當世人白眼太史公謬爲折節閔焉視弱弟而兄之北面大梁愧非夷門役也往將爲太翁立傳負諾責者七年面與阿淹商之須留二使因之呈草太毋聖善之紀姑竢後圖二使懼報命愆期亟求速發彊而後留之矣僕適當大

功反服兼遣季女屆期自肇林歸太函病矣蕪之謝客既久出則蟻附如羶既閲挾旬不暇一操不律于時郡縣故有期而遞響宴會難以禮辭竊計加以挾旬尚未可必二使亦病其一不敢復稽謹陳感悰併謝不敏郡大夫董公遇僕有加禮自云於太史公爲通家季女以九月十九日醮之自後乃可從事二草具將徼惠二千石發一急足奏之大梁不腆戔戔百不報一病中不能搜索主臣主臣

韓直指

道昆幸託宇下謬承特達之知存問先施專使申命

蓋將逮以文事使之張皇　國典揚扢家聲皇皇以有事爲榮何論辱命使者歸報業已私布感悰薄寒中人病肺爲欬濡遲旬日始得具草若干言極知不馴寧饑祠事僅逭誚責庶幾毋坐愆期臺門森嚴敬白二千石藉郵書專達弋鵠得鶩有靦如何獻歲道出虎林當負荆以謝東望瞰日神與之俱肅狀無長語

陳玉叔

頃走一介起居悉屏不腆顧蒙溫辭相報有如面談近與龍君御胥命嚴陵作十日布衣飲黯然而別不

遑奉書已屬通名致意嚮往驛傳廷尉之使至誠如所聞自方伯視之則已淹自内史視之則差速耳于時不遺草莽覬命先加汲汲之謂何不佞非其任也南中計與王長公朝夕出入真平生驩入秋携季子入成均或得爲郊關之客盖待舍弟仲嘉未至故遲遲耳六石銘有諸責謹稽使者補之竊欲勒之石而附之銘懼無能一當不朽率爾私布不任主臣

劉督學

不佞三仕楚數服膺於楚之良君侯自姑孰讞新都大有造於宇下于時姚公令歙廖公令祁閶以三良

顯其後雲杜徐公出守武陵龍公相之既而丁令君居海陽彭令君居歙此惟天授其皆得楚乎哉第君侯拓落浮沉莫决其故蕪之雲杜不起武陵曼移即比翼圖南三戸居閒左矣要以碑之道路之口杓之俎豆之司去後之思永永無射乃今廖使君在事不啻决江漢以渥部中又一時也比年諸弟子無似得齒通家不佞一疾十年蒲伏終老不自意得當宿昔從使君所得拜問遺離索幾二十年旦暮神遇一霑濡沫既圉圉而復洋洋惠以溫辭加于厚幣無量已譜序之役敢不祗承二豎依人嘔血復作聞命先輸

唯唯竢來月具藁上之

汪郡丞

自無湖遣問知運木京師久之閱仕籍知足下業已專城再閱則漢中之名易矣問之績溪廖文學文煥云足下固無恙似仍在蜀中三閱而蜀中虛無名又不得其故適門人黃應逵自蜀至乃知足下以安邊丞馬湖此出當路推轂無疑蓋彼中息兵必擇人善其後耳極知忠信可行蠻貊足下且優爲之要之文翁無讓潁川武侯鼎足而分迄今以萬世爲土足下居常自負固知不薄居夷願言勉之此千秋尸祝之

業也僕老矣比年幸強健第聾不聰乃今目不覽驛書耳不聞時事口不佔嗶足不登臨若長生若無生悉置勿講第煢煢待盡庶幾乎天游異日足下名遂功成願從我肇林以脩夙約襄陽故業似不當以傳子孫或於此擇善地一區亦歸根反本之所爲務也

蕭宣州

頃紹介宛陵誠自知其不恪明公無所譙責蓋之容之內省終不自寧迄今猶有慙色將命者至則溫辭爲厚幣先不佞不勝主臣避席而拜其辱備在夙昔其何敢辭丁戊之間鄭使君守宛徐使君守新都竝以楚之良千里相煦乃今新都得董府主宛得明公千里一時龔黃接壤不佞沐咸池而晞髮重以決沃焦而波及之即張楚無能庶幾依楚自張矣國子先生龍君御翩翩楚材顧出入不矜一蹶而失千里不佞不避忠告諄諄以苦口進之頫首而從庶幾折節既自武林北上任放自如不佞人微言輕愛莫爲助今在函丈願太史公脩以繩墨之言宛陵有兩生一曰守箕一曰鼎祚皆博學好古足破天荒儻然物色之亦吳公之賈生也兒曹以毋多病未及橋門獻歲當行或假榜人餘力使旋布謝不盡願言

周國雍

家食食貧歲五不稔杪秋畢嫁衰疾交侵遑事五游僅依待室而已方生伻至跫然振西來音一發五函三讀什襲即劍門罙阻庶幾乎一括見之殆將爲化人爲希有爲師利爲普門無論馬卿子雲非其人矣當世務骨鯁爲名高率謂虛文無益二三耆舊弇山先鳴雲土代興六翮已具不謂卑棲州莽而南海陬區西川荒服乃下鵷雛僕則萑苻殊非竹箭無庸傾蓋驩若平生是蓋得之聲氣之先索之形骸之外千古一遇不亦知希足貴乎哉僕知慮不遠王孫將圖

不朽於梁木使君直以旃檀爲麗誓將肉骨而生之藉令有胃無心猶知銜結兼兩之惠亦既登嘉要之則鬣鬣非高灑頑非深操蛇之神業已鞭之東下太函一魁父耳其何敢承家弟支離既廢且篤茲謀之弇山雲土將爲僕勒一家言獻歲方授梓人秋可畢事僕涖三鎮卒閱六師奏議僅數十章亦附剞劂于時肺病大作不克先陳副封云左氏書方伻左投之林宗所旣發始知其牴牾異日者將索之荆州倘不以九仞絕人僕願榜其棹楔西陲多事拊髀思將將才驛聞羌復生心計塡蜀非使君不可竢拜旃檀之

至紹介嗣陳婚氏行肅此先達不具

程雲南

大婚近矣太親家宅兆之卜云何親家持重如千鈞目攝不佞則以爲迂爲佻爲怪誕爲紛更之四者不佞誠有之固宜其言不入昔之諫鼓謗木寧能盡保其不迂不佻不怪誕不紛更擇一善則從之于是乎迂者圓佻者捷怪誕者經而核紛更者恊于時宜如其不然將安用此昔周文至德武周用姝繼述不同同歸達孝牧野之事豈規規然遵治命哉二姓兒女婚姻不啻肺腑關弓之泣不于他人而于其兄第毋

操成心毋溺成事此非惟郎君可轉爲福即長君亦大有賴焉

焦弱矦

自昔舉公車第一人莫不歆艷　聖明禮遇優渥名噐特隆稽古之榮于斯爲至顧自鄙人耳目所及三歲代興或職諭思或賛容勿下之不負所學上之不負所知其人斌斌殆可僂指要以究極本原獨觀昭曠僅得公一人誠知大行不加得之自是海内喁喁望治必得若而人以希太平鄙人聞之喜而不寐畢司理祝海陽及郡中二三子遞至拜命之辱三復申

之鄙人宿諾有年主臣無任盖自焦山歸歙不令兄弟疢疾相仍鄙人猶幸苟延重聽滋甚舍弟既廢且篤保之不啻嬰兒以故諾責不脩則潘懋德方伯甬習知之矣索居偃蹇竿牘不入都門屬門人方于魯北游肅狀以謝不敏自今力疾從事計府僚當入賀謹具葉附之行

李觀察

從許丞拜君侯問遺之辱由前盖至于再至于三不佞方在唾餘人所不齒君侯求舊於宇下津津然謦欬及之久要不忘亦猶之古道也方今鹽梅在宮府

骨鯁在臺垣封疆之臣林林乎方召在事矣頃推轂者率先君侯盖秉輿論之公一舉而得社稷之衛不佞聞之溢喜固知蠖屈必伸第彼中市不可遽罷戰不可必有功兵不可飽強食不可卒辦自中制者且耽耽督責之杞人之憂計無所出計君侯石畫具在日可見之行矣來書尚爲不佞扼腕不佞何敢與聞許丞暨子還閩倉卒私布不盡

夏陳州

不佞三仕楚既去而楚君子未嘗絶之故不佞不避未同之言亦各有所當也君侯之舉鄉國不佞越在

郎闈後二年而入朝又三年而歸養屏居艸莽僅從仕版得君侯姓名近屬父黨起家幸得爲州倅倅資滋薄又幸得君侯爲依歸且曰衡石群材嚴于月旦即不佞無似間一咳唾及之不佞自託神交非末同之赧赧也適家豎往省安否輒附尺咫通名門人方士枝爲舍弟婚氏操儒術而受賈業曾得及公門乎其未邪回向中原喁喁翹往不腆之贄先以未將壁存幸甚

王行父

當代楚材滋盛臨皋下雉先鳴足下代興得父師而速肖舉世沾沾拾瀋獨飡沆瀣而引清泠直將吞七澤漱三湘即岷嶓難爲源滄溟難爲委矣頃自弇州即世天喪斯文獨楚師出郢鄂之間分左右廣其右即太史楨也足下以輕車進驂兩服而連衡寧詎楚之良乎陳其參則皆天下士也從郝生受尺一空谷得跫然之音其義愈高其辭愈下其所養可知矣聞下雉出弔弇州于時僕亦將發屬弱弟病甚竟未成行玉叔欲脩禊金陵業已無及聞張助甫且至僕請更九日爲期時當賓興足下能待吾黨否屬莽已畢授梓討先秋可訖工儻然幸覯白門願以爲贄顧衰

門敝帚將不免見笑於大方家西面喁喁尚胥嗣布

新野王

貺命三及新都其何以逭諸責即無能爲役寧復遲遲一表二詩草草塞白即不能揚扢萬一庶幾不失孝子慈孫之心李太史越在大梁天下士也集中僅得其一詩耳何可無文他如四明屠隆句吳徐桂吳江俞策蘭谿胡應麟孝豐吳稼竳盡東南之美中原則君侯爲政願設天網以該之重問頻仍無以爲報對使稽首無任主臣

密藏上人

凡夫末技微若雕蟲上人以法語命之將謂鵠鳴亦具佛性雷門一奮敢不響應乎哉叔宗久阻津行不遑報命比年南宗不競浸入榛蕪上人親轉法輪不啻西來龍象凡夫奄奄暮矣安得遠坐投地一禮希有乎哉此中洊饑于畤無能效力俟歲事稍入將率二三長者子佐若干函叔宗陸歸無可爲獻茲具淨餅一具淨巾四幅附丁南羽一葦將之

呂調甫

往受命爲太君傳迄今悒悒主臣天不憖遺賓我元老東南地維缺矣奚翅泰山梁木乎哉長公復以立

傳命之謭陋無能爲役苐以感恩不若知己不佞寧敢負相公之知矧長公歷敘周詳有如良史風神色澤具在丹青三事名公事不遺而文省矣不佞拙工也壹以公所稱載爲準繩累三千言曾不足以揚扢萬一間多戇直不避嫌呵長公自述一篇先登彼岸西方妙覺於是乎圓不佞欣欣爲奉巾挈瓶蓋亦聲聞衆也溽暑用事稽使者東歸適校敝集以授梓人日不暇給且老妻驟病浹辰始平罪在濡遲敬謝不敏使者將命睨若丘山懼坐不共拜嘉有覥此中結白榆社司封幸而同盟近著視昔猶賢即壽世父文亦神足也聞西湖增勝一切改觀八月潮生願乘木東下儻然遇合平原布衣何勝焉謹先布訂之

陳癸源

宇下諸生將命至則修成言不佞幸得習大司空即光祿君亦嘗締通家之好重以君侯之命紹介且專以有事爲榮敢不自效丘山之睨其何敢承先是盛同年二三父毋將爲大宗伯王公壽且書抵不佞徵辭君侯列名其間申以司理公之意方從事于此必畢事而後受工諸生還肅此報命大司空奏疏秩宗序之竊意併入集中方爲全帙恐光祿君或未寄至

裒爲另集亦可山城毒暑願爲柱石加飡涼風生當踐三洞之約不具

范原易

驛聞足下彈事令人勃勃生氣而壯之夫以當職之事繩執法之臣　當宁當其言大司馬持其是卒之從臾移而引避之此非俊鶻一擊而決九天乎歸來固當作里社游翱翔方外何至不蟄而墐不氷而凝過矣過矣頃過海陽已從諸長老言之猥承尺一先施篚幣具在僕事足下惟謹然不能爲非禮之恭幣出無名即不恭不避矣新詩滿帙雅量高致于此槪

見之歸使不留草草布謝

胡伯安

嗣君辱在里社則長者以覭命命之無施不隆無辭不腆亦惟惠顧通家之好託以神交德意烝烝先施無倦重以君夫人窀穸之事逮及舅甍即有賀無心知厚知重嗣君謬相膠漆留滯六旬平生之游不久于此不令兄弟卑卑甚矣抑何脩得此哉嗣君博學宏辭當世無兩以長者為之父若天縱之不急近功不掾拘論恣其獨往冥搜千古旁及百家藉令高跱著作之廷首出文學侍從之列猶之爝火寧詎能與

日月爭光邪是年敦杖國中將從嗣君為長者壽適栘人遠在江滸歸則愆期且弱弟之病滋深不無狼顧嗣君先發附布區區極目赤松神與俱往願言不盡

太函集卷之一百四

太函集卷之一百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三首

許相公

頃從家監得相府書重問兼至戀戀故人之意猶然不忘不佞自任恣睢夙嬰衆惡相公不任耳視洞然以察為明覭者求多其為圭璧之玷咎將誰歸第自不佞終喪蘧然忘世即從　輦下推轂未諒不佞之心彼犴犴也者直以為選蠕而力排之信乎知我者希矣天喪元美後死者謂何丘里之言業已付之剞

劂非故加宍于木逝將獻笑于大方梓人事竣即當畢謝鉛槧雖從擊壤不容贅一辭邊事紛紛任公子大有造於不佞斯其以德樹德敢不中藏郡邑守令皆良饗執政之賜弘多矣縣大夫且内召郡大夫當上程書願乞如二大夫者若而人保我境内即老窮巷不亦由由乎哉比年拓相舍者三願以次完繕彼其垣屋不治偷安足師是歲雨暘及時農事庶幾有穫居中爕理繫于柱石之身願舒几几坦便便為社稷蒼生福不腆另狀餘無附言

焦太史

別駕還郡得太史公書朝市山林萬里如聞聲欬歲五不稔氏其無如今茲雨暘及時有秋可待自不佞家食誓將以菽藿終焉皮相舉肥關及擁腫睨者弗察輒以爲有心也者而剸刃焉項之邊事紛紛斯其大有造于不佞不佞猶故吾也其何敢忘山中毎接驛書隱憂饒于溢喜　君相明賢良矣大臣法矣爭臣直矣顧發言盈庭不啻聚訟此何繇至哉杞人過憂願太史公釋之也自昔有道之士目詞賦而雕蟲公不其然則亦以爲經國大業後之來者誰其代興文王周公孔子之文文之聖也惟公揭白日于懸寓

庶幾可目一新石刻四種戲笑大方幸而引之繩墨分封使節何事未遑謹請命

龍君御

承惠書無示諫草起而距踊不自知其若狂屬吳雲將行草草具書私布溢喜繼聞國子先生有代興者亦將留中太學賢士之闢非虛語矣近屬汪宗孝赴函丈肅此申之宗孝雅在門墻宰公期之進取北游就試幸得后夔氏爲之依歸凡可孚而化翼而飛無庸緩頰宰公故有新都之約計將入郎署能作校士一行乎太函方治門垣異日者建于秋閣徙白榆社于此詭集凡六十莢業已屬金陵梓人入秋訖工將求删定不腆布縷之幣願當者御之

又

自君侯之辟雍書四五上公遠至習聞起居往往以禮法納忠而君侯不耦猶故也公遠耳語乃得東言但博一省郎即撮一丸泥塞武陵谿口審如是不亦翩翩乎豪舉哉宜其聞不佞言直蠅蚊耳竊以君侯非曲士非偏才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宜無不可藉令爲龍蛇也者寧能雷奮而終蟄邪必如不佞衰白之年雷收聲矣知有夜水而已季兒無競欲遣

之橋門則以舐犢之私不欲寘之太遠茲已赴金陵矣舍弟道會將彈鋏都市中入夏始成行計入秋乃可息跰道貫幸無恙然病日深不佞坐此不能爲白下遊仍作函中躑躅耳公遠北上不佞方爲季兒治裝僅以尺一相通不遑布幣平生屬草業已屬劉生部署之

寄李本寧

天喪斯文弇州即世鄙人蝤食之餘苦耳避道傍而下無蹊攫者猶然及之是不若速朽之爲愈也惟公碩果久困積薪吾黨率以文窮其操術左矣顧彼之

自彼於我何加損耶弇州集成屬鄙人序幸一當刮目亟索鄙人集序之弟覆瓿所遺荒穢不治佚病良已思去什七而留什三歲月坐馳一埰百廢乃今顫九天擗九地安得弇州聞其飾巾待期亦嘗以此怏怏惜也獻歲盡發故篋屬門人輯之無論良苦短長裒篋六十方在校定將授梓金陵將就僅般一引繩墨今之宗匠惟公擅塲擬遣弟子挾篋中原待命門下公家封樹之役併專達之迄今凡十浹旬猶未就緒舍弟之病滋甚喑不能聲相彼在原我心孔棘公用情深厚視肉骨猶賢毋言及之相嚮泣下右轄姚君佚古之遺愛專訊有期相見幸爲先談敬謝不敏戔戔另狀幸鑒存之

王問伯

天喪斯文哲人萎矣歲杪役夫再訊得凶問歸逝將匍匐妻江拊棺長慟入春則仲淹之疾滋甚幾至失聲醫家危之不容恝然遠出弁柟已具三箠日而未行儻藉寵靈弱弟小愈當決策而往閏以爲期不佞幸託生死交遺言以墓志相屬即無能爲役欣欣以逮事爲榮二三君子靳然衰絰問義無越境子念方在相禮毋煩西行但得布狀或年譜成不佞即可從事雖秋毫不敢拜命勿相加遺束芻容躬奠之不敢先發適中書君展墓而返附布惓惓兼謝不敏

懋成王孫

彭生亟稱海内四家闌及不佞其一楚産其三皆祗役楚中不佞何敢望三隅盖三仕楚矣先鎮國疇昔過聽不佞幸託神交中濡有銘加灾于石顧鉅工無所嗤讓授之貞珉天不憖遺賓我鎮國鄙人無及凶問竟失束芻二使將命自夏門問遺交至撫今懷昔悽愴久之東吳下雉二集既行不佞亦收覆瓿之餘付之剞劂承戶庭里社之命義不敢方稽使浹辰具草就正同社丁元父在次遣一力弔之雲土李太史本寧才足張楚茲分部居汴願亟定交二草具在赫蹏侑緘另狀

胡元瑞

屏居幽谷足下振以跫然之音留滯市廛凡六挾日相與上下千古左右百家定是非攷同異挈廣狹辨瑕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則儵忽之所未鑿象罔之所未探夫是之謂希聲夫是之謂冥合老夫僊矣何侑而致此哉乃若命酒徵歌登歌游衍相索于形骸之外相從于溟涬之初屏幾物我兩忘各適其適

而已自後戶屨相及收責者急於催科幸而暑雨及時祝融避舍不佞兄弟日惟高枕函中適從酤者辱問遺即八行且重譯矣幸睹新梓吳豈越班乎計秋分毒熱未蠲榜人無敢干酷吏婁江絮酒當在八月九月之交先期計必相聞願得郭有道僊僊俱往耳士能業已拜賜未得及知酤者行色不遑報書老夫代之寄聲外有私布

古使君

君侯四十專城又十年始復故物越三年入粵進律而秩不加虔中有言即聾者將揜耳閧拂衣還蜀若

脫躧去古人亦莫不然即三聖且不免此時離黑白若懸寓彼多口安能爲政哉　尚方拊髀有思君侯行矣邇者言及不佞計從驛書聞之即不佞非鷄雛彼其嚇我者腐鼠耳家監將命上里不佞拜尺一于函中幣重辭溫何可勝感郎君河東之賦就矣東觀方倚席待之秋與計偕御君侯而北一快事也病肺累月力疾操觚西望岷峨願言不盡

張督府

明公經營天府捍肩膂而衛腹心師之丈人當世無兩頃者屬夷生心伺我瑕舋萬不得逞鼠竄而西糺合單于深入邊境脫非先聲所薄且中近關上兵伐謀皆是物也　廟畧務出萬全　簡在元老禁中頗牧則惟明公不佞道晁故嘗從事行間聞此而喜可知已計今得代且以劒履趨朝相距三千里而遥材官將命且至辭溫幣重如鄒谷如燕臺藉令有口談天詎能稱謝萬一道晁家食浸久衰疾相仍墐若昆蟲重聽滋甚我躬不有遑及四方昔嘗私布于大司馬公新督府公庶幾無他腸矣今茲復掛齒頰任耳者其謂之何明公猶然諄諄誨之將甚憖于長者肅狀申復附布戔戔北面主臣敬謝不腆惟台慈鑒納

蹇督府

仲春寓塈者方于魯書中道而阻季夏内兄子吳吏仲入監復作一書併上之聞歲杪始抵都門則翁巳抵薊門居督府矣二書逗遛徒重不佞之愆西虜生心　當宁拊髀保釐彊壓深有望于社稷臣驛聞虜覬三韓計今鼠竄久矣屬夷構結黠虜東西出沒無常薊鎮衰而折之伐謀爲上寧使爲蛇爲虺無寧爲率然寧使爲犬羊無寧爲狐爲虎務令機格勢禁不戰而屈之此則幕府之優爲惡用緩頰往以裹言私布翁或謂其不然頃涉群猜竟甚多口即不佞非鷄

雛也如之何嚇以腐鼠邪舊屬材官毛驤赴邊肅狀申白年力衰暮方將輯諸草以授梓人疇昔閱視行間擬作一記久而亡其籍矣獻歲將遣門徒待命門下經紀陳跡拾遺補亡及期當專布茲不具

王大司馬

頃西虜入聞者譸張發言盈庭株連樞筦　聖主明見萬里無稽勿庸乃今徙幕出邊款關請罪則廟謨先定伊誰當社稷功遼陽警聞計今鳥散矣頃舍弟以公役往附一書行歲杪始得專達屬材官毛驤入視其子紹介起居不佞日迫崦嵫門人方集不馴之

言而付之梓疇昔翁嘗言及之矣敬附以聞計期則來歲之秋乃可就正時方結舌不盡顒言

又

頃者邊警驟聞人言競起明公皇皇夙夜几几巖廊秉之以匪躬臨之以毋貳卒之遏寇虐釋　主憂蓋樽俎之勲社稷之衛也良工獨運抑孰知其苦心唯不佞臭味差同僅守少微聸太白耳歲事更始計多福且多男屬吳伻入燕幸得通謁邊事惟大司馬在直將轂虜酋而殪之不佞越在崦嵫何敢緩頰

陳廷尉玉叔

自不佞領鄉書不入金陵者四十五年矣屏居故里寤寐新亭屬季兒入成均誓將挈之以往幸二三君子且至明公復以脩禊爲期一再申之神冉冉先馳矣三筮日將發會弱弟之病益深急在鶺鴒不容恝然遂出老妻舊疾亦作狠顧不遑坐是遣季子先行不佞逡巡未決儻俱無害則以閏初一哭元美由丹陽入金陵下雉上蔡二公能一留之否禊事往矣宜莫如登高栖霞牛首雨花臺燕子磯諸勝什倍龍山無論山陰道矣時不再至願相與圖之

張大司成

是月也適太夫人覽揆之辰蓋登大耋矣太夫人爲天下毋是生胄子爲天下師太學固　天子饋酳之區萬方於是乎觀禮要以尊榮壽考夫非千載一覯乎哉往不佞得侍同朝幸一再聞名于梱外乃今辟雍伊邇無能上太夫人觴徒託無能之辭竊比東方生詼諧王毋之側相公得無讓乎請以咸池爲尊雲門爲俎北面堂背遞稱八千歲爲春秋太夫人幸而聽之猶之里社迓鼓也不腆布狀幸專達之中涓不佞無任主臣無任嚮往

舒大司徒

往年聞進大司空則滋喜聞徙大司徒則喜滋甚繼
聞初度始五十既得代當入留都都人士引領望之
幸得爲壽庭下不佞踴躍三百不知喜之無從自昔
萬鍾之家曾不得一開口而笑乃今太公太毋始偕
老翁始艾二仲則賓興矣長君則上第矣太史矣翁
之髮黳然黑也非所謂西方希有中國一人乎哉邑
有劉生自言通家子也將爲效岡陵之祝就不佞徵
辭不佞笑而謝之老夫無能爲役斯其嘉祥善事固
當有辭無何取道歸寧三世簪纓咸在具曰天瑞豈
惟人瑞足多舍弟道會之淮荷推愛獨至茲携季兒

入監蓋代不佞躬行路兒入金陵適與行會敬附尺
一先達鄙私于時草剏蕪辭異日仍介劉生以進季
兒豚犬耳嗜佔畢而絶交游試事畢當紹介而見之
闈人今則猶凜凜卻步不佞舊業悉梓之金陵計七
月訖工尚容就正不腆另狀惟謌史麾入之

王大宗伯

不佞自楚通籍未及侍翁同朝既得歸寧逝將白首
翁方鴻漸九逵之上海內爭覩羽儀南都藉　高廟
之靈賚秩宗而典三禮猥自託于甸服之鄙心竊竊
然嚮往之亟欲通名無緣紹介季兒無競始學幼儀
適時政民生入學苦難預爲之援例入監困蒙未能
受業乃從內史受繻愚夫婦遁在病鄉留侍未遣曠
日持久茲待待命蘭臺屬舍弟道會將之行謹以竿
牘專達犁牛舐犢姑息居多惟翁矜不能而弭詔之
是爲衆父父也鄉國客邇利見胥期有懷未將附此
不腆伏希鑒納

又

相公翺翔著作之庭綱紀章相之業猶之調嶰谷奏
鈞天即有小鳴曾不足以當兕鉦頭及六君子曹命
不佞倘辭蓋不以詹詹也者而棄小言即芻蕘庶幾

可采相公方以天地爲量齊物而無不容重以察及
鷦鷯直將以雷聲同振郡吏將命自南宮至洋洋寔
多譽言駢驪鏗鏘充溢耳目即虞九章韶九成無讓
矣申之玄纁之篚貺若丘山辟易主臣徒甚慙于紹
介白門伊邇陳謝未遑舍弟道會釋業周游猥蒙姝
遇屬弱子芒芒歸省倉卒同行茲遣之大梁請婚取
道馳謝項九章有事蓼上相公留滯如初此其故非
草莽所及知要之尚有待也不腆附布惟謌者入之

余太史

遠聞麟喪其趾鄉國莫不震驚翁親于其身當之且

重為宗祏計因而不庭累月固無所解于其心勿藥
而康則天相之也要之仁者有後業有名言子姓振
振可坐而待不佞避世長往夢游不及四方或坐其
有它腸三尺之喙遂文其面不佞固越王孫也即文
面何傷彼之自彼吾則故吾彼計雖得吾無失也比
年將携季兒入監幸得一登君子堂坐弱弟病益深
不容恝然遠去曠日既久乃屬仲嘉代行季兒跬步
未出戶庭不敢遣之唐突閽者多男盖有吉徵矣日
望之弟病稍康白下之期未解閏月上旬乃可決策
翁其索我於四百八十寺中不腆戔戔幸謁史麾之
入

劉少司成

不佞越在草莽幸聞首舉公車著述論思亶稟于身
心性命高跱東觀具體夔龍頊者一借臨雍若在周
鎬四海九州之士莫不跂足以望宫墻即衰白餘年
皇皇嚮往季兒幸籍弟子不佞將紹介而見之橋門
屬弱弟病痿而深繫之甚不能去兹屬季弟道會攝
行即次謹以竿牘自通季兒顓蒙曾豚犬之不若童
年不習應對僅依師友而絕交游獨治博士家言旦
夕不廢始至受業懼以出入分心乃今師友併在金
陵為閉戶計挾日以往願出就舍而私肄之乞命題
程督之舍中免其旅進秋試將復入畢試告歸乃若
掛名作數以幸須臾非所敢望犂牛舐犢姑息居多
竊附通家唐突私布告閽有狀不腆附將倘家弟病
稍平尚期利見兹不具述

孫太宰

鄉也相別十七年僅一聚首都下迄今復十七年矣
僅一紹介留都前後歲星三周曠日何久即咫尺之
牘畢廢不脩猥云古昔石交無用苛禮竟乃半生契
闊不已疏乎長公由北而南由少宰而太宰勳名濟

美益熾而昌嗣君骨鯁承家盖四三世而光大之矣
不才越在草莽聞之而喜可知中散自絕山公則其
癖也兹遣季兒入監屬季弟道會將之行季弟昔從
應試通名長公禮遇殊厚幸得叩閽稱謝因之專問
起居季兒若閉犢滁中迄今未見父黨龍門峻絕詎
敢唐突一窺季弟代申謹謝不敏丘園無以將敬布
此戔戔伏惟鑒納

傅直指

不材猶散木也明公耳視而推轂之先是固未嘗通
牛馬之名執羔鴈之贄受知特達誠不知其所由來

睨者或將求全愼毋以聰明累夔曠竊懼之矣旣而匠石不顧猶幸得終其天年甚者乃復持其短長尅核太至不材之視榮悴直空華耳卽七尺軀皆長物又何有於標枝明公直以卷曲而先談固自知非萬乘器也頃自恒山在告不遑一問起居陽烏南翔衘書再至導之以真諦獎之以高吟德意惓惓不啻加膝不材非柴中也者寧竟不報而坐忘亦惟知已貴相知心無事苛禮坐以不令兄弟待命醫門三歲大侵僅糊八口因而一切廢格甘爲名教罪人傳聞問法落迦願從一葦適閉關瘵疾跬步不前占言紫氣

西來孰爲尹喜頃之楊人東矣如此良會何期歲首入朝蒼生幸甚蜀公遠北走私布衷言不材日在崦嵫任天之放箕裘之業付之季子鉛槧之業付之梓人玄同之業歸之無名菩提之業歸之無始乃今一無所著不知惡死而樂生借曰不材則野火可燔斧斤可伐螻蟻可國鵂鶹可家此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明公爲三教主深入無生浸假當前願爲奉足不材越在空谷乃今亦將逃虛世之業白者紛如雌黃在口明公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震動無方儻然攬轡而南過我方丈維摩舊疾作矣願得一當文殊報詩二律擬書之扇頭篋中有苦無良尚須求之吳市承筐不腆有靦未將主臣無任

周使君國雝

姻氏方景眞行三拜使命之辱其程萬里其貺百朋其書累數十百言其以同氣于嚶殆相求于千古之上鄙人悾悾耳明公直以爲芻蕘也者而周詢之自南粤宗增城具日盟主公家隱君子能自得師譬之北面猶龍龍德有在鄙人中歲學道黜聞見而反吾眞或振之以說鈴掩耳而走旣聞高義敢不伏膺昔龍門具良史才未必聞道仲尼弟子亦旣傳之矧今

重使在門景眞程督日至卽支離疲泬竊將效顰[illegible]而擬形容信宿藁成恍然自失藉令秉彝好德小知無若大知方之龍門無能爲役固其所也左傳節文疏略其引先成今竝奏之願受繩墨西陲多警　廷議推轂明公于時全蜀底寧恐廊邛非可安枕鄙人爲吾道計不欲以戎馬易詩書爲世道計舍此其誰也家弟病篤且深不能力疾其啓鄙人爲之專達敝草將就梓四方收責者闐門亟以景眞迴行不遑肅布

又

西來材木堅碩隆重密緻多文美之美者也明公賚
以不朽後于高名異日者得全要領而就之不卜而
得真宅矣汪丞雅出門下知使君推轂居多即老偶
有二天矣承示新著鏜鏜乎振古之音送徐司馬公
一篇不啻流商刻羽弁山已矣直將秉羽而入中原
雲土李本寧其敵國也時方俠少爲政厭常喜新文
避兩漢而趨六朝詩避正宗而趨接武一倡群和浸
以成風賴二三作者力挽之猶懼勢重不可亟反百
朋類鈔一叙似開駢儷而俑齊梁極知大方無隅亢
將游戲三昧顧明公方爲時人耳目視聽于是乎取

東岷嶓在西澄清自其源始鄙人曲士日睫三隅倘
然以謣謣見容斯文幸甚

蕭宣州

壠居拜存問之辱迄今終不能忘此中窎邈玄暉不
遑亟問有懷嚮往苛禮何爲頃自鄭使君守宛陵褎
然治行第一後十年而君侯至不啻過之天胙宛人
則皆楚產即不佞無能張楚亦將附連城以自張好
德出于秉彝非貌言也龍相君以不羈左徙往往以
苦口藥之適在成均能折節乎其未也比來所聞者
猶故耳即太史公不避謣謣其如不用命何近得梅

禹金書歸德君侯殆不容口此生亦驥足也非君侯
孰爲孫陽茲幸一入澤宮今且行矣適以婚姻之故
專力而徼寵靈謹布狀起居具在副啓極知唐突交
淺言深柬面主臣

袁使君

承使將命再至敢不亟從事以逭愆期自月之上旬
偶嬰霜露之疾通夕不寐精神銷亡望後二日始少
平力疾具草徒取塞責夫金石之業寧詎以慢易之
心入之矧在公家則雷門鼓也氣愲辭塞殊不成章
第使者督促于門一日五至第恐報命濡滯將干軍

政之誅不佞屈指計之失期久矣不佞見坐無憾[illegible]
者非若而人務在徇人不敢自掩其醜伏乞斤削如
非其質則擯弃之不佞竊所甘心毋傳其罪于將命
者天心借寇得代者尚未有期異日者專力布之茲
不具述

徐明府

不佞結髮而仕越在名邦諸先達流風猶可嚮慕既
受閩事先後六年諸吏治民情猶可僂指乃今幸得
聞高堂之淑問明府之英聲猶之千仞嘴嘴足稱希
有弟可望不可見即跂足何爲使命覽德煇而下之

不虞謬及不佞且登弇州之拈推而納之作者之林不佞碌碌人群且以衰疾廢業久矣顧其文則虎其質則羝進退不能觸藩何論服猛獨以通名始于一札莫逆有若神交重以二三君子長長尊尊得明府爲之宗主且以名家有世德而不佞無詭辭言遜禮恭不能堅謝屬收文責擁戶遂令使者稽程取辦倉皇極知褰淺是不足以饜河伯海若其謂之何聞朝車戒行有期不遑覼縷高明亮察

周竅六

頃留使待報九日爲期薄寒中人肺病復作無以家

孫受室猶向平未畢之勞使者三及門屝屨敝矣越旬有五日具草苟完桂檢蓬門將甚懸于懸簿明公力廻瀾而氣蓋世鄙人僅一發之儻然無擇芻蕘比之劒首一吷可也二詩聊以爲好報則未遑家弟道會字仲嘉弃佔畢而希著述玆承蹇脩之役有事大梁取道過陳方生其肺腑也儻克相遇盖亦於陵仲子之流尚胥嗣布

又

僕家食滋久蟄如昆蟲獨二三作者振以雷聲時而腷腷時而趯趯傳聞見于耳目乃始有知于時論道者喁喁建言者諤諤直將以孔顏爲正鵠比干爲前茅即斐然有成覼如敝帚豫章文獻之藪廬陵臨川南豐三傑並起皆大方家後來者或以其指出先王而其辭不則古昔率爲秦漢左袒不登宋於齊盟近則義仍孟弢以博洽奇詭特著聞之舊史氏今茲應制卒遺夜光僕未見其人聞其語矣太康中州一部婁耳惡能動德輝而下鳳覽乎將命者至自陳拜詩書之辱僕方病視霍然而察秋毫茀披若木之華竊懼目精奪矣僕居城府凡州里之會無所讓勞適縣大夫就徵數數然有事祖道且病臏作苦不啻挾辰

懼稽使程草草布狀先復尚留一介報命計近九日得行集序具草附之併以詩報謹謝不敏無任主臣

李明府

直指公豫戒程期履端未奉顏色承遺功曹存問臺臺殆數百言列之熙朝蹟之名世不佞聞之汗下自知見笑于大方之家獻歲二三門人及不令二弟將收餘燼悉付梓人計入秋剞劂畢工願因就正直指公胥命伊邇計得郊迎歲餉先施肅此陳謝不具述

邵旌德

宛陵新都相爲脣齒君侯在旌猶在歙也直將流愷

弟而波及之不佞備在通家父毋孔邇即未申介紹
饗賜弘多令弟孝廉君惠顧函中乃廷覛命之辱重
使專達多儀先施亹亹温辭煦然眷盎不佞何脩而
得此也君侯課最且久旦夕將就徵車隣邑甘棠其
標枝且蔭吾土由是而登近侍持直言豈惟社稷蒼
生賴之即草莽老農幸得從耕鑿以終天年矣使旋
肅此陳謝附申鄙忱

丁元父

明公入爲司直則　帝賚骨鯁之臣鄙人竊竊有喜
心未及專達居有頃遂奔太夫人之喪鄙人備在通

家義當匍匐赴弔適聶吏不速而至挾小術而爲大
言劉生極口從臾爲之一試閉關進藥禁忌百端三
月啓扉不聰如故方陳辭致奠戒老蒼頭且行得仲
嘉廣陵書會必躬往寧遲時日毋或倩人不虞留滞
彼中近屬當阨故耳吾鄉政府不避内稱盖與瑯琊
司寇公中外推轂固知鄙人迂僻不使與聞任公子
有事釣鼇即儵魚亦且見察借曰濠梁魚樂驚喜不
入于心卒然加之亦將躍然而逝仲嘉以歳杪至奄
忽經年獻歳將携季兒入成均且就金陵刻集屬弱
弟病甚絶粒浹旬不得已仍以仲嘉代行兄弟形影

相守函中三僕明公所知長者往歳以齧主逐之玆
將遣之入楚其二即徐文鼎其三即騶虞二豎竊取
而入青樓再三懲之不改則以徐文鼎下郡獄騶虞
擊雙踝累百今始平奠章成者踰年乃今始葳大夫
人墓草宿矣藉令得遂巳近大祥鄙人罪若丘山將
自絶於名教仲嘉暨季兒無競並居白下無繇具書
安使君程高士未至新都匡者惟周山人耳時方諸
暑山人不欲久淹鄙人與之言無甚高論第江漢二
太吉壤歸于公家則天授非人力也鄙人中年病聽
瀰耳者三禪家者言空而無當藉令摯瓶而瀉業巳

卷舌不談詞家者言浮而不情乃今付之梓人即鋤
陳玄窴毛穎矣形家者言非荒唐則褻淺昔徒刮目
今則噬臍屈指而筭餘生曾不能必其信宿惡用長
慮待河之清社稷生民有明公在幸須臾無死得及
膏澤下流鄙人足矣明公還　闕計或及秋儻乘六
行庶可相期于金陵之滸弱弟既廢且篤復瘖無甞
如水益深菸菸彼岸季兒執業亦僅僅成章異日倘
藉寵靈庶幾不辱明教郎君年及舞象勃然代興期
近大婚計即吉可醮聞繼内子者爲羅孺人女弟昔
歐陽文忠公盖嘗身之近則元美大父司馬公尤當

其盛至明公而㕘也聞居室既敝假館以居獨大治堂皇聚徒講學程巨源自楚反其言不讐千里面談徒虛語耳騶虞無賴舍人第巠草而夾馬食之貧斧僅足囊中毋令徼倘來而供買笑初擬由夏門入雲土致尺一于徐使君今不及矣舉目舊游如相從于蘭臺石室有懷千百僅得緒餘薄奠尊狀布之不具

吳太學

亡弟七年之病夙知其不可為幸延殘喘以迄于今不及艾者三月耳一旦永訣謂此藐孤何不佞為之治喪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庶幾無遺憾矣弟槖中

無一長物孤殘為可寒心不佞年力向衰愛莫能助承重使來啗蕪膊齋粮非肺腑至親疇能及此使旋虔此申謝不盡願言

太函集卷之一百五

太函集卷之一百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首

袁使君

始聞及瓜而代其來徐徐境內幸得依歸雖加一日愈於已竊計直指君東行部倌人猶將惠顧新都不腆承筐庚得躬布庭下近聞得代伊邇或不遑東用是紹介故吏周學易待命前驅特申一念之敬不佞家食久矣無能一致殷勤惟老公祖葑之菲之毋以下體而捐棄之則盛德事也春和載道恨不能附晨

夙俱翔柱石之軀萬倍珍重臨書無任瞻戀高明鑒之

陳孝廉季迪

公家兩世高義得之季弟仲嘉仲嘉竊附通家請僕為長者立傳僕領之久矣坐病因循茲奉足下咫尺書將以專使推尊歸美亹亹數十百言重以筐篚允庭方物希有先之以季弟申之以石交即僕有胃無心寧自絕于世德砥筆屬草越宿乃成自知取辦倉皇百不得一未嘗不兢兢然惕赧赧然愧也自昔周公仲尼而下吾道卒歸于南閩海之濱蔚為鄒魯比

年作者藿蘳中原南國闃其無人今之代興寔惟足下由是褎然首舉高跱著作之庭九萬圖南薄剛風而上矣李山人直指足下心事不以一日易三公幸而黃髮在堂初度伊邇將倍公車令取道新都願籍不馴之辭歸而上壽僕聞之悒悒殊有後言自昔千里神交無庸面命且弇州業已爲長者壽僕於壽毋何辭斯文在茲良時不再上之潤色　帝業下之貽親令名則足下今日事也芻蕘可擇疇曰不然絳帖亦附片言託以不朽事竣偶屬近體以當贈言石刻四筴侑之均乞一眄季弟相從碣石庶得席地談天

凡百願言造矢可達匆匆不具

又

足下閒世希有三覽德而三不儀羽族猕猕大羅氏奚取丹山伊邇顧猶一息鳳皇臺適青鳥下雲間得啓一箋一紀行篇一剛風之末即一毳而五色章焉彼其爲腹背毛無庸三百六十數也墓文授傭書者昔有誤今正之足下不暴其瑕將甚懸于琬琰堂名他擢取節爲奇本之敬仲之占奇而法矣誠懼方命綴若干言爲銘儻然不遺幸及葑菲願作丞相斯篆鐫之堂皇乃若以畸名齋居然大雅竊欲易齋以舍

庶幾古意新聲不佞寧爲惠施無爲王倪敢不頂心以對家弟不羈其游汗漫南征或未必果果則勝游禹金神駿無雙翩翩佳公子也今所持論得一當足下乎其未邪國士皇皇即著作論思非巷舌則橋足不朽之業孰爲政其惟韋布乎哉足下勉之九苞千仞何有

胡元瑞

足下歸娶後太原公請急還婁江入秋欲弔琅邪踰踰中止冬則仲淹亡矣竟爽成言頃從哀戚中卒卒報計諸不及詳茲承橋梓通家躅念九地溫辭厚幣

既吊且傷讀扇頭詩一字一淚即死者猶可作也謂生者何亡弟遺草仲嘉收輯之顧散失者多什不得一未及卒業有事大梁于其歸乃可程督耳行狀二冊附上尊翁計得一眄不佞將徼惠作者異日者申之樂府新成千古絕倡豈惟當世即六朝以下刪其無人不佞願爲多財宰矣

劉少司成

季兒無競得從弟子末行大宗師乎而化異而飛非直以蟄啓之以鷇嫗之而已既聞毋疾請急歸寧幸而子舍即安營營故業顧耳希譽欸目逃儀刑有如

窮子無依莫爲適主若在羽毛百蟲一靈歸麟鳳而
守其宗得心師矣不佞未及㕍謝徂冬適有毋弟之
喪獻歲仲春乃始卒哭適門人丁惟暘受業門下敬
附咫尺申之丁生經術故疏其人馴雅即不必爲圭
璋爲瑚璉庶幾乎珞珞琭琭間近喪室人未有息子
程期既迫未及繼室而行儻于告例無違凡百乞從
寬貸季兒乳臭未敢唐突奉書不佞爲之專達高明
鑒之

余學士

乳臭兒始勝衣幸得以縫掖上謁乃勞辟雍頫首而
詔之歸則面述其詳蓋視之猶丈人烏也頃辟雍虛
席者皆褎然當大史公已而一起里居一召方伯遥
與億者左竊計貂傳再世公方有事高禖假以優游
帝鄉麟之趾且振振矣適門人丁生入太學敬問起
居玄鳥之祥此其時也不佞惟多男子是上幸寄好
音丁生馴雅不羣惟及門爲汲汲亡弟七年之疾蓄
艾焉能及之藐焉一孤始揔角耳太史公撫念疇昔
寧無一酸鼻耶無狀附呈他日將徽惠作者不腆另
布

張少宰

仲冬屬舍弟代謁不意留滯金陵踰月次滁前驅微
至于時氷雪載道相待浹辰正月生明始自滁發計
上旬入大梁矣宰公履吉當在仲春日幾幾望家豎
子歸傾耳待命舍弟固不當北或以改轅而南乎海
陽丁生惟暘亦門下士玆入太學誠願紹介而見之
謁君此生經術故疏弟孳孳好古其人醇雅不作俠
少游宰公先後大宗師未見若弗克見蓋知所嚮往
庶幾可與進者哉敝集梓之南中此生兄弟與有力
矣不佞將有事校定或以微服一行儻乘間可相聞
願作十日布衣飲幸毋爲它人物色乃可耳

陸信卿

自居堊室以來十年謝客余便將命未達無亦應門
者失之吳太學留滯南都歷三時而始通咫尺頃脊
命嚴瀨惜未得長者俱天喪斯文元美即世僕非其
倫也寧詎以生死當桓文章景南跳請　建儲　世
廟覘其專政非有所受一鳴驚人其時僕與元美同
朝蓋見而知之者也方元素傳僕采故實于其慈孫
即有溢辭直過聽耳昔嘗進履足下芒芒然合異爲
同顧以疏節而博名言令人釋憾而傳喜色集草百
二十卷梓之金陵懼加塗炭于赫蹏第藏之蔀屋而

已徂冬喪我仲氏卒哭未及浹辰猥蒙存問及之讁幡書以告地下長者富有著作得之篇目爲詳聲詩猶清廟朱絃不求合千里耳彼其端冕惡用齊竽爲哉當世博學弘詞胡元瑞其人也且與長者同里愼毋以其哆哆也者而少之

張中丞

告歸于舍再歷九年之耕疾苦哀傷老奄奄至矣自任疏節竿牘不入都門丁元父令海陽善不佞兄弟元父有懷鄉國跂望君子之居旁索里言以當衆籟其時宰公方提熱柄寧詎以炙手恩高門即咫尺未

通非自絕也家弟七年之病倏爲陳人殯猶在堂今始卒哭備在宿昔荷附以聞島夷先聲庭方上變不佞猶談虎也聞之懮然幸而秉鉞專征乃屬方召憑軾入境閩海不波即干羽無所用之何論尊俎不佞去閩滋久罪狀彌彰仰藉寵靈爲之一洗闔幕下吏具在莪莘偶發一介南行謹布狀脩問比年兵食不足吏虜生心謀國者皇皇無所藉手重以　國本未建人言未從有杞一人其憂不細乃若格君心定國是宜莫如宰公　二郊　九廟有𡨴將有屬矣不佞崦嵫日也坐盡如馳願從野老歌舞太平即煦沫皆汪洋也三神山在望不盡願言

郭使君

不佞釋閩事歷九年者三釋邦政相別都門歷九年者再吳從事將命來覘情見乎辭其情肫肫其辭韡韡凡諸契闊爽然如內熱之飲氷重以承筐即百朋不啻也既發二游草亦猶垂棘之璧合浦之珠瑯琊二美云亡虎林繡虎炳然變矣徵序首簡其何敢辭適有期之喪近始卒哭聞以大閱即主乃復移官計倌人業已東行弟致報書東武從事則以受成守下無寧將事不終蹔于相望于塗所不共命者非禮也

顧不佞無能揄揚萬一而徒託諸空言計從事將自閩奏之以道爲貴謹布狀陳謝東帛未將直以新都窈邈海濱尚胥後舉島夷睥睨海外閩當其衝卒然傳之殆難撲滅使君行矣得無失塞翁馬乎南北紛紛兵食不足汙衣蓐食狼顧不遑草莽之臣天佚以老此支離者所爲攘臂也使君能以裏言信之乎秋以爲期將胥命西湖之上茲未可以更僕數也

黃全之

自長郎歸僕幸無恙仲淹七年之疾業已瘀瘁入春則喑冬十月竟不起僕如廢一手一足可勝痛哉兢

馬一孤年僅十二凡諸情狀已屬梓人備在通家敬以代訃孔懷之戚迄于卒哭而淚不乾僅託閉戶著書強以自遣全藁已刻之白下計散佚者什之三少加芟夷得四十冊蓋詩文具是已幸天爲之瘞疾不復求全是秋計可畢工或乘便郤寄叟春秋幾及大耋自今幸無苦心元敬故有冠軍功無祿即世聞牝雞亦斃祿產竟攫不貲故大司馬爲胄子訟之有司終莫與角僕欲銘墓下之石胄子所狀者未詳須求舊者請　郵于朝卒未見邸報豈本兵更易乃復寢邪長郎閒居似當程督諸孫力學此恢復大計安事

毛錐仲嘉方在金陵將服賈以糊其口謝淄燕游廢業不屑以原壤叩之季兒能讀父書其治博士家言可一屬目有子而掛懷抱彭澤不足于杜陵叟有問則言及之僕亦不自知其賢愚也徂冬郭使君問遺至矣乃今已從量移李本寧復中人言吾黨併東高閣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信也叔曉墓志銘亦且入集叟寓夏卿啓事併封家報中值太函掩關一人竟投之市初不欲發既閱其封則角損矣中有汪司馬三字乃發之其一寄仲淹則掩泣而焚之殯門孤子不知所謝僕爲之併致區區長郎幸同觀坐冗不另啓

周使君

方景眞入蜀削牘敬問起居居頃之喪我弱弟即景眞姻人也七年之病畜艾無功溘露先秋遺我若枯樹耳藐孤未及五尺垂槖無遺以此與哀遁踊遁什蜀道踔遠即景眞不及聞不佞西嚮明公不敢以訃茲布狀一帙情見乎辭近得驛書則明公亞除目矣蜀方有急詎能奪神武師第邊圉紛紛東南狠顧鄖席黃陵白帝之靈可以久假禁中拊髀謂四方何中和樂章聲聞四達聞此中蟻附者衆豈有虞氏有擅德邪昔云周之士貴審所尚何如耳敝同年王按察

天爵其弟天寵居蜀四十餘年忠信公平卒以此起富華戎歸之如流水率以長者長之之人也躬行若齊魯不爲曲儒氣節若劇孟季心不爲豪俠庶幾乎一開人也雅慕使君高義願得以野服及門明公爲百谷王即行潦無所擇彼濺濺者則清流也無寧距之即椎少文視虛文無當者賢矣先是有以僞書見察鄉人固多不情自今願燭照之即咫尺書眞贗立辨矣裏言具在副簡願爲忠臣不腆附申伏惟鑒入

李大宗伯

辛卯至日季弟由大梁入京師紹介待命南宮先以

尺一適大司成轉南少宰彊之俱南迄今留白下未
歸盖歷三時矣適門人吳文龍以援例出門下今就
季弟取原封專達之時事紛紛非草莽臣可待緩頰
幸而相公在事庶幾靜正而上弗知吳生受知於舊
令尹公遇之國士要之高視豪舉殆亦魯之狂與相
公孳孳作人願得置之鼓鞲時禁方厲無庸山人此
非其流也高明一見決之

董使君

郡中得計目千里震驚即龜策不能豫謀離朱不能
逆覩矣莫非郡也主者獨求備于新都即往者未必

無瑕又何求多于楚要之新都何負它郡楚何負新
都頃部使者過太函不佞私叩其故直云議從中起
外不與聞居無何彈事出矣顧敝邑甘棠如故旁縣
或不皆然自簡閒出海陽夫有所入之也時方多事
自二千石以上任愈益難自今勇退急流先登彼岸
是曰天放信吾所之不佞故倦游直以鴻溝盟楚越
耳西面嚮往殊切介豎于敬問起居從劉山人聞冢
君義甚高函中之約能不爽否不腆爲當暑進扇頭
二律情見乎辭均乞鑒納

丁元父

聞君侯以計殿非不佞所敢知夫芫可非夷可涸而
海陽不可激江夏不可排乃今倒置逆施殆將覆皇
天而戴后土竊惟受計在 當宁主計在阿衡上之
爲聖明爲正直無論已要以掌計在考功匡計在司
直是皆爲莫逆爲大同稽民譽按程書並章較著彼
諤諤者何所藉口訿訿者何所求疵異聞何聞獨見
何見夷光待字越宿而爲無鹽必不然矣不佞屢中
多口即褊心無所尤今茲憤惋不平亦猶乎三代之
直道也斯時 國本未建國是未衷國用日朘國威
日損必得夫通方特達之士庶幾有瘳始而激既而

排誹其與我不吾知其亦已苟余情其信芳三閭先
得此心矣頃擢頭還報敬問廬居則授館于隣授粲
于市由此而言黃髮何以爲資不佞聞之楚有隱君
子脩然與鳥爲群毳毛可温餘粒可飽不佞鶉居鷇
食率用其言待河之清人壽幾何亦惟自適其適而
已自今以往第刳心而游物之初褁足而游方之外
巢由稷契均之無負唐虞惟君侯審所尚耳適人之
適且不暇而況役人之役乎哉不盡願言具在三劄

又

昔歲孟冬無禄仲淹即世翦我手足不啻剸刃于其

躬無之藐焉一孤未及五尺嫠人恤緯垂橐無遺不
佞歛之殯之卜宅厝之卜兆葬之不遺餘力孤嫠從
其遺命歷三歲而後撲喪時日坐馳業巳閱歲之半
君侯撫之若父兄刑之若師友迄今不敢以計庶毋
傷長者心不佞爲之狀情見乎辭願呈一覽君侯祥
矣大事既襄出而爲汗漫遊扁舟乘輿東下不佞方
有剞劂之役秋入金陵儻然肯來胥命燕磯牛渚死
生埶闊當爲慷慨悲歌何主臣西望夏門有如赤子
之慕慈毋頃之失恃遲遲其行君侯亟稱程子堪輿
始封樹而當此阨之人也或亦高談雄辨闊干事情

願折其衷毋令吊詭者塗吾耳目狂言不損不佞願
綜核之

徐使君

君侯馬首東矣不孝喪我先公毀瘠不勝力疾以當
大事十年在疚一息僅存聞君侯移浙以西計相密
邇可卜良覿頃復自齊奔楚將出塋室而即苑衰歲
月不居丘木拱矣乃今爲鴻鵠舉也矰繳安施不孝
固信潭潭者何所不容區區或以曲木驚人耳亟欲
私布負病未能干時　主憂國恷中外狼顧江湖廊
廟君侯其或未忘東山出雲蒼生日幾幾望之矣垂
天之翼自今無礙扶搖願決培風寧終以六月息也
屬何主臣入郢紹介起居往屬丁生作繪事十二章
副東山圖以酬夙昔扇頭二律情見乎辭不腆附申
均乞炤鑒

李本寧

大司成取道大梁謹布狀專達頃之喪我弱弟皇皇
然如三年喪藐焉一孤未及五尺家徒四壁一無所
遺不佞歛之殯之卜宅厝之卜兆葬之盖不遺餘力
矣孤既即次仲嘉始入大梁聞分部徙江西不啻二
年鍾惑仲嘉未及稅𩥭公巳奉檄而南計目下中原

復掛多口芒芒宇宙即一良史不能容不佞故非論
心聞之怏怏即吾曹不能一舉千里寧能局趣效牛
馬走邪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公家龍德當如此矣屬
何主臣入郢代訊起居敝集梓之金陵入秋竣事今
之玄晏非公而誰外亡弟狀併上之徼惠一覽不腆
另布均乞鑒存

汪績谿

市南拜君侯之辱重以羔鴈先施將戒幣而後叩閽
人懼馬首東矣于時面謝不敏心嗛嗛不自安既聞
再駕入郡中再謁而再不及私欲布者迄今未將屬

諸宗有事宗盟不佞叨承載筆之役出舍于野欲伺行色而無繇茲介舍弟縣諸生汪道暉待命宇下不腆具在專狀伏乞閽人與進之凡諸晤言尚須特達邸舍乃今未敢唐突高明察之

彭侍御

君侯執簡立朝本之正直忠厚法言以定國是巽言以格　君心古稱骨鯁之臣有犯無隱于是乎一覯第量而後入疇昔蓋嘗丁寧願毋相忘則亦不佞所爲納忠者也頃銓曹擇楚材甚亟舉國將屬季公季公既請告歸翩翩乎鴻鵠舉也求忠於孝季公以之

移孝爲忠則君侯事也實授定矣不知按部何方倘淮浙鹺臺幸而得借一在舊部一在隣封日幾幾然望大澤之將至也此中恪守畫一儼若蕭曹是歲歲入升平雨暘時若君侯所留也第盜賊奸宄間或陸梁視昔震慴天威彼一時也頃吳田父北上附之片言計彼取道陽城未及專達劉使亦復留滯今始與急足俱行冒暑而徒即秋毫不能附秋七月許仲次還京同行者吳生與之連袂吳生爲不佞内姪當以不腆紹介代申不佞郊居輯近屬譜此時重聽愈甚目視漸昏去國垂二十年時事人事視昔遠矣向承下問請以臆對具副簡中覽畢滅之毋令人謂老禿翁猶喜獵也

張真人

不佞得請終養翁始入　朝往歲法駕過新都不佞越在草莽即以凡夫而慕大道如不遇何惟翁佩玉承家秉樞庇國神明之胄　天帝之師自敝邑望玄都僅咫尺耳疇昔載馳閩海三歷信州翹首上清不容跬步比年家食日狎黃冠將爲采真之遊一叩持教之主第行年六十有八詎能借翼而圖南茲戒蒼頭一伸悃欵屬舍親有懇副簡代申其私不腆戔戔用代羔鴈伏惟鑒之

龍君御

季年喪我仲淹犂然待盡屏居深僻曠歲迴不相聞昔也不聰今復害視猥云夸父無及虞淵比來元父陸沉本寧引退吾黨阨矣宰公棲棲鼓篋直以爲吏隱也者而安之比及三年不失一彈博士循資遞轉不失一尚書郎盈科則行習坎則止固其所也頃西夏討逆師出無功島夷大入朝鮮睥睨渤海越在草莽殷憂什倍杞人安危則國老在焉無庸過計宰公待俎爲政折衝謂何藉令出民水火置之寧居解民

倒懸與之更始則未死之日皆再生之年也丙戌三
山之別屬丁南羽作繪事周公瑕作行書歸吳則裴
潢已成內之篋笥近檢故櫝謹紹介奏之往得聞名
于江夏郭太史公居然天下士也高跱東觀則此其
人計必習宰公相與莫逆茲不遑專布幸致嚮往之
私

戚郎君

令先公墓文老夫固當爲役屬喪仲氏服朞喪且輯
舊業授梓人定宗盟譜近屬奄忽踰歲始得爲志爲
銘爲祭文爲輓歌爲刱歌累五千言挾日乃就邊隅

多事 郇典未加世無鍾期人琴亡矣藉弟令仰秣
惡用老馬爲哉疇昔形家者流大言無當公家鼎盛
覆餗相仍彼其倒置之民轉祺爲祲未可知也茲當
大事亟須慎之重之內則家難未夷外則國難未定
老夫翹首東面獨致惓惓宅日入薊門願募舊工即
以此二卷入梓此中則登之集矣故刱安在庶幾得
無恙乎有懷願言萬不及一

蕭宣州

今茲 富辰受計君侯以卓異特聞近則三輔遠則
萬方褎然首舉即楚材如鄭君子避舍者三隣國編
民趙張伊邇心竊嚮往紹介未遑龍博士君納履橋
門猶之乎陸沉金馬留中封事侃侃乎骨鯁之風拓
落一官三年不調則何以故方今建言者旅進彼皆
鳳鳥乎哉惟此則爲昭明不佞惑滋甚矣要之重器
不以章相而廢追琢修塗不以趦忽而廢崎嶇今之
不祥則異日者之大祥也比來西叛東侵內外交作
九重端拱三事蒙茸將將將兵萬不得一且軍興無
所出市井不可驅見卯求晨其何能及用事者皇皇
吐握愍如調饑安得如君侯者其人文武具足即拊
衆威敵易若叢蒙千雉宣城寧詎能息垂天之翼不

佞唵嗑之日也幾幾然望之季年課息子若子壻受
經寧國縣民生周鼎遠來同師同學諸子以爲勉因
而及不佞之門周生椎少文萃萃本業蒙舉郡中高
等迄今猶在民間昔以周益命名不佞易之曰鼎乃
今督學使君未入行部跡無涉嫌及其省親不佞遣
之躬致咫尺蓋爲長者將命亦弟子事也片牘無所
緩頰惟闇人與進之

張少宗伯

聞 詔求舊人則宰公首議疇昔因人成事人言從
之及閱薊遼罪狀較著在草莽者十數歲不[illegible]

乃今重聽五年目眚復作五官已曠其二亟須飾巾待期幸得爲宰公鄉人相與莫逆古之加恩在休老國之大事在臨戎運籌帷幄之中決勝矢石之下無庸聾瞽萬一有談及函中者願宰公正言距之垂老之年即在事固當得謝况罪積而不可揜時過而不可驅策乎哉舍曰欲之而故爲之辭是人面而豕心者也天地將不覆載何論神人願亟諒之

朱光祿

太保公故以隣國父母之尊視欵如婺頊不佞得侍同直油油然以子弟戚之相應相求不假聲氣爲也

往年道出宇下得覯韋氏玄成楊人逌行未布悃欵亦既七年往矣聞公入司馬署則不佞以糠粃先揚既歷尚璽進光祿丞騤騤乎造羽九天之上不佞越在草莽竟絶境外交適陳令君入邑得太保公集習觀之令君以不佞受知日深屬以嚆矢不佞無能爲役安能自絶長者間第譾陋不文猶之朱門葦薄耳陳令君高材見忌竟從量移西出彭蠡而行追送弗及且入計期左未遑布狀自通茲聶令君還南陵乃拜尺一之辱申以世好亹亹數十百言夫蘭茝何取於申椒臭味同耳顧國香沫矣徒延溘露而殖蓬蒿聞者以爲不芳不待嗅而掩鼻借曰勿弃寧足以充佩纕乎門下二令君皆南海產重淵大澤富有夜光明公以天網該之即明璫無遺薦矣婺之人心不古令君竟坐此名以行千里之良羈于一蹶惟王良造父振之而函之尚方承惠袗衣綦以文繡倉卒無以爲報謹著之心不佞重聽者五年近復病視不任四方之事久矣犬馬亦幾垂老寧有他腸乃若社稷蒼生則明公在不佞不復能效子牟矣

聶南陵

寓内物產瓌奇宜莫如南海無論明珠翠羽珊瑚木難羅浮牂牁之鉅麗發爲人文近之六七作者代興則皆希有之瑞不佞幸而一覯燦若寓目於尚方君侯之宰南陵相距僅十舍凡諸民譽亦既習聞茲始得君侯咫尺書何鉅麗也其光照乘其高倍尋諸作者難與抗衡退則避三舍矣不佞齒近桑榆身依草莽猶然不以爲惡草登之蕭艾而亟相求疇昔有忘年交豈君侯有意於不佞茲固甚愧於將命矣長兒就江都肄業近報遘疾阽危不佞卜季秋四日舟行臨視之倘藉寵靈幸而無恙則自姑孰歸矣道出宇下瞻拜有期遠蜃授餐敬謝膳宰新石刻四冊附伴

椷幸命存之

曾和州

僕三仕楚而吏跡起郡中釋郡餘三十年猶一瞬耳楚山漢水夢寐在焉迄今視都人士若比隣春鄉先生若近屬諸君子肫肫求舊去後見思要以蔚非不遺厚之至也僕自壬申去楚而君侯以丙子與當在郡時君侯猶汗血駒也及筮郡理出牧和陽淮泗之間一城若斗顧邦畿　陵寢悉賴股肱且事得專成政由特達穀蒲二瑞進埒桓圭新都相距七百里而遥父母孔邇聞五馬秉秋入境呫呫殊有喜心屬舍

弟錠以臨視暫歸茲单騎而趨宇下附之尺一不避通名舍弟椎少文僅藉五官章服故受一廛居下賈廛廛自繩以故群大夫折節禮之恪守三尺無敢隕越僕有剞劂之役秋後將之秣陵鴻毛倘遇順風願相從九逵之上然未敢自必俟賢命乃可即盟不腆另狀布之伏惟鑒入竟牘無長語

又

杪秋暴疾阽危幸而天放將命者授書枕上爽然若痞于洞庭疇昔從汗血得君侯死在眉睫遂力疾彊起出見使者庭中旅幣錯陳義無可郤受而不報尚賢嗣申怳怳神馳偃臥信宿顧日御苦短櫂反報猜程口授季兒作尺一書草草陳謝楚材如雲如錦茲從啟事一踦國步之工舊業梓于金陵故與君侯有千里之約乃今病未能也從弟監生道會客廣陵爲僕敦剞劂之役茲聞僕病計當趣歸僕自今寓書廣陵令彼以褐衣見其人雅飭亦習詞章庶幾乎可代乃兄耳石刻四筴侑椷

馮少司成

太史公出居州不佞計將季兒游門下既而　召入既而出就成均季兒故籍諸生幸哉受業有地屬不

佞暴疾幾殆一息僅存自徂秋以及陽春殊無起色季兒依依湯藥跬步不離于時輿疾就醫出居子壻黃立朝里舍立朝毋弟立範並籍太學諸生立範幼孤迄今始得就業不佞蟄居斂食屏絕交游惟茲紹介可乘無寧自絕于長者遂力疾布狀屬此生特達之時事紛紛病夫不復入耳公自此駸駸當事百千億衢若普門願公以天人師弘揔持法凡諸疾苦悉止吉祥庶幾乎五濁空明衆生極樂西極之化人在是矣病言如噦如囈怳怳不知所云餘在副封不腆另狀

太函集卷之一百六

太函集卷之一百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騷一首

閔世

繄楚妃之婉孌兮洵曼睩而蛾眉豔朝日以揚華兮撫春陽而結縭夫既媚姆教于公宮兮奉衿鞶而勿倍尸牖下之蘋蘩兮服盈要之蘭茝託行媒于青鳥兮申成命于瑤池降二姚以爲理兮俔天妹而待期迨穆卜之吉占兮適春氷之未泮祓蘭室之金鋪兮梁桂舟于銀漢來長喙之一啄兮暮不知其所從羌

任耳之先入兮亶靈脩之不聰朝夷光而夕嫫母兮欸愛憎之遞代諒君心之靡他兮唯是雌黃其亡賴謂國色爲蒙倛兮謂翩翩爲戚施椎脩能而不御兮皦娉節而標之彼省括無虛張兮一發而集于其睫批余頰而充下陳兮寧詎排乎中闥俛磬折而拊躬兮秘六珈之英英挽鹿車以即長路兮含魚軒之轔轔保傅倀其何之兮顲旻天而不應醜夷忳其自失兮指望舒以爲正覽德輝而下千仞兮是夫以爲不祥儀昭明以瑞世兮又孰知其逢殃絅高唐之容裔兮乘朝陽而出岫翔漢滏之逍遙兮解雜佩而親授豈貞者不必字兮將字者不必貞揆女德其若茲兮庸詎遵夫典刑寶燕石以櫝藏兮非周客其孰辨慨荆山之滅趾兮雖和氏其猶不免天心寧厭南土兮先汨羅而後長沙吾猶及此恢恢兮幸吾生之有涯思夫君未敢言兮望九閽而太息願嗣姙姒之徽音兮吾何憾之敢釋少歌曰惟司命之難諶兮長顑頷亦何憂慨夷庚之反側兮後來者安能爲謀倡曰理直兮媒良哀時命兮不當躬不閔兮勿恤心如結兮難忘寧從宓妃兮赴洛寧招宋子兮由房願君察其無罪將從倚兮故鄉亂曰已焉哉嫣汭洽陽不可作

兮莊后清人遐哉邈兮入宮見妬孰忖度兮藐茲幼艾其將焉託兮豈伊一人世道浸以薄兮女史司箴儆先覺兮荃寧爲瞶毋自矐兮哆口橫流舍可鑠兮

古樂府

畊田歌

朝日瞰照東門樹鳴鳩山出雲谷風自南來吹我犢鼻褌我畊我稼伐鼓鼟鼟

率我比耦祀我先農汙尊玄酒稽首乎泥中願言三時無害穰穰露積如墉

田畯施施周視公私纍纍婦子餉東菑炊黍爲糜烹

伏雌二三田父前致辭僕夫毋乃飢
我蒔我苗我輸我徭我亦有家何哉帝堯

老人行

日上扶桑照我海陽堂上有宓子堂下有彥方海陽
百里有稻有粱有邃有筐宓子不下堂誰其平章
日出杲杲與我原上艸我有不平籲天自禱對獄吏
何爲願之乎三老
泰山可伐滄海可湮老人拳三尺凜凜直如弦但得
片言何用黃金千
里有春社有鼓鄉里小兒歌且舞願得三老百斯年

相我召父及杜毋

五岳詩

王者東封七十有二爰覲諸侯方伯首事俯闞渤澥
高揖崑崙天孫纍纍惟丈人尊
聖主嚮明面茲衡岳舜狩禹鐫較稽轢霍神降于楚
左史左徒昔藏二酉今啓郢都
揭二室兮跱土中覽九州兮閈鴻濛君憑軾兮歷漢
宮招王子兮紩氏東誰其主兮浮丘翁
標二華兮西清直以方兮削成蓮千葉兮叢生
盼流沙兮禮金仙肇無始兮歷大千奉白帝兮相周

旋

蟠桃行

蟠桃行古水調歌也君侯古公典郡三稔太
夫人涂居梁山秋殷宵中爲七十二初度君
侯乃命良史作繪事授典婦功繡蟠桃圖西
望白雲而祝之宛在子舍則以不佞糸出越
國庶幾乎工越吟乃按樂府作水調歌凡七
解

蟠桃何纍纍渥丹艷朝日蟠桃何纍纍渥丹艷朝日
其陽崎東溟其陰芘西極三千年華三千年實射扶

桑封斷石粲瑣英孕金液屑穆天餉太乙瑤臺峻而
安瑤池清且激群靈望靡佗一齧生羽翼歌以言之
渥丹豔朝日
西極真人居五城十二樓西極真人居五城十二樓
亭亭西王毋伐洗巳三周綽約氷雪姿居然天帝儔
婀娜五銖衣鑾輿駕金牛上元脩徽音飛瓊揚清謳
入破董雙成羽衣風翏翏濛汜激頹波周澤亘千秋
歌以言之五城十二樓
誰爲采真游云是歲星精誰爲采真游云是歲星精
滑稽調人主金馬僞藏名郎潛甘執戟拓落良自輕

方其在雎盱仙骨業已成碩果三掇之刀圭何足營
後天凋日月壽與金毋并歌以言之云是歲星精
昔爲白雲謠今降明光殿昔爲白雲謠今降明光殿
青鳥從西來流沙如匹練仙仙漢武才太上東向面
帝所駕雌霓皇居繞飛電投之以木桃惡用瓊瑤薦
願歷三大千滄桑遞隱見歌以言之今降明光殿
梁山數千仞咫尺白帝宮梁山數千仞咫尺白帝宮
丹穴鳳將雛佳哉氣鬱葱其二羞琅玕其一批鴻濛
么鳳綠爲衣彀音自雝雝豈無象服鮮所貴仙靈通
三色爲體六氣爲饔玉壘爲加豆腥唐爲擊鐘餐叢

桂之湛露汎崇蘭之光風歌以言之咫尺白帝宮
惠風從閶闔帝賚我新都惠風從閶闔帝賚我新都
三十尚書郎四十郡大夫寧辭積薪下材美待所須
鞅掌二千石斑衣孰爲娛倚閭日夕望五馬盛車徒
匆謂三公侈何如一日愉歌以言之帝賚我新都
萊色起遺甿今茲大有年萊色起遺甿今茲大有年
府君釋恫瘝西望心旌懸當戶代起居歸囊餘太玄
高堂神愈王諼草露娟娟游子以忘憂甘棠任周旋
六珈三錫命黃髮復嬋媛試問人間世寧輸鶴上仙
歌以言之今茲大有年

鐃歌十曲 有引

元戎戚公入閩蓋三平虜矣閩人尸而祝之
歌而誦之耿耿在人耳目今茲之役則以孤
軍而破虜萬衆其功視昔愈奇博士弟子黃
生天全客元戎所於其飲至作鐃歌十曲侑
之

石馬岡塞草黃島夷如蟻戈如霜孤城岌岌禍叵量
將軍赫然怒灑淚誓戎行伊余有事在疆場愿與百
雉俱存亡朔風動地吹沙場卷甲宵馳石馬岡

右石馬岡

戰城南揭連營蠢尓倭奴方打城將軍從天下軍聲
如雷轟招搖焯燿豨虜震驚三面崩潰萬姓歡迎詎
不曰吁嗟乎戚父我生

右戰城南

安海危命如絲窮寇併力幾不支潛師入援誰則知
神奇發黠虜摧戚虎何爲復在茲並日未得食飢吻
將安施

右安海

嗟彼高浦蕞爾土颺賊突來今爲虜朝飛羽書夕聞
鉦鼓將軍之師眞時雨雨霈氛銷烝人胥宇

右高浦

苧溪之涯維石嶔崎營壁壘樹旌旗賊避三舍莫敢窺賊不得食我且炊貔鶩遠遁熊虎馳天聲震動苧溪之涯

右苧溪之涯

菀菀深青毒霧冥冥我師宵發賊胡敢以寧霧樹開伏甲起前驅狼蹌悉奔徙還係累妾豺兕歸來何曾遺一矢

右菀菀深青

漳浦湯湯列陣堂堂賊失勢我軍張上將鷹揚鋒蝟

而斧螗右翦左屠群凶殄僵露布星馳奏未央炎炎勳伐震遐荒

右漳浦湯湯

仲春振旅英風翔童兒竹馬迎道旁一月三捷往績煇煌今茲黠虜鷙立鴟張我憂忘寐竟夕廻腸經時野次爲公雲裳鯨鯢盡海邦康願圖形容以綸以嘗

右仲春振旅

將進酒公樂否虜狎我疆使我心忉藉公之威既馘既踣黎民蘇餘孽走父老遮馮行壺漿獻馬首謳歌載道公樂否

右將進酒

閩海澄清風塵不驚誰與爾爭名我稷我社維我干城猶曰我何功哉惟　帝之明願言畢力以庶幾太平

右閩海澄清

鐃歌五闋

軍禮諭最者凱則歌鐃已丑縣大夫丁元父入朝舉卓異第一比還縣諸父老挈壺漿迎之萬歲山于是左司馬作鐃歌凡五闋

帝御明堂受成萬邦誰其擅場時維海陽帝曰都尓

大宰琬首加旒四海朱鷺飛飛君侯來歸父老依依婦子嬉嬉明明　天子垂衮衣千秋萬歲享巍巍

右朱鷺

君侯昔行邁氷雪擁道周朝車未及稅二麥已先秋人言長安結客游紛紛金穴競相求君侯垂橐入神州長揖高門一敝裘璽書褒美首康侯泉府授繻懸馹頫遠如期還故土擊壤遺民歌且儛

右遠如期

竭歸來臨高臺兒童竹馬古城隈父老驩謼保障哉君侯前席坐相恤萬里君門今咫尺獻捷皖城桴鼓

息願秺鶡冠俱憒舁斗米百錢猶菜色顧天願足烝
民粒父老前致辭九重當扆三無私歸我父毋拊我
流離上有滄浪天下有漸江水得君一日留五稔寧
勝此

右臨高臺

荷壺漿迎馬首願言援北斗爲君千萬壽漢家張燕
柏梁臺李夫行炙舞馬銜杯海陽百里淳風廻今如
標枝民無懷君侯稽首下蓬萊小臣何以荅涓埃路
脩阻君勞苦一飲一醻君莫辭千古甘棠今在茲

右將進酒

雉斑斑雊田間兩岐拍浪離哉翻大麥登場小麥熟
誰其藝麥望吾腹君從天門懷部屋單車來下一何
速西牧獻雉白爲章疇昔鶴鶴今煌煌覽德重來千
仞翔相將振羽鳴朝陽

右雉子班

四言詩二十六首

上　襄王詩有序

往其居郡幸得當　莊王乃今復入部中
今王立王年少象　莊王賢其竊竊喜之賦
詩十二章以爲　王壽其辭曰

於昭　烈祖駿惠無疆乃建萬國諸姬漢陽推賢惟
獻俾社于襄胙茲赤土啟我南邦其一　亦越　英皇
六帝左次皇皇靡寧夲問官事國步未康疇安冢嗣
厥有褒言敬共不二其二　帝曰叔父媿美周公嘉猷
入告以保朕躬出入三覲肅肅雍雍載在勲府揚休
無窮其三　施及　莊王脩獻之德恭敬溫文嫺于典
則穢白一心以刑有國卓爾中典匪茲弗克其四　拊
身下士遐邇承息華裾文屨路寢應門延以廣坐酌
以上尊寡君共此有酒如澠其五　伊余無良待罪守
土敢須不羈作賓王所屢催豐年方物蕃廡宛在高

陽式歌且舞其六　亦既五稔自丁迄辛薄言受服擐
甲于行轉戰千里夷方以平王心則豫懷我好音其七
我歸自南潁此南岳漢水方城其將安屬英英嗣王
洵美如玉爰始勝衣纘乃考服其八　獻莊舊德民用
弗諼　皇祖有訓奉以周旋出就良士入聞讜言靡
曷便佞弗侍于前其九　良士讜言臭如芳草子孫黎
民愼尔式保相彼樹苗亦既堅好願言務滋胡不壽
考其十　猥余不佞從事舊邦君子覯止我心則降偉
哉六尺具體　先王人亦有言不愆不忘其十一　紛彼
芻蕘聖人有擇爝火何爲皦于白日番番武公有懷

夕惕是用作歌告之司直 其十二

題葉世毋卷

君子于行胡然不保我躬靡他毋也貞好 其一 叔姒云殂其子呱呱曷飲曷食毋也拮据 其二 子歸子家峩峩頍弁胡不期願毋也聖善 其三

高禖之什

高禖祈燕翼也在禮玄鳥至則祀高禖昔受命而生商祈者皆用此

玄鳥于飛集于樛木君子齋明葱珩蒼玉何以祀之犧牛用告何以佩之彤弓有禰賚我思成以似以續

其一 春日祁祁玄鳥于飛君子齋明洵美令儀明德既馨享用純犧高禖來格則莫不宜宜百斯男尒翼尒貽 其二 百靈居歆授以弧矢居然有身既受帝祉凡我股肱有橋有梓桓桓圻父亦既勞止孚之翼之雎鳩伊始 其三 桓桓圻父宣力四方入秉邦政四裔來王迺聰天顧卷衣煌煌宗公惠尒戴錫維瑋若栔之生左右陶唐 其四 申錫有加施及臣庶亦既蕃孳亦既生聚享我升平烝嘗用飫率履康衢伊耆可遇帝曰烝哉臣隣多助錫爾土田阜我胤祚 其五

嚴瀨之什

嚴瀨贈君子也龍君御胥會嚴陵比日有賦將發而命不佞其何以贈遠人更賦四言用代贊史

濺濺嚴瀨洪洪春流胡爲中路挾日夷猶我有良友屏跡東甌有如尺蠖雷奮天游相彼黃鳥出谷相求死生契闊道路阻脩我有斗酒酌之道周願申繾綣寫我離憂 其一 伯氏藏粲仲氏支離胥命千里自遠如期乃命舟子乘彼流澌春作祁寒仍聞怨咨解我狐白薄言衣之來日苦短良時在茲五秋一瞬寧不尒思 其二 瞻彼上林良材于數上宿重光下芘千畝

清廟明堂藉茲國手爰及斧斤豈無樗朽尒抱盤根移之部婁勿絜短長勿程好醜樹梓山陰願言頫首 其三 煌煌東觀國寶充庭宮牆伊邇博士橫經鼓徽國子示以儀刑爾操功令風偃如泠司存尸祝不代庖丁子雲寂寞卒業玄亭雀羅在戶晝日可扃 其四 芻狗既陳其神不王腐鼠先投其膏勿餌既薄紛華厥有嘉尚金馬陸沉伊人何讓其書五車其席函丈位卑道尊可則可象衆雎爾雄萬夫之望 其五 贈芝爲車孰輔其輹贈桂爲舟孰劉其木居者屏營行者蹢躅幸托晨風翩翩相屬浮雲紛披縈我心曲朱絃

一彈絃急柱促願結成言矢以忠告柱下玄同被褐懷玉其六

五言古詩四十三首

門有車馬客

門有車馬客煌煌盛威儀崔嵬切雲冠佩玉光陸離自云鄭子真來自木蘭陂出門肅客入驩然故所知豈無生死交離合詎有期君食青琅玕五采何葳蕤我猶饜腐鼠口實甘如飴感君念疇昔覺德下滂灕

其二

疇昔多交游于今成契闊日月逝不居寧論弦與筈擾擾失朱顏悠悠生白髮云胡十載間烽火起天末居人脩戈矛使者衣裋褐進退屬艱虞出處任乾沒翻然撫昔游吏情何曠達相對各歔欷晤言至明發

其三

明發心不懌執手河梁行平生韓與李掉臂俱逃名伊余識不早猶著縵胡纓薄言奮鉛刀何由戮長鯨之子服干將開匣風雨鳴僻倪滄海間俠氣未能平曹劌非自謀田單非自營願保父毋邦千秋著令聲

其四

聲利五陵豪家發身自刀布朝拜羽林郎夕封十萬戶高車帶傾危長安多狹路逐逐李毗子行行無郤步桃李下成蹊一旦先霜露豈云天道遠寒暑彵其度余何歎積薪君勿辭方杜願託不肖軀永保金石固

席上觀吳越春秋有作凡四首

吳王推勁越談笑釋窮囚殊色恣所歡巧言競相投長驅薄海岱執耳盟諸侯敵國盡西來姑蘇麋鹿游豈無良股肱宿昔攖鐲鏤已矣國無人誰其殉主憂

其二

東海將時臧盱睢待其將三江足組練一旅安所之何物彼姝子賢于神武師輕身入吳宮褒妲復在茲一笑褫王魄再笑陳王尸翩翩士女俠匕首雙蛾眉咄唶徐夫人千金徒尒爲

其三

行人覊旅臣借貸覆故楚宿怨業已脩微軀何足數援枹破會稽勾踐甘釁鼓讒巧乃見親君心日已蠱國恩良不貲安得歸環堵抉目懸吳門甘心赴江滸須臾國事去佞幸皆爲虜利口覆邦家願言飼豺虎

其四

反間入吳閶俘囚幸不死伊誰脩戈矛相國鴟夷子一舉襲江東離宮夷故址歸來汎扁舟去去從此始

富貴有危機完名不受訾良哉大夫種精白照青史
或恐遇九原因之類有泚

送江民璞之任江西按察

志士愛景光良時倏巳暮所願儻獲伸寧復悲末路
桃李不成蹊一旦先霜露空谷有秋蘭秀色紛可慕
以兹悟物情行行安所遇

其二

籍籍當世士翩翩起蓬蒿臨岐策高足躑躅亦巳勞
出門旣遇合推轂皆吾曹片言一以重三事將焉逃
如何忘久要棄此若弁髦乃知夸毗子逐逐徒名高

其三

高車惠文冠 君恩一何厚致身三十年奄忽成白
首俠少自紛紛談天辨有口公車朝上書相印夕懸
肘夫子避豪賢逡巡大夫後譬彼列星明升沉依北
斗

其四

北極何寥廓恢恢天網疎云胡刀筆吏日事城旦書
河梁星在留兒乃吞舟魚 帝澤豈不周顧天閽比
閭伊昔州縣間蕭然囹圄虛贈君貂襜褕去去勿躊
躇江介多氷雪來蘇望使車

寶劒篇時客延平贈余德甫

劒客何翩翩來自豐城鄉腰下雙飛龍宛轉千金裝
開函出秋水百歩舒其光持之報知巳良以比干將
樓船久無功妖氛殊未央詔開横海營募士少年塲
豈無雙吳鈎誰能當鴈行丈夫重意氣所貴在勤王
牀頭風雨鳴中夜起徬徨逝將決浮雲一顧傾扶桑
坐見天吳滅肯使海波揚明發度延津鮫人何張皇
殷勤謝劒客愼爾櫝中藏

浮海篇

伊余耽物役睥睨盡神州逝將從汗漫聊爲方外遊

陽侯導我前天吳負行舟朝望碣石宫夕指赤水流
一息三萬里南極何悠悠日月互吞吐乾坤任沉浮
俯仰但一氣決眥無滄洲明河自此通天路庶可求
儻遇尋源使從之問斗牛

游西塔寺夜夢沙門乞詩修供甚肅余辭之方
覺而賦之

我昔何所夢齋居謝人徒緇衣者誰子逡巡當坐隅
供我檀那香侑我甘露壺自云給孤園幸與空王俱
夜聞朝肅客除道羣靈趨所貴雕龍技匪伊金虎符
儼然出車騎風雨爲前驅高談竟白日嚴警不須臾

十方忽慘淡萬象俱糢糊空王授我簡徼惠子大夫
安得五色絲綴此牟尼珠彌天放光明終古熙毗盧
長揖謝緇衣去去勿踟躕我聞不二義壹禀於虛無
舉指指非一喻月月自殊寧知赤水濱象罔得所須
諸天如有問願言效區區

聞災二首

海上三神山居然萬古浮越裳歲入貢秦使日相求
比者妖氛作鯨鯢薄神州尚方出斧鉞大將親兜鍪
崔嵬京觀封辟易弱水流太平欣有象　帝力靡不
周倏忽參當夕攝提指孟陬天風動南極中夜山鬼

愁若木搖盤根方壺蕩虛舟居人紛號咷高臥失衾
裯馮相移書至伊誰坐此尤四境百不治三事一不
脩賜傾自殊恩肉食非遠謀顧我素餐臣良爲后土
羞願以丹書坐勿以蒼生仇

其二

我本巖穴人渠渠當夏屋堂上擁翠旄堂下陳丹轂
君恩豈不優且被失初服編戶寒無衣糟糠不充腹
輿臺厭綺紈廐馬有餘粟　主上幸見容鬼神方側
目七仞結榱題重門列房櫳誰其宜此居吉甫式方
叔秉軒惡用鶴刻鵠惡用鶩赬顏動祝融盛怒憑囬
祿十畝繚周垣燎原一何速生平書五車祖龍說其
頓幸有干將存悲鳴在故櫝自知居下流鼎鑊終莫
贖但保不肖軀寧效窮途哭

聞警二首

大鄣控名都自昔稱天府　聖主御明堂干戈戢南
土云胡惡少年安自投罪罟望屋給饑糧揭竿分部
伍晞來競操刀時去甘鼙鼓所至無誰何橫行失罘
阻傳聞輿材官接戰曾未覩壯士三百人一朝飼豺
虎宗祊破趙孟禮樂蹂鄒魯當事謀未工游魂勇可
賈豈無六郡豪孰秉中軍羽乳臭起談兵紛紛何足

數薄言叩　帝閽甸服隷三輔詔發神武師亟須滅
此虜

其二

何物霍冠軍英聲傾上都無家不遑問志在滅匈奴
羽書昨日至故國事戈殳盜跖甘人肉東陵恣雎肝
僵屍下飢鳶要路當封狐城郭厥自保丘園亦何辜
疇能衛父母况復完妻孥薪木依環堵千章幸未蕪
瓦全信真宰墨守非良圖輾轉至明發有懷天一隅
此邦災洊至從事日多虞丁壯煩期會瘠痍困轉輸
殷憂不可掇內顧何爲乎毋以丈夫志而爲兒女徒

乃知古烈士嚄唶悲世儒

冬日雜詩爲仲氏作

南州寒氣至氷澤亦磷磷踟躕望四野宿莽紛無垠
萬物豈終藏因之布陽春乃知造化樞啓閉恒相因
吾道亦龍蛇乘時以屈伸籍籍東方朔金馬何嶙峋
當其在草野三冬足討論如何棄盛年兀兀甘沉淪

其二

憶昔平津第招邀五陵豪絃歌中夜發四坐荽蘭膏
君恩忽已去堂上生蓬蒿何物揚子雲冥棲避市曹
閉門殫著書夙夜空爾勞致身苦無術身後名逾高

眄彼繁華子九陌輕鴻毛

其三

北風度寒谷百草歸隕霜偉哉鄒氏子吹律召青陽
昔者炎精鈌千秋大雅亡末路迫崦嵫誰其見扶桑
大明麗中天閶闔路遥遥相望先登奮一呼部曲遂張皇
顧我徒完士願言從鴈行

其四

郢人歌下里傾耳相追隨曲高和彌寡白雪亦何爲
聖主興文治良材赴昌期不獨崇明德譚言亦復奇
恢恢羅廣莫耿耿窮希夷聞者輒響應英聲薄四垂
曾史皆下乘方駕軍與夔伊余事雕蟲往往倍明時
同懷二三子況復天一涯仲氏多苦心庭下自吹箎
歲寒願相保失路寧足悲

烈女詩

夫君當尸子襁褓委玄黄妾若向陽翹東西永相望
云胡氷未泮大海摧扶桑生當誓白日死當殉黄壤
所親不識察衆口紛如簧一舉從鴻毛安能復迴翔
抗顏別父母飲泣理衣裳慷慨臨君穴捐軀同歸藏
人生若朝露逝矣無彭殤寧爲蘭與芷溘死有餘芳
毋爲桃李華灼灼徒春陽

棲霞寺珍珠泉

慧公霞上居兆卒分半畝卓錫得流泉靈源出林藪
盈盈定水明纍纍玄珠走混沌自此開象罔復何有
上方香積廚甘露時在口聽經雜鮫人抱甕通鄰叟
伊余消渴深天南重回首一歃倘相容願言挹北斗

仲子避地海陽夜夢謫仙見過衣冠瀟灑頎白
美鬚振衣盤旋若有所授既寤屬伯子作詩記
之

詩亡千載後大雅復在茲操觚抗萬乘放逐真吾師
其人骨已朽嚄唶不同時高義薄雲漢世儒匪所思

何物曾狂生遽遽夢見之魁梧七尺身青海珊瑚枝
美鬚一何粲秀色無瑕疵玄冕自崔嵬羽衣殊參差
凌風登高堂玉樹發華滋翩翩雙袖舉色授心所私
之子未聞道哆口喜稱詩五味充君庖誰其辨澠淄
退然起避席屈首前致辭竊效任公釣徒懷獨繭絲

古意贈方敬之二首

相如困西蜀四壁一何貧詞賦豈不工居然異代人
公孫不稱旨白首東海濱胡爲牧豬兒一旦侯平津
丈夫未遇合尺蠖詎能伸傅以垂天翼高飛薄秋旻
大材當晚收疇昔多沉淪良時信在茲寧復甘下陳

其二

薊北有高臺千金購虛名望諸居上客什二下齊城
燕市多酒徒誰其辨荆卿斯人何足數俠節廢已明
聖主正南面孳孳興太平旁求及艸莽比屋羅弓旌
之子策高足煌煌京洛行一談傾碣石堅白豈能鳴
異日公車召願言聞蒼生

贈陳仲魚

何物都人士翩翩上太常公孫策不收牧豕歸海陽
載贄入空谷摳衣問楚狂五車不足事三物徒張皇
龍馬始興文丘墳斯濫觴紛紛百家言里耳多笙簧
郢曲競新聲巴人何洋洋遂令千載下折節班與揚
夫子秉高尚甘心避陶唐鴻濛既已遇何以開雲將
四問四不知避席起徬徨有口非至德願言聞彼蒼

題黃氏家藏卷

長松何謖謖千仞高無枝傾蓋結青雲繁陰復在茲
避秦豈不偉好爵安可縻采苓供服食千歲以爲期

其二

有美渭川上徘徊步修林林中月如水蘋藻相浮沉
冉冉青琅玕珊珊雜佩音美人隔湘水遺跡詎能尋

其三

凛凛歲云杪江皐亦已芳嚴寒有本性貞白揚輝光
萬物避先登居然獨擅場采之遺遠音薌澤在衣裳

湖上送黃全之還閩

班生負意氣載筆勒燕然車騎豈不偉才高受其慫
伊人衣逢掖書記何翩翩上將入羽林嘉賓自當關
河梁一執手掉臂歸海壖長鋏不足彈希音廢可傳
願言守蓬戶擊壤終餘年有鳥將圖南高飛摩蒼天
紛紛鳩與鷃只尺徒蹁躚

孤憤詩

憶昔從司馬稱兵事九夷弓旌下白屋食客何逶迤

伊余釋逢掖劒佩光陸離四坐竟虛左片言恥借資
豈無千金士折節心所私傳檄定東南壹由神武師

其二

東南亂無象戰士胥淪亡誰其振軍聲使者繡衣郎
一舉摧勁虜王師遂張皇崇朝授簡書秉鉞親戎行
反間入彼軍纍纍繫名王逝將殄窮髮肯使海波揚
京觀高百尺南國仍金湯

其三

先帝睠南顧司馬奏膚功帶礪誓山河金貂啇上公
豐澤不盈眦流言遽從東行行歸故里去去弢良弓

危梲一以發吏議紛雷同聽直咫尺間 君門高九
重屈首即長夜呼天良可恫故山一抔土宿艸無春
風

其四

春風破桃李疇昔盛平津榮華一朝歇掉臂無相親
昔爲平生驩今爲行路人更名脫虎口況乃批龍鱗
悠悠市道交咄唶勿復陳

其五

陳辭叩 天閽氣結不得語傷心艸莽間臥病失容
渚俛仰歷三秋屏營事行旅清流彌桂櫂中夜懷椒
糈明發入空山高天忽風雨

其六

風雨何方來浪浪霑我襟公其游帝鄉乘雲翔故林
死生成契闊天地高且深一哭徹重泉再哭結重陰
何以報知已盈盈徑寸心

其七

寸心何所施天命詎有常冥冥泉下室安得皦日光
伊昔百戰功願言著旂常蓋棺亦已矣衆口猶雌黃
長跽歌德馨申言慨以慷一歌再三歎鳴咽不成章
天末起悲風蕭蕭吹白楊招魂竟何之吾欲問巫陽

病起聽許太初彈琴

君彈彈七發我歌歌七哀小歌可當哭五內爲之摧
君爲拭龍脣愁雲黯不開一彈木葉下再彈風雨來
中曲激清商秋氣正悲哉坐客起傍徨行人立徘徊
翱翔逝不集六馬俱[illegible][illegible]商絃忽變徵木末霜[illegible][illegible]
愼爾勿輕彈高秋已落[illegible]

嶽頂

肅皇昔升中玄時茲託始徽展薄太清丹梯窮太紫
吾儕共攀躋高坐深溟涬特室雙雲門名都三天子
南衡差及肩東岱僅方趾俯視[illegible]靈壬冥僂混沌死

神遊欲御風天語時在耳行樂澹忘歸歸來路或枳

題劉阮天台圖

行行陟華頂釆釆餌金光娜娜赤城霞姍姍瀾錦裳
彼姝閑令儀問客來何方洞口碧桃花迎人天路傍
願言結不解雜佩聊相將旋踵披蒙茸云胡歸路長
去日亦已遠有懷那可忘扱衽復從之岐路終亡羊
何如任標枝儵然捐衆芳俛仰若乘風逍遥度石梁

道中聞霽寰先生入楚消息志喜一首

九臯雙鳴鶴唱和求其曹豈無鷙與鶻翩飛各異巢
伊余事行役南國脩戈矛馬上多秋風僕夫亦已勞

吾師戒車徒飛檄來江臯周道何阻脩引領望旌旄
悠悠行路人而我得所遭昔別歷五秋今來見二毛
人生會面難安得同遊遨願言布腹心良以解鬱陶

再呈霽寰先生

饑鳶饜腐鼠甘心彼所覯鵷雛起千仞志在青琅玕
涉世固多術致身良不難朝披逢掖衣夕看惠文冠
夫子挾風雲乘時振羽翰云胡三十年猶在岐路間
東海未稅甲中原復守關杞人抱殷憂拊髀起長歎
有虞浴岳牧萬世稱治安幸哉覯良時勉矣且加餐

太函集卷之一百七

太函集卷之一百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五言古詩二十六首

登南山過李太白訪許宣平故址

有伺薪者翁云是箕山裔家在南山巔居然避塵世
清酤近市來白日逢門閉矯矯謫仙人言從秋浦澨
振衣問大隗握手探右契穎水薄函關祖風良已厲
仙才豈雄樊吾道信蟬蛻所貴在同心無言竟分袂
騎鯨出九淵化鶴歸千歲故址山之阿至今留薜荔
二三小有池深藻神魚麗吾黨釆其游踟躕復流睇

刀圭倘可求羽翼從此逝

社日集太函菴送景升北上

白榆延肅爽鴻鴈遞來賓南郭閟桃源居然託隱淪
相君宰爲社往往出城闉綢繆二三子睠此平生親
冠蓋何方來東西南北人虎林兼象郡三吳暨七閩
殷勤命杯酌意氣良一伸懷中出照乘五夜光無垠
且暮遇千古謳歌動四隣于思者誰子世系本安仁
墳典破鴻濛聲詩泣鬼神黑貂一再敝累足不入秦
仰視北辰居紫氣亘嶙峋金臺一何峻駿骨亦已陳
長揖別同盟脂車北問津當筵歌慷慨秋水照青萍

豈無楊得意不望屬車塵橋門麗閶闔跬步可致[illegible]
勉矣應昌期中原正獲麟

立秋日郭次父掃三詔洞汲中流水烹茶運余
及二仲若諸子同過

亭亭浮玉山百仞凌江汜其陽嵌洞天谽谺石齒齒
中有眞人居三詔竟不起游仙郭景純高卧雲烟裡
遺世得比鄰侵晨敢杖屨商風何處來新蟬忽盈耳
芝童雙玉缾綆引中流水顧渚供乳花博山焚柏子
青鳥尺一書新詩淸且旨願降三茅君旁招漢黃綺
結臂入朝儕臨堦勞倒屣迓我白鹿車隱我烏皮几

班荆錯坐儀默默窺無始洞口出天人縞衣當戶倚
茗椀致殷勤佩纕何旖旎坐起徜孤桐翛然立不滓
金鰲浮上游鐵甕錮西阯憑陵江漢流呼吸三萬里
須臾日高舂暑氣猶未彌有約上巖栖與君薙荆杞

古意送肇卲應試南都

公族富姬姜季蘭方待字蹇脩三及門匹鴈相將至
所貴在徽音蛾眉何足恃盈盈十二褸二八逝更侍
豈乏傾國姿誰其賛宗祀是時鶉火中牛女俱進次
夫壻擬授綏衿鞶猶在笥薄言將渡河象服從今試
頭上金雀釵趯趯揚雙翅耳畔大秦珠夜光連結駟
六銖金縷衣出自鮫人肆金車勿徐徐聼彼耽耽視
牽牛豈虛名磐石申吾志

千秋里中述事

秋原具巳腓夜水逝將賛白日揭朝躋紺林延暮色
伊余返故廬言托西枝息旦日命所歡結臂之南陌
沿流任踏歌踞石恣分席閤夜罷焚膏白榆何歷歷
始作華胥游俄驚風雨入草野戰羣龍倉皇翻四極
磔格撲匡牀支撐盤霹靂冥冥失寢興凛凛屏呼吸
危坐擁綈袍塊然待終夕

贈廣文先生龍君御

結髮對公車丁年守經術爰書豈不嫺直道一以絀
鼓篋擁青氈絃歌銷白日三鱣歲再徂獨冷不辿恤
稽古諒非榮逢時殊自失長沙傳賈生駒隙一何疾
之子願加飡前席虛宣室

其二

日出東南隅天光發暘谷廣文卧高齋圭竇當若木
斗口天鷄鳴暘烏升比屋董生獨下帷沉冥信雌伏
紛紛俠少徒禺實分公餗白簡下金張鑾刀秉尸祝
云胡失飛黃甘與蟾蜍逐

其三

游龍何矯矯童角起重淵一息當雲門三農大有年
誰其擢羽翼天步郤無前棄置赤水濵泥蟠自蜿蜒
玄珠猶在握睥睨滄浪天東面望龍宮落迦千仞懸
何時迴夜水赤電繞神鞭

其四

繁霜忽已厲落木與之俱啓戶視晨星寥寥散白楡
金門下方朔死在海東隅爝火揚末光爨爨照乗珠
乗風競向禜而獨集於枯斗下少微星蒼茫隱五湖
參辰不相見顧望心煩紆

送吳翁稀

歴歴白楡社蕭蕭木葉乾皎皎客子行娓娓勸加餐
鵙旦寂無聲昆蟲墐歲寒客行良已苦況復衣裳單
白雪少知音洋洋爲我彈曲終一揮手將毋不遑安
何以奉高堂咸池青琅玕行行日苦短猶得及椒盤

其二

芳椒一何烈春酒一何醇元日王正月條風雪水濵
豢幃起爲壽椒酒酹新陳堂背辛無憂擔簦入成均
樂哉鵷鳩氏夙昔韓衆親大隱居朝市和光混風塵
眈眈下白屋之子居上賓倒屣日三接薄言和陽春
千秋幸一遇旦暮成參辰國士酬知巳長虹氣未伸

其三

燕臺徵國士高視主孫陽齊楚控㸑鞴吳越當鴈行
蹇予釋縶纓赤立如堵墻季子汗血駒承家步驌驦
吳門一疋練來自渥洼傍所志在超忽周巡遍八荒
迄今淹伏櫪仰秣群牛羊邈彼龍爲友猥云星在房
胡兒歲款關胡爲日玄黃何不策高足翩翩入上方
千金懸一顧驤首待張皇

其四

吾道餘煨燼張皇兩漢京 聖朝二三子空谷振希
聲北地輔三秦居然百二城大風何泱泱九合伯齊

盟遵海出瑯琊吞天吐蓬瀛輕身投赤水入手玄珠
擎舉網徒紛集伊誰更取羸楚江得萍實是以當大
烹泛泛水中鳧沿流時一鳴我有綠綺琴因之贈遠
行如逢楊得意跬步入承明

嚴陵送龍博士君御

盟言在牛斗奄忽成參辰一繫漸江曲一舸溯滄
五年不一見耿耿難重陳北極揭文昌橋門圜搢紳
傳經誰氏子溟海召波臣投杼赴尚方逡巡天漢津
牽牛沿上游犢鼻出風塵相距三百里招邀以陽春
綢繆一以結契闊一以申執手不須臾關河芳草新

衮衣幸無鈌端冕職經綸笥爾天孫錦無庸杖市人
少微匿天末萬里尚爲鄰

其二

矯矯雙飛龍同聲吼風雨胡爲失其雄越在西江滸
大旱若爲霖江南俱赤土守雌且安居行者殊自苦
夜氣半沉冥呑聲不復吐鉛刀饗犧牲歐冶安足數
眞宰幸見知斷之當狐父三千短後衣攘攘對起舞
爾來居上頭霜刃良可撫一旦合延津雌雄雙栩栩
余從帝所歸偃蹇依玄扈爾作辟雍遊甘泉天尺五
皇輿正淸夷當御無呰窳去去報張華潛夫亦千古

其三

趙璧矜連城卒爲傳國璽荆人亦何辜三獻三滅趾
珞琭互相踰升沉有如此夫君意氣殊蜿蜿白虹起
南國薦瑤琨新都都且美靑蠅迴不緇當路竟爲抵
華省天一隅鮫人托鄰里國工須楚材逐逐徵南紀
昔爲鼠與腊今爲簠與簋群公集大廷鳴佩中宮徵
咫尺天門開踧踖從此始結佩貴無聲有聲振人耳

贈胡元瑞

弇山幾千仞高揭白雲鄉中有眞人居玉佩錦衣裳
餐霞赤城標稅駕赤水傍何物安期生羽翼凌風翔
三閱池上華一繙柱下藏主人愛敬客坐以涼風堂
傾耳談天口居然踞華陽千秋結盟言努力毋相忘
飛鶴倏已逝笙聲殊未央伊人有仙侶越在天子鄣
白岳奉玄君黃庭扈軒皇離宮三十六一一靑蓮張
我欲從之遊跨石鞭神羊桃源幽且深黃鳥鳴稊楊
入戶把綈袍開軒坐匡牀傳書介七聖明發叩天閶
霞城五夜開羽衛嚴宮牆相從群帝入迭進萬年觴
天顏粲一咲伊昔脩文郞東壁故圖書熒熒待張皇
分庭命五老列館都文昌左拍浮丘肩右擘玉女漿
贈之丸節杖侑以雙明璫揮手掀牛斗放歌來鳳凰

滄洲閒無人東顧重徬徨宇宙何寥廓齊州天一方
誰云混沌死海日生扶桑

送胡元瑞

咸池春水生五谿何瀰瀰朝發新安江暮宿江之汜
君乘木蘭舟吾亦銜其尾潮上雷鼓聲雪山當面起
辟易疇能從吏猶吾且蟻望望海門開君行忽已駛
一席信所之六鼇爭轉徙宛在滄浪天扶搖九萬里
明河亘東西暘谷距濛汜四極簸天風日月如旋蟻
魚龍萬國分水族何勝紀貝闕水晶宮鱗鱗互相比
馮夷雜天吳鼓鬣紛旖旎歘人明月珠萬斛矜塡委

嬌嬌珊瑚枝交加羅海底微茫歷十洲結蜃開千雉
員嶠若方壺蓬萊贈具美羣仙十二樓羽衣臨結綺
尾閭一括通天步不容跬同首越江潯褰予留一葦

題家比部購遊仙圖古詩二章爲董太公四月八日初度作

羽人翔八極奄忽厲丹丘孤鶴從東下天風何翏翏
喬松二千尺蜿蜒雙靑虬空谷聞履聲伊誰躡遠遊
安期與羨門結臂竝相求要之陟天都因之覲垂旒
蟠桃以爲核麟脯以爲羞扱衽與之俱一登玄扈樓
襄城旋七聖特室朝諸侯其下奏鈞天群仙紛獻酬

容成顧我笑七日已千秋俯視人間世晨昏任鵂鶹
何如餐沆瀣枕籍醉滄洲

其二

纍纍安期棗大如靑門瓜沃丹射朝日掩彼赤城霞
若木標暘谷羨門擷其華願言餉夫君一餌生無涯
西極有金仙其名曰釋迦言言含衛城粲粲法雲遮
孟夏月初弦獨尊降摩耶是爲天人師髙戴白牛車
太上爲弟子三周繞結跏仙曹五百衆礫礫恒河沙
逝將依衹樹竝作陀利花菩提同證果無用問黄芽

贈張祭酒南榮

留侯天授漢倬爲帝者師從遊赤松子辟穀竟何之
高跱千丈山軒然託具茨薄言輕脫屣委蛻復在茲
歷歷緣川谷緜緜布本支盤根踞終古奕葉發華滋
四塞以爲固斧斤安所施

其二

雍州都四塞甲第許與張赤縣互相望髙陽與武陽
東門大岳胤相府何煌煌黄石閟神皐千秋畏壘穰
丈人事周游舉室居大梁所志在弧矢倏忽桂扶桑
顧命六尺孤新都天一方中原懸四極信美非吾鄉
戢翼將圖南勉旃愼勿忘

其三

有美當門子煢煢結髮初下帷讀父書挾策對公車
待詔金馬門摳衣承明廬遺言猶在耳豈不懐丘墟
辨色入供奉當軒注起居長揚誇羽獵載筆扈乘輿
三顧天子都兩端復躊躇誰其借扶摇九萬信吾如

其四

兩都天下士北面大司成吾道宗函丈斯文賴主盟
臨雍留天仗命席當兩楹師禮廻自尊偎云稽古榮
相君起鄉縣鼓篋一先鳴夫子分鴈行鑾和應同聲
橋門亘南北出入如踐更一飲咸池水雙飛凌太清

胡然下德輝南極當文明

其五

朝發新亭下暮投滁水陽簡書當不畏咫尺近柴桑
況復當流火安車脂未遑一壺渡采石雙轂歷羊腸
望望北斗城皇皇歸舊疆下車入州里觀者如堵墻
駢首喜相告九苞廻鳳凰豈無衣繡行晝日覩重光

其六

朝光出暘谷風起雲飛揚擊楫渡南浦宗公及秋嘗
草露省封樹茅沙脩祼將登臺嘗首餕酌醴且封羊
白嶽禮玄君清齋嚴太常　君親恩罔極並祝壽無

疆里社布衣飲經旬樂未央巡簷問風土百二肇金
湯歲事五不稔灌輸無流亡巢由自箕穎稷契自陶
唐一劃滄浪天直北任翺翔我無晨風翼步啄足稻
粱

七言古詩 二十九首

七夕行

天孫婀娜錦衣裳結好夫君河漢旁握手盟言夜未
央有如逝水無相忘大道青樓多女郎紛紛薦糈羅
椒漿願施膏沐傾朝陽聲價十倍邯鄲倡誰叩天閽
愬上皇盤空霹靂侵人床女郎辟易多彷徨河漢冥
冥不可望盧家少婦習流黃夫婿遠戍甘糟糠孤燭
煌煌照洞房何用鄰女分餘光

天都行送江方伯入滇

境內天都擁帝封晴雲高插青夫容與君摳衣躡其
上左右軒轅扈六龍行行上出飛鳥背丹梯可望不
可從吹笙鼓瑟誰氏子天風吹落雲門峯谷口陰陰
暑氣薄使君掉臂辭丹壑秋來結束萬里行路入西
南開廣莫昆明池上漢旌旗太華峯前夷部落高視
要窮天地奇長驅豈被簪裾縛君家彩筆向來工江
左機雲未許同壯歲蚤通金馬籍周遊籍籍古人風

兩都浪跡仙郎署二郡升中太乙宮五老追隨彭蠡
上三山鼓動滄溟東只今銀印已懸肘更喜奇遊落
君手褰帷別是一山川形勝於君無不有壯君行飲
君酒男兒所志在桑蓬咫尺安能依部婁漢家天子
重詞臣使者相如藝絕倫此去秋風蘇肺病停車好
過碧雞神

坐上放歌

主人好客擅風流坐客無如陳太丘十年著書東大
樓提封萬戶醉鄉侯翩翩長君百不憂狂歌睚眦酒
壚頭次君瀟灑黑貂裘郭隗臺前竟晚收過都歷塊

見驊騮王郎岸幘枕糟丘停杯復作華胥遊松子琵琶勝莫愁紫槽鐵撥古梁州分明胡語揚清謳滿堂賓客皆回頭胡生歌管夜悠悠一曲鳴琴落葉秋誰其滑稽程伯休當筵調笑瞋雙眸昆也杖策來西游相逢腰下脫吳鈎主人殷勤進酒籌鷄號東隣片月浮欲去不去爲君留

少歌有小序

兩甥既倍毋氏義不得歌即託少歌義不得爲壽乃今爲舅也壽則亦爲舅也歌舅在猶毋在也伯倡仲和誠無樂于塤箎取張衡而

半之亦少歌之義云耳

一歌曰我所思兮在北堂樹萱堂上及秋霜棣萼韡韡隣都房仙翁被我白霓裳何以報之雲漢章願結九苞駟鳳凰玄都延佇餐金光 右長甥

二歌曰我所思兮在渭陽泰州東逝沃扶桑蟠桃纍纍遥相望仙翁睇髮白雲鄉何以濯之瑶池觴願援北斗引天潢顛毛九伐凋三光 右次甥

七襄詩 有序

上元年吾親若叔父並春秋老矣獻歲吾親始受 三命道昆越在行間執政恤使者之不遑且多其親之偕老也紀諸惇史紹介以歸吾親東吳王生脩二姓昆弟之義並以名言來覲王氏方用論著顯其言足徵近若鄉閭學士大夫遠若四方諸侯王賓客載在簡牘無慮數千萬言美哉煌煌乎舉足以當親心而施後世即道昆無能爲養尚亦有賴焉比及仲春爲叔父初度諸自遠近至者宜無異于高堂不識諸家凡若干言誰其先鳴者道昆自分菲薄不嫺于辭安敢望國老之穆清吳兩生之鉅麗也藉使幸而在側得當諸

子鴈行執爵陳詞又將焉避乃今三壽具在即羈鞅掌何敢無辭吾鄉山水隩區多列仙之跡雅有岡陵松柏祝者稱焉游子思故鄉千里不違咫尺以此爲祝誰曰不宜自昔枚叔張衡並稱作者概諸嘉祥善事猶可觸類而通用是取數枚叔而取義張衡誠知不讎直優孟抵掌耳老萊子爲嬰兒戲祗取承歡禮曰父黨無容皆是物也屬諸弟遞爲叔父壽遞升歌而酳之

其一曰我所居兮在大鄣上出青天雲雨藏逝將歸

去滯明光主人云是鏗與鍐誰其從之有偓佺願驂
鸞鶴雲翩翩千秋萬歲相周旋
其二曰我所居兮在天都上有咸池丹鳳雛逝將歸
去我馬瘏主人云是浮丘翁誰其與之容成從願生
羽翼乘天風千秋萬歲遊鴻濛
其三曰我所居兮白嶽巔上有丹梯千仞懸逝將歸
去縶張騫主人云是雲中君誰其承之朝百靈願紆
長劍當玄冥千秋萬歲蒼生寧
其四曰我所居兮在城陽上有真人不死鄉逝將歸
去河無梁主人云是南極星誰其應之許宣平暮歸

酤酒朝負薪千秋萬歲離風塵
其五曰我所居兮在碧山流水濺濺縈考槃逝將歸
去車間關主人云是蒙莊周誰其慕之謫仙流願御
六氣覽九州千秋萬歲采真游
其六曰我所居兮在南陔上有林木手乘材逝將歸
去立徘徊主人云是東王公誰其參之松喬同願飡
沆瀣青芙蓉千秋萬歲九成宮
其七曰我所思兮在漸江白石粼粼清且長逝將歸
去鼎扶桑主人云是安期生誰其偕之董雙成願升
若木觀蓬瀛千秋萬歲滄海平

周公瑕爲徐使君畫蘭歌

作者誰當絕代無蘭亭書法輞川圖擅場耐可傾千
古照乘那堪命兩塗近代吳興趙孟頫左傍箏旗右
伐鼓長驅絕塞任縱橫肯許偏師當部伍我　朝能
事屬東吳碧浪無天蹴五湖祝允明書沈周畫一夫
樹羽一援桴專門只數兩君子合璧唯應文太史大
耋爭誇身手強吳興之後無如此速肖先亡彭孔嘉
升堂入室周公瑕蘽蘽腐毫連作塚英英絲筆旋生
花新都大守南宮客上計更前宣室席綠鬢剛登三
十年黃金首賜二千石故人忽枉青門東把臂猶疑

燕市中回首木蘭陂上路披襟好爲招雄風寫生工
拙吾何有自負同心君信否裂綃雪色照雙髦擢展
薰風扶兩肘暑雨須臾急大鄣瀟湘倒挂群龍翔三
閭恍遇天都上九畹潛移練水傍熒熒碧石埋雲起
曄曄紫芝紛可喜澤畔真從澹蕩浮毫端不用丹青
滓雲土由來帝子鄉夔龍宿昔尚書郎夢遊好在金
華省召對還携大國香蕭艾盈盈充結珮何如持此
奉君王楚宮石室寧須數尼父鳴琴正未央君不見
江關昨夜秋風入客子絺衣芳澤襲他年隧露許同
飡槃礴爲君留食邑

春雨歎

憶昔場中結少年春遊跋扈東風前緣堤新柳張歩障繞郭晴川出畫船三年泣血空皮骨向來狂態今孱然一春準擬恣歡賞九陌相將拚醉眠江北江南天漠漠社前社後雨綿綿應門稍喜少車轍執爨恰愁低突烟苜蓿飽撐櫪下馬青蚨牢桂杖頭錢經旬泥潦舊雨斷滿壁蝸涎新雨連欹枕苦牽蠻觸夢閉關且學辟支禪山樓薄暮開返照皈屋崇朝入漏天聞說軒皇怒不發誰干嶽帝竊其權雨師無端沉后土日御底事匿虞淵二麥霑泥爛欲死百花無處不

可憐愁聞斗粟價騰踊況乃近市爭喧闐爲叱群龍太放顛試看劒氣白虹懸亟須夾日扶桑上愼勿傷我種瓜田

長歌送無學歸攝山

少林心印不摹文曹溪法眼不識字智永懷素身手強臨池往往誇能事近者袈裟襲縉紳翻從點畫鬪心神江東競學祝希哲白下爭傳徐子仁苾芻習此何爲者貝葉琅函都且雅清齋那愛右軍鵞神駿絕勝支郎馬上人擔笈攝山來大士懸弧法界開春色揔歸荳子雨經聲忽度雨花臺有時偏袒右露肘落筆縱横大如斗聖教碑文儼若新眷公書法無不有書龍端居會法堂高譚大藏聲琅琅懸河直赴華嚴海携手同登般若航傳道汝師持苦行西來一錫起襄陽日中千衆分僧飯霞上多年坐道場汝出佛家根大利聞言即悟西來意多聞久已入圓通三昧猶堪恣遊戲伊余不慧復尓狂曾持白梃擊空王亟須滅此小兒口十方三界盡平康摧倒須彌山塞斷菩提路驚殺雪山僧砍却祇園樹天上天下復誰尊指地指天非不住究竟何須且辯才聖凡一切毋回互於斯時也須令葛獠旋求蒼頡書達磨代作阿難務

但攝小乘歸上乘應知此悟爲真悟

予以歲杪及耆其日戊午質明肇部舉子瞠乎吾後而肩隨之遂命小字肩吾爲歲星行以紀其事

鳳紀軒轅萬曆逾歲星十二周天衢南州比屋封唐虞申甫降神天子都先春三日君握珠又先一日我懸弧海烏飛上新桃符廟門雙插金僕姑當戶我呼頭白烏朝陽君翼丹山雛國士彊負貂襜褕歷階一見毛骨殊王孫冊名世系圖閒父載筆命肩吾嗟予短髮生頭顱結宇東林傷苾芻煜煜越國帶礪俱穰

秕那得爲前驅君家有子萬事須滄溟新出紫珊瑚
堂上歌鐘堂下竽把酒爲君醉屠蘇

憶昔行端午紀事寄二仲

憶昔宮衣出　尚方題名司馬侍中郎歸來改服夫容裳玄扈樓中坐帝鄉支杖當年絕水漿迄今二豎不銷亡白頭高枕卧匡牀河朔那能競羽觴生事年來足稻粱鳴鳩雨歇麥登場往年水旱遍爲殃江北江南歲大傷擔石時聞發社倉比鄰猶自閉關梁淫溜春雨決宣房大麥離披小麥僵菜色餔糜集道傷殣尸盈野澤爲量我家無復宿舂糧八口那得饜糟

糠海日杲杲上扶桑薰風弄晴梅子黃仰天萬口呼滄浪願借遺旿倒景光瀫水寧容估客航仍聞米價踊江湘水嬉不擬競端陽續命五絲那用長有弟有弟雙騰驤翩翩兩服當鴈行豐干結客恣清狂碣石談天誰頡頏一旦皈依大藥王三年蹩躠廢循墻阿嘉差比阿淹強門徑蓬蒿雀網張三戶誰探大國香幽蘭死在水中央漢濱游女凌風翔蕭艾紛紛充珮纕莫向江潭歌慨慷古來陳蔡俱郎當願言伏臘具烝嘗一任風塵老驌驦

七旅詩　有序

是歲鶉火中諸大父行汪次公始老期蔣初度公有事番陽客謂公擁素封胡爲乎急錐刀而後樽俎余小子否否公方以孝友亢吾宗所不足者非斯何恡高會第考氏春秋累百同胞孟若季皆未終其天年以孝則思以友則慕冥冥有父兄在寧徇人羣而倍天親客曰不然明發有懷則期頤無憾在原有急則諸子姓翩翩代興以是而概於中且氷釋矣公惟親睦爲矻矻其餘則推之吾黨而波及之閭曰歸餘此天之所以賛報德者也吾

黨其以旅獻一紀一觴願司馬揚觶先之嘉祥善事舉矣竊惟高尚之士必遺世乃能振世必振世乃能出世求之古昔吾得七人公其徒也事親若老萊子從兄若季心息業若鴟夷化俗若庚桑楚檢身若蘧伯玉難老若榮啓期久視若安期生庶幾乎近之矣旅以七獻侑以七襄則吾黨今日事也即余小子不敏敢不敬從

一旅曰若有人兮楚老萊班衣兒戲親顏開車幣臨門先鑿坏誰其從之有令妻烏粒聊以樂吾飢白首

相將海畔棲千秋萬歲和天倪
二旅曰若有人兮漢季心居然一諾千黃金高門懸
簿士如林誰其從之五陵豪何以壽之斟松醪酒罷
殷勤稅佩刀千秋萬歲樂以敖
三旅曰若有人兮陶朱公計然七策五成功餘力猶
堪敵國雄誰其從之越夷光何以壽之楚澀良錦製
天孫雲爲裳千秋萬歲壽且康
四旅曰若有人兮號庚桑屏跡三年畏壘穰皞皞仕
隣躋上皇誰其從之采真游何以壽之汙尊抔天地
一指海一漚千秋萬歲相沉浮

五旅曰若有人兮蘧大夫行年七十心始刓卷席懷
珍猶故吾誰其友之魯仲尼何以好之侑坐移試酌
之水正勿欹千秋萬歲堅自持
六旅曰若有人兮榮啓期行歌帶索任逶迤生年滿
百常若斯誰其從之古老更何以壽之酌兕觥願言
鼓腹享升平千秋萬歲樂康耕
七旅曰若有人兮安期生神遊八極棲蓬瀛棗下篡
篡如瓜成誰其從之長羨門何以壽之登昆侖五嶽
何如西北尊千秋萬歲歸長存

對雪爲長句贈羋公

歲杪河冰堅入腹掀翻河伯魚鱗屈同雲不市聲陰
陰三白九農那可卜江上扁舟雨後開君携白雪郢
中來雙江峽口停征舸七里灘頭失釣臺篋中更理
狐千腋城下俄看雪盈尺我作山陰訪戴行君爲坐
上游梁客燭龍匿景竟沉冥粵犬吠聲連宿昔嵇戴
還應問酒壚泥塗未許乘游屐當年君手城旦書玉
質英英雪不如要識易汚原皎皎從他不滓但徐徐
君不見東郭先生曳敝履眼中無復夸毗子瓶無餘
粟突無烟咲殺侏儒徒飽死又不見袁安僵卧古郵
亭叩戶誰來問客星坐擊唾壺殊欲缺何妨按拍召

秦青嵩㞧白眼寧足齒睚眦千秋蹬萬里怳惚神遊
白玉京與君同向貝闕銀宮聊徙倚我越吟君楚歌
洞庭廣樂古無多試看春雪渾如夢杲杲羲和奈雪
何

長耳歌爲黃生作

客有黃生及門士東林從我作佛事發心立地見如
來翹首法門皈不二佛眼朦朧居士身十方龍象紛
紛至移來西極化人居法界均沾甘露施里嫗昔何
夢夢登君子堂儼然下天女纍纍雙明璫自陳前身
事夫壻舊糟糠一涉功德海化身投故房願言主匕

鬯百祀綿烝嘗佛前親受記兩耳垂肩長故態宛相
似夫君幸勿忘黄生僅諾諾無乃涉荒唐有何諸父
行即次子雲宅娓娓語黄生同夢亦同昔黄生大懽
喜生平幾半百儻玆舉寧馨況出故巾幗各各夢相
符金仙或來格無由報佛恩持戒依香積惟此菩提
心長爲佛家役徧告諸比丘讃歎聲嘖嘖臘日佛成
道沙門盡散歸齋心竟不攺取給園中葵元日日出
卯扶桑上褰闈定光俄出世長耳相因依上堂告翁
媪翁病起欵扉媪矇復明視下牀授兒衣下堂告女
弟喜氣充調饑出門告宗祏門祚生光輝疾馳告門

下佛力願無違稽首皈依天人師無遮大會功無上
從誇天上石麒麟爭似西來真法相

古松歌

何物吳門老畫師白頭槃礴矜奇絶咫尺能生十丈
松龍鱗錚錚黯如鐵半枯直幹排青雲四匝樛枝擎
白雪未許人呼老禿翁蒙茸綠髮如椎結食邑吾家
自岱宗當年或恐避秦封只今高崎雲門頂憑陵三
十六芙蓉

新都行贈别張太史

君不見三天子都高出雲下視雲天三萬里東南一
氣但鴻濛匡廬天目俱培塿右蹴彭蠡左具區徹茫
海色一桮水又不見黄帝南游赤水旋齊驅七聖奉
群仙雲門雙劈巨靈斧亭亭三十六青蓮合宮俯矚
寥天一白嶽崚嶒當戶出丹嶂中開帝子宮翠微半
露真人室流水濺濺度碧山千盤五嶺百重關嶺南
三洞真奇絶天鏤地肺非人間姑射神人何綽約嬌
如華表遼陽崔千章梁木芘丹丘中夜中天聞廣樂
揚之水出華陽西流半界白雲鄉華陽城西石如鏡
擁髻初臨玉女粧城陽列羣山一徑懸空谷何來謫
仙人試聽采芝曲有時倚杖南山巔千峰萬壑秋可

憐玄扈坐中樓十二紫陽門下賓三千天都白龍潭
十仞如環堵空明徹底淸歷歷沙可數丞相源西别
有天峰頭銀海天尺五九龍分據水晶宮九流噴薄
鳴天鼓相彼百川水誰爲百谷王西距漸江流岑山
宛在水中央五谿縈迴合南浦百里清淺倒天潢上
有千歲松下有一拳石逶迤三百六十灘綰轂懸旒
天半壁誰劃玄黄無始前居然光嶽生名賢再世歸
來虹井里新安自是好山川蹇余半生牛馬走東巡
溟渤南岣嶁三湘七澤遡真源嵩少云亭當馬首燕
趙悲歌入酒徒扈從長楊營細柳野燒乘風燼幕南

旋馬陰山廻北斗歸朝一解鸊鵜裘踈入承明貸倦
游函谷還堪占道氣武陵耐可纜漁舟桃花谿上曲
楊柳市南頭黄鳥翩翩乘灌木友聲百轉如相求老
夫家在千秋里村村花事正綢繆籃輿歳入里中社
二三垂白風颼颼時作田家飲時從俠少謀有酒直
須傾落日明朝或恐急鳴鳩閣道天門開凊涼依上
界坦腹臥巉巗洗心流沆瀣高天奄忽流火西明月
盈盈鵲未棲放筏正逢牛女度登臺直待星河低天
風木葉下白露草萋萋江村萬樹俱秋色片片流霞
咫尺迷玉衡北指日苦短匡牀夜坐照青藜寒閨溫

室生虚白墻頭積雪過偏提時乘貫月槎爰自金閨
彦十月故鄉游故人猶戀戀振衣閶闔風端笏明光
殿太液與上林官車足游衍美芹信野人願作尚方
膳

寶劒篇 有序

壬戌之秋元敬入閩三捷偕余目擊閩難不
歃而盟則以良劒二分佩之所不狥閩者如
此杖丙寅余釋閩事戊辰元敬入朝劒始合
于虎林信宿而別壬申余奉使大閱再合薊
門乙亥元敬謝南粤入新都三合于白榆社
乃今元敬巳矣故劒不知其存亡余彈鋏長
歌盖有感于延陵季子云爾

將軍乘勝奉専征横海樓船下七閩行處鐃歌朱鷺
曲擎來鐵網蒼龍精風胡司鞲星辰落歐冶臨池鱗
甲生湛如芙蓉出秋水鑪如赤電起青萍于時先登
殄水族鯨鯢流血天吳戮舊壘騈肩踞自如新舫銜
尾紛相逐孤軍耐可當兩隅大厦那堪支一木直須
重起伏波軍誰為七日包胥哭眼中國士但吾曹轉
轂長驅同一轄盤水奉劒千金裝其一雄飛一雌伏
寧須牛耳歃齊盟各佩魚腸分比目白首經營誓不

渝我為召虎君方叔蹇余辟易承下風我但守雌君
當雄乞師再至無窮髮居然百勝奏膚公故侯既巳
東上將亦巳北胥命越王臺相將六月息一飛直指
蓬萊巔一望猶函滄海色單于掎角結鮮卑拊髀誰
當神武師召見建章先自獻金城四塞願當之 帝
曰惟汝諸殊材良不乏頗牧出禁中 主恩一何洽
鄣塞列金湯材官微䡑輪蚩蚩亶不聰任耳作眉睫
乃命右司馬仍兼中執法代朕蒞行間周巡閱兵甲
使者桓桓出薊門長楊細柳上朝墩三軍挾纊生春
色千騎浮雲奉 至尊杖杜歌葡萄酒饗禮成功居

首坐君燕坐藉氍毹承景含光出坐隅嶕峣有銘威四極今來南北與君俱謗篋敵中山戎軒踰大庾魚麗偃牂牁鷹揚紲申吕願乞侏儒枵腹歸敢希鴻鵠凌風舉籃輿千里入東林四壁層樓近百尋城秋好共青天月閣夜同班綠樹陰揚眉並入廬山社彈鋏聊爲梁父吟斗牛之間仍二子滄桑未許摧雄心君孟諸我歙浦咫尺延津分水滸奄忽存亡何足數遺弓留烏俱千古誰能招魂爲我歌我欲拔劍爲君舞

寶劍篇代贈汪肇邰應試京邑

吾聞帝者軒轅氏鑄劍霞城之隩區乃命容成敦冶

風后聚徒夜以刀圭之上劑韝以懸寓之洪鑪砥以雲門之斷石淬以左洞庭右彭蠡之重湖瑩以咸池之神瀵珥以赤水之玄珠衡而置之三十六洞天之石室直而懸之七十二函丈之蓬壺于時涿鹿拔蚩尤誅合宮徒廣樂紆乘龍之帝所迴顧仍踟躕中夜時聞風雨泣空山或抱蛟龍呼後來殷帝三良出光景冥冥乍有無巨闕干將俱已矣短衣瞋目胡爲乎伊余五馬再分符郭外黃山西北隅矞矞乎浮雲垂天延郡閣翏翏乎大塊噫氣吼風胡野人往往見光恠掘地得此騰驩虞願言獻之二千石願言償之十五都土花黮黯星文蝕雲漢昭回斗氣孤出柙已辨蒼龍精扶桑初日上金鋪誰其服之攖負隅鬼伯辟易神姦逋　太平天子正神武材官百萬罷張弧大海之南築京觀殪天吳大漠之北遷老上款匈奴驂褭千金肥苜蓿車書萬里捧輿圖汪生束髮童甫儒俠氣翩翩烈丈夫五陵豪士惜然諾肯呼五白甘樗蒲只今挾策趨內史煜如青海出珊瑚吾將佩尓玉轆轤命中賢于金僕姑君不見洛陽年少當前席抗言三表收胡雛又不見弱冠終軍投魏闕請纓塞外繫單于馬赭白蹄偏朱秣陵官道通燕市說劍勿與

酒人俱

太函集卷之一百八

太函集卷之一百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五言律詩一百四十七首

芋原入冊鄭叔曉自莆陽見過席上有贈

避世成眞隱從軍作遠遊人生惟聚散吾道任沉浮
列籍開戎幕維舟近戍樓願言俱酩酊聊以結綢繆

其二

不見故人久其如羣盜何軒車來驛路鼓角動關河
說劒功名薄當杯意氣多百年徒物役五夜此悲歌

其三

汲鄭名猶盛應劉侶漸稀多君辭宦達而我受戎機
歲月交情見風塵樂事違滄洲今不遠携手兩同歸

其四

畏塗經百戰烽火哭孤征爲惜十年別寧辭千里行
驚心聞野哭把臂待鷄鳴海內無推轂天南勿請纓

席上呈余使君

爲別昔何處相逢今在茲長安論舊事大雅見新詩
朝市浮雲變琴尊白日移宦游憐汝在吏隱信吾師

其二

執法唯三尺提封亦一方官曹吾碌碌王事兩皇皇
比屋鼠化虎連城狼牧羊翻思滑漢署何意薄馮郎

其三

客散五陵去君從三殿來乾坤同逆旅江海失群材
白雪郢中曲黄金薊北臺所思俱汨沒相對且遲迴

其四

流離知更異感激許誰同吾黨形骸外人生涕淚中
身危思伐木官拙任飄蓬莫作窮途哭知君劒術雄

七月六日自軍中還省宿大田驛時復有福寧之師

野哭仍聞戰鐃歌亦暫歸秋風入刁斗涼月上絺衣

終繻心猶壯龐公願已違無勞望牛女況復事戎機

試新茶

消渴彌吾疾清芬待兩功無才評陸羽有癖過盧仝
但得萌芽異何須製作工當罏聊自試習習欲凌風

花下獨酌得尊字

南國春風盡西園花事繁後時知不競向日似能言
飛白臨書卷舒紅照酒尊主人甘寂寞暮雀勿爲喧

又得和字

竹使經年客花神此日過愁邊聊爛熳醉後故婆娑
色豈六宮妬香疑百和多憑誰徵素女一曲奏雲和

院中九月桃花

孤亭依桂樹九月見桃花白眼繁春事紅顏逼歲華香疑蟬外露色借鷺邊霞避世甘浮海尋源好問家

其二

豈謂青陽令還從白帝移炎祥吾未卜早晚爾何知幕府羈棲久樓船戰勝遲故來征鴈候應與放牛期

漳州院中桂花

炎海愆花信高秋著桂叢衆芳蕭瑟後獨秀草亭中泫露金莖似飛霜玉樹同明朝復長路開落任天風

春雨玉臺道中

擁寒春全暖問關雨亦宜薄寒還衣袷遠道自褰帷行色青山入羈心碧艸知江流時正滿舟楫晚堪移

夜泊吉溪

急雨暮江鳴長年未可行春燈來野色宵柝起邊聲風浪垂堂戒關河擊楫情升沉俱物役進退信浮生

送仲嘉入越讀書

不惜征人遠其如歲事深問津鴻鴈候把酒鶺鴒心白雪應相憶丹書好自尋扁舟下春水吾與亦山陰

喜詹山人至

衡門空谷裏落日故人來歲事餘氷雪時名失草萊青山招隱賦白社出羣材此地堪乘興扁舟未擬廻

送詹山人還里中

菟裘吾欲老畏壘爾相依海内窮交在山中俗事稀雪殘梅欲放日暮鳥知歸明到滄江上遥天識少微

冬日山村十首

風壤近炎方人煙此故鄉褰帷蓬戶靜抱几竹青光客至拈鷓鴣囊空貰鷫鸘勿云催短景坦腹日猶長

其二

世路妨推轂　君恩重賜環歸來吾事畢老去此身閒初日從高卧明霞足駐顔翻思宵柝起雨雪滿關

山

其三

雪後羣峰出天南一鴈過黃塵殊未已滄海近如何

其四

國士無雙里邊人有伏波因君懷夙昔吾道本巖阿憶昔從司馬長楊較射熊霓旌千騎出天網四隅空文豈相如似時應漢主同只今飛鳥盡好爲韣良弓

其五

去矣青雲士居然白雪音吏情俱道路吾黨遂山林人阻三江暮書藏五岳深春來理舟楫乘興一相尋

其六

漢家封大岳冬至事祈年下吏陪仙仗中天捧御筵
雲霞羣帝駐日月五城懸何處迷蒼狗遥遥積翠邊

其七

放達山公後高陽憶酒徒臂鷹乘積雪立馬問當壚
吏跡留三楚生涯落五湖已知時論異未擬著潛夫

其八

舊業依脩竹居人耐歲寒清齋麾肉食白幘弃皮冠
習靜慵招客逃名喜罷官儵然來鳳鳥聊為試琅玕

其九

野客青藜杖田家白板扉偶逢百日蜡況是十年歸

痛飲忘賓主深談任是非不妨歸路晚一醉臥牛衣

其十

不問中人產依然處士家相將憑棣萼次第看梅花
雪色知無負春華信有涯綈袍寒漸薄箕坐待棲鴉

戚將軍鑄良劍二謁予銘之托以久要遂分其一省署火故物悉亡歆舍中兒抱劍出火中賴得脫歸示家弟相與幸其有靈為之彈鋏而歌作詩三首

國士投知己分懸比太阿星文開瘴海夜色倒明河
決勝千人廢論功百戰多神姦空睥睨天意豈蹉跎

其二

海上留楊僕人間到祝融憑陵羣醜盡呵護萬靈同
氣振艱危後天迴指顧中蛟龍盤故櫝動地起悲風

其三

東國人言至延津客路長一辭多壘地更入少年場
斗外千秋色牀頭百步光自知非俠骨寧復事戎行

十五弟歸自武林有作

猶耽高臥單車罷遠征掉頭衰鬢在握手壯心驚
綵筆堪從事青門好避名寒空飛鳥下似識倦游情

同弟守歲分韻得今字

一尊殘臘夜十載倦游心故國還兄弟流年自古今
狂堪千日醉老任二毛侵況復無朝謁何妨秉燭深

又得宵字

物色催遲莫年華傍寂寥掉頭俄隔歲抵掌判今宵
花萼光堪把扶桑望不遥尔曹猶躑躅吾計已漁樵

元日

一辭滄海日重見故園春綵筆才堪老椒盤賞更新
世情疎傲吏風物媚歸人溪水雙鷗至呼兒理釣緡

慧公閱藏金陵住棲霞寺頃歸鄉縣營聖僧菴

鄉人築室奉公葢旬月矣余家食不通賓客公

獨時時從仲房來茲還棲霞贈詩一首

布金開佛土杖錫到人間累月三生石孤雲萬里山
浮沉心不染去住意俱閑我亦許詢輩風塵且閉關

荅余德甫

南紀無歸橐中山有謗書交情懸斥堠生事寄菑畬
削迹成眞隱題詩問索居天涯占氣色夜夜斗牛墟

其二

羣材俱跛眉聖世但沉淪命達非文事名高自古人
門從蟬冕少家任鶡冠貧澤國多芳草春風傷逐臣

春日同王仲房及舍弟遊聖僧菴因止宿

乘春遊汗漫結客赴招提高坐人天上深談佛日西
雙林出祇樹一水下曹溪忽爾經聲起依然衆鳥棲

其二

野色互明滅烟光乍有無望中開水月坐上入江湖
隱几浮生失傳燈靜夜徂祇應從長者築舍傍毘盧

沙門道隆閱藏仁義寺徧謁溪南諸長者爲之

聚糧余故習吳長公因以詩請

一鉢依檀樾三車聚苾芻高門季子裔精舍遠公徒
飯擬供香積園應借給孤他時雙樹下聽法許潛夫

大將軍生子

婉婉當門子遥遥降嶽來高秋芳玉樹大海出珠胎
許國山河誓承家驃騎才傳貂應計日掉臂入蓬萊

其二

萬事從今足孤忠自昔殊　主恩酬馬革天意產龍
駒載橐歸何得趨庭立可須懸知王事急不擬問呱
呱

春日仲房見過

林卧入春深君來聽鳥音拂衣今日事投轄古人心
白幘容分席清酤任賜金不辭侵草色聊復藉松陰

其二

門巷無車轍乾坤有布衣東陵生事拙南國和人稀
斗酒留看竹盤飧出采薇前溪問蘭若落日送將歸

春日山村十二首

嚴更通五夜列炬照千門金馬仙郎籍銅龍國士恩
仰天達曙省對月理清尊社鼓春歌起篝燈夜出村

其二

耕稼餘生事禨祥太史書春來望雲物老去傍田廬
抱犢柴荆外聽鸎楊柳初漸於農務習轉覺世情踈

其三

白首甘爲圃蒼頭課灌園荷鋤通暗水倚杖俯晴軒
池近鷗相狎村深鳥自言京塵足留客車馬不聞喧

其四

宮車問陵寢哀詔到巖阿地遠傷心劇天高入淚多
鼎湖還日月京洛自山河憶昨從村社猶聞擊壤歌

其五

中興初嗣服北極正垂衣曆數天王紀謳歌帝子歸
萬方同鼓舞七廟倍光輝迢遞瞻佳氣氤氳護紫微

其六

小隱學岩居長安到驛書黑頭開相府白面對公車

俎豆分泉室弓旌下草廬巢由何所避箕潁未應虛

其七

芳蘭何寂寞空谷自招尋蹤跡三湘遠風光九畹深
無人同結佩有客獨霑襟世俗饒蕭艾吾生信陸沉

其八

依依方丈室坐對蔚藍天定後窺三昧空中覽四禪
焚香隣舍共擊磬石堂偏牖有青精飯齋心繡佛前

其九

端居逢上巳緩步出東林列籍巖花積開尊野水深
詞人無異代禊事有同心但盡山陰興寧須澤畔吟

其十

醉歸夜未艾睡起日高舂屏跡孤村遠忘機萬事慵
簷花飛冉冉巢燕語喁喁種秫供吾臘從容問老農

其十一

旅食驅吾弟齋居謝友生獨憐春事過翻憶少年行
童僕供孤酌妻孥計耦耕窮愁吾自遣慎勿效虞卿

其十二

林臥盡三春鶯歌動四鄰登臨餘宿昔代謝任逡巡
物色還游子時名避散人盈盈漸江水吾意老垂綸

送顧季狂入閩兼訊成都護吳太守

懸車今故里彈鋏復炎方不獨戎機息其如客興長
薰風迎杖屨暑雨限河梁遠道誰知己投人慎夜光

其二

將帥專征任勳名百戰收腐儒歸白社甲士散清秋
天地愁孤立風塵作遠遊燕然猶未勒去去莫淹留

其三

汲黯官仍拙淮陽臥自堅名高焚草後頭白積薪前
問字經炎海題書寄遠天五湖堪卜宅一繫剡谿船

吳中有客過訪

故人憐契闊此日見交情白社盟猶在玄經草未成

空齋無長物高枕有餘生好去驅黃犢春來計耦耕

仲房種樹潭園

舊業清江上新營嘉樹林柴荆三畝宅松竹百年心坐意先春入蟠根耐雪侵遥知門徑改五柳欲成陰

仲魚執雉入山

著作千秋事風流一代同時名終畫虎吾道豈雕蟲几杖青門下衣冠白眼中比來辞問字寂寞勝揚雄

雪

故國冬全煖殘年雪正飛開心占稼穡縱目領芳菲萬樹先春蔟孤村入暝微明朝潭上好乗興到漁磯

焦山

初地徵書在中流法界開江山猶古廟花柳自春臺渡口潮聲上墻頭海色來清齋分苜蓿極目望蓬萊

將蔟焦山喜有定原柏鄭甫至

我問三江路客來雙樹林人間難去住方外易浮沈綠步滄洲近高譚白日深還應耽說法試聽海潮音

月下呈諸君子

孤舟仍未去五夜更誰同把臂江天上觀身水月中尼珠分色界佛土入虚空已悟無生法明朝謝遠公

喜聞民璞觧官四首

勞方王事重晚節主恩深不惜丹心盡其如白髮侵拂衣辞道路脫屣向山林邈矣幽棲處居然似漢陰

其二

國士何勝數聲名爾獨完車懸輕博望䟽入重長安夜氣雙龍劍春風一鶡冠江天回首處今作少微看

其三

老去逼時名歸來避世情壯心從髮短衰疾得身輕天地廻金馬風雲過石鯨漢京陪羽獵若個賦昆明

其四

不緣求大藥那得遂初衣官豈文園廢人應栗里歸江鷗隣草閣野雀網柴扉莫問殘生事南山足采薇

五月一日過靈隱寺叩峋嶁山房

空林懸赤日夏木隱丹丘地接清涼界天谷汗漫遊落花迷洞口流水過墻頭擾擾人間世仙源儻可留

十五弟自製籜冠寄我湖上作詩答之

愛弟題書遠羈人辟暑難飛來松頂隺爲寄竹皮冠岸幘秋先入抽簪夜欲寒伊余甘白首賸見爾登壇

其二

鹿囿君復去鷲嶺我初歸色相無拘礙聲聞有是非祇應留法在或恐悟人稀相過河梁上寒空烏倦飛

賦得東閣梅

初日當樓啓寒花入座春風烟分綽約氷雪閙嶙峋澤畔心逾絜江南氣已新揚州揺落後乗興更何人

雨後項梁甫入山問詩

君來乗間道山雨在綈袍中歳心逾壯陽春調轉高人家依谷口客飯共溪毛何事啼鸎切同聲得尓曹

贈梁甫

尚方多櫪馬故里獨鹽車玩世從儒業逢人問子虚風塵生短髮市井失長裾贈爾烏皮几殘年好著書

沈明府過舍同吳虎臣

褰帷來沈約分席復吳均徑草埋雙轂檐花絕四隣林泉餘樂事杯酒盡詞人秣馬青芻在山家未是貧

其二

茂宰新華髮潛夫舊草堂身從三徑老客到四明狂霜露歳云暮星河夜未央南鄰堪取醉乗興出柴桑

寄沈明府

豈謂文章伯還堪州縣勞歌聲聞比屋交態見吾曹夏木千章逈春城八詠高初衣足蘿薜不必問綈袍

其二

之子妙為政孤城保障哉碧山兼吏隱赤縣爾仙才隴麥經時秀巖花到處開朝天應咫尺飛舄即蓬萊

宿孫氏竹沙草堂

落木清江上陰陰水竹居晴光留戸牖夜色潤琴書萬事惟高枕三秋此駐車平生疎客禮天地亦吾廬

其二

為問家人産何如在渭川漁竿依石瀨客舍入江天水落秋無盡林深夜可憐晨炊吾欲發迢遞問人煙

雨中喜陳丈人至

江上黄梅雨人間緑髮翁銜泥尋舊侶把臂入新豐然諾千秋重風流一代同扁舟待明發挂席正乗風

山居暑雨作寒憶吳二

病臥千峯閣寒侵五月裘雨聲紛入夜天氣颯如秋鷗鳥翻歸宿蛟龍喜出游幾時迯赤日此地問滄洲

問虎臣新居四首

莫問千金産猶堪四壁居秪應迯市井幸不廢琴書褊性愚公谷窮交長者車移來五楊柳肯[illegible]迯何如

其二

未就桃源隱還從桂樹招民風依蟋蟀生計得鷦鷯斷石縈村徑迴塘度野橋浮生無住著得地即逍遙

其三

上居芳杜曲不愛鬱金堂澗道浮秋水江皐散夕陽
閉門玄作草結客醉爲鄉莫漫來車馬行歌一楚狂

其四

小築何還次移居似稚川家人驅鶴駕山鬼負龍淵
井上燒丹竈墻頭種玉田秋來明月好占盡白雲天

雨中禊詩

祇應星好雨忽漫雨經時前月黄梅熟中庭碧蘚滋
不妨蹊過客或恐害農師極樂吾何得清凉信有之

其一

爲愛連山雨都無溽暑侵樓居猶衣袷風至獨披襟

人代唯樗散神州豈陸沈何時邀白日睎髮坐東林

其三

山雨夜如何沙頭新水多篝燈凌極浦舉網集盤渦
地險依孤樹江寒擁一簑不愁隣虎穴試聽起漁歌

其四

群嶂高無地孤村小有天舉家乗水潦荷笠種山田
幸及寛租詔還餘取酒錢歸來飯午罷同醉瓦盆邊

其五

雨過荒村曙雲深夏木稠出門泥活活隔岸鹿呦呦
久客如相識長林得自由虞羅徒側目莫向夢中求

荅仲嘉問疾

老去堪多病書來問二毛披衣當暑雨拂枕傷江皐
曲折仙源接炎蒸客里逃雄飛看汝輩高臥任吾曹

禊中寄仲嘉

我投雲水曲爾往酒壚傍懶性從愚谷窮愁問醉鄉
索居經積雨何日賦長楊莫謂潘郎少秋風鬢易蒼

秋夜宿忭公房

明月經行處高風竹樹林祇應忘去住况不厭登臨
香氣三天近鍾聲五夜深床頭寒已厲疑在雪山陰

雪夜有懷沈嘉則吳虎臣胤上人及二仲

地偏踈客禮歳晚得吾曹賦豈梁園重名應郢曲高
千秋懸綵筆五夜憶綈袍只尺山陰道相過肯憚勞

其二

一室初還次何人獨往還柴荆留上客風雪滿前山
夜醉仍呼酒天寒且閉關平生惟俠骨明發去人間

其二

雪暗曹谿路花明祇樹林四天空法眼十地淨禪心
何處來飛錫居人擬布金瞿曇應不遠高坐白雲深

其四

今夕江村雪無如野寺寒祇憐吾弟在莫遣客衣單

白社年俱盛青燈夜欲闌謝家多賦客何日獻長安

雪中荅嘉則

好在滄洲客其如白雪何高樓天畔眼長鋏醉中歌雲樹緣江盡風花帶雨多仍聞呼酒伴隔水問漁簑

荅虎臣

至後連山雪行邉萬里裘祇應浮大白何處醉高陽坐上題鸚䳒壚頭解鷫鸘江天蓬戸閉獨夜竹書光

送張平叔還四明

到來唯白社歸去更滄洲雨雪高吾臥風塵倦爾游天寒彭澤里地坼漸江流者舊如相問蕭蕭一敝裘

其二

久客交游冷多君意氣存屢廻支遁馬不問孟嘗門長路氷花澀空江霧樹昏覩身怠去住掉臂任乾坤

正月八日登舍後山即事

上歲宜今日登山出近隣松筠容我老雲物向人新祈穀村村社探梅處處春交游知漸冷童稚故相親

采蘭

何物幽人佩唯應王者香春風先九畹物色破三湘采采空山曲行行大澤傍三閭倘然遇作意勿縈棠

宿程氏松溪草堂

當年留客處籍甚丈人行七寶王孫騎千金俠少場路傍封馬鬛身後見龍驤不用雍門瑟秋風泣孟嘗

其二

避世從吾好通家傍汝來初筵辭客禮故國引仙才黃石扁舟繫青門別業開居人占夜色星聚漸江臺

過仲房不遇

青鳥三山下滄江一棹移祇從燕市飲竟失鹿門期叩戸尋丹竈題詩就墨池灌園溪上路到處草離離

海陽別弟

青雲初獻賦白首復彈冠兄弟翻飛異君親去住難

吞聲悲獨往執手勸加飡不是輕雙淚其如薄一官

江上憶弟時八月九日有事文場二首

漢上停江舸天南望澤宮遥憐諸弟在各角萬夫雄許國堪今日承家自古風亦知文已似誰為薦河東

其二

聖代徵多士吾家起大名但從人貴我寧避弟難兄何日封書至他鄉解印行輞川方丈室㡬已足浮生

獨酌憶虎臣 時虎臣在楚

山簡仍官守荆軻自客居世情幾失汝俠氣尚憐予獨酌停杯酒相思寄尺書紛紛徒短褐作意貢長裾

過觀音巖

泥塗亦已苦淨土若爲開石傍林中起泉從石上來空庭無洒掃落日有徘徊回首雲山外祇園安在哉

寄豐干社諸君子

吾家豐水上秋色繡林皐衰病從王事窮交憶尒曹青雲仍偃蹇白社未蕭騷籬下留叢菊猶堪傍濁醪

省中懷海陽游好

隱几聞黃鳥嚶嚶漢署春吏情方朔戟客思季鷹蓴鄉國殊佳麗心知自隱淪芳亭修禊事應憶倦游人

北游别社中諸友四首

執手東郊道高雲睨客杯浮名牽下吏莊隱羨羣材白雪荊南客黃金薊北臺商山求羽翼早晚鶴書來

其二

主恩從結髮時難豈藏身杖策趨京邑停車謝故人燕歌多意氣周道少交親千里南流景同心在比鄰

其三

漢家方用武何用曳長裾四野經多壘千門畧捷書分符矜衛霍起艸愧相如游倦終辭祿成都有弊廬

其四

仙源藏邑里堠火接江關相别孤城外長瞻積翠間居人贈馬策游子視刀環莫滯周南客移文勒北山

送張虞部調常州别駕還婺覲省二首

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罪佐郡且藏名落日梁溪棹平蕪瀫水城秋風回首地淚滿逐臣纓

其二

幸爾遭微譴移官傍故鄉君恩深賈誼郡牧得王祥作客才難盡寧親願不忘清時多雨露之子慎風霜

仲房將自燕還越都人士固請留之歌以代言遂成二闋

何意游燕市猶堪傍酒人窮途唯木葉疋馬又風塵勞役關何事栖遲信此身五陵諸俠少莫遣報平津

其二

空谷潛夫論通都結客場物情矜去住吾道任行藏名馬開天步幽蘭擅國香維舟當碣石氷洋好還鄉

從事　昭陵

帝德彌無極天心睠未央龍朝蒼玉佩厭世白雲鄉憑几千秋計承祧七葉光郊關原不夜迴首見扶桑

其二

社稷百無憂閶闔六有秋普天皆正朔異地盡諸侯

露下蒼梧淚雲連白草愁只今遵帝典岳牧舊神州

其三

群靈風雨過出警夜傳呼萬乘臨天路千官拜鼎湖中消如宿昔大隧入虛無伏臘蕪宵旰勞勞六尺孤

其四

駒隙人間世烏號去後思神遊迴日御哀挽駐雲師地紀當三輔天庖奉特祠文園堪臥病奄忽不同時

其五

象衛猶森列龍犇竟杳冥秋風悲楚些暮雨泣湘靈祖道人煙白嚴更鬼火青明朝趨曉漏寥落自晨星

其六

好在中常侍相將近歲寒即看金盌合莫授玉衣單執紼叨從事抽簪擬罷官一抔陵下土涕淚幾時乾

九龍池

水殿三秋爽山泉九派清尋源迷徑入倚檻忽雲生星沫懸河鼓風波動石鯨敢論臨太液或恐象昆明

山陵事畢登溝溝崖

望望巖栖勝行行澗道迴攀躋從地險豁達忽天開朔氣盧龍近秋陰渤海來號弓無處所倚杖有餘哀

其二

鳥道逶迤盡雲林高下居有蹊皆絕壁無地不精廬困欲留僧榻眠看枕佛書明朝車馬客歸路夜何如

其三

伊誰開浩劫未敢問山靈法眼空三界神功自五丁經行林竹紫高坐岳蓮青一片頭陀石重來好勒銘

寄黃全之方景武

劒佽湖多士錐囊見二豪軍聲新露布交態舊綈袍價倚連城重歌從擊筑高陳劉才並入鄴下本吾曹

贈汪博士應辟典武學

談經依大樹獻賦罷長楊筆陣千人敵門徒六郡良

青袍官獨冷紫塞髮俱蒼隱瓜陰符在何時授子房

舍弟困諸生頗有嗜酒放言玩物之癖作詩風之

曾作高陽客山公避後生人間從苛飾天上待騎鯨肺病銷狂態顛毛遍老成因思千古士不必酒爲名

其二

往者潛郎署因之結少年河梁心誓日礪石口談天白馬寧無辯青蠅自有權只今仍舌在那得世人憐

其三

憶昔夸毗子京華競治遊飛黃金作埒浮白玉爲樓

九鼎龍文現三墳鳥跡留含珠如可保長夜哭隋侯

其四

以我車前轍爲君座右銘鬢無多日綠眼有幾人青

國步須騏驥家聲仗鶺鴒別來成契濶莫厭太丁寧

平臺觀獵

平臺開漢地大纛入胡天朔氣吞雲夢谿流抱渭川

雄飛廻飲羽猛噬應鳴弦豈謂誇胡獵叨逢奉使年

塞外觀音巖

懸崖探百仞小隊出三臺正喜王庭徙仍看佛土開

龍沙彌北望鷲嶺接西來儻許胡僧過還應問劫灰

其二

誰拓中原地俄成大士家山泉穿月窟野戍散天花

洞口三生石城頭五夜笳健兒憑意氣獵火度胡沙

余夢小女郎錦衣金佩璫明而拜屏間過庭問

之爲余姪女既聞舍弟舉一女作詩紀之

舍弟題書至丁年女子生天涯曾見夢堂上早呼名

袨服天孫錦深居雲母屏歸時傍諸姊門内有逢迎

太函集卷之一百九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五言律詩一百二十四首

舍弟草閣新成塞上寄題四首

我生從物役汝計得棲居萬里重回首千秋獨著書

看雲寒幔滿夢草夜窗虛好附冥鴻去雙棲任自如

其二

尺書操塞上環堵落墻東祇用三冬足何妨四壁空

山腰深霧樹谷口易天風何物夸毗子依依碣石宮

其三

小築楊雄宅何因破寂寥山開金谷障松起廣陵潮

燕雀紛相就芝蘭忽自饒從他玄尚白閉戶日蕭蕭

其四

歷歷松千尺從茲構兩楹短墻邀雨色高枕散風聲

洛下年方少河東賦已成公車如有詔避席待虞卿

荅仲房

胡風吹瀚海漢將在樓船雄略邊人借窮交國士憐

鄉書通鴈塞斗氣辨龍泉即使登壇日寧忘結襪年

古北口

此道煩官守當年陷虜謀營移胡地月笳入漢宮秋

帳殿看烽火轅門出鐲鏤至今聞野哭戰骨夜啾啾

其二

出入經三輔安危繫九重豈應忘鉅鹿急爲扼盧龍
險設連城戍恩懸裂土封莫令彊幹地容易入邊烽

督府劉公悼孫

絕塞愁冬熱高門失夜光諸孫初遶膝之子忽垂堂
風雨疑龍種雲霄見鴈行知君憂社稷未暇問彭殤

贈王仲房南歸

誰作青春伴還從白社歸行邊驚柳換到日見花飛
朝市辭推轂江干擬息機歸來煩過客聊復典征衣

其二

芳草王孫路萋萋馬首新傳來招隱賦惱殺倦游人
塞笛關山夜林鶯邑里春秋風張翰去好爲討江蓴

密雲寒食督府公期予東郊謝不赴

風雨催寒食關河阻索居王程中自熱客席左仍虛
病起停杯酒春深急簡書褰帷東郭路芳草近何如

其二

絕塞遙相傷故園安在哉龍蛇身未隱燕雀語還來
萬竈分新火孤城對舊醅鼙嗁珠勒馬何處印莓苔

別谷巖

出郊窮野望問寺得巖栖襟帶江流合旌旗樹影[illegible]
開軒當石出倚杖過鶯啼繫馬支公榻高譚佛日西

登烽臺頂

一室人烟外千盤鳥道迴薄遊寒食過高坐夕烽來
杖底城如斗尊前海似杯漢宮何處是夜色起崔嵬

人日登野仙塔

客星驚歲換人日試春遊精舍青山出浮屠白日留
河沙開佛土城闕望神州物色占天意晴雲萬戶浮

壓

有生多汨沒無柰爾輕揚各負天風力相蒙日月光

歌梁沾白雪佩劍掩清霜神女仍愁思凌波失故裝

送王少府之嶧

燕市氷霜後齊城海岱東堂疑宓子邑琴得嶧陽桐
佐理才堪盡分攜路未窮君家有遺舄閶闔任乘風

冬日有事 大內同楊彰武及諸司隸待次鄭
中貴直廬並席傳餐席俄不能以咫我一蜘蛛
緣霤而下適當其間際地旋升及霤始息坐客
驚喜以爲非常頃之中使傳宣 賜金出矣相
帥拜 命屬不佞賦之

紫闥深相引玄珠忽自投歲寒當壚戶日暖護垂旒

送喜千門近追歡四坐稠亦知天網解聊試漢宮遊

其二

羲馭廻南陸昆蟲啓上林升沉緣　帝力俯仰見天心客興驚分席　宮恩出賜金垂衣慙補衮搔首欲抽簪

卜宅

倉皇家一起留滯宅三邊未避巢由世長依韋杜天浮沉迷苦海消渴傍甘泉莫問柴桑里全荒種秫田

其二

歲星躭市隱暑雨卜樓居車馬千門外圖書四壁餘

賀應來燕雀饗已狎鷄鶋浮客終何有南山一敝廬

黃金臺爲方元素賦

沙苑消人地都門結客場千尋千積翠萬乘待飛黃早識胡名馬應輸漢尚方只今傾一顧冀北有孫陽

得仲嘉書卻寄二首

有兄俱遠出之子復何依受業諸生在論文舊侶稀傾城淹獨立比翼待雄飛相彼延陵士誰其問稱衣

其二

同室唯兄弟相求似友生雙莖依五柞獨樹隔三荊里俗東家賤時名北海輕華陽堪授館結臂自茲行

荅仲房

爾就潜夫論余耽結客場袖中三歲字匣裏七星裝老去終龍性秋來且鴈行也知鱸正美掉臂是江鄉

送左職方之任雲中二首

向來從按塞此去獨臨邊　上意雲中守先聲閫外傳行營高漢月屬國拓胡天咫尺降王帳依然納欵年

其二

一攬消人轡雙懸節使符鄭虞當右臂慷慨即前途魏絳原尊晉班超正服胡長纓知爾在莫漫問匈奴

都下贈莫山人

五陵紛結納一室獨棲遲竟作錐囊隱空勞劍欬知朱絃堪自命白眼莫相疑試聽秋風裏悲歌似漸離

蔣聲父以秋七月生春秋壯矣諸君子各以詩爲壽強余賦之

子夜帝城秋丁年俠少游征衣淹陌上壽酒足壚頭潘鬢愁難入燕臺價莫酬人生餘七十好作百年謀

端午示弟

丁年羈愛弟午日弔纍臣國色蛾眉晚　君恩虎口新汗衣俱作客角枕獨違親久矣逃河朔依然混酒

人

出塞四首贈十二郎

家聲原有種劒術豈無成一代麒麟閣千秋驃騎營黃金酬駿市白羽過龍城笑殺繁霜鬢空歸漢子卿

其二

質子出陰山單于欵近關東胡仍側目上將正愁顏萬里浮雲騎千金明月環翩翩沙漠去肯使射鵰還

其三

淝水當年事翻令俠少傳何如澄瀚海重以勒燕然弩拓中黃地旗開太白天歸來辤上賞還傍竹林眠

其四

未須張博望且逐李輕車氣薄三韓外功收百戰餘胡天高大纛漢月薄窮廬莫謂君門隔甘泉急捷書

有感

自分名俱毀無妨世獨違雌黃那足問斑白未知非落日新蟬競高秋倦鳥歸豈應軒冕客解妬老萊衣

得南臺彈事

五斗仍官守三朝自主恩人難容執戟我易避當門意氣綈袍在悲歌劒鋏存未須燕市酒歸去理匏尊

其二

誤入長安市空勞國士知價應非駿骨妬豈是娥眉氷自滹沱合天從碣石移披裘吾獨往側目爾何疑

其三

當時中執法諸呂失前旌自信神羊在俄聞市虎成是非拋往事出處任浮生縱對河東薄無慙白馬盟

其四

浮雲卿月暗故國客星遥稷契非吾事巢由亦聖朝羈心游已倦傲骨毀難銷彭蠡天南路冥鴻未可招

贈國子先生歐楨伯五言六首

傾心緣此物把臂得今朝混世從乾沒談天破寂寥正逢燕市月尚憶廣陵潮賦就何須薦君門未是遥

其二

家在千秋里君從三徑過老親人事畧季弟客情多坐上紛狂簡壚頭足嘯歌衡門應繫馬五柳近如何

其三

已近蘇司業還同鄭廣文國中傳白雪門下集青雲簡記離宮竹盤飱御水芹橋門方望幸佳氣日氤氲

其四

有弟稱吳季無端作楚狂漫勞忙倒屣近喜早升堂

叢薄中人產游多大父行通家應不忝玄草莫深藏

其五

一從都市隱試結宰官緣坐擁維摩室齋分法喜筵藏經翻過日櫪馬借朝天何事陶彭澤攢眉向白蓮

其六

枚乘辭三殿梁鴻託十洲樓荒滄海曲臺擁漢江流合浦光堪把分岐淚未收拂衣又明發莫厭語綢繆

多忝

夾岍經多忝孤舟泝廣川客行聊問俗農務正逢年洛邑千秋業豳風七月篇祇應歌帝力從此息吾肩

風雨

風雨遮明發關河入暝流行舟維渡口佩劍吼床頭身退無飛鵠機忘伴宿鷗晨炊烟欲霽三老莫深愁

留城阻風

白浪蹴城頭維舟積水秋龍顏曾遇主虎拜竟封侯編戶居人少叢祠宿鳥稠沛中風轉愁不是舊神州

舟行懷古四首

碣石俄摧折遺宮故陸沉空饒長舌在不受大年侵聖主新東觀詞臣舊上林天風瀛海畔何處更披襟

其二

列國紛無象伊人倬有奇片言歸竊號一羽罷登陴策失縱橫士身當神武師只今輕俠骨骯髒欲何之

其三

風雨征帆駛江皐宿草芬九原酬一劒千載識孤墳練沒東門影綵懸北斗文延陵遺碣在相望大江濆

其四

西狩時方厄中興事已非世情爭掉臂吾道付霑衣秋雨千林泣晨風一棹飛即逢川上獺已息漢陰機

釣臺

片石碧摩天高臺秋可憐山河人代異宇宙客星懸

何處容橫足吾生擬息肩潄來猶雪色歸釣漸江邊

上瀨

漸江秋水降石瀨漱垂乾百丈須臾澀千夫咫尺難勞勞疑假息兀兀信加飡還似淸溪曲潺湲弄木蘭

登方氏江亭

新亭看種樹歲久樹過亭江路催頭白家山入眼青迆廻中散駕天隱少微星明到豐千曲捫蘿坐翠屏

雪中遣懷

正憶長安雪翻思故里遊　主恩容草莽吾計得菟裘已絕交遊態仍關兒女愁一川如剡曲未許問扁

舟

其二

有弟依朝野無端隔戶庭移居耽負郭伏枕廢遺經
雪色虛鵁鶄春聲急鶺鴒明年知爾健携手入山扃

丙子元日

蕢莢王正月柴桑帝外臣年侵懸戀主身退得寧親
時俗從新里春遊過近鄰藉今多雨露吾計足松筠

春雨

春事江南好其如積雨何青山俄失色黃鳥不聞歌
近市窺楊柳中宵響薜蘿亦知冬爛漫莫遣故蹉跎

春雪

夜半雨仍急朝來雪自融微茫探物色倏忽見天工
興似迴川上歌疑入郢中舊游餘曳屨東郭欲凌風

衖中感舊四首

舊游逢地主新築傍天都詎意弓旌下翩令杖屨孤
浮生餘薤露陳迹儼蓬壺宰樹悲風起躊躇倚湛盧

其二

久矣東山卧居然上客尊陸沉方朔戟蕭索孟嘗門
墓草更春色江蘋過雨痕巫陽如可降吾欲賦招魂

其三

主人留別業游子遂初衣執手三秋別傷心萬事非
宇花沉酒甕徑草避漁磯沛下衣冠在游魂歸未歸

其四

層樓雷雨至暝色使人愁樛木森如昔泠風颯似秋
容居迴燕雀人代任蜉蝣不用山陽笛青衫淚未收

重過江丈洪園

曉節真成懶春游未厭頻盟尋嘉樹賦興洽漸江濱
園客投車轄廚人問釣緡更聞呼酒伴早已出南隣

其二

灌木千章地滄浪百頃天開軒青鳥下迎棹白鷗前

向夕杯重把經春榻未懸對君俄隱几未醉已陶然

其三

好在青谿曲相依老樹村濠梁忘爾我栗里見兒孫
爲壽分春酒聽詩聚夕飧通家三十載把燭一重論

其四

中宵風雨至歷歷百花叢不必愁空翠其如愛淺紅
夜寒煩地主春盡信天工更喜瓜畦足無勞抱甕同

其五

客睡朝慵起當窗急鳥聲到來成信宿歸去任陰晴
鰕菜留因美漁舟買爲輕臨行聊倚棹選勝遍題名

石鏡 時與舍弟同游

佛日當開匣山風為拂塵虧盈如載魄好醜已忘眞
坐證三生夢觀空四大身本來君自見無着與天親

石屋

絶壁高無際懸厓小有居烟霞盤曲磴風雨避精廬
野老從分席山靈待著書楚宮遥一望賦客近何如

登源洞謁司馬墓

縉雲都將相赤社啓王孫華表當關起祁連賜地存
一丘餘宰樹百代繫蟠根多少長陵土難招故國魂

室中海蘭作花贈内子

宛在幽人室仍分大國香披襟當六月結佩勝三湘
嫋嫋風吹帶娟娟雨洗妝同心梁與孟不問爵金堂

丙子除夕

悠悠年復盡兀兀夜何其栢葉春前熟梅花雨後滋
不朝寬對酒久坐細裁詩中歳斑衣近高堂白日私

丁丑元日

望望朝當扆依依晝掩關王春傳魏闕聖代託箕山
雨雪供高枕煙霞得駐顔誰云歌寡和黄鳥漸綿蠻

元夕飲殷公子宅有懐大司徒

故里刀頭月孤城斗柄春鼓鐘寧上客鐙火即西隣
去國遊忘倦通家醉任眞遥思祠太一人在屬車塵

偶題

入春恒苦雨彌月得春暘肺病栝棬廢壓居杖屨妨
晴窓惟老易荒徑倘求羊自惜年垂暮那知日較長

其二

中歳得懸車名山擬著書黒頭俄自失玄艸竟何如
鳥狎窺匡坐梅蹊稱索居好奇諸俠少莫漫問吾廬

其三

海内論交在年來傷友于談天清漏盡愛日彩衣俱
短褐身將隱長鑱病始蘓從來稱小陸倘許問前塗

春雪君在少廉同過夜坐

東郭蕭蕭暮飛花片片春忽來乘興客舊是問奇人
任意行杯斷論才屈指頻故交多契闊我輩一逡巡

贈方君在適其父喪留眞州

儒術寧雞肋君才自鳳毛蓼莪家不造枳棘世堪逃
哀挽留江介愁吟託楚騷一門懸側注厚祿愧吾曹

朝雨

亢後谿山雪依微入暝流朝來甲子雨遮莫廢春遊
五嶽盧敖杖三江范蠡舟未能乘輿去衰白使人愁

黄全之自閩見客將同游黄山積雨未果

爾稅三山駕余拔五月裘天都頻悵望暑雨共淹留
路入襄城絕雲連楚峽愁倘逢青鳥使急爲報浮丘

七月十三携二弟過肇林期虎臣不至是日爲
虎臣初度羅孝廉謝文學在焉

好在亭亭閣蕪之擁二豪雄風襟並豁壽酒須逾高
何物催華髮平生託綵毫虎豁秋水惡只尺隅吾曹

其二

白社樽無蟻青門矢有蓬清涼初地足霖潦暮途窮
漏飲須公等高譚任老翁明朝入城市把臂又秋風

黃山人輕千里至至則期以涼風行旣聞隣邑

遼言皇皇求去盖將客徐方伯則自豫章還閩
率爾贈言兼致二觀察

立馬當流火居人近伏戎坐同談虎客鄉異祝雞翁
垂老游將倦防危路轉窮笛聲吹不斷半入武溪風

其二

徐孺梁間榻滕王閣上筵行邊風正好到處月初圓
掛席邀陽鳥移尊集暮蟬莫教餘興盡剡曲更迴船

其三

浮生可自由吾道在滄洲雲物延高卧風塵罷遠遊
三墳窮豕韋一徑過羊裘我欲乘桴去從君狎海鷗

其四

斥堠通楊僕關河老鄭虔興來瓶罄矣歸去槖依然
酒德寧須頌詩名不用傳相逢頭竝白翻笑子雲玄

其五

積薪沉下吏焚草起中郎貝錦何多事葹裘即故鄉
鯤鵬天自縱魚鳥日相忘結佩勞君贈盈盈大國香

步月

爲愛青天月重開白板扉宵逝伊故里露立任初衣
罷柝連城靜當樓列宿稀正思良夜醉未覺少年非

秋熱

即使秋逾熱那堪毒轉淫宵中妨伏枕露下起披襟
渴怕金莖槁思懷玉井深最宜延爽氣禁客莫愁吟

中秋

雨後天如洗宵中月更鮮山城凌睥睨匣鏡出嬋娟
一望秋無盡相依夜可憐毋勞招酒伴吾醉已陶然

閏中秋

五秋秋再閏八月月重輪漢使經年斷胡牀獨夜頻
涼應添宿昔光可借比隣曾到明河上寧勞更問津

送舍弟東遊

行色江湖上離心鴻鴈初興從張翰去病覺馬卿蘇

閏月濤仍壯高風木漸踈無勞問揺落歸計足耰鋤

其二

大鄣千里望匹練過吳門一見愁心失三年病骨存

主恩容綠野客禮避清尊更值成都騎前驅出帝閽

其三

客夜易生愁關河入暮秋凉風蘇震澤明月泌邦湍

湯沐千年邑江淮萬古流倘過屠狗客或是舞陽侯

其四

歸路携餘輿神京兩舊過鄉雲三殿近王氣五陵多

漢署金華吏秦淮玉樹歌南都應有賦小陸更如何

其五

江介隣三楚山靈出九華維舟緣地主結宇屬天家

短屐金閘埒高譚雪作花故鄉應咫尺揮手五城霞

哭江民璞五首

一臥文園晚相過春服初掉頭成隅世絕筆到遺書

落景清江上浮生白髮餘瑶臺逢載魄不必問蟾蜍

其二

逝矣江民璞家然天子都邦人惟赤幟國老竟黃壚

歸骨山河在驚心宇宙孤平生二三策載筆屬潛夫

其三

脩短吾何問升沉兩自如東隣空伏莽左轄遂懸車

卿寺留除目君門積薦書只今歸帝所陟降扈乘輿

其四

桑戶歌何急萇𢎞樂未央漸江高伏枕華黍足登場

歲溝龍蛇近途窮騕褭長他時秋夜笛莫遣到山陽

其五

偃蹇得滄洲歸來向黑頭少微沉五夜大雅喪千秋

陶令心期愜江淹手澤留本無封禪草莫向茂陵求

病起聽周郎彈琴

有客依叢桂鳴琴探猗蘭窮愁廻伏枕起色借彈冠

繞指清秋入披襟白日寒主恩今不薄莫作楚槩看

聞仲嘉築舍

抱膝據匡牀居然一斗方何緣成小築聊得近高堂

問寢星常在横經夜未央它時杯水上傳是卧龍鄉

初夏集溪上園

未暇申河朔相將過倚廬入門留客屐傍架討叢書

雜坐溪頭石清齋雨後蔬有奇君莫問不是子雲居

其二

澤畔衰顏在塲中俠氣姝少歌仍楚些多和豈巴歈

亭景青山出溪流白日徂平原那足數終古見吾徒

其三

暑淺衣思袷憂深爨欲清祇因容偃息聊得謝逢迎
肺病供衰老心期托友生當門宜夏木特地引鶯聲

其四

同聲殊不厭近市遞相過坐以傷烏烏因之廢蓼莪
飛揚橫宇宙涕淚滿江河不盡狂奴態其如俠少何

三十四郎舉子

中年叨大父近屬亘諸孫礱石吾宗盛樛枝毋黨尊姪與余兄弟同受室于甯風雲來白嶽爪瓞系青門但試啼鷹好
家聲賴爾存

方于魚偕嗣宗過宿

宿莽蹊三徑凉雲駐兩驂屣迎妨下走匡坐擁高談
把臂千秋上摶風萬里南不堪中散老阮氏尔何慙

處士方元素即世餘三十年有孫尭治走新都
請予立傳留六月得請乃歸于其行申此爲贈

吾道青雲絕伊人白屋尊承家元鳳穴載筆豈龍門
一代心神合千秋手澤存勿云徒好畫親見朗陵孫

觀方在宥蘊真閣藏書

地下脩文久人間草閣吞五車存手澤二酉閟心神
傍架無遺筴承家有斲輪三冬那足用吾住已經旬

秋日同于魯仲淹過聖僧菴

郊墟餘暑氣野寺入秋陰林樹當堦密園葵著雨深
清齋分法喜白業討威音久矣逃禪客依然出世心

秋日同諸君子集古巖寺

伏枕炎風過披襟爽氣來捫蘿探窈窕盤石坐崔嵬
谷響蟬先集天清鴈獨迴繩床知不借吾欲卧蒼苔

海陽吳氏子婦未婚而死節其事與吾宗二烈
同悲哉憫秋同以秋死

粲者三姝子居然百里隣黃山俱卓絕白嶽復清真
千古傾形管連城重紫宸大鄣秋月好愧殺月中人

爲巴鍊師壽仰谿吳長者五十

溥海逢初度齊雲隱少微仲雍元屏跡伯玉早知非
白石分緱嶺滄洲到羽衣東中何以獻洞口紫芝肥

新霽登城上亭憶弟

蓬蒿新負郭花萼舊連床一病同鷄骨三春隔鴈行
川原寒自急風雨對相望憶尔看雲處孤亭到夕陽

其二

平生惟愛弟衰晚得良朋俯視人間世高譚佛上乘
雨淫俱契闊山迴獨凌兢更卜桃源隱相攜入武陵

新晴亭望懷諸同游

鶯花遲赤縣燕石斷青門偃蹇憑孤枕招尋負一樽

彌天收宿雨薄海出朝暾霧樹晴光外依稀原上村

其二

積雪經春白垂楊過雨黃正逢新霽日偏憶少年場

嘉會須寒食殘生付醉鄉眼中知已在肯咲老夫狂

寒食後集諸君子東郭看花

衰疾遂閒身幽期果故人盍簪剛熟食擊節盡陽春

負郭看花近行厨斸笋新布衣原我輩一飲判經旬

其二

邑里河陽縣賓朋鄴下才狂歌俱跋扈緩步自遲廻

空翠霑人袂輕紅照客杯明朝尋樂事屐齒在莓苔

其三

即使耽高卧那能廢薄游蹊花爭自媚谷鳥故相求

樹樹飛霞滿山山落日留武陵谿只尺吾欲問漁舟

其四

雨後春仍淺花前日漸舒到應成信宿老更惜居諸

結髯形骸外揚眉意氣餘醉歸應不遠襆被在吾廬

得思善書知得謝且至志喜

傳言移劇郡忽謾遂初衣久病緣憂國中年解息機

春山雙屐在暮雨一帆歸夙昔諳幽賞相携入翠微

其二

白屋暮雲平斑衣晝日榮秪緣寬陟岵寧復戀專城

疏入矜　明主書來慰友生何須二千石子舍足藜

羹

其三

病起雙蓬鬓春還一敝裘共看垂橐入無負典衣遊

泉石開青眼烟霞駐黑頭只今彭澤里不數潁川侯

其四

顛毛時自短肺腑日相親狂簡歸吾黨安危仗老臣

千秋身後事一代眼中人斗下雙龍劒延津會有神

其五

稅駕追風騏承家汗血駒百篇新起草四壁舊藏書

滅沒看驊褭棲遲作蠹魚未能辭閈字吾欲命巾車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五言律詩一百三十四首

司理公期集黃山阻雨短述

好在雲門集何當澗道盈百靈清嶰谷七聖阻襄城
野符寒帷霽山隨倚杖平青蓮三十二歷歷馬頭迎

其二

帝里千年閉仙源一徑紆軒車仍左次風雨已前驅
披霧神俱王衝泥興不孤鈞天容側耳到日病全蘇

同社集竹魚庄遲宰公不至即事

夙駕聚中林晴郊落大陰自公良少暇更僕望逾深
坐惜雄風過尊防畏日侵晚來橫吹起遮莫到龍吟

行次烘中拈灰字韻

華路衆山廻桃源一徑開茂林沿曲水落日到東臺
信宿煩詩卷炎蒸緩酒杯使君且安坐玉女莫相催

宰公舉社先發予病目留烘中走訊二首

疇昔重清道崇朝竝問津凌風君汗漫當暑我逡巡
目眚緣中聖心期負後塵浮丘一相接笑殺倦游人

其二

遥知池水上休沐在陽阿析若參天近華胥拓地多
群峰游幾許特室道如何儻問防風氏因君涗網羅

次韻荅十岳山人

杖屨神逾王蓬蒿懶是眞相過負郭巷誰識灌園人
把臂交情舊流言物態新秖應抛月旦何用出風塵

黃季君移居與初度會其年始艾爲賦五言近體二章

尔就墻東隱還移斗下居何妨在人境更喜近吾廬
客徑寒花後賓筵壽酒初行藏今已定往事未全疎

其二

花萼連城舊柴桑卜宅新世家惟介弟委巷自居人

千頃陂爲酌三荊樹作鄰雲門原帝胄丹鼎不須親

社中喜宰公出朝還郡便道省覲

方朔辭丹陛周南奉綵衣自天迴路晃特地問庭闈
寒暑勞何恤君親願不違倚門應動色馬上賜金歸

其二

疋馬去都亭遥天閱使星暑侵中散地老廢太玄經
理楫依同病開尊笑獨醒憑予傳郢客白雪爲君聽

其三

岳牧班虞瑞江湘藉楚材衛風三尺挽蜀道五丁開
貂自先朝出駒從大宛來仍聞陳仲子相望越王臺

其四

三冬歸白社十月度黃河國士中原幾都人下里多
掉頭催臘釀側耳問朝歌朝下連錢馬何時過薜蘿

其五

櫟社勞占夢葵丘待主盟河山堪吏隱氷雪稅王程
笛裏南征曲尊前北斗城驪龍廻夜水轉見吐珠明

城西望嶽喜晴

宿雨連山歛春陰隔歲深提封依地主望祀得天心
帝時城頭出仙源樹杪尋岳蓮開十丈空翠欲霑襟

香爐峰對酌

峭揷千尋石香浮百和煙振衣凌卓斗倚杖聽鈞天
神鼎空中出仙杯樹杪傳布衣禁十日歸路判千年

五老峰頭聞樂

地絕丹梯路峰攢綠髮翁朝隮生雨後天樂下雲中
笙自王喬度簫知嬴女工霓裳初入破借翼欲乘風

仙源泛觴

清淺河源近逶迤澗道微波廻金不斷觴下羽如飛
疏密從分席浮沉任息機漁舟如可入徙倚且忘歸

天門

誰典天門客還容石戶晨巨靈無斧跡關尹有雲封
出入通青鳥招邀坐赤松宸居今咫尺不用叩銅龍

席上呈宰公

銀燭廻春雨金門落歲星百杯爭獻壽四坐任忘形
別去應相憶狂來恐獨醒憑君開象緯五夜破沉冥

不寐爲宰公賦

扶侍後高堂羈棲獨故鄣板輿日以遠襆被夜何長
歎枕懸晨夕披衣視雨暘雞聲催問寢依舊到匡牀

其二

物役曾相命程期可自由駸駸千里隔望望一身留
抱膝分宵柝驚心到曉籌愁邊孤燭在五夜淚同流

川上觀穫聞田父誦陳令君志感

黃雲仍陸海赤地更良田六月神君雨三秋王者天
滿篝場事足擊壤巷歌傳誰謂先憂日依然大有年

其二

桀縣飛僊令桑林罪已言三靈廻歲事一望塞秋原
田鼓中宵起村舂落日暄只今懸卓魯不用問羲軒

贈來少君四首

河內拋生事江東泛客槎時剛同漢主名儘借朱家
垂耳埋龍種褰衣雜兎罝憑誰占劒氣結伴得張華

其二

雄飛矜翮健雌伏恨途窮五嶽盤雲度三山策石通
佚才搜草莽壯志愜桑蓬微笑淮南拙依依桂樹叢

其三

門有長裾客家無滿橐裝千金傾國士一棹下江鄉
旅舍從爭席吾曹避擅場琴心山水盡肎作鳳求凰

其四

東道扁舟興南州八斗名觀濤廻雪色賦海作金聲
曲和吳趨競書裁越絕成如逢王子晉側耳聽吹笙

贈李季宣

千年李太白一問許宣平君自揚州至予從蓬戶迎

烏皮當暑薄鶴背御風輕負弩勞仙令由來重長卿

季宣為乃翁乞傳再贈一章

岸幘江南日藏書柱下年世家仙李衍身事女蘿牽
野史慙無技鄉評莫自傳龍門專載筆萬石待新編

寄題依隱亭

卓爾承家步居然避世心幽棲藏曲折大隱任浮沉
秀色琅玕食清音鸞鳳吟雄風如可借相對一披襟

肇林夜坐招誨公禮公觀公談經

丈室銜燈影空林落磬聲三車尋未了四坐證無生
地入華嚴海天開舍衛城上方明月滿龍象倘經行

肇林至日祝　聖

佛土恢三界皇輿輦萬年正逢長至日齊祝淨居天
白社晨關遂黃鍾夜籟傳謏催遲暮景已得懶殘禪

邀諸君子齋中夜坐

上客邀長夜中廚出大烹擁爐成密坐闔戶判深更
雪避中天月星垂北斗城歸塗辭列炬照乘四珠明

二仲為予稱觴坐上分賦得當字

柏酒家相命桑弧戶自當班衣猶在笥白髮漸盈觴
棣萼垂垂亞椒花冉冉長只今饒八斗那得奉高堂

桂笏樓小集

五畝少城隈三重阿閣開解官耽桂笏結客當登臺
晝日窮簷駐陽春濁酒廻白榆天尺五誰是摘星才

除夜

戍柝連城起官梅著雨開故鄉初授杖除夜且銜杯
歲事燈前杪春心斗下廻明年生計得初地奉如來

元日

椒盤仍舊俗花甲又今朝負郭春先入占風歲更饒
庭闈懸問寢劍佩罷趨朝為謝高陽侶清齋未可招

乙酉人日再壽郭僊翁時沈山人自東海至

西岳曾為壽東林又到君浮生無住著佳氣自氤氳

酌斗增黃髮焚香禮白雲安期來海上鸞鶴自爲群

贈吳少君

世人爭呴沫之子任沉冥散木烟霞癖蟠根鳥獸形
梧支依詰曲瓢飲足清泠遥指雲門路長鑱自斸苓

其二

心事羲皇上生涯草莽中采真窮日力弔詭覓天工
瘦作軒轅鼎鄰隨閶闔風何年生羽翼來自赤松宮

徐茂吳席上送吳叔嘉還吳得西方二字

群岫平臺上孤亭落日西豈應勞袒割况復在羈遲
城暝驪歌急天寒鴈影低不愁空綠蟻聊得共青藜

其二

共是東南美相逢俠少塲綈袍堪結伴疋練正思鄉
此別俄千里他時各一方緋山應問訊春水到鳴榔

冬夜小集由庚堂即事

曲宴深吾黨虛堂澹物華歲寒親棣萼春近媚椒花
密坐簾衣靜高譚斗柄斜青門垂列宿半落故侯家

賦許公子長至蕉梅圖

至日若爲暄芳蕉尚自鶱依依青玉案冉冉翠華軒
神王凌霜色陰寮入鳥言綠珠停舞袖死在石家園

其二

關樹應全落江梅忽已新折疑留客歲開恐洩上林
庚嶺原南紀揚州竟後塵祇應冰雪候姑射到神人

黃居士餽臘八粥

衰年惟恃粥法臘更清齋一鉢何方至雙林良有懷
寧勞分佛供聊得與僧偕白社居然足青精空復佳

送比丘意如還金陵時赴龍司理招作華嚴會

我脩居士業尔結宰官緣錫響栖雙樹經聲動四天
忝來如有意悟後竟無禪萬里空江上無勞問法船

太函經罷送桂公還牛首山

睥睨孤城暮菩提衆樹村高譚獅子坐苦行象王門

臘盡雲無色霜寒月有痕牟尼珠自在舊衲有餘温

比丘玄暢乞碑東還

尔從瓦官寺來乞頭陀碑倚杖留三月緇經盡六時
殘年佛日麗初地法雲慈口業曽持戒誰堪幼婦詞

送亮公還吳江

精舍吳江上慈航款浦西三冬窮窟窱一水到招提
掉臂依龍樹忘形過虎谿禪枝應落盡恐草欲萋萋

送義公遊南海

臘盡辭蓮社春遊到竹林普門開法眼初地見禪心
一衲風霜老孤舟水月深已聞諸品靜不作海潮音

元夕程雲南汪比部席奉陪[illegible]僚于公龍公逵園觀燈

投轄宜今夕張燈復此筵峽廻神女雨花散梵王天烏鵲星橋隱蟾蜍月窟穿雷聲先啓蟄瞥見燭龍騫

其二

火樹當軒蔟風花繞座飛閉門藏斥堠倚席俯璿璣俗爲行春狎游堪卜夜稀繁華聊一瞬驩賞莫相違

其三

兩楹賓主共半席老夫分宵榻寬游校春燈聚使君白榆天歷歷朱鳥夜紛紛何處傳清漏毋令坐客聞

其四

漢宮祠太一方朔侍中郎林下春先到墻東夜未央移燈青玉案把酒白雲鄉不獨金門隱歸來老更狂

司理聞報量移招余署中夜坐

吾道干時拙君才得主深飛黃俄失足垂白隅知音雨雪天難問風波陸易沉一尊陪笑語肯爲作悲吟

其二

漢吏唯三尺潘郎未二毛胷中雲夢澤筆底廣陵濤甑墮名俱毁珠投價倍高古來多放逐屈賈亦吾曹

其三

中朝多薦達下吏自循良雞舌勞虛席蛾眉妒擅場道傍終苦李境内秪甘棠悽斷三春雨還飛六月霜

其四

一官重上計千里殿南州莫謾羈騏驥何妨應馬牛吹毛人自失掉臂我何求指點桃源路相將繫小册

其五

世情雙眼白含影一燈青不爲悲流落那堪失典刑高歌還郢里痛哭恥秦庭京口期分手歸來著一經

再贈司理公五首

斲輪風雅匠佐郡股肱臣白社乗公暇清尊比政醇

狠胡寧自主牛耳更何人細柳黃金縷那禁折早春

其二

絳灌夫何意江湖只此心向來勞臥治歸去足行吟左券渝朝暮南箕簸古今高墉驚中命垂翅入深林

其三

天心殊叵測物態故跳梁鸞鏡孤春色驪珠墮夜光乾坤寬集鵩岐路迫亡羊巧宦誰家子紛紛下建章

其四

咄咄書空怪悠悠行路難揮毫堪命世側目竟移官縱爲流言入逾應國色看忌盈原造物不必問無端

其五

峴首碑難勒荆山璧易緇片言依即主萬口竟何辭

垂橐疏歸計攀緣劇去思扶摇雙翼在一息任參差

送靑谿縣追宰公舟不及

谿午君長往城春我暫留行行楊柳岸望望木蘭舟

銜尾俄千里開頭儘十洲愁邊天欲暝黄鳥故相求

送金相如即事

積雨日凄凄歸舟繫大堤相招青玉案一聽白銅鞮

溽暑江梅落廻風岸柳低莫愁今不見咫尺隔湖西

賦得墻頭帆影

精舍傍江開縣崖拍浪廻江流邀月去帆影度墻來

薜荔牽飛席蟾蜍掩化臺浮生迷陸海中夜共徘徊

十六夜泛舟得林字

纜解三生石舟沿雙樹林直須登彼岸咫尺法雲深

河朔浮生事鴟夷出世心何如開水觀相對聽潮音

方康侯自楚過太函即席有贈

吾衰甘艸莽客與落巖阿塵受庾開府門遊馬伏波

桃源堪自老石室近如何俠骨銷難盡雄風坐上多

病中送俞羨長東歸得五言近體十首

流火秋仍暑停雲歲欲周陽春誰倡和空谷獨淹留

萬事拚林臥孤舟傍海浮玄珠如可得赤水讓先投

其二

晚定桃源宅高懸蓬累車林塘頻下榻風雨任繙書

命酒頻招客論詩獨起予他時傳勝事宛在瀼西居

其三

龜上從陽羨烏棲得太函拮据聊木末遷次總江南

隅歲期逃隽窮源判細探鋤犂容作耦耕稼近能諳

其四

衰白懸先達雌黄畏後生雄心摧短鬢堅壁恃長城

赤幟孤軍出清笳雜虜平祇須登漢閣愼勿負齊盟

其五

白雪聲幾烈滄洲望不窮三江新伯業七澤舊雄風

上下垂千古遨遊盡數公只今歸計足去去問鴻濛

其六

各負燕神駿誰傳海大魚乾坤寬獨往風壤耐離居

不用秦爆爐寧論漢石渠一乘須最上遊矣竟逃虚

其七

爽氣延飛席清流帶落霞離亭仍菡萏歸路儘蒹葭

嚴瀨星疑客吳江樹是家相看牛斗下龍劍各横斜

其八

我病耽高枕君才擅布衣時人猜見獨古道貴知希
但使窮交在何妨生事微門無車馬客俠少自輕肥
其九
窈窕託幽棲相將落燕泥一鴬先起鶤三宿後歌驪
城郭訛烏尾風塵混馬蹄莫持堅白勝天甕信醯鷄
其十
沃土侵農事深耕壓老親斑衣經歲綻白髮入秋勻
嫋嫋榮叢桂亭亭勁大椿承顏那鼎食登穀正嘗新
丁明府悼亡
炎海當鶉火明河斷鵲橋楚妃魂不返郢客賦難招

寤寐雞鳴切參差鳳吹遥不禁遺挂在四壁夜蕭蕭
其二
不但郎官貴由來夫壻姝扊扅齊白首珩珮竟黃壚
奄忽重輪仄伶俜六尺孤忘憂空樹背腸斷白頭烏
其三
落石江天上何來婺女星鳴琴悽宓宰鼓瑟杳湘靈
廣柳愁心碧生芻淚眼青相携合歡扇屈指五秋螢
其四
一製天孫錦重搴雲母闈新恩虛象服舊淚滿牛衣
郢渚雙魚淰遼城獨鶴歸姍姍來步幄髣髴見容輝

宗漢重過太函
五載送將歸三秋苦洊饑不成垂老別轉覺故人稀
箕坐親陰木齋居供露葵明當流大火涼月待褰帷
桃源老桂始華小集華下與仝宗漢吳翁稌舍
弟分賦得書字
甲棲依宿莽幽事在吾廬叢桂青林外庭柯白露初
繁陰團几席鄉澤沁琴書金粟前身是淮南摠不如
又得丹字
桃源春後斷桂樹月中看生意供垂白酡顏襯渥丹
見愁凶歲逼共得落英餐片雨城頭過移尊與未闌

紀夢
涼風侵枕簟夜雨到梧桐楚佩江皐外齊紈篋笥中
村舂相白苧客夢度青楓側耳那成寐長天有斷鴻
其二
冉冉游軒迫姍姍步屧遲到仍持絳節來或自瑶池
意態莊周化心神宋玉知凌波留一顧回首木蘭陂
生日示弟
垂老成新築浮生泊故園地荒麛鹿草天豁鶺鴒原
綵服違家慶青門鬧市喧陽春君莫和匡坐聽吹塤
示兒無競

信是而翁子生同月日時桑蓬門祚續橋梓地靈秋吾道誰更霸衰年但守雌趨庭詩禮在百世有餘師

除夕

丘園吾自老風雨歲云徂三徑窮交散孤城弱弟俱曙光延步幄臘味馨行厨明歲無朝謁相將社臼榆

元日立春

紫極天王朔青陽太皡春卿雲金闕迥帝日玉衡新曆數增　明主朝廷貧老臣占年應有稷脫粟肯嫌貧

正月生明逢弟初度

初度春心在中年病骨成鳴鴻吾自長鏽虎爾難兄七日陽來復三辰月出庚省端看起色言下得無生

人日張孟奇載酒集函中

載酒何來此探梅半欲舒王春仍客里人日且吾廬林雨深窺鳥河冰近得魚主翁翻作客歸路夜何如

穀月集讀書臺蘇季作主

茅齋陰不斷穀日黯難開何處堪文杖蘇門得嘯臺高談千古盡深酌五更迴蓂莢當階下無勞細雨催

十日劉少仙招桃源別業看紅梅

袪服出風塵幽人傍水濱不禁庾嶺雪旋入武陵春帶雨啼紅頰迎風啓絳唇長鑱如有約谷口到劉晨

十二日雪

春入梅花淺天迴雪片深城頭謀宴賞展齒阻登臨偃臥神偏王行吟鬢任侵扁舟吾已具乘興下山陰

元夕雪集遂園

曲徑飛花滿虛堂列炬齊瑤臺灰素魄銀漢練雌霓冉冉巢烏起蕭蕭櫪馬嘶玉京無尺五耳畔報天雞

赴宰公嚴陵之約發舟喜晴

海上書相命山陰棹可移不禁今雨集幾失故人期漸水江仍漲扶桑日乍曦津人憑疊鼓三老勿濡遲

舟中聽雨

昔歲秋成惡今年春雨多停舟任留滯倚席正滂沱草長王孫路波翻子夜歌平原拚痛飲勝有酒如河

西湖新柳

積水依城滿荑楊拂檻長翠眉疑待畫青眼儼臨妝選樹歌難至迴風舞欲狂分岐一以折帶雨恐霑裳

方建元再入燕贈五言近體四首

爾昔桑乾水余辭碣石宮近聞關吏急轉覺酒人空結客名猶借過都步愈工翩翩成獨往吾欲附晨風

其二

一朝堪大隱車馬更長安故態風流勝新知禮數寬侯門休浪跡客里好加餐已耐文園渴無勞問露盤

其三

莫獻長揚賦年來羽獵稀降王爭納款　天子正垂衣韋杜春將盡金張夕已非北溟天路闊矯翼信鵬飛

其四

白日耽高卧青春作遠遊雲山闌去住朝野任沈浮燕石從輕抵隋珠莫暗投懷人明月夜千里望刀頭

寄題杰上人雲池

近得巖棲勝山靈閟不聞懸厓浮定水斷石曳慈雲溜入潮音唄枝披貝葉文相尋應不遠半榻可容分

余方畢婚嫁鄧孺孝作黃山白嶽遊自肇林過函中有贈

白首營婚嫁青門到友生壯心摧玉嶽高價擁連城籬下黃花色霜前落雁聲悲來非宋玉老去任虞卿

其二

逢人誇繡虎媚世競雕蟲目極三墳上神游百代中拂衣辭博士倒屣下名公三徑緣渠掃蕭蕭落木風

其三

相逢三詔洞重贈七襄文儒術終無賴詩名自不群上池探赤水西嶽謁玄君分袂那堪把高天一片雲

寄題祝無殊瀟湘坐

聞道林塘勝疑從澤國分濯纓歌孺子鼓瑟和湘君曲檻琅玕長盤渦鷗鷺群渭川如可問何事入塵氛

其二

歷歷雲山合依依水竹居交流沿七澤孤憤失三閭我愛林多鳥人傳海大魚王猷乘興至或恐問吾廬

喜黃丞至

天地容吾老冰霜獨爾來流亡拚下吏偃蹇避高材

淚入楊朱路心摧郭隗臺未須論往事春意到官梅

其二

黃髮心猶壯青山骨已陳鄭虔身後事阮籍眼中人絲筆工無益綈袍會有神不愁天欲暮正耐雨經旬

同諸少載王姬邀元瑞桃塢看花得家字

何處覓春華桃林正著花咲應迎上客裝豈鬪東家澗道窺流水林梢帶落霞直愁歸路失好趂夕陽斜

送胡元瑞登白嶽

褰衣叩上清叱石到初平客路青牟凋宸居白玉京樓成逢授簡鶴下聽吹笙莫趂天風起知君羽翼生

元瑞自白嶽還函中

徙倚函三室遲廻太乙家到應捫日月歸已飽烟霞
玉笈何年草瑤池幾樹花函關回首地莫漫問流沙

閏三月三日小集河東水亭與元瑞同賦

春閏永和年江清上巳天濯纓沙浦曲睎髮水亭偏
碣石留吾黨濠梁傍汝賢息機今已久鳧鳥狎尊前

端午集太函仲淹適至

蓬戶千峰霽絺衣五月秋獨醒終汨沒衆妙任夷猶
蕭艾交相結樗蒲竟自投世情妨鯁骨吾計得菟裘

其二

送集吾依郭端居尔向隅肩輿登坐榻角黍出行廚
鳳穴衰仍老鴒原急暫紓追歡三徑僻續命五絲姝

秋意

鶉尾陰無雨烏皮靜復便琴書秋氣潤枕簟晚涼鮮
縣簿疑無暑登場幸有年忽傳空谷響高樹有新蟬

松蘿道中

尋源乘澗道結伴入松蘿山似須彌出橋疑惠遠過
褰帷窺險絕忻憤引清和祇樹經行處重來白髮多

橋門雜坐喜孟嘉少廣至

徑仄柴荊僻林深草樹饒穿雲泉作瀑斷石竹爲橋
二妙吟邊至三生夢裏招松風散清梵半落海門潮

松蘿試新茶

籃輿彭澤令茗椀趙州禪新摘香逾嫩先嘗味更鮮
已知出群品聊以供諸天司馬俄蠲疾繩床任醉眠

宿松蘿吳田諸君子載酒見訪

信宿空無礙招提寂不譁芰荷新結社瓜葛舊通家
深酌清陰滿高譚白日斜諸天原咫尺回首法雲遮

午日悼仲淹兼憶仲嘉士能二弟

窮交日以散愛弟自爲群奄弃人間世還脩地下文
冊維天塹水窓入幔亭雲好在鑪頭醉其如鼎足分

同日寄士能

大招空澤畔小陸去雲間垂老甘牢落斯人狎往還
芰荷風入戶蕭艾雨連山泥滓城南陌蓬蒿獨閉關

寄園脩譜似士能

近屬開盟府名園作寓公披襟蠲溽暑隱几卧薰風
野興羇棲足家聲倡和同舊邦周禮在百世奉宗工

送江南仲再入京師

鶉火三江沸鵬風五兩飛家聲懸綵筆國手切緇衣
北極壺天豁西清掌露晞綈袍應戀戀客里憺忘歸

其二

去矣憑南仲因之問朔方　聖躬勞廟略王氣聳邊
防好滌河湟暑肁分殿閣涼瘡痍仍未起有待大醫
王

立秋日去疾載酒過太函

河朔難爲飲高陽偶見過軒楹秋爽入枕簟晚涼多
畏日侵禾黍雄風散芰荷伊誰翻白苧子夜起秋歌

感時事贈去疾

老夫歸白社宿將稅彤弓西夏干戈塞中原杼軸空
笳聲連斷鴈劒氣隱長虹海若渾無賴滄洲未可通

贈十八弟吉甫時補文學諸生

之子東南美青衿始有名門墻漢博士俎豆魯諸生
閣鴈題書日看雲憶弟情吳門稱小陸接翼尒先鳴

二開士過訪

開林過二妙據石失三生白社烏皮几清齋碧澗羹
湯休聊混俗陶謝已逃名松下經行處蕭蕭風雨聲

其二

山徑草萋萋相過水竹西百年成潦落半偈得菩提
身世依龍樹人家隔虎溪懷中珠徑寸何處施牟尼

送胤公遊檇李

何年來震旦傳法自羅浮錫杖人間世金篦方外遊
悟來無大地歸去有孤舟病渴須甘露楊枝儻可留

其二

土俗逢僧少因君見佛尊三重開海藏一鉢寄沙門
雲樹分江色天花積雨痕亦知身是幻去住勿重論

哭仲淹三首

巳蓄三年艾俄飛十月霜荆花連蚤晚棣萼判存亡
委蛻遺人世游魂返帝鄉只今吾喪我誰復問巫陽

其二

羽族吾居長鶺鴒尒不羣九苞淹日月千仞阻風雲
巳弃人間世還脩地下文論交傾海内誰似小馮君

其三

宿昔游三昧相將卧七年病中空法相身外得真詮
介叔俄生肘維摩已解懸生茲無罣礙西極奉金仙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一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五言排律二十二首

贈朱寧州使君

地紀蟠元服星躔應故都湖來滄海接霞起赤城孤當代生人秀承家君子儒庖犧親授簡司馬許分符肯作樊中雉空嘵轅下駒一麾甘出守千里待來蘇朱戶容爭席黃巾敢荷殳築防周瓠子開閣聚門徒虎尾終遭咥蛾眉豈應圖人猶歌召杜吾已避唐虞初服俄能遂良田幸未蕪川游春浩浩林臥夢蘧蘧問字來逢掖吟詩倚湛盧十洲遲日月三徑足江湖鳳采朝光切鵬搏秋色扶泠然行禦寇蔚矣著潛夫白恰新華髮丹丘舊藥爐庚桑猥畏壘方朔弄蓬壺道在烏皮几機忘赤水珠願言懷稿壤相與咏康衢

經海陽贈王明府

舊服更　明主新都得異材青城仙令下赤縣客星來澤雉依人雊山花帶郭開四郊連夏屋萬戶坐春臺杖屨披榛莽謳歌徧艸萊豐年隨地足甘雨接天迴耒耜銷鳴鏑弓旌引鑾坏賢聲無召杜賓從有鄒枚問俗徵三異憂時賦七哀由來飛鳥地知是佩刀

才講德心輕折懷歸首重回一壓秋水上好寄少城隈

即事

島夷干斥堠漢將護樓船國難疇能定軍聲庶已傳虛懷收上策長揖入中權傾座才華迥分庭禮數全塵披徐孺榻醴設穆生筵決策群疑後紆籌百勝先伏戎徒尚詐料敵必摧堅一鼓鯨鯢盡重關虎豹闐編氓歸衽席甲士罷戈鋋功擬麒麟並恩來驃騎偏冠軍才閒出遇主契無前馬革身難老蛾眉寵易遷鑠金那自免投杼竟誰憐北闕存寃假南山絕忿悁側身被短褐延頸受徽纆對簿孤臣急藏弓萬事捐游魂翔舊國哀輓赴新阡衆口仍憑怒天心詎好還無人藏玉梡有詔沒圭田賔客欻長往妻孥正倒懸祇須甘釟落慎勿及株連宿草經霜露生芻阻澗瀍霑衣傷九地伏枕閱三年鐵馬功難掩金鷄罪未蠲望空滄海日淚滿漸江天宰樹延陵劍猗蘭大澤篇故鄉嗟逝矣空谷聽跫然骨豈留駿裹魂應化杜鵑山河俱慘淡風雨忽潺湲想像扶桑外躊躇落木邊壯心衝白髮俠氣薄黃泉伊昔論交態于今覺爾賢

居庸關

斥堠雲中近藩垣日下迴高墉千仞合絶壁五丁開
地紀通西極天衢接上台山河三輔會風雨七陵來
禹蹟皇輿鞏堯封帝業恢金城矜保障銀漢倚昭囘
一徑容傳箭重門類鑿坏秣陵蟠鉅麗劒閣立崔嵬
命將牙璋出防胡羽檄催雞鳴無暴客魚麗有雄材
巳見干戈戢虛聞鼓角哀當關嚴虎豹欵塞盛龍媒
睥睨沙場盡欃槍瀚海頹皇華猶鞅掌紫氣且徘徊
老驥心逾壯冥鴻翼未摧樓蘭仍自固薏苡竟相猜
望入荊軻市愁連郭隗臺驪黃難物色狐白易塵埃
尹喜書終著陶潛賦始裁王程周北陸生事任南陔

有客關門去群公保障哉

禊日東津汎舟謝劉督府公三十韵

久客依湯沐佳辰問水濱綢繆煩地主綺麗出天人
堤柳沿溪午汀花過雨春中流舟泛泛下瀨石粼粼
夾岸徐牽纜凌風穩著巾濁疑汚㞒齒清喜逼纓塵
振鷺歌聲起觀魚樂事因張船何剌促舉網故逡巡
棹尾爭程力揚鬐畢致身舍應避河伯道不假波臣
莫漫烹鮮急還須作鱠頻霜刀青玉案雪縷紫金鱗
入饌雲羣從行酬旅衆賓晴光翻白石暮色起青蘋
笛裏邊愁絶尊前水調新鐃喧將進酒角扣未逢辰
落日終難駐迴波欵自神明燈期與盡接席見情親
五夜寧須卜千秋詎敢論蘭亭觴具在曲水賦重陳
鼓吹仍兼部盤飧復八珍登歌金作縷起舞錦為茵
迭奏吳連楚同游虢與秦孤城防一哄纖月妒雙顰
執爵脩無算知音聽有真陶然忘我醉久矣對君醇
何日還初服于時理舊緡吾生甘鰋鯉公等任麒麟
塞上辭分竹江東憶采蓴秋風從此去高揖謝平津

壽陳丈人八十韵

白岳宮群帝黃山窟列仙地靈箕穎閟星紀斗牛躔
倬彼人文絢由來祖德玄三王膰迭致八世祚彌延

瓜瓞深滋蔓松蘿吉屢遷儒宗標赤幟吾道倚朱紘
西鄙傳經老南州佐郡賢父兄俱挺出夫子更騰騫
襁褓經城邑提携辨市廛言歸陳孺社甫及項佗年
玉樹春纔茁金莖露始涓家承貽燕緒世受獲麟編
博士堪批頰諸生敢比肩自矜千里駿久待九方歅
河內圖初出關中火未然百家囊盡括四壁磬長懸
和氏閽難叩愚公海易填遥通巴路笮薄采楚江荃
病已盲猶視刑餘腐獨全兩京容跛扈千古賴陶甄
盛壯潘安去窮奇阮籍偏兕非推轂後疑是結繩前
齊瑟工何益隋珠暗莫捐鷄鶋那饗魯騏驥不臨燕

已割滄洲地寧談碣石天無媒通徇監有客識龍淵
王勃名俱起江淹賦並傳相將辨鼓篋次第謝旌旃
李賀脩辭詭汪倫學步專先登程獨力後進赴重趼
比耦交相角分門各自妍中侯須爾命樹羽竟誰搴
倡和同聲廢存亡異代憐斲輪甘老矣墐戶誓終焉
姱節陶元亮英聲魯仲連居人占出處縣令奉周旋
憲老書惇史尊賓肆法筵詎能從縟節急爲解徽纆
志在戈𢌞舍功收緗及泉文章神自合豪傑禮相先
倚杖衡門僻紆車負郭駢王孫辭左轄方叔釋中權
壯志慚王粲平生𠎝服虔論交勞倒屣得意契忘筌

擬託庚桑里同吟梁父篇通家齊世及接席儼姻婭
客御元方長賓興季子先太丘星復聚萬石澤仍緜
往者家多梗蕭然屋數椽一身枯若鮒八口望猶蠕
澤雉神逾王潛龍臥益堅華顛俄種種坦腹信便便
眞隱耽巢許神游侶偓佺豆羹充井日斗閣勝淩煙
呂覽金爭購秦封石待鐫但知流水調不索賣碑錢
賭墅紆安石移居卜稚川層軒都爽塏列鼎御芳鮮
食舊惟攻苦從新肯慕羶故吾終脫落之子任翩翩
大耋頹應駐高秋鬢欲宣棘津登八十瀛海貫三千
隱几烏皮上褰闈鶴髮邊白榆星在野朱草石爲田
秩秩春時盍轔轔戶日闐雕梁歌宛轉彩服舞蹁躚
痛飲空浮蟻雄飛競站鳶杯行賓辟易饌出子擎拳
北海尊重設東山屐再穿孤亭翻白苧群峭擁青蓮
舞下高雲鶴歌連深樹蟬未須窮窈窕聊復弄潺湲
水淨纓斯濯風微纜不牽接䍦還自倒紉佩更須攣
聽曲游魚出迎檣倦鳥還舊諳耆舊傳宛在孝廉船
矍鑠懽心極優游樂事竣衹應乘列禦何啻挾彭籛
襄野經行近箕疇嚮用純一躋方丈室笑殺辟支禪

得禹金書且過不佞因賦五言八韵寄謝

籍甚佳公子翩翩國士風一鳴驚洛下三獻失河東

當室商伊摯通家漢孔融出疆期秣馬折節問雕蟲
蓬戶玄猶白椎輪老未工聲名甘自廢意氣許誰同
鳥道千章樹鶉居半畝宮謾勞過寂寞或恐破鴻濛

海陽劉少府遷保昌令是爲莊襄公孫不佞備
在通家賦五言排律爲贈

澤國承流遠山城佐理優家聲工激楚世德王炎劉
少府才何屈中都望巳酬政成三輔壯檄下百蠻柔
吏跡松陰午王程麥氣秋雙鳧騰茂宰千雉儼通侯
庾嶺搴帷度淩江帶郭流地應驚白雪天巳近滄洲
鮫錦資新製牛刀信溥遊丹崖連鼓角赤縣領襟喉

戈以分田偃珠當權海挍官梅踈廨宇農稼足甌窶
齋癘崇朝滌瘡痍比屋瘳祇須勞保障庶不忝弓裘

戲作俳體二十四韻寄諸同游

古寺蓮臺淨春溪柳市榮招尋依舊侶調笑入新聲
期自尚書定還同計相行沙堤工故步巖石柱陪京
杯蟻從相命隣雞忽已鳴逃秦乗間道詛楚劫齊盟
玉手天人巧金身水月明皈依挍五體想象悟三生
王祖神游夕吾宗餕禮成燭龍嚴警蹕竹馬勝逢迎
邊地衣廻雪層霄閣秘晴批鱗擠折檻遺卵弃干城
共羨吳粳美兼聞魯醴清身名輸太史口業報難兄

未辨秦青技空傳李白情細論猶偪強急罰尚紛爭
甲夜三挑戰丁年百舉觥栢梁終奏雅蘭澤孰當衡
高枕留司馬窮途返步兵山靈應悵望瘧鬼正縱橫
王母仙家釀中丞子舍羹衰顔思更酌食指誤同烹
豈謂驪難續從知疾易平重來更樂事相與閱嚴畊

送沈太史公還朝三十韵

直引黃金鞚旋歸白玉堂宮衣贍出入家食十行藏
疇昔承清問伊人獨擅場典書專虎觀載筆首鵷行
柱下身先退闗前氣已颺上池耽藥餌高枕憶柴桑
晝日仍初服秋風及故鄉九還生羽翼七發起膏肓
東略探玄圃西遊躡大鄣赤松從寶婺白岳摘瑤光
豈謂顔堪駐從知力自彊身名雲笈上心事露莖傷
忽尒辭三徑蕭然飾一裝　皇居宣室召祖席敬亭
張峽圻中流楫川廻極浦檣石城迎睥睨陵寢問烝
嘗吳會驚濤壯隋堤引蔓長告圭河順軌倚杖水懸
梁帝業興炎漢仙才踞盛唐六龍湯沐輦千載綺疏
翔碣石無遺構蓬萊有尚方登臺求大宛授簡賦長
楊君側來方朔人間借子房論思群策屈喜起兩情
忘交戟親鵷鵲蹲池老鳳皇由兹工補衮良以贊垂
裳麟閣應須待菟裘信未遑飛黃疑滅沒戴白任相

將里耳傾周雅鄉心到魯狂江關占夜色雲漢挨天
章

送方嗣宗之南太學

征舸千山雨居廬五月裘避喧蓬作戶乗興桂爲舟
爲問丘中士言從洛下遊橋門邀稅屣陵寢覲垂旒
胠篋傾千古操觚厲九秋承家瞻濟美許國誓揚休
溽暑炎蒸候薰風汗漫游混茫歸汨沒清淺失夷猶
嚴瀨星河圻胥濤陸海浮金閶銜茂苑震澤沃延洲
蕭寺長千里秦淮明月樓雕弧嚴省括清廟戛鳴球
歔王應先達堆金豈晚收萬言占獨對百囀慰相求

伊昔叨東面而今避上頭采藍無七入結綠有雙[illegible]
避世耽吾臥匡時借尒籌秪須齊稷契端不負巢由

吳次公都玄圃年始及彊余過而樂之爲賦十
八韵

有美延州裔無如季子良商山甘偃蹇玄圃任翱翔
澤藪神逾王岡陵歳始彊駐顔緣守黒揮手謝乘黃
小築春流上卑栖夏屋傷千章齊合抱一徑儼分行
地拓青霄逼林疎白日藏東頭陶令社南面盖公堂
匡坐當蘭氣樓居納竹涼鹿游諳磴道虹起構河梁
拳石天狠隕蟠根尺蠖僵禽言渾自狎魚樂欻相忘

洞閟還丹訣筵開選樂方露華濃桂粟霞色靚芝房
五夜金莖露三秋玉杵霜滄洲來羽客池水得醫王
容易刀圭就相將羽翼長浮槎烏鵲渚結宇白雲鄉

自夏五月不雨迄秋而大雨行盖陳令君齋宿
郊舍雩祭神祈再浹日而始應境内具曰令君
雨歌且儛之余因以詩爲謡得三十六韻

南國仍湯沐頻年若雨暘鎡基時有待章甫惠無彊
茂宰工爲邑賢聲雅擅場棠陰榮召伯花縣靚潘郎
百里深膏澤三旬阨亢陽蓬心徒泄泄蒿目獨皇皇
内省寧無咎先憂政未央即看騶從減巳任駿奔忙
浹日增炎赫籲天竟渺茫臥龍鞭不起涸鮒斗相望
流火防河斷行灾判澤量叩閽輕霞帽席稾重徬徨
衆奮爭驅魃孤窮忍暴尫無辜思沬呴有罪請身當
出舍依郊外除壇近水傍清齋虔五夜露禱誓三光
赤汗衣遑澣赬顔盖罷張蹌蹌羣望走翼翼萬靈將
鱗㵐重淵客牲沈百谷王跟蹌投古廟匍匐遍窮鄉
雲漢元通洛桑林卒應湯帝心孚肸蠁天意顯循良
東望滄暘谷西來暗大鄣波濤翻陸海霹靂殷匡牀
石燕俄雲灑商羊尚跳梁九農懸自觧一國喜如狂
穡事收穮蓘田功奏積倉宿舂彌菜色朝食待粳香

尺璧安求飽刀圭詎備荒直須供賦稅良用足烝嘗
佩犢應踰境鳴琴不下堂昇平酬主聖豈弟荅時康
遠道驚騕褭卑枝枳鳳皇太丘承祖徳少皡發農祥
奄忽踰三載相將沛四方仗誰陳便利河内借平章

招李太史來少仙入社

白榆初改夏黃鳥尚鳴春五兩風生席雙林月滿輪
州來南國美仙李上林珎帶礪忘天屬章相競日新
前茅分兩漢小草度三秦戎路驅無敵朋簪盍有神
玄都方駕入廣樂合宫陳赤縣工爲令青尊恥作賓
龍吟驚洞壑魚服混江津息跡千秋里傾心百代人

松筠牢絕俗藜藿耐經旬袟拚談天口銘支避世身
孤城懸北斗同社託東鄰象緯纏奎壁英靈協甫申
一麾當曲折三笑失逡巡絲筆俱詞伯清齋自道民
繁陰便野老炎海困波臣旅食偏攻苦神遊足采眞
客居忘是適老至病非貧襆佩蹋腰帶層軒岸角巾
籃轝停夏木桂棹待秋蓴公等危冠冕吾將秘縉紳
知音誰倡和把臂揔交親何處求高士桐廬有釣緡

贈屠長卿五言四十韻

蓬戶棲垂老蘭臺降列仙執鞭欣自下傾蓋契無前
赤水浮天外玄珠象帝先握符輕唾手製錦美由拳

一息任公釣時操單父絃方壺青未了尺鮮白彌堅
芳樹潘懷縣靈椿葛稚川尚方飛舄在南嶽秘書傳
脫屣終須去含香倏已遷鵬摶程九萬鴻漸禮三千
力揭扶桑日談開碣石天新知都市集窮巷路車闐
一諾金千鎰孤吟斗百篇細侯深慕藺節俠揔歸燕
叅目爭相攝蛾眉秖自妍市言成晝虎輿論惬秋蟬
白馬寧無辨青蠅信有權風霜誰獨立玉石竟俱燃
漢署中興運潘輿大耋年坐難辭束濕歸及薦烹鮮
若木朝光切緱山夙願捐刑牲盟白社跨鶴出青田
夏后藏書閟軒皇引席尊千盤凌鳥道三尺撫龍淵
未暇搜巖穴還應問市廛里人諳倡和地主競周旋
負郭偏兄弟盈樽勝聖賢軒楹聊騁望裋褐正隨肩
傾耳驚人語捫心出世緣薄言壺作楫焉用筆如椽
海上搴三秀林中聚四禪訣留俄委蛻法悟遂忘筌
歲與玄栲盡春從彩勝延初衣耽杖屨壽酒憶栝棬
挂席巖陵上維舟剡水邊星隨歸客散月擬隔年圓
汩沒空王謝招尋或偓佺千秋看紫氣萬事付華顛
虛室宜生白高齋任草玄物情跡長者吾道託終焉

奉贈開府顧公二十四韻

叢桂江淮秀魁梧社稷身家聲騰四姓國步仗孤臣

南斗元精炯中原間氣伸八公廻日御三策擅天人
縱目深游刃師心老斲輪垂衣寬黼黻借箸急經綸
閩越蕃黃犢牂牁殄赤鱗樓船群島豬京觀兩隅新
海上紛傳箭沙中競脫巾建牙開伍定折首市朝陳
獻狀應題柱移封豈積薪盧龍邊地迥驃騎陣雲屯
倏忽軍聲振頻繁　帝命申二韓懸重鎮重譯欸通
津胼胝勞經畧瘡痍壓拊循屢窺乘漢磧一咲淨胡
塵破斧踰千級犂庭絕四隣凱歌傳露布殊錫下楓
宸月靜遼城夜天廻渤海春九關開虎豹層閣擬麒
麟公望元圻父吾生自道民幾時聞曳履當代領紆

紳武庫橐鞬臥王風雅頌淳遂萊初日上想像見東
巡

送丁明府入朝三十六韻

卓爾乘梟宰居然列雉賢五年專薄海萬里再朝天
伊昔承弓冶于今擅槧鉛典墳傾左史詞賦進中涓
凌厲青雲上驅馳赤縣先豫章材得楚騕褭櫪空燕
指日盟心炯餐氷望腹堅春廻漸江水歲稔汶陽田
出入廷中九徵求境内蠲鴟張爭遠引蟬蛻獨高騫
有喜謳歌起無寃簿責捐闢門抬側陋倚席問顛連
夜戶喑群吠秋場露百廛紛紛行部出衮衮薦書傳

比者田功削因之歲事愆釜鐘難耤手溝壑就骿肩
急下鋪糜令潛消閉糴權發倉佪菜色掌討授華顛
飛輓輸平糴呻吟解倒懸豐碑當岳立荒政倚雲鐫
信史徵多瑞休符曡屢鮮賴鱗張翼起白雉引雛眠
羅剎三乘下於菟一杵邊升中玄時啓直北絳霄縣
氷雪王程急枌榆社事遷祇應趨虎觀誰復柙龍淵
闔邑歌勞只臨岐賦黯然悼亡新白恰即次舊青氈
卓魯聲名遠雷陳契合專比來甘自放此去更誰憐
散木莊生偶甘棠召父偏驪駒增意氣鵁鶄聽傳宣
群望留萊寢孤征拂錦韉滹陽寧汨沒天路信周旋
極目生虛白冥心老太玄但傾陶令酒不贈繞朝鞭

皖冠平奉贈監司袁使君三十六韵

江漢盤南極荆舒控上游連營新使節　九鼎舊神
州甸服恢無外塲功遞有秋虔虔寬夜戶刁斗靜更
籌比者災頻降因之歲不周路隅僵菜色天末出旄
頭自負鷹無敵誰云鼠可投揭竿當驛路望屋踞林
陬窖粟容分啖庭柯競聚謀擁茅俱失路伏莽竟從
流斗印懸孤注纓冠岸二酋蛾眉更入侍蠆尾敢爲
仇清切傳中使重申關内侯提封周世守　寢廟漢
宵遊永保金湯固俄驚陸海浮拊心空聚落骿首就

虔劉六郡良家子千金國士儔中權須借箸南顧厪
垂旒拜詔明光殿分麾元亮樓一呼徵驃騎五道出
貔貅超石軍儲溢登壇　廟算優林罝防脫兎薪俎
待函牛雲鳥重圍合風鳶一戰收肩隨歸莅醢面縛
虓兜鍪村社仍農鼓川游更釣舟凱旋歌杕杜禴祭
倚來牟捷報歸金勝　宸居釋隱憂梟旗從徙狩解
網信蜉蝣鼓吹喧朱鷺壺漿逆紫騮普天撐柱石沃
土足甌窶師律原無戰虞羅更不蒐直須銘夏鼎底
事問吳鈎京觀遙連楚干城小服鄒君材堪竹帛吾
計得菟裘舉爵分三醻投醪借一杯懸知歡飲至諸

將窑行酬

送宛陵吕相君應召入朝二十四韵

聖主恢天網群工拓帝紘垂衣思黼黻側席下弓旌簡在周咨舌旁求漢股肱官曹三輔重法象九霄明生意迴編户神姦避貫城壺氷開玉井輪月擢金莖行部先登最隣封競質成雙瞻天闕逼一歃宛溪清何處開眉宇丁年執耳盟衹應矜國色未敢問家聲禹穴探書盡齊風入座横七襄鶉尾麗五色鳳毛輕公暇褰闈覽朋來倒屣迎披襟銜夏屋散帙爐秋檠清廟驚三和朱陵讓一鳴敬亭齊硉兀采石傍崢嶸

經術推高第詞華引後生輿情爭奉轂國是待持衡相國神猶王天衢步愈亨佩刀新氣象賜履舊聲名綠鬢仙班引丹心 帝座傾中朝輸骨鯁北極建枝撐白社甘牢落青萍悵合并亟須彌 主闕切莫緩王程

送彭明府就徵五言排律四十韵

天府恢南服雲門拓上游孤城羣峭擁合浦五谿流帝命乗鳬下君材列雉優鄉評推月旦世業擅春秋操右鴻荒契虛中象罔求康莊耽獨往窔奧信冥搜蠖尺終難詘牛刀遂已投卑棲聊枳棘高視藐岣嶁氣鼓虹霓歛盱衡魍魎愁有天容彊項無地避搶頭歷歷詢民隱孳孳爲國謀征科歸畫一耕鑿任夷猶比歲哀多殍誰能活一抔薰心良獨苦菜色未全瘳釡庾勞三發丘乗歷四周擔簦衝溽暑杖策遍遐陬癘鬼俄爲疫僵尸積自蹂招魂煩藥餌掩骼傍林丘撫字經千慮恫瘝尚百憂伊人免溝壑此日足驩籌旱魃方提韝饑鷹欲掣鈎潢池俱汨没桑土早綢繆狴犴春臺㸐蠨蛸夜户幽鎡基均力作絃誦及時脩大射齊分耦高材得中侯秪應培棫樸聊以辯薰蕕户籍輪更造編民借暫留祭應窮蠛蠓視豈任鵂鶹

惸獨蠲秦法兼并息楚咻土膚規秩秩州史忞悠悠赤縣程書上青霄召命酬掖梧明月待臺栢肅霜遒骨鯁須人傑心肝奉 帝猷神羊寧蹢躅威鳳豈啁啾垂老衰如繭殘生拙似鳩閉門甘偃蹇擊壤效歌謳霧樹千門隅星槎八月浮白頭依故宇紫氣王神州入對明光殿迴看玄扈樓何時乗旅鴈飛札到群鷗

許相公得謝還新都即事呈六十韻

舊甸開南紀新都降上賢五城霞色古雙闕日華鮮大岳皇風沕高陽帝澤延朝暉箕穎里夜氣斗牛躔

品列章相上神馳滅没邉建茅前甲士擢桂及丁年
射策公車入颷言御席前論思嫺太史供奉引中涓
載筆螭頭注鳴璆豹尾旋兩都操矩矱萬國賴陶甄
出入儀刑肅編摩紀法虔清朝公望合黃閣　主恩
徧喜起逢交泰恫瘝解倒懸薰心原有殍蒿目突無
烟與發多乃賑徵科屢歲蠲耰鋤廻露積衽席得安
眠頃者邊籌左誰云廟算先降王劉曲面驕虜浸垂
涎漢塞軍聲動秦川戰血湔九重寬拊髀四裔競擎
拳夾輔皇輿輦周旋赤舃聯鸞刀矜一割露掌仰雙
搴密勿心逾小都俞聽獨專萬幾勞日贊片語代天

宣吐握沙堤擁徵求蔀屋竣羣空千里駿價定九方
歅更歷中書考那干上相權元良推濟美亮直效絁
愆主器群情倚昌期　帝命遷攖身思羽翼逆耳破
迍邅　詔自端闈出章從禁掖傳雌黃翻叵測純白
握彌堅骨鯁容孤立輪囷荷曲全是非同覆水先後
各歸田湯網開三面虞琴間五絃鳳翔高出世鵬運
縱垂天魏闕丹心在燕關紫氣騫秪應休駬騁寧復
顧鷹鸇六傳王程借扁舟客輿牽行邊麾候吏望裏
儼飛仙曉發吳閶道時停剡曲船檣烏棲合滿廐馬
脫連錢負弩辭鄉縣褰帷下市廛堵觀沿素領郊迎
惜華顛耆舊交情洽嘉平樂事闌初衣拖玉攺高會
賜金捐臘味中山酒春盤上客筵身輕抛几杖興豁
任栝棬偃蹇閒居賦沈冥獨漉篇醉鄉甘老矣空谷
振跫然有喜邀浮白無勞問草玄墻東居處切郭外
往來便竹葉寒仍綠梅花老更妍飲永瓢自挹踏雪
屐從穿已悟蟬遺蛻疇甘蟻慕羶評難齊月旦盟已
結林泉隆準連黃綺騈肩侶偓佺公當玄扈坐我作
辟支禪衆口誰能免民膏日已朘羣公仍几几吾黨
任翩翩

輓戚長公三十二韻

景胄誰當戶佳兵尒擅場地靈鍾海岱天意鞏金湯
飛將稽封爵游仙上降祥奮身由將種結髮事戎行
組練孤城出招搖列宿張干將殲海若繁弱射天狼
林立千人敵波平百谷王軍聲傳羽檄　帝命出牙
璋戍士頻更代匈奴尚陸梁疇能芟伏莽急為賸扶
桑銅虎分中壘金貂賜尚方塞垣須保障部曲賴張
皇虜帳焚蠻觸胡關欵驌驦紇干占太白肅慎飲中
黃廟略應無戰邊籌詎有妨雄飛舒燕頷逸駕砥羊
腸衆口俄相鑠　君恩正未央提封移嶺表持節下
漁陽幕府蒼梧外樓船赤水傍鵬摶風肅肅鯨戮海

泱泱薏苡蒙袄祲申椒捹國香倦游支枕臥真隱抱
弓藏驃騎無新第蓬萊有故鄉殊勳辝帶礪高步信
康莊一擲終垂槖三緘早括囊虎皮包劒盾馬鬣築
堂坊雲氣疑常在星精悼盍亡營丘存月旦勳府待
旂常晩日懸青塚秋風起白楊齊謳愁欲絕楚些三肅
相將反側干戕斧譸張雜鼓簧韃橐那歷試帷蓋肯
終忘

七言律詩三十九首

寄贈江四使君補南駕部

滄海傳烽照舊京繞朝贈策出承明白頭更入馮郎

署青瑣應題漢柱名陵上五雲瞻氣色懷中尺檄荅
昇平紓籌不負論兵地執戟空慚吏隱情

聞吳侍御赴廣陵監兵被圍未解

使君寳劒七星明截海揚帆斷巨鯨開幕定傳書記
檄飛符先召伏波兵大堤烟火連隋苑高壘風雲擁
漢旌六月王師愁汗馬孤城桴鼓仗安平

贈方司農監浙江漕兼呈胡司馬

防秋西北軍儲急嗚甲東南戰血殷百粵宣威來漢
使三吳轉餉入燕關王程遠涉干戈地國計新辝供
奉班司馬巳聞兼節制皇華應得破愁顏

有感

南粤無人問尉佗炎風何事海揚波樓船遣將頻推
轂羽檄徵兵久枕戈落日秋原聞戰哭月明子夜斷
漁歌可憐雜虜喧鼙鼓猶說江城富綺羅

金山寺

岧嵲孤嶼出中流百億諸天在上頭納納乾坤開定
水滔滔江漢坼神州化壇下見潛蛟窟佛日高懸結
蜃樓日暮菩提聽說法風生洲渚浪花浮

伏日登浮圖

文園消渴逃三伏法界登臨覽四禪望望扶桑東盡

海陰陰祇樹上參天江淮風壤黃塵裡京洛雲山赤
日邊回首西方問龍象袒衣合掌禮金仙

夏日登南山紫極宮

中天積翠玄都境鄰郡風流大雅詞衆壑雲深炎海
接層樓南過曉山移行厨新火開丹竈别院清齋茹
紫芝壇静步聞拜星斗夜闌秉燭更論詩

吳山人載酒同登鳳山臺

靈鷲慈雲入望迴青牛真氣度關來觀身疑出人間
世抱病徒逢江上杯大地山河歸淨域炎天氷雪起
平臺試開消滴從深酌莫向虛空問劫灰

江徵君同宿古巖寺

初地招尋見客心晴雲滿戶洞陰陰空堂聽法天花落高閣鳴鐘佛日沈入夜論文開玉笈平明列籍俯珠林勿云悟後看詩妄試誦隆中梁父吟

雪夜齋中讀楞嚴經

明燭高齋雪正深經聲徧作海潮音三乘已悟無生理萬法應歸不住心解脫何須翻貝葉皈依還似叩珠林虛堂夜久聞清梵冉冉天花落砌陰

元日寄戚都護元敬

橫海連營次第開漢家獨有冠軍才天連細柳春風起日上扶桑曉色來報　國雙懸三尺劍思君遙送萬年杯鐃歌應作清平樂子夜新聲入落梅

人日

干戈未罷三城戍杖屨常思五嶽遊人日天涯頻悵望客星海上獨淹留早春風物寒仍壯故國雲山晚更稠莫信羈心生白髮肯容吏跡避滄洲

元夕

雷聲日日春城上物候年年滄海間靈鷲散花來五夜巨鼇吹雨過三山風塵傲吏仍無隱關塞征夫尚未還明月不須令夕好他鄉常照鬢毛斑

叔曉寓書丞稱庭闈樂事感而有賦情見乎辭

放達無如鄭子真早辭王事獨寧親春寒載酒開三徑日暮徵歌動四鄰社稷祇憑黃閣老庭闈長憶白頭人遙知松菊能相待願向雲霄乞此身

得戚都護書志喜

天畔題書見客情風前疊鼓振軍聲鶯啼灌木春求友雨過清漳夜洗兵詞客舊貺招隱賦材官新築受降城膚功但使歸元老肺病何妨卧長卿

寒食示弟

連天雨色暗青春此日晴光到白蘋處處飛花寒食路年年芳草倦游人故山轉覺松楸遠異域唯應棣萼親欲盡芳尊逢禁火莫令極目共傷神

上巳

軷門柳色雨餘肥水國人家煖尚微久客不逢脩禊事少年猶憶典朝衣天廻草樹啼鶯合春到江湖旅燕歸見說東菑農事起正逢南海捷書飛

端午日即事

幾年防戰瘴江東此日追驩楚俗同露布已飛長信道賜衣敢望大明宮部中秋杜聊行酒檻外扶桑欲挂弓正喜群公扶國是無勞孤憤弔途窮

雨中見蘭作花移置齋内

雨後花神半陸沉朝來詞客獨招尋高齋不負論交地中谷應同避世心吏跡十年無盡省物情千古有鳴琴自憐遲暮猶春事見說繁華已夕陰

喜人饋蘭花戲作艷句

羈旅三秋甘閒寂褰脩千里結殷勤新粧徙倚巫山雨微步經行夢澤雲嫋嫋褰裳辭帝子盈盈解佩贈夫君幽期勿負吾偕老殊色何妨爾出群

大將軍登福清城西樓感舊有作同賦二首

橫戈雜虜儗天驕推轂何人翊　聖朝戰角三秋連

睥睨軍麾千里望招搖長驅趙壁心猶壯痛哭秦庭氣未銷雄略漸看休鐵馬殊恩不負珥金貂

其二

長路鐃歌擁使旌孤城烽火照行營山河表裏天王地社稷安危國士盟伐鼓秋原開瘴癘鳴弓炎海墮欃槍翻思鉅鹿當時事肯慕麒麟蓋世名

六月六日署中感懷時余受事朞月矣

久客其如暑雨何端居又見歲華過雕戈海上新開府銅柱天南舊伏波物色秖餘雙眼在吏情轉覺二毛多扶桑影外頻看劍梧桐陰中且放歌

余將南巡二仲以草具爲餞時顧文學王孝廉見客相與盡驩詰朝戒塗感而有作

部曲乘秋出塞垣賓朋盡夜擁盤飧羈心同向歌鐘盡俠氣頻看佩劒存東閣明星高畫角中庭凉月下清尊立朝端笏非吾事列籍披襟是　主恩

遊清源洞

清源洞口叢花發紫澤峰頭片雨廻風壤三秋開慘淡雲山千里擁崔嵬高天落日行杯盡大地層陰倚杖來乘興不妨窮勝事探奇更儗過荒臺

其二

勞役誰能作勝遊登臨吾得及清秋西來迢遞盤千仞南去微茫見十洲澗道松陰留客住江干草色喚人愁頻年尚未銷氛祲入夜還應望斗牛

靈山過尤使君時林大夫携酒同往

爾從彭澤上書還獨向祇園借榻安留客聊供法喜食逢人不著惠文冠夜侵高枕潮聲急秋入初衣海氣寒見說刀環仍未賜莫投車轄且加餐

其二

白社無如隱吏豪青山況復得吾曹自携家醞來精舍更喜盤飧出遠庖栢柏殷殷盤石磴芙蕖冉冉媚

江臯已拚此日持螯飲聊慰他時汗馬勞

中秋憶弟

幾年不共鄉關月今夕仍分海國秋書劒一身俱浪跡庭闈千里總關愁凄凉中夜桓伊笛悵望西風王粲樓出塞正逢鴻鴈候題書好寄鶺鴒裘

八月十五日次漳州邀大將軍夜集開元寺

嚴城吹角入邊聲古寺邀賓坐月明海藏三秋開法界關山五夜照行營散花座上天香滿說劒尊前斗氣橫但得玉門歸有日便依金埒學無生

其二

初地招尋舊酒徒當筵叱咤盡梟盧鯨鯢出沒潮聲接龍象經行海色扶靜夜清笳吹塞草高天白露下庭梧肯容兜率莊頭見願乞將軍金僕姑

九日登城北山亭作

望望關河塞鴈廻蕭蕭風雨草亭開堦前雙樹招提出坐上千山睥睨來鎮靜久虛安石望登臨誰是仲宣才懸知京觀封魚海不數徐方戲馬臺

送周中丞致仕還四明

執法中脊出太微題書絕塞送將歸豫章風勁蟬高倡彭蠡天空鴈倦飛去國十年垂舊貫還家九月授初衣君才夔鎮堪從事世路縱橫已息機

其二

君王不問篋中書賀監仍分湖上居秋水芙蓉邀進艇春風薜荔待懸車升沉往事青門外貴賤交情白髮餘明到高陽招舊侶相從深酌吹枯魚

九日寄大將軍時有海上之役

未擬登高賦大夫還從定遠事陰符軍聲刁斗連三島客夢扁舟落五湖乘勝定應歌杕杜倦游聊自把茱萸遙知海岱清秋接莫道風烟故國殊

聞江山人民瑩游匡廬因訊其弟民璞

何物匡廬誇地主即看書札待潜夫提封吳楚江流坼載筆機雲岳色扶樹杪銀河浮瀹蕩林中清梵落虛無沙門幾日題名徧桂席西風下五湖

長至

炎方未測堅冰候陽氣先廻大地間已見雲光偷碧海漸看柳色着青山三冬舊業空投筆百粤新烽未閉關羈旅幾年餘短褐　君王何日賜刀環

生日

毎從道路逢初度況復江湖逼早春柏葉深杯聊自醉梅花獨樹故相親懸弧天地論兵日策杖風塵報

圭身漢帝只今多猛士馬卿猶作未歸人

除夕

客裏椒盤春可憐軍前刁斗歲將遷壯心盡析鯨鯢觀衰鬢空催犬馬年五夜寒帷生海日千家列炬動江天明朝準擬華封祝坐待雞人曉箭傳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二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一百五首

元日建安朝　賀

宮車深駐絶清塵儤仗徐開儼　紫宸南紀山河懸使節中興日月繫王春千官委佩　天顏近萬戶踈鍾物色新遙憶朝元多勝事未央獻賦盛詞臣

雪後嵩高樓眺望

今年飛雪到炎州久客驚寒攬敝裘望眼風前頻倚杖羈心天畔獨登樓晴雲半落諸峰出氛祲全銷大

海浮稍喜山陰成小築可能乘興泛扁舟

送顧山人遊武夷

尒從滄海杖青藜又向丹丘問紫芝雲散仙翁邀客處雨來玉女洗粧時振衣空谷遙聞籟倚棹中流坐詠詩明到幔亭成獨往好將瑤艸寄相思

余約顧山人同遊武夷會省署災余取道建溪不果往再寄一首

雲山有約共綈袍熒惑無端逼鞬櫜生事信余非陸賈化身疑尒是盧敖輕車不分新油襞多壘猶存舊佩刀尊酒建溪良不薄好憑驛使爲君操

行部昭陽懷曾太僕

杖鉞南遊復歲華褰帷西望卽煙霞三年藥物徒憂國五畝桑麻不問家招隱定知留桂樹尋眞或恐失桃花不知內熱關何事願乞青門子母瓜

從吳太守明卿論詩

擊筑交驩恨未能分麾決勝避先登十年意氣無燕市千載聲名有杜陵自分巢居依燕雀每從海運望鵾鵬慚余亦似文園渴對尒疑餐玉井氷

顧山人自武夷至

望望江皐獨鶴迴熒熒雲石五城開山中近覺紅顏

駐關外遙分紫氣來羣帝招邀仍客禮萬靈扶掖自仙才懸知酒味非疇昔爲釀桃花三百杯

訪方君敬西塔寺賦得山字

閶道招提獨往還好乘休暇共躋攀人烟明滅諸天外佛日陰晴大地閒陶令不妨處白社支公應許乞青山但依衹樹收春色莫問仙桃醉客顏

飲何監察池亭近西塔寺時方君敬顧季狂在坐

負郭衙門事事宜比鄰精舍更多奇幽花低亞三生石定水遙分百子池忽爾鶯歌能自至悠然魚樂竟

誰知舊游却咲高陽侶落日何須倒接䍦

月下更酌

天臨夏屋晴雲出地控春臺宿霧收北海清尊俱偃蹇中庭明月且淹留影寒烏鵲驚枝起光擁驪龍照乘遊莫向關山歌古調他鄉容易喚人愁

舟次白沙

逢逢疊鼓下樓船皚皚晴沙入暮天江路潮聲高枕上海門山色落帆前十年髀肉堪流涕萬戸瘡痍未息肩舉目并州應咫尺咸陽西去阻風烟

寄仲嘉

漸江東入剡溪流客子依依繫小舟高調爾應驕白雪索居吾已問滄洲朔雲長路時聞鴈落日空山獨倚樓況是蕭條當歲暮莫教容易敝貂裘

對雪

常年飛雪阻炎方此日迴風到州堂曳履尚餘筋力健開軒轉見鬢毛蒼花神五夜回空谷山色千秋失大鄣故里已收滄海淚清尊莫負鬱金香

用晦王孫工詩善余德甫德甫以王孫詩見寄且亟稱其爲人余從結王孫驩卻寄一首

當代王孫鄴下才比隣陶令早歸來春華把臂乘三

逕時事關心賦七哀風雨高齋常閉戶江湖落日幾
登臺淮南準擬扁舟去坐上應逢桂樹開

哭蘇君楫

舊來好事蘇君楫死去脩文白玉樓俠客五陵傾意
氣詞人一代傍風流魂銷燕市壚頭月淚入山陽笛
裏秋身後遺書應自在他時漢使倘相求

二仲下第歸

紛紛鼓瑟入齊宮尔輩朱絃總未工掉臂秖應歸谷
口抽毫更擬賦河東高秋風物黃花裏舊國雲山白
鴈中莫向敝貂長太息只今誰識被裘翁

曲水園吳汝承携酒至同諸君子

偃郎別業在江干四坐風流聚鷃冠豈謂招尋煩客
禮且從箕踞盡君歡尊前白日寒聞靜雪後青山入
座寒倒載不妨歸路晚高陽今作酒人看

送隆公從大將軍北上

二月江南春可憐依依細柳片帆前路分楊子人煙
迥天入長安佛日懸行處鶯花開世界到時風雨護
樓船尚方賸有青精飯莫問招提澤畔田

登茅山

東來乘興問丹丘紫氣平臨十二樓帝里烟霞標地
胏仙家鷄犬住山頭月明五夜金莖出雲駐千秋玉
笈留轉入青溪人境絕桃花流水洞門幽

二月十五夜元符宮望月

蓬萊宮闕夜如何客子寒聞動嘯歌花滿五城春事
半天臨三殿月明多華陽洞口丹梯接太乙壇前絳
節過欲向茅君問眞訣乘槎倘許到銀河

送詹東圖下第歸新安

長鋏歸來獨扣舷五陵衣馬正翩翩郢中歌客誰高
調洛下書生自少年滿路鄉心迷碧艸迎船山色出
青蓮漢家指日開東觀早晚勞君賦籍田

雨中同袁履善泛湖

暑雨邀賓積水湄風流不數習家池沙邊進艇青山
近堤上行杯白日移萬里江湖成偃蹇百年天地任
支離對君俱是忘機者棹外羣鷗更不疑

西湖懷古五首

孤忠不擬引身遙萬死安能折主驕雨送鴟夷滄海
淚天迴甲馬浙江潮逢于自分同溝壑吳越爭知興
市朝客子停車秋色裏祠前松栢未蕭條

其二

靈鷲岧嶤掛瀑泉何人削迹此棲禪中原聲動孤軍

人大内䰟銷尺檄傳壯志仗誰揮落日殘生客汝傍
諸天化身疑在光明藏秋水娟娟片月懸

其三

將軍乘勝氣吞胡百萬提戈待一呼忽爾園林沉王
氣翻然刀筆奪雄圖傷心左衽秋風急回首中原落
日孤寂是故都仍俎豆居人涕淚滿江湖

其四

司馬先朝社稷臣西風松檟大江濱犁庭萬里歸黃
鉞 帝紀千秋繫紫宸帶礪有時還日月鐲鏤無地
避風塵采蘋誰是當門子原艸蕭蕭空復春

其五

林塘幽處駐烟霞云是當年處士家天畔孤雲迴野
鶴隴頭千樹放梅花客星隱隱高牛斗世路悠悠税
鹿車北里南隣非宿昔一杯聊得耐春華

湖上送江司理赴登州有懷戚都護

仙郎曳綬赴蓬萊江上孤帆破浪開鴻鴈千風經海
岱魚龍夜水見樓臺孤城遙對秦皇時三尺須憑漢
吏才却憶玉關留定遠將軍樹下幾徘徊

湖南艸堂七夕留客

梧桐秋色下江村客有羊求過野門但得物情咨野
老肯將人事乞天孫雙星想像臨河水五夜淹留濁
酒尊莫作燕歌悲遠別空令游子坐銷䰟

余挾二仲西游白岳諏九月望謁太素宮先二
日齋宿海陽雨霏霏至矣余停車市上過汪元
蠡繡佛齋元蠡焚香烹茗不啻精舍會陳丈達
甫其子伯宿先後至元蠡出齋供主客亦皆菜
羹主人請客行觴余與二仲則否客亦罷酒適
相與論詩余謂丈人市中作方外遊宜有述於
是元蠡授簡余詩先成次者伯宿次丈人次余
仲氏共得詩五首元蠡命副墨志之

衝泥遙集少城隈蘇晋風流小閣開苜蓿青青供石
髯旃檀細細出香臺觀身疑住黃金界把臂驚看白
社才片雨不知何事急諸天或恐散花來

其二

雲物陰陰入暮秋停車近市一登樓千山積翠開蓮
宇萬里歸人倚薊簇負郭松蘿催暝色彌天風雨破
覊愁明朝白帝開閶闔擬趂新晴到上頭

宿繡佛齋

孤城風雨獨相求謁帝西來阻勝遊閣夜經聲翻白
馬關門眞氣駐青牛傳燈想像依雙樹高枕逍遙到

十洲神女陽臺何自苦蕭條宋玉易生愁

出城西望岳

溪上晴光帶郭西勝遊何事久羈棲雲山漢畤羣靈
出風雨襄城七聖迷秋色還應供倚杖壯心寧復畏
衝泥采芝尚憶當年路一望仙源艸樹齊

登齊雲山有感

宮闕岩嶤太乙祠孤臣灑淚憶當時空勞禪艸留司
馬無復軒車問具茨傾蓋浮雲還片片沾衣細雨故
絲絲迴風何處鈞天樂極目蓬萊有所思

夜集大龍宮

招提定後動疏鍾昏黑橋西見雪峯遂有天風來洞
壑忽看雲雨到蛟龍千山舞石當空去雙樹聽經入
夜逢洞口冥冥吟嘯起何人吹笛倚長松

贈陳長君伯宿

生年五十似君稀回首寧論往事非屏跡夷門聊玩
世承家愚谷本忘機滄洲風物成眞隱河漢星精傍
少微為問日邊冠佩客何如花下老萊衣

海陽送查大之淮陽

平原十日故人情搖落那堪遊子行千里關河依桂
樹孤舟風雨過蕪城鳴鞭不盡青天色彈鋏時聞白
雪聲市上只今多劍客少年早已避韓生

歸舍後同諸弟登高

張翰扁舟海上過故園松桂近如何天連絕塞開鴻
鴈秋入初衣挼薜蘿西極浮雲飛去盡中林落木坐
來多還家正及黃花酒當席聊為白苧歌

其二

屋後青山少室隈山頭隨意坐蒼苔茱萸不負登高
會花蕚爭看作賦才搖落年華叢菊在憑陵秋色岳
蓮開雲門遙見仙人掌願乞相如露一杯

其三

屏居初就南山下萬里風烟直北看玉樹連枝還故
國金莖何處是長安林深一任頻移席風急唯應早
掛冠天畔忽聞孤嘯起翛然泉壑欲生寒

其四

白眼中原望不窮尊鱸秋興屬江東清溪流水蒹葭
外落日孤村橘柚中楚客風流千載見謝家詩賦幾
人同醉歸應待松間月弟勸兄酬酒未空

除夕雨坐即事

窮簷短褐自徘徊白髮青燈一酒杯京洛音書天上
至江關春色雨中來百年且就菟裘老萬乘寧須樸

元材莫笑生涯如客里尚餘詩興到官傍

元日

虀食流年信此身椒盤勝事避時人新晴遙見雲霞曙高臥俄驚天地春莫遣林鶯迎過客即看溪水到垂綸田家共說豐年瑞飽飯深畊未厭貧

山居喜諸弟至閣夜風雨有作

千尺霞城百尺樓逶迤澗水抱村流蛟龍入夜吟孤蟄風雨連天到十洲老去漁樵甘獨往春來兄弟故相求明朝戶外青蓮出肯對殘花嘆白頭

屯溪放舟過孫從周別業

十里檣烏萬竹林扁舟乘興入山陰經秋夾岸芙蓉老落日孤村薜荔深傾盖誰堪忘去住投簪吾已任浮沉狂來却笑南陽臥莫謾當杯梁甫吟

曲水園同諸君子看月

步櫚倚杖俯清流明月依依百尺樓大地山河疑白雪高天雲物似清秋年華荏苒三逕夜色憑陵到十洲囘首濠梁憐異代逍遙結袂此同遊

溪上別江四方伯

歸休準擬得吾曹王事其如爾獨勞自是尚方須汲黯肯容中散絕山濤百年吏隱新持節萬里君恩舊

偶刀赤日黃塵囘首指故人第共臥在江皐

江村分賦得虛字

柳市南頭十畝餘百花潭上野人居梟頭抱甕甘為圃白日褰闈自著書芝渚鳧鷖春水至隔江燈火夜牕虛滄洲多少殘生事肯向風塵載後車

六月一日溪漲

五月霞城鬱不開曉看馳道萬靈迴九皐雲氣蛟龍出百道泉聲甲馬來只尺直須窺水府蕭條猶自賦陽臺江湖處處風波惡好在羣鷗莫漫猜

六月十六日夜同虎臣及諸弟禊中看月

雲山萬木散新晴夜色蒼蒼按五城乆客與緣諸弟盡中天月傍故人明披襟滿坐風霜入坦腹層軒枕簟清只尺好攀仙鶴去雲門高處聽吹笙

艸閣望西山見雪虎臣同賦

江南冬暖日昏昏忽漫青山過雨痕檻外風光開艸閣峰頭雪色照松門感時莫作陽春曲玩世惟應濁酒尊但得西疇饒歲事不妨東郭老孤村

至日嘉則虎臣見過得虛字

冬至江關歲欲除朝來雲物望仍舒孤村白屋殘生事雙轂青門長者車對酒山河堪故里論文天地有

吾廬遥聞漢主誇胡獵誰似相如賦子虚

嘉則入山哭胡司馬

大鄣風雨夜潸潸爾向孤墳灑淚還汗馬功高無白
日赭衣事去有青山朝廷肯信流言誤弓劍猶存戰
血殷回首當年留客處三千珠履在人間

其二

扁舟千里薦江蘺書記翩翩爾獨奇艸色經年封馬
鬣潮聲入夜哭鴟夷南人尚識天威在上客寧忘國
士知吹笛山陽君莫聽秋風落木不勝悲

華甫入栱中因過黄山登白岳東望華頂而去

余方在告力疾作詩贈之

有客招尋桂樹叢春風倚杖氣如虹偎家鸞崔雲門
下帝時煙霞石戸通老去一丘眈病久狂來五岳任
途窮赤城片片青天色挂席何時到海東

望九華

九華秋色媚江濱片片芙蓉照水新望裏蔚藍疑見
佛行邊空翠欲霑人汙衣赤日眈長路立馬青山負
近隣百里未能窮窈窕千年誰與闘嶙峋

次池州即席贈馮太守太守舊佐吾郡

好在故侯仍地主相逢隣郡豈天涯一尊明月開秋
浦萬里浮雲出九華坐久不妨頻看劍酒闌何處更
聞笳山公未厭高陽侶江上仍留漢使槎

遊齊山 時馮使君帳具

崔嵬積石控江湖冉冉雲生擁舊都結屋祇應通絶
島斷鰲或恐失方壺迴風坐上秋先入落日尊前興
不孤自是使君兼吏隱山靈未擬避潛夫

望彭蠡

十年復作南荆客五兩初從左蠡過鴻鴈江關秋不
斷魚龍澤國夜如何水分孤嶼長天盡風亂千帆落
照多豈是鴟夷行樂地扁舟處處竹枝歌

望匡廬

名山夙昔戀滄洲何物名異據上遊風雨時時來五
老烟霞面面接孤舟高雲半出青蓮界大澤中分白
鹿秋敢負平生多逸興翻從咫尺負奇遊

湖口遇吳二夜泊湓城

湖風破浪片帆開舉目山河亦壯哉忽漫故人千里
至相將明月九江來蹉跎未就陶潛隱搖落空憐宋
玉才回首白雲鄉國異天高何處獨登臺

夏口別吳虎臣

布衣十日故人情長鋏翩翩俠少行但使陽春高楚

調不妨江夏忌將名到來雲夢三秋色何處天風一
鴈聲它日采蘭湘水曲殷勤結佩贈卿卿

江行風甚有懷舊游

逶迤百丈引樓船日日長風歒楚天豈謂千秋當宋
玉翻從八月滯張騫荷衣已覺披襟薄蓴菜還思入
饌鮮悵望扁舟烟水上漸江明月向誰圓

劉使君池上亭分韻得天字

十載褰帷勝地偏習池春色似當年里中冠蓋高陽
侶席上風雲峴首天一去秖應陳迹在重來何意故
人憐知君留醉非難事負郭今陳種秫田

集李長公南園用長字

江漢風流舊艸堂招尋況復丈人行孤村過雨柴桑
晚三逕乘春薜荔長自是 主恩優岳牧猶堪吏跡
傍求羊千古來黃髮知君少尊酒留連夜未央

李進士治具就園用黃字時進士畢使事將謁
選天官

憶昔行春五驌驦名園長繫萬垂楊銅鞮更聽襄陽
樂綺席初分漢署香一任移尊浮大白曾從伏櫪識
飛黃中宵客散江風起隱隱雙鳧入 帝鄉

雪夜飲潘太守宅卽事用昏字

北風吹雪過荊門漠漠江天殺氣昏豈有故鄉而子
蓋相逢良夜盡清尊羈人轉覺春然壯敝客猶傳古
調存但使有年寬杼柚不妨無謁任乾坤

襄陽郡邸牡丹盛開時郡王斷酒

梁園昨夜到花神燦燦紅粧雨過新拂檻輕盈寧自
媚當筵綽約故相親忘形何意來中散解語猶疑出
太眞寂是春風能醉客不知誰是獨醒人

棗陽王學儒先期艾矣作詩調之

王孫無計駐紅顏獨向淮南問大還青鏡此時愁欲
絕丹梯何處杳難攀但教天地容身老已任風霜入

鬢斑君自不妨南面樂秖應雞犬在人間

端午宴圃翁西堂

高陽山簡復相過不飲其如此日何澤畔千秋縁楚
俗天涯子夜競吳歌西林纖月當杯出南國雄風入
坐多倒載巳拚歸酩酊浮生聊得慰蹉跎

入朝

舊籍遥從謁 帝還新貂初入侍臣班 九重負扆
聞天語 六尺垂衣識聖顏玉樹晴光通上苑金莖
秋色帶西山何來苑馬陪儒仗報道單于欵漢關

仲房赴戚將軍約頃自塞上還新安取道都門

賦此爲贈

少年俠氣喜談兵垂老猶堪塞上行何處射鵰誇羽獵有時飲馬出長城關河地險中原斷刁斗天高太白明見說降王重納款請纓無用一書生

其二

邊關乘興赴輕車興盡歸來意自如勞我折腰趨大府因君掉臂能長裾黃金莫問涓人馬白鴈憑傳愛弟書亦自倦游仍作客秋風高枕憶吾廬

乞歸不許寄仲淹仲嘉

曾將出處卜匡廬國難依然赴素車東省日高容伏

枕中山天遠到傳書抽簪未許辭金馬執紼還應哭玉魚直待衣冠游　寢廟文園準擬乞相如

其二

徵書何意到山扉二仲相從問息機此日風波堪自失當時歲月未知非斗邊夜色雙龍在塞上秋聲一鴈歸閉戶莫教深雨雪褰闈倘識老萊衣

再疏乞休

自是風塵迸白頭更從閶闔乞滄洲人羣秪合依魚鳥物色何妨應馬牛明月九霄堪照夜故鄉萬里正悲秋關河昨日乘槎使依舊翩翩范蠡舟

其二

太行徑旻接長安轉見人間行路難共惜黃金駃騠老那堪白日鶺鴒寒　君恩不爲三接紓吾道惟應再掛冠縱是菟裘生事薄江湖滿地足漁竿

寄江民璞

莫謂巫咸信有神翻從憔悴失靈均何當日月還明主謾向風塵憶故人江上到君惟落木秋來爲客正思蓴歸時倘過長沙里握手羞看白髮新

寄豐干社諸子

吾道惟應老鶡冠歸歟猶自勸加餐虛疑帝座星辰

急信道　君門雨露寬城闕清笳悲斷柳江皐雜佩憶搴蘭中人秋氣寒如此莫漫登高直北看

其二

更作燕歌逐酒人懷中匕首未生塵狂來易側當時目老去難容報主身海日飢看迴大地官雲何意傍長春少年爲問殘生事白社清齋肯厭貧

送御史大夫少巖傅公之任南臺公起家留都項以入賀拜命

巖棲入夢動重瞳朝下迴車賜畫熊地卜神京周九鼎星懸法座漢三公寢園王氣依江左故里陽春過

郢中自被君家霖雨在飛龍早晩扈天風

九日贈仲房時將舉國哀大臨

漢宮秋氣正悲哉況復攀號動地哀君自憑陵工作
賦我緣蕭瑟罷登臺黃花霜露愁邊老白鴈關山望
裏迴料得茱萸諸弟在只今尊酒為誰開

宿悼陵

江漢龍飛白水間雙珠忽自墮燕山　三朝樹拱麒
麟塜五夜霜嚴虎豹關地下衾裯通御氣雲中劍珮
擁仙班延陵廟傳千秋事緜嶺何須問大還

望永陵

襄城七聖去迢遙宰樹千章望寂寥海內名山留漢
時樓中仙樂憶秦簫白雲黃土天難問絳節霓裳夜
自朝咫尺蓬萊人不識試看真氣鬱岧嶢

山陵望月

七陵宮闕對崔嵬落木空林四望開鳥道過雲秋練
沒龍池抱月夜珠來千門涕淚刀頭盡萬國關山笛
裏哀倚杖迴看天尺五啼烏莫傍帝城隈

其二

燕山近接漢宮秋羣帝衣冠夜出遊馳道風雲新駐
輦御爐烟霧舊垂旒暟暟地下三千甲隱隱天中十
二樓任道嚴關連鼓角只今魏尚在邊州

山陵贈劉督府

戎馬關河會面稀園林霜露對沾衣銅龍曉漏陪雙
入鐵騎秋風扈六飛白眼我原千世態黒頭君自耐
戎機塞門何處重回首萬里天南一鴈歸

沙河早行

馬頭片月掛長安雙眼孤臣淚未乾五夜愁心鳷鵲
觀九秋哀鬢鷫鸘冠人家砧杵遙相望客路關山迥
自寒總為三朝恩不淺非關老大拂衣難

諸將五首

薊門保障自神州胡騎曾經塞草秋計口盡供閭比
賦拊髀誰釋禁中憂登壇有將傳雕羽橫海當年避
虎頭報道龍庭焚早晩漢家不吝冠軍侯

其二

雲中質子賜生還塞外愁胡盡破顏國馬連錢來大
宛天書咫尺下陰山降王列爵諸侯上開府論功三
事間頗有封章通絶域可無彝鼎備神姦

其三

白狼河北入邊聲九月遼陽鼓角鳴地絶尚煩司馬
檄天驕未解緩胡纓有時烏鳥棲戎幕不盡黃塵蔽

漢旌儻自背城堪一戰曾誰出塞許橫行

其四

名王稽顙玉關門忽爾游魂塞月昏秦地至今因廟畧胡雛未敢負朝恩乘風欲逐西羌卅假道寧干上國尊百二山河懸節鉞好將白首答乾坤

其五

紛紛南海羽書通野草蕭條磬室懸滿地揭竿從里社頻年伐鼓出樓船極知亂後王師老不假行間主將權有客欲辭方朔戟無人為贈繞朝鞭

薊門會閱

年來漢戍坐銷氛秋盡胡笳夜不聞節鉞 九重馳使者旌旗十道出將軍憑陵短景戈迴日睥睨寒空陣作雲臺上黃金曾得士元戎恐是望諸君

其二

漢使褰帷按塞過漁陽老將近如何千山斥堠材官急萬里亭鄣猛士多大漠風鳴蒼兕甲層冰夜渡白狼河江東子弟先鋒在乘月仍聞子夜歌

其三

塞門風急馬蕭蕭報道沙場聚射鵰殺氣連營憑地險軍聲一鼓破天驕合圍共覩爭先捷乘勝還看逐

北遙咫尺飛書門下省明朝詔賜侍中貂

其四

轅門萬騎鞬弓刀開府親醻百戰勞堂上升歌傳以杜軍中行酒乏蒲萄扶風地接長安近落月天迴太白高自是 君恩兼挾纊非關客袖倚投醪

湯泉

上都湯沐傍龍官內苑溫泉徑自通雲近樓臺疑結蜃氣蒸冰雪儼如虹靈源半落饒林外寒谷先迴六管中冠蓋謾憐行役久風塵又向塞門東

偃舟洞

塞垣巖壑有藏舟晚飯招邀傍舵樓自信乘槎經絕域虛疑擊楫渡中流黃雲瀚海兼天湧紫氣關門入夜浮興盡不妨歸路黑陰山雪照鷫鸘裘

荅萬使君

海上孤城保障勞當時汗馬五陵豪流言不避新題柱戰血猶存舊佩刀豈謂難容緣俗薄轉於不賞見功高秋風莫謾驕鷹隼尺五天邊鳳一毛

其二

扶桑枝上逝傷弓易水書來問轉蓬使者官兼中執法故人家在右扶風招邀正喜青門近投贈還勞白

雪工十載交情君自見只今意氣許誰同

銀山法華寺

五陵東望白雲端氷壑松門歷化壇別有人天經浩刦高懸佛日照長安林中雙樹龍宮隱天外三峯鳥道盤開士倘分香積飯宰官擬掛惠文冠

臘八日寺中禮佛

八蜡年年開法臘三天處處下慈雲自憐舊業殘居士誰遣名山到使君禮罷上方空翠積望迴西極蔚藍分牛車大衆經行處倘問無生許我聞

遊霧靈山是爲志公道場

精廬猶寄塞垣深高坐應知出世心幾誤人間無戰伐千秋我輩有登臨雲峯下見青蓮界霧樹中分紫竹林臺上至今聞說法磬聲隱隱落松陰

其二

誰從震旦歷須彌自是同游客興奇澗道曾求經伏臘山河大地見華夷到來倚杖天風急歸去停車寒月遲舊社昔曾依惠遠明珠儻許價牟尼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三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一百二十三首

密雲送矦郎中出守思恩

膏車伐鼓下漁陽邊馬翩翩五鵰鷂自是軍儲須汲黯誰憐郎署老馮唐　九重春色從新主千里炎風接故鄉試聽塞門橫笛好武陵一曲引杯長

送管將軍之任新安

少年公子晚成名羽騎翩翩出漢京萬戶提封新帝命千門露布舊軍聲開河氷待鳴鞭度山郭花迎

奉檄行見說天南氛祲滿憑將一笴墮攙搶

正月三日北樓席上贈督府劉公

三輔提封擁漢旌千尋飛閣控金城軒轅曆紀春正月驃騎營開古北平關外尋常罶定遠日邊咫尺望承明當筵莫問登高賦肺病于今似馬卿

開府楊公北樓宴集

中丞高會酒如何況復材官久息戈二月流澌江閣迴千山落照塞門多薄寒最愛樽仍綠深酌那堪鬢已皤樓上據床疑鄂渚陽春忽度郢人歌

題唐生園松樹

邊州春望一蕭森何處亭亭五畝陰客子招尋傾蓋
語將軍徙倚運籌心單枝礙日紛相接高葉凌風忽
自吟憶昔盤桓翻物役愁看翠篠落江深

其二

塞上千章亦自稠君家獨樹俯江流岱宗遥見封中
出天姥虛疑夢裏遊無限寒潮通渤海有時孤雀到
滄洲須臾忽送城頭月髣彿明珠弄采虬

送潘別駕之嚴州潘爲尚書公子

經術承家弟自高風塵去國興逾豪春隨驛路鶯千
樹郡下雲霄鳳一毛吏事詎侵潘岳鬢貧聲早佩呂
虔刀釣臺倘過羊裘客莫道行邊獸錦袍

其二

明到江城晝未央行舟昨夜發河梁正堪嚴瀨乘春
水況復潘輿傍故鄉奉檄喜心關老母請纓能事罷
降王部中方叔知名久莫厭論兵過射堂

水月寺

一徑鶯花到上方森森列栢儼分行虎溪流水縈精
舍鷲嶺層雲坐法王地靜隔林稀散梵亭深落日促
飛觴前身恐是藍輿客醉倚孤松待月光

重過湯泉

過雨沙場盡耦耕垂楊野寺到新鶯池頭似識重游
客垓下曾看一洗兵滿甕雲蒸春酒熱當杯月抱夜
珠明何來席畔鍾聲早惆悵風塵未濯纓

都護席次開府公韻

戎馬相逢十載餘天涯投轄即吾廬不聞塞艸三春
牧況對簷花五夜舒亭上酒杯銜落月坐中詞客接
長裾驪駒莫漫催行色尚有新聲出綺疏

席上緋桃

西園近接漢宮春雙出紅妝宴賞新天上露華驕國
色尊前酒態媚花神不言或恐朱顏妬留客還於絳
節親把燭相看疑解語使君原是避秦人

最勝臺楊中丞宴集

渤海東來漢使槎高臺極目盡龍沙行間十日平原
飲望裏三春野戍花浪跡秖應依地主忘形那復問
天涯只今狂士誰同調猶有荊卿在酒家

鎮東樓

高皇東畧仗雄材翼翼榆關保障哉斥堠千山邊地
斷扶搖萬里海天迴周官掌節中朝出禹貢修文異
國來不是仙郎兼吏隱何因紫氣夜崔嵬

觀海亭

蓬萊隱見白雲鄉渤海憑陵一望洋大地九州懸碣石遙天五夜見扶桑巡遊自昔留秦島朝貢于今欵越裳更說三韓方丈勝明朝千騎出東方

其二

頻年吏跡遠滄洲此日眞成汗漫遊海外神樓開結蜃斗邊使節問牽牛青天月落魚龍夜白浪風迴甲馬秋露晃莫疑心事在依然到處聚羣鷗

千山

招提處處宰官緣海畔羣山佛土懸地入三韓沙作界天開二華石爲蓮姝方未落玄菟日絕壁誰通白

馬行勝蹟任教方丈在奇遊爭似法雲邊

送李太史出叅秦藩二首

詞臣奉檄出金閨日下長安咫尺迷和客正逢春度雪舊京應待夜燃藜千秋眞氣來關外百代家聲問隴西明到曲江花事在王孫莫戀草萋萋

其二

漢苑何當得馬卿秦關忽漫借聲名由來岳牧應吾道此去風塵自世情紫闥豈緣　明主隔朱輪猶是少年行倦游縱似文園渴太華芙蓉勝露莖

送潘象安南還壽母

登臨何處送將歸秋盡燕山落木稀貞海豈無司馬賦北堂殊有老萊衣仙家池上桃三熟客路淮南鴈獨飛不惜二毛淹物色願將寸草荅春暉

象安下第謁行因訊豐干社諸子

十年京洛老潘郎回首風塵望故鄉薦達謾辭當路轂飄零猶憶少年場喜無經術推高第怕有山靈勒大鄣里社相逢如宿昔秋應同醉酒罏傍

黃方二山人至自漁陽幕府

當年緩帶得潛夫此日鳴鞭過酒徒魯國兩生終避漢薊門諸將正防胡里中烽火留京觀幕下風雲倚

湛盧聞道塞垣吹笛好新聲得似武陵無

閩兩生自塞上起居因過龍華寺論詩同宿

執戟金吾自陸沉招尋朝市復雲林百年碣石談天口五夜祇園出世心塞上雅歌操白雪燈前高坐布黃金莫疑舊社非閩令試聽新聲作越吟

寺宿之明日喜象安來

客夜悲歌倚二豪故人乘興到綈袍飛揚並見詩名起談笑都忘吏事勞霧樹隔籬容繫馬天花滿座照揮毫叢林忽漫來飛雪隣舍何妨問濁醪

都下送王生南歸逆婦

寶馬翩翩白面郎鳴鞭意氣出長楊關河典在雙鴻鴈城闕春迴五鳳凰耳畔似聞秦女弄眉端擬作漢宮粧牽牛獨夜遙相望好寄愁心到故鄉

冬夜同郡諸君子携酒過舍中象安後至

相過冠蓋盡南州有客風塵自敝裘閣上青藜分五夜里中白雪起千秋盍簪仙吏俱萊隱彈鋏羇人未倦游爲報明朝逢賜沐不妨深酌坐銷憂

大司空朱公大司馬譚公同過龍華寺

曳履平明下紫宸疾門落日到朱輪夜占北斗臨雙樹路入西方絶四隣佛地暫依居士業人天同現宰官身由來白社須公等不賦清齋共許詢

其二

精廬負郭液池通澗道紆車長者同人望千今歸二老官曹自昔並三公上方鳴磬經聲裏歸路篝燈樹影中屈指高譚難再得明朝端笏掖門東

雪霽 召入禁中視除目事

侍臣曳履白雲鄉中使傳宣禁籞長萬樹飛花雕輦路千門擁篲羽林郎晝疑皓月留鳷鵲寒覺溫泉近鷫鸘報道漢宮逢燕喜憑將郢曲奏明光

從同郡諸君子餞潘象安

立馬千山積雪新當歌四坐勸杯頻天涯氛路俱游子門外驪駒自故人重以臨岐傷歲暮轉於失路見情親後時莫避公車詔先達今多獻納臣

雪後登五鳳樓

雙闕高騫出太清層軒寒望及新晴天中帝日黃金榜雪後卿雲白玉京烟樹萬家當睥睨露莖千尺避枝撑漫疑方朔人間在曾向蓬萊頂上行

二山人重宿龍華

長安雪後朔風迴鳴劍林頭夜自哀何意傳燈初地坐重逢襆被故人來授餐別院呼僧飯貰酒明朝計客杯避俗秪應兜率界問奇休擬子雲才

送二山人還漁陽因簡元敬

誰向漁陽借箸籌翩翩書記並應劉賦成不數誇胡獵裘敝猶躭入洛遊匣裏魚腸恩易報市中駿骨價難收塞翁生事何須問飛將于今尚未侯

寄劉督府

上公杖鉞薊門東黃石陰符佐漢功九命惠文加杜後十年神武在師中麒麟當代推登閣鸞鶴乞年待御風躭病只今須彊飯莫將辟穀謝臨戎

寄楊中丞

少年通籍入金閨況復承家伯仲齊　帝命中丞仍
薊北人稱夫子並關西九秋國計紓尊俎萬里軍聲
罷鼓鼙見說轅門驩飲至當筵有客醉如泥

寄戚都護

一從銅虎出中朝坐見匈奴氣不驕裘賜尚方新韎
鞨羽傳西域舊驃騎比年大宛無苜馬何處陰山有
射鵰獵罷平原賓客散閉門氷雪日蕭蕭

寄王叅知

什二藩垣亦近臣相將黼斧復東巡紫薇春色通金
馬白面霜威駐玉人刃斗四郊霜列戍襜帷千里雨

行春佩刀父已藏燕市把贈夫君一拂塵

李納言索詩為其父毋壽率爾成篇

河上傳翁柱下孫遙遙紫氣至今存承恩太室從宣
室避迹夷門似鹿門三徑秋風雙白鬢九重春色一
清尊庭闈樂事還相並極目雲山何處村

唐仲子未孩而孤則其叔父撫之成立茲上郡
計尋拜治河使行取道南歸為叔父壽余既多
其世德稱詩祝之

繡衣猶子畫翩翩故里歌鐘動四筵朝命新加滄水
使家聲舊倚竹林賢一尊酩酊拚千日六尺崢嶸戴
二天何物當樓堪獻壽宣城山色似謝朓

汪駕部出叅蜀藩其先世自吾郡中徙楚

宗祀新都通百世時名畫省動三台尋盟正喜依燕
市化俗還應借楚材桂席洞庭春水合褰帷巫峽夏
雲開鼓行不用先傳檄父老爭迎漢使來

送余諫議之任南垣賦得新安江水

漢廷六傳下僊郎海甸孤帆傍故鄉春雨行邊飛瀑
布晴雲望裏出扶桑磷磷石瀨中流楫冉冉江蘭大
國香舉目銀河天咫尺卽看封事入明光

余明府上計京師尋拜合州太守旣而得謝趣

歸新安長君雅有父風時以諫議居南省

漢廷傳令有光輝雙舄來朝五馬歸赤縣幾年成美
錦黑頭何意遂初衣專城剖外迴中散列宿天南出
少微況復韋門經術在肯容瑣闥諫書稀

都下送東圖下第

紛紛失路步徘徊多爾歸懷獨壯哉客里風塵雙鞬
在帝城烟樹片帆開清酤一醉還燕市白璧三枝自
楚材當代肯容騏驥老有人知是渥洼來

都下送吳太守之杭州是為余舊游地

夫君五馬赴名都三十專城竹使符自是　主恩偏

岳牧況兼吏隱得江湖壯游已屬今詩伯狂態應傳故酒徒到日褰帷秋色裏海門何處問蓬壺

其二

紛紛畫省盡含香誰是青春獨擅場何遜爲郎高水部山濤得士重江鄉暫從曉漏辭鵷鷺暫見春城下鳳凰　聖代無如經術貴賜金不負漢循良

其三

朱軒早蓋首諸侯自昔吳公第一流編户秖須還揖讓分麾寧復問淹留雲霞閣上扶桑曉風雨齋中桂樹秋舉目鄉關知不隔漸江咫尺掛城頭

其四

下里悲歌倚市朝北溟何意赴扶搖鄉心送客千門柳海色迎人八月潮莫厭提封當輻輳何妨問俗到漁樵舊游苦憶依山寺乘輿抽簪不待招

送汪尚寶册封德府

皇家禮數重東平天府聲名借列卿海岱羣靈瞻使節山河累代繫宗盟奉車食邑三千客賜履營兵七十城未許衣垣虛侍從行早晚入承明

尚寶使畢將歷東郡泛西湖申贈二首

海國披襟暑欲滋征徒揮汗出臨菑蹄躋艸露靈光殿陟降松門太乙祠五夜雞聲開日觀千秋馬鬣誤雲師晨風不送人俱往目極蓬萊有所思

其二

楊柳堤邊百頃開五湖深入少城隈路通牛斗乘槎上山作蛾眉倚鏡來野艇薰風頻載酒洞簫明月獨登臺諸天盡在清涼界好乞青蓮露一杯

送吳司諫參政河南

儤郎朝下擁朱轓河洛提封漢大藩諫草已焚青瑣闥使星仍屬紫微垣來時南國甘棠在（使君起家吾郡司理）到日東郊秀麥繁怪得褰帷山色好陽春先自郢中翻

其二

延陵國士入中原賓從都門擁馬喧鳳下朝陽原不偶鶯當別後故能言舊京九鼎歸分部少室三花待駐軒何物圖書千古闕勞君河上問眞源

送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萬安朱公致政南還四首

曳履俄辭清路塵賜環更出尚方珍共疑　主少須良佐獨恤賢勞遂老臣千里傳餐御寵命百年抱玉乞閒身歸軒不斷都門道屈指如公有幾人

其二

川流不數漢時功歲計全看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洛邑三朝[illegible][illegible]保虞廷九載課司空津頭故吏都官署河口遺恩弧子宮肯信當年滄水使猶堪垂老楚江東

其三

東門車馬向來稀何事都亭盡汗衣六月垂天聊一息九霄帶日正孤飛匡廬大地林雙出彭蠡清秋棹獨歸爲報里中諸父老賜金高會莫相違

其四

功告玄圭竟不居憂眈赤舄自今舒五陵城旦都人頌一代河渠太史書已分康衢歌帝德且從彭澤問吾廬里門爭識夫君面二十年來髩未踈

送御史大夫趙公之留都四首

劍履中朝出直廬衣冠　高廟奉宸居三臺地絶孤臣在一瓠天高萬死餘王氣平臨金虎署神姦遠避獬熊車只今寬法從張叔不用司空城旦書

其二

新開憲府舊爲郎按劍親曾借尚方到處秋䨓天半落行邊晝錦日重光湖山帶郭平分水闕樹迎𨍏逗得霜柱下惠文知不負帝鄉先許問南湯

其三

列栢森森歲月徂依然來下舊巢烏漢廷自昔須三尺周鼎于今重兩都丹闕法星移露掌白門卿月挂氷壺秋風回首江湖上何處登臺倚湛盧

其四

晴雲天畔出羣峰泰望遙應見岱宗故里探奇窮禹穴名都問俗歷堯封君門肯許沉金馬吾道爭看起燭龍況值平康占　主聖好將揖讓答時雍

王仲房入閩訪徐使君郤寄一首

何緣王子復離羣無柰徐卿雅好文新命仍標銅柱界舊游不負幔亭雲尊前十日回春色海上三山送夕曛別後故人無恙否殷勤爲問武夷君

舍弟至得虎臣詩郤寄一首

逢掖翩翩到惠連故人詩句五陵傳醉鄉宇宙當浮白窮巷軒車避草玄把酒相望燕市月披襟獨坐漸江天只今落鴈秋風裏好在東籬叢菊邊

再寄虎臣

聞爾科頭坐據梧有時犢鼻倚當壚三秋也自雙蓬鬢四海那看一酒徒但對青山知已在何妨白雪和人孤踏歌依舊緣江路乘月唯應過狗屠

題李公子白雪山房

戻家小築儼林皐寒日飛花覆白茅曉漏歸携常信月晴窓坐擁廣陵濤縱無和客歌偏苦即有游軒臥自高聞說天山驕虜在牀頭一拭侍中刀

送莫雲卿請急歸省兼呈方伯公

翩翩縞帶拂風塵曾是公車第一人上國鳳毛原出衆故鄉鱸膾且寧親士龍詞賦千秋業司馬江湖萬里身況復名家耆舊在徵求須爾奉蒲輪

送楊少宰得請扶侍太夫人東歸

延秋秋望海雲生六傳逍遙奉母行方朔金門聊左次大家彤管更東征青鸞路入蓬萊近采鷁天開水

鏡平 聖主不緣新孝理仙郎那許出承明

其二

行厨秋後入江鱸五鼎寧甘繫 帝都海上正逢桃獻實雲邊遙下鳳將雛百年壽毋鄉人頌三月嚴程漢使符黃髮定逾叢菊老無勞愛日戀東隅

九日

倚杖孤亭秋可憐大鄣山色攩高天中分雲樹清江上北望關河白鴈邊詞客千秋無宋玉歸人三徑有陶潛白衣斗酒頻頻至掉臂東籬判醉眠

元蠡赦歸見過

飄飄遷客夜郎西尊酒相逢白日低戎事三秋辭竹虎 君恩萬里放金雞浮名豈爲馴龍姓薄俗還應學馬蹄俠少只今無刎頸投竿吾欲老磻溪

送張太史冊封益府

帝遣分茅出漢宫豫章白日動雄風諸侯同姓親王子使者名家太史公詞筆一停東觀草命圭重剪上林桐賓筵縱有鄒枚在授簡還應避國工

太史便道覲省將奉璽書爲壽高堂

王程不爲許寧親使命何緣出侍臣鳳誥遥將青玉案龍門並倚白頭人駐顏仙醴雙壺滿舞袖宫衣五

色新鳩杖還須依上國橋門一望屬車塵

武闈校士登明遠樓

高閣清秋列棘開君王拊髀羽林材燕關郭隗懸昔至漢闕終軍射策來直北胡霜清瀚海從東帝日駐雲臺後車未許熊羆載倘有鷹揚入望迴

院中呈許贊善

誰堪羽獵校長楊詔許詞臣借尚方五夜將星占太白三秋塞馬市飛黃里中狗監同時客門下汾陽異姓王報道請纓人不少單于早晚避龍荒

寄懷四首

太行日日望吾廬悵向西河問索居久客不堪論往事故人姝未絕來書風霜地入黃花後湖海天容白髮餘好在扶搖書一息圖南須待北溟魚

其二

草堂一寄北山遙桂樹重勞隱士招千里鄉書俱涕淚五秋客夢只漁樵未從鄭谷拋生事謾逐燕歌託聖朝試問長安車馬客于雲門巷日蕭蕭

其三

屏居君自見交情玩世吾兼吏隱名謾道黃金和鮑叔愁看白髮到虞卿狂來萬里堪乘興老去三山好結盟總是浮沉人不識他時掉臂出承明

其四

窮愁聞爾伏丘園暫往依人避市喧九死身存豺虎窟半生心折鶺鴒原東陵豈有千夫膳南海寧無六月寃稍喜高堂仍健食蕭條黃髮負晴軒

送陳廣野出理河間其先爲余邑人茲以春秋舉進士

戀戀天涯即故鄉班班車下復離觴股肱舊屬扶風郡意氣新從結客場僊掌雙瞻瀛海上法星一繫貫城傍引經知爾文無害自昔高門接大鄣

王瞻美以貲爲郎得太醫院從事時敬美守祠部元美出塡郎闕而瞻美則受職東歸兄弟蓋三分矣余以通家申贈情見乎辭

燕山不與酒人羣歸去江東臥白雲世業舊承司馬氏禁方新受長桑君金莖春色三荊並玉樹秋風五柞分好在　聖躬天北極迴看佳氣日氤氳

郊壇遇雪

羣帝翩翩奉上皇玉龍蜿蜿白雲鄉近郊田燭寒相照廣陌朝珂夜自光花落三天知獻瑞葭飛九地應迎長莫敎方朔增華髮仙侶紛疑執戟郎

至日示弟

燕臺冬至靜雲霞望入柴桑故里賒客計天涯親棣蕚年華雪後傍椒花五車尒及春陽盛六翮吾從暮景斜盡日閉關惟綠酒嚴城何處自清笳

歲癸酉　賜葬定襄王介弟太傅忠僖公逆周公瑕銘王墓中道聞忠僖訃飼墓下並銘之時　上躭六書有欲進公瑕者公瑕不欲卒謝歸吳余多公瑕義甚高因贈七言一章爲別

生死惟君意氣存蕭蕭垂紫出王門白頭不作大態絲筆寧干　聖主恩晚傍風塵驍漢闕[illegible]

到江村客星此夜乘槎去太史無勞伺帝閽

其二

平生然諾寸心懸都市觀虞旅食年短褐三冬依碣石豐碑百尺表祁連愁當世路同推轂典在春湖獨扣舷明到延州無長物曾將佩劍挂新阡

元夕憶仲嘉

憐尒春宵淹故里轉於都市憶當時客星未聚魁三象鄉月遥分太乙祠五夜燈花應獨酌千門火樹故連枝何如村社喧迓鼓歌舞還從沛下兒

送朱光祿出理崇府

酒甕盈盈出尚方都亭婀婀柳初黃信陵國士聞朱亥西漢親王重汝陽鄉路定知移棹晚庾門莫馱曳裾長它時授簡徵詞賦坐客何人最擅場

送李尚寶册封崇府歸省相公

都亭新雨淨塵纓使者中原結駟行業擅韋門推相種詔分漢節蒞宗盟枌榆受社千秋重桐柏浮槎五兩輕聞道汝陽虛客席莫辭河朔滯王程

其二

古來家慶似君稀況復朝恩奉使歸良夜西園傾四坐薰風南國問重闈黒頭几杖頻應駐紫氣關河望不違到日趨庭聞鯉對　聖躬六尺正垂衣

送劉太史使秦册封取道省覲

簡書無若使君優殿閣親逢太乙遊百二金城盟白馬五千玉笈駐青牛日臨東觀長安曉雨過西陵大暑秋載筆不須勤著論三秦裂土盡諸侯

其二

扈聖何緣盡屬車寧親還許赴皇華地分牛口親王國天近龍門太史家關尹道傍占氣色宫衣日下帶雲霞壽杯好進三危露歸路須攜十丈花

附寄太史尊人太守公二首

一從稅駕避中原更喜傳經藉後昆召對三川年獨少歸休萬石道逾尊僕夫即使嚴星駕公子還應下里門試問舊游聊屈指只今燕市幾人存

其二

淮陽卧閣憶當時有客披襟醉不辭汲黯終難州郡老夢熊殊易帝王師（太史生七年余見客）通家日喜官曹近過里天容使節私中歲定知頭未白尚方還就酒如淄

爲袁進士壽母詩

翩翩遊子對公車咫尺封書慰倚閭故里白雲生漢署它時青鳥引潘輿慈顔遥想當杯見喜色虛疑奉

檄舒報道仙郎逢帝問蟠桃枝上近何如

尚寶王次公以五月生盖春秋始彊矣不佞陳詩爲壽凡四章

君從結髮策明光新綬纔看肘後黄國士南州歸小陸詞臣西掖禮長楊論文盟許三分定報主身堪四十強海內弟兄吾黨在鴈行終日望衡陽時長公在楚

其二

魚珮珊珊近至尊列卿東面奉朝暾十年金馬仙郎籍五夜銅龍聖主恩莫問孟嘗高紫闥且從河朔倒清尊觧醒怕似文園渴宮井傳氷下帝閽

其三

漢庭侍從盛西清況復同時得馬卿三世由來皆許國十年以長更從兄時長公始艾自携舊省金華秀並見層霄玉樹榮任道君家多樂事輞川未必勝蓬瀛

其四

緑槐紫燕戶庭幽堂上翛然五月秋酒伴豈應無擊筑隣翁姝自有披裘兩都籍籍矜青眼九列紛紛避黑頭自笑陸沉軏軏戟瑤池曾憶尒同遊

七月十五夜靜海道中示弟

歲歲盂蘭奉法幢今來晚飯泝空江漢宮猶傍蟾三五燕塞先歸鴈一雙舊社寀官身可老扁舟客子興難降遙知龍象中天度留得尼珠在夜窻

十六日舟中雷雨呼酒與弟同酌

天上河梁五夜成明朝雷雨動盈盈恰逢堤柳檣烏宿共對江蘋醁蟻傾正喜披襟辭苦熱不妨挂席待新晴故園屈指三千里到日還同漉酒生

次愽平陳使君書至

一從持斧荅昇平三輔紆籌借大名對食尋常懸鉅鹿題書咫尺到聊城通家喜動斑衣色去國翻歌白苧聲千古漆園今下吏伊人應識倦游情

使君寄新詩卻寄一首

天末涼風畫舸迴故人東望一登臺九河落木先秋下南海明珠照夜來謾擬心神開什襲逾看氣色動三台憑高到處堪乘興誰似凌雲作賦才

夜發淮陰泛湖二首

淮南木落水微波疊鼓黄昏發棹歌海月可憐秋正好湖風莫問夜如何孤飛帆影隨烏鵲不盡潭香到芰荷咫尺牽牛河漢上浮槎倘許一相過

其二

客游入夜轉逍遙挂席長風破寂寥浸月影深叢桂

樹拍天聲近廣陵潮江開鴻鴈行相引水國魚龍臥
自驕絶勝寒宵乘興去山陰道上木蘭橈

過湖

江鄉依舊五湖秋漢使眞成八月浮河伯逡巡疑北
海舟人倏忽指南州到來萬頃開鸞鏡望裏孤城出
蜃樓賦客不須愁落日郎看神女弄珠遊

望金山

何來海藏擁江流天遣羣靈擁帝州淨土眞成金作
埒空華幻出蜃爲樓塔邊鴻鴈凌風起堦下黿鼉抱
日游待月欲依重閣晚歸舟恐失五湖秋

望焦山

樸被曾棲處士宮尊鱸猶得及秋風雙飛采鷁江天
上一片青蓮海氣中叢桂謾勞招短棹扶桑準擬挂
長弓獻花舊識山僧面翻笑歸人鬢已蓬

望北固山

五兩南風白浪驕廻舟江上轉逍遙山靈鼎立蟠千
古詞客風流擅六朝無數征帆收渡口依然官閣出
山腰空林不斷秋江色白露蒹葭帶落潮

吳門東遇叔曉

天末涼風起白蘋扁舟有客小烏巾已從蕉鹿還初
服何意蓴鱸到故人袖裏尚新三歲字尊前未老月
年身相逢莫惜中秋後今夕還看月滿輪

叔曉廻舟同登虎丘時叔曉將之金陵先一夕

旣登矣

行舟一問鳳凰臺返棹重持鸚鵡杯正喜登山乘酩
酊不妨載月判遲廻三秋劍氣離宮闕五夜珠光淨
域開坐擁千人疑聽法生公何處未歸來

九日同諸弟登高

故山杖屨復吾曹依舊茱萸對濁醪無數菊開彭澤
里有時松起廣陵濤正逢秋色舒眉宇莫惜霜華入
鬢毛客醉不知燕市隔羣歌猶似酒人豪

其二

谷口層樓四望宜登臨況復及秋期漫辭深酌拈鸚
鵡早見高冠挂鵕鸃丹嶂秪應當北牖白衣還擬到
東籬醉來拂枕堪同臥一任斜陽客散遲

陳丈人酒星亭

丈人身世託高陽黃髮清尊到上皇牛斗天空星作
客松蘿地迥醉爲鄉少微正王千秋氣太史應占五
夜光況復燕歌來酒伴相從猶似少年場

龍谿先生遠過里居呈謝二首

拂枕歸來臥敝廬倒衣忽漫奉安車空山爲指襄城路故國還携禹穴書落木九臯聞老鶴驚濤千里見神魚獨憐希有終難識莫問行歌楚接輿

其二

雲門東去漸江懸秦望遥看岱嶽連已見玄經傳海内何緣紫氣到關前人間鳳下通侯郡（郡大夫爲先生門人）吾道鷹揚尚父年獨憶五陵曾結客空勞碣石坐談天

送沈明府謫信州戍會赦不原

金雞不解逐臣愁鐵馬猶堪壯士遊天姥故鄉歸枕上夜郎明月望刀頭殘年氷雪雙蓬鬢長路風塵一

蒯緱見說東胡延國討邊廷倘許借君籌

其二

桃源徑晏夜珠明白眼何人按劍行吾道豈應悲失路公家姝自急干城河梁水落舟仍繫山郭風高劍自鳴底事征夫多氣色臨岐新著縵胡纓

載酒如意寺送沈問之卽事有贈

鬟車冉冉碧油張山寺陰陰白月藏郭外浮雲開慘淡簷前淨土立蒼茫結廬乞我雙林勝對酒輸君五斗强明發扁舟彭蠡去將因李白過潯陽

姚明府大觀樓成

岧岧山郭出神樓冉冉雲霞近帝州排闥正當千嶂合鳴琴遥入五溪流早朝何處迎仙令高詠千時屬隱侯見說河陽花滿縣登臨倘許及春遊

其二

簷前山色撲衣來檻外江聲帶郭迴睥睨連雲蟠鉅麗招搖入夜倚崔嵬絃歌百里還周雅詞賦千秋借楚材謾道銷憂憑戶牖重勞極目問蒿萊

宣城沈孝廉過訪東郭草堂孝廉故善家弟

屏居不負倦游情招隱還勞歲暮行白雪豈應來郢客青山或恐似宣城通家對酒寬愁破愛弟貽詩太

瘦生自是故鄉春事早卽聽伐木鳥嚶嚶

其二

柳市經過興獨豪草堂披豁總吾曹連枝雪後三荆樹五采天邊一鳳毛掉臂浮名中散老停車真氣大鄣高莫嫌近市無兼味不盡比隣有濁醪

海陽過陳丈人小飲

衡門黃髮切雲冠依舊紅顔握手看老去太丘安子舍歸來彭澤及辛盤清齋五夜分藜藿綺席諸孫並苣蘭正喜元方春酒熟人拚十日盡君歡

其二

薄暮停車拂市塵入門袨幘自情親君家有子難兄弟我輩忘年任主賓故國千秋誰和客初衣五載又歸人陽春總是尋常曲莫遣歌鐘動四隣

方萬戶春秋及耆代諸弟爲壽

新釀桃花春酒醲侯門日暮動歌鐘尊前客禮千金壽閫外軍容萬戶封白草沙場矜自老赤松天路許相從通家遥祝江干上共指南山第一峯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一百十九首

春日同家弟發歙浦泝漸江過長沙里

新年雲物漸江開合浦流澌盡舸廻剡曲山川乘興去渼陂兄弟好音來花神終負詞人筆草色重經釣客臺多病馬卿應自惜相逢那得不斷杯

薄暮抵江氏園

渡頭繫纜一乘軒煙樹冥冥宿鳥喧夜雨人家彭澤里春風子舍辟彊園浮名誤我纔能覺遠道思君未敢言況復初衣俱故國猛拚十日醉平原

廻舟

夾岸高低霧樹林出門移棹晝陰陰名園公子筵初散歸路王孫草漸深不盡綠蘋添雨色相求黃鳥解春心沿流直欲浮滄海方朔于今不陸沉

席上戲贈吳珽

青衫皂帽黑頭顱名在高陽舊酒徒壺裏尋常千世界場中百萬一樗蒲蓬萊姹女人多少勾漏丹砂藥有無報道歲星君自識金門回首即江湖

雨中歸興

依然南浦艤廻波一曲滄浪罷棹歌越水扁舟歸去
好輞川積雨向來多可憐着柳黃金縷莫惜沾泥白
玉珂信宿故人今又別江樓高臥夜如何

王居士棲潭園迄今法臘七十諸佛子將爲居
士壽抵余賦詩二章

少年彩筆引長虹洛下翩翩國士風負氣肯干千乘
貴觀身俄入四禪空市中寂莫躭楊子溪上逍遙過
遠公自是壯心銷未盡牀頭留得寶刀雄

其二

十年不擬著潛夫四衆還應禮大巫已向人天窺色

相肯容霜雪入頭顱有時倚樹招黃鶴何處凌風戲
錦鳧自此淸齋依佛日莫教容易過屠沽

寄題梅使君天逸閣

中年吏隱傍滄洲高枕歸來臥黑頭半畝烟霞梅尉
宅孤城風雨謝公樓人間藜杖通仙侶天上蒲輪遊
故侯就此端居堪自老三山五岳任神遊

其二

綺疏高出宛溪濱雲物遙分帝里春倚檻山河雙老
眼拂衣天地一閒身胡牀興落當樓月漢節功辭屬
國麟我亦倦游依草閣相看雨後岳蓮新

送程子虛之南太學

逢人按劒莫相疑入市投珠炯自奇邑里舊傳齊客
賦橋門新睹漢官儀路經暑雨梅初熟天近秦淮桂
欲垂司馬只今辭犢鼻文君未許恃蛾眉

聞江丈病起

交游垂老足吾曹消渴經旬憶爾勞病後未從河朔
飲眉間忽起廣陵濤紫芝黃綺盟猶在白日羲皇臥
自高稍待秋風吹漸水扁舟準擬過持螯

七月七日送季弟應試金陵

都亭馬向秣陵嘶珠勒金羈汗陸離牛斗幾年占夜

氣鵲橋今夕及秋期世情秪覺歸來晚國色寧容出
嫁遲即使行媒鳩更拙蹇脩端不誤蛾眉

七夕

正喜涼雲到薜蘿不妨高枕臥巖阿星辰忽漫驚流
火風雨何來趣渡河天上銅壺愁欲絕人間貝錦巧
逾多明朝擬泛扁舟去好聽秋聲子夜歌

送陳孝廉之南太學

暑雨何緣過甓車程期郵許避尚書五雲睥睨中天
鳳六月扶搖大海魚就舍暫宗傾國士臨雍仙仗儼
宸居知君興在秋雲下肯使斑衣負倚閭

奉寄吳氏叔爲壽時余客鉶中

曾將方朔入承明掉臂歸來藥已成肘後禁方歸國手壺中眞隱避時名門庭正憶懸弧在鄉里寧須曳杖行咫尺軒皇卅鼎闕相邀秋後問襄城

再送子虛

幾年著論擬潛夫此去升堂謁大巫河漢客星三輔入國陵王氣五雲扶居人望幸思　高廟國士論文集上都莫以傳經從絳帳壚頭一顧酒家胡

輓吳三處士是爲中書君叔兄余以中書君故會葬

翩翩比翼各飛騰憐爾卑棲氣益增結客至今傾北海承家自昔繫延陵人間甲子駒難繫客里揚州鶴許乘誰向江天歌薤露北風吹作玉壺冰

其二

金閨愛弟接華裾故里相逢白髮餘爲報鶺鴒原上急不禁鴻鴈晚來踈飛霜十月扶卅旐執紼千人擁素車手澤儘餘周八士漢家莫問茂陵書

詹東圖謁行則與計偕詣　闕下俯仰今昔情見乎辭

古堂背郭到鳴珂馬首風雲擁戶多落木千山辭白社層氷十月渡黄河天人不負臨軒問地主誰邀[illegible]筑歌報道長楊誇羽獵看君侍從賦如何

送蕭廣文遷任成都屬邑

鄭老南州未厭貧綈袍何意拂風塵到來漢署青氊舊歌向巴人白雪新驛路聽猿巫峽晚流澌飲馬錦江春中和樂職君能事益部諸生待奉輪

陳仲魚之喪丈人未釋憂色余弔丈人于其里賦詩解之

西河有客問霓裳白恰蕭蕭獨撫牀垂老煙霞餘臥夜承家詞賦失靈光不妨脫屣人間世好在脩文地

下郎滅望秖應過惠子叩閽何用卜巫陽

游南源即事

雪後東風也自柔出郊聊且試春游江村髣髴催官柳野渡徘徊借客舟勝地春糧輕百里空山屐足破千秋青錢肯惜經行處不飲還應儘杖頭

其二

浮雲白日本無嫌淡抹濃粧勝更兼巳度銷魂孤徑反何來刺眼萬山尖振衣曲磴凌飛閣負杖懸厓倚步檐但得一丘營栗里肯教五柳避陶潛

其三

南陔何處一相尋鳥道逶迤廻自深春望寒帷縈紆
杪溪行信步入山陰盤空直下龍蛇窟落日還穿虎
豹林吹面谷風寒已薄可容倦客坐披襟

其四

邑里那知地自殊幾家雞犬隔林紆巾車不避居人
問幞被還携愛弟俱白恰候門邀杖屨青燈把酒話
蓬壺種桃千樹今應遍任道春來事事無

其五

夜深風雨到匡牀𤼵起扶携問法堂地近庚桑招舊
隱山疑姑射出新妝避人澗道橋垂斷擁路樛枝茂

故長林外一聲清磬落不知身世近西方

其六

石徑霏微過雨痕溪流宛轉護松門金篦初地空王
界玉梳終天望帝魂萬壑雷聲春隱隱千山雨色晝
昏昏直愁歸路驚棲鳥爲報行厨罷夕飧

其七

谷口招尋一徑斜白雲深處赤松家年深衆竹從遮
屋春淺仙桃未著花絕壁五丁開混沌還丹九鼎護
煙霞加餐更勸胡麻飯遮莫廻車路轉賒

其八

初聞谷鳥報新晴遂左陵雞機曉行峽出武陵曾槃
纜峰廻縹嶺尚聞笙驚心雲雨論交態回首風塵避
世情皺咲老來逃絕海將依餘粒足殘生

宣城梅使君及其伯子修郡志成遣使促余序
者三至余以負疾謝不敏詩報伯子因呈使君

國書半入敬亭無地紀重開禹會圖業擅子長經兩
世才慳玄晏避三都斑衣歲月寒相傍華髮林泉病
自扶已判一春供授簡可能容易殺青無

園亭木芍藥作花同二仲小飲

晴軒風日媚花神曲檻新妝倚太真半吐露華疑自

語羣窺棣萼故相親名家不數姚連魏傾國仍兼號
與秦消滴爲君開酒禁明朝鶗鴂是餘春

萬年橋

使君遺澤五溪東驅石橋成利涉同地踞金湯三輔
郡天廻砥柱萬年功參差石勢疑烏鵲縹渺江流見
白虹亭上至今留醉處蓮花面面似山公

魁杓亭

北斗城邊出大鄣孤亭天畔逼瑶光三都氣王儒關
紫九鼎霞開帝時黃一自寒性來海岱郎看比屋近
陶唐使君最是高經術睥睨翩翩下鳳凰

喜黃山人至

戶外蓬蒿積雨平海門荅有安期生到來眉宇烟霞色老去詩篇金石聲吾道漸看霜鬢重人情一任夏雲輕三年寂寞緣何事咲殺玄經草未成

城上觀濤有懷江方伯

西望霞城黯不開五谿片片雪山來壯心未減尋源使起色誰當作賦才千雉莫愁翻陸海六鰲儻許駕蓬萊聞君伏枕江干上急為披襟坐釣臺

荅仲房

屠沽市上御招尋徑草蕭蕭負郭深杖錫有書傳谷

口廻舟無意避山陰浮雲正傍登樓賦積雨偏宜伐木吟天末涼風應咫尺好携江月問東林

送黃全之赴齊雲山脩志

江湖共識少微星杖屨仍趨太乙庭授簡天門關樹紫藏書石室岳蓮青荷衣也自朝羣帝芝檢還應護萬靈莫怪茂陵無禪草馬卿多病戶常扃

秋日同弟仲嘉過虎臣

蒹葭秋水帶江村客有羊求過蓽門三徑荒蕪重把臂十年契濶幾銷魂新詩早已增華髮故態旋應減綠樽歸路最宜乘落照野橋相送又黃昏

重陽前二日同諸弟登金竺山

竟日攀躋鳥道賒高天寥廓鴈行斜河沙下見三千界木葉平分十萬家叠嶂芙蓉晴欲滴踈林橘柚遠從遮年來莫問登高賦原上相看萼獨華

金竺山遲虎臣時以疾不至

準擬扶搖並羽翰何因蕭瑟臥江干陶家好事邀高會楚客悲秋中薄寒強自憑陵遥對酒仗誰問訊更加餐白雲滿地三山出絕勝銀濤海上看

九日集諸弟樓中

共把茱萸憶舊遊不辭村市貰新芻江山故宅千秋

里風雨重陽百尺樓坐客揮毫今謝氏歌人佐酒古梁州夜深秉燭東籬下肯許黃花避白頭

九日問虎臣疾兼簡公臨

九日柴桑舊草堂故人風雨隔河梁眼邊俗物應同病坐上嘉賓況異鄉犢鼻不禁沽酒肆科頭好在讀書牀但辭夢澤歸彭澤便覺韓康避杜康

贈吳人俞公臨

十年側注薄為儒匹練東來迥自殊白岳藏書探越絕朱絃度曲廢吳趨山靈爭避新詩句市隱長依舊酒徒紫蟹黃柑秋正老江鄉莫謾憶蓴鱸

九月十二日爲吴氏嫂五十壽詩

雙棲梁孟傍蓬壺九月風烟儼畫圖婦子初筵魚入饌仙郎中曲鳳將雛鬢分盧橘懷邊緑顔駐蟠桃醉後朱護道廣寒靈藥在生年半百一愁無

東郭送公臨時將報姑孰還建業

一曲驪歌在市門千山秋色照離尊懷中白璧寧論價腰下吴鈎未報恩久客聲名三輔起窮交意氣五陵存陽春十月江南路不用綈袍也自温

虎臣兄子仲實期余谿上水嬉余携家弟仲嘉而徐孝廉俞山人咸在即事三首

咫尺南谿接輞川恰逢地主竹林賢尊前木葉千章下棹外藤絲百丈牽形勝天迴豐樂水風流人比孝廉船桃花潭上歌聲起有客停杯獨扣舷

其二

卷幔青天倒接離由來山簡興多奇高陽賓從疑襄水落日兒童勝習池疏鑿更從斤竹澗逶迤長傍木蘭陂扁舟縱落鴟夷子爭似浮槎事事宜

其三

羣峰倒影玉崔嵬錦纜沿洄叠鼓催峭幘九皐尊蟻盡簫燈五夜燭龍迴蓬壺已判乘槎去閬苑猶煩載酒來客散竹枝歌更好依依側耳立蒼苔

春霽過肇林適方于魯見訪

松門一逕引招提雨雪新年步屧遲丈室有時聞臥病籃輿何意到攢眉禪枝歷歷分晴樹僧飯依依共露葵不惜經行春草色相看咫尺謝家池

月下于曾從諸弟過小樓夜坐

乘月何妨陌上行蹊燈叠鼓報新晴興來庾亮牀堪據老去楊雲草未成子夜競翻吴下曲陽春忽度郢中聲高談不盡驚人語河漢盈盈入坐傾

春日從諸郡公存江四方伯

行春五馬漸江湄野客巾車許自隨久伴離羣巢父隱還聆拜老漢官儀侯門已倚青山在授几寧辭白日移鳳下潁川應有待觀從冊穴睹神奇

陪諸郡公登仙人石

晴雲高出石熒熒小隊探奇更一停峽路初開巨靈掌江天久謫少微星當關紫氣褰帷見扣角清歌倚枕聽一片直留題峴首莫教護勒北山銘

上元前夕雨集仲實園

儘教宿雨惱花神還向高陽逐酒人水國珠懸爭照乘天河月滿且埋輪應徐盍擁西園夜秦號裝分上

汍春遥憶漢宫祠太乙萬靈先灑屬車塵

元夕雨中再集

里社鶯遷石燕先華堂漏下燭龍懸莫嫌神女連山雨好在羣仙不夜天蔾火着花垂閣上梅風度曲落尊前也知不屬金吾禁吹遂焚膏又一年

十六日夜即事

積雨遊人成信宿高門春事轉光輝单車未許廻油檗四坐還看出羽衣舞袖風飄香霧濕歌梁塵化彩雲飛曲中客散頻回首不信陽春聽者稀

魁杓亭同二弟看雪是日郡大夫校士故有末

句

東郭相從躡屐行千山雪色近連城孤亭並倚青蔾杖三輔遥開白玉京載酒秖應拚日暮飛花郫復待春晴梁園賦客知多少謝氏風流有弟兄

吳虎臣玄覽樓

高枕唯應事卧遊清齋况復謝糟丘慈雲佛坐三千界明月仙家十二樓無數煙霞飛麈尾有時風雨吼牀頭彌天檻外王孫草一徑還為杖屨留

寄贈吳闍老惟登時春秋六十矣

金門掉臂即蓬萊仙邑煙霞待爾開三徑春游鳩杖出九苞朝食鳳雛來夢懸西掖雙鳴珮坐對南山一舉杯獻賦秖憑青鳥使故人今在少城隈

歸舍聞虎臣舉子

家在陽林玉樹傍忽看花發鬱金堂梁間玄鳥先春乳掌上驪龍照夜光投璧平生惟季重御車它日有元方由來新語堪傳業莫問當年客裏裝

雨後同諸弟飲十五弟園

谷口衝泥一逕斜園林朝雨到桃花五陵春色分韋曲諸弟風流總謝家倚席最宜當落日廻車準擬待棲鴉壯游謾道尋常事尊酒相逢鬢易華

晩集江明府連城館

歸來仙令得巖阿北斗城頭挂薜蘿開戶東西廻日月褰闗表裏入山河青門下見吾廬近碧草平分客席多魚鑰不妨千醉尉騶奴莫問夜如何

江伯禹期予兄弟及虎臣舟游阻雨移席紫陽樓

江天風雨妒春游睥睨居然勝拍浮斷酒客疑元亮社抽毫與比仲宣樓河山帶郭清如洗烟樹當牕翠欲流南浦片雲飛不度倚闌誰唱古梁州

東郭送張太史還朝

歸來負郭傍東菑積雨都亭半柳枝斗酒恰逢脩[illegible]日舟梁遙望渡河時青門莫問中人産絳節還陳列國詩爲報舊知燕市裏春風舞袖鬢如絲

贈故人子許太初太初能琴

夙昔相逢俠少遊移家正傍漸江樓主人已化遼東鶴令子空傳洛下裘五夜攬衣歌白石三秋挂席問滄洲匣中流水知音在謾向風塵拂蒯緱

春杪虎臣謁行則從秣陵之廣陵中夏還郡

江南春盡兩蕭騷有客東行耐薄勞疋馬黃梅犀浦道扁舟白雪廣陵濤千秋舊食拋雞肋五禾新雛戀

鳳毛計日青門瓜正好歸來一摘足吾曹

再贈虎臣兼呈思善

白下紛紛俠少場風塵誰復識行藏曾從江漢題鸚鵡更渡秦淮詠鳳凰何處停車邀上客有時倒屣出中郎年來酒態應銷盡不是新亭舊楚狂

病中遣二歌者還國兼寄諸王孫

漢署仙郎任滑稽一麾好在楚宮西徵歌處處移中曲飛夢時時落大堤多病秪憑青玉案相逢猶唱白銅鞮孟嘗客散雍門在歸傍城烏五夜啼

其二

結佩當年憶漢濱猗蘭芳杜不勝春謾傳山簡非凡吏忽到何戡是故人如意任教聲裂石接䍦爾咲鬢如銀臨岐各技龍陽淚叢桂尊前賞更新

聞安懿王甍唁諸王子

西園常憶酒杯頻南國初傳羽衛陳　詔下祁連仍賜地尊開雲夢幾留賓青牛一去關門斷白馬重盟帶礪新不盡長風松謖謖墻前留得老龍鱗

王子東圃翁故善余茲棄國人且三載適部人

還國感而弔之

行雲竟日駐宮墻激楚流商夜未央趙魏賢豪尊介弟江湘賔客盛諸王鶯歌易入新䳺䳒龍種難留老

驌驦見說秋娘常落莫莫教舞袖更郎當

鄖城王大婚不佞幸以東巡預嘉事喜聞舉子

因寄近體稱賀云

巫峽當年正授綏荊門初日早懸弧天垂西極原龍種地割南陽是鳳雛江漢派分周列國風雲岳降楚名都喜來爲問高陽客重到池頭一醉無

即事戲贈棗陽王

有客傳言從漢浦相期御氣到天都白雲黃隺招來否赤水玄珠探得無準擬煙霞高羽翼任教霜雪近

頭顱扶摇九萬䍐山路方丈還應問大巫

南州王孫㓜嘗師事不佞適投詩至力疾荅之

建牙重布萬家春拖玉初承六尺身赤社南頭叨地主朱門北面儼天人長淮鴻寶遥相命大澤驪珠欸自神閟道三千容食客可無彈鋏惱比隣

荅鄭宣州

雲山徧屬謝宣城風壤相隣漢長卿石枕尋常乘暑薄玉壺咫尺倚氷清書來一問加餐飯病去還期結臂行明到溪頭横笛起宛陵半入武陵聲

爲江方伯壽吳夫人詩

梁鴻十載託幽棲舉案相從老會稽七月恰當流火近雙星遥望渡河齊筵依玉樹開華屋觴引瑶池入漸溪勝地秪應仙侶並明霞長挂赤城西

聞大司徒得謝志喜

紆籌百粤捷書收曳履千門國計優豈謂槖中留薏苡翩從杜後得莬裘關河好趂秋風度衮繡還堪晝日遊多少賜金供召客故人擬作醉鄉侯

汪珂公肇林聚講迄今十年余居廬公帥大衆來弔因爲期重講期解東歸古人或坐殷憂率以少歌當哭予未輟哭聊短述贈之其後一章則以贈大衆

東林一笑幾經春攬涕相看白首新護法還依長者子逃禪莫問宰官身片言誰悟心無住丈室爭誇會有神漫向江流留折葦林中面壁更何人

其二

雨花重見度西方風木那禁隕北堂地擅初開金作埒天容未滅骨支牀倚門莫謾歌桑戶入室誰堪問藥王翻笑攅眉池上客醉鄉爭似法雲鄉

送喻少府令墊江

立馬阜門匹練懸馬頭落日促離筵雙鳧蚤賜朝天

履百丈爭迎上瀨船望近雪山無六月陰留棠樹有三年列來一洗巴人耳堂上薰風入五絃

送方于魯之金陵

賦成肯待承明詔病起翩從俠少遊流火長天牛渚夜當關涼月秣陵秋新裝自許傾三輔敝刺誰能過五侯故里只今饒桂樹小山知爾未淹留

贈虎臣時虎臣春秋四十矣

少年猶憶結交場晚計俄驚四十彊窮路傍誰寛痛哭浮名知爾託佯狂坐中客禮容徐稺病後生涯付杜康莫向秋風吟澤畔他時握手鬢俱蒼

吳舍人輓詩

燕市悲歌傍兩豪故園松桂復吾曹人間萬事歸貍首身後千秋付鳳毛西掖汗留青竹在北切風入白楊號新阡莫問延陵劍斗氣宵懸宰樹高

郡司理舒相君入比部

仙郎遥赴白雲曹郵牡寧辭赤汗勞此去更持三尺法向來不避五陵豪甘棠故郡陰常滿晝省新秋望轉高聞說漢家方尚少肯容綠鬢讓羣髦

再贈舒相君

徵書迫遞隔 天閽郎署逍遥足 主恩即使陽春輸下里豈緣陰德擬高門黃金縱爲消人重青史惟應法吏尊秋入九河翻大陸風波回首一銷魂

送太守徐使君治兵東魯

都亭東首五驊騮父老依依擁道周馮翊專城勞臥治華胥舉國得神遊望迴烏鵲刀頭月寒耐羊羔雪色裘最是郢歌當歲晚陽春一曲使人愁

其二

烏道千盤入大鄣天移綠鬢尚書郎獨憐轅下鳴騕裊爭覩城頭集鳳凰越砥一裝星落落齊風千里海泱泱扶桑東盡天王地賜履還應出尚方

其三

山河什二古東秦部曲寧煩纛令新府時云亮延旦草儒林鄒魯望紆紳行吟正喜經梁甫保障那能伉冠恂從倚天都瞻日觀分明滄海度朱輪

其四

別去倉皇躋蓼思由來堅白絕磷緇中廚脫粟無兼味南國甘棠有特祠雲臥秖餘姜被在風流那許習池私我聞祇樹容聽法願向靈巖乞一枝

送思善量移隨州二首

萬里江湖興可乘秣陵風雨接春陵提封正切周湯沐臥治仍分漢股肱此去郢中饒白雪向來和氏避青蠅三湘一望通炎海六月何妨息大鵬

其二

行色偏承 帝澤優五花散作五驊騮君從虎口斷新命我向羊腸憶舊游覆手誰爲巫峽雨愁心好寄洞庭秋襄陽耆舊如相問爲報山公盡白頭

從王之相乞觀梱內無如繡佛兼出壺榼餉余

先是諸少年頁禮有不肅者爲作謝之

曾聞繡譜工夫巧親見金鍼畫作高纖手重勞傳桂粟醇醪兼得醉蒲萄豈緣西極來青鳥翻悟前身坐

白毫任是天孫須退避可容俠少不粗豪

閣集

南枝東閣儼揚州有客徘徊轄自投地主詩名高水部天涯春色到羅浮當杯謾道僊頭白下榻還應借夢遊賸有青藜堪照夜宛如片月在蕉鈎

其二

結綺風微夜未央居然縞素倚新粧香縈磴道三重閣影遍樛枝十仭墻國色豈應驕粉澤年華殊自耐風霜江南不用傳都使坐上相看總故鄉

觀舫

扁舟竟日繫菰蒲云是鴟夷事五湖課績謾勞書越絕徵歌還許出吳趨長年移棹頻來往子夜凌風忽有無東望十洲應咫尺扶桑準擬駐檣烏

其二

青蛾雙引五雲裾桂棹相將百頃餘贔屭女瓔樓浮結蜃湘靈錦瑟出遊魚俄聞水調翻中曲轉見星槎切太虛猶憶漢江隄上路山公老去興何如

徂秋負病禱齊雲山歸而病愈獻歲冐雨雪至至日始晴

曾扶靈壽歷清秋更乞刀圭耐黑頭晴日乍曛𩿧鶌鸐

覬祁寒仍在鶗鴂𡖖洞天豁遠通三界陸海微茫辨十洲衰疾久抛黃石略逍遙擬伴赤松遊

宿太素宮又雪

雪後仍聞五夜鳴朝來絕勝萬峰晴西陵一駐青牛駕北極重開白玉京帝遣羣靈封漢時天留七聖在褒城只今已出雲霄上肯待它時羽翼生

胡使君乘筏逆余岳麓同下汶陽

擊楫何來滄才侶（胡故御史治水）乘槎同下白雲鄉峰迴玉井千花簇地劃銀河一葦航縱目不嫌風卷幔賞心況有酒盈觴誰云輿盡山陰道城析村燈夜未央

登海陽尊經閣閣由使君首事故末及之

縹緲翬飛時上遊分明海藏出神州遺經萬古沿河洛秘閣千尋矚斗牛東壁豈緣鰲立極中天絕勝蜃爲樓從知柱下君能事莫問關前紫氣浮

胡使君海岳樓

使君新第里門開徙倚層軒海岳迴路盡南溟鵬起去牕含西岳雀飛來千秋誰復登樓賦百尺惟應出世材直北雲山遮不盡憑陵華頂望三台

贈

胡使君巡察西粤尋移觀察黔中余過海陽有

故鄉風雨釀春寒絕域寧辭行路難白簡兩都持國是蒼梧千里辟神姦不愁驛使音書少爲報蠻方節制寬握手看君頭未白十年一著惠文冠

燕

小樓上下綺窗開舊壘高低社燕來隔歲鶯花應有約經春風雨更無猜舍愁謾作梁間語學舞堪從掌上廻隴麥只今泥滓盡莫敎飛去暗陽臺

上巳沈太史期余禊中阻水弗克往

間關積雨入天都宿昔相期竹路隅自是山靈辭後至却敎河伯阻前驅亭中授簡詩多少溪上流觴客有無報道游軒乘夜返村煙欲暝問清酤

送蘇君昭之金陵

風塵曾敝黑貂裘結束猶堪白下遊九市懸壺新國手五陵貰酒舊壚頭橋門或過高詹事幕府應留李鄴侯懷裏報恩珠徑寸秦淮明月向誰投

送後岐翁歸宛陵二首

曾探鳳穴歷煙霞親見龍駒起渥洼君向囊中躭測景我從柱下託通家新阡處處廻芳草宿雨村村過落花咫尺宛溪連澌水相將八月待浮槎

其二

杖屨何緣久滯淹山川無處不登臨仙都正王青雲氣客里誰工白雪音地下玉魚驪起色日邊金馬引歸心岳蓮十丈空王坐秋後乘風共爾尋時卜築無量壽宮處

相期以九日至

方趍宗新玄覽堂予見客旬日因賦近體一首

傜翁別業傍漁磯疇昔妖星逼少微池畔龍蛇先自避堂前燕雀復相依當庭三鳳雲門下御席羣鷗練水飛自是通家兼好客平原十日竟忘歸

送程子虛應舉金陵

朱衣有底妬紅顏白帢無端鬢欲班暑雨又經犀浦道秋風先度秣陵關神魚九萬搏南極善馬三千避上閑謾道未央天咫尺五雲直北是燕山

送程思玄應舉金陵

甘泉獻賦十年餘内史新開尺一書楚調向來傾客里漢廷此去對公車爭廻赤汗龍爲友宴罷紅顏玉不如爲報三河連甲第親從九地問堪輿

臥病商山詹博士東圖見客

山居好在綺園家澗道何來白髮車一席披襟分灌木三年握手共衰麻傳經劉向心猶壯入社陶潛鬢已華屈指交游今幾在不禁愁絕莫長嗟

再贈東圖

東南吳楚接江鄉千古風聲動豫章我望匡廬廻鳥道君探牛斗辨龍光坐中上客傾徐孺門下諸生盛魯狂回首新亭留結桂天香端不讓甘棠

即事送公瓚之白下

聞道長安有俠斜秦淮秋色到蒹葭相逢落日烏衣[illegible]爲花曲江但醉湘靈瑟故里遥瞻漢使槎

象安赴尚書期遲而後發時將取道北上則少宰有成言云

長風何意起扶揺大隱還應傍市朝西省尚書期驛至南州高士避弓招時迫鄉試金莖雙闕千秋露雪浪孤槎八月潮况復青霄知已在寧須綠髩向人驕

送許明府自績溪調金壇

桂櫂秋風漸水傍桃花春色載河陽雙鳬咫尺移仙令百雉東南列　帝鄉杯自初筵更大白琴從中曲入清商到時滄海應重潤去日甘棠正未央

秋夜宿古城文昌閣

高閣平臨北斗廻長松深護古城隈千山秋色窓中盡五夜濤聲海上來雲臥不妨千象緯巖棲更喜得樓臺自慚揺落悲秋客豈是憑陵作賦才

晚登白岳

帝時高標落日懸仙關遥望白雲天衝風布幘堪驕髮向夕籃輿未息肩東海虹霓泰策石中天鳷鵲漢祈年頻來不爲金光草秋後貪看玉井蓮

海陽山樵得虎子二囊而致之縣大夫閉中夜谷風咆哮詰朝遁跡遠徙余以南陽事類即事賦之

西風怒撼九秋濤北度驚聞五夜號質子欵關空虎穴居人比屋仗牛刀鳴弓謾買將軍勇載筆應書長

者勞昏旦不妨歌扣角南山白石屬吾曹

古城文昌閣下築虎觀

京觀曾傳築武宮蘭臺爭得納雄風千尋閣引青藜照萬歲山開白虎通具有文章驚坐上即看氣色起封中登歌正擬奚斯頌魯泮先陳第一功

文昌閣即事送閔孝廉仲豫上春官

閣上招揺帶六星尊前意氣在都亭忻逢雕虎開東觀正及神魚起北溟負弩徐看迎縣令題書急爲報山靈酒人燕市如相問肺病經年得獨醒

太函集卷之百十五終

太函集卷之百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一百二十二首

九日任山甫高齋有懷諸弟

孤城九日漸江東風雨空山只老翁黃菊秪應催細雨白綸原不任高風飄憐花萼遙相命遍插茱萸竟未同病後直愁村徑滑歸來肯放酒杯空

市中過汪惟一

負笈遨遊五子間廻舟遥自楚江關秋來司馬仍躭病老去王喬獨駐顏牛斗龍光銷五夜滄溟鵬翼去

三山秖應隱几懷今古一任衡門斷往還

宿竹里館

郊扉正及竹凉深野服偏乘澗道陰病客三秋雙白鬢貧家十畝萬黃金城頭月出枝仍礙屋角風來葉自吟不是淸酤供卜夜誰從終古覓知音

宿白岳文昌閣會明府遺訊

地主傳呼五老俱天門簇擁萬靈趨掉頭珠樹招黃鶴揮手瓊樓揖白榆橫海由來疑結蜃朝天何處望乘鳧三山好在玄都外百里憑將赤日扶

近體一章爲黃生壽母母吾宗也

人間方朔下蓬壺池上蟠桃熟有無南極一星高婺女中山千日醉麻姑斑衣冉冉顏初展青鳥翩翩手可呼報道飛瓊來獻曲天風低度鳳將雛

送方超宗之荆

江干我獨繫扁舟有客翩翩問舊游遥望五雲開郢里直將萬戶博荆州卞和老去誰青眼山簡歸來已白頭千古游魂招未得憑君投賦託湘流

其二

梅華兩岸雪皚皚萬里長風片席開路接流澌三峽盡天衢落日九江廻觀頭倚柱拈春酒樓上揮毫壓

楚材宋玉蕭條正無賴行雲莫謾下陽臺

龍司理君御過余樓居題名柱笏坐上得松字

蘭臺蚤歲擅雕龍草閣餘春到暮鍾興在看山遥拄笏地分負郭近提封彩毫雲霧當樓滿紫氣關門入夜重莫問天鷄今咫尺漏聲隱隱遍疎松

兼得疏字

何緣窮巷命巾車不盡春陰在綺疏上客肯嫌如斗大中年長自好樓居青燈風雨留深酌白壁雲烟見特書翻笑淮陽勞臥治當年郡閣勝何如

兼得雲字

堂背層樓待夕曛樓頭片雨暝難分忽看宿鳥千章樹半入從龍五色雲酒送城春擾北斗襟披閣夜引南薰休疑安石東山卧十載銀魚手自焚

送書生許去疾出塞

爾向清流罷釣竿肯容赤幘溺儒冠酒徒原自高陽裔國士終須大將壇不借姓名通狗監懸知勳業在樓蘭書生白面如君幾忍使封侯印易刓

送余無且從司諫兄赴南垣

詔起仙郎舊直廬相携愛弟共脂車尋花更賦臨春曲焚草須留諫獵書去日薰風移谷鳥到時暑雨羨

江魚班衣容易驚秋入白日毋勞竝倚閭

四月七日郭次甫余宗漢任山甫余無且潘景升同舍弟仲淹集少樓分韻坐炙字

結廬人境似陶潛阿閣三重厰步櫚坐入滄浪天欲墮杯行河朔日初炙一時賓客東南盡四望山河表裏兼明日清齋那取醉青精飯共水精鹽

司理公過余太冲館訪余宗漢時郭次甫潘景升在焉分賦得南字

朝來散髮不勝簪委巷何緣一駐驂為報安期來海上正逢庾信在江南披襟共快迎風坐傾蓋還淹竟日談笑指偏提渾未盡底須茗椀漱餘酣

酌斗亭同司理公賦

返照平分紫氣饒孤亭宛在赤城標尊移北斗星初聚坐引南風暑未驕倒卓明河當睥睨憑陵炎海起扶搖也知卜夜非公事回首中天月可邀

奉枉龍相君偕諸君子宿竹魚莊

相過近屬即吾廬更集良朋奉路車坐上薰風陰洞滿牀頭凉月夜窗虛題詩竝占淇園竹舉網深求丙穴魚醉客中宵呼酒急獨醒那怕惱三閭

宗之之喪至自楚適余館其故里則力疾臨其

喪而輓之

故里親逢廣柳車行廚曾共武昌魚樓頭黄雀歸華表谷口青山鎖舊居烱烱精靈應不瞑煢煢孤寡竟何如楚天誰擬招魂賦宋玉多愁病未蘇

送江明府之鄢

十年射策困公車轅下驍騰氣自如獨向衡陽樓五兩相過澤畔問三閭綺琴半入鈞天樂綵筆重摹夏后書為報部中諸父老青門咫尺故侯居

其二

六月扶搖越拍浮中洲蘭芷足夷猶虛疑炎海通南

紀蚤覺清風起上遊三楚先聲新令尹重華南狩古
諸侯誤憐同學令黃閣正喜分符尚黑頭

送黃文學之成均

橫經分授彝遺編應召還須洛少年千頃陂深雙綠
鬢九重天近一青氈華戎士類圜橋盛前後　君恩
振鐸偏自是后夔工典樂南風遥送入虞絃

喜君昭歸自金陵

金陵生事託韓康旅食經春倒藥囊垂橐半肩經故
郡入門一笑據匡牀壺天久玩人間世石髓新添客
裏裝君昭得奇石歸無長物也握手相看驚老瘦烏皮几上鬢如
霜

何長卿古篆印章

混沌誰開天子鄗爾簪刀筆侍羲皇臨池科斗青雲
氣裂石龍蛇赤電光刺畫直須摹九鼎飛揚早已逼
三倉而今一擲金如斗徑寸纍纍肘後藏

送宣城詹明府應　詔入朝二首

水田漠漠足黃梅官道陰陰夾綠槐絕筆龍門循吏
傳徵車鹿辟出羣才敬亭雲擁雙鳧去宣室泥啣五
鳳來汗血只今求宛馬看君驤首入燕臺

其二

絃歌百里動宣城轍下依依彝兩生賈誼升堂慙薦
達澹臺入室荷聲名行邊江色兼天淨到處棠陰帀
地榮望浮槎河漢上懸知五夜泰階平

望雲門

赤日冑騰鳥道昏丹梯縹緲帝居尊正逢積翠開雙
闕好附飛黃謁九閽天遣巨靈從此擘地留眞氣至
今存銅龍有意求仙訣金馬無能荅　主恩

望天都

一峰卓地挿中天獨立亭亭出岳蓮老鶴青冥廻戌
削孤雲翠壁貫黃緣高標牛斗懸河鼓俯視兒孫捧

御筵嘗見王喬披綠髮相邀帝所聽朱絃

湯池

初服飄飄脫芰荷玄都湯沐接天河靈源細引丹砂
液神瀵潛通赤水波玉女洗裝扶曉日羣仙睎髮逼
陽阿上池池上清如許一濯塵纓鬢巳皤

白龍潭

懸崖曲磴釣磯懸下見滄浪倒接天潭底龍宮三十
仞雲中帝駕五千年連山燕石乘風去徹夜驪珠抱
月眠泓下孤吟如有意曾從魚服識重淵

九龍潭

摩天積石遍靈湫客子尋源到上頭吳楚江分雙擢
髮軒轅宮近九垂旒昆侖西北星連海瀑布高低漢
倒流忽漫盤空雲氣合羣龍應奉帝車游

自黃山歸白社奉懷司理公

帝揭神皋自古今君紆使節一登臨揚眉已著烟霞
色回首猶聞鸞鳳音六郡壯游炎海近孤城高臥夏
雲深滄洲處處人間世白社應知吏隱心

送曾明府應　詔入朝近體二首

連城聲價尚方珍淮北淮南報主身萬石承家名自
舊單車赴闕氣逾新升中白嶽神仙吏舉首冊書獻

納臣赤日可能霑道暍青門猶臥種瓜人

其二

祝融日落晚涼生閶闔風來薄海清里俗旋應移勝
毋家聲端不愧難兄孤城夜月分雙照三殿朝陽待
一鳴禁掖只今天咫尺石麟那得避徐卿

陳毋大耋之年夏之日其初度也諸子承毋命
謝客秋八月始舉觴伯子習形家言雅與余善
余不遑爲毋壽則賦近體一律屬其諸孫應熊
氏歌以侑觴云

懸帨薰風繡戶扃汗衣赤日綺筵停金莖恰喜供僊
露寶婺俄看次壽星陶佩牛眠元有毋陳完鳳卜詎
無靈漫誇八十生人少池上蟠桃葉正青

中秋之夕戚少保胡總戎載酒西湖余叨爲客
羣賢畢集各操一艇鼓行周游尋分韻賦詩余
拈文字

漢將昆明競策勳馬卿衰疾詎能文東南冠蓋三秋
合表裏湖山五夜分鵁鶄陣連青雀舫蟾蜍光借白
鷗羣當杯絕勝江樓月極目全銷夢澤雲

十六夜喻相君宴集孤山俞園得東字

老去鴟夷興不窮何來地主大江東山浮銀漢重湖

斷月滿金尊隔夜同傾蓋青雲依古木當筵白苧度
秋風南州無限清商出下里多慚白髮翁

舟中贈胡元瑞時從余過弇園

壄老惟應狎白鷗乘秋一問木蘭舟西池王毋留方
朔南國佳人到莫愁絕代紅顏江月墮當關紫氣海
天浮即令緱嶺軿鸞鶴殊色還傾十二樓

其二

吳詠千秋度越吟居然白雪操南音尚方總愧同時
賦大雅長懸異代心設向人羣輕聚散細推吾道幾
升沉天孫牖有明河錦婺女清池夜不禁

其三

一代琅琊兩使君尒從綠髩抗青雲延州舊擅東南美夾谷新分左右軍大澤芙蓉廻爽氣小山叢桂散清芬明朝更合豐龍劍開匣蒼茫北斗文

其四

六轡王良避國工雙弧李廣獨稱雄蓬心風偃紛相下里耳雷同轉自蒙瞥見雕戈詠濟上旋看赤幟樹江東須臾殺氣騰高壘策士何人課首功

贈沈純父

動地千官頌老成回天一疏入承明秪從鷄舌披肝膽寧向龍鱗卜死生尚璽　主恩雙鳳闕枕戈客夢五羊城廻看西掖桐陰待莫戀南州桂樹榮

期集烟雨樓再贈純父

一棹相將到十洲千家烟雨爭三秋何來野老堪青眼垂死孤臣尚黑頭秋水正逢鴻鴈候朝陽爭覩鳳凰遊那知飄泊扁舟客更許憑陵百尺樓

東游贈吳肇成

何事因人作遠游少年爲客及清秋驚濤八月枚生賦落木三江范蠡舟疋練親曾譬白馬崇關更許吁青牛歸來好趁刀頭月莫負深閨獨倚樓

輓玄圃吳少仙

翛然玄圃獨求仙浪跡人間四十年未就刀圭還月早從笙鶴入雲烟逍遙自信游方外象罔誰堪得帝先翩咲素車何氏子生芻猶作世情憐

秋日同殷尚書程侍中方中丞方京兆程觀察二程太守壽潘太公

巖下谿光逼濁醪相過杖屨總吾曹雞開陶令新移菊桂挂王祥舊佩刀蕭瑟偏宜吟灌木跳梁猶自竊蟠桃黑頭已駐人間世笑殺河陽蚤二毛

其二

遥憶青衿領泮宮潘郎載筆氣如虹文章伊昔雄江左里社于今盛洛中渭水鷹揚原自負緱山鶴馭更誰同諸孫甲第連雲起肯許移家就葛洪

曉行河西道中赴汀州公席至贈景升

凌旦巾車不厭勤朗陵孫子雅能文相邀比屋千秋里爲壽重闈萬石君海市樓臺人回起霜鐘木柰馬頭分比來賦客新聲滿散帙高齋判夕曛

歸千秋里作

老去湖風掠髩絲歸來猶及菊花時林開赤縣沈中聖樹簇紅裝倚少兒宋玉銷愁耽舊圃陶潛取醉耐

新詩最憐三逕今無恙肯向荒臺繫夢思

谿南秋望

秋色蒹葭入望賒隔谿紅樹鬪青蕚江村落日留三
舍砧杵迴風急萬家野外平分銀漢水林端忽起赤
城霞美人咫尺瀟湘遠目斷長天到暮鴉

題許叔孺闓湯堂

城頭別業百尋開杯底陽春十月迴斗揭枝撑斜日
墮河當睥睨勞天來共拚卜[illegible]綦閣聊復談空白
石臺莫向闕門占紫氣巾車猶在少城隈

重集許光祿園即事

墻東小阮竹林居拾客重敎草徑鋤隔日布衣光祿
酒滿牀貝葉道林書庭中樹色催浮白風外歌聲落
步虛更借一瓢拚盡醉不妨倒載望吾廬

送黃郎侍直指公還　朝從許相公受室

王程攬轡入三朝子舍持綏上九霄池鳳下時雲似
織臺烏棲處漢爲橋畫眉近擬宮妝勝坦腹遥知客
禮驕見說后夔工典樂風從南國度蕭韶

其二

農軒二姓迭相承　帝里三星迥自升子壻快於金
市馬丈人清比玉壺冰臺前翠栢成連理閣上青藜
代興明到廣寒天尺五當攢仙侶正憑陵

鄭于榮宴集鳳山臺余從程司徒爲客

甕頭浮蟻小春迴谷口鳴騶上客來傾蓋一時俱簟
路披襟四坐盡蘭臺長筵已任投車轄短景何妨急
酒杯搖落正逢開樹暝憑陵莫作楚歌哀時客有作歌者

歲壬午余登三天子都盖從不其而知吾廬先
生老矣明年則詹孺人偕老二子始得請稱觴
余既次酌者之辭兼賦七言近體

百里曾春越宿糧千盤直上振衣岡鹿門下見棲中
谷鳳穴遥看擢大鄣垂老對持青玉案隔年雙進紫

霞觴五噫一唱疇能和盈耳塤箎正未央

小至

江上扁舟病欲蘇斗邊高枕歲云徂關門早閉行人
少山郭新晴樂事無耐可梅花催白髮秖應栢葉問
清酤郊居入夜成齋宿匡坐呼兒傍擁爐

陳進士立甫過千秋里同集嘯園得書字

朗陵年少奉除書忽謾衡泥問倚廬詠雪千秋成客
里通家三世櫂公車籬邊一繫飛黃馬野外爭看織
翠裾東望燭龍堪照夜無勞賓御促驪駒

速陳使君邀宰公赴曲水園之約

客散仍留白雪聲朝來爽牖亂飛瓊採苛好在山陰
道乘輿還尋曲水盟明日一尊開八蜡何時並轡出
孤城剡谿咫尺豐干上未許扁舟避物情

首春招丁明府入社

白榆開社擬蘭臺赤幟登壇並楚材正喜虎谿元亮
入况逢遼海令威來田家向夕村村鼓山郭行春樹
樹梅歇馬不嫌中散地聽鶯好在少城隈

同郭次甫潘景升舍弟仲淹仲嘉過海陽客丁
明府

南國羣材擁戸庭中宵列宿破沉冥何來黃鶴神仙

令未著青牛道德經虛左無端煩地主升中有意待
山靈明朝嶽頂捫蘿去為掃懸崖代勒銘

閱無量壽宮成賦

西方白帝引眞源北極玄君啓法門大地平分淨樂
國精廬宛在給孤園峰開蓮社吾堪老雲擁金城佛
自尊已見化身離色界底須對面問軒轅

嶽夜觀燈

逶迤卿月隔年迴縹緲神樓向夕開星鳥先春棲火
樹燭龍不夜照蓬萊雙珠直擢雲中掌萬壑爭傳杖
底雷即使醍醐堪取醉憑陵結綺且停杯

人日壽宮壽郭次甫

淨域寅開七葉春空林衣振六銖塵客星江上來眞
氣人日山中證法身囊鮮虎頭金粟影簪留鶴髮白
榆巾不須面壁求初地坐對浮丘是故人

元夕即同社觀燈宰公為客

白榆歷歷少城懸紅樹熒熒近市連月更重輪忩隔
歲賓仍四坐擁初筵行春照乘驪珠出卜夜張燈爵
火然聞道漢宮祠太乙歲星猶在斗牛邊

元夕雨席上呈宰公

東皇初擁萬靈迴春社還乘五夜開誰向人間邀月

去却從天上散花來樓霧結蜃珠千斛劍倚飛龍酒
百杯任是仙郎工作賦那堪神女故徘徊

梅花閣觀梅

南枝當牖納陽春特地踰垣過近隣姑射游仙應待
月東家處子故窺人孤褰采鳳垂天翼半落驪珠拂
檻鱗最是今朝風日好肯教水部鬭花神

三從弟子可仕客死漁陽為賦招魂以逆歸櫬

扁舟幾發澌江涯哀挽俄迴廣柳車豈為壯心輕馬
革謾將俠骨委龍沙魂隨客夢千秋里腸斷邊聲五
夜笳莫向他鄉愁杜宇春風依舊故園花

文昌閣

虛閣憑陵盡帝鄉晴窓徙倚倒天章三孤席奉魁三象乙夜燈傳太乙光廬獄自西朝五老雲門直北覲軒皇何緣奎壁千秋聚爲報吾曹落大鄣

送吳鴻臚叔成使趙還朝

皇華忽漫及瓜期立馬銜杯曲水湄授簡一傾梁客坐還朝重典漢官儀陌頭楊柳供吟望潭上桃花耐別離未是金門沈吏隱故園魚鳥莫相疑

白榆社成宰公移置巖谿之上丁令君帳具落之屬余祭酒得容字

油發孤亭噉斷墉澄潭十里落長松携來尊酒陶元亮到處園林邴曼容春社豈應辭泛蟻衰年寧復鬬雕龍時聞耳畔啼黃鳥坐嘯江天日下春

婚氏鮑叔子簿瑞安年及艾矣子壻翁胙趨庭爲壽賦詩一章

名家公子大農風佐邑東甌歲屢豐司隸向聞皇澤馬參軍今近紫髯翁三危壽酒金莖露千里斑衣桂樹叢我長十年俄自老林泉岈憒鬢飛蓬

問子虛疾

尒從都市入鷄山傳道風塵損客顔碧草漸深楊子宅烏衣遥度秣陵關懸知避俗辭中聖何處求仙問大還試向眉間占起色春潮直上漸江灣

甲申春三月乙未宰公將以考績行孫秘書丁明府郭次父潘景升及不佞二三兄弟餞之皀蹕行營去白榆社差近是日五星聚于奎壁適宰公攬揆之辰問其年春秋二十有五相與登歌爲壽屬余先鳴

當筵歌鳥到黃鸝有客膏車過習池共指岡陵稱壽日正逢奎壁聚星期潘安未許生華髮山簡何妨倒接䍦見說金門堪吏隱明朝分手重凄其

孫監西游白岳春盡還越州

玄都絕勝上林花仙客何來鬢未華狗監十年輕去國龍門累世重通家城頭帆影連飛布剡浦口溪流似浣紗謾道山陰乘夜度桐廬高士待浮槎

蘇季聚星樓

畫麟猶自說當年觚爵新棲小有天最喜松蘿千嶂合恰逢奎壁五星聯門迴陳孺車中客坐列蘇耽鶴上僊清簟疎簾應計日我來一就北窓眠

送龍司理課績天官

楊柳相將著地垂河梁去住使人悲承家三尺科兹

避挾策千門　聖主知一醉寧辭將進酒重來未信
遠如期懷中明月應須惜莫謾投人夜陸離

其二

槖鞬隔歲入中原膏秣經春更北轅國馬定傾燕駿
骨朝車猶及衛魚軒南星遥近魁三象前席敷陳累
萬言見說漢家方尚少仙郎系出武陵源

其三

少年勳業在甘棠三輔聲名動大鄣覡首可容磨積
弩力頭還許問乘黃于門世世禰無害周道年年覲
未央即使五陵多俠客山公猶自憶高陽

其四

公府全輸覓日閑檐花寂寂鳥關關桁楊對簿頭俱
搶衡石程書手自刪客至一尊空白社春來雙屐遍
青山上林羽獵　君王事簪筆應留扈從斑

夏之日集嶽宮分得家字

相逢何處是天涯五兩南風到客槎飛蓋不驚珠樹
鶴披襟好在赤松家關門隔世元無暑洞府留春賸
有花試向三都占氣象先從七澤起雲霞

餞龍司理驛閒部例寢無行即席志喜

離亭無奈急驪駒驚坐何緣到驛亭宋友正憐春色
去瓜期偏荷　聖恩餘人從白社還盟主天為眷
借路車別恨不禁觴送喜當杯入手意何如

何仁仲自楚陟匡廬登白岳遇余嶽宮時將還
鄖關投贈二首

杖底匡廬連白岳驅來五老集玄都争傳南國佳公
子猶問高陽舊酒徒行部幾迴經夢澤披襟相對坐
蓬壺耳邊鶗鴂休回首坐上陽春調不孤

其二

輿在烟霞恣壯遊春來杖屨歷册丘書藏石室三千
卷目極層城十二樓風雅承家今水部斗牛分國古

揚州吳[illegible]入任握手看君正黑頭

直指[illegible]使君謁墓文有贈

海門飛席入江鄉雪涕霑襟叩草堂讀禮由來周柱
史題銘誰是蔡中郎一杯正耐青山老九地那留白
日光回首狐丘新樹櫝傷心鷄骨舊支牀

贈姜子榦

縞帶凌風七尺身那堪磬折向時人謾傳鸚鵡題江
夏未許熊羆卜渭濱結客五陵矜意氣論交萬里託
比隣青門自分青雲隔白眼相看白首新

方元素治其師黎秘書喪歸自南海秋風至尋

入金陵

招魂湘水君爲情澤畔誰堪起屈平跰踶闗心雙鳳闕扶摇奮翼五羊城四愁更擬南□賦獨往還尋北郭生（時范原易在南省）笛裏秦淮秋月好武陵溪曲轉分明

程康侯之任鄱陽奉檄歸而逆婦贈言二章

新除偏尔協秋期近縣携家荷　聖慈汗馬不妨流火候牽牛正及渡河時北邸烏帶朝雲入帝女簫隨夜月吹屈指隔年知上計　君王或恐問蛾眉

其二

萬里湖風彭蠡傍孤城宛在水中央乘來矯矯驂龍

友莫後翩翩遣鴈王叢桂即看金作粟鳴琴半入鳳求凰裁雲不盡天孫巧製錦無勞學尚方

令年春舊令尹鄭太公始老太夫人暨如太夫人並以齒肩隨有差令子由南省出守夔州取道爲三壽壽宛陵後山人日隆偕其甥顏孝廉文選抵余賦詩以命酌者余故籍太公宇下得七言近體二章

甘棠自昔蔭行春剡曲于今老季眞子舍不禁稽彩服王程還許借朱輪庭闈進酒披襟爽岳牧承家奉檄新雙引會稽青玉案五噫不歎倦游人

其二

停車谷口五騂騮解佩江皐並白頭叢桂淮南招客賦蟠桃池上許兒偷西流大火穿三峽東瞰扶桑盡十洲秦望雲飛夔子國朝暉喜見鳳凰遊

寄周直指

臺郎一著惠文冠白簡稜稜晝日寒身退自甘愚谷隱名高人作法星看埋輪莫惜逢時晚攬轡曾諳行路難見說陌頭爭勸駕肯容川上老持竿

贈周公子元豐

當年立仗五花驄一斥猶傳國步工忽漫從西來汗

血相將直北動重瞳安危須託眞龍種禍福休論失馬翁燕市千金寧問價胡沙萬里待成功

送郭次甫還焦山二首

底事天涯憶釣磯誰從江介授荷衣五星暫見連城聚三詔遥看鼓棹歸綠樹陰深鶯更切黃梅暑淺雨初肥廣陵八月秋濤壯有客乘槎問少微

其二

昂昂獨立丈人行冉冉重登天子鄣桂席好携千乳石拂衣肯顧百金裝誰堪江上同仙舫共擬山陰到客航白帝只今開法界可能無意向西方

贈李太史本寧五首

綠鬢當年典石渠青門何意到巾車拂衣金馬浮沉後留篋銀魚涕淚餘東望吳閶分白練南遊禹穴出册書一從雲夢沿瀛海賦客還應薄子虛

其二

獨擅陽春楚調工重開宣室賈生同虛傳駿骨收燕市轉見蛾眉出漢宮弱水廻車函谷下雄風飲馬大江東紅顏莫怪非疇昔華髮俄成老禿翁

其三

檣烏習習漢江流谷鳥嚶嚶夏木稠石室藏書曾白

岳江村掞柁更滄洲莊生鵬海憑高翼太史龍門恣壯遊莫為初衣懷澤國芰荷風引木蘭舟

其四

舊識雙龍起渥洼今從東海問琅琊弇山紫氣真人里瀟圃清風處士家肯信玄亭拋萬卷懸知綵筆鬬三花親隨八駿瑤池上咲殺吳宮詭館娃

其五

三山近接石頭城九鼎先嘗漢上京詩伯向來歸李白詞臣況復到張衡園陵王氣埋金椀宮闕𡖖雲擁露莖遙夜客星南極見廻瞻北斗泰階平

朱少傒李太史枉過東郭留宿匿蹕行營

高帝旌旗擁玉屏何來杖屨傍金城函崤氣色青牛駕豐沛風塵白馬盟雲鳥陣連秦閣道石鯨甲動漢昆明布衣十日拚沉飲敢向期門避姓名

端午陪朱少傒李太史集王將軍園

櫪馬猶堪令節留宮衣偶憶　主恩優樂臣魚腹三湘夜老將蒐裘五月秋臺上披襟風入坐林中開徑竹縈流從教河朔誇豪飲自惜隋侯肯暗投

暑日餞李太史來少仙吾李孝廉季宣至

論交何幸得吾曹惜別那堪汗馬勞暑雨漲留河朔

客炎天雪起廣陵濤行藏莫設憐芳草去住唯應盡濁醪江上重逢瓜埠月清商一曲向誰高

吳國子貴授藩司理刑有贈

橋門袞袞似君稀閶闔翩翩奉檄歸總為藩垣矜曲直肯從方岳鬬輕肥故園暫許親黃菊華省俄看對紫薇江左家聲端不負樓頭花蕚正相輝

喜方翁恬至摩林時作佛事

有客維舟漸水潯恰逢玄度住東林蟠桃計日經三熟祇樹彌天近百尋奉足特祭無量壽觀身那得未來心也知初地空塵剎莫向流沙問陸沉

葉鄭朙從沈丈見客贈詩一章

海內風流尒得師從遊千里到孝茨手[illegible]雄劍神俱
合簇裏玄經手自私客路五噫開瞑色公車三策赴
明時歌如白雪人如玉把臂燈前照鬢絲

喜句吳郭次父句章沈嘉則偕至

眼中交態白頭新歲杪江天到故人綵筆千秋誰健
在布衣十日自情親年驚羽翼來韓衆肯信顛毛老
季眞美盡東南還我輩孤城五夜動星辰

其二

紛紛珠履競康莊寂寂蓬門避陸梁趙璧一雙爭得

致秦城什五未堪償酒傳椒柏陽春里社入枌榆俠
少場對面深談天又雪山陰何用棹相將

立春前一日從郭次父沈嘉則方翁恬赴梅花
閣之報遲二仲不至分得開字

今朝太史傳春令故里行歌盡楚材客飲已申十日
約官梅又見一年開樸頭耐可憑闌望谷口還應結
袂來何事監輿遲不發流雲遮莫到陽臺

九之日集庚堂分得場字

把酒相看鬢有霜僧堪結客少年場椒花荏苒時俱
過棣萼留連夜未央望裡物華新火樹吟邊春草舊
池塘莫辭細雨㵻㵻飲歸有雙珠照乘光

除夕載酒過斗下居郭仙翁出盤飧守歲懷宰
公分得河字

亭臨斗柄酒尊過盤出仙家石髓多何處陽春留郢
曲吾曹子夜競吳歌天連睥睨迴秋浦雲擁招搖沒
絳河耐可風塵禁俠少秪應里社任婆娑

孫秘書作畫賦詩爲不佞壽不佞益與秘書並
齒荅謝一章

君仍綠髮我華顛莫向業弧並計年獨爾蘇門遺響
在同歸陶社大名傳雙蹲祇樹依初地一寄官梅到

遠天赤日石林春色早滄洲五柳未應先

寄贈海山陳使君

海南何事老萊裘塞上歸來尚黑頭五夜寒光還合
浦十年清夢落羅浮折枝馬首堪遙寄按劍羊腸肯
暗投笑殺薊門勞物色從知箕潁屬巢由

再別陳使君兼柬戚少保

盧龍持節控三韓掉臂滄洲一釣竿大將晩移神武
杖故人早挂惠文冠海門放鶴青天迥幕府棲烏白
日寒莫作燕歌悲遠別扶桑枝外是長安

太函集卷之百十六 終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

寄戚少保元敬

三朝宿將萬夫雄更出樓船百粵東豈謂飛霜移白簡翻從橫海挂彤弓玉關一入寬相憶銅柱孤懸逈自蒙此去望諸經食邑不知冀北幾羣空

其二

閩南薊北幾專征百戰軍聲萬里城炎海還須開瘴癘清朝庶以答昇平旄頭夜墮滄溟靜箕底春廻日

月明歸到蓬萊天路近漢家未許赤松迎

送歐虞部還南海

年來漢署幾沉浮老去文園故倦游好在陽阿晞短髮恰從京口問扁舟兩都一擲金聲賦五月雙披雪色裘歐冶雌雄神自合莫教風雨到牀頭

寄歐虞部

中朝屈指到詞場南海由來富夜光並向十洲探赤水一從九地握明瑞雲連甲第霾千屋霞起層城護五羊但得觀濤枚叟在底須鄴下問存亡

二粵使先後至從先者得景武書請後者言景武病矣余憂之甚情見乎辭

傳來尺素得前魚歸去乘黃望後車高卧無端驕二豎流言何意急三閭書遲轉自疑消息室邇憑誰問起居五嶺梅花千里月懷人忽到夜窗虛

送寶堂首座還鷲峰

爾從十地來初地還自青門向白門法界秪緣方外入道場爭識衆中尊天垂遠岫雲無礙路出寒潭月有痕見說岣嶁三卓錫不知何處是祇園

二之日送鄭朗還四明時應督學使者之辟

山郭春風到客裘關河千里一歸舟辟書計日收東

序飛席兼程出上游好去倚裝臨水鏡遥應同首上江樓枚生雅有觀濤興握手相期桂樹秋

宰公以使事出境適太公自衛郡以子舍舉子聞比其還不佞帥同社各賦二章為賀

武陵春色傍王程背郭依依遲使旌淇澳爭傳龍啟蟄荆山重見辟連城于公解網占高戶韋氏傳經擅大名一路鵲聲頻送喜無勞竹馬競郊迎

其二

綵服其如惜別難魚軒暫駐奉親驩雙吹鳳管樓中起一握驪珠掌上看日蔭大椿開奕葉風從故國汎

祟蘭占祥莫問熊羆夢太史龍門自世官

杪春日暮城北遇莫廷韓時從白岳見客

春盡仍留落日春鶯啼更喜故人逢画師不數荆司馬賦客無如陸士龍石磴穿雲通小閣山城過雨到疎鐘遥知白岳藏書處好在瓊臺第一峯

招章元禮入白榆社

江關夏木合啼鶯百丈東來帶杜蘅碧浪湖空風挂席白榆社僻雨連城千年鮫室傷心淚一代牛刀執耳盟久客不妨旬日飲相逢總是布衣情

送章元禮歸吴興

鴟夷遺恨未曾銷雞骨餘生不自聊杯蟻暫分河朔席檣烏飛度浙江潮一抔黄土重回首（時元禮有三事卦樹）尺青萍各在腰把臂期君邀海月淮南桂樹正相招

喜周丈至

東吴千古有周郎才力于今七十強桂櫂一移青雀舫草堂重問碧雞坊交情君自輕炎海生事吾應老醉鄉興在山陰殊未盡扁舟好繫五溪傷

招周公瑕入白榆社

千里關河五兩風輕舠來自大江東故人巳共青山老和客無如白雪工鳳覽直須從此下鷹揚更復向誰雄客星遥度桐廬上好在天都太乙宫

送周丈還吴

吾黨殊交老更真不妨千里結比鄰飛黄早巳辭方駕垂白誰堪檀斲輪一任時名爭自起翻從晚節倍相親由來江左風流地屈指如君更幾人

劉元承自楚入新都謁于志太夫人墓

虞卿偃蹇傍江干楚客崔嵬到素冠自是高堂沉寳婺誰堪幼婦比邯鄲鳳毛千仞丹山老馬鬣層陰白日寒淚灑瀟湘饒美箭東南何處拾琅玕

送元承還楚

江上黄梅著雨深歸來緑綺未成音悲風堂背三年淚明月刀頭萬里心荆石向誰重授簡蘭臺遲爾一披襟兒童倘問山公在白髮青尊半不禁

寄監司周使君時駐秋浦

秋浦盈盈水鏡開九華半落少城隈上游巳扼三江險分部仍收六郡材刁斗不鳴無伏莽櫜鞬父卧自生苔吴關漫道東風捷漢祚何須左袒廻

再寄周使君時行部京邑

處處江梅著雨黄樓船乘漲下江鄉帆前畏日朋獻鶴臺上雄風引鳳凰繫纜有時依細柳褰帷隨地即

甘棠青門報道瓜堪摘好代壺漿餽鴈行

余携家弟館四望樓邀李本建坐雨觀漲

南游太史別經年上客于今到惠連長枕那禁寒入夜高樓正耐雨連天漲廻未許吞雲夢地勝還疑借輞川莫問石城江作塹秉風五兩直如弦（時本建將入南雝）

四望樓坐雨有懷宰公

江樓獨坐暑仍寒積雨那禁行路難幽逕不妨人跡少長途或恐客衣單風生橐口鳴琴歇月滿刀頭倚杖看任道廣陵濤似雪何如觀漲一憑闌

寄題孝廉龍長君栖雲菴

江雲半入武陵谿片石纔堪抱膝栖忽破朝暾分鹿豕平臨秋水散凫鷖瀟湘一髮當窗盡日月雙丸拂席低不為釣璜來渭曲何妨有馬到朱蹄

送張山人還楚

巳任冥搜歷大都何緣真訣祕青囊摅龍自昔窮滇勝歌鳳于今效楚狂塞路火雲催暑雨排空雪浪入江鄉重來莫負清秋興把贈還須大國香

借居潭西四望樓送黃彥洛應辟

四望樓居託卧游百花潭水接瀛洲海門正赫扶桑日淮甸先招桂樹秋肯信玄珠洇象罔不辭朱汗秣驊騮只今獻納開東觀文似相如尚黑頭

寄衛司理龍使君

親逢詞賦起蘭臺暫見箕裘盛楚材御座法星懸列郡公車薦剡動三台商歌清夜遥相憶郢曲陽春好自裁駑馬謾晞筋力異龍騏原出渥洼來

聞戚少保歸次武林志喜

憶昔孤軍出武林分携雙劒遞相尋膏車且駐湖山勝汗馬都忘歲月深千里襟期三挂席百年心事一抽簪秋濤莫作鴟夷恨詔許生還鬢未侵

黃文七十壽詩

垂白歸來未倦游初從負郭得菟裘龍孫抱送黃金果犬子提封黑壤疾六水沙頭廻匹練百花潭上狎群鷗齊眉况有厖庬婦五穀何妨老飯牛

八月二日喜少保入郊關

蓬門不署翟公書荷葢何來負郭居漢節生還班定遠吳關飛度李輕車刀頭破鏡青天外谷口初衣白髮餘[illegible]夢羅浮諸客路相逢執手轉躊躇

道中遇少保即事

虛疑漢將老幽燕江上相逢勝壯年自是赤心輸社稷肯容斑鬢避樓船牙璋深荷　三朝命銅柱重標

萬里天但得挂弓歸絶海無勞開閤擬淩烟

同少保宿肇林

長者當年倡布金森森祇樹漸成陰青山布襪還家計白社籃輿出世心五嶺南頭曾問法雙林東畔對披襟任教野外無香積莫問人間有陸沉

閏月望陪宰公集遂園即事

幽期不負菊花杯薄暮俄傳社鼓催河没蟾蜍輪更駕枝驚烏鵲客重來庾公五夜登樓興謝氏三秋作賦才賓主忘形迷去住嫦娥隨步共徘徊

其二

名園咫尺築墻東佐郡風流宴賞同投轄秪應留桂樹行杯次第數花叢高譚坐上濤聲壯横吹樓頭水調工客散後車仍並載習池翻笑醉山公

秋吟八首

執戟當年扈冕旒　兩朝聖壽介清秋萬方玉帛輸春省五夜衣冠侍曉籌初日扶桑殊自失小山叢桂故相留秪應拂枕耽高臥未許塵纓到白頭

其二

一自單于欵　聖朝不煩諸將問天驕尚方號令扶黄鉞使者恩私珥黑貂衛霍軍聲輕戰伐巢由生計逐漁樵至今瀚海無傳箭敢向陰山更射鵰

其三

問寢銅龍孝理新承恩金馬許寧親蒹葭迎棹三秋下橘柚當筵九月陳宰樹只今霑白露女蘿何以荅蒼旻十年轉憶當時事七尺空存報　主身

其四

北斗城東處士家坐看睥睨入烟霞故侯郭外瓜仍蔓仙令籬邊菊未花正對雲門窺上界却從秋水誦南華即今邂逅尋源使肯向天河泛客槎

其五

南極枝撑天子都中分襟帶控江湖五城帝座蹲雙闕　九鼎神州定六符瀛海蓬萊應咫尺匡廬蘭若未荒蕪憑陵秋色歸來後誰復登高賦大夫

其六

五畝聊供寢廟嘗百年僅見倍登場雞豚旭日肥禾黍鳧鴈秋原足稻粱鼓翼忽來青鳥使持螯同醉白雲鄉瓦盆自是田家樂報道西風臥夕陽

其七

石瀨濺濺水漸消扁舟一泛浙江潮才非枚乘那能賦客有王喬早見招水國蓴羹秋正好滄洲草閣路

非遥平分倘許緱山月坐聽仙人弄玉簫

其八

露下河傾處處砧天孫夜織錦千林歷看長薄虧仍蔽初度微霜淺復深且喜蕭疎供縱目無勞搖落作悲吟白頭祇對黄花老千古陶潛識此心

九日邀龍相君佘明府登南山絕頂歸而遇雨

上客相將出郭西南山聊得競攀躋秋風鴻鴈低群峭夜水魚龍落五谿隱見斜陽廻薄暑陰晴衆壑亂雌霓任教阜帽衝雷雨好借雙鳧返舊棲

和宰公悼亡四章

扶桑初月挂彫弧駟牡乘秋赴上都正喜東來駒汗血俄傳西去鳳留雛招魂澤畔容光杳弔影天涯涕淚孤即使潘郎工作賦那禁搖落隔江湖

其二

有美仙姝出漢濱褰脩誰氏結朱陳三湘奕葉龍門舊八世昌期鳳卜新結臂不辭車下輓畫眉旋失案頭春片雲咫尺歸巫峽愁殺高堂客裡身

其三

天書尺一拜黄麻推枕鷄鳴歷歲華司馬鳴琴猶作客湘靈鼓瑟竟辭家三秋一別重泉路萬里孤魂廣柳車悵望清秋河漢女問津何處覓浮槎

其四

回首庭幃衛水深淚痕猶自黯雲襟那知遠別爲長別翻憶留心是去心竟日眉盤青玉案終天腸斷白頭吟窓前忽到梧桐雨孤燭熒熒夜不禁

後山人爲孫太學壽母屬余賦七言近體一章

寡鵠終天誓未亡雙鳧有客獨登堂梧棬正耐黄花老機杼偏承白日長屋後江魚廻夜水懷中盧橘帶秋霜割雞任是肥新黍未許初筵及客嘗

讀卮生傳

號咷何處叩天閽肉骨猶堪奉至尊霜下荆花成隔世春廻棣萼到招魂叢祠恍惚群靈護九地須臾萬死存家世由來承博望河源早已探昆侖

贈潘景升北游

天末蕭蕭易水風肯容犢鼻市塵蒙琴心五夜辭黄鵠匕首三秋貫白虹絕塞驊騮傾入市園橋鵷鷺造臨雍比來漢主開東觀莫問當年碣石宮

閏九日得仲氏詩知其小愈趣歸里中視之

清秋正喜月重輪餘閏那禁兩浹旬賦就廣陵廻氣色書來彭蠡愜心神任教叢菊荒三徑肯放茱萸少

一人莫向醫王求大藥眼前無着與天親

秋閏招徐茂吳入社同宰公賦

白榆秋杪日蕭蕭有客維舟破寂寥三徑重開彭澤里孤帆半落浙江潮恰憐殘菊猶堪把謾道冥鴻未可招晞髮咸池聊一息南溟不礙起扶搖

賦得餅中菊花

籬邊昨夜度微霜枝上經旬駐晚芳仙掌露晞留淺抹軍持水定耐深藏休餐爲惜繁英落徙倚寧拋積雨荒生意未須論信宿官梅早已報相將

范原易出守南昌期就涉園言别

公車上載尚書郎五馬翩翩歷故鄉晝省久淹頭未白綈袍垂敝綬初黃劒函秋水干牛斗臺瞰春城下鳳皇爲報南州徐孺子曾從雞黍過柴桑

其二

褰帷猶記驛程同製錦從誇國手工十六傳先驅彭澤雁雙旌遥引豫章風江湖襟帶專城迴吳楚咽喉裂地雄謾道淮陽饒治理肯容汲黯臥齋中

慰宰公喪子

楚妃獨下鬱金堂合浦雙沉照乘光共說龍門傳太史誰從鮫室問巫陽徐卿自昔虛呈瑞潘令于今正悼亡聞道游仙弃妻子天都準擬侍軒皇

自涉園歸太函道中秋色

望入秋原賦莫哀行依宿莽首重回黃花繁徑村村合紅葉迎人樹樹來源泝武陵春色住路經錦里夕陽開繁華最是江南勝蕭瑟無煩楚客才

冬朔日吳叔嘉席送郡司法武聞校士得風字

同宗漢茂吳肇邰仲淹賦

柳市南頭動朔風茅堂東上邏山公相看殘菊稽模鳥獨向長楊校射熊清夜一尊供興盡良家六郡判群空只今太白騎鯨下誰是汾陽入彀中

送吳用賓計偕　闕下賦七言近體二章用賓於余再世通家其父中書君得兆吉益其應也因憶仲氏居士德藏兼寄伯氏鴻臚叔承

狐首丘中白日光鳳毛池上彩雲長家聲自昔三通籍經術于今獨擅場佳氣瀰天縈宰樹雄文特地薦長楊嚴程任是饒氷雪遺篋還堪試鷫鷞

其二

九苞雙翼起中天正是公車射策年恰喜鴈行當奉引即看虎拜應臚傳河東不數名家盛江左誰如季子賢方外但容居士在好從無著事金仙

送吳公鼎上春官

結髮親曾事漢皇棄繻欲復得終郎鷄鳴尚憶曾姑氏豹變俄傾大父行臺上神駒來汗血匣中雄劒出合光尚方準擬開宣室前席還應召洛陽

其二

少年文史足三冬一日聲名動九重秋月拓弓穿石虎春朝挾策入銅龍佇看甲第雲中起未及庭闈日下春聞道詞臣多獻納謾從簪筆勸東封

送丁明府上計七言近體四章

陸海桑麻八蜡通春朝玉帛萬方同老夫擊壤歌餘

澤茂宰脂車課首功長揖一辭陶令里雄風宛在楚王宮賢聲此去勞親問帝里年來荷屢豐

其二

提封百里傷蓬萊十丈鮫鮹手自裁宓子鳴琴無吏隱王郎飛舃擅仙才層氷驫馬黃河合雙闕寒鴉赤日廻聞道朝元新獻曲懸知賜燕栢梁臺

其三

衡石寧論歲月深綈袍正耐雪霜侵臨軒籍籍推彊項垂橐蕭蕭見苦心高第相將傾赤縣尚方準擬賜黃金如聞天語求巖穴爲道桃源未可尋

其四

年來結社盛鴻儒斗下開林聚白榆一自陽春傳郢曲翻令子夜失吳趨北門宿將經秋老南國佳人絕代殊屈指山家春酒熟刀頭明月望東隅

送徐茂吳東還七言近體四首

久客風塵拂鷫鸘照人氷雪媚川梁羈栖下里依元亮公讌西園得偉長征舸漸看江樹隱離亭暗送野梅香匆匆云興盡山陰道儻有披裘釣水旁

其二

汗漫奇遊任釆真江湖天意縱波臣斗邊雷煥雙龍

劒海上詹何獨繭綸絕唱和人俱辟易倦游歸客且逡巡掉頭忽謾乘桴去下榻誰堪把臂親

其三

謾道朱絃作客非到來白社似君稀搜窮嶰谷捫蘿入携得烟霞滿袖歸画鷁風輕無長物氷蠶霧細有初衣千秋禹穴堪湯沐莫惜江天隱少微

其四

吳越名山古會稽鵜鶘未定一枝棲出關梁孟歌行路入徑求羊到杖藜天盡扶桑撐海外日銜靈鷲簇湖西春來準擬扁舟去五柳新陰聽鳥啼

喜屠長卿至

垂天鵬翼起南溟北斗城頭集草亭望望五丁開絕嶂行行萬象擁文星軒皇遥識玄珠入關尹俄驚紫氣停千古同時今得見向來白眼對君青

招長卿入社

賦客誰能詘子虚文園未許臥相如鏡湖近食天王邑滄水遥傳地主書截海虹霓縈縞帶豁雲鸞鶴代篮輿知君不是攢眉客結社何妨負郭居

宰公集同社許氏園分得城字

天涯深結歳寒盟地主饒兼吏隱名輿在高陽晴騁

望何來細雨夜連城開軒旋失青山色按節爭傳白雪聲昏黑莫愁歸路滑驪龍正及吐珠明

懷梅禹金

授簡聲名起少年挂冠家世挾飛仙漢廷未獻誇胡賦吳苑先投贈婦篇宛水春流縈草閣敬亭秋色攬江天黄山咫尺丹梯在青鳥何時到帝前

太學孫伯貞氏春秋始彊館甥程康功徵余詩爲初度祝程爲余外弟之子又余門人而草市諸孫擅素封其先出金吾大將軍後故句中及之

雷谿自昔沂江東金穴于今擅洛中臘味正浮新緑醑朝光早挂舊彤弓振衣半落蘇門嘯把釣平分渭水雄聞道仙郎工獻曲武陵遺調引梅風

宰公從同社諸君子集遂園分得星字

城連北斗夜冥冥天盡南州幾客星池上風流驕緑蟻尊前意氣對青萍歌從倡和俱同調身任浮沉肯獨醒自是墻東歸路近不妨多露叩深扃

白榆社送余宗漢還閩未章即事

荒祠一炬報咸陽烽火孤城失故鄉燕市千人迴叱咤齊州五岳恣徜徉滄江高卧歸何晚赤水冥搜老

更狂開篋莫教矜物色驪龍或恐妬珠光

其二

杖底烟霞幾歳華樓頭花蕚折天涯空山一脫延陵劒長路初迴廣柳車原上鶺鴒辭客里雲中雞犬問仙家安期倘寄長生藥春水還來博望槎

送許伯上上京

都亭執手不勝情惜别那堪歳杪行好在名家原太史會趨相府自玄成盤花何處當慈頌賦艸仍聞擲地聲羸馬底須防物色新豐處處有逢迎

其二

日下高堂愛正深翻從故里折歸心官栫莫誤留京
闕禁柳還應到上林繡虎高風傾八斗黑貂長路敝
千金過庭倘問諸耆舊爲道高陽醉不禁

寄題金陵王太學日涉園

帝里山河似洛京名園花木接春明秖緣野趣䟽元
亮况復家聲似茂弘舊壘還來新社燕短墻忽度上
林鶯五陵多少求羊侶三徑誰當杖屨行

寄題王用亨磨田別墅

馬鬣新開縣上田菀裘宛在郭西阡思親自昔霑衣
地好客而今授簡筵雙闕雲天垂杜曲千章雨露護

祁連無勞更問家人產百祀烝嘗大有年

從弟斯昭昔從燕市今年及艾移家金陵

慷慨相從結客場歸來高卧祝鷄鄉吾家泛駕稱驃
騎、帝里懸壺傷鳳凰起死只須迴造化知非何用
問行藏移家好在烏衣巷春燕雙栖舊州堂

白榆社送宰公席設於桃源別業

孤城宛在漏天東狼籍桃花宿雨中莫以仙源招舊
隱且從客里醉新豐避秦秖合青門老入郢逾看白
雪工共把初衣論去住百年生別莫匆匆

其二

中谷依然黃鳥新南箕姤殺白榆春憑陵澤畔千秋
事飄泊尊前四海人不是掉頭成獨往轉於執手倍
相親陶家五柳那堪折風雨經旬綠未勻

石嶼出漸江中流上有古松亭亭如蓋宰公帥
諸生據石行觴喜而有賦

漸江孤嶼石磷磷松作虬龍屈復伸弟子相從猶在
魯大夫獨立豈逃秦直撐砥柱窺貝嶠好借浮槎問
析津見說留侯從此去那堪五兩逐波臣

嚴先生祠

汝拚生事老滄浪忽謾徵車出建章橫足那知天子

貴掉頭不改故人狂九霄星象留懸石千載風聲㴑
釣璜歸客秖應懷獨繭披裘好在漸江傷

釣臺

雲臺儘可翊中興嚴瀨何妨隱客星急峽七盤江漢
漢漁磯雙出樹青青肯甘呴沫歸東漢瞥見扶搖起
北溟聞道銅駝春草沒争如天畔有孤亭

李含之徐茂吳集龍君御鄖汝翼父子及余兄
弟汎湖得春字

千里東行及暮春扁舟還落倦游人園林雨後俱陳
迹賓主天涯半逐臣六鷁乘風甘自退羣鷗迎棹故

相親剡川一曲　君恩在歸去猶堪老季真

題卓澂甫大空樓

層樓面面十洲通堤柳汀花出閬風宛在水心開淨界居然天眼入真空珠光排闥千江滿海色浮杯一望窮尚憶舊游彈指處不須更問主人翁

金山四首

空江孤嶼捍中流半渡褰衣到上頭石斷海門開佛土江迴天塹聳神州僧疑卓錫虗空住客似浮槎汗漫游不用燭龍來絕嶠牟尼親把夜光投

其二

羣山萬壑盡朝宗坐扼江關百二重礀石高撐重閣起尾閭近借一丸封斗牛夾峙連迸鼓龍象乘潮雪峯下榻秪應成夜宿白雲深處落疎鐘

其三

精藍幾度涉輕舠衰白重來躡巨鼇合掌晚歸彭澤社抽毫雄壓廣陵濤月臨孟夏浮三楚地坼中泠避九皐一歃旋應蠲肺病金莖不羨漢官曹

其四

臂見須彌置一杯縣知阿耨自西迴明河曲抱支機石急峽長驅灔澦堆界入冰壺寬日月雲開天鏡倒

樓臺踟躕四顧東南盡江海誰當作賦才

吳門遇丁南羽西歸壽母五月則其七十帨辰南羽近始學禪故有末句

避陽孤鶴掠行舟華表風廻五月秋供客清酤懷引髮娛親彩袖罷披裘樹依堂背歸三徑桃竊池頭抹十洲莫笑畫師空故業曾邀鶖子結西游

焦山午日偕二仲同賦

海若東來接淼茫石尤無賴截舟航社依雙樹疑空界坐對三荆即故鄉竟日清齋蒲入供宜人雜佩艾生香獨醒好在江魚腹同病猶堪作酒狂

金陵逆公道門徒玄暢乞瓦官寺碑因得華嚴經古本却寄一首兼訂秋期

貝葉翩翩手自持何緣杯渡破江蘺撿從兜率三車載乞得頭陀七尺碑淨土豈應縣彩筆迷津姝自仗金篦廣陵八月秋風起挂席乘潮問藥師

寄贈晉江林徵君時春秋六十

憑軾當年問七閩安期何處混風塵筵中瓜棗新懷核檻外蓬萊近作隣樹拂釣竿收獨繭草侵碁局坐重茵謏言瞬息枯炎海已覺春秋駐大椿

暑雨㸑節公栢公自攝山過焦山喜而有作

江天漠漠鬱[illegible]佛日來怖鴿枝頭窺銜
杖馴龍水面護浮杯清齋不厭逃禪客白社何當出
世材千里潮平孤嶼小遥知法雨到黃梅

其二

霞上招提六代餘月前安置五陵居石尤忽漫迴孤
棹室利仍勞寄尺書自是壁中精舍近肯教方外故
人蹤到來盡入清涼界片片青蓮切太虛

京口得督府司馬相如書聞未舉子卻寄短篇

黃金臺畔簇雲霞龍種何緣滯渥洼漢柱孤臣甘許
國齊盟累世待通家滄江蓬鬢行邊短渤海珠胎望

裡賒司馬相如正渴歸風好寄卻平瓜

諸將後五首

筒中時憶賜衣存閫外猶傳漢使尊諸將九邊承
廟筭單于三世拜　朝恩清宵劒氣迴南斗明月笳
聲靜北門任道踹林千帳在請看禁籞五雲屯

其二

降王歲歲市連巢列戍何須壘四郊宛馬嘶風思仰
秣胡雛計日望分茅沙場宿艸三秋牧刁斗新霜五
夜拋謾說穹廬俱赤子只今比屋正呶呶

其三

東胡猶挾射鵰弧上將頻勞佩虎符皆見輕車裝飽
馬俄聞空幕起飢烏　九重課績彤弓旅四國流言
赤舄孤側目未應矜帶礪當場誰復博梟盧

其四

山河百二擁宸居亭障三千儆直廬幕士莫教輕組
練營田好在理耰鋤從東遥控玄菟塞直北稀傳白
羽書羣議盈庭天咫尺行間魚鳥轉踟躕

其五

薊門千古拓堯封樽俎誰堪任折衝申命專征勞
帝簡親持三節振軍容肯從左次遲朝食已報先聲

斷夕烽倘許燕然直勒石班生殊自未龍鍾

奉贈開府蹇公七言近體二首

承家早自賦長楊　賜履還應陟尚方三輔雲山迎
節鉞五陵天府列金湯鐃歌次第傳中禁彤管相將
紀太常肯信夔龍專揖讓試看干羽佐陶唐

其二

同舍曾分雞舌香通家又見鳳毛翔玄成相種新推
轂叔夜人羣舊擅場西第抽毫承奕葉東郊樹羽拂
扶桑縣知幕下多詞客綬帶相招過射堂

送張水部畢使還朝便道覲省爲封君八十壽

皇華何處省庭闈白髮滄江老釣磯驛路秋風迎絳節里門晝日照斑衣安期大棗從東獻博望星槎直北飛酒賦祇應三畝在水衡那得一錢歸

京口送何主臣還海陽為母陳孺人七十壽

揚州東閣下何郎片席西歸薦壽觴白髮向來門獨倚斑衣此去袖俱長憑將玉笈三山記好獻瑤池七寶牀洞口蟠桃君莫摘有人指點白雲鄉

六月望日飛卿至夜集水晶菴

謝家詩興落三山明月刀頭且未還真氣虛勞占柱下飛瓊曾見到人間凉生姑射冰壺貯光放牟尼水府環客散中庭香霧入姍姍微步拭雲鬟

江叟故以豪舉聞金陵今且耆矣索詩為贈因賦短章

扁舟興在莫愁湖肯向高陽混酒徒樓上三千供索笑場中百萬辟呼盧徐娘已舉齊眉案向子猶懷五嶽圖倘遇麻姑留客處莫教錯認酒家胡

程子虛傳成贈其弟玄碩時將北行

流水何緣寵伯牙子雲無復問侯芭淮南暑雨辭叢桂原上秋風到棣華敢向儒林增列傳不妨人代播名家江關直北應回首萬里長天塞鴈斜

秋日楊世叔過訪焦山有贈

秋風昨夜起青蘋江上扁舟客問津國典兩朝承燕翼家聲千載批龍鱗小山桂樹懷人近故里蓴羹發興新見說草玄仍未畢滄洲好在結比隣

王次公由閩藩入賀中道拜南太常余兄弟父子齋居浮玉山公挾二郎君移舟過訪

江天流火急征軺十載馳驅再入朝方岳舊臣仍執掌奉常新命肯逍遙星臨南極垂天象路入中原望斗杓準擬鼂鷺霑既醉曾從尚璽事神堯

其二

羈人徙倚大江流使者招尋古渡頭滄海客星占五夜關河卿月入三秋清齋小坐通家在初地高譚竟日留箕潁儘堪當岳牧夔龍不必問巢由

秋日于山叔携朱長卿過訪焦山言別

秋風蕭瑟動江關有客羈棲且未還阮氏竹林過北里謝家明月落東山尊前白苧迴中曲檻外青絲闘小蠻自是虹橋通絕島却敎仙子到人間

李季常歸自京師為母氏七十壽

燕市歸來倚蒯緱中宵賓婺煛機頭肯緣尺檄留雙闕一拂斑衣謝五侯風物邗江來赤鯉家聲函谷駐

壽斗只今堂背舒慈日相對宜男百不憂

京口餞直卿屏博士業業醫遂以醫循江左是夏余攜弱弟棲浮玉山則直卿見客先後凡四浹旬八月西歸贈言爲別

儒冠肎逐少年遊相印寧甘肉食謀國手只今傾薄海家聲自昔動宸旒三山京口濤初壯千樹淮南橘已秋頗怪老彭能久視應知奕世有箕裘

賦得七言近體拈來字

湖海羈人遂却回東南况復美羣才名姬四座清商切重閣千山爽氣來風物正宜光祿酒聲歌不礙妙

高臺經行處處天花落錯認淮南叢桂開

奉壽鄭太夫人八袠子雅習長君光祿次君直指玆逢次君于嚴陵

謾道蟠桃未可餐瑤池近接使君灘六珈象服增垂白九鼎鸞刀注渥丹哺母臺烏來睥睨將雛巢鳳就琅玕壽杯但引新安水彩袖依依舞七盤

其二

雲門東望日高春窓出凌陽第幾峰堂背一枝凌薜荔峰頭雙掌擘芙蓉星精更隱天應惜婺女辭光地可封任道飛瓊工獻曲爭如巖瀨石淙淙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

丙戌上巳開府司馬溫公招飲西湖

埠頭一別中興年把臂重逢上巳筵卿月天邊移幕府客星海畔傍樓船五湖但許綈袍在一水何妨衣帶連莫向蘭亭論往事隴梅堤柳總風煙

其二

春湖灌木合啼鶯好在仙舟鼓櫂行表裡河山經國地高低宮闕化人城試從定水觀魚樂莫遣歌鐘亂

鳥聲落盡高霞烟欲暝西陵瞥見月生明

奉贈開府司馬溫公

魚海寧容負 國恩龍淵况復倚轅門東隅隨地軍聲振西掖當年 廟略存列戍著前嬉秘甲羣夷島外褫游魂從知社稷須公等好把昇平荅 至尊

余歸自江左適從弟行父有事山東余壯其遊贈言爲別

倦游聊自繫浮槎惜別那堪著棣華相顧鶺鴒閒去住孤飛鴻鴈任橫斜儒林鄒魯三千士帝時云亭七十家即使蹻蹻多古意肎容留滯獨天涯

陳明府令歙五年薦書十上境内日望徵書且至僅得屬廷尉趨留都都人士競爲聲詩不佞爲倡

共擬乘凫入　尚方俄看秣馬去甘棠新都甸服依天府原廟宸居本　帝鄉歳自商霖登五稔司存漢署領三章由來執法官仍冷相送關河滿路霜

其三

北轅迢遞再朝天南省浮沉一列仙短景競將慈日繫長途遥望法星懸驪駒急節霑衣地駟馬高門解網年野老豈應勞結襪都亭儻許奉鳴鞭

程進士鼎輔出理虎林取道逆婦邑中且爲高堂壽因賦七言近體以爲贈言

閨中省嫵渡河初庭内顔開奉檄餘韋氏傳經元相種公孫博物首刑書九霄錯落雙龍劒千里間關一鹿車路晃儘堪容駟馬沙堤仍是舊門閭

送許去疾分閫閩海撼浯嶼舟師

漢家宿將盛諸生横海樓船疊鼓行夷檄秪應飛露布相門殊自出干城滄溟夜壓旄頭色部曲秋傳笛裏聲燕頷不緣投筆起風塵落落那知名

其二

虎竹分符肘後懸海隅京觀築當年玉門生事容吾老銅柱勳名覺汝賢物色魚龍霾夜水軍聲鵝鸛淨秋天好從多暇延詞客倘有玄虛賦可傳

往余登三天子都聞余大母春秋八十有六亦越五載乃躋九齡予習二其則大母孫也因賦詩二律爰命壽觴

行行短屐夜過門望望高堂背樹萱五稔旋應廻日御九齡原自命天閽神人氷雪顔全駐王母煙霞齒獨尊願乞一杯仙掌露振衣重到洗頭盆

其二

鄣山積翠攬三天寶婺明星映四筵麟脯仙厨新入饌魚羹子夜舊通泉報劉正喜文孫並頌彔翻從詩毋傳雲錦怪來開奕葉銀河直下接沱川

丙戌仲秋二十五日同諸君子集淨慈寺西閣時阜潡父光祿帳具徵名姬佐酒者十二人即席分體賦詩余爲首倡

鼓棹遥從絶島廻壺觴漫傷化城隈雄風四坐披襟滿爽氣千山倚檻來地主觴行光祿酒天人樂奏妙高臺洛川宛在重湖上鄴下重當作賦才

其二

蘭亭舊沒越王臺蓮社新寬陶令杯杖屨並邀穿竹入笙歌羣擁散花來青蘋噴雪濤仍壯白苧翻風日乍廻莫以腐毫矜重客疎鐘雲外莫相催

避暑浮玉山沈純父自京口遣訊奉荅

曾逢澤畔起三閭誰向天涯問索居海藏旋脩開士業江關忽到故人書披襟只儁青蘋末把袂還期白露初帆腹雄風饒客路刀頭明月正吾廬

中秋後一日吳門送沈太僕之滁陽

秋半蟾蜍故陸梁朝來湯谷出扶桑人間倏爾陰晴變天上依然日月光山得瑯琊仙隱僻苑分首蓿

主恩長吳門匹練看如此雲錦千群況帝鄉

白榆社虛無人喜俞公臨再至以詩招之

白榆歷歷曉分披紫氣匆匆夜陸離一別吳蒙殊刮目重來陶令莫攢眉綈袍豈爲寒相傷綵筆惟應老自知共道國風從草野誰當匹練許爭馳

送詹東圖之任南京翰林院

爾蹲風雨獨垂綸曾見滄溟掣巨鱗中歲傳經奉博士舊京染翰漢詞臣禁城漏隱青藜夜御苑花含綵筆春　高廟宸遊天咫尺開元供奉更何人

其二

光朝天祿爲君開獨操陽春入楚廻故態猶傳鸚鵡賦新聲好傍鳳凰臺向來王氣浮南極此去官曹切上台翻笑子雲甘寂寞白頭高臥少城隈

七言近體一章爲方元素尊人七十壽

庭下斑衣舞袖颺杖頭黃鳥勸杯長豈緣樗散耽中聖自任鴻濛到上皇子舍殷勤青玉案仙家髣髴白雲鄉謾從垂老稱希有東海桃花正未央

肇林贈方秀才兼寄王博士

精舍遙披法界蓮長棨並向佛燈傳公車濩落三千字吏道驅馳四十年初服相過緣問疾清尊自醉擬

逃禪王宏倘問西方意方外牛車尚未懸

樂少仙得師方外徙居黟山殷司隸以上客客之得諸古壤茲還金谿築舍力疾賦以短篇

天路何年遇赤松雲山隨處佩蒼龍神遊暫隱烏皮几真氣長依馬鬣封膦卜軒轅俄避舍澤分彭蠡總朝宗不須敝屣遺妻子好在蓬萊第一峰

洞然真人少從太史公受室既謝詩書譚王伯既又謝王伯譚神仙亦九齡僊僊乎未艾也夏五辛卯戸有懸弧不佞備在同盟賦七言近體二章爲壽

伊昔乘龍近上台而今跨鶴集南陔雲中犬吠家仍在洞口桃花手自栽計日刀圭生羽翼有時觚爵徙蓬萊百年莫詑人間世九十嬰兒尚未孩

其二

百里靈源再問津摩天羣削絕風塵春鶯四合啼脩竹夏木千章奉大椿紫氣暫留驅洛駕黑頭猶是避秦人雲門鼓瑟來仙侶莫遣鈞天到近鄰

往余登三天子都元咸為主越歲丁亥月周孟陬公臨挾二其續余舊游主如嚮者歸報元咸毋李孺人始耋因賦近體以侑初筵

客里寧須典湛盧人間姝自降麻姑名都極目三天子精舍攢眉一酒徒已報瑤池桃結實仍聞丹穴鳳將雛兒曹不羨金門戟仙侶爭投玉女壺

送吳按察之京

條風天末起青蘋列國諸侯散紫宸三尺曾持東海節单車正及上林春即看虎竹乘時出更喜鶯花到處新見說苑裘營故里肯容畏壘卜吾隣

寶綸閣

鄭侯垣屋儉閣中千祀雲仍壯楚東紫誥承、恩天象逼白衣入夢地靈通案頭巘嶂度青玉檻外川原落采虹阿閣三重天尺五手探奎壁鬱葱葱

贈梅泰符送丘謙之入楚

誰掀炎海迸江流底事憑陵作楚遊賦客少年渾尔雅隱侯高詠獨綢繆行邊暑避江湘路到處天迎李郭舟吟望可留餘興在秋風澤畔易生愁

送周廣文自海陽遷夏邑令

海陽桃李接屠蘇夜水魚龍送舳艫舊業青氊經北固新聲綠綺入中都晚衙群下公庭鳥曉漏雙飛帝闕鳧見說頻年多菜色隨車甘雨莫踟蹰

七言近體一章為喻封君八十壽

高城海色引扶桑故國江聲動豫章赤水明珠胎自紺青田老鶴髮俱黃星精五夜懸南極風物千秋到上皇舉目靈臺天咫尺琅函重下白雲鄉

宛陵呂相君歷新都招入社二首

枌榆生事近來荒有客停車背郭堂伏枕白頭俄雀躍承家綠鬢奮鷹揚行春霧樹開三輔入夜星河動七襄海岱只今移咫尺齊風千古正泱泱

其二

斗口氤氳戴六星城頭縹緲出孤亭合宮地劃芙蓉紫華嶂天連薜荔青折簡謾勞招石隱揮毫皆見走

山靈君從秦望杯滄海肯託湘流問獨醒

江伯宗自鄖應　召遷南度支因寄里言為贈

衡陽萬里下弓旌暫見雙凫入漢京官拙豈應稀薦達郎潛殊自重聲名青萍夜色干河鼓朱雀秋風到石城　寢廟未忘經國計憑軒或恐問蒼生

郡中諸孝廉應　召公車古君侯餞之祖道乃速三老為客屬不佞賦詩以壯其行

題橋一誓錦江東推轂先傳梓里同策對天人中秘省餞開地主右扶風弓旌並下聲名競几杖參陪禮數隆此去承恩俱賦客由來化俗自文翁

其二

海甸欣逢薦達年江關齊發孝廉船股肱郡列諸侯上竹箭材收萬國先城上鳳凰爭起頳臺前騕褭迥淩燕提封好在軒皇地咫尺瀛洲步列仙

啟舍人奉　命治葬新都暫歸待期還報

使臣持節自金門相國新阡出　特恩將作豐碑三殿下祁連高塚五雲屯囊中賦就南都壯斗下迴看北極尊流水只今銷毒熱尋源準擬到崑崙

獨宿枝閣雷雨水雹驟至

小閣深杯棣萼親故園翻作未歸身平林木落三更雨高枕雷盤十月春何處嘶枚鳴兕甲有時震尾墮龍鱗老夫任是忘機盡起著荷衣正角巾

伯宿及艾余從其家丈人游奄忽二十年伯宿始稱老撫今懷昔情見乎辭

汶水洋洋共樂饑君年五十尚斑衣家聲半入南山梓生事全收北岫薇籬下黃花秋後老尊前白髮古來稀篯鏗只在人間世湯向江天矚少微

余先世祖周而宗曾昉于漢昌于唐別祖思立公徙歙西略繼別而下分族而居無望高陽高辛殆庶幾乎十六族矣迄今丘墓相守慶弔相

通戊子賓興則玄成為余吾近屬也玄成余易之字其名懋功將與計偕余從諸父老昆弟餞之祖道驪駒且發為賦七言近體一章

由來越國競箕裘此去儒冠拜冕旒百代宗盟周子姓專門經術魯春秋爭看正鵠翔丹穴更喜高堂並白頭薦達無勞楊得意公車有詔特相求

送郡太守董公上計

陽春十月到山城人吏紛紛負弩迎比屋新聲歌出牧單車遠道赴朝正股肱未煖諸侯席骨鯁曾題御史名指日賜金廻五馬承家經術重西京

送程孟孺應辟京師

乘風陽烏塞門廻挂席春湖水鏡開筆陣承家長樂尉詞林動地豫章材豐城素練遥千斗燕市黄金正築臺相送不須翹白首天都直北是蓬萊

元素師黎秘書得視含會葬令子由天官部出叅江藩元素索余贈言往謁分部

誰能折簡絕山公瞥見通家到孔融彭蠡征帆開夜水羅浮宿草入春風霑衣泗上聲俱失吹笛山陽曲轉工紩嶺倘留丹訣在幾時跨鶴大鄣東

余少游蘭谿三洞乃今畢歸少宰公仍搜一奇

曰玉露因寄題七言近體一章

河陽猶憶舊行春洞口桃花幾度新一自山靈歸學士更擎露掌出仙人藏書石室孤雲裊啜茗池亭獨鶴馴不用研朱供點筆六虛元與太初鄰

丁明府計還過海陽夜集

栢梁宴罷露華晞河朔尊開暑氣微人代羲皇容我老神州茂宰似君稀薫風直刷蒲稍馬涼月平分薜荔衣舊國棠陰還一息他時回首思依依

再集落石臺

誰嵌孤亭半壁牢陰陰栝栢俯江臯方隅截海廻千雉員嶠衝風跱六鼇檻外經行依佛界尊前去住任吾曹雙鳧咫尺蓬萊近澤畔惟應賦楚騷

周叔宗問法東歸

何勞一錫自滄洲更載三車到白牛珠藏牟尼鶖子獻金函舍利鴈王留兩師久待浮杯渡天姥遥招倚棹游石上浮生君莫問前身死在虎谿頭

旱

歲占依舊火雲連雩祀經旬赤日偏箕畢虛勞躚六月巫尫何計叩三天薰風乳燕飛難起炎海驪龍卧愈堅白璧巳捐群望盡從今不易汶陽田

秋後二日得君御書

城頭片雨逐風廻秋至蓬門未擬開夢想容輝孤枕狎謫居消息一書來籃輿處處歸陶社湘水年年弔楚材賴是天公憐汝在客星殊自傍蓬萊

函中喜翁晉至

何來谷口破烟霞叢桂淮南未著花龍種三秋蹄絕域鴈行千里到通家披襟入坐雄風滿把酒論詩畏日斜賦客同時今有幾相逢握手失天涯

招吳翁晉入白榆社

歷歷枌榆白社私翩翩公子復何之交情四海殊兄

弟經術專門總父師獨立支黎甘自老群雄按劒恥
爲雌釆薇許代吳粳飽坐待東籬菊滿枝

許公子遣歸營葬祖妣畢使還朝

里門爭得下車遊魂斷邛山土一抔家國承　恩封
馬鬣　君親報命向螭頭廣陵槎度濤初上長樂朝
回月尚留都市謾勞輕執戀戾生物色揔難求

送丁明府應　召北上

茂宰承宣自　主恩驪歌當戶促離尊驊騮一入傾
燕市鴻雁雙棲悵塞門白社傷誰寛日月蒼生仗爾
斡乾坤繞朝執策猶堪贈莫道支離欲斷魂

送從子濛之廣陵取道金陵

長淮高鳥正南翔尔獨持裝俠少塲到處相逢青眼
在承家只數白眉良刀頭霜月分江國帆腹天風度
野航乘興倘過何水部好開東閣望吾鄉

其二

別墅彈碁憶謝公舊家燕子客秋風金陵王氣山靈
肅玉樹商歌水調工古寺逢僧應問法新亭結客幾
稱雄投鞭那許窺天塹白首尊前罷折衝

太初工琴兹挾禁方游　闕下盖高陽氏諸孫
也贈七言一章

闔君一曲廣陵散辯我三秋燕市行醫出相門專國
手方從仙隱嗣家聲沙堤納屨無留跡蓬巷懸壺好
避名白首鍾期今重聽蕭蕭六馬共關情

中秋集函中待月得雨同宗漢翁秭公覲賦

相期明月步城隈三五平分上客杯烏鵲旋應遮桂
樹蟾蜍漫自蝕瑤臺尊前木葉秋聲急笛裏關山暝
色廻深夜燭龍鞭不起斷將爝火鬬珠胎

其二

城頭片雨度林臯散入天風八月濤忽漫征鴻驚酩
酊相將浮蟻破蕭騷狂捹空翠沾单袷老怯清輝逼

二毛莫怪雨師無籍在秋原萬戶正嗷嗷

送張公覲之南雍末句懷張司業

結髮當年冠楚材恰逢神女授綏廻歌傳郢曲人難
和價定秦城璞未開綠鬓憑陵鸚鵡賦青藜睥睨鳳
凰臺南都倂入張衡賦一寄霜前白鴈來

太函贈公覲

南樓坐嘯散江湖回首清秋獨擄梧一自桃源辯世
路誰堪蓮社入吾徒楚妃殊色捐中帶野老虛名負
大巫千尺虹蜺君自截一鉤聊贈紫珊瑚

王令公齒登大耋于其初度祝以七言近體一

章
君從劒閣跨胡騮萬里歸來倚蒯緱籬下正逢黃菊
老峰頭好伴赤松遊承家有子鳴弓在報國當年戰
血留東望蓬萊應咫尺泱泱大海接營丘
沈士範自宛陵至為太史公乞碑
相逢縞帶紫游韁尚憶斑衣白玉堂舊業龍門傳太
史新碑馬鬣倩中郎存亡原自關人代陟降還應在
帝鄉峴首不禁千古淚倘乘風雨到陵陽
壗村李次公為相國文定公介弟令杖矣近屬
諸大夫起居廣陵因附里言為壽

甲第支撐攩太虛蓬萊只尺接華胥相門纍滿秋叢
桂客俎殺烝海大魚繞閣官梅俱挺拔承家仙李更
扶疏踏歌忽漫汪倫至湖外青蓮炯自如
送吳孟嘉從督學方使君入蜀兼呈使君
蜀道馳驅十月初蕭晨結束五車書鳴鞭恰並飛黃
轡濯錦遥翻織翠裾殊俗閭閻還揖讓同時詞賦待
吹噓客星獨伴乘槎使卜肆君平術未疏
其二
望望蠶叢行路難翩翩意氣拂征鞍五溪部內裳衣
古萬里橋西耒耜寛絲筆先傳司馬檄角巾長傷惠

文冠棲烏列栢風霜在明到炎方也自寒
其三
巴江三洑石濺濺驄馬嚴城落日邊兩岸猿聲聞急
峽千尋鳥道蹴高天壚頭犢鼻招浮白几上烏皮任
草玄益部樂章歸大雅好從魚腹寄遺編
其四
都亭杯酒立逡巡何似雲安麯米春負弩偏勞彊項
令携琴一問倦游人霞開水郭桃千樹山吐蛾眉月
半輪寂寂浣花谿上路風流百代到吳均
喜聞龍君御進國子博士

海國傳經自　主恩十年通籍又橋門吟邊白雪王
程蹇到處青衿　帝里尊鼓篋肯容嘲坦腹賜環何
用賦招魂酒人散後空燕市莫問壚頭犢鼻褌
即事寄大司寇王長公
南箕何意簸招摇東海經年破泬漻公望鼎彝縣四
世　主恩日月繫三朝輕身自負銖衣在傲骨寧容
貝錦銷傾耳昌言須入對恰從巢父避神堯
其二
望望雲門玄扈樓相期七聖愜神游肯將出處憑黃
口誰任安危判白頭卿月常依鵷鷺觀法星遥映鸝

鷸裘新亭舉目饒氷雪天塹依然萬古流

張孟奇至自秣陵王長公爲之紹介孟奇出郡大夫董公門下舉春秋第一人茲還廣陵率爾有贈

南都賦就作金聲舊燕堂開倒屣迎袖裏尺書移八座牀頭斗酒傍孤城幾年不問家人産到處爭傳國士名寂寂白榆空谷夜誰投合浦一珠明

其二

殘年襏襫更天涯油壁輕車白鼻騧繁露春秋尊董相寒宵牛斗辨張華歌傳客里雲門雪興在官梅水部花相對玉壺氷徑尺疑從姑射到山家

舟泝大洋喜宰公至

山海悠悠會面稀相逢江上把征衣依然秋水芙蓉秀可是春盤苜蓿肥袖裏驪龍君覓乘席前鷗鳥我忘機到來早覺東風煖乍見迎檣社燕飛

登文昌閣

維舟何處豁心神江閣晴光度綠蘋倒卓江流開雨雪平臨閣道拊星辰敢云斗口于吾黨恰喜天涯到故人東望漁磯今見否披裘有客坐垂綸

贈國醫程龍溪

上池千里下青谿挂席還過練水西特室昔承黃帝問禁方今作小兒醫來時睆睍林鶯合到處逢迎竹馬齊天外芙蓉三十六何如此地上巖棲

送程孟明之廣陵

離亭千樹度鶯歌一折長楊奈別何寒食東風猶自峭燕城春色已無多傷心錦纜空魚藻回首青門有雀羅自昔江都經術勝下帷燈火莫蹉跎

聞鮑丈歸自青谿園中寄贈

尔向青谿獨飯牛何如頳水避巢由江皐老去雙蓬鬢里巷歸來一敝裘傾倒百巡爭避席憑陵四座擅藏鬮匡牀自笑頭空白猶憶當年俠少游

王尚書元美得謝歸吳

結髮承恩到白頭君門萬里乞滄洲鶺鴒舊有瑯琊樂彩鷁今無灧澦愁曾見星垣移北斗誰憑天塹挂中流五湖一任投竿去未許鴟夷恣拍浮

其二

九鼎安危仗老臣尺書容易遂閒身地荒三徑歸元亮天豁重湖落季眞蠹簡相將翻二酉牛車莫漫出三秦頻年鳩杖留黃髮何得鷗羣見一人

其三

千秋風雅避詞鋒四海聲名仰岱宗捉鼻不禁投歷鼠棹頭聊復托雕龍豈耽身後留玄艸已謝人間傍赤松却笑倦游機未息還從漢使勸東封

其四

次第東門餞二疏都亭冠蓋儼如初丘中宿艸縣車後池上蟠桃曳履餘家近蓬萊成獨往樓開花萼悵離居天涯兄弟仍吾黨倘許扁舟過敝廬

奉寄許相公七言近體四首

明時揖讓儼陶唐暫見徵求出潁陽東觀横經分講席上林奏賦擅詞場提衡總攬三千士補衮俄成十

二章故里只今巢父在毋勞回首白雲鄉

其二

沙堤衮衮簇繁纓劒履遲遲出禁城户外下車延白屋樞間側席問蒼生曳裾東閣平津盛散帙中宵太乙明一息華胥銷執掌俄聞長樂度鐘聲

其三

大鄣千古閟神臯相府開先獨建旄七尺秪從王事老　九重寧使　聖躬勞憑陵黄閣心逾折徙倚青門首重搔狂態可能容叔夜窮交未許絶山濤

其四

草莽浮生任我憨羌裘勝槩代君探春帆半落銅官渚天鏡全開玉女潭騏驥尚期千里竟鷦鷯倘許一枝參直愁七聖留中路還傍孤城老太函

寄贈大司馬王公七言近體二首

君從清廟奏鑾刀坐見扶桑斷海鼇款塞九秋聞汗血籌邊五夜耐顛毛柴桑不問家人産杕杜爭酬國士勞野老雙縣天畔眼遥瞻太乙鳳城高

其二

曳履銅龍動　聖朝飛書金虎下天驕預知舊業核玄鳥好待新恩續紫貂魯國談經傳豕韋漢廷負扆

系驃驍驪珠討日擎君掌爲倩波臣報寂寥

仙令圖爲彭明府賦

皇居宛在白雲鄉仙籍潛通赤縣郎向極提封懸列宿中宵曳履入明光烟霞萬里雙凫下城闕千尋五鳳翔咫尺天顔如有喜金門不數漢東方

寄同社吕主爵玉繩

故相朱門擁徑苔仙郎緑鬢映宫槐平津閣外沙堤隱太液池邊水鏡開漢署提衡擎國手齊封躡屐佩刀材故人豈爲彈冠喜世路紛紛莫浪猜

其二

白榆秋社欸離群黃鳥春聲轉憶君茲露深雲浮華省樹爐烟遥引敬亭雲論交一札春前寄啟事千言海內聞舉目玉繩天北極踈星猶聚漸江濆

龍門圖爲司馬蹇公賦

漢庭司馬擅龍門秘閣靈臺洽主恩東走滄溟掀碣石西穿星宿瀉昆侖傳貂累世家聲競盲馬千羣國士尊聞道洗兵收武庫試看諫獵到詞源

近體調龍博士

曾從絳帳列生徒又載扁舟出五湖春色不隨湘浦盡桃花得似武陵無臨邛犢鼻心逾壯京兆蛾眉色並殊國子先生官獨冷何來三斛貯明珠

送叅知龔使君入賀

曾賜嘉禾冠列侯俄看露冕入神州面陳天鏡千秋録背指江城八詠樓征棹直隨青雀去遺宫尚憶赤松遊栢梁宴罷　君恩重依舊黃金絡馬頭

去疾由閫抵任新郡先過函中夜坐

正耐城烏送夕暉何來汗馬到郊扉披襟謾對雄風坐衣繡寧誇晝日歸列戟沙堤依相府孤城刁斗寢戎機故園任道青門近大漠還看白羽飛

其二

門無竿牘任逍遥客有牙璋破寂寥老去書傳關令尹歸來笳競霍嫖姚深談倒卓明河影危坐平臨北斗杓回首武陵吹笛夜當年髀肉已全銷

送潘閫帥之任滇南

鳴鞭迢遞度重關分閫西南控百蠻大樹陰連朱雀路前茅風指碧雞山石鯨池上戈船絕金馬祠邊幕府閑涼月盈盈秋萬里佩刀聊爲引雙環

其二

千雉金城天子部懸軍死在白雲鄉攙槍久墮江湖黯睥睨遥瞻日月光帷幄由來尊　上國車書何處問殊方漢家一片燕然石好待論功瀚海傍

題遷喬圖

翩翩五馬使君殊露冕行春天子都幾見胥池歌出牧還從栗里過潛夫青松謖謖峯頭出黃鳥嚶嚶谷口呼到處棠陰遮父老那知陌上有羅敷

題清白圖

五溪鳴瀨石磷磷三輔潛回大地春風濟瀟湘寒帝子月流姑射到神人頳城下食琅玕老水部高吟飯笥新自是漢家清白吏歲寒心事倍相親

聶少翁入歙爲其先世祠墓立碑畢事還烏衣

贈近體一律

郭外松楸蔭古祠淮南桂樹發新枝一杯未沒長陵土七尺俄成有道碑遼海月明當睥睨緱山雲駐度參差丹梯絳節君家事回首天都有所思

輓朱母顧太君卒年八十有四

一稅魚軒竟縞衣蕭蕭黃髮不褰闈北堂機杼孤孫在南國桑麻屢歲非令伯報劉悲此日星精失婺有餘輝化身疑作瑤臺月青鳥休迎步輦飛

秋杪集許將軍城上園林得楓字

連城睥睨戍烟空此日登臨賦客同萬里邊聲來白

鴈千林秋色入丹楓江關我自禁蕭瑟樽俎君應待折衝好向平原西出獵輕裘細馬擁雕弓

館甥程茂才籍郡博士弟子

繡衣使者惠文冠牛斗熒熒劍氣寒南國經年收竹箭尚方指日作琅玕仙郎新綰芙蓉佩博士平分苜蓿盤先達尚餘雙白鬢而翁而舅舊登壇

其二

伏生垂老避人徒魯壁殘編授女雛正喜衡門關氣色即看章甫上頭顱解頤匡鼎工傳業驤首燕臺待應圖見說漢家方尚少早乘羽獵賦誇胡

溪西秋望

乘興登危倚化壇徽霜昨夜度江干五溪木落魚梁急雙樹林開法界寬空谷泉聲飛雪竇中流塔影截風湍翠微深處通樵徑招隱誰來碎月灘

得周使君書卻寄

枌榆搖落靜蓬門風雨時時晝日昏忽漫一書來越嶲相將雙斧劈崐崘蛾眉肯學新粧媚牛耳誰當上國尊安得遺珠擎赤水好銜徑寸報 君恩

四望樓紀游四首

春夜同程司徒觀燈

盈盈卿月逐車來冉冉官梅傍閣開欻忽燭龍迴陸海分明結蜃出樓臺巡簷細數銀花樹列炬平分竹葉杯檻外彩雲低不度俄看雙鳳下蓬萊

夏日同戚少保納涼

千年河朔興誰同十日平原酒不空岸幘當樓延爽氣披襟入坐擁雄風涼生氷雪神人境日極烟霞帝子宮握手相看俱白髮逢人莫漫賦彤弓

中秋速董府君對月

銅鞮處處踏歌新天末涼風到白蘋禾黍行邊車五馬河山望裡月重輪南樓地主依元亮東海波臣縱

季真中夜乘槎秋水落金波梟梟表石粼粼

冬日陪董府君對雪

群玉山頭雪漸深相將乘輿入山陰當筵敢負梁園賦比屋爭傳郢客吟一任花神良夜散莫教菜色苦寒侵郊關不用呼篝火樹杪河乾月未沈

送萬御史謫劒州

臺郎一著惠文冠拂簡飛霜直北寒萬死宥容吾道在一官殊覺　主恩寬馬頭雪色巴山度斗下龍光劒閣看九折羊腸行色壯不知何處是長安

其二

豐碑七尺令君祠正憶當年待哺時花事春廻仍爛熳棠陰臘盡未參差人憐一去孤臣遠天遣重過茂宰私父老鳩年思見面雙鳧欲下復何之

贈國醫洪守貞

尓佩洪崖肘後方承家好在白雲鄉半鐺頓起千人療一匕寧容二豎藏滄海潮生遥噴雪園林橘老飽經霜誰從特室傳丹訣咫尺霞城叩上皇

十日夜月邀去疾過函中時與少連子矜分得聞字

十日氤氳黯不分孤城睥睨悵同群王春月色今宵得子夜歌聲幾處聞杯酒柴桑開里社盤飧苜蓿共夫君肯容醉尉呵歸路寶馬金貂霍冠軍

贈盛泰甫

共道長安接太行肯容高坐據華陽鞲鷹忽度期門騎市虎俄成結客場魚腹生還寬夜水鶡冠老去耐秋霜路傍按劒休相問袖裏明珠好自藏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一百六十一首

春首謁玄天太素宫

蓂莢重開四葉新桃花先放五城春封中雲起標玄畤望裏峰攢奉紫宸地盡蓬壺雙老眼天容杖履一閒身祈年絕勝千秋覲乞得黃冠作道民

其二

千盤曲磴蹴逶迤百實流霞噴陸離間道凌虛雲冉冉爐烟當宁日遲遲云亭不數秦封禪圭璧頻來漢

祝釐玄袞分明勞陟降白衣髣髴漫相疑

其三

石戶雲開絳節通金莖露下羽衣蒙九霄冠佩朝羣帝五夜笙鏞動合宮斗柄平臨天直北車輪俯瞰日從東殘生不慕人間福率土還祈歲事豐

其四

中天閶闔度皇輿北斗旌旗閟帝居春迸嶽蓮呈菡萏月留宮樹醉蟾蜍清齋但飽彫胡飯高步重探玉笈書漢帝不須求禪草老臣才力勝相如

姻氏鄭丈五十

谷口何人獨息機條風忽漫入初衣家聲奕世成眞隱斗氣中宵冒少微避地秪應耽習靜行年不用問知非河梁東去滄洲近誰道人間樂事稀

竹坡許翁暨偕老

中原結客似君稀再散千金掉臂歸入越豈緣生事拙逢堯終與世情違池頭傳信三青鳥庭下承驩五綵衣翻笑鹿門甘漫落他時子舍遍光輝

春日肅郡守相董太公暨莊公鄭公集諸天閣

十寺鐘聲報曉晴半谿塔影弄空明慈雲擁閣諸天現弱柳垂堤五馬行谷口白鷗春泛泛樹頭黃鳥午

嚶嚶晚來正耐東風軟移席迴廊命短檠

其二

近郭行春野老同大堤直與化城通恍疑山閣銜丹鷲瞥見河梁落彩虹雨後祇應親佛日林中況復對雄風虎谿日暮攢眉去不信匡廬有遠公

喜胡元瑞至

官柳纔舒谷鳥迴仙源誰叱石羊來望中屬地開門氣坐上談天碣石才練水遶城連睥睨蓮峰當戶闢崔嵬武陵面面花饒笑千樹東風五夜開

招元瑞入白榆社

紼社枌榆半陸沉維舟江浦一登臨浮雲生事烏皮
几流水遺音綠綺琴社鼓相將鳴谷口春帆信宿到
山陰不緣白雪驚人語誰識青門避世心

寄贈梅禹金應貢北上

夙昔陵陽穴鳳雛羽儀纔見起榛蕪櫝中白璧寧論
價臺上黃金已應圖江路魚龍迎畫鷁澤宮鴻鵠破
雕弧長楊縱出連雲騎細柳那堪薄亞夫

其二

萬仞天都控上游君提三尺割鴻溝齊盟高跱當牛
耳漢塞雄飛屬虎頭　帝里衣冠通宛洛仙家劍履

入瀛洲北來碣石風波惡莫向燕關問蒯緱

聞直指傳使君起告還朝時有邊事

羽書肅肅入長安驄馬蕭蕭赴上蘭北闕風鳴玄武
仗東山雲擁惠文冠繡衣映日　龍顏近白簡飛霜
豹尾寒三表倘承宣室問重瞳應作賈生看

其二

詞臣消渴一歸來回首金莖出露臺懸象嚴前逢特
達藏書柱下擬重開銅龍五夜邊籌入鐵馬三秋戰
角廻早晚漢宮聞奏凱君行法酒宴蓬萊

景眞邀遊南山之南張幔行酒俗名烏石突今
改名幔亭山余與元瑞同賦

玄都迢遞度疎鐘錦石崚嶒挂古松地主能攜郫縣
酒天孫應擬幔亭峰下方仰視雲端戲近市平臨日
下春直北霞城剛咫尺倘逢笙鶴可相從

潘次公吳叔子各以舟筏載酒同泛巖谿即事

蘭舟竹筏互相將潘岳吳均興未央一任雪濤噴石
瀨忽來風雨避河梁簪裾雜坐初筵亂簫鼓先驅故
道長夾岸爭傳三婦艷誰能一曲顧周郎

恭陪董使君遣祭胡少保

伊昔流言皷海東而今哀詔下隆中　三朝不改河

山誓九地仍修社稷功使者乘軒來絳節居人掩袂
泣彤弓營丘宛在揚之水日暮泱泱起大風

其二

都官新出水衡錢地主躬臨俎豆筵百戰功存思鉅
鹿孤忠論定賜祁連春廻宿草風雲合天盡扶桑日
月懸翻憶漢家恩自薄伏波銅柱卧蠻烟

四月八日奉壽太守董使君

岳麓風雲護大椿關門氣色駐眞人壽星直指魁三
象法水新斸丈六身閣上清和那受暑尊前揖讓盡
還醇誰云特室無儔侶忽到初筵有道民

代吴肇成爲王門翁媪五十壽

漢家方朔是前身帝所詼諧有弄臣王毋仙桃雙獻壽細君社肉一遺親咸陽鳳下吹簫侶靖郭門高降嶽辰玉樹合歡剛百歲瑤臺彌望更重輪

新野王孫孔炎曾孫子厚父子並薦於朝有作

天屬分封誰大名炎劉傳業本更生家聲好在青藜閣心事長懸白馬盟一自薦書通左掖雙瞻　召命下東平南陽計日龍俱起不數雲臺百戰成

壽八十翁劉濟夫時其子一然應試

拔劍朱虛故陸梁技竿清渭更鷹揚誰憐將種栖窮

巷自擁侯封得醉鄉洞口尋眞仙侶狎尊前頌聖世情忘淮南叢桂乘秋漢冉冉天香度射堂

贈處士何子中時客殷尚書所

逍遥白髮丈人翁縹緲丹梯帝子宮一任清狂辭水部肯容懶慢絶山公游仙塵市形骸外結客吏門意氣中曲宴不禁河朔飲初衣長接芰荷風

送近屬諸子士元應試留都

陌上花驄白面郎淮南桂樹出宮墻專門經術承中壘遺羽卿書上太常白露園陵瞻王氣清秋雲漢挾天章兩都文物誰傾國三世詞原亦擅場

王丈孝思

最憐垂老白霓裾遺恨當年廣柳車業廢蓼莪非典午風揺松檟是皐魚狐丘日落精靈在雀扇涼生涕淚餘華表鶴歸明月夜關河秋色幾躊躇

寄蔣婿氏振民時居建業

大隱何須遠市闤高枝耐可託鷦鷯由來風壤連三輔況復雲山傍六朝蔣徑幾秋曾采菊秦樓何處更吹簫江皐一下浮丘鶴悵望新亭未可招

大司成張公至志喜

南都詞賦擅張衡北極招揺指漢京駟馬乘橋經故

國單車取道借嚴程里門爭覩鳴鑾入縣郭寧辭負弩迎徑尺氷壺秋不暑清齋重對太常卿

七夕去疾載酒函中

輕車小隊命軍持當戶披襟正接䍦井上梧桐流火候尊前風雨渡河時坐憑爽氣烏皮几歌徹涼雲白苧辭底事千秋悲宋玉踈籬深酌即吾師

招張大司成入白榆社

叢桂菲菲著落霞明河歷歷到浮槎遥瞻牛斗中宵氣宛在龍門太史家指點青山如洛下歸依白社豈天涯尋源好趁秋風爽衣繡寧誇晝日賒

其二

濯錦沙明漸水灣垂天雲起秣陵關一從金馬膽黄石蕪縮銀魚赴碧山涼月三秋紈扇滿清尊十日布衣閒懸知諭蜀才難盡更賦臨雍手自刪

白岳逢李明府時祝海陽載酒相從

仙令生從太上家相逢玄圃探烟霞車屯紫氣重關樹峰簇青蓮十丈花地主一尊傾卓斗天風雙眼盡流沙晩來萬壑雲俱滿歸路翻疑泛客槎

其二

清秋好在白雲鄉官閣何來玉女漿孤鶴亭亭經海

曲雙鳧冉冉起華陽水亭列籍涼風至石戶披襟爽氣當瞥見峰頭明玉燭却疑初日上扶桑

送吳田父侍彭令君應召京師遂游太學

垂白臨岐勸客杯飛黃得路入燕臺居人未辨連城價大匠先收萬乘材奉檄親闈經澤國（時令君取道歸省）臨雍仙仗下蓬來豈緣薦達希前席一借扶搖薄上台

其二

降王何事屢干盟年少寧容獨請纓客挾一經歸上國人誇五字作長城高談碣石金天淨緩步橋門璧月明莫向曲終歌變徵只今燕市幾荊卿

送景眞入蜀兼寄周使君國雍

蕭瑟關河木葉聲青天蜀道事長征雲開巫峽三秋坼水落巴江五夜鳴乘輿一搜神女觀問奇重到錦官城尚方倘索誇胡賦直北翩翩駟馬行

其二

憶昔山公領郡年毎從池上望西川風塵幾載歸垂白鉛槧何人擅草玄築室函三吾獨卧題書尺一尓相傳怪來蜀犬俄無吠明月盈盈萬里懸

幔亭山登高分韻得頭字

亭午楓林宿霧收登臨猶得及清秋浮雲晴逼千山

老落葉霜分萬木稠陂陁不妨歸酩酊蕭疎耐可恣夷猶莫教皁帽垂纓紱四坐相看獨白頭

送翁秭北謁陸太宰于秩宗乞先恭人墓文

尚方自昔辨飛黃北斗于今揭建章劒脫千金輕季子碑鐫七尺重中郎麻衣不盡江湖淚綵筆平分雲漢章見說鮫機俄已斷僅留鷄骨耐支床

荅陽夏周明府

南浦風雲擁豫章中原鞭弭奉周郎鳴琴宓邑齊傾耳授簡梁園獨擅場匹練呈圖河更出尺書繫帛鴈孤翔遙看夜氣干牛斗分得豐城劒一裝

其二

黄冠辭漢首慵擡綠綺携來調轉高二室烟霞生絲筆孤城風雨到綈袍壯心直挽三河水病色俄驚八月濤倚杖清秋時極目天風獨鶴起臨皐

辛卯秋九月洪守貞初度及耆其甥陳柴中索余一詩爲壽

飛僊冉冉雲中下叢菊英英露未收南海逍遥九萬里上池斟酌八千秋懸壺市肆俱青眼岸幘霜天正黑頭野老尚堪同跨鶴拍肩準擬到滄洲

海陽金子實狎游青谿盖漸江之逸郭者也自彊及耆善不佞兄弟于其初度帥二仲壽之

千秋霜色逼谿清百里流霞溥少城析木平分銀漢界桃花翻入武陵行美人江浦勞捐珮漁父滄浪任濯纓西望嶽蓮承玉露相邀五老挹金莖

其二

赤縣連雲擁素封朱門入夜動歌鐘爭如徑僻耽元亮况復園荒擬曼容洞壑龍吟廻夜水江皐鶴唳劃晴峰三茅或恐前身是靈壽相將贈短筇

至後二日爲許毋太夫人初度盖始稱老云叔子去疾從余游賦詩二章爲壽

青門懸帨颺新都彤管當筵賦大家耕齡承驩雙彩袖蓬萊獻壽一冰壺樞喧閬外飛黄馬幕下城東頭白烏向夕鐃歌傾四座徘徊中曲鳳將雛

其二

曾餐帝里石林霞爭似侯家子毋瓜壽酒春偷青竹葉仙源寒讓碧桃花六珈耐老分霜色一線迎長駐日華方朔詼諧身謾隱麻姑嚘背背堪撾

聞陳季迪度淮與計偕北上有懷陟屺故末句及之

翩翩君自建安才燕市黄金更築臺積雪重關高鳥

下垂天萬里大鵬來適聞善馬辭西域正喜長揚獻上台白首倚門君莫戀蟠桃春色駐蓬萊

贈李山人和之卽事

柳黄初著市南頭狐白何來一敝裘淮海群聲傳赤羽關門眞氣到青牛上林好伴看花入東觀應從載筆游　明主只今徵草莽不妨寓直覲垂旒

賦來西望瑶池降王母

翩翩青鳥度流沙冉冉玄都落采霞露掌高騫雙鳳闕天顏近接五雲車三山春色蟠桃駐萬戸朝暉若木賖屏後不緣呵執戟歲星那識隱皇家

賦得東來紫氣滿函關

令尹邀賓禮自恭真人避世道猶龍天開佛土黃千界路入秦關百二重刮目金篦丹鷲引傳心玉笈白雲封素王誰復當南面問禮由來自瞽宗

四月八日同諸長者子浴佛松蘿菴

老去招提肯憚勞典來隨喜得吾曹虛空忽現黃金色大衆同瞻白玉毫萬象森森開法界九龍矯矯擁神皐一從居士分香積賸有青精出近庖

丁明府由西掖奔喪尋以計謫卻寄二首

冉冉乘鳧入直廬蕭蕭風木動皐魚忽驚上客杯中

影還坐中山篋裏書沙苑清塵遮騄駬瑤臺明月薄蟾蜍逝將烟水供高臥謾向江湘問謫居

其二

幾年草土卧江鄉到底風波起海陽側目道傍拋苦李傷心境內問甘棠人情翻覆妍媸變世路艱虞出處妨環堵松筠無負郭誰從給事覓西庄

太守董公再入計罷歸陽城卻寄

獨對公車三十年一麾出守再朝天山公池館仍相待和氏泥塗秪自憐兎魄共瞻明似鏡羊腸誰謂直如絃 主恩畢竟寬逋客歸及春耕種秫田

其二

帝畿三輔內諸侯屈指新都治理優人代豈應無稷契 聖朝殊自有巢由雌黃鑠骨孤臣放斑白蒙頭萬事休回首江湖明月夜清秋一上庾公樓

即事贈李本寧

一從鞭弭過夷門再命藩垣荷 主恩白簡到來名轉重青山歸去道逾尊麥花流水群鷗狎檣木高風獨鶴翻不是椒蘭專雨露千秋屈宋竟誰論

其二

吾黨江湖幾陸沉陽春風物轉蕭森游仙笙鶴欲長

往垂老雕蟲半不禁里耳那堪驕白雪流言耐可鑠黃金知君八九吞雲夢肯作湘纍澤畔吟

寄贈徐使君

十年松檟鬱成陰三徑蓬蒿歲復侵報國壯心憑倚劍迴風高調入鳴琴青天湯沐潛龍穩白露園陵宿鳥深蒿目萬方憂不細買生或恐屢霑襟

其二

空谷幽蘭秋自饒炎風蕭艾佩盈腰林中臭味吾相似鏡裏容光爾未銷和氏豈應玩石隱終軍未擬繫天驕舊游亦在江潭曲回首還須賦大招

和許去疾午日感懷

射堂垂柳𡡉青霞漁浦濤聲走白沙何事中洲捐楚佩忽聞西夏入胡笳九臯刈艾風猶怒獨立傾葵日未斜好飲閼氏蠲内熱東陵不用故侯瓜

歲壬辰　帝春秋壯矣鄭相君再入賀厥有贈言

西清露氣沁金莖南極星精倚玉衡　九五天高龍用壯八千秋爽兎當盈御筵再覩垂衣肅壽域重開抱鏡明不分隴西連左衽好從闕下請長纓

即事再送鄭相君時夷方交警

滿耳邊聲盡角哀關心國計佩刀材殊方忽報戈船入絕塞虛傳羽檄來別駕牟腸輕歷塊朝車鶉尾急奔雷都人儻問東陵在卧病青門午未開

喜蕭使君家計還宛陵兼懷伯兄太史

五夜蓬萊海日新萬方玉帛漢宮春股肱雄郡蟠南極馮翊賢聲動北辰端笏螭頭披雨露懸金馬首出風塵淮陽卧治今非昔樹嬖誰堪社稷臣

其二

龍種曾空大宛群鴈行爭似小馮君日華采鳳王春並天祿青藜客夜分長被重開蕭史宅清塵一拂郢

入斤家聲宛在高陽里岳牧夔龍萬古聞

五言絶句

二弟秀才園中合驩杏子

纍纍踊獨樹兩兩結同心好去移青帝春來薦上林

暘上人寫經臺

兜率疑無地維摩信有家三車傳貝葉四壁雨天花

題河上人房

獨夜生虛白諸天接蔚藍空中窺色相悟後失瞿曇

衖中贈朗公還落石臺

相望曹溪水何時問渡來青蓮三十二一一爲君開

其二

抱膝雙林下居然似虎谿孤雲無住着又過石門西

其三

礴礴一片石坐對蔚藍天夜半空潭曲何人到問禪

其四

肯以開金地都忘出世心只今人境絕玄度莫相尋

楊柳干　以下曲水園雜詠

水邊萬楊柳娟娟垂青絲去去紫騮馬勿攀楊柳枝

法果菴

水月經行處諸天出世間居然方丈室嘗見須彌山

洗馬橋

客子五陵豪脫裝坐林下石瀨風冷冷橋西看洗馬

竹徑

入戶竹千个中間一徑分南風入林響髣髴彈鳴琴

萬始亭

夌旦見春華褰衣侵草露何來三足烏飛上萬年樹

孤嶼

野橋乘澗道孤嶼水中央粲粲彼姝子殷勤解佩纕

曲橋

長虹垂千尺蜿蜒天河邊牽牛渺何許悵望以終年

步櫚

仰觀大鵬搏俯視儵魚駛其中有眞人無乃蒙莊子

釣磯

磐石出水上可以當浮槎賴有雙魚美招邀過酒家

中分榭

流水周庭下庭西望翠微憑軒一囬首魚鳥相因依

御風臺

我欲乘天風振衣朝太乙如逢王子喬一鼓雲門瑟

饁舍

處處起田歌逢逢撾社鼓當杯且莫辭東作亦已苦

灌木庄

明詔下寬租有年今露積但使畢公家其餘佐賓客

江干十二樓

主人好樓居志在探鴻寶儻然下列仙願見金光草

青蓮閣

傳經從白馬結宇依青蓮下有阿耨水上有蔚藍天

清涼室

巳悟無生法都忘最上乘化身猶是幻底作玉壺氷

迎風坐

天風四面至只尺近蓬瀛披襟且安坐試聽步虛聲

三秀亭

商山采芝客持此贈夫君白日孤亭上英英出釆雲

高陽館

草堂臨曲水大似習家池獨把青荷葉相招白接䍦

石林

落日石林西林中出烟霧樵歌何處郎猶記來時路

玉蘭亭

窈窕幽人宅時聞王者香願言薦瑤席五夜下東皇

止止室

一室謝人徒十年窮老易笑殺揚子雲至今玄尚白

釣璜磯 以下洪中雜詠

任公懷獨繭一舉出吞舟即使徵車下滄洲未可求

棧

谿路石嶄嶄臨谿乃乘木牧人溪上歸日暮騎黄犢

一息

避路依巖阿亭亭巢居子坐見天門開誰云混沌死

石溜

中流亦已涸石上且流泉谷口薰風至誰其奏五絃

石林

立石山之半英英出白雲山風除閣道儻下雲中君

桂竹灣

竹樹交茂陰行行此谿曲坐嘯滄浪天因之濯我足

石磯嶺

千章嘉樹林一一通雲霧何物采芝人長鑱在中路

飯牛蹊

石瀨生春水牽牛飲上流伊耆去我久誰復問巢由

方舟榭

好在鴟夷子維舟一水隈祇應藏大壑何用到蓬萊

西枝室

高臺近上方無數菩提樹月出西枝西灘頭流水住

鹿谿

群飲下長林踟蹰春草色願言駕斑龍相過浮丘伯

泠風閣

山靜生群籟樓居近百層披襟當結綺六月玉壺氷

華陽館

千仞青夫容其陽布函丈談經白日深宛在羲皇上

樛木亭

亭上鳴鳩急松杉鬱不開莫教風雨惡或恐故人來

泭洲

褰裳杜若洲鷗鳥亦來集曳杖歸去來相期復明日

扈蹕行營 以下王將軍園雜詠

草昧略神州招搖懸巨闕羽林白露秋刁斗青天月

翠華西閣

閣道凌千雉期門扈六龍皇人將進酒樹杪落歌鐘

淬劍池

歐池水不波越砥宵如練帶甲倚匡林明朝趨帳殿

千雲亭

雲來天子都亭出將軍樹徙倚望芒碭有人頻倚柱

青門

石磴通翠微高賦在陰洞咲殺種爪人勞勞甘抱甕

飡芝室

懸崖一室牢其上烟霞起相將茹紫芝或可招黃綺

舉栢處

混沌何曾死團圞逐處圓莫辭栢入手不礙月流天

釣雪磯

渡口五谿雪磯頭獨繭絲他時漁瀚海一組繫閼氏

紫笋坪

英英金破甲曄曄玉生香千畝封君富應輸坦一方

香柑塢

微霜秋欲杪一樹千黃金試聽江南頌居然郢客音

撫松亭

秦封寧足就陶令且相依明月枝頭宿參天一鶴歸

斤竹磵

澗道樹檀欒猗猗秀可飡步櫩一倚杖風動青琅玕

投轄處　以下遂園雜詠

轔轔長者車傾蓋何刺促一室水中央主人說其輹

東雅小隱

大隱不離群大雅不離市林鳥且勿諠問奇誰氏子

南樓

底事好樓居當樓煩夏木居然秀可飡良以望吾腹

小有天

側身入洞口中有滄浪天匡坐竟無暑何勞揮五絃

篳門

編竹啓雙扉披襟乘百步中林任逍遙其上細烟霧

長春陌

陌上重回首繁華併作春那知春去後猶自殢遊人

楊枝亭

翼翼出紅亭纍纍綴朱實名家結二豪終古稱一律

最上一乘

尒登般若岍直上須彌山萬象無生滅孤雲自往還

臺

金鼎峙雲門翠華憑玉几攝衣百尺臺天末薰風起

伏犀坪

桔槔豈不勞莽蒼亦已廣經尺角爲坪抱甕時獨往

六虛閣

阿閣直三尋交疏通六合誰其駕采虹咫尺凌閶闔

蘂澤亭

初衣待芰荷冉冉疏芳澤木末坐孤亭天風岸吾幘

靈露泉

洌彼山下泉轆轤供五畝烹茶勺半鐺得似中濡否

鑒止室

木檻晳方舟維之藏一奩風行水不波靜坐觀魚樂

清凉界

白日到西方清陰匝初地擎石忽一聲如聞不二義

古佛菴

南海現真如法身自無始肘後柳枝生耳畔潮音發

積翠樓

西北出神樓岩岩當帝時樓頭笙鶴來云是緱山子

玄玄堂

流沙亦已遠函谷且停車正逢關令尹留君彊著書

蔭堂

手植松二章相將高百尺伏臘薦馨香依依芘宗祏

南榮

鑿坏室南端四壁羅圖史端坐且看山山風落松子

最高處 以下松山雜詠

幽事在林丘聽鶯到上頭遠村當落日長薄帶春流

潛林

新阡近市喧荒徑無人掃日上落潭松露晞翻墓艸

松塢

偃蹇干雲上霏微帶雨濃只今在空谷疑是避秦封

竹林

林中侶伴稀病起酒初熟岸幘坐蒼苔題詩滿青竹

象塘

檻外群鷗戲沙頭春水多山翁來取醉不厭小兒歌

蘿荃山

徑仄薜蘿長春深草木稠端居愁積雨拂羽復鳴鳩

黃蘿峰

避喧依北閣隱几見南山安得盧敖杖攀躋積翠間

金竺巖

名山控州里絕壁過雲霞碧霧千章樹青蓮十丈花

南溪

負杖溪上行溪喧石齒齒沙廻烟樹平錦帳開十里

西干

羣山青不了十里土微平傲吏慚通籍西疇事耦耕

十松 以下潭上園門詠

落落溪上松陰陰交雨色何哉五大夫偃蹇泰山側

漁社

漁舟江上晚日日市村醪却笑任公子何年得巨鰲

黃石潭

好在河梁上青天數舳艫只今逢老父不用問陰符

谿上樓

野橋新水至草閣傍江開謾把漁竿去江頭細雨來

黃墩道中

風磴空山道晴沙嘉樹林行行吾且止白日下松陰

其二

千載梁公子孿兮殺怒蛟至今留大樹猶似擁前茅

口號戲荅王仲房

易水秋風急蕭蕭一騎歸新知無徇監舊業有牛衣

過挂佛石

亭亭松下石冊駛不留行腰下雙龍劒延津待合幷

其二

片石落徂徠中流作河鼓迢迢對析津軋軋自鳴櫓

題畫竹

娟娟青琅玕娟娟落國手窓前出一枝渭曲勝千畝

題畫贈翁稀

枯楊亦已荑好鳥那無住戢翼任翺飛上林有嘉樹

六言絕句二首

過由溪玄君廟

百仞仙壇天上千年帝時人間絳節忽來風雨玄都何處雲山

其二

真氣長浮黃石空明遥接丹丘宮闕天廻北斗旌旗星動中流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九

太函集卷之一百二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絶句二百七首

戚將軍入閩破賊賦十絶句

秦川百固擁千羣漢節徵師下五雲西去不須司馬檄南來知是伏波軍

平明結束出轅門西度關山落日昏不惜鳴鞭凌鳥道願從汗馬答　君恩

秋夜漢軍飛度江行營雙引碧油幢早聞比屋思歸順爲築三城擬受降

關河不見行人度瘴癘疑從殺氣開共説彈丸憑地險不知部伍自天來

涼風初動縵胡纓明月高懸都護營海上三秋傳露布天南五夜墮欃槍

危巢已覆蘭苕上短服猶依霧樹邊但使孤城還貢賦何須横海出樓船

桓桓衛霍萬夫雄籍籍偏裨國士風蹈海斬關爭效死當場脱劒恥論功

王師到處無荊棘父老歸來有故鄉澤國妖氛沉斷石海天秋色見扶桑

蝥弧影裡青山暮刁斗聲中白露秋肯惜萬金酬七首無勞千里問刀頭聞軍中有思歸者故云

戍士尚留夷部落居人遥望漢旌旗穴中狐兎無多日閣上麒麟莫後時時復有福清之役

水口遅余使君作竹枝詞二首

繫船江口踏春陽兩岸鶯聲欲斷腸見説歡來問花事倚船遥聽棹相將

時時歡上鬱金堂兩兩三三多女郎今夕儂家宿江舸與歡相對短檠光

旅中得海錯一種土人呼以美名用薦宰夫戲

呈一絶

歌罷吳趨舌尚存五湖應有未招魂只今誰是鴟夷子猶自含香報主恩

放舟

春江雨過浪花浮簫鼓樓船赴暝流却憶遲迴明月夜蒹葭秋水木蘭舟

處處啼鶯倚棹歌南州春事近如何樯烏無柰飛花急千里江程一日過

口號

燕子依依識主人銜泥飛度落花塵舊家莫問烏衣

巷王謝于今未卜鄰

懷民璞

十年肺病倦游心千里綈袍雨雪侵不慕中天僊掌露秪緣北極　主恩深

懷定之

舊來詞賦出人群此去安危仗使君枝棹已從東海客移書肯擬北山文

懷仲房

翩翩王子自僊才笙鶴何時谷口來直取黃山當倚席即傾滄海接行杯

懷達甫

西來山色擁松蘿江路蕭蕭落木多白岳未消飛雪盡清商翻入郢人歌

沙門道隆乞食吳下歸持元美所施大士像索詩戲題二絕

廻舟江路法雲深一卷分來祇樹林大士只今朋海藏宰官無用布黃金

一從西土度南溟水月空明自在身出世由來無色相休將繪事擬心神

送濂上人南遊閩粵

炎海茫茫問法華慈雲冉冉護袈裟遺關十丈空王坐雪擁千峰佛子家

海上名山第幾重爾從初地叩南宗一杯破浪隨浮鷁雙樹聽經識老龍

衣傳六祖還應少經演三車祇自多悟後無言君始信到時休問法如何

五嶺炎風動地吹曹溪法雨四天垂歸來何處開蘭若分得菩提樹一枝

越人載酒餉予程二德良見索因遺二瓶作詩遺之

扁舟已就鴟夷隱百甕遙從越女供新暑好分河朔飲故侯猶擅酒泉封

使君白幘坐江干松下披襟五月寒試盡一尊當落日醉翁不作酒人看

送江伯仁之揚州余故友霞石山人子也

涼風初度赤城標漸水秋連海國遙挂席西風乘夜發試看八月廣陵潮

君家綵筆擅南州此去應逢桂樹留俠少紛紛能結客壚頭爭解紫貂裘

山人生前竟何如一卷遺君肘後書海上不須求大

藥人間好爲結精廬

望望風塵物色昏當年從自飯王孫只今淮海多奇士誰識長房在市門

焦山四懷詩 有序

僕將東游則與有定虎臣爲焦山約虎臣謂僕吳人郭次甫舍焦山且囊括六奇一一供游者具而南海歐楨伯北海馮汝強夾江而居並守文學掌故廣陵陸無從師楨伯京口茅平仲師汝強皆好奇士也淮從明公後當悉見之及僕先登盖與季狂同至有定虎臣

後旬有五日至與平仲俱會歐馮待命上官次甫鑰戶去矣僕介季狂招歐不至遂舍無從嗟乎江淮之交諸君子悉與行會相去咫尺竟未見其人彼生不同時猶將旦暮遇之何詑也有懷怏怏情見乎辭

隋宮楊柳向人垂春滿江都獨下帷采筆豈無招隱賦青袍還有尚書期 懷楨伯

翩翩北海大馮君咫尺三山隔暮雲一自郢中喧下里陽春不遣世人聞 懷汝強

我向蓬萊問大還何時笙鶴到人間秖應采藥淩東海不用移文勒北山 懷次甫

舉頭依舊蕪城月屈指何人草賦才片片江雲飛欲盡春潮不度廣陵來 懷無從

祖覺菴紫牡丹

精舍親來聽法華空林初著兩三花秖應天上移春色莫向人間問魏家

湖上荅王仲房四絶句

春水扁舟盡五湖炎風抱膝傍毗盧故人莫問鄉書少猶是高陽舊酒徒

十里湖風六月秋時時繫纜水西頭諸天盡是清涼

果竟日何妨汗漫遊

蓬蒿赤日壓江村吹盡南風毒熱存回首故山青未了炎天氷雪憶雲門

李侯結綬入承明門斷高車徑草生寂寞孤山舊池館不聞堤上踏歌聲

贈朱時亨

客子何年此閉關劚苓生事足青山坐看流水秋無盡倘有蓮花出世間

石梁千仞坐吹笙霞色居然似赤城鷄犬幾家歸路晚行行澗畔聽松聲

余入山久矣心公登白嶽禮玄君持亂公書謁
余不遇聞將還雪余賦詩爲别兼訊亂公
杯渡君來謁大巫巖棲我亦傍毗盧送君唯有曹溪
水一夜西風下五湖
滄江秋水即天涯林外春風過落花借得維摩方丈
室何時來駐白牛車
橋上遊時歌人作三女郎佐酒
野橋招客酒如何萬樹青青席上多一曲陽春流水
住千秋誰復覓韓娥
翩翩媚子過新豐采袖花鈿學漢宮坐客最憐三婦

豔主人莫惜一尊空
溪流瀰瀰石磷磷落日移尊更水濱無賴鶯聲濃似
酒當筵肯放獨醒人
送中上人出游二首
千古西峰有聖僧只今蘭若幾人登懸知震旦無多
路更向瞿曇問大乘
郭外青山佛寺開片雲飛去妙高臺他時倚杖青門
望何處傳經白馬來
湖上送僧自如從師慧光歸攝山四首
幾年杖錫阻江關此日親從慧遠還鷲嶺爭如千佛
嶺攝山不數五雲山
吾鄉問法幾人曾衣鉢當年自聖僧一片秋雲千里
月江天夜夜見傳燈
秋來萬樹俱蕭瑟霞上雙林未寂寥八月天風江路
迥一杯同渡廣陵潮
西天月放大光明秋色遥遥白下城玄度只今頭欲
白他年就爾問無生
送鑒公還焦山時有招提之役
幾年説法老江鄉擬結蓮臺坐法王爲問黄金高北
斗何如白日布西方

歸來霞上避人群回首三山隔海雲折得青蓮花十
丈殷勤千里寄焦君
送溶公遊南海二首
家住曹溪寶樹林扁舟遥度海雲深好隨南去垂天
翼應悟西來出世心
緇衣偏袒舊紛披何事寒光夜陸離自有明珠藏徑
寸無勞滄海施摩尼
訪徐鍊師不遇
朝來笙鶴去緱山冉冉天風未可攀回首閉門烟霧
裏猶疑真氣在人間

普晦以玄冠緇衣上謁則襄陽舊交徐梅逃予
方有肇林之役
五馬勞勞漢水濱長裾爾亦傷風塵一從投筆歸初
地應悟辭家即法身
江流千里赴檀溪日日風波拍大隄回首上方看水
月故衣何處得摩尼
故里雙林聚苾蒭浮雲千尺擁毗盧爾來香積分僧
飯笑殺高陽舊酒徒
仲魚至
殘年短褐卧窮廬落日衙門駐小車老去祇須陶令

酒君來莫問鄴侯書
草堂相對一燈青客子論文靜夜聽高枕只今甘白
首閉門不擬著玄經
草閣雨坐招吳虎臣
江上相期明月夜雨中空對玉壺冰未須把臂酣燕
市正好騎驢過灞陵
送吳虎臣八絶句
漸江東下接滄洲石瀨潺湲萬里流一片雪山横海
出晚潮何處泊孤舟
廣陵氷雪繫浮槎日暮歌鐘爾舊家明到高齋分首

蒨漸看春色著梅花
鄂華東風江可憐漢陽春柳落帆前天涯憶尔留飯
菜地主何人乞酒錢
章華臺北峴山西池上風流憶舊蹊過客停車冠葢
里歌人猶唱白銅鞮
先朝帝時築黄金大嶽岧嶤出漢陰倚杖直凌千嶂
盡藏書好在五雲深
孤城落日過夷門腰下吳鈎未報恩莫道風塵輕俠
客只今車馬盛王孫
嚴巖萬仞出丹梯回首烟霞五嶽低夜半蒼茫生海

日空中髣髴報天雞
白雪樓東獨倚廬閉門叙寞子雲居春深穿樹啼烏
遍莫漫相過問著書
登錫山二首
炎風昨夜度江隈雨後青蓮片片開曳杖直須凌絶
頂緱山倘有鶴飛來
岧嶤祠廟控長虹江上蕭蕭草木風一任烽烟移鼎
足至今伏臘走江東
夏日邵山人作肇林社圖
千家赤日大郭西何處叢林近虎谿爾向毫端窺色

相我從樹下問菩提
松門絫磚自清涼畫手唯君獨擅場只尺即看金粟
影虛空忽現白毫光

寄郭建初二首

誰從萬里客遼西銅柱天南到馬蹄塞下試聽橫笛
好分明一曲武陵谿
君家燕市有高臺四顧曾空冀北材櫪下只今垂兩
耳無人知自渥洼來

寄弟十二首

滿目龍沙落鴈多淮南幾日度關河漸江江上饒芳

草不信春來鴈不過
孤城急雨到青燈風色蕭蕭劒氣增襆被雞聲寒不
盡天涯一夜老姜肱
雨過盧龍草色深王孫岐路一霑襟比來關塞愁中
望不似池塘夢裏吟
輞川妬殺少年游千樹啼鶯曲水頭暫見春杯楊柳
色也從羌笛到邊州
聽法同歸白社盟逃禪獨向薊門行遠公倘問西來
義無著天親是弟兄
草閣新成燕子來篳門春雨掩莓苔從他杖屨紛相
問不是侯芭莫浪開
春衣春酒屬吾家醉殺松門萬樹霞留得偏提懸馬
首明年來看上林花
白雲無奈太行山晝日官衣使者還爲報春風停舞
袖知君不是舊紅顏
孤竹遺封古薊門城頭氷雪至今存采薇亦自吾家
事食粟三朝未報恩
漢主恩深萬石君肯容内史在人群而今白首郎中
令早晚抽簪出縉雲
白頭吟罷斷人腸又解明璫佩女郎咫尺長門春不

到琴心莫負鳳求凰
翩翩吳練與燕臺臺上黃金次第開我憶故山春苜
蓿穆天八駿待君來

小孤山

江湖滿地白蘋秋獨石中縣萬古流無數浪花東去
盡青蓮一片至今留

大孤山

孤雲咫尺隔江關萬頃平湖十仞山我欲乘槎天上
去支機今已在人間

月夜行舟二絕句

高天涼月向人明中夜徐牽百丈行自是扁舟歸去
好勞君作伴故多情
鷁夷占斷五湖秋千載吾堪汗漫遊期爾漸江江水
上白蘋深處木蘭舟

苦雨二首

平生秋雨不關愁況復扁舟任拍浮高枕空江聲轉
急還如蕭瑟在南州
江北江南一棹歸芰荷猶及製初衣薄寒三日蒹葭
雨已覺他鄉物候非

送吳叔原會葬廣陵

百尋高塚玉雀寃碑到蕪城雪裏開會葬千人應避
道江東何處素車來
卿月盈盈墮海天殘年氷雪護祁連憑君爲弔陳公
子七日春回宿草邊

謝少廉不遇復之金陵贈絕句四首

國士無如洛下生吳公原自不知名莫愁射策 君
門遠尺五天迴漢舊京
秋入淮南桂著花樽前立馬忽天涯騶奴莫問烏衣
巷燕子迎人是故家
海內詩名避惠連驚人佳句幾空傳紛紛側注都門
道得意猶堪綠鬢年
風雨差遲急鴈行鳳凰臺畔五雲鄉直須引對公車
令莫漫追呼俠少場

宿吳園江干樓

依舊匡牀客夜清樓頭殘雪隔窗明不禁枕畔梅花
落猶是山陽笛裏聲

夜歸過肇林

招提百尺暮鐘邊燈影經聲夜可憐長者尚爲車馬
客高譚翻笑辟支禪

古松

總角嬉游意氣新眼中曾識老龍鱗歸來已飽青雲
色猶自婆娑漸水濱

送龍長君應詔郢都十二首

萬里湖天挂錫飛五雲深護老萊衣江魚已破桃花
水陽鳥還隨棣萼輝
出入江關避姓名由來和氏重南荊使君門下三千
士若個旁窺十五城
天都坐對日氤氳西望衡廬咫尺分裁得峰頭雲一
片殷勤馬首贈夫君
石瀨綠江春水多衡門五柳近如何維舟爲報陶彭

澤指日蒲輪到薛蘿

路經彭蠡鴈行衝天入豐城斗氣重絕塞不愁分六

翮延津準擬合雙龍

兩國連兵鄂渚東戈船一炬石尤風只今赤辟誇詞

賦千古風流屬長公

漢口廻風疊鼓聲巫楊千樹纜江城大兒不避孔文

舉上客爭迎禰正平

城臨天塹夾江流客據胡床百尺樓最是江南秋色

好莫教開府易生愁

雲夢云何負孟諸水濵聊自問三閭南州謄有秋芳

杜東國空傳海大魚

雄風初起動江蘺楚客披襟白日移臺上共推覩射

父場中不數養由基

雲鶴僊僊下醉鄉浮雲能白鶴能黃一聲宛在崆峒

上雙翼還來河漢傍

鄉書尺一入明光韋氏承家並擅場傾國昔曾驚小

陸安車今更御元方

送丁畫師南羽東遊雲間之廣陵四首

煙霞歷歷盡三都木葉蕭蕭下五湖自是僊舟邀海

月非關客餵慕蓴鱸

畫手無如顧虎頭名家不減舊風流試看海架三千

軸誰是丹青第一籌

輞川秋色在揮毫萬里雄飛見尓曹一片雪山來海

上君看八月廣陵濤

嘗見人間丁令威滄洲落紙筆如飛相將東閣探梅

去準擬揚州跨鶴歸

賦得釣璜磯拈齊字韵

投竿耐可傍巖栖獨繭何曾別舊蹊咲殺渭川餘白

髮却將烟水博青齊

流觴遇雨

夏木陰陰曲水湄風流宛在習家池峰頭忽送黃梅

雨不放山翁倒接䍠

客散偶題

典客傳宣帝命催千峰雷雨劃爭廻到時無奈相如

渴先進夫容露一杯

送何主臣北遊四絕句

綈袍底事傍風塵彗筆由來妙入神試向鍾山膽碣

石兩都國手更何人

黃山白雪哭城頭千里辭家一敝裘何處梅花堪歲

暮君家詩興落揚州

宮墻佳氣日氤氲有客親摹石鼓文莫問酒徒工說劍看君筆陣揔凌雲

漁陽幕府擁雕戈書記翩翩國士多肘後黃金如斗大尚方追琢法如何

塔燈

阜門過雨晝陰陰釃酒臨流白日沉暫見星河廻四坐俄驚珠樹攢千尋

賦得蘭陵酒

回首蘭陵十載前傾杯醉殺楚江天而今依舊高陽侶一飲何須斗十千

贊金堂上贊金香四坐篝燈夜未央賓作楚歌吾楚舞他鄉今是白雲鄉

閣上看諸君子踞石分坐花下二丈懸杯枝上飲之

白榆歷歷坐中春花亞斜陽酒百廵枝上懸杯爭取醉樓頭妬殺獨醒人

閣道新梅盛開諸君就飲

脩竹新移閣道齊憑陵啄飲一枝低酒籌莫問花多少怕有廵簷暮雀栖

磯頭白鳥

最是高陽春可憐沙頭鷺集白於綿漁舟一繫垂堤柳莫謾驚飛入暮烟

嚬柳

近水相將發故枝隔年猶自颺垂絲江南消息君知否正是鶯黃未著時

諸君子橋上命酒探梅于自窓中啜茶同看

水檻梅花對白頭群仙乘興酌羅浮當杯肯放攢眉客不是揚州是趙州

粉墻紅白梅花綠影

墻頭落日倚粧時漢浦雙騫玉樹枝淡白輕紅春占盡綠沉添得影參差

雨夜坐見月

冒雨衝泥鶴髮翁贊金堂上一尊同行雲半露嫦娥面作賦應耽宋玉工

程方平中歲始舉子為賦七言四章

脩侯徑寸壓連城擎出春湖徹夜明蜃氣全銷江色淨珠胎初傍月華明

飛來白鶴下天都姑射神人坐擦梧試向牀頭張綠綺春風一曲鳳將雛

曾從王母酌流霞池上仙桃正發花自是滑稽人不

識此兒今已匿君家

君家玉觶古來工佳氣葱葱挂白虹高會洗兒三百舉不知誰是酒人雄

為許太初題寒林高士圖（許有孝行故次首及之）

澗道逶迤氷雪深槎枒萬樹晝陰陰杖藜一保長林步傾耳時聞太古音

白華堂畔理琴歌一片愁心寄蓼莪即看宰木墳頭拱又見空山屐齒過

三之日少保自峯林飲千秋里召小女郎歌舞侑觴漫賦四首

江村八月月生明上客巾車出化城忽到新粧當戶立却疑天女散花行

女郎阿閣近藍橋仙侶紛紛未可招醉裏莫疑西第客尊前不是董妖嬈

惆悵河梁古別離招尋故里遠如期小姬不慣鐃歌部秪作江南白苧辭

鐵板曾聞古調工幽燕老將大江東當筵半吐鶯聲細羸得纏頭帕錦紅

四望樓召楚虞送酒呈少保公

魚軒嫋嫋渡河梁宛轉尊前墮馬粧堂上莫教垂手舞涼風吹去白雲鄉

淡抹輕裝粉黛捐化身來自蔚藍天百花潭上開粧鏡萬里清秋水月懸

少小盈盈侍細侯蛾眉半蹙繫箜篌飛瓊自在青天上不是人間燕子樓

翩翩長袖拭鮫綃叢桂西風鬪舞腰歇錦輕衫堪解贈纏頭不用侍中貂

贈蘭谿吳風鑑

海上親逢碧眼僊袖中携得白雲編試看高卧烟霞色不問西遊犬馬年

宰公從同社諸君子集太函分體得七言絶句得威字四首

霞城一片對褰闈江郭千家澹落暉白屋任教低雪色清樽耐可薄寒威

龍門得似使君稀十日平原飲布衣谷口先傳烏鵲喜城頭爭覩鳳皇威

殘年氷雪送將歸華表何時到令威海内只今堪屈指東南有美盡初衣

好在高齋共掩扉東南况復引緇衣眼中盡得論文友肘後休論拜武威

丙戌夏五月甲寅黃毋從丈人偕老其子公熾

從余遊三山是日集諸比丘供佛爲壽余爲之

賦繪事二章

金粟如來降上方瑤池宛在白雲鄉萱花堂背充庭

赤梅子枝頭着雨黃

年來像教正中興爾獨鵬摶最上乘壽酒謾觴金掌

露法筵先供玉壺氷

題丁南羽畫送瞿睿父歸楚

天風凋盡鸛鶴裘海曲那堪汗漫游彭蠡鴈迴聲不

斷空江落木一歸舟

流澌千里棹歌行翻入江鄉白雪聲回首青蓮三十

二斬皇何處接容成

四懷詩書贈王生之禹穴之鏡湖之鴈宕

陳司理立甫

名家當戶仗元方傳業曾傾大酉藏聞道漢宮徵國

色苧蘿鉛上有夷光

龍郡丞伯貞

剡川一曲　主恩新忽漫分麾到季真五夜天雞閶

闔近扶桑枝上日如輪

屠少仙建初

四明任客岸黃冠潦倒披裘五月寒見說安期來海

上好分黍米大還丹

龍博士君御

青軸綠鬟耐淒其星斗天南夜陸離有客朝君玄尚

白謫居更擘子雲奇

送海陽丁明府應　召入朝十絕句

熒熒斗下夜光殊疑是驪龍墮海隅帝命從容須象

罔却從赤水得玄珠

幾年海國領鮫人日織冰綃十丈新聞道尚衣恩補

衮只今重購到波臣

釣客爭傳海大魚金鰲一掣九淵虛祇應牢落函三

室不分徵求尺一書

茂草空亭秋水湄還嗔抱甕理園葵使君車下無留

犢帝子峯頭有勒碑

越臺秋月隔吳江願借嬋娟貯海邦不爲苧蘿留不

住夷光國色本無雙

離亭攬轡出風塵七尺昂昂報　主身一入鴆行俱

斂衽不知封事爲誰陳

行邊流火動征軺白苧風涼服馬驕自是天孫工製

錦迢迢河漢鵲爲橋

華表歸來剎海濆君家獨鶴在雞羣孤飛好踏三株
樹一唳應開五色雲

萬戶嚴更擊柝聲君王前席問蒼生長楊近日稀遊
幸諫獵無煩效馬卿

晨風準擬趂乘鳧淥倒王生一酒徒白社還須留几
杖城頭廿雨望來蘇

寄龍博士君善十絶句

楚妃傾國寵新移狼藉朝雲薄海涯十二神樓開結
蜃不知何處貯蛾眉

歲星忽漫落人間一粲蟠桃海上山獻壽不須三熟

後鏡湖雙照闕紅顏

赤城霞色引龍湫斗口孤城帶十洲秦帝東巡空望
幸翩令博士勒之罘

一官獨冷　主恩深坦腹便便任陸沉莫遣春風寒
絳帳從教夜雪擁青衿

白社當年結貫歌牛山其柰鷓鴣何比來俠少工談
劍春雨盤飧苜蓿多

江心片石戴精藍有客齋居似太函分得菟裘容我
老留將龍藏待君叅

城旦書焚北斗城五車還授魯諸生亦知經術工無

益一曲滄浪自濯纓

白榆一散丈人烏何處飛來尾畢逋君自扶桑擊赤
日肯從海底網珊瑚

萬里天風八月濤無過秋色到枚臯滄溟不似瀟湘
水遷客行吟有反騷

帷下長擎夜不寒刀頭明月信蒼天南溟謾道銅龍
隔只尺青藜北斗邊

桃塢

家在桃源未著花故園準擬及春華東風一夜渾無
賴吹散西原萬樹霞

石嶺梨花

縞衣素佩儼分行朝露盈盈競洗粧賦客高唐爭得
似游仙宛在白雲鄉

客四望樓吳如南遣音樂至卻寄謝之

神樓低度步虛聲知是緱山鶴上笙一片采雲縈復
斷曲終何處覓飛瓊

琴臺西望白雲深閣道高寒近百尋日暮天風橫吹
好莫教吹入白頭吟

夜坐與少連談藝四絶句

誰驂萬乘中鑾和沙苑驕嘶汗血多閒道穆天三萬

里不知國步竟如何
王門中使日傳宣抱得齊竽近御筵一曲雲門驚里
耳洋洋清廟自朱絃
札札機聲夜未央梁間落月照流黄氷綃莫問鮫人
室爭似天孫十二章
中天日月朗重開作者還須不世才聖代只今王與
李相將大冶鑄頽囘
送何主臣之楚十絶句
燕子磯頭理畫艭秦淮渡口倒銀缸送君四月黄梅
雨五兩南風過九江

肘後雷文佩赤符魚龍千里避江湖石尤風息天如
鏡孃孃新裝出小姑
舸舟落日艤臨皋囊底旋探金錯刀赤壁千尋堪擘
劃恐驚水族夜深騙
澤畔高封宿草青朱絃一鼓吊湘靈江門錦石中流
見知是宵沉婺女星
夏口悲風引素車西來不爲武昌魚顛毛半落新豐
里忽到江關咫尺書
開府風流迥不羣蘭臺賓從儼如雲向來黄鶴樓中
笛好在胡牀月下聞

澤國雄風四坐生歌鐘薄暮動江城何郎酒態由來
美睥睨尊前笑禰衡
吾道天迥日月光緇帷宛在水雲鄉試看講席誰南
面知是絃歌舊海陽
迴舟一水抹匡廬片片青蓮撲太虛陶令尚聞材力
健倘從白社遇籃輿
彭蠡湖邊落采霞豫章城外簸龍沙南州孺子如相
問垂老青門學種瓜
繡毬
鴨頭羅襪白霓裳徙倚新裝蹴踘場翻怪風流褰獨

步儘教天仗打三郎
送翁秭歸孝豐
延陵季子獨離羣馬鬣誰鐫鳥跡文宋玉招魂空有
賦三閭何處覔湘君
薄寒猶自滯轆樓愁殺城烏五夜啼明發好乘秋水
去江楓夾岸到苕溪
送十弟下武林八首
少年意氣挾吳鈎澤國風烟恣遠游三月鶯花臨客
路千山風雨送行舟
故家喬木倚雲高共説王孫卜宅勞列鼎槃鍾傳異

代運車羅馬見吾曹

扁舟繫纜石粼粼夜半潮聲動富春臺上君應重回首江邊吾欲老垂綸

春潮帶雨壓城隅東望江門島嶼孤風鼓雷聲喧百越濤翻雪色照三吳

城外西陂春可憐新裝袪服媚江天樓船簫皷生愁思墟里蓬蒿上夕煙

發船南浦雁歸時執手河梁問所之最是五湖防戰地莫移孤棹載西施

東吳枹皷入江風南越舟師未奏功聞道材官猶設

險臨行贈爾寶刀雄

溪上霜清紫蟹肥天邊木落白雲飛西風憶爾聽鴻處秋入黃花歸未歸

太函集卷之一百二十

太函集一百二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汪道昆撰道昆有五車霏玉已著錄是編刻於萬歷辛卯凡文一百六卷詩十四卷卷首有自序及目錄六卷道昆名在後五子中最高自標置然文章實皆僞體沈德符敝帚軒剩語云王李初起道昆尚未得與其列後以張居正心膂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時名世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汪文刻意摹古時援古語以証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同世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誹太函之文而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云云其論頗爲切中德符又稱張居正父七十世貞道昆俱有幛詞世貞刻集中六七年居正敗遂削去道昆垂歿自刻全集在居正身後十年而全載此文不竄去一字稍存雅道云云今按封柱國少師張公七十壽序一首見此集第十二卷中則德符之言爲信然以居正父爲衆父父至比之於蒼蒼之不言究不可以爲訓也